叢書集成三編

九〇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〇冊目錄

史地類

歷代紀事本末

通鑑紀事本末二三九卷(四)自卷二百廿五至二百卅九……宋　袁　樞撰……九朝紀事　〇九〇　〇〇一

世史正綱卅二卷……明　張　溥論正……丘文莊公　〇九〇　一七三

通鑑注辨正二卷……明　丘　濬著……丘文莊公　〇九〇　六六五

通鑑補正畧三卷（又名：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畧）……清　錢大昕撰……潛研堂　大　〇九〇　六九一

古史紀年十四卷(上)自卷一至七……清　張敦仁輯錄……峭帆樓　台　〇九〇　八〇五

清　林春溥撰……竹柏山房　大

通鑑紀事本末

四

宋　建　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馬氏據湖南

唐僖宗光啓二年　初忠武決勝指揮使孫儒與龍驤指揮使朗山劉建鋒戍蔡州拒黃巢巢潰馬殷隸宋申以材勇聞及秦宗權叛儒等皆屬焉

三年秦宗權與楊行密爭揚州以孫儒為副張佶劉建鋒馬殷皆從

昭宗景福元年夏五月楊行密屢敗孫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大疫遣其將劉建鋒馬殷分兵掠諸縣行密縱兵擊儒斬之儒衆多降於行密劉建鋒馬殷收餘衆七千南走洪州推建鋒為帥殷為先鋒指揮使以行軍司馬張佶為謀主北至江西衆十餘萬

乾寧元年五月劉建鋒馬殷引兵至澧陵武安節度使鄧處訥遣邵州指揮使蔣勛鄧繼崇將步騎三千守龍回關殷先至關下遣使詣勛勛等以牛酒犒師殷使說勛曰劉龍驤智勇兼人術家言當興冀乾間今將十萬衆精銳無敵而君以鄉兵數千拒之難矣不如先下之取富貴還鄉里不亦善乎勛等然之謂衆曰吾君許吾劉還士卒皆懽呼棄旗幟鎧仗遁去建鋒令前鋒衣其甲張其旗趨潭州潭人以為邵州兵還不為備建鋒徑入府處訥方宴倫斬之戊辰建鋒入潭州自稱留後

二年夏四月戊戌以劉建鋒為武安節度使建鋒以馬殷為內外馬步軍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蔣勛求為邵州刺史劉建鋒不許勛據邵州使其將申德昌屯定勝鎮以扼潭人

三年春正月丁巳劉建鋒不許指揮使馬殷將兵討蔣勛攻定勝寨破之　夏四月武安節度使劉建鋒既得志嗜酒不親政事長直兵陳瞻妻美建鋒私之瞻袖鐵撾擊殺建鋒諸將殺瞻迎行軍司馬張佶為留後佶將入府馬忽踶齧傷左髀時馬殷攻邵州未下佶謝諸將曰馬公勇而有謀寬厚樂善吾所不及真乃主也乃以牒召之殷猶豫未行聽直軍將汝南姚彥章說殷曰公與劉龍驤張司馬一體人也今龍驤遇禍司馬傷髀天命人望捨公尚誰屬哉殷乃使親從都副指揮使李瓊留攻邵州徑詣長沙五月馬殷至長沙張佶肩輿入府坐受殷拜謁已乃命殷升

蔣勛據邵州

建鋒私陳瞻妻瞻殺之諸將殺瞻迎張佶為留後佶傷髀乃誤

殷

高郁說殷修霸業

殷遣秦彥暉李瓊擒斬王建武

陳可璠劉士政出降

楊行密請殷絕朱全忠許德勲言不可

行密遣馬賓歸殷

殷議入貢

聽事以留後讓之即趨下帥將吏拜賀復為行軍司馬代殷將兵攻邵州　秋九月以湖南留後馬殷判湖南軍府事殷以高郁為謀主郁揚州人也殷畏楊行密成汭之彊議以金帛結之高郁曰成汭不足畏也行密公之歸雖以萬金賂之安肯為吾援乎不若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訓卒厲兵以脩霸業則誰與為敵矣殷從之

光化元年春三月以潭州刺史判湖南軍府事馬殷知武安留後時湖南管內七州賊帥楊師遠據衡州唐世文據永州蔡結據道州陳彥謙據郴州魯景仁據連州殷所得惟潭邵二州而已　夏五月湖南將彥姚章言於馬殷請取衡永道連郴五州仍薦李瓊為將殷以瓊及秦彥暉為嶺北七州游奕使張圖英李唐副之將兵攻衡州斬楊師遠引兵趣永州圖之月餘唐世旻走死殷以李唐為永州刺史

二年秋七月馬殷遣其將李唐攻道州蔡結聚群蠻伏兵於隘以擊之大破唐兵唐曰蠻所恃者山林耳若戰平地安能敗我乃命因風燔林光燭天地羣蠻驚遁遂拔道州擒結斬之　冬十一月馬殷遣其將李瓊攻郴州執陳彥謙斬之進攻連州曾景仁自殺湖南皆平

三年冬十月靜江節度使劉士政聞馬殷悉平嶺北大懼遣副使陳可璠屯全義嶺以備之殷遣使脩好於士政可璠拒之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等將兵七千擊士政湖南軍至全義士政又遣指揮使王建武屯秦城可璠掠縣民耕牛以犒軍縣民怨之請為湖南鄉導曰此西南有小徑距秦城纔五十里僅通單騎彥暉遣李瓊將騎六十步兵三百襲秦城中宵踰垣而入擒王建武比明復還斫之以練造可璠壁下示之可璠猶未之信斬其首投壁中桂人震恐瓊因勒兵擊之擒可璠降其將士二千皆殺之引兵趣桂州自秦城以南二十餘壁皆望風潰遂圍桂州數日士政出降桂宜嚴柳象五州皆降於湖南馬殷以李瓊為桂州刺史未幾表為靜江節度使

天復三年夏四月楊行密遣使詣馬殷言朱全忠跋扈請殷絕之約為兄弟湖南大將許德勲曰全忠雖無道然挾天子以令諸侯明主素奉王室不可輕絕也殷從之

天祐元　初馬殷弟賓性沈勇事孫儒為百勝指揮使儒死事楊行密屢有功遷黑雲指揮使行密嘗從容問其兄弟乃知為殷之弟大驚曰吾常怪汝器度環偉果非常人當遣汝歸賓泣辭曰賓淮西殘兵大王不殺而龍任之湖南地近常得兄聲問賓事大王久不願歸也行密固遣之是歲賓歸長沙行密親餞之郊賓至長沙殷表賓為節度副使它日殷議入貢天子賓曰楊王地廣兵彊與吾郡接不若與之結好大可以為緩急之援小可通商之利殷

秦彦暉與
璠大敗淮
南兵陳知
新劉存被
執不屈而
死

作色曰楊王不事天子一旦朝廷致討罪將及吾汝置此論勿為吾禍
昭宣帝天祐三年吉州刺史彭玕遣使請降於湖南玕本赤石洞蠻酋鎮南節度使鍾傳用為吉州刺史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四月辛未以武安節度使馬殷為楚王　五月弘農王以鄂岳觀察使劉存為西南面都招討使臨州刺史陳知新為岳州團練使廬州觀察使劉威為應援使別將許玄應為監軍將水軍三萬以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殷命在城都指揮使秦彦暉夾水軍三萬浮江而下水軍副指揮使黃璠帥戰艦三百屯瀏陽口六月存等過大雨引兵還至越堤北彦暉追之存數戰不利乃遣殷書詐降彦暉使謂殷曰此必詐也勿受存與彦暉夾水而陳存遙呼曰殺降不祥公獨不為子孫計耶彦暉曰賊入吾境而不擊奚顧子孫鼓譟而進存等走黃璠自瀏陽引兵絕江與彦暉合擊大破之執存及知新裨將死者百餘人士卒死者以萬數獲戰艦八百艘威以餘衆遁歸彦暉遂拔岳州殷釋存知新之縛慰諭之二人皆罵曰丈夫以死報主肯事賊乎遂斬之許玄應引農王之臆心也常預政事張顥徐溫因其敗收斬之　楚王殷遣兵會吉州刺史彭玕攻洪州不克　武貞節度使雷彦恭會楚兵攻江陵荊南節度使高季昌引兵屯公安絕其糧道彦恭敗楚兵亦走　秋七月丙申雷彦恭攻岳州不克　辛亥以楚王殷兼武昌節度使先本道招討制置使九月雷彦恭攻涔陽公安高季昌擊敗之彦恭資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為事荊湖間常被其患又附於淮南丙申詔削彦恭官爵命季昌與楚王殷討之　冬十月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會楚將秦彦暉攻朗州雷彦恭遣使乞降於淮南且告急引農王遣將泠業將水軍屯平江李饒將步騎屯瀏陽以救之楚王殷遣岳州刺史許德勳將兵拒之泠業進屯朗口德勳使善游者五十人以木枝葉覆其首持長刀浮江而下夜犯其營且舉火業軍中驚擾德勳以大軍進擊大破之追至鹿角鎮擒業又破瀏陽寨擒李饒掠上高唐年而歸斬業饒於長沙市
二年夏五月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李瓊卒楚王殷以其弟永州刺史存知桂州事　乙亥楚兵寇鄂州淮南所署知州秦裴擊破之　雷彦恭引沅江環朗州以自守秦彦暉頓兵月餘不戰彦恭守備稍懈彦暉使裨將曹德昌帥壯士夜入自水竇內外舉火相應城中驚亂彦暉鼓譟壞門而入彦恭輕舟將廣陵彦暉虜其弟彦雄送於大梁淮南以彦恭為節度副使先是澧州刺史向瓌與彦恭相表裏至是亦降於楚楚始得澧朗二州　湖南判官高郁請

詔高季昌
馬殷討雷
彦恭
雷彦恭乞
降於淮南
遣泠業李
饒來救許
德勳擊斬
之
彦恭殺弟
淮南楚得

聽民自采茶賣於北客收其征以贍軍楚王殷從之　秋七月殷奏於汴荆襄唐鄧復州置回圖務運茶於河南北賣之以易繒纊戰馬而歸仍歲貢茶二十五萬斤詔許之湖南由是富贍　九月荆南節度使高季昌遣兵屯漢口絕楚朝貢之路楚王殷遣其將許德勳將水軍擊之至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殷又遣步軍都指揮使呂師周將兵擊嶺南與清海節度使劉隱十餘戰取昭賀梧蒙襲富六州殷土宇既廣乃養士息民湖南遂安

三年夏六月撫州刺史危全諷自稱鎮南節度使帥撫信袁吉之兵號十萬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將吏皆懼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遣指揮使苑玫會袁州刺史彭彦章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温以周本為西南面行營招討應援使將兵七千救高安本曰楚人為全諷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趣象牙潭過洪州劉威欲犒軍本不肯留或曰全諷兵疆君宜觀形勢然後進本曰賊衆十倍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　秋七月危全諷在象牙潭營柵臨溪亘數十里庚辰周本隔溪布陳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自相蹂藉溺水死者甚衆本分兵斷其歸路擒全諷及將士五千人乘勝克袁州執刺史彭彦章進攻吉州歙州刺史陶雅使其子敬昭及都指揮使徐章將兵襲饒信信州刺史危仔倡請降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行營都指揮使米志誠都尉呂師造等敗苑玫於上高吉州刺史彭玕帥衆數千人斬楚楚王殷表玕為郴州刺史為子希範娶其女

四年夏六月楚王殷求為天策上將詔加天策上將軍殷始開天策府以弟賓為左相存為右相殷遣將侵荆南軍於油口高季昌擊破之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　冬十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淑州蠻酋潘金盛恃其所居深險數擾楚邊至是鄴寇湘鄉金盛寇武岡楚王殷遣昭州刺史呂師周將衡山兵五千討之

乾化元年春正月呂師周引兵攀藤緣崖入飛山洞襲潘金盛擒送武岡斬之移兵擊宋鄴

冬十二月乙卯以朗州留後馬賓為永順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二月辰州蠻酋宋鄴昌師益皆帥衆降於楚楚王殷以鄴為辰州刺史師益為溆州刺史　夏四月癸丑以楚王殷為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　冬十一月吳淮南節度副使陳璋等將水軍襲楚岳州執刺史苑玫楚王殷遣水軍都指揮使楊定真救岳州璋等進攻荆南高季昌遣其將倪可福拒之吳恐楚人救荆南遣撫州刺史劉信帥江撫袁吉信五州兵屯吉州為璋聲援

濮朗二州高郁請置回圖務貿易於湖南富贍

殷遣德勳擊荆南季昌請和又遣李師周取劉隱六州

周本矯危全諷彭彦章

宋鄴昌師益皆降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吳陳璋攻荊南不克而還荊南兵與楚兵州會於江口以邀之璋知之舟二百艘騈為一列夜過二鎮兵遽出追之不能及　秋八月楚宣遠節度使姚彥章將水軍侵吳鄂州吳以池州團練使呂師造為水陸行營應援使未至楚兵引去

王環執馬郭

四年夏四月吳袁州刺史劉崇景叛附於楚崇景威之子也楚將許貞將萬人援之吳都指揮使柴再用未志誠帥諸將討之　楚岳州刺史許德勳將水軍巡邊夜分南風暴起都指揮使王環乘黃州以繩梯登城徑趣州署執吳刺史馬鄴大掠而還德勳曰鄂州將邀我宜備之環曰我軍入黃州鄂人不知奄過其城彼自救不暇安敢邀我乃展旗鳴鼓而行鄂人不敢逼　五月吳柴再用等與劉崇景許貞戰於萬勝岡大破之崇景貞棄袁州遁去

殷用高郁策國用富饒

貞明三年春三月楚王殷遣其弟存攻吳上高俘獲而還

龍德元年辛巳溆州蠻侵楚楚宣遠節度副使姚彥章討平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楚王殷遣其子牙內馬步都指揮使希範入見納洪鄂行營都統印上本道將吏籍

二年夏四月乙亥加楚王殷兼尚書令

三年　初楚王殷既得湖南不征商旅由是四方商旅輻湊湖南地多鉛鐵殷用軍都判官高郁等鑄鉛鐵為錢商旅出境無所用之皆易它貨而去故能以境內所餘之物易天下百貨國以富饒湖南民不事桑蠶郁命民輸稅者皆以鉛鐵代錢未幾民間機杼大盛

彥章歸吳求和楚遣其二人

明宗天成元年秋九月加楚王殷守尚書令

二年夏五月楚王殷遣中軍使史光憲入貢過荊南高季興執史光憲而奪其貢物（事見高氏據荊南）　六月丙申封楚王殷為楚國王

三年春二月楚王殷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等將水軍擊荊南高季興（事見高氏據荊南）　夏四月吳右雄武軍使苗璘靜江統軍王彥章將水軍萬人攻楚岳州至君山楚王殷遣右丞相許德勳將戰艦千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三百屯楊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荊江口將會荊南兵攻岳州丁亥至道人磯德勳命戰棹都虞候詹信以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當其前夾擊之吳軍大敗虜璘及彥章以歸吳遣使求和於楚請苗璘王彥章楚王殷歸之使許德勳餞之德勳謂二人曰楚國雖舊臣宿小

德勳料殷諸子必爭

希聲擅殺高郁

馬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潘希聲襲位

希聲卒希範襲位

希旺為希

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衆駒爭早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德勳語及之　六月帝昭楚王殷討高季興

四年春三月楚王殷命其子武安節度副使判長沙府希聲知政事總錄內外諸軍事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於殷　初楚王殷用都軍判官高郁為謀主國賴以富彊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此閩馬氏當為高郁所奪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遣節副使知政事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使者言於希聲曰高公常云馬氏政事皆出高郁此子孫之憂也希聲信之行軍司馬楊昭遂希聲之妻族也謀代郁任日譖之於希聲希聲屢言於殷稱郁奢僭且外交鄰潘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吾營西山吾將歸老猶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怨明日矯以殷命殺郁於府宮牓諭中外誣郁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冤告殷撫膺大慟曰吾老耄政非己出使我熟舊橫罹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可久處此乎

長興元年冬十月楚王殷寢疾遣使詣闕請傳位於其子希聲朝廷疑殷已死辛亥以希聲為超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十一月己巳楚王殷卒遺命諸子兄弟相繼寘劍於祠堂曰違吾命者戮之諸將議遣兵守四境然後發喪兵部侍郎黃損曰吾喪君有君何備之有宜遣使詣鄰道告終稱嗣而已　丙戌馬希聲襲位稱遺命去建國之制復藩鎮之舊　十二月庚戌以武安節度使馬希聲為武安靜江節度使加兼中書令

二年冬十二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聞梁太祖嗜食雞羹之既襲位日殺五十雞為膳居喪無戚容庚申葬武穆王於衡陽將發引頓食雞羹數盤前吏部侍郎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豚何代無賢

三年秋七月武安靜江節度使馬希聲以湖南比年大旱命開南嶽及境內諸神祠門竟不雨　辛卯希聲卒六軍使袁詮潘約等迎鎮南節度使希範於朗州而立之　八月馬希範至長沙辛酉襲位　九月壬午以鎮南節度使馬希範為武安節度使兼侍中

四年春二月乙卯以馬希範為武安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　初馬希聲希範同日生希聲母曰哀德妃希範母曰陳氏希範怨希聲先立不讓及嗣位不禮於哀德妃希聲母弟希旺為親從都指揮使希範多譴責之哀德妃請納

範遣責愛卒

吳仁煦謂希果布欲圖之其母華夫人請罪乃免死

亘夫人卒希範始縱聲色

希範以拓跋仁等十八人為學士

劉劭殺彭士愁羣蠻服於楚

希旺官為道士不聽解其軍職使居竹屋草門不得預兄弟恭集德紀卒希旺憂憤而卒

溶王清泰元年春正月壬辰以武安武平節度使馬希範為楚王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有善政蠻甲裝仁煦諭之於楚王希範言其收衆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王徐德威侵桂二州希範命其弟武安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遣希範於全義領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我入境煩殿下親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尤異欲奏為之無它也漢兵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秋七月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還

二年冬十二月詔加馬希範江南諸道都統制置武平靜江等軍事

三年冬十月楚順聖夫人彭氏卒封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商人妻美希範投其夫而奪之與處署為節度

四年夏四月元宇加楚王希範天策上將軍鎮邕州置官屬黔南巡內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獠錦州蠻萬餘人寇辰溆沅九月辛未楚王希範命左靜江指揮使劉勍洪勝指揮使廖匡齊帥衡山兵五千討之　冬十一月楚王希範治開天策府置護軍都統鎮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分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皐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勍等進攻溪州彭士愁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勍為梯找上圍之彭国齊戰死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慶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效死未足以報況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

五年春正月楚劉勍等因大風以火箭焚彭士愁寨而攻之士愁帥麾下逃入獠錦深山乙未遣其子師暠帥諸酋長納溪錦蠻三州印請降於楚　二月劉勍引兵還長沙楚王希範徙溪州於便地表彭士愁為溪州刺史以劉勍為錦州刺史自是羣蠻服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七年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牖欄檻皆飾以金玉塗壁用丹砂數十萬斤地衣春夏用角簟秋冬用木綿與平弟僚屬遊宴其間

齊王天福八年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由是財貨豐溢而楚王希範奢欲無厭喜自誇大為長槍大槊飾之以金

希範奢侈厚斂拓跋恒上書極不與見

希範殺楚希宗

希範卒張少敵袁友恭欲立希萼劉彥瑫等欲立希廣固爭不從拓跋恒言希廣當讓希萼不決希崇遣書

可執而不可用。募富民年少肥澤者八千人為銀鎗都。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沈香為八龍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為一龍。其餘頭腳長大。餘以衆龍。用度不足。重為賦斂。每遣使者行田。專以增頃畝為功。民不勝租賦而逃。王曰。但令田在。何憂無穀。命營田使鄧懿文籍逃田。募民耕墾。出租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以財多少為官高卑之差。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彊者為兵。惟貧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書相告訐。至有滅族者。是歲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長深宮之中。籍已成之業。自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之音。馳騁遊雕牆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蕃畏懷吞噬之心。荊者日圖窺伺。溪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丟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王大怒。它日恒請見。辭以晝寢。恒謂客將區弘練曰。王暹欲而愎諫。吾見其千口飄零無日矣。王亦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開運二年秋七月。楚王希範疑靜江節度使兼侍中知朗州希杲得人心。遣人伺之。希杲懼。稱疾求歸。不許。遣醫往視。疾因毒殺之。　冬十二月。楚相陰處士戴偃為許多識刺楚事。希範囚之。天策副都軍使丁思璋上書切諫。希範削其官爵。

三年秋九月。楚王希範知帝好奢靡。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甲辰。以希範為諸道兵馬都元帥。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武安節度使副天策府都尉領鎮南節度使馬希廣。楚文昭王希範之母弟也。性謹順。希範愛之。使判內外諸司事。壬辰夜。希範卒。將佐議所立。都指揮使張少敵都押牙袁友恭以武平節度使知永州事。希萼於希範諸弟為最長。請立之。長直都指揮使劉彥瑫天策府學士李弘皋鄧懿文小門使楊滌皆欲立希廣。張少敵曰。永州酋長而性剛。必不為都尉之下。明矣。必立都尉當思長策以制永州。使帖然不動。則可不然。社稷危矣。彥瑫等不從。天策府學士拓跋恒曰。三十五郎雖判軍府之政。然二十郎若長。請遣使以讓之。不然。必起爭端。彥瑫等皆曰。今日軍政在手。天與不取。使它人得之。異日吾輩安所自容乎。希廣懦弱不能自決。乙未。彥瑫等稱希範遺命。共立之。張少敵退而歎曰。禍其始此乎。與拓跋恒皆稱疾不出。　秋七月。甲午。以馬希廣為天策上將軍。安節度使。江南諸道都統。兼中書令。封楚王。　冬十月。楚王希廣遣都尉天策左司馬希崇。往按陰法。還。見希萼。言劉彥瑫等違先王之命。廢

希夢激怒其來希廣鋪行酬奬之

希夢將攻希廣妻宛氏諫不聽赴井死

希廣戒王匆傷希夢

馬希驢屢諫希夢希廣交爭不從病疽卒

希萬誅羣蠻攻益陽陳璠敗死

希夢稱藩于唐乞師攻楚命何敬洙助之

劉彥瑫敗于希夢

長立少以激怒之希夢自永州來聘長乙巳至跌石彥瑫白希廣遣侍從都指揮使周廷誨等將水軍逆之命永州將士皆釋甲而入館希夢於碧湘宮成服於其次不聽入與希廣相見希夢求還朗州周廷誨勸希廣殺之希廣曰吾何忍殺兄直分潭朗而治之乃厚贈希夢遣還朗州希崇常為希夢詗希廣語言動作悉以告之約為內應

乾祐元年秋八月武平節度使馬希夢請與楚王希廣各修職貢求朝廷別加官爵希廣用天策府內都押牙歐陽練進奏官張仲荀謀厚賂執政使拒其請九月壬子賜希夢及楚王希廣詔書諭以兄弟宜相輯睦凡希夢所貢當附希廣以聞希夢不從

隱帝乾祐二年秋八月馬希夢悉調朗州丁壯為鄉兵造號靜江軍作戰艦七百艘將攻潭州其妻宛氏諫曰兄弟相攻勝負為人所笑不聽引兵趣長沙馬希廣聞之曰朗州吾兄也不可與爭當以國讓之而已劉彥瑫李弘皐等固爭以為不可乃以兵州刺史王贇為都部署戰棹指揮使以彥瑫監其軍已且大破希夢於僕射洲獲其戰艦三百艘贇追希夢將及之希廣遣使召之曰勿傷吾兄贇引兵還贇環之子也希夢自赤沙湖乘輕舟遁歸宛氏泣曰禍將至矣余不忍見也赴井而死　冬十月壬午加楚王希廣太尉　楚靜江節度使馬希瞻以兄希夢希廣交爭屢遣使諫止不從知終覆族疽發於背丁亥卒

三年夏六月馬希夢既敗歸乃以書誘辰溆州及梅山蠻欲與其擊湖南蠻素聞長沙帑藏之富大喜爭出兵赴之遂攻益陽楚王希廣遣指揮使陳璠拒之戰於淹溪璠敗死　秋七月馬希夢又遣羣蠻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殺其鎮將張延嗣楚王希廣遣指揮黃處超救之處超敗死潭人震恐復遣牙內指揮使崔洪璉將兵七千屯玉潭

馬希夢表請別置進奏務於京師九月辛巳詔以湖南已有進奏務不許亦賜楚王希廣詔勸以敦睦　馬希夢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廣怒遣使稱藩於唐乞師攻楚唐加希夢同平章事以鄂州今年租稅賜之命楚州刺史何敬洙將兵助希夢　冬十月丙午希廣遣上使表告急言荊南嶺江南連謀欲分湖南之地乞發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荊南援朗州之路　楚王希廣以朗州與山蠻入寇諸將屢敗憂形於色劉彥瑫言於希廣曰朗州兵不滿萬馬不滿千都府精兵十萬何憂不勝願假臣兵萬餘人戰艦百五十艘徑入朗州縛取希夢以解大王之憂王悅以彥瑫為戰棹都指揮使朗州行營都統彥瑫入朗州境父老爭以牛酒犒軍曰百姓不願從亂望都府之兵久矣彥瑫厚賞之戰艦過則運竹木以斷其後是日馬希夢遣朗兵及蠻兵六千戰艦百艘逆戰於湄州彥瑫乘風縱火以焚其艦

希廣不肯殺希崇

王贇正言希夷勸引兵去

師高請希廣速決可瓊不聽

頃之風回反自焚彦瑤還走江路已斷士卒戰及溺死者數千人希廣聞之泣涕不知所為希廣平日怯頑腸至是大出金帛以取悅於士卒或告天策左司馬希崇流言惑衆反狀已明請殺之希廣曰吾自害其弟何以見先王於地下馬軍指揮使張暉將兵自它道擊朗州至龍陽聞彦瑤敗退屯益陽希萼又遣指揮使朱進忠等將兵三千急攻益陽張暉給其衆曰我以麾下出賊後汝輩留城中待我相與合勢擊之既出遂自竹頭市遁歸長沙朗兵知城中無主急擊之士卒九千餘人皆死　十一月楚王希廣遣其僚屬孟騈說馬希萼曰公忘父兄之讎北面事唐何異袁譚求救於曹公耶希萼將斬之騈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騈若愛死安肯此來騈之言非私於潭人實為公謀也乃釋之使還報曰大義絕矣非地下不相見也朱進忠請希萼自將兵取潭州辛未希萼留其子光贇守朗州悉發境內之兵趣長沙自稱順天王　先是馬希萼遣蠻兵圍玉潭朱進忠引兵會之崔洪建兵敗棄還長沙希萼引兵進攻岳州刺史王贇拒之五日不克希萼使人謂贇曰公非馬氏之臣乎不事我欲事異國乎為人臣而懷貳心豈不辱其先人贇曰亡父為先王將六破淮南兵今大王兄弟不相容贇常恐淮南坐收其弊一旦以遺體臣淮南誠辱先人耳大王苟能釋憾罷兵兄弟雍睦如初贇敢不盡死以事大王兄弟豈有二心乎希萼慙引兵去辛卯至湘陰焚掠而過至長沙軍於湘西步兵及蠻兵軍於嶽麓朱進忠自玉潭引兵會之馬希廣遣劉彦瑤召水軍指揮使許可瓊帥戰艦五百艘屯城北津屬於南津以馬希崇為監軍又遣馬軍指揮使李彦溫將騎兵屯　口扼湘陰路步軍指揮使韓禮將二千人屯楊柳橋扼柵路可瓊德勳之子也　初蠻酋彭師暠降於楚楚人惡其獷直楚王希廣獨憐之以為彊弩指揮使領辰州刺史師暠常欲為希廣死及朱進忠與蠻兵合七千餘人至長沙營於江西師暠望城望之言於希廣曰朗人驟勝而驕離以蠻兵攻之易破也願假臣步卒三千自巳溪渡江出岳麓之後至水西令許可瓊以戰艦度江腹背合擊必破之前軍敗則其大軍自不敢輕進矣希廣將從之時馬希萼已遣間使以厚利啖許可瓊許分湖南而治可瓊有貳心乃謂希廣曰師暠曰與梅山諸蠻皆族類安可信也可瓊世為楚將必不負大王希萼竟何能為希廣乃止希萼尋以戰艦四百餘艘泊江西希廣命諸將皆受可瓊節度日賜可瓊銀五百兩希廣屢造其營計事可瓊常閉壘不使士卒知朗軍進退希廣歎曰真將軍也吾何憂哉可瓊或夜乘單舸詐稱巡江與希萼會水西約為內應一旦彭師暠見可瓊瞋目叱之拂衣入見希廣曰可瓊將叛國人皆知之請速除之無貽後患希廣曰可瓊許侍中之子豈有是耶師暠退歎曰王仁而不斷敗亡可翹足俟也潭州大雪平地四

希廣誦經求福

可瓊舉全家降希萼

長沙遂陷

希崇請希萼勸進

希萼殺李安皐宏節唐昭眉楊滌鄧懿文

希萼砍殺希廣朱進忠請殺之

拓跋恒不仕希萼

希萼以軍府事委希崇

尺潭朗兩軍久不得戰希廣信巫現及僧語舉鬼於江上舉手以卻朗兵又作大像於高樓手指水西怒目視之命衆僧日夜誦經希廣自衣僧服膜拜求福甲辰朗州步兵指揮使武陵何敬真等以蠻兵三千陳於楊柳橋敬真望韓禮營旌旗紛錯曰彼衆已懼擊之易破也朗人雷暉衣潭卒之服潛入禮寨手劍擊禮不中軍中譟擾敬真等乘其亂擊之禮軍大潰禮被創走至家而卒於是朗兵水陸急攻長沙步軍指揮使吳宏小門使楊滌相謂曰以兄報國此其時矣各引兵出戰宏出清泰門戰不利滌出長樂戰自辰至午朗兵小卻許可瓊劉彥瑫按兵不救滌士卒飢疲退就食彭師暠戰於城東北隅蠻兵自城東縱火城上人招許可瓊軍使救城可瓊舉全軍降希萼長沙遂陷朗兵及蠻兵大掠三日殺吏民焚廬舍自武穆王以來所營宮室皆為灰燼所積寶貨皆入蠻落李彥温望見城中火起自駝口引兵救之朗人已據城拒戰彥温攻清泰門不克與劉彥瑫各將千餘人奔文昭王及希廣諸子趣袁州遂奔虔張暐降於希萼左司馬希崇帥將吏詣希萼勸進吳宏戰血滿袖見希萼曰不幸為許可瓊所誤今日死不愧先王矣彭師暠投藥於地大呼請死希萼歎曰鐵石人也皆不殺乙巳希崇迎希萼入府視事閉城分捕希廣及掌書記李弘皐弟弘節都軍判官唐昭眉及鄧懿文楊滌等皆獲之希萼謂希廣曰承父兄之業豈無長幼乎希廣曰將吏見推朝廷見命耳希萼皆囚之丙午希萼命內外巡檢侍衛指揮使劉賓禁止焚掠丁未希萼自稱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南遠等軍節度使楚王以希崇為節度副使判軍府事湖南要職悉以朗人為之鬻食李弘皐弘節唐昭眉楊滌斬鄧懿文於市戊申希萼謂將吏曰希廣懦夫為左右所制耳吾欲生之可乎諸將皆不對朱進忠曰嘗為希廣所笞對曰大王三年血戰始得長沙一國不容二主宂曰必悔之戊申賜希廣死希廣臨刑猶誦佛書彭希暠葬之於瀏陽門外楚王希萼以子光贊為武平留後以何敬真為朗州牙內都指揮使將兵戍之希萼召拓跋恒欲用之恒稱疾不起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二月甲辰楚王希萼遣掌書記劉光輔入貢於唐三月唐以楚王希萼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寧南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僕射孫忌容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楚王希萼既得志多思舊怨殺戮無度晝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賚士卒或封其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皆不悅有離心劉光輔之入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以營屯都虞候邊鎬為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圖進取小門使謝彥顒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至與妻妾雜坐恃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

希夷龍謝彥顒

王逵周行逢逃歸朗州黜馬光贊奉光惠知州事

王逵周行逢何敬真廢光惠迎劉言為留後

徐威等殺謝彥顒因希夷立希崇為留後希崇懼劉言入討殺楊仲敏劉光輔魏師維王勍等求和

師暠謹事希夷

廖偃匡威與師暠立希夷為衡

拥其背。希崇衡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鉞在門外。希夷使彥顒同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夷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衆怨深矣。不早為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衆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夷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夷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等黜留後。馬光贊更以希夷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尋奉光惠為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儆參決軍府事。希夷具以狀言於唐。唐王遣使以厚賞招諭之。逵等納其賞。縱其使。不答其詔。唐亦不敢詰也。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愚懦嗜酒。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敬真謀以辰州刺史廬陵劉言驍勇得蠻夷心。欲迎以為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將攻我。乃單騎赴之。既至衆。廢光惠。送於唐。推言權武平留後。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聽藩於周。

秋九月。楚王希夷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疑可瓊怨望。出為溆州刺史。遣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敬遷水軍都指揮使魯公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兵部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夷宴將吏。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踶齧馬十餘入府。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縶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希夷踰垣走。威等執囚之。執謝彥顒自頂及踵剉之。立希崇為武安留後。縱兵大掠。幽希夷於衡山縣。劉言聞希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懼。癸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藩蔽。掌書記桂林李觀象說言曰。希夷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掌書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進都押牙黃勍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至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怨。責翊翊惶恐自殺。希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異。國人不附。初。馬希夷入長沙。彭師暠雖免死。猶杖背黥為民。希崇以為師暠必怨之。使送希夷於衡山。實欲師暠殺之。師暠曰。欲使我為弒君之人乎。奉事逾謹。丙戌。至衡山。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夷長而被黜。必不免。禍蓋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户及鄉人悉為兵。與師暠共立希夷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界。編竹為戰艦。以師暠為武清節度使。召募徒衆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

山王希崇懼徐威等為亂請兵於唐唐遣鎬入討降

唐百官共賀湖南平高適李建勳獨憂有禍

唐潭人惡希夢請邊鎬為帥邊鎬趣希崇帥族入朝

吳懷恩進兵馬希隱許可瓊奔全州南漢盡有嶺南地

於唐徐威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兵於唐唐主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　冬十月唐邊鎬引兵入醴陵癸巳楚王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跋恒奉牋詣鎬請降恒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迎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粟賑之楚人大悅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忘其亡仁贍金之子也唐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高遠曰我稱楚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但恐守之甚難耳遠幽州人也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揮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萼共請邊鎬為帥唐主乃以鎬為武安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曰國家與公家世為仇敵殆六十年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鬬鬩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送者皆天譽振川谷　楚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馬希隱武穆王殷之少子也楚王希廣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以內侍使英懷恩為西北招討使將兵屯境上伺間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之希萼自衡山澧之使以彥暉為桂州都監在城外內巡檢使判了府事希隱惡之習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畏南漢之逼即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與彥暉戰於城中彥暉敗犇衡山可瓊留屯桂州吳懷恩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為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武穆奄有全楚富彊安蔣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弟尋戈自相魚肉舉先人基業北面仇讎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為所取當朝世為與國重以昏姻覩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旄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矣使潘玄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夜斬關犇全州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宜連梧嚴富昭柳象襲等州南漢始盡有嶺南之地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戩將兵如衡山趣馬希萼入朝庚辰希萼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十二月唐主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丘為太傅以馬希萼為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為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湖南將

唐主殺王贊

孫朗曹進謀殺邊鎬不果而奔朗州

孫朗請為王逵前導取湖南

唐主欲罷桂林之役欲益陽之戍以薛節救劉言孫晟賢之以馮延巳言乃止逵生僕訓敗死張巒選歸歐陽廣言鎬必喪湖

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卑者以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暠之忠以偃為左殿直軍使萊州刺史師暠為殿直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主毒殺之　南漢主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將軍謝實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義章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丙辰唐主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巒知全州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部兵降唐唐主以其兵為奉節都從邊鎬平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極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經勳等務為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朗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二年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來業潛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鬬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為將兵斬門　王逵問朗曰吾昔從我穆王與淮南戰屢捷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衆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戰兼人朗請為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逵悅厚遇之　唐王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固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來思眉於我我未有以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薛節救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表二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始至城下罷之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衆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必喪湖南宜別擇良帥益兵以救其敗不報唐主使鎬經略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字無方士民不附可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周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儆浦公益朱全琇千文瓊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甚昵諸將欲召溆州酋長符彥通為援行逢曰蠻貪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

南唐士不報

劉言王逵周行逢等逐邊鎬盡復馬氏嶺北故地

南漢將潘崇徹大敗王逵兵

馬希萼朝唐後數年卒於金陵

何敬真李金瑭謀作亂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無遺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烏用此物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團都指揮使劉瑫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遏使以備之冬十月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使邊鎬遣指揮使郭勳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之戊子逵等克沅江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衆五百降之壬辰逵等命軍士舉小舟自敵真造益陽四面斧寨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逵等克橋口及湘陰乙未至潭州邊鎬告急自守救兵未至城中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死者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逵入城自稱武平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劉言遣使奉表來告稱湖南世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舊國唐王削邊鎬官爵流饒州　十二月王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於蠔石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八十里　劉言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貢茶卷如馬氏故事許之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謚曰恭孝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武平留後劉言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節度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初王逵既克潭州以指揮使何敬真為靜江節度副使朱全瑫為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為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敬真全瑫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惟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親愛之敬真與逵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瑫謀作亂言素忌逵之彊疑逵使敬真伺己將討之逵聞之甚懼行逢曰劉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瑫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逵喜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寇全道永州行逢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瑫南討俟至長沙以計取之如掌中物耳逵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為南面行營招討使全瑫為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沙逵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趣嶺北都頭符會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還朗州逵乘敬真醉使人詐為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專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因收繫獄全瑫逃去遣兵追捕之　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瑫及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

王逢殺鄭玟幽劉言

周行逢知潭州開倉賑民

真告劉言言不得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周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倣言於王逢曰何敬真倣之親戚臨刑以後事屬倣公宜備之　夏四月庚申逢召倣飲醉而殺之　夏六月王逢以周行逢知潭州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劉言幽於別館　秋八月王逢遣使上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衆不從廢而囚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甲戌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逢還長沙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

顯德元年夏四月王逢表請復徙使府治朗州　五月甲戌朔王逢自潭州遷於朗州以周行逢知潭州事以潘叔嗣為兵州團練使　是歲湖南大饑民食草木實武清節度使知潭州事周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起於微賤知民間疾苦勵精為治嚴而無私辟署僚屬皆取廉介之士約束簡要吏民便之其自奉甚薄或譏其太儉行逢曰馬氏父子窮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

張溥曰劉建鋒之難衆推張佶佶忽為馬殷立為留後湖南國祚繇此而起天意有歸倉卒轉屬佶可謂知興矣殷以材勇事孫儒為賊梟銳不聞大度獨決策高郁上奉天子下撫士民視成洞楊行密蔑如無有繇是地大力完數邀封爵竟以功名終身彼誠取資富強挾持者重奉天祐之朔修四鄰之好用知自全幸無蹉跌亦非偶然也殷臨殂寘劍祠堂遺命諸子兄弟相繼違者必誅然殷末疾病長子希聲已擅殺高郁國之謀主無故族死子利父亡目久無殷猶子反咋先戮者老又安能保百歲以後羣昆恭友念父遺言永無失墜哉希聲襲位慕朱温食啖居喪不哀日烹五十雞即其一事無禮甚於曾昭公漢昌邑何以能久希聲驟逆希範不長主國之次當在希萼劉彦瑫等忽立希廣以啓爭端潭朗相攻累年不息希廣懦弱遇害希萼束身歸唐兄弟窮鬬促數分崩惡不及劉晟禍則等王曦門内之兵有兩敗無兩全繇來然矣馬希振殷之嫡子長而賢殷寵衰夫人越次立希聲希振棄官為道士希瞻希萼希廣弟也痛兄交爭屢遣使諫不從疽發背卒苑氏希萼妻也泣止用兵不聽遂赴井死以同氣仁讓之風令妻藥石之助可使頑夫革心凶人改惡而死不見咎獨希崇狡險尺書激釁喪國無怨大抵骨肉構隙其人至愚惡聞敦睦善信離閒衆正力臣不敵一夫讒鑠是以論楚潭朗者與袁紹劉表諸子有同悲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六

劉守光奏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劉守文討守光互有勝負羅紹威招之乃降

劉延祚出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三月梁王以亳州刺史李思安為北路行軍都統將兵擊幽州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驕侈貪暴常慮幽州城不固蓄飴於太安山曰此山四面懸絕可以少制衆其棟宇壯麗擬於帝者選美女實其中與方士鍊丹藥求不死悉欲境內錢麼於山顛令民間用董泥為錢又禁江南茶商無得入境自採山中草葉為茶鬻之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通焉仁恭杖守光而斥之不以為子數李思安引兵入其境所過焚蕩無餘夏四月己酉直抵幽州城下仁恭猶在大安山城中無備幾之不守守光自外引兵入登城拒守又出兵與思安戰思安敗退守光遂自稱節度使令部將李小喜元行欽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為小喜所敗虜仁恭以歸囚於別室仁恭將佐及左右凡守光素所惡者皆殺之　甲子梁王即皇帝位　劉守光既囚其父自稱盧龍留後遣使請命秋七月甲午以守光為盧龍節度使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義昌節度使劉守文聞其弟守光幽其父集將吏大哭曰不意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誓與諸將討之乃發兵擊守光互有勝負天雄節度使鄴王羅紹威謂其下曰守光以窘急歸國守文孤立無援滄州可不戰服也乃遣守文書諭以禍福守文亦恐梁乘虛襲其後戊子遣使請降以子延祚為質帝附手曰紹威折簡勝十萬兵加守文中書令撫納之

二年冬十一月劉守文舉滄德兵攻幽州劉守光求救於晉晉王遣兵五千赴之丁亥守文兵至盧臺軍為守光所敗又戰王田亦敗守文乃還

三年夏五月劉守文頻年攻劉守光不克乃大發兵以重賂招契丹吐谷渾之衆合四萬屯薊州守光逆戰於雞蘇為守文所敗守文單馬立於陣前泣謂其衆曰勿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之直前擒之滄德兵皆潰守光因之別室梯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節度判官呂兗孫鶴推守文子延祚為帥乘城拒守兗安次人也　六月劉守光遣使上表告捷且言俟滄德事畢為陛下掃除并寇亦致書晉王云欲與之共破偽梁　秋七月甲子以劉守光為燕王　九月劉守光遣其子中軍兵馬使繼威安撫滄州吏民戊申以繼威為義昌留後　冬十二月劉守光圍滄州久不下執守文劉至城下示之猶固守城中食盡民食堇泥軍士食人驢馬相噉駿尾呂兗選男女羸弱者飼以麴麪而烹之以給軍食謂之軍殺務

四年春正月乙未劉延祚力盡出降時劉繼威尚幼守光使大將張萬進周知裕輔之鎮滄州以延祚及其將佐歸幽州族呂兗而釋孫鶴　劉守光為其父仁恭請致仕丙午以仁恭為太師致仕守光尋使人潛殺其兄守文歸罪

降守光使
張萬進周
知裕輔劉
仁恭威鎮滄
州
守光為父
仁恭請致
仕又戕兄
守文
晉將請王
先誅守光
守光使人
諷鸛定尊
己為尚父
晉將請王
陽推之以
愁其惡
守光將稱
帝孫鶴言
不可酷斬
之

於殺者而誅之　秋八月以劉守光兼義昌節度使

乾化元年春二月盧龍義昌節度使兼中書令燕王守光既克滄州自謂得天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置諸鐵籠以火逼之又為鐵刷刷人面聞梁兵敗於相鄉使人謂趙王鎔及王處直曰聞二鎮與晉王破梁兵舉軍南下僕亦有精騎三萬欲自將之為諸公啓行然四鎮連兵必有盟主僕若至彼何以處之鎔患之遣使告於晉王晉王笑曰趙人告急守光不能出一卒以救之及吾成功乃復欲以兵威離間二鎮愚莫甚焉諸將曰雲代與燕接境彼若擾我城戍動搖人情吾千里出征緩急難應此亦腹心之患也不若先取守光然後可以專意南討王曰善　夏六月燕王守光嘗衣赭袍顧謂將吏曰今天下大亂英雄角逐吾兵強地險亦欲自帝何如孫鶴曰今內難新平公私困竭太原窺吾西契丹伺吾北遼謀自帝未見其可大王但養士愛民訓兵積穀德政既脩四方自服矣守光不悅又使人諷鎮定求尊己為尚父趙王鎔以告晉王晉王怨欲伐之諸將皆曰是為惡極矣行當族滅不若陽為推尊以愁之乃與鎔及義武王處直昭義李嗣昭振武周德威天德宋瑤六節度使共奉冊推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不悟以為六鎮實畏己益驕乃具表其狀曰晉王等推臣臣荷陛下厚恩未之敢受竊思其宜不若陛下授臣河北都統則并鎮不足平矣上亦知其狂愚乃以守光為河北道采訪使遣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韋冊命之守光命僚屬草尚父采訪使受冊儀乙卯僚屬取唐冊太尉儀獻之守光視之問何得無郊天改元之事對曰尚父雖貴人臣也安有郊天改元者乎守光怒投之於地曰我地方二千里帶甲三萬直作河北天子誰能禁我尚父何足為哉命趣具即帝位之儀械繫瞳庾寶及諸道使者於獄既而皆釋之　秋八月燕王守光將稱帝將佐多竊議之為不可守光乃置斧鑕於庭曰敢諫者斬孫鶴曰滄州之破鶴分當死蒙王生全以至今日敢愛死而忘恩乎竊以為今日之帝未可也守光怒伏諸鑕上今軍士鳥而啄之鶴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守光命以土窒其口寸斬之甲子守光即皇帝位國號大燕改元應天以梁使王瞳為左相盧龍判官齊涉為右相史彥韋為御史大夫受冊之日契丹陷平州燕人驚擾　冬十月晉王聞燕王守光稱帝大笑曰俟彼卜年吾當問其鼎矣張承業請遣使致賀以驕之晉王遣太原少尹李承勳往承勳至幽州用鄰藩通使之禮燕之典客者曰吾主帝矣公當稱臣庭見承勳曰吾受命於唐朝為太原少尹燕王自可臣其境內豈可臣它國之臣乎守光怒囚之數日出而問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王能臣我王則我請為臣不然有死而　守光竟不能屈　冬十一月燕王守光集將吏謀攻易定幽州參軍景城馮道

滿民奔晉

守光寇易定晉王遣周德威攻燕以救之

德威擒單廷珪

守光請降張承業不許

以為未可守光怒繫獄或救之得免遁亡歸晉　戊申燕王守光將兵二萬寇易定攻容城王處直告急於晉

十二月甲子晉王遣蕃漢馬步總管周德威將兵三萬攻燕以救易定

二年春正月德威東出飛狐與趙王將王德明義武將程嚴會於易水丙戌三鎮兵進攻燕祁溝關下之戊子圍涿州刺史劉知温城守劉守奇之客劉去非大呼於城下謂知温曰河東小劉郎來為父討賊何豫汝事而堅守耶守奇免胄勞之知温敗於上遂降周德威疾守奇之功譖諸晉王王召之守奇恐獲罪與去非及進士趙鳳乘奔上以守奇為博州刺史去非鳳皆幽州人也先是燕王守光籍境內丁壯悉文面為兵雖士人亦不免鳳詐為僧將晉守奇客之丁酉德威至幽州城下守光來求救二月帝議自將擊鎮定以救之　三月周德威遣裨將李存暉等攻瓦橋關其將吏及莫州刺史李嚴皆降嚴幽州人也　夏四月周德威白晉王以兵少不足以攻城晉王遣李存審將吐谷渾契苾騎兵會之李嗣源攻瀛州刺史趙敬降　五月燕主守光遣其將單廷珪將精兵萬人出戰與周德威遇於龍頭岡廷珪曰今日必擒周陽五以獻陽五德威小名也既戰見德威於陳援槍單騎逐之槍及德威背德威側身避之奮撾反擊廷珪墜馬生擒置於軍門燕兵退德威騎乘之燕兵大敗斬首三千級廷珪燕驍將也燕人失之奪氣

均王乾化三年春正月丁巳晉周德威拔燕順州　晉周德威拔燕安遠軍薊州將成行言等降於晉　二月丙申晉李存暉等攻燕檀州刺史陳確以城降　三月甲辰朔進周德威拔燕盧臺軍　乙丑晉將劉光濬克古北口燕居庸關使胡令圭等犇晉　燕主守光命大將元行欽將騎七千救馬於山北慕山北兵以應契丹又以騎將高行珪為武州刺史以為外援晉李嗣源分兵徇山後八軍皆下之晉王以其弟存矩為新州刺史使總之以燕納降軍使盧文進為裨將李嗣源進攻武州高行珪以城降元行欽之聞引兵攻行珪行珪使其弟行周為質於晉軍以求救李嗣源引兵救之行欽解圍去嗣源與行周追至廣邊軍凡八戰行欽力屈而降嗣源愛其驍勇養以為子嗣源進攻儒州拔之以行珪為代州刺史行周留事嗣源常與嗣源假子從珂分將牙兵以從　夏四月晉周德威進軍逼幽州南門壬辰燕王守光遣使致書於德威以請和語甚卑而哀德威曰大燕王帝尚未郊天何雌伏如是耶予受命討有罪者繼盟結好非所聞也不答書守光懼復遣人祈哀德威乃以聞於晉王　己亥晉劉光濬拔燕平州執刺史張在吉五月光濬攻營州刺史楊靖降　六月壬申朔晉主遣張承業詣幽州與周德威議軍事　辛卯燕

守光求救于契丹不

李小喜先降

晉遣擒劉仁恭及其妻妾

張師造橋守光并其三子獻晉王

晉王斬劉守光李小喜

晉王斬劉仁恭刳其心血以祭

主守光遣使詣張承業請以城降。承業以其無信不許。秋七月甲子。晉五院軍使李信拔莫州擒燕將畢元福。八月乙亥李信拔瀛州。晉王與趙王會於鎔天長。九月燕主守光引兵夜出偃取順州。冬十月己巳朔。燕主守光帥衆五千夜出將入檀州。庚午周德威自涿州引兵邀擊大破之。守光以百餘騎逃歸幽州。其將卒降者相繼。盧龍巡屬皆入於晉。燕主守光獨守幽州城。求援於契丹。契丹以其無信竟不救。守光屢請降於晉。晉人疑其詐。終不許。至是守光登城謂周德威曰。俟晉王至吾則開門泥首聽命。德威使白晉王。十一月甲辰晉王以監軍張承業權知軍府事。自詣幽州。辛酉單騎抵城下。謂守光曰。朱溫篡逆。余本欲與公合和朔五鎮之兵。興復唐祚。公謀之不臧。乃效彼狂僭。鎮定二帥皆俛首事公。而公曾不之恤。是以有今日之役。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裁。王憫之。與折弓矢為誓曰。但出相見。保無它也。守光辭以他日。先是守光愛將李小喜多贊成守光之惡。言聽計從。權傾境內。至是守光將出降。小喜止之。是夕小喜踰城詣晉軍降。且言城中力竭。壬戌晉王督諸軍四面攻城。克之。擒劉仁恭及其妻妾。守光帥妻子亡去。癸亥晉王入幽州。十二月庚午晉王以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兼侍中。以李嗣本為振武節度。燕主守光將犇滄州就劉守奇。涉寒足腫。且迷失道。至燕樂之境。晝匿阬谷數日不食。今妻祝氏乞食於田父張師造家。師造怪婦人異狀。詰知守光處。并其三子擒之。癸酉晉王方晏將吏。擒守光過至王語之曰。主人何避客之深耶。并仁恭置之館舍。以器服膳飲賜之。王命掌書記王緘草露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晉王欲自雲代歸。趙王鎔及王處直請由中山。真定趣井陘。王從之。庚辰晉王發幽州。劉仁恭父子皆荷校於露布之下。守光父母嗇其面而罵之曰。逆賊破我家至此。守光俛首而已。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戌晉王與王處直謁北嶽廟。是日至行唐。趙王鎔逆謁於路。

四年春正月戊戌朔。趙王鎔詣晉行帳上壽。置酒鎔願識劉太師面。晉王命吏脫劉守恭及守光械。引就席同宴。鎔答其拜。又以衣服鞍馬酒饌贈之。己亥晉王與鎔畋於行唐之西。鎔送至境上而別。壬子晉王以練紿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於晉陽。丙辰獻於太廟。自臨斬劉守光。守光呼曰。守光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李小喜也。王召小喜證之。小喜瞋目叱守光曰。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邪。王怒其無禮。先斬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霸業。何不留之使自效。其二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何益。妾請先死。即伸頸就戮。守光至死號泣哀祈不已。王命節度副使盧汝弼等械仁恭至代州。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羅紹威惡牙軍驕橫結朱全忠以討誅之

張溥曰劉仁恭少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素懷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後果雄盧龍言若符驗顧其性最反覆始背李匡威兄弟附晉王克用晉破匡儔命主幽州未幾復背晉附梁朱全忠表用於朝既移師擊魏為梁所攻則更求附晉陰詭若此宜即鈇鉞豈容久據强燕築宮大安山以老乃王誅未彰子禍先作則守光為患也守光上烝父妾仁恭笞而逐之不即顯戮猶云姑息李愚安兵至竟乘虛入境令李小喜元行欽虜仁恭歸囚於別室老牛未忘舐犢獍子不憚食父其時仁恭流離聚棘朝夕莫保視朱溫旋柱王鏐匿帳僅愈一死耳守光幽父益驕遽僭帝號將謂嚴君可囚六鎮氣懾然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晉人謀陽推守光以稔其惡其韓魏驕智伯之策乎抑大逆無赦罪狀明白晉為盟主鎮定輔行直討亂賊義聲遠揚即不徘徊俟之師濟必克也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競出燕人望風送款守光懼乞降於張承業承業不許求援契丹契丹不應皆曰彼無信故也賊子棄本又負信見疑不祥之人所在而窮非闔室就死何以謝天下哉李小喜佐守光為逆復背之先降小人狙詐且不若馮廷鍔然反覆故智彼亦適用仁恭父子之術也劉守文痛哭舉義齊志而殞守光二妻怃慨入地命不自絲傷哉乎是誠不幸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七

後唐滅梁

唐昭宗天祐元年夏閏四月更命魏博曰天雄軍進天雄節度使長沙郡王羅紹威爵鄴王

昭宣帝天祐二年秋七月庚午夜天雄牙將李公佺與牙軍謀亂羅紹威覺之公佺焚府舍掠剽奔滄州

三年初田承嗣鎮魏博選募六州驍勇之士五千人為牙軍厚其給賜以自衛為腹心自是父子相繼親黨膠固歲久益驕橫小不如意輒族奮帥而易之自史憲誠以來皆立於其手天雄節度使羅紹威心惡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圖鳳翔也紹威遣軍將楊利言密以言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誅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請陰許之及李公佺作亂紹威益懼復遣牙將臧延範趣全忠全忠乃發河南諸鎮兵七萬遣其將李思安將之會魏鎮兵屯深州樂城聲言擊滄州討其納李公佺也會全忠女適紹威子廷規者卒全忠遣客將馬嗣勳賫甲兵於寨中選長直兵千人為擔夫帥之入魏詐云會葬全忠自以大軍繼其後云赴行營牙軍皆不之疑正月庚午紹威潛遣人入庫斷弓弦甲櫜是夕紹威帥其奴客數百與嗣勳合擊牙軍牙軍欲戰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闔營噪之凡八千家嬰孺無

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守城存節筠復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存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薛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鎔攻魏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於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家近七十萬貲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帷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十人則文其臂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自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事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遣都指揮使李薄將兵三萬詣晉

羅紹威既誅牙軍　魏之諸軍皆懼紹威雖數撫諭之而猜怨益甚朱全忠營於魏州城東數旬將北巡行營會天雄牙將史仁遇作亂聚衆數萬據高唐自稱留後天雄巡內州縣多應之全忠移軍入城遣使召行營兵還攻高唐至歷亭魏兵在行營者作亂與仁遇相應元帥府左司馬李周彝右司馬符道昭擊之所殺殆半進攻高唐克之城中兵民無少長皆死擒史仁遇鋸殺之先是仁遇求救於河東及滄州李克用遣其將李嗣昭將三千騎攻邢州以救之時邢州兵纔二百團練使牛存節守之嗣昭攻七日不克全忠遣右長直都將張筠將數千騎助守城存節筠復兵於馬嶺擊嗣昭敗之嗣昭遁去義昌節度使劉存文遣兵萬人攻貝州又攻冀州拔薛縣進攻阜城時鎮州大將王鎔攻魏叛將李重霸於宗城全忠遣歸救冀州滄州兵去四月丙午重霸棄城走汴將胡規追斬之　五月丁巳朱全忠如洛州遂巡北邊視戎備還入於魏　秋七月朱全忠克相州時魏之亂兵散據貝博澶相衛州及魏之諸縣全忠分命諸將攻討至是悉平之引兵南還全忠留魏半歲羅紹威供億所殺牛羊家近七十萬貲糧稱是所賂遺又近百萬比去蓄積為之一空紹威雖去其逼而魏兵自是衰弱紹威悔之謂人曰合六州四十三縣鐵不能為此錯也壬申全忠至大梁　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為魏患欲先取滄州甲辰引兵發大梁　九月辛亥朔朱全忠自白馬渡河丁卯至滄州軍於長蘆滄人不出羅紹威饋運自魏至長蘆五百里不絕於路又建元帥府舍於魏所過驛亭供酒饌帷幕什器上下數十萬人無一不備　劉仁恭救滄州戰屢敗乃下令境內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悉自備兵糧詣行營軍發之後有一人在閭里刑無赦或諫曰今老弱悉行婦人不能轉餉此令必行濫刑者衆矣乃命勝執兵者盡行文其面曰定霸都十人則文其臂或臂曰一心事主於是境內士民稱孺之外自無不文者得兵十萬軍於瓦橋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其彊不敢戰城中食盡丸土而食或互相掠啖朱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為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返覆竟未之許其子存勗諫曰今天下之事歸朱溫者什七八雖彊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為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復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為然與將佐謀召幽州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於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遣都指揮使李薄將兵三萬詣晉

誅乃發兵

昭宗凶訃至潞州丁會編素流涕降于克用

全忠將攻滄州聞潞州不守引兵還

梁李思安攻潞州周德威拒之

晉王病瘧命李克寧

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嚴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　十二月朱全忠分步騎三萬遣行軍司馬李周奧將之自河陽救潞州　初昭宗凶訃至潞州昭義節度使丁會帥將士編素流涕久之及李嗣昭攻潞州會舉軍降於河東李克用以嗣昭為昭義留後會見克用泣曰會非力不能守也梁王陵虐麾下會雖受其舉拔之恩誠不忍其所為故來歸命耳克用厚待之位於諸將之上己巳朱全忠命諸軍治攻具將攻滄州壬申聞潞州不守甲戌引兵還先是調河南北芻糧水陸輸軍前諸營山積全忠將還命悉焚之煙炎數里在舟中者鑿而沈之劉守文使遺全忠書曰王以百姓之故赦僕之罪解圍而去王之惠也城中數萬口不食數月矣與其焚之為煙沈之為泥願乞其所餘以救之全忠為之留數囷以遺之滄人賴以濟河東兵進攻澤州不克而退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春正月辛巳梁王休兵於貝州　河東兵猶屯長子欲窺澤州王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之兵屯晉州以備之　三月甲辰唐昭宣帝禪位於唐梁夏四月壬戌梁王即皇帝位　乙亥下制削奪李克用官爵　五月壬辰命保平節度使康懷貞將兵八萬會魏博兵攻潞州　六月康懷貞至潞州晉昭義節度使李嗣昭副使李嗣弼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半月不克乃掘壍穿蚰蜒壍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以蕃漢都指揮使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帥馬軍都指揮使李嗣本馬步都虞侯李存璋先鋒指揮使史建瑭鐵林都指揮使安元信橫衝指揮使李嗣源騎將安金全救潞州嗣弼克脩之子嗣本本姓張建瑭敬思之子金全代北人也　晉兵攻澤州帝遣左神勇軍使范居實將兵救之　秋八月晉周德威壁於高河康懷貞遣親騎都頭秦武將兵擊之武敗丁巳帝以亳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點懷貞為行營都虞侯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內以防鈐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調山東民饋軍糧德威日以輕騎抄之思安乃自東南山口築甬道屬於夾寨德威與諸將互往攻之排墻堪壍一晝夜間數十發梁兵疲於奔命夾寨中出芻牧者德威輒抄之於是梁兵門壁不出　冬十一月晉王命李存璋攻晉州以分上黨兵勢　十二月壬戌詔河中陝州發兵救之　丁卯晉兵寇洛州

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於首病篤周德威等退屯亂柳晉王命其弟內外蕃漢都知馬兵使振武節度使克寧監軍張承業大將李存璋吳珙掌書記盧質立其子晉州刺史存勗為嗣曰此子志氣遠大必能成吾事爾曹善教導之辛卯晉王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俟葬畢汝與德威輩速謁力救之又謂克寧等曰以亞子累汝亞

張承業李存璋吳珙盧質立其子存勗為嗣

梁削李思安官爵

周德威事晉王存勗甚恭

晉王使周德威李嗣源出兵斬

子存勗小名也言終而卒克寧綱紀軍府中外無敢諠譁克寧久總兵柄有次立之勢時上黨圍未解軍中以存勗五初多竊議者人情恟恟存勗懼以位讓克寧克寧曰汝冢嗣也且有先王之命誰敢違之將吏欲謁見存勗存勗方哀哭未出張承業入謂存勗曰大孝在不墜基業多哭何為因扶存勗出襲位為河東節度使晉王李克寧首帥諸將拜賀王悉以軍府事委之以李存璋為河東軍城使馬步都虞候先王之時多寵借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猶橫暴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　二月李思安等攻潞州久不下士卒疲敝多逃亡晉兵猶屯余吾寨帝疑晉王克用詐死欲召兵還恐晉人躡之乃議自至澤州應接歸師且召匡國節度使劉知俊將兵趣澤州三月壬申朔帝發大梁丁丑次澤州辛巳劉知俊至壬午以知俊為潞州行營招討使　帝以李思安久無功亡將校四十餘人士卒以萬計更閉壁自守遣使召詣行在甲午削思安官爵勒歸本貫充役斬監押楊敏貞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資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帝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帝留澤州旬餘欲召上黨兵還遣使就與諸將議之諸將以為李克用死余吾兵且退上黨孤城無援請更留旬月以俟之帝從之命增運芻糧以饋其軍劉知俊將精兵萬餘人擊晉軍斬獲甚眾表請自留攻上黨車駕宜還京師帝以關中空虛慮岐人侵同華命知俊休兵長子旬日退屯晉州俟五月歸鎮　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　夏四月辛丑朔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謁嗣王禮甚恭眾心由是釋然　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引去帝以為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丙午自澤州南還壬子至大梁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晉王與諸將謀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及判官王緘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岐王衰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節度使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帥周德威等發晉陽　己巳晉王軍於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　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南走招討使符道昭馬倒為晉人所殺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

符道昭解上黨圍與李嗣昭相見

德威與嗣昭歡好如初

周德威李存璋來勝趙澤州梁牛存節劉知俊救之乃退

德威士卒行整東山東取河南李嗣昭完復軍城

必為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泊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晉王克用臨終謂晉王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汝為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晉王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恭其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康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帝聞夾寨不守大驚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不克用為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為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要害地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譟譁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攻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休兵行賞以周德威為振武節度使同平章事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濫禁姦盜境內大治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不見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並進期會無得差晷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　潞州圍守歷年士民凍餓死者大半市里蕭條李嗣昭勸課農桑寬租緩刑數年之間軍城完復　壬辰夾寨諸將詣闕下待罪皆赦之帝賞牛存節全澤州之功以為六軍馬步都指揮使　六月帝欲自將擊潞州丁卯詔會諸道兵　秋九月晉周德威李嗣昭將兵二萬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徐懷玉拒守帝自將救之丁丑發大梁乙酉至陝州周德威等聞帝將至乙未退保隰州　冬十月丁巳帝還大梁

三年春三月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楊師厚兼潞州四面行營招討使　秋八月晉王使攻晉絳晉王引兵南下先遣周德威等將兵出陰地關攻晉州刺史邊繼威悉力固守晉兵穿道地陷城二十餘步城中血戰拒之一夕城復成詔楊師厚將兵救晉州周德威以騎扼蒙阮之險師厚擊破之進抵晉州晉兵解圍遁去

四年鎮定自帝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鎔母何氏卒庚申遣使弔之且授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帝曰鎔潛與晉通鎮定勢疆終恐難制帝深然之　冬十月遣鎮國節度使楊師厚相州刺史李思安將兵屯澤州以圖上黨　十一月己丑以宣國節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營都指揮招討使潞州副招討使韓勍副之以李思安為先鋒將趣上黨尋遣景仁等屯魏州楊師厚還陝　上疑趙王鎔貳於晉

周德威挫梁人之銳

且欲因鄴王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光發兵屯涿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魏博兵三千分屯深冀聲言恐燕兵南寇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成深州白趙王鎔請拒之鎔遣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稷三尺童子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者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乎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叛真定以其謀告鎔者鎔大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燕兵已還與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爭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等閉門盡殺趙戍兵乘城拒守鎔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求援於燕晉鎔使者至晉陽義武節度使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由鎔久臣朱溫戲輸重賂結以婚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況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贍何顧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　計中宜趣發兵赴之晉趙叶力破梁必矣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鎔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野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比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讎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欲雄而朝燕矣王不早出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鎔數負約今使之與梁自相斃吾可以坐承其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於路守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復以武順為成德軍司天言來月太陰虧不利宿兵於外上召王景仁等還洛陽十二月己未上聞趙與晉合晉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庚申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羅周翰兵合四萬軍於邢洺　丁丑王景仁等進軍柏鄉　趙王鎔復告急於晉晉王以蕃漢副總管李存審守晉陽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辛巳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擊梁勍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洛陽梁主有何號令對曰梁主戒上將云鎮州反覆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鐵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壬午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梁兵不出癸未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營馳射且詬之梁將韓勍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鎧冑皆破繡綺鏤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於軍曰彼皆汴州天武軍屠酤傭販之徒耳衣鎧雖鮮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貨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偏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王欲速戰周德威請持重

周德威等大敗晉王景仁諸將爭思要敗走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且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曠野可以馳突今壓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卧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承業曰大王驟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過踰月破之必矣承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寢時邪周德威老將知兵其言不可忽也王蹶然而興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鬬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焚營退保高邑

乾化元年柏鄉北不儲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詬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對屋茅坐席以飼馬多死春正月丁亥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匡衙都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選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卻之建及許州人姓王李字之之假子也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為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難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飢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汴之兵陳於西至晡梁軍未食士無鬬志景仁等引兵稍卻周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譟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罔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梁軍已去王景仁韓勍李嗣源等悉以數十騎走晉兵夜至柏鄉梁軍已去棄糧食資財器械不可勝計凡斬首二萬級李嗣源等追奔至邢州河朔大震保義節度使王檀嚴備鉄後開城納敗卒給以資糧散遣歸本道晉王收兵屯趙州壯延隱等聞梁兵敗棄深冀而去悉驅二州丁壯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壞垣而已癸巳復以楊師厚為北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散兵自餘得萬人己亥晉王遣周德威史敬瑭將三千騎趣澶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北州縣諭以利害帝遣前將徐仁溥將兵千人自西山夜

晉王親河于黎陽北岸兵遁去

趙王鎔常遣養子德明從晉王征討

晉圍貴德

梁主溫恐救孫隰張行張篤梁主以供饋必儉弊段明遠殺李惠安

入邢州助王檀城守己酉罷王景仁招討使落平章事　二月己未晉王主魏州攻之不克上以羅周翰年少且忌其舊將佐庚申以户部尚書李振為天雄節度副使命杜廷隱將兵千人衛之自楊劉濟河間道夜入魏州助周翰城守癸亥晉王親河於黎陽梁兵萬餘將度河聞晉主至皆棄舟而去　乙丑周德威自臨清攻貝州拔夏津高唐攻博州拔東武朝城攻澶州刺史張可臻棄城走帝斬之德威進攻黎陽拔臨河淇門遏衛州掠新鄉共城庚午帝帥親屯白司馬阪以備之會楊師厚自磁相引去救邢魏壬申晉解圍去師厚追之遏漳州而還邢州圍亦解師厚留屯魏州趙王鎔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犒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壬午晉王發趙州歸晉陽留周德威等將三千人戍趙州　夏六月帝命楊師厚將兵三屯邢州　秋七月趙王鎔以楊師厚在邢州甚懼會晉王於承天軍晉王謂鎔父友也事之甚為恭敬鎔以梁寇為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侵軼僕自帥衆當之叔父勿以為憂鎔捧卮為壽謂晉王為四十六舅鎔幼子昭誨從行晉王斷衿為盟許妻以女由是晉趙之交遂固　九月帝聞晉趙謀入寇自將拒之戊戌以張宗奭為西都留守庚子帝發洛陽甲辰至衛州方食軍前奏晉軍已出井陘帝遽命輦北趣邢洺晝夜兼道並行丙午至相州聞晉兵不出乃止　冬十月甲寅夜帝發相州乙卯至洹水是使還史言晉趙兵南下帝即時進軍丙辰至魏縣或告云沙陀至矣士卒恟懼多逃亡嚴刑不能禁既而復告云無寇上下始定戊午貝州奏晉兵寇東武舋引去帝以夾寨柏鄉屢失利故力疾北巡思一雪其恥意鬱鬱多躁忿功臣宿將往往以小過被誅衆心益懼既而晉趙兵竟不出十一月壬午帝南還

二年春二月甲子帝發洛陽從官以帝誅戮無常多憚行帝聞之益怒是日至白馬頓賜從官食多未至遣騎趣之於路左散騎常侍孫隰右諫議大夫張行兵部郎中張儁最後至帝命撲殺之行宗奭之姪也丙寅帝至武陟段明遠供饋有加於前丁卯至懷嘉帝追思李思安去歲供饋有闕貶柳州司户吾解梅明遠之能曰觀明遠之忠勤如此見思安之悖慢如何尋常流思安於崖州賜死明遠後吏明疑乙亥帝至魏州命都招討使宣義節度使楊師厚副使前河陽節度使李周奧圖稟疆招討應接使平盧節度使賀德倫副使天平留後袁象先圖繕縣德倫河西胡人嗾先下邑人也戊寅帝至貝州　帝晝夜兼行三月辛巳至下博南登觀津冢趙將符習引數百騎出巡邏不知是帝遽前逼之或告曰晉兵大至矣帝棄行營引兵趣棗彊與楊師厚軍合習趙州人也棗彊城小而堅趙人取

李存審使史建瑭李嗣肱救脩縣梁主夜遁耕者逐之

精兵數千守之師厚急攻之數日不下城壞復脩死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竭謀出降有一李奮曰賊自拍鄉喪敗以來視我鎮大裂皆今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用身為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亦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謀之曰某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亦不許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亦首踣地左右救至得免帝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急攻丙戌拔之無問老幼盡殺之流血盈城初帝引兵度河聲言五十萬晉忻州刺史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之存審不可及賀德倫攻脩縣存審謂史敬瑭李嗣肱曰吾王方有事幽薊無兵此來南方之事委我輩數人今脩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脩縣必西侵深冀患亦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下博橋使建瑭嗣肱分道擒生建瑭分其麾下為五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肱過梁軍之樵蒭者皆執之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縱去曰為我語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脩縣未下帝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丁亥始至縣西未及置營建瑭嗣肱各將三百騎效梁軍旗幟服色與樵蒭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暝各斬馘執俘而去營中大擾不知所為斷臂者復來曰晉軍大至矣帝大駭燒營夜遁迷失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戊子旦乃至冀州脩之耕者皆荷鋤奮梃逐之委棄資器械不可勝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來此乃使先鋒游騎耳帝不勝慚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州旬餘諸軍始集　乙巳帝發貝州丁未至魏州　夏四月乙卯博王友文來朝請帝還東都丁巳發魏州己未至黎陽以疾淹留乙丑至滑州　己巳帝至大梁　戊寅帝發大梁　五月甲申帝至洛陽疾甚　閏月壬戌帝疾增甚謂近臣曰我經天下三十年末意太原餘孽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嗚咽絕而復蘇　六月戊寅郢王友珪弒帝　冬十一月趙將王德明將兵三萬掠武城至於臨清攻宗城下之癸丑楊師厚伏兵磨店邀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均王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於大梁　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名事無鉅細必咨而後行　夏五月楊師厚與博州刺史劉守奇將汴滑徐兗魏博邢洺之兵十萬大掠趙境師厚自柏鄉入攻土門趙州守奇自貝州入趣冀州所過焚掠庚戌師厚至鎮州營於南門外壍其關城壬子師厚自九門退軍下博守奇引兵與師厚會攻下博拔之晉將李存審史建瑭戍趙州兵少趙王告急於周德威德威遣騎將李紹衡會趙將王

梁楊師厚卒趙巖部李趙巖部譏分魏博六州為兩鎮以賀德倫張筠為節度使魏兵嗟怨作亂張彥逼德倫投款于晉

德明同拒梁軍師厚守奇自弓高度御河而東逼滄州張萬進懼請遷於河南師厚表徙萬進鎮青州以守奇為順化節度使

四年夏五月晉王既克幽州乃謀入寇克幽州事見晉王滅燕秋七月會趙王鎔及周德威於趙州南寇邢州李嗣昭引昭義兵會之楊師厚引兵救邢州軍於漳水之東晉軍至張公橋裨將曹進金來奔晉軍退諸鎮兵皆引歸八月晉王還晉陽

貞明元年春三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鄆王楊師厚卒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割財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效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帝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使趙巖判官邵贊言於帝曰魏博為唐腹心之蠹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為之計所謂彈疽不嚴必將復聚安知來者不為師厚乎宜分六州為兩鎮以弱其權帝以為然以平盧節度使賀德倫為天雄節度使置昭德軍於相州割澶衛二州隸焉以宣徽使張筠為昭德節度使仍分魏州將士府庫之半於相州筠海州人也二人既赴鎮朝廷恐魏人不服遣開封尹劉鄩將兵六萬自白馬濟河以討鎮定為名實張形勢以擊之魏兵皆父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磐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行者皆咨怨連營聚哭已丑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彊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如死是夕軍亂縱大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走詰旦亂兵入牙城殺賀德倫之親兵五百人刼德倫置樓上有效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拔白刃止剽掠夏四月帝遣供奉官扈異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彥請復相澶衛三州如舊制異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鄩加兵立當傳首帝由是不許但以優詔答之使者再返彥裂詔書抵於地戟手南向詬朝廷謂德倫曰天子愚暗聽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彊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投款於晉遂逼德倫以書求援於晉　晉王得賀德倫書命馬步副總管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審至臨清劉鄩屯洹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於晉晉王引大軍自黃澤嶺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頌犒軍密言於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固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頌貝州人也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選銀槍效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之曰汝陵脅主帥殘虐百姓數日中迎馬訴冤者百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

賀德倫遣司空頌密請晉王先

除張彥從之

德倫請晉王兼領天雄軍

晉王襲克德州

晉人獲王彥章妻子

劉鄩謀襲晉陽晉王發兵追之

貪人土地汝雖有功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股栗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為吾死乎衆皆拜服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令張彥之卒擐甲執兵翼焉而從仍以為帳前銀槍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洹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瑭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親軍至魏縣與鄩夾河為營常聞魏博叛大悔懼遣天平節度使牛存節將兵屯楊劉為鄩聲援會存節病卒以匡國節度使王檀代之　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既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又聞城中新罹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信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密邇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心腹紀綱為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將吏拜賀王承制帥以德倫為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效節都在魏城猶驕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為天雄都巡按使有訛言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譁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滄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鎮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為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隸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戍之則滄貝不得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州守捉將馬通為刺史秋七月晉人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待之甚厚遣間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嚴為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裨將夏魯奇等據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痍遍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為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遣騎覘之城中無煙火但時見旗幟循堞往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耳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數於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黃澤道險堇泥深尺餘士卒糧竭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為備鄩至樂平糧糧且盡

周德威逐劉鄩

梁王責劉鄩不戰

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鄩已整衆下山自邢州陳宋口踰漳水而東屯於宗城鄩軍往還馬死殆半時晉軍之食鄩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絶晉糧道德威急追鄩再宿至南宮遣騎擒其斥候者數十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鄩軍大駭詰朝德威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鄩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翊日鄩軍於莘縣晉軍踵之鄩至莘城整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煙火相望一日數戰　絳州刺史尹皓攻晉之隰州八月又攻慈州皆不克王檀與昭義留後賀瓌攻澶州拔之執李巖送東都帝以楊師厚故將楊延直為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鄩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將兵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掠州民苦之請塹其城以安耕耘存審乃發八縣丁夫塹而圍之劉鄩在莘久饋運不給晉人數抵其寨下挑戰鄩不出晉人乃攻絶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帝以詔書讓鄩老師費糧失亡多不速戰鄩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擣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厭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清斷其饋餉而周陽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使習騎射誠為勁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帝復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帝怒責鄩曰將軍董衆欲破賊邪欲療飢邪乃遣中使往督戰鄩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年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度今敵尚强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鄩默然不悦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卒惰吾未知死所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水一器於前令飲之衆莫之測鄩諭之曰一器猶難涸況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數日鄩將萬餘人潭鎮定營鎮定人驚擾晉李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鄩大敗將還晉人逐還及寨下俘斬千計　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誤賂膳夫以毒晉王事泄晉王殺之並其黨五人

二年春二月帝屢趨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帝報曰今掃境内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將軍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延直引兵萬人會於魏州延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潛出擊之延直不為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莘縣悉衆至城東與延直餘衆合李

梁王檀襲晉陽石君立安金全擊走之

張承業斬賀德倫

梁王屢召劉鄩不至士卒搖心

閻寶舉城降

安重誨為李嗣源畫盡力

貝州人殺

存審引營中兵踵其後李嗣源以城中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邪引兵稍卻晉王躡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為方陳於西北存審為方陳於東南鄩為圓陳於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枝為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度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兵襲晉陽帝從之發河中吠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備發諸司丁匠及驅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往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為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家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卻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扼汾河橋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賞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為變收德倫斬之帝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　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惠州刺史靳絽走擒斬之復以惠州為磁州晉王還魏州　上屢召劉鄩不至己巳即以鄩為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　夏四月晉人拔洺州以魏州都巡檢使袁建豐為洺州刺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將卒皆搖心　六月晉人攻邢州保義節度使閻寶拒守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兵五百救之溫以其衆降晉

秋七月甲寅朔晉王至魏州　八月晉王自將攻邢州昭德節度使張鈞棄相州走晉人復以相州隸天雄軍以李嗣源為刺史晉王遣人告閻寶以相州已拔又遣張溫帥援兵至城下諭之寶舉城降晉王以寶為東南面招討使領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李存審為安國節度使鎮邢州　九月晉王還晉陽　晉人以兵逼滄州順化節度使戴思遠棄城奔東都滄州將毛璋據城降晉晉王命李嗣源將鎮撫之嗣源遣璋詣晉陽晉王從李存審為橫海節度使鎮滄州以嗣源為安國節度使嗣源以安重誨為中門使委以心腹重誨亦為嗣源盡力重誨應州胡人也

晉人圍貝州踰年張源德聞河北諸州皆為晉有欲降謀於其衆衆以窮而後降恐不免死不從共殺源德婴城固守城中食盡噉人為糧乃謂晉將曰出降懼死請擐甲執兵而降事定而釋之晉將許之其衆三千人出降既釋甲圜而殺之盡殪晉王以毛璋為貝州刺史於是河北皆入於晉惟黎陽為梁守　晉王如魏州　冬十月晉王遣使

張源德出降
河北皆入于晉
晉王以軍府政事委承業
晉王授楊劉城獲安彥之
梁王懼晉軍衆卻祀
梁主不用敬翔

如吳會兵以擊梁十一月吳以行軍副史徐知訓為淮北行營都招討使及朱瑾等將兵趣宋亳與晉相應既渡淮移檄州縣進圍潁州

三年春正月詔宣武節度使袁象先救潁州既至吳引軍還　二月甲申晉王攻黎陽劉鄩拒之數日不克而去劉鄩自滑州入朝朝議以河朔失守責之九月落鄩平章事左遷亳州團練使　冬十月晉王還晉陽王連歲出征凡軍府政事一委監軍使張承業承業勸課農桑畜積金穀收市兵馬徵租行法不寬貴戚由是軍城肅清饋餉不乏　十一月晉王聞河冰合曰用兵數歲限一水不得度今冰自合天贊我也亟如魏州　十二月戊辰晉王畋於朝城是日大寒晉王視河冰已堅引步騎稍度梁甲士三千戍楊劉城緣河數十里列柵相望晉王急攻皆陷之進攻楊劉城使步卒斬其鹿角負薪塞塹四面進攻即日拔之獲其守將安彥之先是租庸使戶部尚書趙巖言於帝曰陛下踐祚以來尚未南郊議者以為無異藩侯為四方所輕請幸西都行郊禮遂謁宣陵敬翔諫曰自劉鄩失利以來公私困竭人心惴恐今展禮園丘必行賞賚是慕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勍敵近在河上乘輿豈宜輕動俟北方既平報本未晚帝不聽已巳如洛陽閱車服飾宮闕郊祀有日聞楊劉失守道路訛言晉軍已入大梁扼汜水矣從官皆憂其家相顧涕泣帝惶駭失圖遂罷郊祀幷歸大梁

四年春正月帝至大梁晉兵侵掠至鄆濮而還敬翔上疏曰國家連年喪師疆土日蹙陛下居深宮之中所與計事者皆左右近習豈能量敵國之勝負乎先帝之時奄有河北親御豪傑之將猶不得志今敵至鄆州陛下不能留意臣聞李亞子繼位以來於今十年攻城野戰無不親當矢石近者攻楊劉身負束薪為士卒先一鼓拔之陛下儒雅守文宴安自若使賀瓌輩敵之而望瓌遂寇鄆非臣所知也陛下宜詢訪黎老別求異策不然憂未艾也臣雖駑怯受國重恩陛下必若之才乞於邊垂自效疏奏趙張之徒言翔怨望帝遂不用　二月河陽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將兵數萬攻楊劉城甲子晉王自魏州輕騎詣河上彥章築壘自固決河水瀰漫數里以限晉兵晉兵不得進彥章許州人也安彥之散卒多聚於兗鄆山谷為羣盜以觀二國成敗晉王招募之多降於晉　夏六月壬戌晉王自魏州勞軍於楊劉自泛舟測河水其深沒槍王謂諸將曰梁軍非有戰意但欲阻水以老我師當涉水攻之甲子王引親軍先涉諸軍隨之賽甲橫槍結陳而進是日水落深纔及膺匡國節度使北面行營排陳使謝彥章帥衆臨岸拒之晉兵不得進乃稍引卻梁兵從之及中流鼓譟復進彥章不能支稍退登岸晉兵因而乘之梁兵大敗

晉王敗謝彥章臨濟河四寨

賀瓌朱瑾殺謝彥章孟審澄侯溫裕

梁兵大至周德威請乘暮渡擊晉王不從德威父子戰沒胡柳

死傷不可勝紀河水為之赤彥章僅以身免是日晉人遂臨濟河四寨　秋七月晉王謀大舉入寇周德威將幽州步騎三萬李存審將滄景步騎萬人李嗣源將邢洺步騎萬人王處直遣將將易定步騎萬人及麟勝雲蔚新武等州諸部落奚契丹室韋吐谷渾皆以兵會之八月并河東魏博之兵大閱於魏州　晉王自魏州如楊劉引兵略鄆濮而還循河而上軍於麻家渡賀瓌謝彥章將梁兵屯濮州北行臺村相持不戰晉王好自引輕騎迫敵營挑戰危窘者數四賴李紹榮力戰翼衛之得免趙王鎔及王處直皆遣使致書曰元元之命繫於王本朝中興繫於王奈何自輕如此王笑謂使者曰定天下者非百戰何由得之安可但深居帷房以自肥乎一旦王將出營都營使李存審扣馬泣諫曰大王當為天下自重彼先登陷陳將士之職也存審輩宜為之非大王之事也王為之攬轡而還它日伺存審不在策馬急出顧左右曰老子妨人戲王以數百騎抵梁營謝彥章伏精甲五千於隄下王引十餘騎度隄伏兵發圍王數十重王力戰於中後騎繼至者攻之於外僅得出會李存審救至梁兵乃退王始以存審之言為忠

晉王欲趣大梁而梁軍柅其前堅壁不戰百餘日十二月庚子朔晉王進兵距梁軍十里而舍初北面行營招討使賀瓌善將步兵排陳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瓌惡其與己齊名一日瓌與彥章治兵於野瓌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適置柵於其上瓌疑彥章與晉通謀瓌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上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稷是賴今強寇壁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強寇憑陵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瓌益疑之密譖之於帝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曹州刺史朱珪謀因享士伏甲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以謀叛聞審澄溫裕亦騎將之良者也丁未以朱珪為匡國留後癸丑又以為平盧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賞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將帥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瓌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徼利未見其福不從戊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趨汴庚申毀營而進衆號十萬　賀瓌聞晉王已西亦棄營而踵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畧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李存審曰救輜重

壞諸將欲斂兵德實李嗣昭王建及獨奮大敗梁軍

李從珂從王

先發吾為爾殿後破賊而去即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死無所矣賀瓌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帥銀槍都陷其陳衝湯盪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鄭州防禦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趨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藉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魏博節度副使王緘與輜重俱行亦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陂中有土山賀瓌引兵據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即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晡賀瓌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為諸軍未盡集不若斂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何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趨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為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決勝料敵惟觀情勢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眾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斂兵還營彼歸整眾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擐甲橫槊而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所失今擊此疲之之眾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為王破賊王愕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城令吳瓊貴卿令胡裝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揚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裝證之曹孫也是日兩軍所喪士卒各三之二皆不能振晉王歸營聞周德威父子死哭之慟曰喪吾良將是吾罪也以其子幽州中軍兵馬使光輔為嵐州刺史李嗣源與李從珂相失見晉軍撓敗不知王所之或曰王已北度河矣嗣源遂乘冰北度將之相州是日從珂從王奪山晚戰皆有功甲子晉王追攻濮陽拔之李嗣源知晉軍之捷復來見王於濮陽王不悅曰公以吾為死邪度河安之嗣源頓首謝罪以從珂有功但賜大鍾酒以罰之然自是待嗣源稍薄　晉軍自德勝渡王彥章敗卒有走至大梁者曰晉人戰勝將至矣頃之晉兵有先至大梁門次舍者京城大恐帝驅市人登城又欲焚洛陽遇夜而止敗卒至者不滿千人傷夷逃散各歸鄉里月餘僅能成軍

五年春正月晉李存審於德盛南北夾河築兩城而守之晉王以存審代周德威為內外蕃漢馬步總管晉王還魏州遣李嗣昭權知幽州軍府事　三月晉王自領盧龍節度使以中門使李紹宏提舉軍府事代李嗣昭紹宏宦者也本姓馬晉王賜姓名使與知嵐州事孟知祥俱為河東魏博中門使知祥又薦教練使鴈門郭崇韜能治劇王以

晉王寵待郭崇韜

李建及破艨艟解德勝圍賀瓌敗走

梁賀瓌卒王瓚代之

王瓚先戰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石君立不

為中門副使崇韜個儻有智略臨事敢決王寵待日隆先是中門使吳珪張虔厚相繼獲罪及紹宏出幽州知祥懼禍稱疾辭位王乃以知祥為河東馬步都虞候自是崇韜專典機密　夏四月賀瓌攻德勝南城百道俱進以竹笮聯艨艟十餘艘蒙以牛革設脾睨戰格如城狀橫於河流以斷晉之救兵使不得度晉王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賞延賞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募能破艨艟者衆莫知為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瓌悉衆而來冀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為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選效節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便操斧者入艨艟間斧其竹笮又以木罌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縱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艨艟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半晉兵乃得度瓌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滑州而還瓌退屯行臺村　秋七月晉王歸晉陽以巡官馮道為掌書記中門使郭崇韜以諸將陪食者衆請自其數王怒曰孤為效死者設食亦不得專可令軍中別擇河北帥孤自歸太原即召馮道令草詞以示衆道執筆遲疑不為曰大王方平河南定天下崇韜所請未至大過大王不從可矣何必以此驚動遠近使敵國聞之謂大王吝臣不和非所以隆威望也會崇韜入謝王乃止　八月乙未朔宣義節度使賀瓌卒以開封尹王瓚為北面行營招討使瓚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澶魏至頓丘遇晉兵而旋瓚為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十八里楊村決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橋自滑州饋運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振武節度使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笮鐵牛石囷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葦笮維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踰月而成人服其智　冬十月晉王如魏州發徒數萬廣德勝北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於河壖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為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瑭以是親愛之敬瑭知遠其先雲沙陀人敬瑭李嗣源之壻也　十一月辛卯王瓚引兵至戚城與李嗣源戰不利　梁築壘貯糧於潘張距楊村五十里　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識其旗單騎奪擊救之僅免戊戌晉王復於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乘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帝聞石君立勇欲將之繫於獄而厚餉之使人誘之君立曰我晉之敗將而為用於梁雖竭誠效死誰則信之人各有君何忍反為仇讎用哉帝猶惜之盡殺所獲晉將獨置君立晉王乘勝遂拔濮陽帝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為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肯降梁

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

朱友謙不肯質晉

李存審李嗣昭破劉鄩

存審等諫唐帝陵

晉王不豫

繼帝將佐藩鎮勸進

不已從之

張承業力諫不聽遂慟哭成病

以拒晉人

六年夏四月河中節度使冀王友謙以兵襲取同州逐忠武節度使程全暉全暉奔大梁友謙以其子令德為忠武留後表求節鉞帝怒不許既而懼友謙怨望己酉以友謙兼忠武節度使制下友謙已求節鉞於晉王晉王以罷制除令德忠武節度使　六月帝以泰寧節度使劉鄩為河東道招討使帥感化節度使尹皓靜勝節度使温昭圖莊宅使段凝攻同州　閏月劉鄩等圍同州朱友謙求救於晉秋七月晉王遣李存審李嗣昭李建及慈州刺史李存質將兵救之　九月李存審等至河中即日濟河梁人素輕河中兵每戰必窮追不置存審選精甲二百雜河中兵直壓劉鄩壘鄩出千騎逐之知晉人已至大驚自是不敢輕出晉人軍於朝邑河中事梁久將士皆持兩端諸軍大集鄩衆踊貴友謙諸子說友謙且歸款於梁以退其師友謙曰昔晉王親赴吾急秉燭夜戰方今與梁相拒又命將星行分我資糧豈可負邪晉人分兵攻華州壞其外城李存審等按兵累旬乃進逼劉鄩營鄩等悉衆出戰大敗收餘衆退保羅文寨又旬餘存審謂李嗣昭曰獸窮則搏不如開其走路然後擊之乃遣人牧馬於沙苑鄩等宵遁追擊至渭水又破之殺獲甚衆存審等移檄告諭關右引兵暮地至下邽謁唐帝陵哭之而還河中兵進攻崇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蜀主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僚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遺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為耳汝它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為心慎勿效此曹所為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藩鎮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傳真之師得傳國寶藏之四十年至是傳真以為常王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傳真乃詣行臺獻之將佐皆奉觴稱賀張承業在晉陽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救其患難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為王捃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南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為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考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它但以受先王大恩欲為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余君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為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邑邑成疾不復起　二月趙王鎔

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族

尹皓段凝譖鄚梁王使張宗奭酖之

張承業惡蘇循梁王欲救張文禮趙張輩止之

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鎔盡滅王氏之族獨置其子昭祚之妻晉甯公主以自託於梁三月文禮遣使告亂於晉王且奉牋勸進因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為吾方與梁爭不可更立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制授文禮成德留後　初劉鄩與朱友謙為昏鄩之受詔討友謙也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謙不從然後進兵尹皓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曰鄩逗遛養寇俾使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酖之五月丁亥卒　秋七月晉王既許藩鎮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朱友謙前禮部尚書蘇循詣行臺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廨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遣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本官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復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曰王氏為亂兵所屠公主無恙今臣已北召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帝疑未決敬翔曰陛下不乘此釁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循其請不可失也趙張輩皆曰今彊寇近在河上盡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支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子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帝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蠟丸絹書晉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懼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戮趙將符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它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為都督府參軍遣人齎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為之復讎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步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慟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攘除寇敵自閒變故以來冤憤無訴欲引劍自剄顧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許之復冤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庚申晉王以習為成德留後又命天平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瑭將兵助之自邢洺而北文禮先病腹疽甲子晉兵拔趙州刺史王鋌降晉王復以為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秘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九月晉兵渡滹沱圍鎮州決漕渠以灌之獲其深州刺史張友順壬辰史建瑭中流矢卒晉王欲自分兵攻鎮州北面招討使戴思遠聞之謀悉楊村之衆襲德勝北城晉王得梁降者知之冬十月　乙未晉王命李嗣源伏兵於戚城李存審屯德勝先以騎兵誘之偽示羸怯梁兵競進晉王嚴中軍以待之梁兵至晉王以鐵騎三千奮擊梁兵大敗思遠走趨楊村士卒為晉兵所殺傷及自相蹈藉墜河陷冰失亡二萬餘人晉王以李嗣源為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同平章事　十一月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守

晉王命閻寶史建瑭助符習討亂文禮驚死

史建瑭中流矢卒

晉王命嗣源存審大敗戴思遠

晉兵追斬

韓正時

戴思遠襲魏州不克遁還楊村

李嗣昭申流矢卒以澤潞兵授任圜

陵毅張朗執李存儒皆為梁有

李存進戰沒

李再豐納晉兵執張處瑾等及高濛李翥齊儉送行

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琪幕僚齊儉謝罪請服晉王不許盡銳攻之旬日不克處瑾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趨定州欲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

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聞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為不若分軍備之遂分軍屯澶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趨魏州嗣源引兵先之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為之備思遠知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壘復壘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月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　晉天平節度使兼侍中閻寶築壘以圍鎮州決呼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丙午遣五百餘人出求食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為備俄數千人繼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燒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筍簴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昭義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昭為北面招討使以代寶　夏四月甲戌張處瑾遣兵千人迎糧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邀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墻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腦嗣昭簪服中矢盡拔矢於腦以射之一發而殪會日暮還營創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圜使督諸軍攻鎮州號令如一鎮人不知嗣昭之死圜三原人也晉王以天雄馬步都指揮使振武節度使李存進為北面招討使　閻寶斬憤疽發於背甲戌卒　五月乙酉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呼沱水為壘　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婆兜以俳優得幸於晉王頗有膂力晉王賜姓名以為刺史專事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琪門共城新鄉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為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帝以張朗為衛州刺史朗徐州人也　九月戊寅朔張處瑾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騎鬬於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沒晉王以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為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瑾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午夜城中將李再豐為內應密投繩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執處瑾兄弟家人及其黨高濛李翥齊儉送行臺趙人皆請而食之磔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故侍者得趙王遺骸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將符習為成德節度使鳥震為趙州刺史趙仁貞為深州刺史李

臺碑張文禮尸簡習斬衰變趙王

盧順密來奔請晉王襲鄆州郭崇韜等言不可奪嗣源獨決計請行遂克之劉遵嚴燕顒奔太梁

晉王喜得俟當趙鳳

敬翔請王彥章為大將

再豐為冀州刺史震信州人也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故使無後而未習當斬衰以莅之俟禮畢詔命既莅即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為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為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加李存審兼侍中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晉王築壇於魏州牙城之南夏四月己巳升壇祭告上帝遂即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為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為真定府建北都時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

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饋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為梁所取潞州內叛人情多懷以為梁未可取帝遣之會鄆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天平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遵嚴都指揮使燕顒守鄆州順密言於帝曰鄆州守兵不滿千人遵嚴顒皆失眾心可襲取也郭崇韜等皆以為縣軍遠襲萬一不利虛棄數千人順密不可從帝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梁人志在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秉平則潤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自胡柳有度河之憾常欲立奇功以補過對曰今用兵歲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可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王寅遣嗣源將所部精兵五千自德勝趨鄆州能及劉楊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鄆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啟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癸卯旦嗣源兵盡入遂校牙城劉遵嚴燕顒執大梁嗣源禁焚掠撫吏民執知州事節度副使崔協判官趙鳳送與唐帝大喜曰總管真奇才吾事集矣即以嗣源為天平節度使梁主聞鄆州失守大懼斬劉遵嚴燕顒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降授宣化留後遣使詰讓北面諸將段凝王彥章等趨令進戰敬翔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王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彊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為大將不可救也梁王從之以彥章代思遠為北面招討使仍以段凝為副帝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乘當激之氣必來唐突宜謹備之　梁王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分甲士六百皆持巨斧戴冶者具鞴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為備舟中兵舉鐵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帝遣宦者

朱守殷違晉王言不為備遂敗于彥章

王彥章段凝攻楊劉季周悉力拒守

郭崇韜請築壘于傅州東岸以固河津

康延孝請降於嗣源

彥章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

遣嗣源請

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

段凝尤彥章深入唐兵復屯

德勝梁兵敗走

趙張與段凝謀毀彥章梁主微

集彥章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為栰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從其給糧新

攻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各行一岸每高灣曲輒於中流交鬬飛矢雨集或全舟覆

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七士卒之半已已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

艦九艘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為連營以守

之楊劉告急於帝請日行百里以赴之帝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

兵壍壘重複壘不可入帝患之問計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敗東平苟大事不成則東平不

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賦兵勢但慮彥章詗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

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緩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

朝夕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庫狄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隸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臨漳

范延光送延孝蠟書詣帝延光因言於帝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帝從之

遣崇韜將萬人夜發倍道趨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帝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月

王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戊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版築僅畢城猶卑下沙土疏惡

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閒使告急於帝帝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西岸城

中望之增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紲欲艦帝議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

守殷覆軍之罪帝不從　秋七月丁未帝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棄鄆家口復趨楊劉甲寅游奕將李紹興敗梁遊

兵於清丘驛南段凝以為唐兵已自上流濟驚駭失色面數彥章尤其深入　戊午帝遣騎將李紹榮直抵梁營擒

其斥候梁人益恐又以火槭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帝引兵已至鄆家口已未解楊劉圍走保楊村唐兵追逐之復

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天石溺水暍死者且萬人委棄資糧鎧仗鋪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圍解城中

無食已三日矣　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為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姦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

曰我輩血死於沙陀不可為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

百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

梁主信讒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璋攻澤州甲子帝至楊劉勞李周曰微卿善守吾事敗

段凝厚賂趙張求招討使敬翔李振力爭不聽張宗弼請勿用凝不聽

康延孝進直抵大梁之策

郭崇韜請長驅入汴

矣　八月甲戌帝自楊劉還興唐　梁主命於滑州決河東注曹濮及鄆以限唐兵　初梁王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俟其有過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為招討使翔振力爭以為不可趙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天下兵馬副元帥張宗奭言於梁主曰臣為副元帥雖衰朽猶足為陛下捍禦北方段凝晚進功名未能服人眾議洶洶恐貽國家深憂敬翔曰將帥繫國安危今國勢已爾陛下豈可尚不留意邪梁王皆不聽戊子凝將全軍五萬營於王林自高陵津濟河剽掠澶州諸縣至於頓上梁王又命王彥章將保鑾騎士及宂兵合萬人屯兗鄆之境謀復鄆州以張漢傑監其軍　庚寅帝引兵屯朝城戊戌康延孝帥百餘騎來降帝解所禦錦袍玉帶賜之以為南面招討都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梁朝地不為狹兵不為少然迹其行事終必敗亡何則王既暗懦趙張兄弟擅權內結宮掖外納賀賂官之高下唯視賂之多少不擇才德不校勳勞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王彥章霍彥威之右自將兵以來專率斂行伍以奉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進止可否動為所制近又聞欲數道出兵令董璋引陝虢澤潞之兵自石會關趣太原霍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邢洺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晏球以大軍當陛下決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帥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偽主旬月之間天下定矣帝大悅　九月帝在朝城梁段凝進至臨河之南澶西相南日有寇掠自德勝失利以來喪師糧數百萬租庸副使孔謙暴斂以供軍民多流亡稅租益少倉廩之積不支半歲澤潞未下廬文進王郁引契丹屢過瀛涿之南傳聞俟草枯冰合深入為寇又聞梁人欲大舉數道入寇帝深以為憂召諸將會議宣徽使李紹宏等皆以為鄆州城門之外皆為寇境孤遠難守有之不如無之請以易衛州及黎陽於梁與之約和以河為境休兵息民俟財力稍集更圖後舉帝不悅曰如此吾無塋地矣乃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陛下不卹汴不解甲十五餘年其志欲以雪國家之讎恥也今已正尊號河北士庶日望升平始得鄆州尺寸之地不能守而棄之安能盡有中原乎臣恐將士解體將來食盡眾散雖盡河為境誰為陛下守之臣嘗細詢庫延孝以河南之事度已料彼日夜思之成敗之機決在今歲梁今悉以精兵授段凝據我南鄙又決河自固謂我猝不能渡恃此不復為備使王彥章侵逼鄆州其意冀有姦人動搖變生於內耳段凝本非將才不能臨機決策無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揚劉自以精兵與鄆州合勢長驅入汴彼城中既空虛必望風自潰

嗣源敗梁兵圍中都城

李紹奇單騎擒王彥章并張漢傑李知節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

苟偽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不然今秋穀不登軍糧將盡若非陛下決志大功何由可成諺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在陛下勿疑耳帝曰此正合朕志丈夫得則為王敗則為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道不利深入必無功帝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汶水將攻鄆州李嗣源遣李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遞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戊辰捷奏至朝城帝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已已命將士悉遣其家歸與唐　冬十月帝遣魏國夫人劉氏皇子繼岌歸興唔與之訣曰事之成敗在此一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仍命豆盧革李紹宏張憲王正言同守東京壬申帝以大軍自楊劉濟河癸酉至鄆州中夜進軍踰汶以李嗣源為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以數十騎走龍武大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鐵槍也拔矟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都監張漢傑宣州刺史李知節裨將趙廷隱劉嗣彬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廷隱開封人嗣彬知俊之俊子也彥章嘗謂人曰李亞子鬬雞小兒何足畏至是帝謂彥章曰爾嘗謂我小兒今日服未又問僞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帝惜彥章之材欲用之賜藥傅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兵敗力窮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為梁將暮為唐臣此我所不為也帝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臥謂李嗣源曰汝非邈佶烈乎彥章素輕嗣源故以小名稱之於是諸將稱賀帝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功公與崇韜之力也卿從紹宏輩語大事去矣帝又謂諸將曰卿所患惟王彥章今已就擒是天意滅梁也段凝猶在河上進退之計宜何向而可諸將以為傅者雖云大梁無備未知虛實今東方諸鎮兵皆在段凝麾下所餘空城耳以陛下天威臨之無不下者若先廣地東傅於海然後觀釁而動可以萬全康延孝固請亟取大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之知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則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數萬之眾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無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為吾擒矣延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帝從之令下諸軍皆即裹糧前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帝發中都舁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六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帝知其終不為用遂斬之丁丑至曹州梁守將降王彥章跪卒有先至大梁告梁主以彥章就擒唐軍長驅且至者梁主聚族哭曰運作盡矣乃

韋臣問策皆莫能對梁主謂敬翔曰朕居常忽卿所言以至於此今事急矣卿勿以為慙將若之何翔泣曰臣受先帝厚恩若將三紀名為宰相其實朱氏老奴事陛下如郎君臣前後獻言莫匪盡忠陛下初用段凝臣極言不可小人朋比致有今日今唐兵且至段凝限於水北不能赴救臣欲請陛下出居避狄陛下必不聽從欲請陛下出奇合戰陛下必不果決雖使良平更生誰能為陛下計者臣願先賜死不忍見宗廟之亡也因與梁主相向慟哭梁主遣張漢倫馳騎追段凝軍漢倫至滑州墜馬傷足復限水不能進時城中尚有控鶴軍數千朱珪請帥之出戰梁主不從命開封尹王瓚驅市人乘城為備初梁陝州節度使邵王友謙全昱之子也性頴悟人心多向之或言其誘致葉軍欲為亂梁主召還與其兄友諒友能竝幽於別第及唐師將至梁主疑諸兄弟乘危謀亂并皇弟賀王友雍建王友徽盡殺之梁主登建國樓面擇親信厚賜之使衣野服齎蠟詔促段凝軍既辭皆亡匿或請幸洛陽收集諸軍以拒唐唐雖得都城勢不能久留或請幸段凝軍控鶴都指揮使皇甫麟曰凝本非將材官由幸進今危窘之際望其臨機制勝轉敗為功難矣且凝聞彥章覆敗其膽已破安知能終為陛下盡節乎趙巖曰事勢如此一下此樓誰心可保梁主乃止復召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如卿此策竟可了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為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為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慶深張天趙巖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讎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斷吾首麟泣曰臣為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敢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邪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弒梁主因自殺梁主為人温恭儉約無荒淫之失但寵信趙張使擅威福疏棄敬李舊臣不用其言以至於亡己卯旦李嗣源軍至大梁攻封丘門王瓚開門出降嗣源入城撫安軍民是日帝入自梁門百官迎謁於馬首拜伏請罪帝慰勞之使各復其位李嗣源迎賀帝喜不自勝手引嗣源衣以頭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帝命訪求梁主項之或以其首獻李振謂故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為梁宰相君皆不能諫國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謀為文太朱氏與新君世為仇讐今國亡君死縱新君不誅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庚辰梁百官復待罪於朝堂帝宣敎赦之趙巖至許州温昭圖迎謁歸第斬首來獻盡沒巖所齎之貨昭圖復名韜辛巳詔王瓚收朱友貞尸殯於佛寺漆其首函之藏於太社段凝自滑州濟河入援以諸

梁主殺友誨友諒友能友雍友徽

趙巖奔許州

梁主使皇甫麟斷己首麟亦自殺

王瓚出降李振出降敬翔縊死温韜殺趙巖來降

詔王瓚收殯朱友貞

軍排陳使杜晏球為前鋒至封丘遇李從珂晏球先降壬午凝將其衆五萬至封丘亦解甲請降凝帥諸大將先詣闕待罪帝勞賜之慰諭士卒使各復其所凝出入公卿間揚揚自得無愧色梁之舊臣見者皆欲齕其面抉其心丙戌詔貶梁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鄭珏為萊州司戶蕭頃為登州司戶翰林學士劉岳為均州司馬任贊為房州司馬姚顗為復州司馬封翹為唐州司馬李懌為懷州司馬竇夢徵為沂州司馬崇政學士劉光素為密州司戶陸崇為安州司戶御史中丞王權為隨州司戶以其世受唐恩而仕梁貴顯故也岳崇龜之從子顗萬年人翹敖之孫懌京兆人權龜之孫也段凝杜晏球上言曰梁要人趙巖趙鵠張希逸張漢倫張漢傑張漢俊朱珪等竊弄威福殘虐羣生不可不誅詔敬翔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與冉撒剌阿撥叛兄棄母負恩背國宜與巖等並族誅於市自餘文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為庶人毀其宗廟神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拱宸左廂都指揮使陸思鐸善射常於笥上自鐫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鐸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以豆盧革尚在魏命樞密使郭崇韜權行中書事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宋州節度使袁象先首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次之象先輦珍貨數千萬徧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己丑詔偽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偽庭者一切不問庚寅豆盧革至自魏甲午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猷規益竭忠無隱頗亦薦引人物豆盧革受成而已無所裁正　丙申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虔乙酉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宗奭來朝復名全義獻駱馬千計帝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兄事之帝欲發梁太祖墓斲棺焚其尸全義上言朱溫雖國之深讎然其人已死刑無可加屠滅其家足以為報乞免焚斲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鏟其闕室削封樹而已戊戌加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兼中書令以北京留守繼岌為東京留守同平章事帝遣使宣諭諸道梁所除節度使五十餘人皆上表入貢　郭崇韜上言河南節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稱姓名未除新官恐負疑十一月始降制以新官命之　癸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　張全義請帝遷都洛陽從之

乙巳賜朱友謙姓名曰李繼麟命繼岌兄事之以康延孝為鄭州防禦使賜名姓曰李紹琛　發北都廩為戍德軍賜宣武節度袁象先姓名曰李紹安匡國節度使溫韜入朝賜姓名曰李紹沖紹沖多齎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宦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為唐雪恥溫韜發唐山陵殆偏其罪與朱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

其謂我何上曰入汴之初已赦其罪竟遣之　初梁均王將祀南郊於洛陽聞楊劉陷而止其儀物具在張全義請上亟幸洛陽謁廟畢即祀南郊從之　丙辰復以梁東京為宣武軍　詔文武官先詣洛陽　甲子帝發大梁十二月庚午至洛陽

二年春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

張溥曰晉襄公黑衰絰敗秦師於殽虜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繼文公而霸晉王李存勗白服出兵破梁火寨解潞州圍後竟滅梁有天下大孝先安國家變而合經二者於費誓之義不悖矣晉王志氣遠大年十一從父克用破王行瑜獻捷京師唐昭宗異其狀貌手瀹犀甲翡翠盤飲之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克用卒於梁憂形顏色晉王慰以遵養待時勿覩沮喪既朱全忠攻劉仁恭於滄州仁恭告急克用怒其反覆未許晉王曰天下之歸朱溫者十七八自河以北能為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不與之併力燕必亡燕亡即勢益孤夫為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閔其急援之天下必以為義是一舉而名實附也此我復振之時不可失矣克用乃許仁恭和召幽州兵與周德威李嗣昭共攻潞拔之其英雄權畧定於夙昔一襲位而趣上黨收鎮定滅燕克魏連拔諸州直入大梁兵敗而復勝師正而出奇詢謀良將決斷胸中履險若夷及鋒即用至今記其事者少牢祭廟錫爵盛矣過三垂岡而呼先王之靈組係燕父子函梁君臣首而告成功於天非漢高光誰與比烈哉朱溫敗衄蒲縣慚憤病劇勉歸洛陽被弒寢殿友貞柔愚材非主器內任趙巖張漢傑而疏敬翔外用賀瓌段凝而殺謝彥章劉鄩及鐵槍遇擒晉師入汴猶疑而忌兄弟殺邵王友誨等五人俳佪登樓操劍嗟睨然惡盈勢極賢者莫為子嬰能殺趙高不能延秦子敬能殺爾朱榮不能延魏梁之亡也溫實基之余何以存滅之舉望末帝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八

莊宗滅蜀

後梁均王乾化三年　蜀太子元膺貌喙齮齒目視不正而躁暴敏知書善騎射性猜忍蜀主命杜光庭選純靜有德者使侍東宮光庭薦儒者許寂徐簡夫太子未嘗與之交言日與樂工犀小嬉戲無度僚屬莫敢諫秋七月蜀主將以七夕出遊丙午太子召諸王大臣宴飲集王宗翰內樞密使潘峭翰林學士承旨高陽毛文錫不至太子怒曰集

王不來必峭與文錫離間也大昌軍使徐瑤常謙素為太子所親信酒行屢目少保唐道襲遣體而起丁未旦太子不至請蜀入白蜀主曰潘峭毛文錫離間兄弟蜀主怒命貶遂峭文錫懼以前武泰節度使兼侍中潘炕為內樞密使太子出道襲入蜀主以其事告之道襲曰太子謀作亂欲召諸將諸王以兵錮之然後舉事耳蜀主疑焉遂不出道襲請召屯營兵入宿衛許之內外戒嚴太子初不為備聞道襲召兵乃以天武甲士自衛捕潘峭毛文錫至撾之幾死因諸東宮又捕成都尹潘嶠囚諸得賢門戊申徐瑤常謙與懷勝軍使嚴璘等各帥所部兵奉太子攻道襲至清風樓道襲引屯營兵出拒戰道襲中流矢遂至城西斬之殺屯營兵甚眾中外驚擾潘炕言於蜀主曰太子與唐道襲爭權耳無它志也陛下宜面諭大臣以安社稷蜀主乃召兼中書令王宗侃王宗鴞前利州團練使王宗晟等使發兵討為亂者徐瑤常謙等宗祝等陳於西毬場門兼侍中王宗黯自太安門梯城而入與瑤謙戰於會同殿前殺數千人餘眾皆潰瑤等死謙與太子龔龍躍池匿於盩中及暮稍定己酉旦太子出就舟人匄食舟人以告蜀主遣集王宗翰往慰撫之比至太子已為衛士所殺蜀主疑宗翰殺之大慟不已左右恐事變會張格呈狀請軍民勞讀至不行斧鉞之誅將誤社稷之計蜀主疑宗翰收涕曰朕何敢以私害公於是下詔廢太子元膺為庶人宗翰奏誅手刃太子者元膺左右坐誅死者數十人貶竄者甚眾庚戌贈唐道襲太師謚忠壯復以潘峭為樞密使　冬十月蜀潘炕屢請立太子蜀主以雅王宗輅類己信王宗傑才敏欲擇一人立之鄭王宗衍最幼其母徐賢妃有寵欲立其子使飛龍使唐文扆諷張格上表請立宗衍格夜以表示功臣王宗侃等詐云受密旨眾皆署名蜀主令相者視諸子亦希旨言鄭王相最貴蜀主以為眾人實欲立宗衍不得已許之曰宗衍幼懦能堪其任乎甲午立宗衍為太子

四年春正月丙子蜀主命太子判六軍開崇勳府置僚屬後吏謂之天策府　秋八月戊子以內樞密使潘峭為武泰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翰林學士承旨毛文錫為禮部尚書判樞密院

貞明三年秋七月蜀飛龍使唐文扆居中用事張格附之與司徒判樞密院事毛文錫爭權文錫將以女適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庾傳素之子會親族於樞密院用樂不先奏聞蜀主聞樂聲怪之文扆從而譖之　八月庚寅貶文錫茂州司馬其子司封員外郎詢流維州籍沒其家貶文錫弟翰林學士承旨庾凝績權判內樞密院事凝績傳素之再從弟也

四年蜀太子衍好酒色樂遊戲蜀主嘗自夾城過聞太子與諸王鬬雞擊毬宣呼之聲歎曰吾百戰以立基業此輩

文錫飲酒不至請蜀主貶逐峭文錫唐道襲言其將為亂元膺遣徐瑤常謙嚴璘攻殺之蜀主命王宗侃等討亂元膺為衛士所殺

徐賢妃使唐文扆諷張格要王宗衍為太子蜀主不得已許之

唐文扆譖貶毛文錫及其子弟

信王宗倏暴卒

唐文扆欲去諸大臣潘在迎洩其謀王宗弼等人罪乃貶流

蜀主以宋光嗣王宗弼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宗綰宗夔始用事

殺唐文扆王保晦唐文裔

貶張格楊玢許寂潘嶠

寵任王宗弼宋光嗣

蜀政遂衰彭王宗鼎周庠切諫使

其能守之平由是惡張格而徐賢妃為之內主竟不能去也信王宗倏有才略屢陳時政蜀主賢之有廢立意二月癸亥宗倏暴卒蜀主深疑之　蜀王自永平末得疾昏瞀至是增劇以北面行營招討使兼中書令王宗弼沈靜有謀五月召還以為馬步都指揮使乙亥召大臣入寢殿告之曰太子仁弱朕不能違諸公之請踰次而立若其不堪大業可擇諸別宮幸勿殺之但王氏子弟諸公擇而輔之徐妃凡弟止可優其祿位慎勿使之掌兵預政以全其宗族內飛龍使唐文扆久典禁兵參預機密欲去諸大臣遣人守宮門王宗弼輩二十餘人日至朝堂不得入見文扆慶以蜀主之命慰撫之伺蜀主殂即作難遣其黨內皇城使潘在迎偵察外事在迎以其謀告宗弼等宗弼等排闥入言文扆之罪以天册府掌書記崔延昌權判六軍事召太子入侍疾丙子貶唐文扆為眉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王保晦生附會文扆削官爵流瀘州在迎坑之于也丙申蜀主詔中外財賦中書除授諸司刑獄案牘專委攝冢宰都城及行營軍旅之事委宣徽南院使宋光嗣丁酉削唐文扆官爵流雅州辛丑以宋光嗣為內樞密使與兼中書令王宗弼宗弼宗綰宗夔並受遺詔輔政初蜀主雖因唐制置樞密使專用士人及扆得罪蜀主以諸將多許州故人恐其不為幼主用故以光嗣代之自是宦者始用事六月壬寅朔蜀主殂癸卯太子即皇帝位尊徐賢妃為太后徐淑妃為太妃以宋光嗣判六軍諸衛事乙卯殺唐文扆王保晦命西面招討副使王宗鼻殺太維即度使唐文喬於秦州免左保勝軍使領右街使唐道崇官　蜀唐文扆既死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張格內不自安或勸格稱疾候命禮部尚書楊玢自恐失勢謂格曰公有援立大功不足憂也庚午貶格為茂州刺史玢為右散騎常侍判經制吏部侍郎許寂戶部侍郎潘嶠皆坐格黨貶官格尋再貶維州司戶　秋七月壬申朔蜀主以兼中書令王宗弼為鎮鹿王宗瑤為臨淄王宗綰為臨洮王宗播為臨潁王宗夔及兼侍中宗黯皆為琅邪郡王　甲戌以王宗綰為樂安王丙子以兵部尚書庾傳素為太子少保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蜀主不親政事內外庶務皆出於王宗弼宗弼納賄多私上下咨怨宋光嗣通敏善希合蜀主寵任之蜀由是遂衰　蜀諸王皆領軍使彭王宗鼎謂其昆弟曰親王典兵禍亂之本今主少臣彊讒間將興繕甲訓士非吾輩所宜為也因固辭軍使蜀主許之但營書舍植松竹自娛而已　乙丑蜀主以內給事王紹延歐陽晃李周翰宋光嗣宋承溫田鼎傅等為將軍及軍使皆干預政事驕縱貪暴大為蜀患周庠切諫不聽晃患所居之隘夜因風縱火焚西隣軍營數百間明旦召匠廣其居蜀主亦不之問光嗣之從弟也

王建超等大為蜀患旭彊取士民女子內宮中或得厚賂而免之以是累遷至蓬州刺史太后太妃各出教令賣刺史令錄等宮每一官闕數人爭納賂賂多者得之

韓昭乞賣數州刺史以營居第

王衍北巡段融諫不從

奪何康女

六年秋七月乙卯蜀主下詔北巡以禮部尚書兼成都尹長安韓昭為文思殿大學士位在翰林承旨上昭無文學以便佞得幸出入宮禁就蜀主乞通渠已集數州刺史貢之以營居第蜀主許之識者知蜀之將亡八月戊辰蜀主發成都被金甲冠珠帽執弓矢而行旌旗兵甲亘百餘里雖令段融上言不宜遠離都邑當委大臣征討不從九月次安遠城　冬十月辛酉蜀主如武軍數日復還安遠　十一月庚戌蜀主發安遠城十二月庚申至利州閬州團練使林思諤來朝請幸所治從之癸亥泛江而下龍舟畫舸輝映江渚州縣供辦民始愁怨壬申至閬州州民何康女色美將嫁蜀主取之賜其夫家帛百匹夫一慟而卒癸未至梓州

龍德元年春正月甲午蜀主還成都　初蜀主之為太子高祖為聘兵部尚書知言女為妃無寵及章妃入宮尤見疎薄至是遣還家知言恥不食而卒章妃者徐耕之孫也有殊色蜀主適徐氏見而悅之太后因幼於後宮蜀主不欲娶於母族詐云韋昭度之孫初為婕妤累加元妃蜀主嘗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數諸香盡夜不絕久而厭之更教皇笑以亂其氣結繒為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為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繒山涉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鄰立焰之水面如晝或飲酣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為常

奪王承綱女女自殺以賜賜潘在迎顧在珣為押客宋光嗣等李權王錯庾傳素等

二年春二月蜀主好為微行酒肆倡家靡所不到惡人識之乃下令士民皆著大裁帽　夏四月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取之入宮承綱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自殺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八月蜀主以文思殿大學士韓昭內皇城使潘在迎武勇軍使顧在珣為押客隊伏遊宴與宮女雜坐或為豔歌相倡和或談嘲謔浪鄙俚褻慢無所不至蜀主樂之在珣彥朗之子也時樞密使宋光嗣等專斷國事恣為威虐務徇蜀主之欲以盜其權宰相王錯庾傳素等各保寵祿無敢規正潘在迎每勸蜀主誅諫者無使謗國嘉州司馬劉贊獻陳後主三閣圖并作歌以諷賢良方正滿朝卿對策語極切直蜀主雖不罪亦不能用也

九月庚戌蜀主以重陽宴近臣於宣華苑酒酣嘉王宗壽乘間極言社稷將危流涕不已韓昭潘在迎曰嘉王好

不敢規正
劉贊規諫
蒲禹卿對
衆皆不用
嘉王宗壽
拉言社稷
將危
張雲直諫
流辛
李昊頑諫
酣飲不聽
尊嚴說莊
宗伐王衍

酒惹因諧笑而罷　冬十一月彗星見與鬼長丈餘蜀司天監言國大災蜀主詔於玉局化設道場右補闕張雲上疏以為百姓怨氣上徹於天故彗星見此乃國亡之徵非祈禳可弭蜀主怒流雲黎州卒於道

二年春三月己亥朔蜀主宴近臣於怡神亭酒酣君臣及宮人皆脫冠露髻嘻譁自恣知制誥京兆李昊頑諫曰君臣沈湎不憂國政臣恐敵北敵之謀不聽　夏四月帝遣客省使李嚴使於蜀嚴盛稱帝威德有混一天下之志且言朱氏篡竊諸侯曾無勤王之舉王宗儔以其語侵蜀請斬之蜀主不從宣徽北院使宋光嗣上言晉王有憑陵我國家之志宜選將練兵屯戍邊鄙積糗糧治戰艦以待之蜀主乃以光嗣為利州觀察使充武德節度留後　五月戊申蜀主遣李嚴還初帝因嚴入蜀令以馬市宮中珍玩而蜀法禁錦綺珍奇不得入中國其粗惡者乃聽入中國謂之入草物嚴還以聞帝怒曰王衍富強免為入草之人乎嚴因言於帝曰衍童騃荒縱不親政務斥遠故老昵比小人其用事之臣王宗弼宋光嗣等諂諛專恣黷貨無厭賢愚易位刑賞紊亂君臣上下專以奢淫相尚以臣觀之大兵一臨瓦解土崩可翹足而待也帝深以為然　秋八月戊辰蜀主以右定遠軍使王宗鍔為招討馬步使帥二十一軍屯洋州乙亥以長直馬軍使林思鍔為昭武節度使戍利州以備唐　帝復遣使者李彥稠入蜀　九月己亥至成都　蜀前山南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儔以蜀主失德與王宗弼謀廢立宗弼猶豫未決庚戌宗儔憂憤而卒宗弼謂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等曰宗儔教我殺爾曹今日無患矣光嗣輩俯伏泣謝宗弼子承班聞之謂人曰吾家難乎免矣　乙卯蜀主以前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應援招討使　蜀宣徽北院使王承休請擇軍職勇者萬二千人置駕下左右龍武步卒四十軍兵械給賜皆優異於它軍以承休為龍武軍馬步都指揮使以裨將安重霸副之舊將無不憤恥重霸雲州人以狡佞賄賂事承休故承休悅之　冬十一月蜀主遣其翰林學士歐陽彬來聘彬衡山人也又遣李彥稠東還　蜀以唐脩好罷威武城戍召關宏業等二十四軍還成都戊申又罷武定武興招討劉澄等三十七軍　辛酉蜀主罷天雄軍招討命王承審等二十九軍還成都　蜀主罷金州屯戍命王承勳等七軍還成都　初唐僖昭之世宦官雖盛未嘗有建節者蜀安重霸勸王承休求秦州節度使承休言於蜀主曰秦州多美婦人願請為陛下采擇以獻蜀主許之庚午以承休為天雄節度使封魯國公以龍武軍為承休牙兵　乙亥蜀主以前武德節度使兼中書令徐延瓊為京城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延瓊以外戚代王宗弼居舊將之右衆皆不平

王宗儔憂憤卒
王承班憂家難不免
命安重霸副王承休
蜀罷諸軍
重霸勸承休求秦州節度使

唐命魏王繼发部崇韜伐蜀

蜀王於永昌東海秦州王宗弼自為帥力諫不聽

唐陳文構疾之留李愚請斬之以肅軍心

三年夏六月帝將伐蜀辛卯詔天下括市戰馬　秋九月蜀主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歷大人觀上清宮遂至彭州陽平化漢州三學山而還　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威勝節度使李紹欽素諂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姦諂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為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兒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庾子以魏王繼发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又以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充東南面行營都招討使鳳翔節度使李繼曮充都供軍轉運應接等使同州節度使李令德充行營副招討使陝州節度使李紹琛充蕃漢馬步軍都排陳斬斫使兼馬步軍都指使西京留守張筠充西川管內安撫應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充左廂馬步都虞候邠州節度使董璋充右廂馬步都虞候客省使李嚴充西川管內招撫使將兵六萬伐蜀仍詔李興自取夔忠萬三州為巡屬都統置中軍以供奉官李從襲充中軍馬步都指揮監押高品李延安呂知柔充魏王牙通謁辛丑以工部尚書任圜翰林學士李愚並參預都統軍機　蜀安重霸勸王承休請蜀主東遊秦州承休到官即毀府署作行宮大興力役強取民間女子教歌舞圖形遣韓昭使言於蜀主又獻花木圖盛稱秦州山川土風之美蜀王將如秦州羣臣諫者甚衆皆不聽王宗弼上表諫蜀主投其表於地太后涕泣不食止之亦不能得前秦州節度判官諸葛卿上表幾二千言其略曰先帝艱難創業欲傳之萬世陛下少長富貴荒色惑酒秦州人稟羌胡地多瘴癘萬衆困於鞍馳郡將罷於供億鳳翔久為仇讎必生驚潰唐國方通歡好恐懷疑貳先皇未嘗無故盤遊陛下率意頻離宮闕秦皇東狩鑾駕不還煬帝南巡龍舟不返蜀都彊盛雄視邦畿庭無風火之虞境內有腹心之疾百姓失業盜賊公行黃李執屈於桓溫劉禪降於鄧艾山河險固不足憑恃韓昭謂禹卿曰吾收汝表侯王上西歸當使獄吏字字問汝王承休妻嚴氏美蜀主私焉故銳意欲行　冬十月排陳斬斫使李紹琛與李嚴將驍騎三千步兵萬人為前招討判官陳乂至寶雞稱疾乞留李愚屢督曰陳乂見利則進懼難則止今大軍涉險人心易搖宜斬以徇由是軍中無敢顧望者乂劍州人也　癸亥蜀主引兵數萬發成都甲子至漢州武興節度使王承捷告唐兵西上蜀主以為羣臣同謀沮己猶不信大言曰吾方欲耀武遂東行在道與羣臣賦詩殊不為意　丁丑李紹琛攻蜀威武城蜀指揮使唐景思將兵出降城使周彥瑾等知不能守亦降景思秦州人也得城中糧二十萬斛紹琛縱其敢兵萬餘人逸去因倍道趣鳳州李嚴飛書以誚王承捷與李繼曮

李紹琛戰拔倍道趣鳳州

程奉連來降唐軍無險阻之虞

安重霸給王承休西歸以秦隴來降

竭鳳翔蓄積以餽軍不能充人情憂恐郭崇韜入蜀聞指其山曰吾輩進無成功不復得還此矣當盡力一決今饋運將竭宜先取鳳州因其糧諸將皆言蜀地險固未可長驅宜按兵觀釁崇韜以問李愚愚曰蜀人苦其主荒淫冀為之用宜乘其人情崩離風驅霆擊彼皆破膽雖有險阻誰與守之兵勢不可緩也是日李紹琛告捷崇韜喜謂愚曰公料敵如此吾復何憂乃倍道而進戊寅王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印節迎降得兵八千糧四十萬斛崇韜曰平蜀必矣即以都統牒命承捷攝武興節度使己卯蜀主至利州威武敗卒犇還始信唐兵之來王宗弼宋光嗣言於蜀主曰東川山南兵力尚完陛下但以大軍扼利州唐人安敢懸兵深入從之庚辰以隨駕清道指揮使王宗勳王宗儼兼侍中王宗昱為三招討將兵三萬逆戰從駕兵自綿漢至深渡千里相屬皆怨憤曰龍武軍糧餉倍於它軍安能禦敵李紹琛等過長舉興州都指揮使程奉璉將所部兵五百來降且請先治橋棧以俟唐軍由是軍行無險阻之虞辛巳興州刺史王承鑒棄城走紹琛等克紹州郭崇韜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乙酉成州刺史王承朴棄城走李紹琛等與蜀三招討戰於三泉蜀兵大敗斬首五千級餘衆潰走又得糧十五萬斛於三泉由是軍食優足　蜀主聞王宗勳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勳等三招討李紹琛晝夜兼行趣利州蜀武德留後宋光葆遣郭崇韜書請唐兵不入境當舉巡屬內附苟不如約則背城決戰以報本朝崇韜復書撫納之己丑魏王繼岌至興州光葆以梓綿劍龍普五州武定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山南節度使兼侍中王宗威以梁閬道渠巴五州階州刺史王崇岳以階州皆降承肇宗侃之子也自餘城鎮皆望風款附天雄節度使王承休與副使安重霸謀掩擊唐軍重霸曰擊之不勝則大事去矣蜀中精兵十萬天下險固唐兵雖勇安能直波劍門邪然公受國恩閒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為然重霸請賂羌人買文扶州路以歸承休從之使重霸將龍武軍及所募兵萬二千人以從將行州人餞於城外承休上道重霸拜於馬前曰國家竭力以得秦隴若從開府還朝誰當守之開府行矣重霸請為公留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遂與招討副使王宗汭自文扶而南其地皆不毛羌人抄之且戰且行士卒凍餒比至茂州餘衆二千而已重霸遂以秦隴來降　郭崇韜遣王宗弼等書為陳利害李紹琛未至利州宗弼棄城引兵西歸王宗勳等三招討追及宗弼於白芳宗弼懷中探詔書示之曰宋光嗣令我殺爾曹因相持而泣遂合謀送款於唐　十一月丙申蜀主至成都百官及後宮迎於七里亭蜀主入妃嬪中作伎鵝隊入宮丁酉出見羣臣於文明殿泣下霑襟君臣

王宗弼却還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于西宮自攝西川留後

李紹琛與李嚴決遷戰破蜀遂入鹿頭關

嚴入成都撫諭蜀主以母妻為託

宗弼斬宗光嗣景潤澄李周翰歐陽晃韓昭宗弼賂繼岌崇韜求西川節度使

視竟無一言以救國患戊戌李紹琛至利州修桔柏渡梁昭武節度使林思諤先棄城奔閬州遣使請降甲辰魏王繼岌至劍州蜀武信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宗壽以遂合渝瀘昌五州降王宗弼至成都登太玄門嚴兵自衛蜀主及太后自往勞之宗弼驕慢無復臣禮乙巳劫遷蜀主及太后後宮諸王於西宮收其璽綬使親吏於義興門邀取內庫金帛悉錦其家其子承涓杖劍入宮取蜀主寵姬數人以歸丙午宗弼自稱權西川兵馬留後李紹琛進至綿州倉庫居民已為兵所燔又斷綿江浮梁水深無舟楫可渡紹琛謂李嚴曰吾縣軍深入利在速戰乘蜀人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且迎降不暇若俟修繕橋梁必留數日或教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未可知矣乃與嚴東馬涉度江從兵得濟者僅千人溺死者亦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丁未進據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王宗弼遣使以幣馬牛酒勞軍且以蜀主書遺李嚴曰公來吾即降或謂嚴曰公首建伐蜀之策蜀人怨公深入骨髓不可往嚴不從欣然馳入成都撫諭吏民告以大軍繼至蜀君臣後宮皆慟哭蜀主引嚴見太后以母妻為託宗弼猶乘城為守備嚴悉命撤去樓櫓己酉魏王繼岌至綿州蜀主命翰林學士李昊草降表又命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王鍇草降書遣兵部侍郎歐陽彬奉之以迎繼岌及郭崇韜王宗弼稱蜀君臣久欲歸命而內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宣徽使李周翰歐陽晃榮惑蜀主皆斬之函首送繼岌又責文思殿大學士禮部尚書成都尹韓昭侯謀臬於金馬坊門內外馬步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徐延瓊果州團練使潘在迎嘉州刺史顧在珣及諸貴戚皆惶恐傾其家金帛妓妾以賂宗弼僅得免死凡素所不快者宗弼皆殺之辛亥繼岌至德陽宗弼遣使奉牋稱己遷蜀主於西第安撫軍城以俟王師又使其子承班以蜀主後宮及珍玩賂繼岌及郭崇韜求西川節度使繼岌曰此皆我家物奚以獻為留其物而遣之李紹琛留漢州八日以俟都統甲寅繼岌至漢州壬宗弼迎謁乙卯至成都丙辰李嚴引蜀主及百官儀衛出降於升遷橋蜀主白衣銜璧牽羊草繩縈首百官衰絰徒跣輿櫬號哭俟命繼岌受璧崇韜解縛焚櫬承制釋罪君臣東北向拜謝丁巳大軍入成都崇韜禁軍士侵掠市不改肆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得節度十州六十四縣二百四十九兵三萬鎧仗錢糧金銀繒錦共以千萬計高季興聞蜀亡方食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安知其不為吾福楚王殷聞蜀王上表稱臣已營衡麓之間為菟裘之地願上印綬以保餘齡上優詔慰諭之　十二月癸酉王承休王宗汭至成都魏王繼岌詰之曰君大鎮擁彊兵何以不拒戰對曰畏大王神武曰然則何不降對曰王師不入境曰所俱入羌者幾人對曰萬二千人曰今歸者

唐自出師

至克蜀凡七十日梁震料唐主得蜀驕而必亡

魏王斬王承休王宗洵并其子景進等勸帝除王衍張居翰改敕一字以全蜀人向延嗣殺衍宗族衍母徐氏痛罵禹全不食卒

幾人對曰二千人曰可以償萬人之死矣皆斬之并其子　閏十二月丁酉詔蜀朝所署官四品以上降授有差五品以下才地無取者悉縱歸田里其先降及有功者委崇翰隨事奬臣又賜王衍詔略曰固當裂土而封必不海人於險三辰在上一言不欺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庚申魏王繼岌遣李繼曮李嚴部送王衍及其宗族百官數千人詣洛陽　二月乙巳王衍至長安有詔止之　三月伶人景進等言於帝曰魏王未至康延孝初平西南猶未安王衍族黨不少聞車駕東征恐其為變不若除之帝乃遣中使向延嗣齎勅往誅之勅曰王衍一行竝從殺戮已印畫樞密使張居翰覆視就戮枉揩去行字改為家字由是蜀百官及衍僕役獲免者千餘人延嗣至長安盡殺衍宗族於秦川驛衍母徐氏且死呼曰吾兒以一國迎降不免族誅信義俱棄吾知汝行亦受禍矣　夏六月蜀百官至洛陽永平節度使兼侍中馬全曰國亡至此生不如死不食而卒以平章事王鎔等為諸州府刺史少尹判官司馬亦有復歸蜀者

三年夏六月陝州行軍司馬王宗壽表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

張溥曰蜀太子元膺之死鄭王宗衍之立皆非建意也唐襲以舞僮得幸元膺易之數相搆誣七夕之宴王宗翰不至元膺遷怒於潘峭毛文錫請賜貶斥龍表即告其為亂召兵入衛倉猝鬬並見殺傷龍表中流矢墜馬死元膺嗇躍龍池檻中亦為衛兵所殺既議立儲建心屬宗翰宗傑徐賢妃結宦者唐文扆教相士言宗衍相貴又諷張格贊成之遂立為太子夫元膺告變建遣宗翰慰撫急望生全衍雖以母寵得立建嘗憂其幼懦弗克勝人慈父之愛知子之明於人情無大相遠且釁非巫蠱而啟子弄父兵之禍女異驪戎而閒廢長立少之疑建亦心知其非不能自斷豈老父耄焉慮鮮及世哉衍方頤大口垂手過膝顧目見耳以皮相之誠善於元膺之豺喙鼇齒然朝盈狎客國效醉妝母妃鬻宮寺人出鎮太史秦貪狼之風君臣迷甘州之曲般樂待亡何以延久唐郭崇韜李紹琛輔魏王繼岌入討自出師至克蜀凡七十日自古國家覆亡未有若是速者衍與櫬出降僅冀免死莊宗聽景進言竟負信誓湛彼一族殺降不仁禍不旋踵然身為臣虜死生在人秦川悲怨又誰咎哉王宗弼王宗壽皆建養子宗弼受詔輔政責國劫君宗壽諫衍荒飲守義不降蜀亡之後收王氏十八喪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忠臣板蕩於家人見之然宗弼輸款所求惟西川節度及為崇韜所誅宗壽亡入熊耳山唐明宗義而官之為叛首者果何益乎徐賢妃臨刑叫呼劉氏死不受辱衍上愧其母下愧其妾斯時亦哀

嚴可求料唐主將有內變
李紹欽因景進賂得節度使
諸伶蠹害景進為首
高李興料唐祚不長

已為陳長城公而所遭不若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二十九

鄴都之變李紹琛之叛附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冬十月帝遣使以滅梁告吳蜀二國皆懼吳揚州司馬嚴可求笑曰聞唐主始得中原志氣驕滿御下無法不出數年將有內變吾但當卑辭厚禮保境安民以待之耳　滑州留後李紹欽因伶人景進納貨於宮掖除泰寧節度使帝幼善音律故伶人多有寵常侍左右帝或時自傅粉墨與優人共戲於庭以悅劉夫人優人謂之李天下嘗因為優自呼曰李天下李天下優人敬新磨遽前批其頰帝失色羣優亦駭愕新磨徐曰理天下者只有一人尚誰呼耶帝悅厚賜之諸伶出入宮掖侮弄搢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亦有反相附託以希恩澤者四方藩鎮爭以貨賂結之其尤蠹政害人者景進為之首進好采問閭鄙細事聞於上上亦欲知外聞事遂委進以耳目進每奏事常屏左右問之由是進得施其讒慝干預政事自將相大臣皆憚之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在洛陽帝左右伶官求貨無厭季興忿之歸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則它久無功矣其誰不解體又荒於禽色何能長久吾無憂矣

二年春正月勅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蓄者不以貴賤并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事任以為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人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干政事既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軍決之淩忽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怨

二月己巳朔上祀南郊大赦租庸副使孔謙欲聚斂以求媚凡赦文所蠲者謙復徵之自是每有詔令人皆不信百姓愁怨郭崇韜初至汴洛頗受藩鎮饋遺所親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以僞梁之季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之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懼乎吾特為國家藏之私室耳及將祀南郊崇韜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先是宦官勸帝分天下財賦為內外府州縣上供者入外府充經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遊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乏勞軍錢崇韜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積可令租庸輦致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軍士皆不滿望始怨恨有離心矣　郭崇韜位兼將相復領節旄以天下為己任權侔人主

旦夕車馬填門性剛急遇事輒發嬖倖侵求多所摧抑宦官疾之朝夕短之於上崇韜扼腕欲制之不能豆盧革韋說嘗問之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鷹門豈其枝派邪崇韜因曰遭亂亡失譜牒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崇韜由是以膏粱自處多蓄別流品引拔浮華鄙棄勳舊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能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噬由是嬖倖疾之於內勳舊怨之於外崇韜屢請以樞密使讓李紹宏上不許又請分樞密院事歸內諸司以輕其權而宦官謗之不已崇韜鬱鬱不得志與所親謀赴本鎮以避之其人曰不可蛟龍失水螻蟻足以制之先是上欲以劉夫人為皇后而有正妃韓夫人在太后素惡劉夫人崇韜亦屢諫上以是不果於是所親說崇韜曰公若請立劉夫人為皇后上必喜內有皇后之助則伶官輩不能為患矣崇韜從之與宰相帥百官共奏劉夫人宜正位中宮癸未立魏國夫人劉氏為皇后皇后生於寒微既貴專務蓄財其在魏州至於新蘇果如皆販鬻之及為后四方貢獻皆分為二一上天子一上中宮以是寶貨山積惟用寫佛經施尼師而已是時皇太后詰皇后教與制勅交行於藩鎮奉之如一　勳臣畏伶官之讒皆不自安蕃漢內外馬步副總管李嗣源求解兵柄帝不許　夏四月孔謙貸民錢使以賤估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為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今陛下革故鼎新為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為是趙巖復生也今春霜害桑麻絲甚薄但輸正稅猶懼流移況益以稱貸人何以堪臣惟事天子不事租庸勅旨未頒省牒頻下願早降明命帝不報　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為梁所得帝每思之入汴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涕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以是不行踰年伶人屢以為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currently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五月壬寅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乙巳右諫議大夫薛昭文上疏以為今諸道僭竊者尚多征伐之謀未可遽息又士卒久從征伐賞給未豐貧乏者多宜以四方貢獻及南郊羨餘更加頒賚又河南諸軍皆梁之精銳恐僭竊之國潛以厚利誘之宜加收撫又戶口流亡者宜寬徭薄賦以安集之又土水不急之役宜加裁省又請擇隙地牧馬勿使踐京畿民田皆不從　六月壬辰以天平節度使李嗣源為宣武節度使　秋八月癸酉以副使衛尉卿孔謙為租庸使右威衛大將軍孔循為副使循即趙殷衡也梁亡復其姓名謙自是得行其志重斂

崇韜聽所親言請立劉夫人為后
劉后專務蓄財
孔謙貸民錢虛質上諫不報
周匝請以陳俊儲德源為刺史
殷即伶人為毬場張憲力諫不從

帝疏忌李嗣源崇韜請除之不從

命王允平景進採擇民間女子

王允平請建樓清暑崇韜諫不聽

急徵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癸未賜謙號豐財贍國功臣

三年初李嗣源北征過興唐東京庫有供御細鎧嗣源牒副留守張憲取五百領憲以軍興不暇奏而給之帝怒曰憲不奉詔擅以吾鎧給嗣源何意也罰憲俸一月今自往軍中取之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新入朝欲闢毬場憲曰比以行宮闕庭為毬場前年陛下即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闢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即位壇憲謂郭崇韜曰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虞侯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背本不詳莫大焉　春二月庚辰徙李嗣源為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好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信伶官之讒頗疎忌宿將李嗣源家在太原三月丁酉委衛州刺史李從珂為北京內牙馬步都指揮使以便其家帝怒曰嗣源握兵權居大鎮軍政在手安得為其子奏請乃黜崇珂為突騎指揮使帥數百人戍石門鎮嗣源憂恐上章申理久之方解辛丑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嗣源功高位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總管令公非久為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宿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　洛陽宮殿宏邃宦者欲上增廣嫡御詐言宮中夜見鬼物上欲使符咒者禳之宦者曰臣昔逮事咸通乾符天子當是時六宮貴賤不減萬人今掖庭大半空虛故鬼物遊之耳上乃命宦者王允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問所從來上還自興唐載以車牛轟轟盈路張憲奏諸營婦女亡逸者千餘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實皆入宮矣庚辰帝至洛陽辛酉詔復以洛陽為東都興唐府為鄴都　夏六月帝苦溽暑於禁中擇高涼之所皆不稱旨宦者因言臣見長安全盛時大明興慶宮樓觀以百數今日宮家曾無避暑之所宮殿之盛曾不及當時公卿第舍耳帝乃命宮苑使王允平別建一樓以清暑宦者曰郭崇韜常不仲眉為孔謙論用度不足恐陛下雖欲營繕終不可得帝曰吾自用內府錢無關經費然猶慮崇韜諫遣中使語之曰今歲盛暑異常朕昔在河上與梁人相拒行營卑溼被甲乘馬親當矢石猶無此暑今居深宮之中而暑不可度奈何對曰陛下昔在河上勍敵未滅深念讎恥雖有盛暑不介聖懷今外患已除海內賓服故雖珍臺閑館猶見鑽燧也陛下儻不忘艱難之時則暑氣自消矣帝默然宦者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宜其不知至尊之熱也帝即命允平營樓日役萬人所費巨萬崇韜諫曰今兩河水旱軍食不充願且息役以俟豐年帝不聽　秋七月甲午成德節度使李嗣源表求入朝帝不許　九月乙未立皇子繼岌為魏王丁酉帝與宰相議伐蜀以魏王繼岌充西川四面行營都統郭崇韜充東北面行營都招討置制等使軍事悉以委

李紹琛爭平蜀功恨重璋與崇韜

李從襲等崇韜於魏王繼岌

段徊等惡張憲請從為太原尹

王正言知鄴都政事皆決于史瓊秀

之　郭崇韜以北都留守孟知祥有舊恩將行言於上曰孟知祥信厚有謀若得西川而求帥無踰此人者又薦鄴都副留守張憲謹重有識可為相戊申大軍西行　冬十一月乙卯大軍至成都蜀主出降（宋祁曰按莊宗滅蜀平蜀之功李紹琛為多位在董璋上而璋素與郭崇韜善崇韜數召璋與議軍事紹琛心不平謂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椎相從反呫囁於郭公之門謀相傾害吾為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訴於崇韜十二月崇韜表璋為東川節度使解其軍職紹琛愈怒曰吾冒白刃臨險阻定兩川璋乃坐有之邪乃見崇韜言東川重地任尚書有文武才宜表為帥崇韜怒曰紹琛反邪何敢違吾節度紹琛懼而退初帝遣宦者李從襲等從魏王繼岌伐蜀繼岌雖為都統軍中制置補署一出郭崇韜崇韜終日決事將吏賓客趨走盈庭而都統府惟大將晨謁外牙門索然從襲等固已忌之及破蜀蜀之貴臣大將爭以寶貨妓樂遺崇韜及其子廷誨魏王所得不過匹馬束帛唾壺麈柄而已從襲等益不平王宗弼之自為西川留後也賂崇韜求為節度使崇韜陽許之既而久未得乃帥蜀人列狀見繼岌請留崇韜鎮蜀從襲等因謂繼岌曰郭公父子專橫今又使蜀人請己為帥其志難測王不可不為之備繼岌謂崇韜曰主上倚侍中如山嶽不可離廟堂豈肯棄元老於蠻夷之域乎且此非余之所敢知也請諸人詣闕自陳由是繼岌與崇韜互相疑貳丙子以知北都留守事孟知祥為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促召赴洛陽帝議選北都留守樞密承旨段徊等惡鄴都留守張憲不欲其在朝廷皆曰北都非張憲不可憲雖有宰相器今國家新得中原宰相在天子目前事有得失可以改更比之北都獨繫一方安危不為重也乃徙憲為太原尹知北都留守事以戶部尚書王正言為興唐尹知鄴都留守事正言昏耄帝以武德使史彥瓊為鄴都監軍彥瓊本伶人也有寵於帝魏博等六州軍旅金穀之政皆決於彥瓊威福自恣淩忽將佐自正言以下皆諂事之　初帝得魏州銀槍效節多近八千人以為親軍皆勇悍無敵夾河之戰實賴其用屢立殊功嘗許以滅梁之日大加賞賚既而河南平雖嘗賚非一而士卒恃功驕恣無厭更成怨望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輓艱澀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謙日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雇妻鬻子者老弱采蔬於野百十為羣往往餒死流言怨嗟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於白沙皇后皇子從宮畢從庚辰宿伊闕辛巳宿潭泊壬午宿龕澗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間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　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為薪甚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　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羣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為計吏部尚書李琪上疏以為古者量入以為出計豐而發

李琪請除折納紐配之法

崇翰語繼岌等除官宜知梁等切齒

馬彥珪說劉后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翰

向延嗣譖崇翰

李繼麟為景進等所譖懼而入朝

馬彥珪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令殺崇翰繼岌

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捐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遽復租稅苟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　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郭崇韜素疾宦者嘗密謂魏王繼岌曰大王它日得天下騄馬亦不可乘況任宦者宜盡去之專用士人呂知柔竊聽聞之由是宦官皆切齒時成都雖下而蜀中盜賊羣起布滿山林崇韜恐大軍既去更為後患命任圜張鈞分道招討以是淹留未還帝遣宦者向延嗣促之崇韜不出郊迎及見禮節又倨延嗣怒李從襲謂延嗣曰魏王太子也主上萬福而郭公專權如是郭迓諂擁徒出入日與軍中驍將蜀土豪傑狎飲指天畫地近聞白其父請表已為蜀帥又言蜀地富饒大人宜善自為謀今諸軍將校皆郭氏之黨王寄身於虎狼之口一朝有變吾屬不知委骨何地矣因相向垂涕延嗣歸具以語劉后后泣訴於帝請早救繼岌之死前此帝聞蜀人請崇韜為帥已不平至是聞延嗣之言不能無疑帝閱蜀府庫之籍曰人言蜀中珍貨無算何如是之微也延嗣曰臣聞蜀破其珍貨皆入於崇韜父子崇韜有金萬兩銀四十萬兩錢百萬緡名馬千匹它物稱是迓諂所取復在其外故縣官所得不多耳帝遂怒形於色及孟知祥將行帝語之曰聞郭崇韜有異志卿到為朕誅之知祥曰崇韜國之勳舊不宜有此俟臣至蜀察之苟無它志則遣還帝許之　壬子知祥發洛陽帝尋復遣衣甲庫使馬彥珪馳詣成都觀崇韜去就如奉詔班師則已若有遷延跋扈之狀則與繼岌圖之彥珪見皇后說之曰臣見向延嗣言蜀中事勢憂在朝夕今主上當斷不斷夫成敗之機間不容髮安能緩急稟命於三千里外乎皇后復言於帝帝曰傳聞之言未知虛實豈可遽爾果決皇后不得請退自為教與繼岌令殺崇韜知祥行至石壕彥珪夜叩門宣詔促知祥赴鎮知祥竊歎曰亂將作矣乃晝夜兼行

明宗天成元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官求匄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閱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為討己故鳩懼閱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偪疆於蜀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事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至誠則讒人獲罪矣正月癸亥繼麟入朝　魏王繼岌將發成都令任圜權知留後事以俟孟知祥諸軍部署已定是日馬彥珪至以皇后教示繼岌繼岌曰大軍垂發彼無釁端安可為此負心事公輩勿復言且主上無勅獨以皇后教殺招討使可乎李從襲等泣曰既有此迹萬一崇韜聞之中途為變益不可救矣相與巧陳利害繼岌不得已從之甲子旦從襲以繼岌之命召崇韜計事繼岌登樓避之崇韜方升階繼岌從者李

不肯李從襲等泣請不得已從

之召崇韜計事李環辟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李嗣源言繼岌不當擅殺大將張礪慟哭崇韜殺崇韜子廷讓殺睦王存乂詔誅李繼麟史武等

環搗碎其首并殺其子廷誨廷信外人猶未之知都統推官饒陽李私謂繼岌曰今行軍三千里外初無勅旨擅殺大將大王奈何行此危事獨不能忍之至洛陽稍緩其圖公言是也悔之無及岌乃召書吏數人登樓去梯矯為勅書用蠟印宣之軍中初定崇韜左右皆竄匿獨掌書記洛陽張礪詣魏王府慟哭久之繼岌命任圜代崇韜總軍政馬彥珪還洛陽乃下詔暴郭崇韜之罪并殺其子廷誨廷譔於是朝野駭愕羣議紛然帝使宦官潛察之保大節度使睦王存乂崇韜之壻也宦官欲盡去崇韜之黨言存乂對諸將攘臂垂泣為崇韜稱冤言辭怨望庚辰幽存乂於第尋殺之景進言河中人有告變言李繼麟與郭崇韜謀反崇韜死又與存乂連謀宦官因其勸帝速除之帝乃徙繼麟為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二子令德為武信節度使令錫為忠武節度使詔魏王繼岌誅令德於遂州鄭州刺史王思同誅令錫於許州河陽節度使李紹奇誅其家人於河中紹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帥家人二百餘口見紹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又取鐵券以示紹奇曰此皇帝去年所賜也我婦人不識書不知其何等語也紹奇亦為之慙友謙舊將史武等七人時為刺史皆坐族誅時洛中諸軍飢窘妄為謠言伶官采之以聞於帝故郭崇韜朱友謙皆及於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為謠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今公勳業振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官用事數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　魏王繼岌留馬步都指揮使陳留李仁罕馬軍都指揮使東光潘仁嗣左廂都指揮使趙廷隱右廂都指揮使汝陽張易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驍銳指揮使平恩李延厚戍成都甲申繼岌發成都命李紹琛帥萬二千人為後軍行止常差中軍一舍　二月魏博指揮使楊仁晟將所部兵戍瓦橋踰年代歸至貝州以鄴都空虛恐兵至為變勅留屯貝州時天下莫知郭崇韜之罪民間訛言云崇韜殺繼岌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帝密勅鄴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岌之死歸咎於帝已弒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晟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劫仁晟曰主上所以有天下者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踰年方喜代歸去家咫尺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弒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興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

帝聽后言遣李紹榮諸鄴都招撫

李紹琛妬董璋遂作亂誥制焦武等咸以朱郭之死為辭

繼岌使任圜等討李紹琛

不更為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又殺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殺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為帥焚掠貝州暉魏州人在禮洺州人也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過剽掠壬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鄴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為備彥瓊疑釋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為備未晚孫鐸曰賊既作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備道安肯計程而行請僕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滅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姦人為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即時驚潰彥瓊單騎棄洛陽癸巳賊入鄴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即軍校趙進為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進定州人也王正言方據鞍召吏草奏無至者正言怒其家人曰賊已入城殺掠於市吏皆逃散公尚誰呼正言驚曰吾初不知也又索馬不能得乃帥僚佐步出府門謁在禮再拜請罪在禮亦拜曰士卒思歸耳尚書重德勿自卑屈慰諭遣之衆推在禮為魏博留後具奏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鄴都在禮厚撫之遣使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　丙申史彥瓊至洛陽帝問可為大將者於樞密使李紹宏紹宏復請用李紹欽帝許之令條上方略紹欽所請偏裨皆梁舊將已所善者帝疑之而止皇后曰此小事不足煩大將紹榮可辦也帝乃命歸德節度使李紹榮將騎三千詣鄴都招撫亦徵諸道兵備其不服　郭崇韜之死也李紹琛謂董璋曰公復欲咕囁誰門乎璋懼謝罪魏王繼岌軍還至武連遇勅使諭以朱友謙已伏誅令董璋將兵至遂州誅朱令德時紹琛將後軍在魏城聞之以帝不委己殺令德而委璋大驚俄而璋過紹琛軍不謁紹琛怒乘酒謂諸將曰國家南取大梁西定巴蜀皆郭公之謀而吾之戰功也至於去逆助順與國家犄角以破梁則朱公也今朱郭皆無罪族滅歸朝之後行及我矣寃哉天乎奈何紹琛所將多河中兵河中將焦武等號哭於軍門曰西平王何罪闔門屠膾我輩歸則與史武等同誅決不復東矣是日魏王繼岌至泥溪紹琛至劍州遣人白繼岌云河中將士號哭不止欲為亂丁酉紹琛自劍州擁兵西還自稱西川節度三川制置等使移檄成都稱奉詔代孟知祥招諭蜀人三日間衆至五萬　己亥魏王繼岌至利州李紹琛遣人斷桔泊津繼岌聞之以任圜為副招討使將步騎七千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追討之　庚子邢州左右步直兵趙太等四百人據城自稱安國留後詔東北面招討副使李紹真討之　辛丑任圜先令別將何建崇擊劍門關下之　李紹榮至鄴都攻其南

門遣人以詔勅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偏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檄欲降史彥瓊戟手大罵乃守陴拒戰

郭從謙常對諸校稱崇韜之冤嘗諫懼帝戲言親軍皆不自安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牢相樞密使諫不可輕進

命李嗣將將親軍討鄴都

崔延琛勸孟知祥討李紹琛

掌書記張礪伏兵破紹琛

亦紹榮至鄴都植在禮欲降史彥瓊戟手大罵乃守陴拒戰

郭從謙常對諸校稱崇韜之冤嘗諫懼帝戲言親軍皆不自安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牢相樞密使諫不可輕進

命李嗣將將親軍討鄴都

崔延琛勸孟知祥討李紹琛

掌書記張礪伏兵破紹琛

門遣人以詔勅諭之趙在禮以羊酒犒師拜於城上曰將士思家擅歸相公誠善為奏得免於死敢不自新遂以敕偏諭軍士史彥瓊戟手大罵曰羣死賊城破萬段皇甫暉謂衆曰觀史武德之言上不赦我矣因聚譟掠敕書手檄欲降史彥瓊戟手大罵乃守陴拒戰紹榮攻之不利以狀聞帝怒曰克城之日勿遺噍類大發諸軍討之壬寅紹榮退屯澶州　甲辰夜從馬直軍士王温等五人殺軍使謀作亂擒斬之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得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還由是益有寵帝選諸軍驍勇者為親軍分置四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睦王存又以從謙為假子及崇韜存又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從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王温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存又又教王温反欲何為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與諸校曰主上以王温之故俟鄴都平定盡阬若曹家之所有宜盡市酒肉勿為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丁未李紹榮以諸道兵再攻鄴都庚戌裨將楊重霸帥衆數百登城後無繼者重霸等皆死賊知不赦堅守無降意朝廷患之日發中使促魏王繼岌東還繼岌以中軍精兵皆從任圜討李紹琛留利州待之未得還李紹榮討趙在禮久無功趙太據邢州未下滄州軍亂小校王景戡討定之因自為留後河朔州縣告亂者相繼帝欲自征鄴都宰相樞密使皆奏京師根本車駕不可輕動帝曰諸將無可使者皆曰李嗣源最為勳舊帝心忌嗣源曰吾惜嗣源欲留宿衛皆曰它人無可者忠武節度使張全義亦言河朔多事久則患深宜令總管進討若倚紹榮輩未見成功之期李紹宏亦屢言之帝以內外所薦久乃許之甲寅令嗣源將親軍討鄴都　董璋將兵二萬屯綿州會任圜討李紹琛帝遣中使崔延深至成都遇紹琛軍紿之曰吾奉詔召孟郎公若緩兵自當得蜀既自成都勸孟知祥為戰守備知祥浚濠樹柵遣馬步都指揮使李仁罕將四萬人驍銳指揮使李延厚將二千人討紹琛延厚集其衆詢之曰有少壯勇銳欲立功求富貴者東衰疾畏懦厭行陳者西得選兵七百人以行是日任圜軍追及紹琛於漢州紹琛出兵逆戰招討掌書記張礪請伏精兵於後以羸兵誘之圜從之使董璋以東川羸兵先戰而卻紹琛輕圜書生又見其兵羸極力追之伏兵發大破之斬其首數千級自是紹琛入漢州閉城不出　三月丁巳朔李紹真奏克邢州擒趙太等庚申紹真引兵至鄴都營於城西北以太等徇於鄴都城下而殺之　壬戌李嗣源至鄴都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軍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為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主上棄恩任

張破敗作
亂擁嗣源
李紹真等
入城皇甫
暉擊斬破
敗趙在禮
來迎嗣源
用計說說
得出城
任圜歸擒
李紹琛

嗣源召李
紹榮共誅
亂者不應

李紹真安
重誨勸嗣
源詣闕自
明

鄴都軍變
諸道如王
公儼孔勍
逼于宴多
殺監軍
張全義憂
懼卒

威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阬魏博之軍。近從馬直數卒。誼競遽欲盡誅其衆。我輩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衆議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為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為。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今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邀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說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為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衛縣散兵稍有至者。漢州無城。塹樹木為柵。乙丑。任圜進攻其柵。縱火焚之。李紹琛引兵出戰於金鳳橋。兵敗。與十餘騎。執綿竹。追擒之。孟知祥自至漢州犒軍。與任圜董璋置酒高會。引李紹琛檻車至座中。知祥自酌大卮飲之。謂曰。公已擁節旄。又有平蜀之功。何患不富貴。而求入此檻車耶。紹琛曰。郭侍中佐命功第一。兵不血刃取兩州。一旦無罪族誅。如紹琛輩。敢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魏王繼岌既獲紹琛。乃引兵倍道而東。　李嗣源之為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張虔釗高行周等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共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鄴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為元帥。不幸為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藉口。公若歸藩。則為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福蔚州人也。　平盧節度使符習將本軍攻鄴都。聞李嗣源軍潰。引兵歸至淄州。監軍使楊希望遣兵逆擊之。習懼。復引兵而西。青州指揮使王公儼攻希望殺之。因據其城。時近侍為諸道監軍者。皆恃恩與節度使爭權。及鄴都軍變。所在多殺之。安義監軍楊繼源謀殺節度使孔勍。勍先誘而殺之。武寧監軍以李紹真從李嗣源謀殺其元從據城拒之。權知留後逼于晏帥諸將先殺之。晏登州人也。　戊辰。以軍食不足。敕河南尹豫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忠武節度使尚書令齊王張全義聞李嗣源入鄴都。憂懼不食。卒未卒於洛陽。　租庸使以倉儲不足。頗朘刻軍糧。軍士流言益甚。宰相懼帥百官上表言。今租庸已竭。內庫有餘。諸軍宜家不能相保。儻不賑救。懼有離心。俟過凶年。其財復集。上即欲從之。劉后曰。吾夫婦君臨萬國。雖藉武功。亦由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又於便殿論之。后屬耳於屏風後。須臾出粧具及三銀盆。皇幼子三人於外曰。人言宮中蓄積多。四方貢獻隨以給賜。所餘止

紹榮奏李嗣源反帝使嗣源子從審往諭紹榮欲殺之還賜名繼璟嗣源為紹榮所過疑懼不前石敬瑭康義誠勸其取大梁

帝使繼璟往召嗣源紹榮殺之

此耳請鴛以瞻軍宰相惶懼而退　李紹榮自鄴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為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請復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賜名繼璟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為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夫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它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突騎都指揮使康義誠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必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義誠代北胡人也時魏州防禦史李紹虔泰寧節度使李紹欽貝州刺史李紹英屯瓦橋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安審通屯奉化軍嗣源皆遣使召之紹英瑕丘人本姓房名知温審通金全之姪也嗣源家在真定虞侯將王建立先殺其監軍由是獲全建立遼州人也李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趣鎮州與王建立軍合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百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為殿於是軍勢大盛嗣源從子從璋自鎮州引軍而南過邢州邢人奉為留後　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史及供奉內史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自物而詰曰吾妻子已殍死得此何為甲戌李紹榮自衛州至洛陽帝如鴛店勞之紹榮曰鄴都亂兵已遣其黨翟建白據博州欲濟河襲鄆汴願陛下幸關東招撫之帝從之　乙亥帝發洛陽丁丑次氾水戊寅遣李紹榮將騎兵循河而東李嗣源親黨從帝者多亡去或勸李繼璟宜早自脫繼璟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璟詣嗣源繼璟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殭遣繼璟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　庚辰帝發氾水辛巳李嗣源至白皐遇山東上供絹數船取以賞軍安重誨從者爭舟行營馬步使陶玘斬以徇由是軍中肅然玘許州人也嗣源濟河至滑州遣人招符習習與嗣源會於胙城安審通亦引兵來會知汴州孔循遣使奉表西迎帝亦使　北輸密款於嗣源曰先至者得之先是帝遣騎將滿城西方鄴守汴州石敬瑭使裨將李瓊以勁兵突入封丘門敬瑭踵其後自西門入遂據其城西方鄴請降敬瑭使人趣嗣源壬午嗣源入大梁是日帝至滎澤東命龍驤指揮使姚彥温將三千騎為前軍曰汝曹汴人也吾入汝境不欲使它軍前驅慈擾汝室家厚賜而遣之彥温即以其衆叛歸嗣源謂嗣源曰京師危迫主上為元行欽所惑事勢已離不可復事矣嗣源曰汝自不忠何言之悖也即奪其兵指揮使潘環守王村寨有芻粟數萬帝遣騎視之環亦棄大梁帝至萬勝鎮聞嗣源已據大梁諸

嗣源入大梁帝旋師至汜水

張容哥赴河陝嗣源命石敬瑭趨汜水收撫散兵

郭崇謂不知存乂欲奉以作亂攻興教門帝命朱守殷擊誅不至中流矢殂

嗣源入洛陽豆盧革百官勸進

軍離叛神色沮喪登高歎曰吾不濟矣即命旋師是夜復至汜水帝之出關也扈從兵二萬五千及還已失萬餘人乃留秦州都指揮使張唐以步騎三千守關癸未帝還過罌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魏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感聖恩帝流涕而已又索袍帶賜從官內庫使張容哥稱頒給已盡衛士叱容哥曰致吾君失社稷皆此閹豎輩也抽刀逐之或救之獲免容哥謂同類曰皇后吝財致此今乃歸咎於吾輩事若不測吾輩萬段吾不忍待也因赴河死甲申帝至石橋西置酒悲泣謂李紹榮等諸將曰卿輩事吾以來急難富貴靡不同之今致吾至此皆無一策以相救乎諸將百餘人皆截髮置地誓以死報因相與號泣是日晚入洛城李嗣源命石敬瑭將前軍趣汜水收撫散兵嗣源繼之李紹虔李紹英引兵來會丙戌宰相樞密使共奏魏王西將軍至車駕宜且控汜水收撫散兵以俟之帝從之自出上東門閱騎兵戒以詰旦東行　夏四月丁亥朝嚴辦將發騎兵陳於宣仁門外步兵陳於五鳳門外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不知睦王存乂已死欲奉之以作亂帥所部兵自營中露刃大呼與黃甲兩軍攻興教門帝方食聞變帥諸王及近衛騎兵擊之逐亂兵出門時蕃漢馬步使朱守殷將騎兵在外帝遣中使急召之欲與同擊賊守殷不至引兵憩於北邙茂林之下亂兵焚興教門緣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何福進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為流矢所中應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索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宮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斂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彥卿存審之子福進全斌皆太原人也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師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霍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令自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是日李嗣源至罌子谷聞之慟哭謂諸將曰主上素得士心正為羣小蔽惑致此今吾將安歸乎戊子朱守殷遣使馳白嗣源以京城大亂諸軍焚掠不已願亟來救之己丑嗣源入洛陽止於私第禁焚掠拾莊宗骨於灰燼之中而殯之嗣源之入鄴都也前直指揮使平遙侯益脫身歸洛陽莊宗撫之流涕至是益自縛請罪嗣源曰爾為臣盡節又何罪也使復舊職嗣源謂朱守殷曰公善巡徼以待魏王淑妃德妃在宮供給尤宜豐備吾俟山陵畢社稷有奉則歸藩為國家扞禦北方耳是日豆盧革帥百官上牋勸進嗣源面諭之曰吾奉詔討賊不幸部曲叛散欲入朝自訴又為紹榮所隔披猖至此吾本無它心諸軍遽爾見推殊非相悉願勿言也革等固請嗣源不許李紹榮欲舍河中就永王存霸從兵稍

繼岌聞洛陽亂謀保鳳翔向延嗣以壯宗命誅李紹琛

安重誨密遣人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由王存渥永王存霸

監國殺劉后

監國斬李紹榮復姓名元行欽

散庚寅至平陸止餘數騎為人所執折足送洛陽存霸亦帥衆千人棄鎮犇晉陽　辛卯魏王繼岌至興平聞洛陽亂復引兵而西謀保據鳳翔　向延嗣至鳳翔以莊宗之命誅李紹琛　初莊宗命呂鄭二內養在晉陽一監兵一監倉庫自留守張憲以下皆承應不暇及鄴都有變又命汾州刺史李彥超為北都巡檢彥超彥卿之兄也莊宗既殂推官河間張昭遠勸張憲奉表勸進憲曰吾一書生自布衣至服金紫皆出先帝之恩豈可偷生而不自愧乎昭遠泣曰此古人所行公能行之忠義不朽矣有李存沼者莊宗之近屬自洛陽犇晉陽矯傳莊宗之命陰與二內養謀殺憲及彥超據晉陽拒守彥超知之密告憲欲先圖之憲曰僕受先帝厚恩不忍為此徇義而不免於禍乃天也彥超謀未決壬辰夜軍士共殺二內養及存沼於牙城因大掠達旦憲聞變出犇忻州會嗣源移書至彥超號令士卒城中始安遂權知太原軍府　百官上牋啟嗣源監國嗣源乃許之甲午入居興聖宮始受百官班見下令稱教百官稱之曰殿下莊宗後宮存者猶千餘人宣徽史選其美小者數百獻於監國監國曰奚用此為對曰宮中職掌不可闕也監國曰宮中職掌宜諳故事此輩安知之乃悉用老舊人補之其少年者皆出歸其親戚無親戚者任其所適蜀中所送宮人亦準此　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或密告樞密使安重誨與李紹真謀曰今殿下既監國興喪諸王宜早為之所以壹人心殿下心慈不可以聞乃密遣人就田舍殺之後月餘監國乃聞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皇后與申王存渥犇晉陽在道與存渥私通存渥至晉陽李彥超不納走至風谷為其下所殺明日永王存霸亦至晉陽從兵逃散俱盡存霸削髮僧服謁李彥超願為山僧幸垂庇護軍士爭欲殺之彥超曰六相公來當奏取進止軍士不聽殺之於府門之碑下劉皇后為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　王存禮及莊宗幼子繼嵩繼潭繼蟾繼羣遭亂皆不知其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　戊戌李紹榮至洛陽監國責之曰吾何負於爾而殺吾兒紹榮瞋目直視曰先帝何負於爾遂斬之復其姓名曰元行欽　監國恐征蜀軍還為變以石敬瑭為陝州留後已亥以李從珂為河中留後　監國下教數租庸使孔謙奸佞侵刻窮困軍民之罪而斬之凡謙所立苛斂之法皆罷之因廢租庸使及內句司依舊為鹽鐵戶部度支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又罷諸道監軍使以莊宗由宦官亡國命諸道盡殺之　魏王繼岌自興平退至武功宦者李從襲曰禍福未可知退不如進請王亟東行以救內難繼岌從之還自渭水權西都留守張籛已斷浮梁循水浮渡是日至渭南賤心吕知柔等皆已竄匿從襲謂繼岌曰時事已去王宜自圖繼岌徘徊流涕乃自伏於牀命僕夫李環縊殺之任圜代將其

李沖殺李存政李從襲

李紹亮欲殺溫韜段疑安重誨言不可

李琪請監國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

族誅郭從謙

衆而東監國命石敬瑭慰撫之軍士皆無異言先是監國命所親李沖為華州都監應接西師沖擅過華州節度使史彥鎔入朝同州節度使李存敬過華州沖殺之并屠其家又殺西川行營都監李從襲彥鎔泣訴於安重誨重誨遣彥鎔還鎮召沖歸朝自監國入洛內外機事皆決於李紹真紹真擅收威勝節度使李紹欽太子少保李紹沖下獄欲殺之安重誨謂紹真曰溫段罪惡皆在梁朝今殿下新平內難冀安萬國豈專為公報仇邪紹真由是稍沮辛丑監國教李紹沖紹欽復姓名為溫韜段凝并放歸田里　壬寅以孔循為樞密使　有司議即位禮李紹真孔循以為唐運已盡宜自建國號監國問左右何謂國號對曰先帝賜姓於唐為唐復讎繼昭宗後故稱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稱唐耳監國曰吾年十三事獻祖獻祖以吾宗屬視吾猶子又事武皇垂三十年先帝垂二十年經綸攻戰未嘗不預武皇之基業則吾之基業也先帝之天下則吾之天下也安有同家而異國乎今執政更議禮部尚書李琪曰若改國號則先帝遂為路人梓宮安所託乎不惟殿下不忘三世舊君吾曹為人臣者能自安乎前代以旁支入繼多矣宜用嗣子柩前即位之禮衆從之丙午監國自興聖宮赴西宮服斬衰於柩前即皇帝位百官縞素既而御元德殿受冊百官吉服稱賀　有司劾奏太原尹張憲委城之罪庚戌賜憲死　任圜將征蜀兵二萬六千人至洛陽明宗慰撫之各令退營　甲寅大赦改元量留後宮百人宮官三十人教坊百人鷹坊二十人御廚五十人自餘任從所適諸司使務有名無實者皆廢之分遣諸軍就食近畿以省饋運除夏秋稅省耗節度防禦等使正至端午降誕四節聽供奉毋得斂百姓刺史以下不得供奉選人先遣塗毀文書者令三銓止除詐偽餘復舊規　宦官數百人竄匿山林或落髮為僧至晉陽者七十餘人五月詔北都指揮使李從溫悉誅之從溫帝之姪也　丙子聽郭崇韜歸葬復朱友謙官爵兩家貨財田宅前籍沒者皆歸之　秋七月丙子葬元聖神閔孝皇帝於雍陵廟號莊宗

二年春二月丙申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張溥曰同光四年之變始於魏王繼岌之殺郭崇韜成於皇甫暉之劫趙在禮終於郭從謙之殺不特非帝心即魏王亦弗願也馬彥珪說劉后作教李從襲等環而泣請魏王不得已應之殺一大將在須臾間刑無赦書罪無主名升階擁首蓋直戲耳皇甫暉夜博不勝因訛言造亂殺傷仁毆奉趙在禮為帥豈真欲反哉適以戲激也郭從謙帝所幸愛厚於郭崇韜李存乂帝以是戲之懼而謀變尋常諂諛之言即帝亦

忘之不意露刃注矢出其閒也魏王擅殺崇韜其罪當問即不問當坐彥珪從襲帝不一省反聽景進言誅李存乂族朱友謙以甚其過則天下真以為帝殺崇韜矣趙在禮為亂兵所逼擾攘至鄴都先逆擊之後慰撫之皆可無大變無如史彥瓊之開門揖盜又絕彼自新也鄴都招撫帝既命李紹榮又遣李嗣源往討一万小警兩將并出理亂絲而棼之曷以靖諸張破敗作亂嗣源幾踵在禮幸而得脫冀歸朝廷復為紹榮阻遏懼無以明石敬瑭乃說取大梁帝聞之以為嗣源果反也輕離宮闕回翔汜水而鄧從誨弩弓起矣從來國家破亡非強寇外作即釁叛內生聚患肘腋之閒爭權矢石之際或相持累年或潰裂一旦禍皆有原莊宗無是也鵩子

任圖以天下為己任安重誨惡之

任圖請置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馬延誤衝前導安重誨斬之

朝廷議置

專殺民訛驟興擒捕之卒夜驚幕府首鼠之卒朝沸京師大將忽疑兩端天子適履境外優笑發難流矢為殃嗣源無心乎篡而迹涉逐君莊宗可以不亡而身先破敗發出偶然勢成莫及雖有智勇已不及施是繇帝立漢高馬上之功而不割元帝閨闥之愛衰唐宗用兵之長而未絕玄宗幄房之溺遂至顛沛俄頃與昏亂同轍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

安重誨專權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夏四月乙未以中門使安重誨為樞密使鎮州別駕張延朗為副使延朗開封人也仕梁為租庸吏性纖巧善事機要以女妻重誨之子故重誨引之　五月丙辰朔以太子賓客鄭珏工部尚書任圜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圜仍判三司圜憂公如家簡拔賢俊杜絕僥倖期年之閒府庫充實軍民皆足朝綱粗立圜每以天下為己任由是安重誨忌之　帝目不知書四方奏事皆令安重誨讀之重誨亦不能盡通乃奏稱臣徒以忠實之心事陛下得典樞機今事粗能曉知至於古事非臣所及願徵前朝侍講侍讀近代直崇政樞密院選文學之臣與之共事以備應對乃置端明殿學士乙亥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為之　戊寅以安重誨領山南東道節度使重誨以襄陽要地不可乏帥無宜兼領固辭許之　六月安重誨恃恩驕橫殿直馬延誤衝前導斬之於馬前御史大夫李琪以聞秋七月重誨白帝下詔稱延陵突重臣戒諭中外

二年春正月安重誨以孔循少侍宮禁謂其諳練故事知朝士行能多聽其言朝廷議置相循意不欲用河北人先已薦鄭珏又薦太常卿崔協任圜欲用御史大夫李琪鄭珏素惡琪故循力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

相重譖聽孔循言與任圜不合卒舍李琪而相崔協馮道

重譖奏賜圜死趙鳳哭諫不聽

帝欲為皇子娶安重誨女循止重誨而自納其女

朱宏昭請勿以小忿棄重誨

兼耳宰相但得端重有器度者足以議刑多士矣它日議於上前上問誰可相者重誨以協對圜曰重誨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上曰宰相重任卿輩更審議之吾在河東時見馮書記多才博學與物無競此可相矣既退孔循不揖拂衣徑去曰天下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何者使崔協暴死則已不死會須相之因稱疾不朝者數日上使重誨諭之方入重誨私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桔蜣之轉也循與重誨共事日短琪而譽協癸亥竟以端明殿學士馮道及崔協并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協邠之曾孫也　己卯加樞密使安重誨兼侍中孔循同平章事　任圜性剛急且恃與帝有舊勇於敢為權倖多疾之舊制館券出於戶部夏五月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上前往復數四聲色俱厲上退朝宮人問上適與重誨論事為誰上曰宰相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是者蓋輕大家耳上愈不悅卒從重誨議圜因求罷三司詔以樞密承旨孟鵠充三司副使權判鄴州人也　六月丙戌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任圜罷守太子少保　秋七月任圜請致仕居磁州許之　九月丙寅以樞密使孔循兼東都留守　冬十月或謂安重誨曰失職任外之人乘賊未破或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以為然奏遣使賜任圜死端明殿學士趙鳳哭謂重誨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者至磁州圜聚其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

三年　樞密使同平章事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帝欲為皇子娶重誨女循謂重誨曰公職居近密不宜復與皇子為婚重誨辭之久之或謂重誨曰循善離間人不可置之密地循知之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德妃請娶循女為從厚婦帝許之重誨大怒二月乙未以循同平章事充忠武節度使兼東都留守重誨性彊愎秦州節度使華溫琪入朝請留闕下帝嘉之除左驍衛上將軍月別賜錢穀歲餘帝謂重誨曰溫琪舊人宜擇一重鎮處之重誨對以無闕它日帝屢言之重誨愠曰臣累奏無闕惟樞密使可代耳帝曰亦可重誨無以對溫琪聞之懼數月不出重誨惡成德使同平章事王建立奏建立與王都交結有異志建立亦奏重誨專權求入朝面言其狀帝召之既至言重誨與宣徽史判三司張延朗結婚相表裏弄威福三月辛亥帝見重誨氣色甚怒謂曰今與卿一鎮自休息以王建立代卿張延朗亦除外官重誨曰臣被荊棘事陛下數十年值陛下龍飛承乏機密數年間天下幸無事今一旦棄之外鎮臣願聞其罪帝不懌而起以語宣徽史朱弘昭弘昭曰陛下平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

願垂三思。帝尋召重誨慰撫之。明日建立辭歸鎮。帝曰。卿比奏欲入分朕憂。今復何去之。會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鄭珏請致仕。已未以珏為左僕射致仕。癸亥以建立為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冬十一月。庚寅。皇子右衛大將軍從璟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璟不為之屈。帝東巡。以從璟為皇城使。從璟與客宴於會節園。酒酣。戲登御榻。重誨奏請誅之。三月。丙戌。賜從璟死。初。朔方節度使韓洙卒。弟澄為留後。未幾。定遠軍使李匡儔聚黨據保靜鎮作亂。朔方不安。冬十月。丁酉。韓澄遣使齎絹表乞朝廷命帥。前磁州刺史康福善胡語。上退朝。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曰。康福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汝。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胡境。為帥者多遇害戍。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上。涕泣辭之。上命重誨為福更定鎮。重誨曰。福自刺史無功。建節尚復何求。且成命已行。難以復改。上不得已。謂福曰。重誨不肯。非朕意也。福辭行。上遣將軍牛知柔。河中都指揮使衛審岐等將兵萬人衛送之。審岐徐州人也。

長興元年　初。王德妃因安重誨得進。常德之。帝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誨切諫。引劉后為戒。妃由是怨之。　宣武節度使符習自恃宿將。論議多抗安重誨。重誨求其過失奏之。夏四月。丁酉。詔習以太子太師致仕。　初。帝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珂毆重誨。重誨走免。既醒。悔謝重誨。終銜之。至是。重誨用事。自皇子從榮從厚皆敬事不暇。時從珂為河中節度使。同平章事。重誨屢短之於帝。帝不聽。重誨乃矯以帝命諭河東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是日。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扣門詰之曰。吾待汝厚。何為如是。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耳。請公入朝。從珂止於虞鄉。遣使以狀聞。使者至。壬寅。帝問重誨曰。彥溫安得此言。對曰。此妄人妄言之。宜速討之。帝疑之。欲誘至。彥溫訊其事。除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討之。帝令彥稠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召從珂詣洛陽。從珂知為重誨所構。馳入自明。　加安重誨兼中書令。　李從珂至洛陽。上責之。使歸第。絕朝請。辛亥。自通等拔河中。斬楊彥溫。癸丑。傳首來獻。上怒藥彥稠不生致。深責之。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上曰。吾兄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何為發此言。意不欲置之人間耶。此皆非公輩意也。二人惶恐而退。它日趙鳳又言之。上不應。明日。重誨自言之。上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

從璟戲登御榻重誨奏誅之

王德妃怨重誨

將習與重誨不合致仕

重誨衛李從珂矯帝命諭楊彥溫使逐之

復虞事澳請命索自通樂彥稠出討斬彥溫以滅尸諷馮道趙鳳奏從珂罪責使歸第

自通承重誨旨奏從珂私造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得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郎中史館脩撰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　安重誨言昭義節度使王建立過魏州有搖衆之語五月丙寅制以太傅致仕　秋八月乙未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温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帝以問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樂彥稠二人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重誨事陛下三十年幸而富貴何苦謀反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帝乃斬彥温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　壬寅趙鳳奏竊聞近有姦人誣陷大臣搖國柱石行之未盡帝乃收李行德張儉皆族之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者衆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瓊寖用事數短重誨于上九月重誨內憂懼表解機務上曰朕無間於卿誣罔者朕既誅之卿何為爾甲戌重誨復面奏曰臣以寒賤致位至此忽為人誣以反非陛下至明臣無種矣由臣才薄任重恐終不能鎮浮言願賜一鎮以全餘生上不許重誨求之不已上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上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上曰卿豈不可延光曰臣受驅策日淺且才不逮重誨何敢當此上遣孟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　甲申以范延光為樞密使安重誨如故　十二月天雄節度使石敬瑭征蜀未有功安重誨請自督戰既行石敬瑭累表奏論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二年　初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謟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延入寢室妻子羅拜奉敬酒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忝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不可令至行營恐奪石敬瑭兵柄又遣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若至軍前恐將士疑駭不戰自潰宜速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宜急徵還宣徽史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恩有詔召重誨還　春二月安重誨至三泉得詔急歸過鳳翔朱弘昭不內重誨懼急馳騎而東　辛丑以樞密使兼中書令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趙鳳言於上曰重誨陛下家臣其心終不叛主但以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上以為朋黨不悅　三月帝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安得復見吾丙寅以從珂為左衛大將軍　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五月庚寅制以太子太師致仕是日其子崇贊崇緒逃竄河中壬辰以保義節度使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甲午遣步軍指揮

李行德引邊彥温告安重誨謀反安從進夠彥稠趙鳳請之重誨妃孟漢瓊數短重誨于上重誨請解樞務

石敬瑭征蜀重誨請往督戰宋宏昭奏其怨望乃召還

翟光鄴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

使樂彥稠將兵趣河中安重霸等至河中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吾知之矣此非渠意為人所使耳若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闕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久之重誨問其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樂彥稠將兵至矣重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崇贇等至陝有詔繫獄皇城使翟光鄴素惡重誨帝遣詣河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鄴至河中李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於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撾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撾殺之奏至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並二子誅之　六月乙丑復以李從珂同平章事充西都留守

張洎曰歐陽氏之傳安重誨也言其威福自出者三盡忠補益者五獨見之慮禍釁所生者四斬馬延殺任圜強放三司積欠威福之類也拒獻嘉禾卻白鷹白兔救田令方劉知章死盡忠之類也輕信孽玫殺烏昭遇而絕錢鏐隔楊彥溫於死而不能去潞王遣李嚴監軍而孟知祥貳命李仁矩節度而董璋叛獨見生禍之類也又云重誨被讒二子奔父忍死報國械送京師明宗不信夫妻流血一篇之中哀歌隕涕又云重誨既死李從璋檢責家貲不及數千緡其臨死尚恨不為國家除潞王志勤王室無愧清忠歐陽氏之傷重誨至矣作史者誠見潞王不臣上弒愍帝徼陵穴土路人心惻歎明宗無先事之志誤殺重誨自取滅亡也然任圜大臣矯制賜死李從珂叛形未彰私行翦除其專若此宜無罪乎重誨少事明宗明敏勤恪參決大計功稱佐命誠可無死其所以死者在於擅殺通王存雍王存紀長君之惡以自結黨也郭崇韜忠略有志滅梁破蜀建天下利害二十五事勳勞逺過重誨獨以求助中宮請立劉后危唐社稷遂先莊宗而死大臣一念之私殺身有餘不必其事成敗何如也李璮發難於升階從璋奮撾於答拜功臣辟首同泣屬鏤然崇韜不惡於李從襲向延嗣馬彥珪可免驟戮重誨不惡於孟漢瓊翟光鄴必無族誅從來殺大臣者多出宦官扇馬勿來豈激論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

秦王之亂潞王篡弒附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冬十二月庚子以皇子從榮為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春正月癸酉以皇子從厚同平章事充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從榮之同母弟也從榮聞之不悅　秋九

楊思權勸從榮陰為自固之備

馮賦謂執政宜選重德輔之

帝戒從榮為詩

安重誨死從榮輕侮王淑妃孟漢瓊范延光趙延壽從榮忌從厚

月帝謂樞密使安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今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三年夏四月以鄴都留守從榮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以客省使太原馮贇為副留守夾馬都指揮使新平楊思權為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之丙戌以樞密使安重誨兼河南尹以河南尹從厚為宣武節度使仍判六軍諸衛事

冬十二月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很不親政務帝還左右素與從榮善者往與之處使從容諷導之其人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理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聞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步軍都指揮使楊思權曰朝廷之人皆推從厚而短我我其廢乎思權曰相公手握彊兵且有思權在何憂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又謂帝左右曰君每譽弟而抑其兄我輩豈不能助之耶其人懼以告副留守馮贇贇密奏之帝召思權詰關以從榮故亦弗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馮贇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　夏四月壬子以皇子從榮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從厚為河東節度使北都留守

長興元年秋八月立皇子從榮為秦王丙辰立從厚為宋王

三年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每置酒輒令僚屬賦詩有不如意者面毀裂抵棄冬十月壬子從榮入謁帝語之曰吾雖不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　秦王從榮為人鷹視輕佻峻急既判六軍諸衛事復參朝政多驕縱不法初安重誨為樞密使上專屬任之從榮及宋王從厚自襁褓與之親狎雖典兵嘗為重誨所制畏事之重誨死王淑妃與宣徽史孟瓊瓊宣傳帝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己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故嫌隙不外見石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范延光趙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請與舊臣迭為之上不許會契丹欲入寇上命擇帥臣鎮河東延光延壽皆曰當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耳敬瑭亦願行上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辭上乃以宣徽史朱弘昭知山南東道代義誠詰關

四年春正月戊子加秦王從榮守尚書令兼侍中　夏四月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不敢除人

范雎光趙延壽求外補以避從榮

請令王自擇秦王府判官太子詹事主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瓚於從榮從榮表請之癸丑以瓚為秘書監秦王傳前襄州支使山陽魚崇遠為記室瓚自以左遷泣訴不得免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詭譎瓚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瓚雖為傳從榮一概以僚屬待之瓚有難色從榮覺之自是戒門者勿為通月聽一至府或竟日不召亦不得食五月戊寅立皇子從珂為潞王　秋八月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見上寢疾秦王從榮權勢方盛冀已復進用表請立從榮為太子上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太原舊第耳不得已丙戌詔宰相樞密使議之己卯從榮見上言曰竊聞有姦人請立臣為太子臣幼少且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上曰羣臣所欲也從榮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執政欲以吾為太子是欲奪我兵柄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具以白上辛未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九月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今文士試草檄淮南書陳已將廓清海內之意從榮不決於執政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上以為見己病而求去甚怒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云延壽實有疾不堪機務丙申二人復言於上曰臣等非敢憚勞願與勳舊迭為之亦不敢俱去願聽一人先出若新人不稱職復召臣臣即至矣上乃許之戊戌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制下弘昭復辭上叱之曰汝輩皆不欲在吾側蓄養汝輩何為弘昭乃不敢言　辛丑詔大元帥從榮位在宰相上　冬十月范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庚申以延光為成德節度使以馮贇為樞密使帝以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以恭順持兩端冀得自全　十一月甲戌上餞范延光酒罷上曰卿今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勿聽羣小之言遂相別而泣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故延光言及之　戊子帝疾復作己丑大漸　秦王從榮入問疾帝俯首不能舉王淑妃曰從榮在此帝不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從榮意帝已殂明旦稱疾不入是夕帝實小愈而從榮不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辛卯從榮遣都押牙馬處鈞　朱弘昭馮贇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當止於何所二人曰王自擇之既而私於處鈞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人浮言從榮怒復遣處鈞謂二人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及宣徽史孟漢瓊咸曰茲事不得康義誠不可濟乃召義誠謀

之義誠竟無言但曰義誠將校耳不敢預議惟相公所使弘昭疑義誠不欲衆中言之夜邀至私第問之其對如初壬辰從榮自河南府常服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是日黎明從榮遣馬處鈞至馮贇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且居興聖宮公輩各有宗族處事亦宜詳允禍福在須臾耳又遣處鈞詣康義誠義誠曰王來則奉迎贇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豫岳方聚謀於中興殿門外贇具道處鈞之言因讓義誠曰秦王言禍福在須臾其事可知公勿以兒在奉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吾輩尚有遺種乎義誠未及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攘衣起曰今日之事危及君父公猶顧望擇利耶吾何愛餘生當自帥兵拒之耳即入殿門弘昭贇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須臾入宮則大亂矣宮中相顧號哭帝曰從榮何苦乃爾問弘昭等有諸對曰有之適已令門者闔門矣帝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帝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數脫吾於厄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我固知此曹不足付大事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汝為我部閉諸門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孟漢瓊被甲乘馬召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方據胡床坐橋上遣左右召康義誠端門已閉叩左掖門從門隙中窺之見朱洪實引騎兵北來走白從榮從榮大驚命取鐵掩心環之坐調弓矢俄而騎兵大至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掠嘉善坊潰去從榮與妃劉氏匿牀下皇從使安從益就斬之並殺其子以其首獻初孫岳頗得預內廷密謀馮朱惠從榮狼伉岳嘗為之極言禍福之歸康義誠恨之至是乘亂密遣騎士射殺之帝聞從榮死悲駭幾落御榻絕而復蘇者再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帝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癸丑馮道帥羣臣入見帝於雍和殿帝兩泣嗚咽曰吾家事至此慙見卿等時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甲午遣孟漢瓊徵從厚且權知天雄軍府事丙申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輩劉陟王說而已任贊到官纔半月王居敏司徒詡在病告已半年豈豫其謀居敏尤為從榮所忌昨舉兵向闕之際與輩陟並譽而行指日景曰來日及今已誅王詹事矣自非與之同謀者豈得一切誅之乎朱弘昭曰使從榮得入光政門贊等當如何任使而吾輩猶有種乎且首從差一等耳今首已孥戮而從皆不問主上能不以吾輩為庇奈人乎馮瞿力爭之始議流貶時諸議高輩已伏誅丁酉元帥府判官兵部侍郎任贊秘書監兼王傅劉瓚友蘇瓚記室參軍崇遠河南少尹劉陟判官司徒詡推官王說等八人並長流河南巡官李澣江文蔚等六人勤

明宗祝天早生聖人明殂宋王即位
司永王氏言從榮非大逆朱洪實康義誠請帝賜死

歸田里六軍判官太子詹事王居敏推官郭昜升貶官澣回之族曾孫詡貝州人文爵建安人也文爵奔吳徐知誥厚禮之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逵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為如是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蔡世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逵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戊戌帝殂帝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為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載於五代粗為小康辛丑宋王至洛陽　十二月癸卯朔始發明宗喪宋王即皇帝位秦王從榮既死朱洪實妻入宮司永王氏與之語及秦王王氏曰秦王為人子不在左右侍疾致人歸禍是其罪也若云大逆則厚誣矣朱司徒最為王恩當時不為之辨惜哉洪實聞之大懼與康義誠以其語白閔帝且言王氏私於從榮為之詞宮中事辛亥賜王氏死葬連王淑妃淑妃素厚於從榮帝由是疑之

潞王清泰元年春正月戊寅閔帝大赦改元應順　壬午加河陽節度使兼侍衛都指揮使康義誠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朱弘昭馮贇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宣國節度使安彥威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忠正節度使張從賓甲申出彥威為護國節度使以捧聖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代之出從賓為彰義節度使以嚴衛步軍都指揮使皇甫遇代之彥威崚峋人遇真定人也

戊子樞密使同平章事朱弘昭同中書門下三品馮贇河東節度使兼侍中石敬瑭并兼中書令贇以超遷太過堅辭不受己丑改兼侍中　鳳翔節度使兼侍中潞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馮贇位望素出二人下逵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明宗有疾潞王屢遣其夫人入省侍及明宗殂潞王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潞王陰事時潞王長子重吉為控鶴都指揮使朱馮不欲其典禁兵己亥出為亳州團練使潞王有女惠明為尼在洛陽亦召入禁中潞王由是疑懼　閏月丙午尊皇后為皇太后　甲寅以王淑妃為太妃　二月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己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盬送赴鎮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粗率樂禍前代安重誨鎮河中手殺之潞王聞其來尤惡之欲拒命則兵弱糧少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胤孫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對曰君命召不俟駕臨喪赴鎮又何疑焉諸人凶謀不可

路王還鄉謝朱廷乂等結王思同思同執之以問

思同御軍無法遣楚信作執李重吉幽於宋州安彥威等五節度使合兵討鳳翔

諸道兵將克鳳翔路王登城慟哭士卒心動楊思權先降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王思同棄軍至彥威等至

從也衆哂之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專制朝權別疎骨肉動搖藩垣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路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推官郝詡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曰吾受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詡等以狀聞時路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金并州人也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請以王思同為統帥以羽林都指揮使侯益為行營馬步都虞侯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執政怒之出為商州刺史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前絳州刺史長從簡為馬步都虞侯嚴衙步軍左廂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暉魏州人也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路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詔遣殿直楚匡祚亳州團練使李重吉幽於宋州洋王從璋行至關西聞鳳祥拒命而還　三月安彥威與山南西道張虔劉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福等五節度使奏合兵討鳳翔漢韶存進之子也乙卯諸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衆丙辰復進攻城期於必取鳳翔城壍卑淺守備俱乏衆心危急路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生入死金創滿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劉性褊急主攻城西南以白及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劉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路王自西門入以幅紙進路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勿以為防團路王即書思權可仰孟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尹暉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爭棄甲投戈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遁去路王悉斂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值以給之

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遂雍鄩之子也路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路王始憂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還使慰撫之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路王至前軍賞徧皆不入城庚申路王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是日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斬還中外大駭帝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萬

長安劉遵
堆門不
納
潞王至長
安遂擁迎
調
楚匡作殺
李重吉兄
惠明
洪實與義
誠爭辨被
斬軍士益
憤怒
思同被執
尹暉說劉
廷朗殺之
安從進安
彥威安重
霸皆降潞
王康思立
不得已亦
出
康義誠降
潞王

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國既承大業年在幼沖國事皆委諸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棒梗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將失策耳今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士益驕無所畏忌貨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分遣楚匡作殺李重吉於宋州匡作搒捶重吉責其家財又殺兄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康義誠由是恨之辛酉帝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寇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二人訟於帝前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洪實軍士益憤怒

壬戌潞王與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閒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敢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王之過長安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處失士心屬王醉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彥樂稠囚之乙丑至關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日潞王至靈寶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先是捧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聞乘輿已播遷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群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麾下纔餘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

朱宏昭赴井死婁從進族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葬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召孟漢瓊不還慕容遷晉帝

馮道來慰欲降潞王慶通等止之不聽

長從閻王景戡被執降

石敬瑭將附賊沙守榮奔洪進欲殺之不聽而死

為信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悉召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其族傳弘昭贇首於潞王帝欲葬魏州召孟漢瓊使詣魏州為先置漢瓊不應召單騎葬陝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大家乃陽為圍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己巳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死帝已北走道及劉昫欲歸私第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若是奉無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潞王已處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導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潞王上牋於太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帝大喜問以社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嘆數四曰衛州刺史王弘贊宿將習事請與圖之乃往見弘贊問之弘贊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以弘贊之言告弓箭軍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壻富貴共之今之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要計於公冀圖恢復乃以此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守榮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將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鬬死弘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去敬瑭遂趣洛陽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自謂於王有舊恩

孟漢瑞伏誅

馮道帥百官勸進

潞王使王宏贊之子磁弒閔帝又殺孔妃許氏四子

康義誠族誅據彥稠

李專美言國存亡不繫虛實

至灞池西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從臣之列王即命斬於路隅壬申潞王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王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痛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王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王立謂道等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百官詣至德宮門待罪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宜即皇帝位乙亥即位於柩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閔賓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索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王弘贊還閔帝於州廨帝遣弘贊之子殿直密往酖之戊寅密至衛州謁見閔帝問來故不對弘贊數進酒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密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王密既還潞王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己卯石敬瑭入朝　乙酉改元大赦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己丑詠孝彥稠　庚寅釋王景戡裴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盡夜督責繫囚滿獄貧者至自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王力戰立功良苦反使我輩鞭臀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時頒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物簪珥皆出之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夜直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縱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繫於厚賞亦在脩法度正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於徽陵廟號明宗帝衰絰護從至陵所宿焉

張溥曰唐明宗四子曰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璟從莊宗戰數有功為金槍指揮使明宗嬖愛於魏奉帝命馳諭尼於元行欽不得達願死衛天子後竟遣殺作史者稱其君臣父子之際知所從而得其死孝璋忠孝有遺悲焉明宗稱帝從榮次當繼序握兵輕驕將相大臣皆患之思出外以避其禍帝幸宮西士和亭行傷寒疾從榮入問起居漸有欲死其父之心既謀召牙兵宿將孟漢瓊朱弘昭等遣以及告命朱弘實安從益帥兵以出殺於床下張紘之疑至死不明然明宗平日教誨不素縱侈納邪封秦王時聽其儼然受冊朝廟又加大元帥名節度使以下咸具寮屬庭謁衙州吁之驕咎先莊公豈盡厥子罪哉從厚形質豐厚寡言好禮兄死襲位序順不爭潞王從珂即用兵久非明宗子以道柔之可以無動朱弘昭馮贇等輕易其地迺激使反王氏阿三驍勇善戰志氣雖下明宗既葬陵忽少主益其日夜思變但苦無名耳河東一從藉為口實移檄詰師羣帥風附即潞王初發時不虞其不戰屈入若此楊思權梁之控鶴軍使事唐莊明明於從榮勸其招募死士增利器械潞王反鳳翔五節度使合兵攻其城將陷思權大呼先降眾軍奔潰潞王長驅入陝其詬誤秦王也罪深於劉陟高輦既有閟帝也迸甚於劉遂雍康義誠沒漏上刑以即鉞終何無天道哉明宗監國李紹真孔循即請建國號潞王至蔣橋馮道李愚首勸即位當時二王雖師古入都尚未敢顯然稱君賊臣賣國亟奉尊號遂居而不疑五代大臣寡廉鮮耻大都以上愛納進為佐命元功可慨也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一終

宋　建　安　袁　樞　編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契丹入寇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夏五月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頎報之初契丹有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為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為王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為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阿保機為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屬之阿保機姓耶律氏恃其彊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求如約阿保機不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為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創種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為一部七部許之漢城者故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機稍以兵擊滅七部復併為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眾三十萬寇雲州晉王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為兄弟延之帳中縱酒握手盡歡約以今冬共擊梁或勸晉王因其來可擒也王曰讎敵未滅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阿保機留旬日乃去晉王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三千匹雜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更附於梁晉王由是恨之

二年夏五月己丑契丹王阿保機遣使隨高頎入貢且求冊命帝復遣司農卿渾特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

均王貞明二年　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亡歸契丹及守光被圍於幽州其北邊士民多為契丹所掠契丹日益彊大契丹王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為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后勇決多權變阿保機行兵御眾述律后常預其謀阿保機嘗度磧擊黨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奚泊二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其至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述律后有母有姑皆踞榻受其拜曰吾惟拜天不拜人也晉王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為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末年衰困遣參軍韓延徽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有智略頗知屬文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忘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以牧圉宜禮而用之契丹主召延徽與語悅之遂以為謀主舉動訪焉延徽始教契丹建牙

阿保機許與晉王同擊汴歸而背盟

述律后大破黃頭奚泊二室韋

晉王以叔父事阿保機以叔母事述律后劉守光遣

韓延徽於契丹述律后請其主用為謀主

延徽逃歸晉王緘疾之復入契丹

盧文進殺李存矩帥衆奔契丹

周德威失瀛州之險

契丹主得盧文進欲攻幽州述律后止之

周德威敗於新州周德威遣使告急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

閻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繇是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歸晉陽晉王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為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聞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拊其背曰鄉者何往延徽曰思母欲告歸恐不聽故私歸耳契丹主待之益厚及稱帝以延徽為相累遷至中書令晉王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晉王叙所以北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寇延徽之力也

三年晉王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帥其衆尋契丹　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劉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曉勇據隘邀之契丹嘗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窺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遣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主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后哂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酋指牖前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無食不過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萬一不勝為中國笑吾部落亦解體矣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為刺史使守之晉王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旬日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衆寡不敵大為契丹所敗蒋歸　契丹乘勝進圍幽州聲言有衆百萬氈車毳幕彌漫山澤盧文進教之攻城為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遏之又為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閻使詣晉王告急王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昔太宗得一李靖猶擒頡利今吾有猛將三人復何憂哉存審竇以為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俟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以擊之李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

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為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即日命治兵夏四月晉王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洺水閱實以鎮定之兵繼之　秋七月晉王以李嗣源閱實兵少未足以敵契丹辛未更命李存審將兵益之　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城中危困李嗣源閱實李存審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我寡虜多騎我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陳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趣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行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為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卻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澗下每至谷口契丹輒邀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踏馬奮槊三入其陳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為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流矢蔽日契丹人馬死傷塞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陳待之存審命步兵陳於其後戒勿動先命羸兵曳柴揚塵而進煙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趣後陳起乘之契丹大敗席卷其衆自北山去委棄軍帳鎧仗羊馬滿野晉兵追之俘斬萬計辛丑嗣源等入幽州周德威見之握手流涕契丹以盧文進為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為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其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帥漢兵為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為之殘弊

四年　初契丹主之弟撒剌阿撥號北大王謀作亂於其國事覺契丹主數之曰汝與吾如手足而汝與此心我若殺汝則與汝何異乃囚之期年而釋之撒剌阿撥帥其衆降晉晉王厚遇之養為假子任為刺史胡柳之戰以其衆子來降

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遣閻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事見唐滅梁　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天皇王速往則皆已物也不然為晉王所有矣契丹主以為然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王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何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滄州旬日拔之擒刺史李嗣弼進寇定州王郁告急於晉晉王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思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

嗣源存審大破契丹

撒剌阿撥奔晉

盧文進王郁說契丹寇晉述律后諫不從

郭崇韜李嗣源勸晉王進軍大破契丹獲其子

契丹主敗誓王部師不聽其讓

之

二年春正月甲午晉王至新城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樂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止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晉王猶豫未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為王都所誘本利貨財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振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彊敵在前吾有進無退不可輕動以搖人心晉王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契丹其如我何吾以數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目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晉王分軍為二逐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時沙河橋狹冰薄契丹陷溺死者甚衆是夕晉王宿新樂契丹主車帳在定州城下敗兵至契丹舉衆退保望都晉王至定州王都迎謁於馬前宴於府第請以愛女妻王子繼岌戊戌晉王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戰晉王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為其所圍晉王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王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旬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未令我至此乃北歸晉王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野宿之所布槀於地周環方正皆如編箭雖去無一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晉王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即還騎恃勇追擊之恐為所擒惟兩騎自它道走免契丹主責王都縶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肱將兵定媯儒武等州授山北都團練使　是歲契丹改元天贊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春三月契丹寇幽州晉王問帥於郭崇韜崇韜薦橫海節度使李存審時存審臥病已卯徙存審為盧龍節度使與疾赴鎮以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嗣源領橫海節度使　夏閏四月甲午契丹寇幽州至易定而還

二年春正月甲辰幽州奏契丹入寇至瓦橋以天平軍節度使李嗣源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陝州留後霍彥威副之宣徽使李紹宏為監軍將兵救幽州　契丹出塞召李嗣源旋師命泰寧節度使李紹欽澤州刺史董璋戍瓦橋

李存審奏契丹去復得新州　三月乙巳鎮州言契丹將犯塞詔橫海節度使李紹斌北京左廂馬軍指揮使李從珂帥騎兵分道備之天平節度使李嗣源屯邢州紹斌本姓趙名行實幽州人也　庚戌幽州奏契丹寇新城

夏五月幽州言契丹將入寇甲寅以橫海節度使李紹榮充東北面行營招討使將大軍度河而北契丹屯幽州東南城門之外虜騎充斥饋運多為所掠　秋七月契丹恃其彊盛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掎其後乃先舉兵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以擾燕地　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　丁巳幽州言契丹入寇　冬十月易定言契丹入寇　十二月己巳命宣武節度使李嗣源將宿衛兵三萬七千人赴汴州遂如幽州禦契丹

三年春正月契丹寇幽州　二月上以契丹為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宿將零落殆盡李紹榮位望素輕欲徙李嗣源鎮真定為紹榮聲援崇韜深以為便

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真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　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國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於契丹契丹主聞莊宗為亂兵所害慟哭曰我朝定兒也吾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兒及此哭不已虜言朝定猶華言朋友也又謂坤曰今天子聞洛陽有急何不救對曰地遠不能及曰何故自立坤為言帝所以即位之由契丹主曰漢兒喜飾說毋多談突欲侍側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可乎坤曰中國無主唐天子不得已而立亦猶天皇王初有國豈彊取之乎契丹主曰理當然又聞吾兒專好聲色遊畋不恤軍民宜其及此吾自聞之舉家不飲酒散遣伶人解縱鷹犬若亦效吾兒所為行自亡矣又曰吾兒與我雖世舊然屢與我戰爭於今天子則無怨足以修好若與我大河之北吾不復南侵矣坤曰此非使臣之所得專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餘復召之曰河北恐難得得鎮定幽州亦可也給紙筆趣令為狀坤不可欲殺之韓延徽諫乃復囚之　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　八月丁亥契丹述律后使少子安端少君守東丹與長子突欲奉契丹主之喪將其衆發夫餘城　庚子幽州言契丹寇邊命齊州防禦使安審通將兵禦之　九月契丹述律后愛其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謂諸酋長曰二子吾皆愛之莫知所立汝曹擇可立者執其轡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轡讙呼曰願事元帥太子后曰衆之所欲吾安敢違遂立之為天皇王突欲愠帥數百騎欲奔唐為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天皇王尊述律后為太后國事皆決焉太后復納其姪為天皇王后天

命李嗣源鎮真定為李紹榮聲援以備契丹

姚坤奉使不屈

契丹主慟哭莊宗

述律后嗾中子德光召酋長立之

盧文進來奔

王都求容於趙德鈞

晉球以都反狀聞

王都與秃餒攻曲陽晉球大破之

契丹與王都連破新樂殺朱建豐

晉球大破王都與秃餒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幾盡

皇王性孝謹母病不食亦不食侍於母前應對或不稱旨母揚眉視之輒懼而趨避非復召不敢見也以韓延徽為政事令聽姚坤歸復命遣其臣阿思沒骨餒來告哀　冬十月庚子幽州奏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來奔初文進為契丹守平州帝即位遣閻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帥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　十一月癸巳以盧文進為義成節度使同平章事

二年秋九月壬申契丹來請修好遣使報之

三年春正月契丹陷平州　初義武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都鎮易定十餘年自除刺史以下官租賦皆贍本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帝亦以都篡父位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簡大將往來都陰為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它鎮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誨有隙遣使結為兄弟陰與之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歸德節度使王晉球晉球不從乃以金遺晉球帳下使圖之不克四月癸巳晉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　庚子詔削奪王都官爵壬寅以王晉球為北面招討使權知定州行州事以橫海節度使安審通為副招討使以鄭州防禦使張虔劉為都監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是日晉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晉球退保曲陽都與秃餒就攻之晉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秃餒以二千騎歸還定州晉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城堅不可攻晉球增修西關城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　王晉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趙州刺史朱建豐將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建豐乙丑王晉球張延朗會於行唐丙寅至曲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晉球等於曲陽丁卯戰於城南晉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諸君報國之時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舂槌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敝野契丹死者過半餘衆北走都與秃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者殆無孑遺　秋七月壬戌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晉球逆戰於唐河北大破之甲子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為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數　契丹北走道路泥濘人馬飢疲入幽州境八月甲戌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擊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

晏球大破惕隱趙德鈞遣武縱諫生擒惕隱等數百人
敖惕隱等酋長五十人
張希崇殺虜將南歸
晏球料王都必內潰
馬讓能納官軍王都舉族自焚
擒秃餒及契丹二千人
斬秃餒突欲來奔
賜突欲姓名李贊華
王欲以舍利詮剌惕隱還契丹
趙德鈞楊

村民以白梃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　初莊宗徇地河北獲小兒畜之宮中及長賜姓名曰李繼陶帝即位縱遣之王都得之使衣黃袍坐牒聞謂王晏球曰此莊宗皇子也已即帝位公受先朝厚恩曾不念乎晏球曰公作此小數竟何益吾今數公二策不悉衆決戰則束手出降耳自餘無以求生也　閏月戊申趙德鈞獻契丹酋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　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　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蕃漢都提舉使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與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所不忘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千餘里比其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窖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並從者殺之投諸窖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　冬十月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稍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潰帝從之

四年春正月王都秃餒欲突圍走不得出二月癸丑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秃餒及契丹二千人辛亥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秃餒至大梁斬於市　夏四月契丹寇雲州　五月契丹寇雲州

長興元年冬十一月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

二年春三月辛酉賜契丹東丹王突欲姓東丹名慕華以為懷化節度使瑞慎等州觀察使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惕隱等皆賜姓名惕隱姓狄名懷惠　秋九月己亥更賜東丹慕華姓名曰李贊華

三年　初契丹舍利詮剌與惕隱皆為趙德鈞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詮剌契丹之驍將屢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擒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　上欲授李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曰吾與其

拉言不可乃止

以李贊華為義成節度使

贊華不豫政事

夏氏不忍贊華殘虐奏離昏為尼

遣前骨舍利送羅卿俱歸契丹德鈞戍歸化州溝為良鄉縣又城三河縣

父約為昆弟故贊華歸哉吾老矣後世繼體之君雖欲招之其可致乎夏四月癸亥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僚屬輔之贊華但優游自奉不豫政事上嘉之雖時有不法亦不問以莊宗後宮夏氏妻之贊華好飲人血姬妾多刺臂以吮之婢僕小過或抉目或刀割火灼夏氏不忍其殘奏離昏為尼　五月契丹使者迭羅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初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卻之九月庚辰朔奏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張溥曰契丹自後魏以來名見中國當唐之世其地北接室韋東鄰高麗西界奚國南至營州後分為八部常推一大人建旗鼓統之歲久相代及阿保機代迭輦聽漢人言不肯受代既用其妻述律策召諸部大人牛酒會鹽池伏兵擊殺並為一國阿保機嘗度磧擊党項述律后守帳黃頭臭泊二室韋來虛攻掠奮擊破之名震諸夷李克用起兵代北劉夫人嘗從征伐劉知遠舉事太原李后出後宮贊為軍賞霸王之興類資內助夷狄亦然意者其火也阿保機與克用置酒雲州東城握手約兄弟期共舉兵擊梁歸而背約及求封冊於梁狠戾無信惟強是附不足多怪然克用人傑也杯酒未寒違盟且告讐之禽獸將寢處焉臨沒恨恨以一前虜莊宗期必滅契丹先王之怨與朱溫劉仁恭不同戴天莊宗殲溏梁燕功啓推枯獨契丹為患未能翦此朝食豈蠻夷不較當置度外抑亦經營中原力有弗遑也契丹兩窺晉述律后止之不從啓與戶歸婦人之智遠之輒敗王猛戒苻堅伐晉崔浩諫蠕蠕寇家有以夫莊宗殂阿保機聞之痛哭未幾亦死中子德光立感於王都構煽助之入犯明宗遣王晏球往討都舉族自焚禿餘剌剌陽隱赫邇等咸被誅擒中國威靈當此一振克用之志其成於明宗乎不知德光用兵時述律太后何不以母命止也釁延徽為契丹謀主終同光之世誓不南牧盧文進叛居平州歲為契丹鄉導盧龍巡屬被於奔命狡夷不馴必有中國逋逃之人啟之漢武所以惡衛律也突欲為契丹長子不得立憤而奔逃述律太后思念之深卑辭厚幣數遣使聘請唐斬其使不報此婦人者無故釁長幸不大亂猶賴其平日勇決權變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二

孟知祥據蜀

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

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以制知祥

知祥殺李嚴

宋公昭計脫董璋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秋七月孟知祥陰有據蜀之志閱庫中得鎧甲二十萬置左右牙等兵十六營凡萬六千人營於牙城內外　初郭崇韜以蜀驕兵分左右驍銳等六營凡三千人步兵分左右寧遠等二十營凡二萬四千人八月孟知祥增置左右衝山等六營凡六千人營於羅城內外又置義寧等二十營凡萬六千人分屯管內州縣就食又置左右牢城四營凡四千人分戍成都境內　秋九月壬戌孟知祥置左右飛棹兵六　營凡六千人分戍濱江諸州習水戰以備襲峽　初魏王繼岌郭崇韜率蜀中富民輸犒賞錢五百萬緡聽以金銀繒帛充畫夜輦載有自殺者給軍之餘猶二百萬緡至是任圜判三司知成都富饒遣鹽鐵判官太僕卿趙季良為孟知祥官告國信兼三川都制置轉運使冬十月季良至成都蜀人欲皆不與知祥曰府庫它人所聚鞫之可也州縣租稅以贍鎮兵十萬洪不可得季良但發庫物不敢復言制置轉運職事矣安重誨以知祥及東川節度使董璋皆據險要擁強兵恐久而難制又知祥乃莊宗近姻陰欲圖之客省使泗川防禦使李嚴自請為西川監軍必能制知祥己酉以嚴為西川都監文思使太原朱弘昭為東川副使李嚴母賢明謂嚴曰汝前啟滅蜀之謀今日再往必以死報蜀人矣

二年春正月孟知祥聞李嚴來監其軍惡之或請奏止之知祥曰何必然吾有以待之遣吏至綿劍迎候會武信節度使李紹文卒知祥自言嘗受密詔許便宜從事壬戌以西川節度副使內外馬步都指揮使李敬周為遂州留後促之上道然後表聞嚴先遣使至成都知祥自以於嚴有舊恩冀其懼而自回乃盛陳甲兵以示之嚴不以為意孟知祥禮遇李嚴甚厚一日謁知祥知祥謂曰公前奉使王衍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眾怒不可遏也遂揖下斬之又召左廂馬步都虞候丁知俊知俊大懼知祥指嚴尸謂曰昔嚴奉使汝為之副然則故人也為我瘞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又擅許將士優賞臣輒已誅之內八作使楊令芝以事入蜀至鹿頭關聞嚴死棄還朱弘昭在東川聞之亦懼謀歸洛會有軍事董璋使之入奏弘昭偽辭然後行由是得免　三月帝遣客省使李仁矩如西川傳詔要諭孟知祥及吏民甲戌至成都　先是孟知祥遣牙內指揮使文水武漳迎其妻瓊華長公主及子仁贊於晉陽及聞知祥殺李嚴止之以聞帝聽其歸蜀丙申至成都　鹽鐵判官趙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素留季良

知祥與董璋爭鹽利

李仁矩恃安重誨驕褻董璋詬之

璋與孟知祥謀併力振朝廷

趙季良言董璋終為西川患知祥厚結李仁罕

董璋因武度裕

為副使朝廷不得已四月以季良為西川節度副使李昊歸蜀知祥以為觀察判官

三年春三月孟知祥屢與董璋爭鹽利璋誘商販東川鹽入西川知祥患之乃於漢州置三場重征之歲得錢七萬緡商旅不復之東川　先是詔發西川兵戍夔州孟知祥遣左庸鑾指揮使毛重威將三千人往頃之知祥奏夔忠萬三州已平請召戍兵還以省饋運帝不許知祥陰使人誘之重威帥其衆鼓譟逃歸帝命按其衆知祥請而免之

四年夏五月帝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令西川獻錢一百萬緡東川五十萬緡皆辭以軍用不足西川獻五十萬緡東川獻十萬緡仁矩帝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恃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閱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既而厚賂仁矩以謝之仁矩還言璋不法未幾帝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秋九月鄜州兵戍東川者歸本道董璋擅留其壯者選羸老歸之仍收其甲兵　冬十月辛亥割閬果二州置保寧軍壬子以內客省使李仁矩為節度使　先是西川常發糒糧饋峽路孟知祥辭以本道兵自多難以奉它鎮詔不許屢督之甲寅知祥奏稱財力乏不奉詔　十二月安重誨既以李仁矩鎮閬州使與綿州刺史武虔裕皆將兵赴治虔裕帝之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詗董璋及狀仁矩增飾而奏之朝廷又使武信節度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璋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長興元年春正月董璋遣兵築七寨於劍門　辛巳孟知祥遣趙季良如梓州修好　二月乙未朔趙季良還成都謂孟知祥曰董公貪殘好勝忘大謀短終為西川之患都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先二日有兒告二將謀以宴日害知祥知祥詰之無狀丁酉推始言者軍校都延昌王行本腰斬之戊戌就宴盡去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皆親附而服之　壬子孟知祥董璋同上表言兩川閤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恐上以詔書慰諭之　董璋恐綿州刺史武虔裕窺其所為夏四月甲午朔表兼行軍司馬囚之府廷　戊戌加孟知祥兼中書令　五月董璋閱集民兵皆剪髮黥面復於劍門北置永定關布列烽火　孟知祥累表請割雲安等十三鹽監隸西川以鹽直贍富江屯兵　辛卯許之　董璋遣兵掠遂閬鎮戍　秋七月戊辰

董光業請朝廷止兵重誨不從璋遂反

知祥約璋同舉兵

璋殺仁矩滅其族

璋還閬知祥言其非辭

旅譟董光業

兩川以朝廷繼遣兵屯遂閬復有論奏自是東北商旅少敢入蜀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在洛陽璋與書曰朝廷割我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訣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虔徽未幾朝廷又遣別將荀咸乂將兵戍閬州光業謂虔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虔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從璋聞之遂反利閬遂三鎮以聞且言已聚兵將攻三鎮重誨曰臣久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吾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　九月癸亥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祥云朝廷欲大發兵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則大軍雖來吾無內顧之憂矣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舉兵璋移檄利閬遂三鎮數其離閒朝廷引兵擊閬州庚午知祥以都指揮使李仁罕為行營都部署漢州刺史趙廷隱副之簡州刺史張業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三萬攻遂州別將牙內都指揮使侯宏實先登指揮使孟思恭將兵四千會璋攻閬州　東川兵至閬州諸將皆曰董璋久蓄反謀以金帛陷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歸董璋晝夜攻之庚辰城陷殺仁矩滅其族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富貴麾下至是將兵千人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廁城陷璋執洪而讓之曰吾自行閒獎拔汝今日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富貴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我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鑽於前令壯士十人刳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帝置洪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　丙戌下制削董璋官爵興兵討之　丁亥以孟知祥兼西南面供饋使以天雄節度使石敬瑭為東川行營都招討使以夏魯奇為之副璋使孟思恭分兵攻集州思恭輕進敗歸璋怒遣還成都知祥免其官戍子以石敬瑭權知東川事庚寅以右武衛上將軍王思同為西都留守兼行營馬步都虞侯為伐蜀前鋒　冬十月癸巳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孟知祥命都押牙高敬柔帥資州義軍二萬人築長城環之魯奇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通聞閬州陷遂以其眾降於仁罕戊戌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糧運不繼還閬州知祥聞之驚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乘其倉廩據漫天之險北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遺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　丁未旅譟董光業　孟知祥以故蜀鎮江節度使張武為峽路行營招收討伐使將水軍趣夔州以左飛捷指揮使袁彥超副之

王宏等克閬州大軍未繼還
趙廷隱力却官軍
鹿福誠謝鍠間道趣劍州却官軍
知祥以宏贊等頓兵劍門為喜
官軍為潘福超沙延作所敗
石敬塘敗蜀無功安重誨請往督戰

癸丑東川兵陷徼合已達果五州　十一月戊辰張武至瀘州刺史張環閉之遂取瀘州遣先鋒將朱偓分兵趣黔涪　石敬塘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暉與前鋒馬步都虞候王思同步軍都指揮使趙在禮引兵出人頭山後過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壬申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獲都指揮使齊彥溫據而守之暉魏州人也甲戌弘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門乙亥詔削孟知祥官爵己卯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知祥聞劍門失守大懼曰董公果誤我庚辰遣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北軍無能為也又遣使詰遂州令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又遣故蜀永平節度使李鐸將兵四千趣龍州守要害時天寒士卒恐懼觀望不進廷隱流涕諭之曰今北軍勢盛汝曹不力戰卻敵則妻子皆為人有矣衆心乃奮董璋自閬州將兩川兵屯木馬寨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太谷龐福誠昭信指揮使謝鍠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勢危矣遽引步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衆寡不敵逮明則吾屬無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鍠帥餘衆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十餘日不出孟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歸還我軍失援亦遂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今迺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矣官軍分道趣文州將襲龍州為西川定遠指揮使潘福超義勝都頭太原沙延祚所敗甲申張武卒於渝州知祥命袁彥超代將其兵朱偓將至涪州武泰節度使楊漢賓棄黔南犇忠州偓追至豐都還取涪州知祥以成都支使崔善權武泰留後董璋遣前陵州刺史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南山　十二月壬辰石敬塘至劍門乙未進屯劍州北山趙廷隱陳於牙城後山李肇王暉陳於河橋敬塘引步兵進擊廷隱廷隱擇善射者五百人伏敬塘歸路挼甲待之矛稍欲相及乃揚旗鼓譟擊之北軍退走顛墜下山俘斬百餘人敬塘又使騎兵衝河橋李肇以彊弩射之騎兵不能進薄暮敬塘引兵廷隱引兵躡之與伏兵合擊敗之敬塘還屯劍門

石敬塘征蜀未有功使者自軍前來多言道險狹進兵甚難關右之人疲於轉餉往往竄匿山谷聚為盜賊上憂之壬子謂近臣曰誰能辦吾事者吾當自行耳安重誨曰臣職忝機密軍威不振臣之罪也臣請自往督戰上許之重誨即拜辭癸丑遂行日馳數百里西方藩鎮聞之無不惶駭錢帛糧晝夜輦運赴利州人畜斃踣於山谷者不可勝紀時上已疏重誨石敬塘本不欲西征及重誨離上側乃敢累表奏論以為蜀不可伐上頗然之　西川兵出

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召安重誨還　石敬瑭燒營北歸　趙廷隱密請知祥除董璋不許　遣蘇顧劉澄各還諭本道　知祥約董璋止表謝罪璋怨復為怨敵　趙廷隱以昭武讓李肇

戍夔州者千五百上悉縱歸

二年春正月壬戌孟知祥奉表謝　庚午李仁罕陷遂州夏魯奇自殺　癸酉石敬瑭復引兵至劍州屯於北山孟知祥梟夏魯奇首以示之魯奇二子從敬瑭在軍中泣請往取其首葬之敬瑭曰知祥長者必葬而父豈不愈於身首異處乎既而知祥果收葬之敬瑭與趙廷隱戰不利復還劍門　鳳翔節度使朱弘昭奏安重誨怨望不可令至行營又遣石敬瑭書使逆止之敬瑭上言重誨至恐人情有變宣徽使孟漢瓊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還事見安重誨改　石敬瑭燒營北歸

二月己丑朔石敬瑭以遂閬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隨其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其故曰我逆彼勞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　兩川兵追石敬瑭至利州壬辰昭武節度使李彥珂棄城走甲午兩川兵入利州孟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可與同憂不可與同樂佗日必為公患因其至劍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衆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璋入廷隱營留宿而去廷隱數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庚子孟知祥以武信留後李仁罕為峽路行營招討使使將水軍東略地　乙巳趙廷隱李肇自劍州引還留兵五千戍利州丙午董璋亦還東川留兵三千戍果閬　丁巳李仁罕陷忠州　三月己未朔李仁罕陷萬州庚申陷雲安監　李仁罕至夔州峽江節度使安崇阮棄鎮與楊漢賓自均房逃歸壬戌仁罕陷夔州　夏四月己酉以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使

五月己亥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為重誨罪　丙午帝遣西川進奏官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興兵致討今已伏辜　冬十一月癸巳蘇愿至成都孟知祥聞甥姒在朝廷者皆無恙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完固宜歸附璋已族滅尚何謝為詔書皆在蘇愿腹中劉澄安得豫聞璋豈不知邪由是復為怨敵　乙未李仁罕自夔州引兵還成都　十二月昭武留後趙廷隱白孟知祥以利州城塹已完頃在劍州與牙內都指揮使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癸酉知祥召廷隱還成都以肇代之

三年春正月孟知祥以朝廷恩意優厚而董璋塞綿州路不聽遣使入謝與節度副使趙季良等謀欲發使自峽江上表掌書記李昊曰公不與東川謀而獨遣使則異日負約之責在我矣乃復遣使語之璋不從二月趙季良與諸將議遣昭武都監太原高彥儔將兵攻取壁州以絕山南兵轉入山後諸州者孟知祥謀於僚佐李昊曰朝廷遣蘇

知祥三說董璋謝罪不從

李昊請知祥攜璋討董璋謀襲成都王暉諫不從

趙季良進破璋之策

張守進降於知祥請急擊璋

東川兵殺毛重威李塘都趙廷隱侯宏實等張公鐸前進大敗之擒元璝董光演等

愿等西歸未嘗報謝今遣兵侵軼公若不顧墳墓甥姨則不若傳檄舉兵直取梁洋安用壁州乎知祥乃止季良由是惡昊　孟知祥三遣使說董璋以主上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辛丑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見昊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　夏四月東川節度使董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前陵州刺史王暉曰劍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孟知祥聞之遣馬軍都指揮使潘仁嗣將三千人詣漢州詗之璋入境破白楊林鎮執戍將武弘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思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以季良言為然曰璋輕而無謀舉兵必敗當為公擒之辛巳以廷隱為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壬午朔廷隱入辭董璋檄書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季良廷隱與已通謀召已令來知祥以書授廷隱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素不知書視之曰璋教我反耳因其使者然亦擁眾為自全計璋兵至漢州潘仁嗣與戰於赤水大敗為璋所擒璋遂克漢州癸未知祥留趙季良高敬柔守成都自將兵八千趣漢州至彌牟鎮趙廷隱陳於鎮北甲申遲明廷隱陳於雞蹤橋義勝定遠都知兵馬使張公鐸陳於其後俄而璋望西川兵盛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暴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東川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此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家督戰左明義指揮使毛重威左衡山指揮使李璫守雞蹤橋皆為東川兵所殺趙廷隱三戰不利牙內都指揮副使侯弘實兵亦卻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擒東川中都指揮使元璝牙內副指揮使董光演等八十餘人璋拊膺曰親兵皆盡吾何依乎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復得潘仁嗣知祥引兵追璋至五侯津東川馬步都指揮使元璝降西川兵入漢州府第求璋不得士卒爭璋軍資故璋走得免趙廷隱追至赤水又降其卒三千人是夕知祥宿雒縣命李昊草牓諭東川吏民及草書勞問璋且言將如梓州詢負約之由請見伐之罪乙酉知祥會廷隱於赤水遂西還命廷隱將兵攻梓州璋至梓州眉與而入王暉迎閉曰太尉全軍出征今還者無十人何也璋涕泣不能對至府第方食暉與璋從子牙內都虞侯延浩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子光嗣自殺璋至北門樓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引十卒登城斬璋首及取光嗣首以

八十餘人
璋遁去
王暉潘稠
董延皓殺
璋降于趙
廷隱

范延光請早圖董璋
孟知祥延光請撫知祥

授王暉暉舉城迎降趙廷隱入梓州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聞璋敗始斬其使以聞丙戌知祥入成都丁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至成都趙廷隱欲董璋自己亥發玄武趙廷隱帥東川將吏來迎　壬辰孟知祥有疾癸巳疾甚中門副使王處回侍左右庖人進食必空器而出以安衆心李仁罕自遂州來趙廷隱迎於板橋仁罕不稱東川之功侵侮廷隱廷隱大怒乙未知祥疾瘳丁酉入梓州戊戌犒賞將士既罷知祥謂李仁罕趙廷隱曰二將誰當鎮此仁罕曰令公再與蜀州亦行耳廷隱不對知祥陽欲退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則命一人為留後昊曰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耳公宜亟還府吏與趙僕射議之　孟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以李昊行梓州軍府事昊曰二虎方爭僕不敢受命願從公還乃以都押牙王彥銖為東川監押癸卯知祥至成都趙廷隱尋亦引兵西還知祥謂李昊曰吾得東川為患益深昊請其故知祥曰自吾發梓州得仁罕七狀皆云公宜自領東川不然諸將不服廷隱言本不敢覬東川因仁罕不讓遂有爭心耳君為我曉廷隱復以閬州為保寧軍益以果遂渠閬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請與仁罕鬥勝者為東川昊深解之乃受命六月以廷隱為保寧留後戊午趙季良帥將吏請知祥兼鎮東川許之季良等又請知祥稱王權行制書賞功臣不許重璋之起兵攻知祥也山南西道節度使王思同以閬范延光言於上曰若兩川併於一賊撫衆守險則取之益難宜及其交爭早圖之　上命思同以興元之兵密規進取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廷之重以威其衆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上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李存瓌賜知祥詔曰董璋狼狽自貽族滅卿丘園親戚皆保安全所宜成家世之美名守君臣之大節存瓌克寧之子知祥之甥也　秋七月庚寅李存瓌至成都孟知祥拜泣受詔　乙未孟知祥遣李存瓌還上表謝罪且告福慶公主之喪自是復稱藩然益驕倨矣　八月甲子孟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比者諸將攻取方鎮即有其地今又自求朝廷節鉞及明公封爵然則輕重之權皆在羣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己草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以下又表請以季良等五留後為節度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自知祥殺李嚴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處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為名及知祥克遂閬利夔黔梓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請其妻子　九月孟知祥命其子仁贊攝行軍司馬兼都總轄兩川牙內馬步都軍事　冬

知祥料宋王之亂

知祥殂趙季祥等立祖

十月己酉朔帝復遣李存瑰如成都凡劍南自節度使刺史以下官聽知祥差署訖奏聞朝廷更不除人唯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四年春二月孟知祥置制以趙季良等為五鎮節度使　癸亥以孟知祥為東西川節度使蜀王　秋七月以工部尚書盧文紀禮部郎中呂琦為蜀王册禮使并賜蜀王一品朝服知祥自作九旒冕九章衣車服旌旗皆擬王者八月乙巳朔文紀等至成都戊申知祥服衮冕備儀衛詣驛降階北面受册升玉輅至府門乘步輦而歸文紀簡求之孫也　冬十二月益知祥聞明宗殂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膏吏小人其亂可坐俟也

潞王清泰元年閏正月蜀將吏勸蜀王知祥稱帝已已知祥即皇帝位於成都　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秋七月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贇為太子仍監國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啟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立之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贇更名昶丁卯即皇帝位　冬十二月甲申蜀葬文武聖德並烈明孝皇帝於和陵廟號高祖

二年春二月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后太原人也本莊宗後宮以賜蜀高祖

張溥曰孟知祥董璋皆鄴崇韜所善也崇韜伐蜀軍事大小咸與璋參決蜀平遂節度東川知祥初為北京留守亦以崇韜薦帥西川崇韜既死欲保兩人無異心誠難哉明宗時安重誨居中用事議者多言知祥必不為唐用能制之者璋也頗優寵之璋竟先知祥而反豈人情乎璋少與高季興孔循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未温鎮宣武養讓為子僮奴皆得事温璋立軍功進刺史梁亡乃歸唐知祥則晉王克讓壻其父道事晉久唐興知祥毋太原國家重戚與亡王奴虜貴賤殊矣情亦有異同蹈不臣抗拒天子非耳餘之交連黨述之勢間罪人者尤惡知祥哉嚴初與知祥同事莊宗時知祥為中門使嚴有過莊宗命斬之知祥力解笞二十而免後恃恩舊求西川監軍患制知祥然以建策滅蜀之人復輕身入蜀其母知其必死嚴不悟也李仁矩者安重誨

所厚驕恣無禮董璋詬之庭中涕泣謝乃不殺帷怯若此豈勝戰陣委以閬州兵潰族滅二者決畫過緜重誨及石敬瑭征蜀無功重誨自請督戰中道召還東西川益跋扈無忌明宗與有失馬重誨既誅詔蘇愚劉澄諭蜀改過知祥約璋歸朝璋怒反攻知祥彌年一戰勇者先死李陵絕歸漢之心彭寵嬰家人之禍璋誅誠當知祥因而得志竟享全蜀則幸甚矣范延光欲乘西川交爭卑國其隙既聞董璋敗死即勸朝廷撫慰知祥知時識變可謂老謀若夫君臣大義天下共之璋與知祥莊宗臣也莊宗殂明宗篡使兩人據蜀明同仇之義雪故君之恥方師直指震電鴟怒明宗體經以應惜哉其不知此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三

石晉纂唐

後唐潞王清泰元年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鬬事明宗為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帝即位敬瑭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屑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依多助帝留之帷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與吾同艱難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以為河東節度使

二年夏六月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石敬瑭既還鎮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訪外事嘗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知制誥呂琦辭文過翰林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曹太后則晉國長公主之母也敬瑭賂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冀朝廷不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甲申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斂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糧軍糧率鎮冀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饑敬瑭遣使督趣嚴急山東之民流散亂始兆矣敬瑭將大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河內段希堯請誅其倡首者敬瑭命都押牙劉知遠斬挾馬都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敬瑭

秋七月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春正月癸丑唐主以千秋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舉辭歸晉陽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

命張敬達屯代州以分敬瑭權
敬瑭聞帝醉語益懼
呂琦勸帝與契丹和以制河東
李崧張延朗曾贊之帝後聽辭
文過言怒而不從

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石敬瑭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覺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概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毋以貲幣在中國急求和親但求歲賜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歲賜等與之和歲以禮節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雖欲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有邊蓄之什九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虜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因誦戎昱詔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胡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沙漠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曰臣等志在竭愚以報國非為虜計也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詬責不已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罪多拜何為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巵酒罷之自是奪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丁巳以琦為御史中丞蓋疏之也　初石敬瑭欲窺唐主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暠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辭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群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契丹奇謀定天下帝意文遇當之闔其言大喜曰卿言殊協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辛卯以敬塘為天平節度使以禹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制出兩班聞呼敬塘名相顧失色甲午以天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署趣敬塘之鄆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時主上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不與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覺我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幕僚段希堯趙瑩勸敬瑭赴鄆州敬瑭以其私意不告也節度判官平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巴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將兵得士幸心今據并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

張敬達趣敬瑭之鄆州敬瑭疑懼將反帝竟趙瑩勸其赴命劉知遠泰維翰則請速反

皇甫立奏
敬瑭反

安元信說
張朗潛通
敬瑭朗不
從廻安審
信奔晉陽

安重榮奔
晉陽
殺石敬瑭
敬瑭又重
殿重商
張萬進奔
河東詔誅
其家敬瑭
令桑維翰

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之深淵邪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聲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以羽林將軍竇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敬瑭將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輩勿言也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立奏敬瑭及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祀請傳位許王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答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排陳使河陽節度使張彥琪為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上將軍武珪翰為壕寨使丙午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署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張敬達將兵三萬營於晉安鄉戊申敬達奏西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全之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先是雄義都指揮使馬昌安元信將所部六百餘人戍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公長者舉事必成公何不潛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亟相猜忌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強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今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況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帥步騎五百奔晉陽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盾國軍節度使充待衛馬軍都指揮使　六月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閭井中弟沂州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捕得死獄中從弟彰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并族所匿之家　張敬達發懷州彰聖軍戍虎北口其指揮使張萬進將五百騎奔河東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閻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白其母曰兒此夢石郎遣使來今果

草表請割盧龍一道及雁門關以北諸州與契丹劉知遠諫不從知遠用法無私

唐步兵大敗於契丹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收餘衆保晉安寨契丹主焚唐人無備

然此天意也乃為復書許侯仲秋傾國赴援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癸亥應州言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軍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之計無他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背而賞之唐主使端明殿學士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下幸寬宵旰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之令入可一戰破也帝甚悅帝聞契丹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每有營構久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楊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忻州刺史丁審琦明城自守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審琦洺州人也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南軍其厚不可輕請俟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近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北門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晚敬瑭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其歎服壬寅敬瑭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唐主大懼遣彰聖都指揮使符彥饒將洛陽步騎兵七千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二萬由青山趣榆次盧龍節度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由飛狐出契丹軍後耀州防禦使潘環糺合西路戍兵由晉絳兩道嶺出絕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於柳林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日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

張延朗劉
延時劉延
朗勸帝北
征盧文紀
帝亦請留
遂不行
劉逖疑潛
通敬瑭
張延朗和
凝請遣趙
延壽北行
罷敬請立
李贊華為
契丹主以
解圍執政
議不決
用張延朗
謀拮夫馬
民間大擾
范延光如
德鈞留
不進

頗恍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排衆議首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己酉遣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東之以法帝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因曰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者澤州刺史劉遂凝鄴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表稱車駕不可踰太行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之庶成遣樞密使忠武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帥危從騎兵赴團柏谷思立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贊華為契丹主以解圍執政議不決內廐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冬十月壬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寨唐主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德鈞請將銀鞍契丹直三千騎由土門路西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人也德鈞至鎮州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二萬屯邢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　冬十一月戊子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湯卷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鈞敕告且犒軍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

契丹主立敬瑭為帝

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帝不許

德鈞厚賂契丹主求立己契丹主將許之桑維翰泣力爭乃止

龍敏言德鈞姦不可特請選精騎解張敬達圍帝不許

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割幽劉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己亥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大赦赦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固為翰林學士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束以備倉猝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曰臣今遠征幽州勢孤欲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意也苟能卻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邊君但恐犬兔俱斃耳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己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北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囓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囓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敏曰吾燕人也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況虜騎乎懿以白

楊光遠安
審琦勸敬
達降契丹
不從
高行周知
光遠欲圖
敬達常引
壯騎衛之
光遠乘高
行周符彥
卿未至殺
敬達降於
契丹
康思立憤
悒卒
契丹主以
敬瑭兄子
重貴守河
東
雍王重美
不禁百姓
逃竄
張延朗請
幸滑州帝

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矣　晉安寨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兵出戰衆寡不敵皆無功勞種俱竭削林淘灘以飼馬相噬尾鬣皆禿死則將士分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則諸軍斬我首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討使營甲子高行周符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契丹主素聞諸將名皆慰勞賜以衣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不用鹽酪啗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敬達之忠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匹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悒而死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北軍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曰國家如此何為復相屠滅乃帥州兵趣鎮州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以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侯　帝與契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契丹主命帝盡出諸子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京留守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契丹以其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偕進丁卯至團柏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符彥饒張彥琦劉延朗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己巳延朗在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車駕宜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召崧謀之辭文遇不知而繼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物肉顫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壬申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張延朗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延壽南犇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

不決
德鈞父子降契丹

述律太后誚德鈞

德鈞慚死
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

契丹主北歸語敬塘善待劉知遠趙瑩桑維翰

遣秦繼閔李彥紳殺李贊華

唐帝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

騎東還滹陽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大王鄉曲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早迎車駕甲戌帝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急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又問嚭玩在此田宅何在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德鈞曰屬太后太后曰然則又何獻焉德鈞益慙自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主復以為翰林學士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余遠來徇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懼我今大相溫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欲與之度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贈帝良馬二十匹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初張敬達既出師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眾攻漢筠於府署漢筠開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河水復淺人心已離此不可守丁丑唐主命河陽節度使袁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信節度使李贊華於其第　己卯帝至河陽袁從簡迎降舟楫已具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帝釋之使復其所　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騎至白馬阪行戰地有五十餘騎渡河犇於北軍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可戰誰肯死於此乃還庚辰唐主又與四將議復向河陽而將校皆已飛狀迎帝帝慮唐主西犇遣契丹千騎扼渦池辛巳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積薪欲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

美及宋審虔等自殺
王淑妃許王從益匿免
劉知遠部署京城
殺劉延朗張延朗
李崧李琦事晉
誼言外敦信好內謹邊備

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太后曰吾子孫婦女一朝至此何忍獨生妹自勉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陽止於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慰而釋之帝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業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帝以是恨壬午百官入見獨收延朗赴御史臺餘皆謝恩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馮道樞密使房嵩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十二月乙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國　追廢唐主為庶人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詔贈齊賢華燕王遣使送其喪歸國　庚子以唐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避事見棄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二年春正月李崧呂琦逃匿於伊闕民間帝以已鎮河東崧有力焉德之亦不責琦乙丑以琦為祕書監二月以崧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深然之

三年秋八月帝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戊寅以馮道為太后冊禮使左僕射劉昫為契丹主冊禮使備鹵簿儀仗車輅詣契丹行禮契丹主大悅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歲時贈遺玩好珍異相繼於道乃至應天太后元帥太子偉王南北二王韓延徽趙延壽等諸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帝常卑辭謝之晉使者至契丹契丹驕倨多不遜語使者還以聞朝野咸以為恥而帝事之曾無倦意以是終帝之世與契丹無隙然所輸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往往託以民困不能滿數其後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契丹遣使如洛陽取趙延壽妻唐燕國長公主以歸　冬十月戊寅契丹遣使奉寶冊加帝號曰英武明義皇帝　帝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丙辰建東京於汴州為開封府以東都為西京以西都為晉昌軍節度　帝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謝尊號權自以累世將相恥

秘瓊殺董溫琪家人自稱留後

范延光結秘瓊為亂

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穹廬屈膝乃辭以老疾帝怒戊子權坐停官

張溥曰廢帝之亡其失有五不歸前刺等與契丹和以制河東一也契丹北來鴈門諸路險要瞻無兵備使其長驅深入二也李贊華德光之兄立為契丹主令趣西樓德光必內顧解圍議竟不決三也趙德鈞延壽陰畜異志委以兵柄使其北行四也張敬達久困圍中命龍敏郎萬金帥精騎救之晉安團柏聲勢相通可以挫敵而坐視不援五也五者之失及時解紛危安亡存猶克有濟惜哉賊臣馮道知而不言呂琦龍敏言而不用耳廢帝本鎮州平山王氏子隨母魏歸明宗石敬瑭則陰山夷種明宗愛之妻以永寧公主廢帝弒鄂王殺孔妃及其四子逆節無道宜干天誅敬瑭起而角鬬同一天下養子得之孰與其愛壻得之若以正論明宗四子廢帝時惟許王從益尚存使廢帝廢鄂王立許王主社稷者明宗親子即不辭伊霍之嫌天下可無用兵也敬瑭入討廢帝能奉許王立之而無自帝反正之義高於列國然度二人必不能廢帝常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徒與我同年敢戰亦類我敬瑭從莊宗攻梁橫槊馳擊劉鄩軍拊其背莊之手吻以酥其寵愛不異家人彼不難負莊宗何難負明宗廢帝殺明宗子殺敬瑭亦逼廢帝舉族焚死出反昭然蓋無天道趙德鈞幽州人也事劉守光守文為軍校攻脩縣納劉郁妻种氏并其子子之是為趙延壽尚明宗女興平公主敬瑭反將兵北行厚賂契丹求立己為帝明宗有二壻皆欲結夷狄王中國廢帝能孤立乎張敬達堅守晉安寨削木飾糞以飼馬馬死盡無降心其也義豈出王彥章下歐陽氏猶責其不誅楊光遠而諛其殺已降賊故不書死恐非春秋善善長惡惡短之旨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四

范楊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橫貲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秘瓊為腹心溫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瓊盡殺其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二年春正月詔以秘瓊為齊州防禦使 初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延光嘗夢蛇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潞王素與延光厚及趙德鈞敗延光自邠州引兵還魏州遂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秘瓊欲與之為亂其書不報延光

瓊不報乃殺之
秦維翰言徙都大梁可備延光之變

部盛不肯從楊光遠
范延光誘張從賓同北征
從賓殺宋延皓帝將奔晉陽
劉處讓杜重威討張從賓
又詔劉益劉子廷信重

恨之。瓊將之齊過魏境。延光欲滅口。且利其貨。遣兵邀之於夏津殺之。丁卯。延光奏稱夏津捕盜兵誤殺瓊。帝不問。

三月。范延光聚卒繕兵。悉召巡內刺史集魏州。將作亂。會帝謀徙都大梁。兼樞密使秦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今延光反形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奔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丙寅。下詔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庚辰。帝發洛陽。留前湖方節度使張從賓為東都巡檢使。夏四月丙戌。帝至汴州。丁亥大赦。五月壬申。進范延光爵臨清郡王。以安其意。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左都押牙孫銳。銳恃恩專橫。符奏有不如意者。對延光手裂之。會延光病經旬。銳密召澶州刺史馮暉與之合謀。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從之。六月。六宅使張言奉使魏州。還言延光反狀。義成節度使符彥饒奏延光遣兵渡河焚草市。詔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白奉進將千五百騎屯白馬津以備之。奉進雲州人也。丁酉。以東都巡檢使張從賓為魏府西南面都部署。戊戌。遣侍衛都軍使楊光遠將步騎一萬屯滑州。己亥。遣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將兵屯衛州。重威朔州人也。尚帝妹樂平長公主。范延光以馮暉為都部署。孫銳為兵馬都監。將步騎二萬。循河西抵黎陽口。辛丑。楊光遠奏引兵踰胡梁渡丁未。以侍衛使楊光遠為魏府四面都部署。張從賓為副部署。兼諸軍都虞候。昭義節度使高行周將本軍屯相州。為魏府西面都部署。軍士郭威舊隸劉知遠。當從楊光遠北征。白知遠乞留。人問其故。威曰。楊公有姦詐之才。無英雄之氣。得我何用。能用我者其劉公乎。詔張從賓發河南兵數千人。擊范延光。延光使人誘從賓。從賓遂與之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使上將軍張繼祚知河陽留後。繼祚全義之子也。從賓又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權東都留守。重又以東都副留守都巡檢使張延播知河南府事。從賓取內庫錢帛以賞部兵。留守判官李遐不與。兵衆殺之。從賓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詔奉國都指揮使侯益帥禁兵五千會杜重威討張從賓。又詔宣徽使劉處讓自黎陽分兵討之。時刺檄縱橫。從官在大梁者無不忉懼。獨秦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衆心差安。秋七月。張從賓攻汜水。殺巡檢使宋延皓。帝戎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秦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帝乃止。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職者。右武衛上將軍康繼英右衛大將軍尹暉在大梁。溫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延光令延濬兄弟取許州聚徒已及千人。繼英暉事泄。皆出走。壬子。敕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將奔吳。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依溫氏忠武節度使袁從簡。從簡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

維翰苦諫
婁繼英井
睟與溫韜
三子應范
延光事泄
奔張從賓
繼英勸從
賓執三溫

符彥饒恨
下殺白奉
進

盧順密約
馮萬方太
等執符彥
饒送大梁
斬之
劉知遠言
恩威着京
邑安
杜重威侯
益大敗張
從賓趨張
延播繼祚
婁繼英送
大梁斬之
許敬王暉
延光族孫
鐵奉表待
罪

延沼止之遂同犇張從賓繼英知其謀勸從賓執三溫皆斬之
隸奉進其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彥饒以其不先白己甚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分
叅何取滑州軍士并斬之殊無客主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引咎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
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不留帳下甲士入譟擒奉進殺之從騎走出大呼於外諸軍爭擐甲操兵諠譟不可禁止
奉國左廂都指揮使馬萬惶惑不知所為帥兵欲從亂遇右廂都指揮使盧順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
殺白公必與魏城通謀此去行營纔二百里吾輩及軍士家屬皆在大梁叅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滅族今日
當共擒符公送天子立大功軍士從命者賞違命者誅勿復疑也萬部兵尚有呼躍者順密殺數人眾莫敢動萬不
得已從之與奉國都虞侯方太等共攻牙城執彥饒令太部送大梁甲寅敕斬彥饒於班荊館其兄弟皆不問楊光
遠自白皐引兵趣滑州士卒聞滑州亂欲推光遠為主光遠曰天子豈汝輩賊奔之物晉陽之降出於窮迫今若改
圖真反賊也其下乃不敢言時魏孟漢三鎮繼叛人情大震帝閔計於劉知遠對曰帝者之興自有天命陛下撫將
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宿衛諸軍無敢犯者有
軍士盜紙錢一幞主者擒之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由是眾皆畏服　乙卯以楊光遠為
魏府行營都招討使兼知行府事以昭義節度使高行周為河南尹東京留守以杜重威為昭義節度使充侍衛馬
軍都指揮使以侯益為河陽節度使帝以滑州奏事皆馬萬為首擢萬為義成節度使丙辰以盧順密為果州團練
使方太為趙州刺史既而知皆順密之功也更以順密為昭義留後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
度而擊之暉銳眾大敗多溺死斬首三千級暉銳走還魏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
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乘馬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婁繼英送大梁斬之滅其族史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
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　楊光遠奏知博州張暉舉城降　安州威和
指揮使王暉聞范延光作亂殺安遠節度使周瓊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犇吳帝遣右領軍上將
軍李金全將千騎如安州巡檢許敬王暉以為唐州刺史　范延光知事不濟歸罪於孫銳而族之遣使奉表待罪
戊寅楊光遠以聞帝不許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恐王暉犇吳遣行軍司馬張朏將兵會復州兵於要路邀之
暉大掠安州將奔吳部將胡進殺之八月癸巳以狀聞李金全至安州將士之預於亂者數百人金全說諭慈遣詣

胡進超王暉

李金全殺武彥和等

楊光遠擁重兵預朝政

朱憲劉處讓諭延光降

楊光遠送延光二子詣大梁

李彥珣射殺其母近臣請誅之帝不許

楊光遠怨執政義論其過而不得已譖桑維翰李崧樞密使范延光入

楊光遠知

閻既而聞指揮使武彥和等數十人挾賄甚多伏兵於野執而斬之彥和且死呼曰王暉首惡天子猶赦之吾輩有何罪乎帝雖知金全之情掩而不問　乙巳赦張從賓符彥饒王暉之黨未伏誅者皆不問　甲寅以李金全為安遠節度使

三年夏四月楊光遠自恃擁重兵頗干預朝政屢有抗奏帝常曲意從之庚申以其子承祚為左威衛將軍尚帝女長安公主次子承信亦拜美官寵冠當時　秋八月壬午楊光遠奏前潭州刺史馬暉自廣晉城中出戰因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已丑以暉為義成節度使楊光遠攻廣晉歲餘不下帝以師老民瘼遣內職朱憲入城諭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無以享國延光謂節度副使李式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猶遲延未決宣徽南院使劉處讓復入諭之延光意乃決九月乙巳朔楊光遠送延光二子守圉守英詣大梁己酉延光遣牙將奉表待罪壬子詔書至廣晉延光帥其眾素服於牙門使者宣詔釋之朱憲汴州人也　庚午楊光遠表乞入朝命劉處讓權知天雄軍府事己巳制以范延光為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應廣晉城中將吏軍民今日以前罪皆釋不問其張從賓符彥饒餘黨及自官軍逃叛入城者亦釋之延光腹心將佐李式孫漢威薛霸皆除防禦團練使刺史牙兵皆升為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從賓敗棄廣晉范延光以為步軍都監使登城拒守楊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其母延光既降帝以彥珣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帝曰赦令已行不可改也乃遣之官

臣光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何損於信哉

辛未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　初郭崇韜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者帝即位桑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處讓及宦官皆不悅楊光遠圍廣晉處讓數以軍事衝命往來光遠屢請多端帝嘗依違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對處讓有不平語處讓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帝知其故而不得已加維翰兵部尚書崧工部尚書皆罷其樞密使以處讓為樞密使　十一月范延光自鄆州入朝　帝惠天雄節度使楊光遠跋扈難制桑維翰請分天雄之眾加光遠太尉西京留守兼河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嘗蓄異志　范延光屢請致仕甲寅詔以太子太師致仕居於大梁每預宴會與羣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掖人王景拒境不從戊午以景為耀州團練使

四年秋七月西京留守楊光遠疏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桑維翰遷貶不公及營葬畢於兩都與民爭利帝不得已閏月壬申出維翰彰德節度使兼侍中

五年秋八月太子太師致仕范延光請歸河陽私第帝許之延光重載而行西京留守楊光遠兼領河陽利其貨且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不宜令居河陽宜早除之帝不許光遠請敕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在上賜我鐵券許以不死爾父子何得如此已來承貴以白刃驅延光上馬至浮梁擠於河光遠奏云自赴水死帝知其故憚光遠之強不敢詰為延光輟朝贈太師　九月楊光遠入朝帝欲徙之它鎮謂光遠曰圍魏之役卿左右皆有功尚未之賞今當各除一州以榮之因以其將校數人為刺史甲申徙光遠為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齊王天福八年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光遠同平章事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曰是疑我也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十一月戊戌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庶子以左飛龍使金城何超權知單州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　壬寅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郭謹將兵戍鄆州　十二月乙巳朔遣左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楊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刼刺史翟進宗歸於青州甲寅徙楊承祚為登州刺史以從其便光遠益驕密告契丹取晉

開運元年春正月戊辰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詣楊光遠為陳禍福光遠還光裔入奏稱承祚逃歸母病故臘既蒙恩宥闔族荷恩朝廷信其言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　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

二月甲辰周儒引契丹將麻答攻鄆州以應楊光遠壬子楊光遠將青州兵西會契丹戊午詔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三事並見契丹滅晉　壬戌楊光遠圍棣州刺史李瓊出兵擊敗之光遠燒營走還青州癸亥以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為東面馬步都部署將兵屯鄆州　夏四月戊寅命侍衛馬步都虞候泰寧節度使李守貞將步騎二萬討楊光遠於青州契丹救之齊州防禦使堂陽薛可言邀擊敗之　冬十二月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兵不至楊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曰吾昔在代北紙錢祭天池而沈人皆言當為天子姑待之丁巳承勳斬勸光遠反者節度判官邱濤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刼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朝廷以楊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

楊光遠圍棣州李瓊擊敗之李守貞圍青州光遠子承勳承祚承信勸父降不許

楊光遠怒敢馬私召其子承祚歸

光遠宗吉契丹取晉

桑維翰貶不得已出之

范延光歸河陽楊光遠使其子承貴殺之

承勳斬邱
滿等劫其
父降
李守貞殺
楊光遠

安重榮有
飛揚之志

顯誅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閏月癸酉守貞入青州遣人拉殺光遠於別第以病死聞丙戌起復楊承勳除滋州防禦使

張溥曰范延光事唐莊明滅梁破朱守殷皆有功其論招孟知祥折劉遵凝廷臣不及也明宗有疾延光制動以靜京師大定石敬瑭反出屯遼州馬延壽先附延光獨後降敬瑭封臨清王以慰其心意終不安殺秘瓊漸以叛聞論者責其無人臣禮流戶繆家灘非過也然敬瑭天下之賊延光為唐大臣豈而與抗夫豈不順所惜者發非其時任非其人孫銳輕脫無謀延光委以軍政從之起兵銳每出師擁娼酣歌士不用命敗於楊光遠軍遂不振石昂上書朱憲出使延光即奉表待罪幸子入朝繇彼猖狂但欲踐大蛇之夢而無復仇之心謀之私人而不知大義也楊光遠沙陀部人阿嗢嗏子從周德威戰契丹於新州折一臂廢不用久之遷大鎮石敬瑭召契丹寇唐末帝命光遠佐張敬達往討晉安寨危困即殺敬達出降比事敬瑭佯為悒悒愧不及張生鐵死何詐也延光之與光遠本無大功徒以握兵居外要挾人主稍不得志遽召契丹入寇其意欲效敬瑭冀唐籍蠻夷力竊帝位然禿瘡天子跛腳皇后久為世笑安能有成李守貞符彥卿東討圍青州時北望契丹不至稽首大呼皇帝誤我子承勳勸降猶執不可劫而幽之不得已上章請命若所戀戀亦惟天地紙錢待時欲帝猶之延光惑於張生妄覬王者不知浮橋之溺馬廄之誅其禍同歸蓋秘瓊初殺董温琪盡取其貲延光又殺瓊取之終以貲為光遠所殺究之光遠不能免也貪夫不終何利之有德光滅晉召光遠兒子至京師責其罪饗食之契丹能誅劫父之楊承勳敬瑭不能殺射母之李彥珣中國不如夷狄如是夫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六
契丹滅晉 劉知遠復沐京附

後晉高祖天福四年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出於行伍性粗率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廨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帝之遣重榮代秘瓊也戒之曰瓊不受代當別除汝一鎮勿以力取恐為患滋深重榮由是以帝為怯謂人曰秘瓊匹夫耳天子尚畏之況我以將相之重士馬之衆乎每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帝知之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七月徙遇為昭義節度使

安重榮誘吐谷渾來降

重榮恥臣契丹執其使槐刺請帝擊之

桑維翰諫伐契丹

五年　初帝割雁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降契丹大怒遣使讓帝以招納叛人

六年春正月丙寅帝遣供奉官張澄將兵二千索吐谷渾在并鎮忻代四州山谷者逐之使還故土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恥臣契丹見契丹使者必箕踞慢罵使過其境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讓帝帝為之遜謝六月戊午重榮執契丹使洩剌遣輕騎掠幽州南境軍於博野上表稱吐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陀各帥部眾歸附党項等亦遣使納契丹告身職牒言為虜所陵暴又言自二月以來今各具精兵壯馬將以上秋南寇恐天命不佑與之俱滅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又朔州節度副使趙崇已逐契丹節度使劉山求歸命朝廷臣相繼以聞陛下屢敕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拒機不可失時不再來諸節度使沒於虜庭者皆延頸企踵以待王師良可哀閔願早決計表數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謁中國以媚無厭之虜又以此意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丹決戰帝以重榮方握強兵不能制甚患之時鄴都留守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劉知遠在大梁蔡宿節度使桑維翰知重榮已蓄姦謀又慮朝廷重違其意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丹之功也不可負之今重榮恃勇輕敵吐谷渾假手報仇皆非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竊觀契丹數年以來士馬精彊吞噬四鄰戰必勝攻必取割中國之土地收中國之器械其君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蕃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彫沮以當契丹乘勝之威其勢相去甚遠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塞兵少則不足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定之地無復遺民今天下粗安瘡痍未復府庫虛竭蒸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動乎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著彼無間隙而自啟釁端就使克之後患愈重萬一不克大事去矣議者以歲輸繒帛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殊不知兵連而不休禍結而不解財力將盡耗蠹孰甚焉用兵則武吏功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下陵上替屈辱孰甚焉臣願陛下訓農習戰養兵息民俟國無內憂民有餘力然後觀釁而動則動必有成矣又鄴都富盛國家藩屏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勇夫重閉之意乞陛下畧加巡幸以杜姦謀帝謂使者曰朕比日以來煩懣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卿勿以為憂　秋七月帝疑安重榮跋扈已已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八月帝以詔諭安重榮曰爾身為大臣家有老母忽不思難棄君與親吾因契丹得天下爾因吾致富貴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

詔重榮勿伐契丹不聽

重榮與安從進通謀

劉知遠招契丹來歸重榮勢沮

安重榮反杜重威等擊之

重榮欲退王重胤扼之

重胤之叛重榮之由也及重榮敗重胤以為功

何耶今吾以天下臣之爾欲以一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　九月帝以安重榮殺契丹使者恐其犯塞乙亥遣安國節度使楊彥詢使於契丹彥詢至其帳契丹主責以使者死狀彥詢曰譬如人家有惡子父母所不能制將如之何契丹主怒乃解　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旨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安重榮歸朝廷許以節鉞威還謂知遠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朝廷已割爾曹賜契丹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冬十月帥其眾歸於知遠知遠處之太原東山及嵐石之間表承福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隸麾下始安重榮移檄諸道云與吐谷渾韃靼契苾同起兵既而承福降知遠韃靼契苾亦莫之赴重榮勢大沮　冬十二月安重榮聞安從進舉兵反謀遂決大集境內饑民眾至數萬南向鄴都聲言入朝初重榮與深州人趙彥之俱為散指揮使相得歡甚重榮鎮成德彥之自關西歸之重榮待遇甚厚使彥之招募驍勇心實忌之及舉兵止用為排陳使彥之恨之帝聞重榮反壬辰遣謁聖等馬步三十九指揮擊之以天平節度使杜重威為招討使安國節度使馬全節副之前永清節度使王周為馬步都虞侯　戊戌杜重威與安重榮遇於宗城西南重榮為偃月陳官軍再擊之不動重威懼欲退指揮使宛丘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為二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陳稍郤趙彥之卷旗策馬來降彥之以銀飾鎧冑及鞍勒官軍殺而分之重榮聞彥之叛大懼退匿於輜重中官軍從而乘之鎮人大潰斬首萬五千級重榮收餘眾走保宗城官軍進攻夜分拔之重榮以十餘騎走還鎮州嬰城自守會天寒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契丹聞重榮及乃聽楊彥詢還

七年春正月丁巳鎮州牙將自西郭水磑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為功庚申重榮首至鄴都帝命淶之函送契丹　夏四月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帝憂悒不知為計五月己亥始有疾　帝寢疾一旦馮道獨對帝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重睿置道懷中其意蓋欲道輔立之六月乙丑帝殂道與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虞侯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廣晉尹齊王重睿為嗣是日齊王即皇帝位延廣以為己功始用事禁都下人毋得偶語初高祖疾亟有旨召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入輔政齊王寢之知遠由是怨齊王　秋七月癸卯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馬步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庚寅葬聖文章武

高祖遺詔 ◎輔政齊王冏之 景延廣義 告哀契丹 當稱孫不 稱臣馮道 依違辛從 其議 趙延壽廣 說契丹擊 晉延光說 帝因喬榮 既釋之以 紙墨記延 廣大言歸 告契丹主 入寇志始 決 劉知遠軍 備契丹 延壽為契

明德孝皇帝於顯陵廟號高祖　帝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屈身以為社稷何恥之有陛下如此他日必躬擐甲冑與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帝卒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且言何得不先承禀遽即帝位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契丹主頗然之

齊王天福八年帝聞契丹將入寇二月己未發鄴都乙丑至東京猶與契丹聞遣相往來無虛月　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帝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戊子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為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所以降志於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臣之理北朝皇帝勿信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中國士馬爾所目覩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它日為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自以亡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脫有遺忘當記之紙墨上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與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帝以延廣為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秦置與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楊光遠之叛也密告契丹以晉主負德違盟境內大飢公私困竭乘此際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畧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為契丹盡力盡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丙辰遣使域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開運元年春正月乙亥邊藩馳告契丹前鋒將趙延壽趙延照將兵五萬入寇逼貝州延照思溫之子也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粟為大軍數年之儲以備契丹軍校邵珂性凶悖永清節度使王令溫黜之珂怨望密遣人七入契丹言貝州粟多而兵弱易取也會令溫入朝執政以前復州防禦使吳巒權知州事巒既至推誠撫士會契丹入寇密書生無爪牙珂自請願効死巒使將兵守南門巒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巒悉力拒之燔其攻具殆盡己卯契丹復攻城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巒赴井死契丹遂陷貝州所殺且萬人庚辰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

丹重取中國之策
契丹主攻貝州鄃珂以叛吳巒戰死

北面行營都部署以河陽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排陳使以右神武統軍皇甫遇為馬軍右廂排陳使以陝府節度使王周為步軍左廂排陳使以左羽林將軍潘環為步軍右廂排陳使　太原奏契丹入雁門關恒邢滄皆奏契丹入寇　成德節度使杜威遣幕僚曹光裔往說楊光遠光遠遣光裔入奏朝廷遣使與光裔復往慰諭之事見范楊之叛　帝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壬午以侍衞馬步都指揮使景延廣為御營使前靜難節度使李周為東京留守是日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宰相以下皆無所預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乙酉帝發東京丁亥滑州奏契丹至黎陽戊子帝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趙延壽屯南樂以延壽為魏博節度使封魏王契丹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二萬擊之甲午以知遠為幽州道行營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丙申遣右武衞上將軍張彥澤等將兵據契丹於黎陽　帝復遣譯者孟守忠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辛丑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斬首三千級契丹自鴈鳴谷遁去　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觀察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往還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擒左武衞將軍蔡行過儀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儀薊州人也　二月甲辰朔命前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建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奉守馬家口西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陽城麻荅契丹主之從弟也乙巳遣侍衞馬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相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守貞河陽漢璋應州懷讓太原人也丙午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指揮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帝帝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戊申李守貞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乘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　辛亥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麟州濟河侵契丹之境士子以殷彝為契丹西南面招討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悉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燔炙之由是晉人憤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兵欲西會契丹戊午詔石贇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部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又詔會杜威馬全節於邢州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　契丹偽棄元城去秋

盧億諫延廣求利

張從恩請令趙延照

復用桑維翰朝廷差治

精騎於古頓邱城以俟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鄴都留守張從恩屢奏虜已遁去大軍欲進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癸酉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前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帝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曰楊光遠言晉軍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卻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苦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乙亥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亡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　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為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方廣千里民物殆盡留趙延照為貝州留後麻荅陷德州擒刺史尹居璠　丁亥詔太原恒定兵各還本鎮　辛卯馬全節攻契丹泰州拔之　勅天下籍鄉兵每七戶共出兵械資　夏四月丁未緣河巡檢共使梁進以鄉社兵復取德州己酉命歸德節度使高行周保義節度使王周留鎮澶州庚戌帝發澶州甲寅至大梁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同平章事景延廣既為上下所惡帝亦憚其不遜難制桑維翰引其不救戚城之罪辛酉加延廣兼侍中出為西京留守以歸德節度使兼侍中高行周為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見契丹彊盛始憂國破身危遂日夜縱酒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者三十六人分道括率民財各封劍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鑽椎刀杖入民家小大驚懼求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叛官河南盧億言於延廣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慚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兗州修守備泰寧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名率民財以實私藏大理卿張仁愿為括率使至兗州賦緡錢十萬值審信不在拘其守藏吏指取錢一囷已滿其數　丙戌詔諸州所籍鄉兵號武定軍凡得七萬餘人時兵荒之餘復有此擾民不聊生　丁亥鄴都留守張從恩上言趙延照雖據貝州麾下兵皆久客思歸宜速進軍攻之詔以從恩為貝州行營都部署督諸將擊之辛卯從恩奏趙延照縱火大掠棄城而遁屯於瀛莫阻水自固　六月或謂帝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丙午復置樞密院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間朝廷差治　初高祖割北邊之地以賂契丹由是府州刺史折從遠亦北屬契丹欲盡徙河西之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從遠因保險拒之及帝與契丹絕

諭斬從遠使攻契丹

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

郭威謂河東有霸王之資

詔張從恩等引兵稍郤軍遂不整

皇甫遇慕容彥超力戰殺圍安審琦救之遂郤契丹

遣使諭從遠使攻契丹從遠引兵深入拔十餘寨戊午以從遠為府州團練使從遠雲州人也　秋八月辛丑朔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為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為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柔維翰兩東朝政出楊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後期不至帝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果有分何不速為之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疏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河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　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聞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稍郤於是諸軍恟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二年春正月詔趙在禮還屯澶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屯黎陽西京留守景延廣自滑州引兵守胡梁渡庾子張從恩奏契丹逼邢州詔滑州鄴都復進軍拒之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將兵趣邢州契丹寇邢洺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壬子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覘契丹至鄴縣將漳水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郤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渡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陳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因步戰其僕顧知敏以所乘馬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日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為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自遇等為虜數萬所圍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必若虜眾猥至盡吾軍恐未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共受之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契丹望見塵起即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眾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彭城是夕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吾虛實虜悉眾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從

張從恩引退黎陽倉諸軍擾亂

符彥倫計郝契丹

馬全節等諸軍北上劉知遠將其有患

趙延壽陷祁州沈斌死義

馮玉李彥韜譖罷桑維翰政事

杜威等軍取秦州

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紜人無固志五百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軍在黎陽不敢追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庾申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帝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帝曰此非安寢之時乃部分諸將為行計　北面副招討使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帝以為然徵兵諸道壬戌下詔親征乙丑帝發大梁　二月壬辰朔帝至滑州壬申命安審琦屯鄴都甲戌帝發滑州乙亥至澶州己卯馬全節等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彊胡勝之猶有後患況不勝乎契丹自恒州還以贏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刺史下邳沈斌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延壽知城中無餘兵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沈使君吾之故人擇禍莫若輕何不早降斌曰侍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廷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邦不自愧恥更有驕色何哉沈斌乃折矢盡寘為國家死耳終不効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丙戌詔北面行營都招討使杜威以本道兵會馬全節等進軍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馮玉宣徽北院使權侍衛馬步都虞候太原李彥韜皆挾恩用事惡中書令桑維翰數毀之帝欲罷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維翰請以玉為樞密副使玉殊不平丙申中旨以玉為戶部尚書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高祖自太原南下留彥韜侍帝為腹心由是有寵性纖巧與嬖幸相結以敗帝耳目帝委信之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且欲澄汰徐當盡去之　初高祖置德清軍於故澶州城及契丹入寇澶州鄴都之間城戍俱陷議者以澶州鄴都相去百五十里宜於中途築城以應接南北從之三月戊戌更築德清軍城合德清南樂之民以實之　己巳杜威等諸軍會於定州以供奉官蕭處鈞權知祁州事庚戌諸軍攻契丹秦州刺史晉廷謙舉州降甲寅取滿城獲契丹酋長沒剌及其兵二千人乙卯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秦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計來夕當至宜速為備杜威等懼丙辰退保秦州戊午契丹至秦州己未晉軍南行契丹踵之晉軍至陽城庚申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壬戌晉軍結陳而南胡騎四合如山諸軍力戰拒之是日纔行十餘里人馬

契丹圍晉軍於白團衛村杜威不敢戰李守貞樂元福符彥卿張彥澤皇甫遇乘風沙出擊大破之

杜威委鎮入朝桑維翰請留之帝不悅

飢乏癸亥晉軍至白團曰村埋鹿角為行寨契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日東北風大起破屋折樹營中掘井方及水輒崩士卒取其泥帛絞而飲之人馬俱渴至曙風尤甚契丹士坐奚車中令其衆曰晉軍止此耳當盡擒之然後南取大梁命鐵鷂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馬步都監李守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鬬者勝此風乃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決死矣馬軍左廂都排陳使張彥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為然諸將退馬軍右廂副排陳使太原樂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爭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馬步左右廂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首就擒曷若以身殉國乃與彥澤元福及左廂都排陳使皇甫遇引精騎出西門擊之契丹郤數百步彥卿等謂守貞曰且曳隊往來乎直前奮擊以勝為度乎守貞曰事勢如此安可回鞚宜長驅取勝耳彥卿等躍馬而去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丹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如崩山李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鬬步騎俱進逐北二十餘里鐵鷂既下馬倉皇不能復上皆委棄馬及鎧仗簇地契丹散卒至陽城東南水上稍復布列杜威曰賊已破膽不宜更令成列遣輕騎擊之皆度水去契丹主乘奚車走千餘里追兵急獲一橐駝乘之而走諸將請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耶李守貞曰兩日人馬渴甚今得水飲之皆足重難以追寇不若全軍而還乃追保定丹契丹主至幽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惟趙延壽得免乙丑諸軍自定州引歸詔以泰州隸定州夏四月辛巳帝發澶州甲申還大梁　順國節度使杜威久鎮恒州性貪殘自恃貴戚多不法每以備邊為名斂吏民錢帛以充私藏富室有珍貨或名姝駿馬皆奪取之或誣以罪殺之籍沒其家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十騎入境威已閉門登陴或數騎驅所掠華人千百過城下威但瞋目延頸望之無意邀取由是虜無所忌憚屢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閒暴客如莽村落殆盡威見所部殘弊為衆所怨又畏契丹之彊累表請入朝帝不許威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朝廷聞之驚駭桑維翰言於帝曰威固違朝命擅離邊鎮居常憑恃勳親邀求姑息及疆埸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罔此時廢之庶無後患帝不悅維翰曰陛下不忍廢之宜授以近京小鎮勿復委以雄藩帝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宋國長公主坊欲相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國事以足疾辭位五月丙辰威至

威令公主求天雄節鉞

述律太后欲與晉和因使不再來乃止

帝自陽城之捷驕侈益甚

馮王弄權朝政益壞

馮王李彥韜李守貞合排維翰薦趙瑩代之

尼孫深意

大梁　己未杜威獻部曲步騎合四千人并鎧仗庫甲又獻粟十萬斛紵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帝以其所獻騎兵隸麾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廩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白帝求天雄節鉞帝許之　六月癸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契丹連歲入寇中國疲於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畜亦多死國人厭苦之述律太后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帝復請和於契丹以紓國患帝假開封軍將張暉供奉官使奉表稱臣詣契丹卑辭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忿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入大梁謂李崧等曰鄴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秋八月丙寅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和凝罷守本官加樞密使戶部尚書馮玉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帝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四方貢獻珍奇皆歸內府多造器玩廣宮室崇飾後庭近朝英之及作織錦樓以織地衣用織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鄴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飲泣曰我曹冒白刃絕筋折骨曾不如一談一笑之功乎如此則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帝不聽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寵嬖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　九月戊申置威信軍於曹州遣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戍澶州

乙卯遣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戍恒州　初帝疾未平會正旦樞密使中書令桑維翰遣女僕入宮起居太后因問皇帝睿近讀書否帝聞之以告馮玉玉因譖維翰有廢立之志帝疑之李守貞素惡維翰馮玉李彥韜與守貞合謀排之以中書令行開封尹趙瑩柔而易制共薦以代維翰十二月罷維翰政事為開封尹以瑩為中書令李崧為樞密使守侍中維翰遂稱足疾希復朝謁杜絕賓客或謂馮玉曰桑維翰元老今既解其樞務縱不留之相位猶當優以大藩奈何使之尹京親猥細之務乎玉曰恐其反耳曰儒生安能反玉曰縱不自反恐其教人耳

三年定州西北二百里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避胡寇堡中有佛舍尼孫深意居之以妖術惑眾言事頗驗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意之姪不飲酒食肉事深意甚謹深意卒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嚴飾事之如生其徒日滋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賦役繁重寇盜充斥民不安其業方簡行友因帥鄉里豪健者據

居狼山以妖術惑衆

孫方簡行及攀寨降

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

守貞內恨李彥韜

李嶠馮玉讒信延壽使杜威招趙延壽

郭威勦劉知遠殺白承福吐谷渾遂徵

杜威屢奏瀛莫可取馮玉李嶠信之遂發

寺為寨以自保契丹入寇方簡帥衆邀擊頗獲其甲兵牛馬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衆久之至千餘家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時入契丹境抄掠多所殺獲既而邀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導以入寇時河北大飢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兗鄆滄貝之間盜賊蠭起吏不能禁天雄節度使杜威遣元隨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翰逃歸六月壬戌至大梁言方簡欲乘中國內飢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乙丑定州言契丹勒兵壓境詔以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守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義成節度使皇甫遇副之彰德節度使張彥澤充馬軍都指揮使兼都虞候義武節度使劉人李殷充步軍都指揮使兼都排陣使遣護聖指揮使臨清王彥超太原白延遇以部兵十營詣邢州時馬軍都指揮使鎮安節度使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貞在外所為事無大小彥韜必知之守貞外雖敬奉而內恨之　秋七月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馮玉信之命天雄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啖以厚利沼州軍將趙行實嘗事延壽遣齎書前往遺之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兵應接拔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行實詣延壽與為期約　八月李守貞言與契丹千餘騎遇於長城北轉鬬四十里斬其酋帥解里擁餘衆入水溺死者甚衆　丁卯詔李守貞還屯澶州　帝既與契丹絕好數召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入朝賜宴甚厚承福從帝與契丹戰澶州又與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飢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用為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虜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福家甚富饒馬用銀槽威勒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及霫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貲詔褒賞之吐谷渾由是遂微　九月契丹三萬寇河東壬辰劉知遠敗之於陽武谷斬首七千級　張彥澤奏敗契丹於定州北又敗之於泰州斬首二千級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遺樂壽監軍王繼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己為內應又今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瞷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能救也樂與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威屢奏瀛莫衆此可取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侍衛馬步都指揮使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

大兵
李守貞與
杜威親善

趙瑩請玉
帛以軍事
專任守貞
不從

杜威屢請
益兵宿衛
空虛

梁漢璋遇
契丹於南
陽務敗死

杜威等引
兵而南
契丹議引
兵還聞晉
軍築壘還
不去

李穀進退
處之策杜
威不從

將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守貞入朝帝勞之曰閩卿為將常費私財以賞戰士對曰此皆杜威盡忠於國以金帛資臣臣安敢掠有其美因言陛下若它日用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帝由是亦賢之及將北征帝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元帥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杜令國戚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慊慊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冬十月辛未以威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以守貞為兵馬都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為左右廂都指揮使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為馬軍左廂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皇甫遇為馬軍右廂都指揮使永清節度使梁漢璋為馬軍都排陳使前威勝節度使宋彥筠為步軍左廂都指揮使奉國左廂都指揮使王饒為步軍右廂都指揮使沿州團練使薛懷讓為先鋒都指揮使仍下勅牓曰專發大軍往平黠虜先收瀛莫安定關南次復幽燕澄平塞北又曰有能擒獲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丁酉以李守貞權知幽州行府事己亥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謨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還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遇契丹於南陽務敗死威等聞之引兵而南時東城等數縣請降威等焚其廬舍掠其婦女而還　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趣恒州杜威等至武彊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以彥澤為前鋒甲寅威等至中度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爭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度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不去　杜威雖以貴戚為上將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日相承迎置酒作樂罕議軍事磁州刺史兼北面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通事劉重進將百騎及贏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逸歸者皆掩虜衆之氛軍中洶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曰奉勅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翰契丹之謀也十二月丁巳朔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車駕幸澶州遣高行周符彥卿扈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虜之再衝遣軍將關勃

張祚等為契丹所獲朝廷與軍前聲問不通

桑維翰求言事帝辭不見

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止

王清奪橋開道杜威大軍不繼逐力戰死

杜威李守貞未彥筠降契丹軍士皆慟哭

王周王暉降契丹

耿崇美殺郭璘降契丹

李殷方

走馬上之已未帝始聞大軍屯中度是夕闌遁至庚申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又詔發河北及滑孟澤潞芻糧五十萬詰軍前督迫嚴急所在鼎沸辛酉威又遣從者張祚等來告急祚等還為契丹所獲自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時宿衛兵皆在行營人心憑憑莫知為計閤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帝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詰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時符彥卿雖任行營職事帝留之使戍荊州口壬戌詔以歸德節度使高行周為北面都部署以彥卿副之共戍澶州以西京留守景延廣戍河陽且張形勢奉國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今大軍去恒州五里守此何為營孤食盡勢將自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不能支勢小卻諸將請以大軍繼之威不許彥筠為契丹所敗浮水抵岸得免因退走清獨帥麾下陳於水北力戰亙有殺傷輿請救於威威竟不遣一騎助之清謂其衆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衆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衆盡死由是諸軍皆奪氣清泊州人也甲子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為之威喜遂定降計丙寅伏甲詔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駭愕莫敢言者但唯唯聽命威遣閤門使高勳齎詣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悉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踴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曰今食盡塗窮當與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振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奸猜忌於己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慰撫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已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耳以威為太傅李守貞為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己降之狀周亦出降戊辰契丹主入恒州遣兵襲代州刺史王暉以城降之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扼及杜威既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璘邢州人也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秦皆降於契丹契丹主以孫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以客省副使馬崇祚權知恒州事契丹翰林承旨吏部尚書張礪言於契丹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自邢相而南杜威將降

張磷請契丹主用中國人為中國將相不從

皇甫遇扼吭卒

張彥澤斬關入李彥韜赴之

李崧有婉桑維翰

張彥澤殺孟承誨

彥澤縱兵大掠

彥澤殺高勳叔父及弟

兵以從遣張彥澤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且撫安吏民以通事傳住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將兵入大梁遇辭退謂所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君乎至平棘謂從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壬申帝始聞杜威等降是夕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馮玉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邱門斬關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德門外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擿劍驅後宮十餘人將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帝乃命滅火悉開宮城門帝坐苑中與后妃相聚而泣召翰林學士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面縛待罪次遣男鎮宁節度使延煦威信節度使延寶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兒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帝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帝復召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及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媿色彥澤偶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宣徽使孟承誨素以佞巧有寵於帝至是帝召承誨欲與之謀承誨伏匿不至張彥澤捕而殺之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為之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出入騎從常數百人其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軍士攜罪人至前彥澤不問所犯但瞋目豎三指即驅出斷其要領彥澤素與閻門使高勳不協乘醉至其家殺其叔父及弟尸諸門首士民不寒而慄中書舍人李濤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瀆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濤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濤曰舍人今日懼乎濤曰濤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鄉使高祖用濤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濤引滿而去旁若無人天福七年張彥澤殺亡將楊洪斷其手足斬之朝義之節度使王周奏之帝釋而不問李濤伏閤極論其罪甲戌張彥澤遣帝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宮中慟哭帝與太后皇后乘肩輿宮人宦者十餘人步從見者流涕帝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使人諷之曰起居至此物不可匿也帝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擇取其奇貨而封其餘以待契丹彥澤遣控鶴指揮使李筠以兵守帝內外不通帝姑烏氏公主賂守門者入與帝訣相持而泣歸第自經死帝與太后所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

章結爲氏公主自經死

彥澤奪延朔母丁氏彥澤殺桑維翰

安叔千拜對契丹主

後敢發帝使取內庫帛數段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又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以它故不進又欲見李彥韜彥韜亦辭不往帝惋悵久之馮玉使張彥澤求自送傳國寶與契丹復任用楚國夫人丁氏延朔之母也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太后遣迴未與彥澤詬詈立載之去是夕彥澤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曰吾無意殺維翰何爲如是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牙帳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戰爲彥卿所敗詰之彥卿曰臣嘗時惟知爲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已卯延朔延寶自牙帳還契丹主賜帝手詔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啜飯之所帝心稍安上表謝恩契丹以所獻傳國寶追琢非工又不與前史相應疑其非真以詔書詰帝使獻真者帝奏頃王從珂自焚傳國舊寶不知所在必與之俱燼此寶先帝所爲羣臣備知臣今日焉敢匿寶乃止帝聞契丹主將度河欲與太后於前塗奉迎張彥澤先奏之契丹主不許有司又欲使帝銜璧牽羊大臣輿櫬迎於郊外先具儀注白契丹主契丹主曰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亦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官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有司欲備法駕迎契丹主報曰吾方擐甲總戎太常儀衛未暇施也皆卻之先是契丹主至相州即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猝無所逃伏往見契丹主於封邱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事凡十條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一籌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丙戌晦百官宿於封禪寺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遥辭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帽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左衛上將軍安叔千獨出班胡語契丹主曰汝安没字耶汝昔鎮邢州已累表輸誠我不忘也叔千拜謝呼躍而退晉主與太后已下迎於封邱門外契丹主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以其樞密副使劉敏權開封尹事日暮契丹主復出屯於赤岡　高勳訴張彥澤殺其家人於契丹主契丹主亦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佳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己丑斬彥澤佳兒於北市仍命高勳監刑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杜扑之勳命斷腕出鎖剖其心以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臠其肉而食之　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庚寅宿陳橋夜同守者稍急扼吭而死　辛卯契丹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即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使謂李太后曰聞重

景延廣扼吭卒

李太后求食於寺僧不得

史匡威不受契丹命何重建降蜀

道旁人皆罵杜重威

趙延壽請以陳橋降卒分戍南邊

貴不用毋命以至於此可求自便勿共俱行太后曰重貴事妾甚謹所以失者違先君之志失兩國之歡耳今幸蒙大恩全生保家毋不隨子欲何所歸癸巳契丹遷晉主及其家人於封禪寺遣大同節度使兼侍中河內雉廷勳以兵守之契丹主數遣使存問晉主每聞使至舉家憂恐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日獨無一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晉主陰祈守者乃稍得食是日契丹主自亦閔引兵入宮都城諸門及宮禁門皆以契丹守衛晝夜不釋兵仗磔犬於門以竿懸羊皮於庭為厭勝契丹主謂晉臣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賦省役天下太平矣癸東京降開封府為汴州尹為防禦使乙未契丹主改服中國衣冠百官起居皆如舊制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魯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鄆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為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於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史匡威據涇州不受命匡威建瑭之子也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殺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晉軍降契丹契丹主悉收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己而南及河契丹主以晉兵之衆恐其為變欲悉以胡騎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它所者尚多彼聞降者盡死必皆拒命為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相聚而泣重威每出道旁人皆罵之契丹主猶欲誅晉兵趙延壽言於契丹主曰皇帝親冒矢石以取晉國欲自有之乎將為它人取之乎契丹主變色曰朕舉國南征五年不解甲僅能得之豈為它人乎延壽曰晉國南有唐西有蜀常為仇敵皇帝亦知之乎曰知之延壽曰晉國東自沂密西及秦鳳延袤數千里邊於吳蜀常以兵戍之南方暑溼上國之人不能居也它日車駕北歸以晉國如此之大無兵守之吳蜀必相與乘虛入寇如此豈非為他人取之乎契丹主曰我不知也然則奈何延壽曰陳橋降卒可分以戍南邊則吳蜀不能為患矣契丹主曰吾昔在上黨失於斷割悉以唐兵授晉既而返為仇讎北向與吾戰辛勤累年僅能勝之今幸入吾手不因此時悉除之豈可復留以為後患乎延壽曰漢留晉兵於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分番使戍南邊何異質其妻子為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惟大王所以處之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　癸卯晉主與李太后安太妃馮后及弟睿子延煦延寶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人援送之又遣晉中書令趙瑩樞密使馮玉馬軍都指揮使李彥韜與之俱晉主在涇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

李嗣昭獻晉王

契丹勢沮於重建匡威

趙在禮自經死劉繼勳憂憤卒

契丹使劉掠括借錢帛內外怨憤

劉知遠富彊冠諸鎮

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嗣昭迎謁於路相對泣下嗣昭曰臣無狀負陛下因傾貲以獻晉王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為此賊所破慟哭而去　契丹主以前燕京留守劉晞為西京留守永康王兀欲之弟留珪為義成節度使族人郎五為鎮寧節度使兀欲妹壻潘聿撚為橫海節度使趙延壽之子匡贊為護國節度使漢將張彥超為雄武節度使史仝為彰義節度使客省副使劉晏僧為忠武節度使前護國節度使侯益為鳳翔節度使權知鳳翔府事焦繼勳為保大節度使晞涿州人也既而何重建附蜀史匡威不受代契丹勢稍沮　晉王之絕契丹也匡國節度使劉繼勳為宣徽北院使頗預其謀契丹主入汴繼勳入朝契丹主責之時滿道在殿上繼勳急指道曰馮道為首相與景延廣實為此謀臣位卑何敢發言契丹主曰此叟非多事者勿妄引之命鎖繼勳將送黃龍府趙在禮至洛陽謂人曰契丹主嘗言莊宗之亂由我所致我此行良可羞契丹將述軋奚王拽剌勃海將高謨翰成洛陽在禮入謁拜於庭下拽剌等皆踞坐受之乙卯在禮至鄭州聞繼勳被鎖大驚夜自經於馬櫪間契丹主聞在禮死乃釋繼勳繼勳憂憤而卒劉晞在契丹嘗為樞密使同平章事至洛陽詬奚王曰趙在禮漢家大臣爾北方一酋長耳安得慢之如此立於庭下以挫之由是洛人稍安契丹主廣受四方貢獻大縱酒作樂每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弗知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馬為名分番剽掠謂之訂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於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既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都城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頒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始惠苦契丹皆思逐之矣　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申書令北平王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為北面行營都統徙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陽城之戰諸軍散卒歸之者數千人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危而未嘗論誅契丹屢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安陽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雜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川城中憂懼候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本拐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几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

王峻言契丹不能久有中國

劉知遠欲待契丹北去方圖進取

張從恩欲朝契丹高防諫不從

趙延壽令李崧言於契丹主

郭威楊邠說知遠從將佐上尊號

王晏侯章殺契丹將劉愿及監軍奉暉為留後

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俟耶蕃漢孔目官郭威言於知遠曰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它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昭義節度使張從恩以地迫懷洛欲入朝於契丹遣使謀於知遠知遠曰我以一隅之地安敢抗天下之大君宜先行我當繼往從恩以為然判官高防諫曰公晉室懿親不可輕變臣節從恩不從左驍衛大將軍王守恩與從恩姻家時在上黨從恩以副使趙行遷知留後牒守恩權巡檢使與高防佐之遂行守恩建立之子也　契丹主召晉百官悉集於庭問曰吾國廣大方數萬里有君長二十七人今中國之俗異於吾國吾欲擇一人君之何如皆曰天無二日夷夏之心皆願推戴皇帝如是者再契丹主乃曰汝曹既欲君我今茲所行何事為先對曰王者初有天下應大赦二月丁巳朔契丹主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懸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仍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倫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契丹主曰我於燕王雖割吾肉有用於燕王吾無所愛然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因令為燕王遷官時契丹以恒州為中京翰林承旨張礪奏擬燕王中京留守大丞相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樞密使如故契丹主取筆塗去錄尚書事都督中外諸軍事而行之　劉知遠聞何重建降蜀歎曰戎狄憑陵中原無主令藩鎮外附吾為方伯良可愧也於是將佐勸知遠稱尊號以號令四方觀諸侯去就知遠不許聞晉主北遷聲言欲出兵井陘迎歸晉陽丁卯命武節都指揮使滎澤史弘肇集諸軍於球場告以出師之期軍士皆曰今契丹陷京城執天子天下無主主天下者非我王而何宜先正位號然後出師爭呼萬歲不已知遠曰虜勢尚彊吾軍威未振當且建功業士卒何知命左右遏止之已巳行軍司馬潞城張彥威等三上牋勸進知遠疑未決郭威與都押牙冠氏楊邠入說知遠曰今遠近之心不謀而同此天意也王不乘此際取之謙讓不居恐人心且移移則反受其咎知遠從之　契丹以其將劉愿為保義節度副使陝人苦其暴虐奉國都頭王晏與指揮使趙暉都頭侯章謀曰今胡虜亂華乃吾屬奮發之秋河東劉公威德遠著吾輩若殺愿舉陝城歸之為天下倡取富貴如反掌耳暉等然之晏與壯士數人夜踰牙城入府出庫兵以給衆庚午旦斬愿首懸諸府門又殺契丹監軍奉暉為留後晏徐州暉澶州

知遠即帝位稱天福

滄陽賊帥梁暉殺契丹數百據相州自稱留後

知遠議率民財以賞將士李夫人諫止

駱從朗推張晏洪權留後

趙暉遣使詣晉陽

賊殺王瓊盤據南城

團邪律郎五契丹甚懼無久留河南之意

章太原人也　辛未劉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壬申詔諸道為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為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　甲戌帝自將東迎晉主及太后至壽陽聞已過恒州數日乃留兵戍承天軍而還晉主既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晉主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晉主不勝屈辱泣曰薛超誤我馮后陰令左右求毒藥欲與晉主俱自殺不果　契丹主聞帝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為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復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判史不通政事華人之狡猾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禍福掊斂貨財民不堪命於是所在相聚為盜多者數萬人少者不減千百攻陷州縣殺掠吏民滄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帝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帝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丁丑夜遣壯士踰城入啓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其守將突圍走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　戊寅帝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生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今宮中所有請悉出之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帝曰善即罷率民傾內府蓄積以賜將士中外聞之大悅李氏晉陽人也　建雄留後劉在明朝於契丹以節度副使駱從朗知州事帝遣使者張晏洪等如晉州諭以己即帝位從朗皆囚之大將藥可儔殺從朗推晏洪權留後庚辰遣使以聞契丹主遣右諫議大夫趙熙使晉州括率錢帛徵督甚急從朗既死民相帥共殺熙契丹主賜趙暉詔即以為保義留後暉斬契丹使者焚其詔遣支使河間趙矩奉表詣晉陽契丹遣其將高謨翰攻暉不克帝見矩甚喜曰子挈咽喉之地以歸我天下不足定也矩因勸帝早引兵南向以副天下之望帝善之辛巳以暉為保義節度使侯章為鎮國節度使保義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為絳州防禦使保義軍馬步副都指揮使　鎮寧節度使邪律郎五性殘虐澶州人苦之賊帥王瓊帥其徒千餘人夜襲據南城北度浮航縱兵大掠團郎五於牙城契丹主聞之甚懼始遣天平節度使李守貞天雄節度使杜重威還鎮由是無久留河南之意遣兵救澶州瓊退屯近郊遣其弟超奉表來求救癸未帝厚賜超遣還瓊兵敗為契丹所殺　契丹述律太后遣使以其國中酒饌脯果賜契丹主賀平晉國契丹主與羣臣宴於永福殿　東方羣盜大起陷宋亳密三州契丹主謂左右曰我不知中國

王瓌為契丹所殺
東方羣盜陷宋亳宿三州契丹主盡中國之財而去
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契丹主破梁暉兵相州
契丹主見城邑墟歸
宏肇為前

之人難制如此亟遣泰寧節度使安審琦武寧節度使符彥卿等歸鎮仍以契丹兵送之彥卿至埇橋賊帥李仁恕帥衆數萬急攻徐州彥卿與數十騎至城下揚鞭欲招諭之仁恕控彥卿馬請從相公入城彥卿子昭序自城中遣軍校陳守習繩而出呼於賊中曰相公已陷虎口聽相公助賊攻城城不可得也賊知不可劫乃相帥羅拜於彥卿馬前請殺其罪彥卿與之誓乃解去　三月丙戌朔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閤禮　戊子帝遣使以詔書安集農民保聚山谷避契丹之患者　契丹主復召晉百官諭之曰天時向暑吾難久留欲暫至上國自太后當留親信一人於此為節度使百官請迎太后契丹主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契丹主欲盡以晉之百官自隨或曰舉國北遷恐搖人心不如稍稍遷之乃詔有職事者從行餘留大梁復以汴州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為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為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　壬寅契丹主發大梁晉文武諸司從者數千人諸軍吏卒又數千人宮女宦官又數百人盡載府庫之寶以行所留樂器儀仗而已夕宿赤岡契丹主見村落皆空命有司發牓數百通所在招撫百姓然竟不禁胡騎剽掠丙午契丹主自白馬渡河謂宣徽使高勳曰吾在上國以射獵為樂至此令人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庚戌以皇弟北京馬步都指揮使崇行太原尹知事　辛亥契丹主將攻相州梁暉請降契丹主赦之許以為防禦使暉疑其詐復乘城拒守夏四月己未明契丹主命蕃漢諸軍急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男子驅其婦女而北胡人擲嬰孩於空中舉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英守相州唐英閉城中遺民男女得七百餘人其後節度使王繼弘斂城中髑髏瘞之凡得十餘萬或告磁州刺史李穀謀舉州應漢契丹主執而詰之穀不服契丹主引手於車中若取所獲文書者穀知其詐因請曰必有其驗乞顯示之凡六詰穀辭氣不屈乃釋之　帝以從弟北京馬軍都指揮使信領義成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武節都指揮使史弘肇領忠武節度使充步軍都指揮使右都押牙楊邠權樞密使蕃漢兵馬都孔目官郭威權副樞密使兩使都孔目官南樂王章權三司使　契丹主見所過城邑邱墟謂蕃漢羣臣曰致中國如此皆燕王之罪也顧張礪曰爾亦有力焉　契丹昭義節度使耿崇美屯澤州將攻潞州乙丑詔史弘肇將步騎萬人救之　帝聞契丹北歸欲經畧河南故以弘肇為前驅又遣謙萬進出北方以分契丹兵勢萬進并州人也　契丹主以船數十艘載晉鎧仗將自汴泝河歸其國命宣國都虞侯榆次武行德將士卒千餘人部送之至河陽行德與將士謀曰今為虜所制將遠去鄉里人生會有死安能為異域之鬼乎虜勢不能久留中國不若共逐其黨堅守河陽以俟天命之

所歸者而臣之豈非長策乎衆以為然行德即以鎧仗授之相與殺契丹監軍使會契丹河陽節度使崔廷勳以兵送耿崇美之潞州行德遂乘虛入據河陽衆推行德為河陽都部使行德遣弟行友奉蠟表間道詣晉陽契丹遣武定節度使方太詣洛陽巡檢至鄭州州有戍兵共迫太為鄭王梁嗣密王朱乙逃禍為僧嵩山賊師張遇得之立以為天子取嵩岳神衣見以衣之帥衆萬餘襲鄭州太擊走之太以契丹尚彊恐事不濟說諭戍兵欲與之俱西衆不從太自西門逃奔洛陽戍兵既失太反諧太於契丹云脅我為亂太遣子師朗自訴於契丹契丹將麻荅殺之太無以自明會晉盜攻洛陽契丹留守劉晞棄城奔許州太乃入府行留守事與巡檢使潘環擊晉盜郤之張遇殺朱乙請降伊闕賊帥自稱天子誓衆於南郊壇將入洛陽太逆擊走之太欲自歸於晉陽武行德使人誘太曰我裨校也公舊鎮此地今虛位相待太信之至河陽為行德所殺蕭翰遣高謨翰援送劉晞自許還洛陽晞疑潘環構其衆逐己使謨翰殺之戊辰武行友至晉陽庚午史弘肇奏遣先鋒將馬誨擊契丹斬首千餘級時耿崇美崔廷勳至澤州聞弘肇兵已入潞州不敢進引衆而南弘肇遣誨追擊破之崇美廷勳與冥王拽剌退保懷州辛未以武行德為河陽節度使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欒城病甚苦熱聚冰於胸腹手足且唊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羓起延壽恨契丹主負約謂人曰我不復入龍沙矣即日先引兵入恒州契丹永康王兀欲及南北二王各以所部兵相繼而入延壽欲拒之恐失大援乃納之時契丹諸將已密議奉兀欲為王兀欲登鼓角樓受叔兄拜而延壽不之知自稱受契丹皇帝遺詔權知南朝軍國事仍下教布告諸道所以供給兀欲與諸將同兀欲銜之恒州諸門管鑰及倉庫出納兀欲皆自主之延壽使人請之不與契丹主喪至國述律太后不哭曰待諸部帥畫如故則葬汝矣　帝之自壽陽還也留兵千人戍承天軍戍兵聞契丹北還不為備契丹襲擊之戍兵驚潰契丹焚其市邑一日狼烟百餘舉帝曰此虜將遁張虛勢也遣親將葉仁魯將步騎三千赴之會契丹出剽掠仁魯乘虛大破之丁丑復取承天軍　或說趙延壽曰契丹諸大人數日聚謀此必有變今漢兵不滅萬人不若先事圖之延壽猶豫不決壬午延壽下令以來月朔日於待賢館上事受文武官賀其儀宰相樞密使拜於階上節度使以下拜於階下李崧以虜意不同事理難測固請趙延壽未行此禮乃止　五月乙酉朔永康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和凝馮道李崧於所館飲酒兀欲妻蕜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寧欲見

述律太后不哭德光

死欲鎖延壽

知遠由晉絳抵陝

史弘肇克澤州

知遠自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

招降李從朗

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乃欲出謂礪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又曰先帝在汴時遺我一箭許我知南朝軍國近者臨崩別無遺詔而燕王擅自知南朝軍國豈理耶下令延壽親黨皆釋不問聞一日乃欲至待賢館受蕃漢官謁賀笑謂張礪等曰燕王果於此禮上吾以鐵騎圍之諸公亦不免矣後數日集蕃漢之臣於府署宣契丹主遺制其畧曰永康王大聖皇帝之嫡孫人皇王之長子太后鍾愛羣情允歸可於中京即皇帝位於是始舉哀成服

帝集羣臣庭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攻取鎮魏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帝欲自石會趨上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猶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兵少路迂傍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逆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狹衆少兵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附引兵從之萬無一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帝曰卿言是也蘇逢吉等曰史弘肇大軍已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抵孟津為便司天奏太歲在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抵陝帝從之辛卯詔以十二日發北京告諭諸道　甲午以太原尹崇為北京留守以趙州刺史李存璟為副留守河東幕僚真定李驤為少尹牙將太原蔚進為馬步指揮使以佐之存璟唐莊宗之從弟也

丙申帝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丁酉史弘肇奏克澤州始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帝以弘肇兵少欲召還蘇逢吉楊邠曰今陝晉河陽皆已向化翟廷勲耿崇美朝夕遁去若召弘肇還則河南人心動搖虜勢復壯矣帝未決使人諭指於弘肇曰兵已及此勢如破竹可進不可退與逢吉等議合帝乃從之弘肇遣部將李萬超說令奇令奇乃降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　翟廷勲耿崇美奚王拽剌令兵過河陽張過帥衆數千救之戰於南阪敗死武行德出戰亦敗閉城自守拽剌欲攻之廷勲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肇將至廷勲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河南者相繼北去弘肇引兵與武行德合弘肇為人沈殺寡言御衆嚴整將校小不從命立撾殺之士卒所過犯民田及繫馬於樹者皆斬之軍中惕息莫敢犯令故所向必克帝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帝由是倚重之

二十五日帝至霍邑

甲辰帝至晉州　帝之即位也絳州刺史李從朗與契丹將成霸卿等拒命帝遣西南面招討使護國節度使白文珂攻之未下帝至城下命諸軍四布而勿攻以利害諭之戊申從朗舉城降帝命親將分護諸門士卒一人毋得入以偏將薛瓊為防禦使　辛亥帝至陝州趙暉自御帝馬而入壬子至石濠汴人有來迎者　六月乙卯帝至新安西京留司官悉來迎　丙辰帝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

知遠密令郭從義殺李從益王淑妃

而焚之趙遠更名上交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臨死曰吾兒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洒明宗陵乎聞者泣下　戊午帝發洛陽　辛酉汴州百官賓貢固等迎於滎陽甲子帝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　戊辰帝下詔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為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忍忘晉也復晉襄汝三節度使秋閏七月庚辰制建宗廟太祖高皇帝世祖光武皇帝皆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張溥曰石敬瑭為明宗之壻而滅唐杜重威為石氏之壻而亡晉敬瑭與潞王共事明宗潞王殺明宗子而自立以君臣之義言之潞王者明宗之仇也敬瑭取天下於潞王非取天下於明宗若以為無罪也云爾重威真敬瑭女弟敬瑭即位尊戚無二齊王重貴立舉社稷以從忽豔心赭袍降於契丹引入京師其為晉賊也愈於篡矣敬瑭后李氏為人強敏敬瑭常嚴憚之唐清泰三年入朝潞王千春節辭歸潞王醉呼之后歸告敬瑭及謀遂決及耶律德光破晉后欲自焚辭超勸止令范質草降表稱新婦李氏妾館封禪寺中求僧一飯不得後卒建州鹵地語重貴焚骨送范陽佛寺無使為虜鬼生死流離窮於匹婦此適不幸為敬瑭后耳李守貞連挫契丹白團衙村之戰能立奇功獨德重威贈賂與之親善讓以兵權竟同降虜武夫見小利忘大義立身不終覆人家國痛哉張彥澤突厥種也其人驍悍殘忍與敬瑭連姻擅殺張式王周奏其不法二十六條李濤請急行誅敬瑭不聞卒為契丹前驅屠掠京邑劫奪帝妃其幾也都人快心同於董卓膏臍佐景懽食然禍實敬瑭馴之其誰咎焉敬瑭初起時桑維翰請割地賂契丹劉知遠正諫不聽幽涿十六州淪沒虜庭罪在萬世國何以長是故晉之亡也始於桑維翰終於杜重威馮道馮玉為內應景延廣為外潰一國有此數人雖金城湯池必不能守況依蠻夷為存亡者哉魏人入江陵而霸先王陳契丹陷京師而知遠王漢衰亂之季得國差正蕭繹石重貴未可以南面臨之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六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七

三叛連兵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夏五月乙酉朔契丹永康王兀欲囚趙延壽於恒州辛丑帝遣使諭河中節度使趙匡贇仍以契丹囚其父延壽告之　秋七月或傳趙延壽已死郭威言於帝曰趙匡贇契丹所署今猶在河中宜遣使弔祭

郭威請起復趙匡贇移鎮

杜重威李守貞歸命趙延壽死於契丹

帝自將擊重威

張璉助重威拒守鄴都久繫臺之戰城久不下

重威出降執張璉等數十人路人詬擲重威

因起復移鎮彼既家國無歸必感恩承命從之會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杜重威天平節度使兼侍中李守貞皆奉表歸命重威仍請移它鎮歸德節度使兼中書令高行周入朝丙申徙重威為歸德節度使以行周代之守貞為護國節度使加兼中書令徙護國節度使趙匡贇為晉昌節度使後二年延壽始卒於契丹　杜重威自以附契丹負中國內常疑懼及移鎮制下復拒而不受遣其子弘璲質於麻荅以求援趙延壽有幽州親兵二千在恒州指揮使張璉將之重威請以守魏麻荅遣其將楊衮將契丹千五百人及幽州兵赴之閏月庚午詔削奪重威官爵以高行周為招討使鎮益節度使慕容彥超副之以討重威　慕容彥超欲急攻城行周欲緩之由是二將不協帝恐生他變欲自將擊重威九月戊寅詔幸澶魏勞軍　庚辰帝發大梁　晉昌節度使趙匡贇恐終不為朝廷所容冬十月遣使降蜀請自終南山路出兵應援　戊戌帝至鄴都遣給事中陳觀往諭指重威復閉門拒之城中食浸竭將士多所降者慕容彥超固請攻城帝從之丙午親督諸將攻城自寅至辰士卒傷者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不克而止彥超乃不敢復言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為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為期耳由是城久不下十一月　辰內殿直韓訓獻攻城之具帝曰城之所恃者衆心耳衆心苟離城無所保用此何為杜重威之叛也觀察判官金鄉王敏屢泣諫不聽及食竭力盡甲戌遣敏奉表出降乙亥重威子弘璲來見丙子妻石氏來見石氏即晉之宋國長公主也帝復遣入城丁丑重威開門出降城中餒死者什七八存者皆尪瘠無人狀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等將校數十人縱其士卒北歸將出境大掠而去郭威請殺重威牙將百餘人并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重威每出入路人往往擲瓦礫詬之

臣光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仁以合衆信以行令刑以懲姦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十二月丙戌帝發鄴都　罰主遣雄武都押牙吳崇悳以樞密使王處回書招鳳翔節度使侯益庚寅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張虔釗為北面行營招討安撫使雄武節度使何重建副之宣徽使韓保貞為都虞候共將兵五萬虔釗出散關重建出隴州以擊鳳翔奉鑾肅衛都虞候李廷珪將兵二萬出子午谷以援長安諸軍發成都旌旗

侯益請赴聖壽節上壽

齊藏金說王景崇殺趙思綰不從

王景崇敗蜀李廷珪侯益拒蜀兵張虔釗夜遁斬杜重威并其三子漢帝祖子承祐即帝位

戚勳景崇殺益不果侯益戚毀景崇於朝

數十里　癸巳帝至大梁　侯益請降於蜀使吳崇惲持兵籍糧賬西還與趙匡贇同上表請出兵平定關中

乾祐元年春正月帝以趙匡贇侯益與蜀兵共為寇患之會回鶻入貢訴稱為黨項所阻乞兵應接詔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將軍齊藏珍將禁軍數千赴之因使之經畧關西晉昌節度判官李恕久在趙延壽幕下延壽使之佐匡贇匡贇將入蜀恕諫曰燕王入胡豈所願哉今漢家新得天下方務招懷若謝罪歸朝必保富貴入蜀非全計也跛涔不容尺鯉公必悔之匡贇乃遣恕奉表請入朝景崇等未行而恕至帝問恕匡贇何為附蜀對曰匡贇自以身受虜官父在虜庭恐陛下未之察故附蜀求苟免耳臣以為國家必應存撫故遣臣來祈哀帝曰匡贇父子本吾人也不幸陷虜今延壽方墜檻穽吾何忍更害匡贇乎即聽其入朝侯益亦請赴二月四日聖壽節上壽景崇等將行帝召入卧內敕之曰匡贇益之心皆未可知汝至彼彼已入朝則勿問若尚遷延顧望當以便宜從事　趙匡贇不俟李恕返命已離長安丙子入見王景崇等至長安聞蜀兵已入秦州以兵少發本道及趙匡贇牙兵千餘人同拒之景崇恐匡贇牙兵亡逸欲文其面微露風旨軍校趙思綰首請自文其面以帥下景崇悅齊藏珍竊言曰思綰凶暴難制不如殺之景崇不聽思綰魏州人也蜀李廷珪將至長安聞趙匡贇已入朝欲引歸王景崇邀之敗廷珪於子午谷張虔釗至寶雞諸將議不協按兵未進侯益聞廷珪西還因閉壁拒蜀兵虔釗勢孤引兵夜遁景崇帥鳳翔隴邠涇鄜坊之兵追敗蜀兵於散關俘將卒四百人　丁丑帝殂祕不發喪庚辰下詔稱重威父子因朕小疾謗議搖眾并其子弘璋弘璉弘琛皆斬之二月辛巳發喪宣遺制皇子承祐即皇帝位　詔以王景崇兼鳳翔巡檢使景崇引兵至鳳翔侯益尚未行景崇以禁兵分守諸門或勸景崇殺益景崇以受先朝密旨嗣主未之知或疑於專殺猶豫未決益聞之不告景崇而去景崇悔自詬戊戌益入朝隱帝問何故召蜀軍對曰臣欲誘致而殺之帝哂之　三月侯益家富於財厚賂執政由是大臣爭譽之丙寅以益兼中書令行開封尹　侯益盛毀王景崇於朝言其恣橫景崇聞益尹開封知事已變內不自安且怨朝廷會詔遣供奉官王益如鳳翔徵趙匡贇牙兵詣關趙思綰等其懼景崇因以言激之思綰逡巡謂其黨常彥卿曰小太尉已落其手吾屬至京師并死矣奈何彥卿曰臨機制變子勿復言癸酉至長安永興節度副使安友規巡檢喬守溫出迎王益置酒於客亭思綰前白曰壕寨使已定舍館於城東今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欲各入城挈家詣城東宿友規等然之時思綰等皆無鎧仗既入西門有州校坐門側思綰遽奪其劍斬之其徒因大譟持白梃殺守門者十餘人分遣其黨守諸門思綰入府開庫取鎧仗給之友規等皆逃

去思綰逆據城集城中少年得四千餘人繕城隍葺樓堞旬日間戰守之具皆備王景崇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朝廷患之甲戌徙靜難節度使王守恩為永興節度使保義節度使趙暉為鳳翔節度使並同平章事以景崇為邠州留後令便道之官號州伶人靖邊庭殺團練使田令方驅掠州民犇趙思綰至潼關潼關守將出擊之其衆皆潰　丁丑邠涇同華四鎮俱上言護國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守貞與永興鳳翔同反始守貞聞杜重威死而懼陰有異志自以晉世嘗為上將有戰功素好施得士卒心漢室新造天子年少初立執政皆後進有輕朝廷之志乃招納亡命養死士治城塹繕甲兵晝夜不息遣人閒道齎蠟丸結契丹屢為邊吏所獲泣儀人趙修己素善術數自守貞鎮滑州署司户參軍累從移鎮為守貞言時命不可勿妄動前後切諫非一守貞不聽乃稱疾歸鄉里僧總倫以術媚守貞言其必為天子守貞信之又嘗會將佐置酒引弓指紙掌虎圖曰吾有非常之福當中其舌一發中之左右皆賀守貞益自負會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於守貞守貞自謂天人協契乃自稱秦王遣其驍將平陸王繼勳將兵據潼關以思綰為晉昌節度使同州距河中甚近匡國節度使張彥威常詗守貞所為奏請先為之備詔滑州馬軍都指揮使羅金山將部兵戍同州故守貞起兵同州不為所併金山雲州人也　夏四月以鎮寧節度使郭從義充永興行營都部署將侍衛兵討趙思綰戊子以保義節度使白文珂為河中行營都部署內客省使王峻為都監辛卯削奪李守貞官爵命文珂等會兵討之乙未以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尚洪遷為西面行營都虞候　王景崇遷延不之邠州閱集鳳翔丁壯詐言討趙思綰仍牒邠州會兵　王景崇遣蜀鳳州刺史徐彥書求通互市壬戌蜀主使彥復書招之　六月乙酉王景崇遣使請降於蜀亦受李守貞官爵　西面行營都虞候尚洪遷攻長安重傷而卒　秋七月鳳翔節度使趙暉至長安乙亥表王景崇反狀益明請進兵擊之　自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以來朝廷繼遣諸將討之昭義節度使常思屯潼關白文珂屯同州趙暉屯咸陽惟郭從義王峻置柵近長安而二人相惡如水火自春徂秋皆相伏莫肯攻戰帝患之欲遣重臣臨督八月壬午以郭威為西面軍前招諭安撫使諸軍皆受威節度威將行問策於太師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為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詔白文珂趣河中趙暉趣鳳翔　戊子蜀改鳳翔曰岐陽軍己丑以王景崇為岐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趙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為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

景崇內懼漸趙思綰等逐安友規等據城為亂諷鳳翔吏民表景崇知軍府事
靖邊庭殺田令方奔趙思綰趙修己屢勸守貞勿妄動不聽
守貞惑僧總倫言又為思綰推戴逆反
張彥威羅金山先為備守貞不能併同州詔郭從義討趙思綰白文珂等討李守貞
王景崇請降蜀亦受

李守貞官爵

趙暉請擊景崇

馮道勸郭威厚賞賜以奪守貞所恃從之衆心始附

危彥珂勸郭威先攻守真

郭威策困守真

趙暉遣李彥從擊破蜀兵王景崇盡殺侯益家屬乳毋劉氏以己子易仁矩子延廣逃歸于益家

趙暉設伏掩擊景崇不敢復出

蜀主遣要思謙將兵

陝州白文珂及寧江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温辭色而受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將卒感歸心於威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在麾下受其恩施又士卒素驕苦漢法之嚴謂其至則叩城奉迎可坐而致之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已亥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白文珂克西關城柵於河西常思柵於城南威柵於城西未幾威以常思無將領才先遣歸鎮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鬬好施虜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櫓完固未易輕也且彼凍城而鬬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夫勇有盛衰攻有緩急時有可否事有後先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使飛走路絶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温飽有餘俟城中無食公帑家藏皆竭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脱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糜之不足慮也乃發諸州民夫二萬餘人使白文珂等帥之剏長壕築連城列隊伍而圍之威又謂諸將曰守貞鄉畏高祖不敢之張以我輩崛起太原事功未著有輕我心故敢反耳正宜靜以制之乃偃旗卧鼓但循河設火鋪連延數十里番步卒以守之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九月蜀兵援王景崇軍於散關趙暉遣都監李彥從襲擊破之蜀兵退去　王景崇盡殺侯爺家屬七十餘人益子前天平行軍司馬仁矩先在外得免庚申以仁矩為隰州刺史仁矩子延廣尚在襁褓乳母劉氏以己子易之抱延廣而逃乞食至於大梁歸於益家　李守貞屢出兵欲突前圍皆敗而返遣人齎蠟丸求救於唐蜀契丹皆為邏者所獲城中食且盡殍死者日衆守貞憂形於色召總倫詰之總倫曰大王當為天子人不能尊但此分野有災待磨滅將盡只餘一人一騎乃太王鵲起之時也守貞猶以為然冬十月王景崇遣其子德讓趙思綰遣其子懷乂見蜀主於成都戊寅景崇遣兵出西門趙暉擊破之遂取西關城景崇退守大城暉塹而圍之數挑戰不出暉潛遣千餘人擐甲執兵效蜀旗幟循南山而下令諸將聲言蜀兵至矣景崇果遣兵數千出迎之暉設伏掩擊盡殪之自是景崇不復敢出蜀主遣山南西道節度使安思謙將兵救鳳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毋昭裔上疏諫曰臣竊見莊宗皇帝志貪西顧前蜀主意欲北行凡在庭臣皆貢諫疏殊無聽納有何所成只此兩朝可為降誡不聽又遣雄武節度使韓保貞引兵出沂陽以分漢兵之勢王景崇遣前義成節度使駿棗李彥舜等逆蜀兵丙申安思謙屯右界漢兵屯賓雞思謙遣眉州刺史申貴將兵二千趣模壁設伏於竹林丁酉旦貴以兵數百壓賓雞而陳漢兵逐之遇伏而敗蜀兵遂

救鳳翔毋昭裔疏諫不聽

思謙畏漢兵退歸興元

高允權與李彝殷有隙詔和解之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李金全畏漢兵不敢闘

守貞遣王繼勳等襲漢柵劉詞李韜擊敗之

守貞以酤酒醉遛騎郭威罔集將士私飲

北破寶雞寨蜀兵去漢兵復入寶雞已亥思謙進屯渭水漢益兵五千戍寶雞思謙畏之謂衆曰糧少敵強宜更為後圖辛丑退屯鳳州尋歸興元貴路州人也　彰武節度使高允權與定難節度使李彝殷有隙李守貞密求援於彝殷發兵屯延丹境上聞官軍圍河中乃退甲辰允權以其狀聞彝殷亦自訴朝廷和解之　初沈丘人舒元嵩山道士楊訥俱以遊客干李守貞守貞為漢所攻遣元更姓朱訥更姓李名平間道奉表求救於唐唐諫議大夫查文徽兵部侍郎魏岑請出兵應之唐主命北面行營招討使李金全將兵救河中以清淮節度使劉彥貞副之文徽為監軍使岑為沿淮巡檢使軍於沂州之境金全與諸將方會食候騎白有漢兵數百在澗北皆羸弱請掩之金全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金鼓聞十餘里金全曰鄉可與之戰乎時唐士卒厭兵莫有鬬志又河中道遠勢不相及十一月丙寅唐兵退保海州唐主遣帝書謝請復通商旅且請赦守貞朝廷不報　王景崇累表告急於蜀蜀主命安思謙再出兵救之十二月壬午思謙自興元引兵屯鳳州請先運糧四十萬斛乃可出境蜀主曰觀思謙之意豈肯為朕進取然亦發興州興元米數萬斛以饋之戊子思謙進屯散關遣馬步使高彥儔眉州刺史申貴擊漢箭筈安都寨破之庚寅思謙敗漢兵於王女潭漢兵退屯寶雞思謙進屯模壁韓保貞出新關壬辰軍於隴州神前漢兵不出保貞亦不敢進趙暉告急於郭威威自往赴之時李守貞遣副使周光遜裨將王繼勳聶知遇守城西威戒白文珂劉詞曰賊苟不能突圍終為我擒萬一得出則吾不得復留於此成敗之機於是乎在賊之驍銳盡在城西我去必來突圍爾曹謹備之威至華州聞蜀兵食盡引去威乃還韓保貞聞思謙去亦退保弓川寨

隱帝乾祐二年春正月郭威將至河中白文珂出迎之戊申夜李守貞遣王繼勳等引精兵千餘人循河而南襲漢柵坎岸而登遂入之縱火大譟軍中狼狽不知所為劉詞神色自若下令曰小盜不足驚也帥衆擊之客省使閻晉卿曰賊甲皆黃紙為火所炤易辨耳奈衆無鬬志何裨將李韜曰安有無事食君祿有急不死鬬者耶搤捎先進衆從之河中兵退走死者七百人繼勳重傷僅以身免己酉郭威至劉詞迎馬首請罪威厚賞之曰吾所憂正在於此徼兄健鬬幾為虜嘯然虜伎殫於此矣晉卿忻州人也守貞之欲攻河西柵也先遣人出酤酒於村墅或貰與不責其直遛騎多醉由是河中兵得潛行入寨幾至不守郭威乃下令將士非犒宴無得私飲愛將李審晨飲少酒威怒曰汝為吾帳下首違軍令何以齊衆立斬以徇　詔以靜州隸定難軍二月辛未李彝殷上表謝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輕傲之志每藩鎮有叛者常陰助之邀兵重賂朝廷知其事亦以恩澤羈縻之　夏四月河中城中食且盡民餓

李鄴殷上表謝

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來降

李肅妻張氏勸肅說趙思綰歸國

死者什五六癸卯李守貞出兵五千餘人齎梯橋分五道以攻長圍之西北隅郭威遣都監吳虔裕引兵橫擊之河中兵敗走殺傷大半奪其攻具五月丙午守貞復出兵又敗之擒其將魏延朗鄭賓壬子周光遜王繼勳聶知遇帥其衆千餘人來降守貞將士降者相繼威乘其離散庚申晳諸軍分道攻之　趙思綰好食人肝嘗面剖而膾之膾之每搗軍輒屠數百人如羊豕法思綰計窮不知所出郭從義使人誘之初思綰少時求為左驍衛上將軍致仕李肅僕肅不納曰是人目亂而語誕它日必為叛臣肅妻張氏全義之女也曰君今拒之後且為患乃厚以金帛遺之及思綰據長安肅閉居在城中思綰數就見之拜伏如故禮肅曰是子亟來且汙我欲自殺妻曰曷若勸之歸國會思綰閤自全之計肅乃與判官程讓能說思綰曰公本與國家無嫌但懼罪耳今國家三道用兵俱未有功若以此時翻然改圖朝廷必喜自可不失富貴孰與坐而待斃乎思綰從之遣使詣闕請降乙丑以思綰為華州留後都指揮使常彥卿為虢州刺史令便道之官　秋七月甲辰趙思綰釋甲出城受詔郭從義以兵守其南門復遣還城思綰求其牙兵及鎧仗從義亦給之思綰遷延收斂財賄三改行期從義等疑之密白郭威請圖之威許之壬子從義與都監南院宣徽使王峻按轡入城處於府舍召思綰酌別因執之并常彥卿及其父兄部曲三百人皆斬於市甲寅郭威攻河中克其外郭李守貞收餘衆退保子城諸將請急攻之威曰夫鳥窮則啄況一軍乎涸水取魚安用急為壬戌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威入城獲其子崇玉等及所署丞相靖峪徐愿樞密使劉昀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於市徵趙修己為翰林天文威閱守貞文書得朝廷權臣及藩鎮與守貞交通書詞意悖逆欲奏之祕書郎榆次王溥諫曰魑魅乘夜爭出見日自消願一切焚之以安反仄威從之　戊辰加永興節度使郭從義同平章事徙鎮國節度使扈從珂為護國節度使以河中行營馬步都虞候劉詞為鎮國節度使　八月戊戌郭威至大梁入見帝勞之賜金帛衣服玉帶鞍馬辭曰臣受命期年僅克一城何功之有且臣將兵在外凡鎮安京師供億所須使兵食不乏皆諸大臣居中者之力也臣安敢獨膺此賜請徧賞之又議加領方鎮辭曰楊邠位在臣上未有尺土且帷幄之臣不可以弘農為比九月壬寅徧賜宰相樞密宣徽三司侍衛使九人與威如一帝欲特賞威辭曰運籌建畫出於廟堂發兵饋糧資於藩鎮暴露戰鬬在於將士而功獨歸臣臣何以堪之乙巳加威兼侍中史弘肇兼中書令辛亥加實貞固司徒蘇逢吉司空蘇禹珪左僕射楊邠右僕射諸大臣議以朝廷執政溥加恩恐藩鎮觖望乙

郭威請徧行賞賜

王溥請威焚守貞文書

郭威收崇玉等送大梁磔于市

思綰遷延郭從義王峻執斬之

李守貞與妻及子崇勳等自焚

周璨說王景崇降漢公孫筆張思練周璨皆降景崇與家人自焚

邠加天雄節度使高行周守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守太傅泰寧節度使符彥卿守太保河東節度使劉崇兼中書令已未加忠武節度使劉信天平節度使慕容彥超平盧節度使劉銖並兼侍中辛酉加朔方節度使馮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兼中書令冬十月壬申加義武節度使孫方簡武寧節度使劉贇同平章事壬午加吳越王弘俶尚書令楚王希廣太尉丙戌加荊南節度使高保融兼侍中議者以郭威不專有其功推以分人信為美矣而國家爵位以一人立功而覃及天下不亦濫乎　初邢州人周璨為諸衛將軍龍秩無依從王景崇西征景崇叛遂為謀主趙暉進攻鳳翔周璨謂王景崇曰公鼎與浦雍相表裏今二鎮已平蜀兒不足恃不如降也景崇曰善吾更思之後數日外攻轉急景崇謂其黨曰事窮矣吾欲為急計乃謂其將公孫筆張思練曰趙暉精兵多在城北來日五鼓前爾二人燒城東門詐降勿令寇入吾與周璨以牙兵出北門突暉軍縱無成而死猶勝束手皆曰善癸巳未明筆思練燒東門請降府牙火亦發二將遣人約之景崇已與家人自焚矣璨亦降

薛居正曰臣光曰臣聞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以治其亂以安其危故君之所以為君者以其能治亂安危也苟不能治亂安危則雖有君猶無君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如此故戒慎恐懼不敢荒寧夙興夜寐勤求民瘼內修政事外禦侮暴使上下和睦百姓親愛然後能保其社稷而享其福祿也

薛居正曰網目書漢高祖天福十二年秋七月發兵討杜重威十一月重威出降乾祐元年漢主暠殂重威伏誅此重威在漢之本末也天福十二年趙匡贇侯益叛降於蜀乾祐元年匡贇益叛蜀降漢漢以益為鄧封尹此匡贇益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趙思綰據城作亂王景崇叛降於蜀二年思綰請降景崇自殺此思綰景崇在漢之本末也乾祐元年李守貞反二年郭威克河中守貞自殺此守貞在漢之本末也杜重威貴戚大臣降契丹滅晉室漢主即位尚稽首闕廷備位師傅誠逃天罰既同三子尸市路人蹴詬支裂立盡罪猶張彥澤不足深論獨王景崇歷仕唐晉後為漢主盡攻戰策其偉漢主奇其才國家新造鳳翔侯益永興趙匡贇皆阻疑拒命陰召蜀人為助漢主使景崇經畧關西呼入卧內訐其使宜圖二鎮景崇行至陝匡贇已入朝益尚未發景崇欲殺益不果益遁至京師厚賂楊邠等盛毀景崇益尹開封景崇心懼遂諷匡贇牙將趙思綰作亂共推李守貞為秦王彼以討叛出反身為叛且其時鄙鼎之讒雖入雲夢之矢未彰趨朝自明上表論列何嫌何懼乃妄意南箕忍窺寶玉春秋之義其能後諸李守貞背晉歸虜罪不下重威既納順歸河中聞漢主殂即懷非望惑總倫天子之言侈思綰御衣之獻徼幸天人迷而闚逞危從珂請郭威先近後遠於是築長城連三柵河中坐困二鎮並亡思綰聽陳讓能言率先自歸冀望免死郭從義王峻誘而斬之疑於殺降不仁然屠人吞膽其虐得覓釘碟幸矣守貞妻子景崇家人共蹈烟燄亦可謂數叛而窮死不知返也

郭威篡漢 劉昊 梓河東 附

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帝自魏王承訓卒悲痛過甚春正月甲子始不豫　丁丑帝大漸召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入受顧命曰承祐幼弱後事託在卿輩是日帝殂　二月辛巳朔立皇子左衛大將軍大內都點檢承祐為周王同平章事　宣遺制令周王即皇帝位　丁亥尊皇后曰皇太后　蘇逢吉等為相多遷補官吏楊邠以為虛費國用所奏多抑之逢吉等不悅　三月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同平章事李濤上疏言今關西紛擾外禦為急二樞密皆佐命功臣官雖貴而家未富宜授以要害大鎮樞機之務在陛下目前易以裁決逢吉禹珪自先帝時任事皆可委也楊邠郭威聞之見太后泣訴稱臣等從先帝起艱難中今天子取人言欲棄之於外況關西方有事臣等何忍自取安逸不顧社稷若臣等必不任職乞留過山陵太后怒以讓帝曰國家舊勳之臣奈何聽人言而逐之帝曰此卒相所言也因詰責宰相濤曰此疏臣獨為之它人無預丁丑罷濤政事勒歸私第　夏四月帝與左右謀以太后慈子濤離間欲更進用二樞密以明非帝意左右亦疾二蘇之專欲奪其權共勸之壬午制以樞密使楊邠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如故以副樞密使郭威為樞密使又加三司使王章同平章事凡中書除官諸司奏事帝皆委邠斟酌自是三相拱手政事盡決於邠事有未更邠所可否者莫敢施行遂成凝滯三相每進擬用人苟不出邠意雖簿尉亦不之與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庫實甲兵彊乃為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既恨二蘇排己又以其除官太濫為眾所非欲矯其弊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凡門蔭及百司入仕悉罷之雖由邠之愚敝時人亦咎二蘇之不公所致云　秋七月庚申加樞密使郭威同平章事　隱帝乾祐二年三叛既平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暱飛龍使瑕丘後匡贊茶酒使太原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帝好與之為瘦辭醜語太后屢戒之帝不以為意七月太常卿張昭上言宜親近儒臣講習經訓不聽昭即昭遠避高祖諱改之

三年夏四月楊邠求解樞密使帝遣中使諭止之宣徽北院使吳虔裕在旁曰樞密重地難以久居當使後來者迭為之相公辭之是也帝聞之不悅辛巳以虔裕為鄭州防禦使　朝廷以契丹近入寇橫行河北諸藩鎮各自守無行禦之者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以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

帝惡承訓之仁不勝逡逐帝以承祐託蘇逢吉楊邠史弘肇郭威

逢吉禹珪以樞機邠威泣訴太后濤勒歸私第

後匡贊郭允明以諂媚得幸張昭請親儒講經不聽

吳虔裕請楊邠辭樞

密贈帝不悅而出之

郭威鎮鄴都宏肇欲其仍領樞密使

郭威辭行任推惡諸臣善帝審舊明

史宏肇忘蘇逢吉戲言欲歐楊邠泣止之將相如水火

王章聚斂刻急

閻晉卿聶文進後臣

使則可以便宜從事諸軍喪服號令行矣帝卒從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曰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壬午制以威為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明日朝貴會飲於竇貞固之第弘肇舉大觴屢勸威屬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今日為弟飲之逢吉與楊邠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槍大劍安用毛錐王章曰無毛錐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

壬辰以左監門衛將軍郭榮為貴州刺史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柴本姓柴父守禮郭威之妻兄也威未有子時養以為子 五月庚子郭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富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救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邠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徇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斂容謝之 癸丑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悟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詬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邠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邠與之聯鑣送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矣帝使宣徽使王峻置酒和解之不能得逢吉欲求出鎮以避之既而中止曰吾去朝廷止煩史公一處分吾謹粉矣王章亦忽忽不樂欲求外官楊史固止之 帝自即位以來樞密使右僕射同平章事楊邠總機政樞密使兼侍中郭威主征伐歸德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史弘肇與宿衛三司使同平章事王章掌財賦邠頗公忠退朝門無私謁雖不卹四方饋遺有餘輒獻之弘肇暫察京城道不拾遺是時承契丹蕩覆之餘公私困竭章據摭遺利吝於出納以實府庫屬三叛連衡宿兵累年而供饋不乏及事平賜予之外尚有餘積以是國家粗安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有犯鹽礬酒麴之禁者錮鉄涓滴罪皆死由是百姓愁怨章尤不喜文臣嘗曰此輩授之握算不知縱橫何益於用俸祿皆以不堪資軍者給之吏已高其估章吏增之帝左右嬖倖浸用事太后親戚亦干預朝政邠等屢裁抑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怒而斬之武德使李業太后之弟也高祖使掌內帑帝即位尤蒙寵任嘗宣徽使闕業意欲之帝及太后亦諷執政邠弘肇以為內使遷補有次不可以外戚超居乃上內客省使閻晉卿次當為宣徽使久而不補樞密承旨聶文進飛龍使後匡贊翰林茶酒使郭允此皆有寵於帝久不遷官共怨執政文進并州人也平

贊郭允明劉鍊皆怨執政
蘇逢吉知李業怨宋肇肇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
音卿欲以業等謀告宏肇宏肇辭不見乃止
殺邠宏肇章等并其親黨陳從進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
殺郭威王峻蘇逢吉聞變驚愕劉銖謀郭威王峻家極其慘毒

廣節度使劉銖罷青州歸久奉朝請未除官常戟手於執政帝初除三年喪聽樂賜伶人錦袍玉帶伶人詣弘肇謝弘肇怒曰士卒守邊苦戰猶未有以賜之汝曹何功而得此皆奪以還官帝欲立所幸耿夫人為后邠以為太速夫人亦嘗欲以后禮葬之邠復以為不可帝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邠弘肇嘗議事於帝前帝曰當圖之勿令人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帝積不能平左右因乘間譖之於帝云邠等專恣終當為亂帝信之當夜聞作坊鍛聲疑有急兵達旦不寐司空同平章事蘇逢吉既與弘肇有隙知李業等怨宏肇肇以言激之帝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邠等議既定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與宰相議之業時在旁曰先帝嘗言朝廷大事不可謀及書生懦怯誤人太后復以為言帝忿曰國家之事非婦人所知拂衣而出十一月乙亥業等以其謀告閻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之弘肇以宅故辭不見丙子旦邠等入朝有甲士數十自廊廡出殺邠弘肇章於東廡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班於崇元殿宣云邠等謀反已伏誅與卿等同慶又召諸軍將校至萬歲殿庭帝親諭之且曰邠等以穢子視朕朕今始得為汝主汝等免橫憂矣皆拜謝而退又召前節度使刺史等升殿諭之分遣使者帥騎收捕邠等親戚黨與悉誅之弘肇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王殷尤厚邠等死帝宣徽使李穀樞密使孟業翟密詔詣澶州及鄴都令鎮宗節度使李洪義殺殷又令鄴都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步軍都指揮使袁定曹威殺郭威及監軍宣徽使王峻洪義太后之弟也又急詔徵天平重節度使高行周平盧節度使符彥卿永興節度使郭崇義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匡國節度使薛懷讓鄭州防禦使吳虔裕陳州刺史李殷入朝以蘇逢吉樞密院事前平盧節度使劉銖權知開封府侍衛馬步都指揮使李洪建權判侍衛司事內侍省使閻晉卿權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洪建業之兄也時中外人情憂駭蘇逢吉雖惡弘肇而不預李業等謀聞變驚愕私謂人曰事太急恐主上倘以一言見問不至如此業等命劉銖誅郭威王峻之家銖極其淫毒嬰孺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供飲食之丁丑使者至澶州李洪義畏懦虛王殷已知其事不敢發乃引孟業見殷殷因業遣副使陳光穗以密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浦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浦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握彊兵據重鎮一旦為羣小所構禍出非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不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楊邠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荊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郭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幼沖此必左右羣小所為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

魏仁浦趙修己郭崇威等勸郭威擁兵而南

侯益請閉城以挫威銳慕容彥超欲戰不從

太后悔不用李濤言

太后令隱帝飛詔諭威不從

乎崇威願從公入朝自訴澄滌鼠輩以清朝廷不可為單使所殺受千載惡名翰林天文趙修己謂郭威曰公徒死何益不若順衆心擁兵而南此天啟也郭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郭崇威將騎兵前驅戊寅自將大兵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捨匕箸入朝帝悉以軍事委之己卯吳虔裕入朝帝聞郭威舉兵南向議發兵拒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母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慕容彥超曰侯益衰老為慮夫計耳帝乃遣益及閤晉卿吳虔裕前保大節度使張彥超將禁軍趣澶州是日郭威已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迎謁慟哭以所部兵從郭威涉河帝遣內養驍脫覘郭威威獲之以表置驍脫衣領中使歸白帝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云此皆陛下左右貪權無厭者譖臣耳逼臣南行詣闕請罪臣求死不能力不能制臣數日當至闕廷陛下若以臣為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譖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庚辰郭威趣滑州辛巳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延渥洛陽人其妻高祖女永寧公主也郭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今遇之交戰則非入朝之義不戰則為其所屠吾欲全決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爭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為乎王峻徇於衆曰我得公處分俟克京城聽旬日剽掠衆皆踊躍　辛巳驍脫至大梁前此帝議自往澶州聞郭威已至河上而止帝甚有悔懼之色私謂竇貞固曰虜者亦太草草李業等請傾府庫以賜諸軍蘇禹珪以為未可業拜禹珪於帝前曰相公且為天子勿惜府庫乃賜禁軍人二十緡下軍半之將士在北者給其家仍使通家信以誘之壬午郭威軍至封丘人情洶懼太后泣曰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慕容彥超恃其驍勇言於帝曰臣視北軍猶蜩螗耳當為陛下生致其魁退見聶文進問北來兵數及將校姓名頗懼曰是亦劇賊未易輕也帝復遣左神武統軍袁義前威勝節度使劉重進等帥禁軍與侯益等會屯赤岡義衆先之子也彥超以大軍屯七里店榮未南北軍遇於劉子陂帝欲自出勞軍太后曰郭威吾家故舊非死亡切者何至此但撥兵守城飛詔諭之觀其志趣必有辭理則君臣之禮尚全慎勿輕出帝不從時危從軍甚盛太后遣使戒聶文進曰大須在意對曰有臣在雖郭威百人可擒也至暮兩軍不戰帝還宮慕容彥超大言曰陛下來日宮中無事幸再出觀臣破賊臣不必與之戰但叱散使歸營耳甲申帝欲再出太后力止之不可既陳郭威戒其衆曰吾衆誅羣小非敢敵天子也慎勿先動久之慕容彥超引輕騎直前奮擊郭崇威與前博州刺史李榮帥騎兵追之彥超馬倒幾獲之彥超引兵退麾下死者百餘人於是諸軍奪

郭威戒衆勿先動

慕容彥超為郭崇威李榮所敗侯益異處

裕張彥超袁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

隱帝命至趙村為亂兵所殺

謝遷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

贊出奔

斬李業後

殺張允凍死

郭威厚待魏仁浦王殷郭崇威請郭威禁剽掠

賓勇圖綠焉珪復位

氣稍稍降於北軍侯益異處裕張彥超袁嵩劉重進皆潛往見郭威威各遣還營又謂宋延渥曰天子方冗公近親宜以牙兵往衛乘輿且附奏陛下願乘閒早幸臣營延渥未至御營亂兵雲擾不敢進而還比暮南軍多歸於北慕容彥超與麾下十餘騎犇還兗州是夕帝獨與一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寨餘皆逃潰乙酉旦郭威望見天子旌旗在高坂上下馬免冑往從之至則帝已去矣帝策馬將還宮至玄化門劉銖在門上問帝左右兵馬何在因射左右帝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為亂兵所殺蘇逢吉閻晉卿郭允明皆自殺聶文進挺身走軍士追斬之李業聶陝州後匡贇兗州郭威聞帝遇弒號慟曰老夫之罪也威至玄化門劉銖雨射城外威自迎春門入歸私第遣前曹州防禦使何福進將兵守明德門諸軍大掠通夕煙火四發軍士入前義成節度使白再榮之第執再榮盡掠其財既而進曰某等昔嘗趨走麾下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復見公遂刎其首而去吏部侍郎張允家貲以萬計而性吝雖妻亦不之委常自繫衆鑰於衣下行如環珮是夕陷於佛殿藻井之上登者浸多板壞而墜軍士掠其衣遂以凍卒初作坊使賈延徽有寵於帝與魏仁浦為鄰欲併仁浦所居以自廣屢譖仁浦於帝幾至不測至是有擒延徽以授仁浦者仁浦謝曰因亂而報怨吾所不為也郭威聞之待仁浦益厚右千牛衛大將軍秉彊趙鳳曰郭侍中舉兵欲誅君側之惡以安國家耳而鼠輩敢爾乃賊也豈待中意邪執弓矢踞胡床坐於卷首掠者至輒射殺之里中皆賴以全丙戌獲劉銖李洪建囚之銖謂其妻曰我死汝且為人婢乎妻曰以公所為雅當然耳王殷郭崇威言於郭威曰不止剽掠今夕止有空城耳威乃命諸將分部禁止掠者不從則斬之至晡乃定竇貞固蘇禹珪自七里寨逃歸郭威使人訪求得之尋復其位貞固為相值楊史弄權李業等作亂但以凝重處其間危全而已郭威命有司遍隱帝梓宮於西宮或請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輿罪已大矣況敢貶君乎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見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丁亥郭威帥百官詣明德門起居太后且奏稱軍國事殷請早立嗣君太后詰稱郭允明弒逆神器不可無主河東節度使崇威節度使信皆高祖之弟武寧節度使贇開封尹勳高祖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峻入見太后於萬歲宮請以勳為嗣太后曰勳久羸疾不能起威出諭諸將諸將請見之太后令左右以卧榻舉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與峻議立贇已丑郭威帥百官表請以贇承大統太后詔所司擇日備法駕迎贇即皇帝位郭威奏遣太師馮道及樞密直學士王度祕書監趙上交詣徐州奉迎郭威之討三叛也每見朝

馮道贊贊歸郭威　贊勸欲誅馮道贊止之　崇威誘令超遷贊外館殺重裔贊勸等數人　以太后詔廢讓為湘陰公贈楊邠等官　李驤說劉崇引兵據孟津候贊即位然後遣鎮崇殺之　擢延美楊溫奏請妃董氏據徐

廷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使者誰為此詔使者以翰林學士范質對威曰宰相器也入城訪求得之甚喜時大雪威解所服紫袍衣之令草太后誥令迎新君儀注蒼黃之中討論撰定皆得其宜初隱帝遣供奉官押班陽曲張永德賜昭義節度使常思生辰物永德郭威之壻也會楊邠等誅密詔思殺永德思素聞郭威多奇異因永德以觀變及威克大梁思乃釋永德而謝之庚寅郭威帥羣臣上言比皇帝到闕動涉浹旬請太后臨朝聽政　壬辰太后始臨朝以王峻為樞密使袁義為宣徽南院使王殷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郭崇威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陳州刺史李穀權判三司　劉銖李洪建及其黨皆梟首於市而赦其家郭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吾復屠其家怨讐反復庸有極乎由是數家獲免王殷屢為洪建請免死郭威不許後匡贊至兗州慕容彥超執而獻之李業至陝州其兄保義節度使洪信不敢匿於家業懷金將奔晉陽至絳州盜殺之而取其金　鎮州邢州秦契丹主將數萬騎入寇攻內丘五日不克死傷甚衆有戍兵五百叛應契丹引契丹入城屠之又陷饒陽太后敕郭威將大軍擊之國事權委竇貞固蘇禹珪王峻軍事委王殷十二月甲午朔郭威發大梁　丁酉以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范質為樞密副使　武寧節度使贊留右都押牙羣延美元從都教練使楊溫守徐州與馮道等西來在道仗衛皆如王者左右呼萬歲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師其罪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己酉威聞之即引兵趣澶州辛亥遣蘇禹珪如宋州迎嗣君　壬子郭威度河館於澶州癸丑將發將士數千人忽大譟威命閉門將士踰垣登岸而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為之將士已與劉氏為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共扶抱之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廟事太后為母丙辰至韋城下書撫諭大梁士民以昨離河上在道秋毫不犯勿有憂疑戊午威至七里店竇貞固帥百官出迎拜謁因勸進威營於皋門村　武寧節度使贊已至宋州王峻王殷聞澶州軍變遣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威將七百騎往拒之又遣前申州刺史馬鐸將兵詣許州巡檢崇威忽至宋州陳於府門外贊大驚閉門登樓詰之對曰澶州軍變郭公慮陛下未察故遣崇威來宿衛無它也贊召崇威崇威不敢進馮道出與崇威語崇威乃登樓贊執崇威手而泣崇威以郭威意安諭之少頃崇威出時謂聖指揮使張令超帥部兵為贊宿衛徐州判官董裔說贊曰觀崇威視瞻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為帝而陛下深入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諭以禍福使夜以兵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雕陽金帛募士辛北走晉陽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州拒守
弒湘陰公
劉崇即帝
位於晉陽

宗官僚濫
國中少廉
吏

崇為李驤
立祠
崇求援契
丹

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超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遺贊書云為諸軍所迫召馮道先歸留趙上交王度奉侍道辭行贊曰寡人此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故無疑耳今崇威奪吾衛兵事危矣公何以為計道默然客將賈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此無預馮公事崇威遣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裔賈貞等數人已未太后詰廢贊為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庚申太后詰以侍中監國百官藩鎮相繼上表勸進壬戌夜監國營有步軍將校醉揚言鄰者潭州騎兵扶立今步兵亦欲扶立監國斬之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詰授監國符寶即皇帝位監國自皐門入宮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和之後國號宜曰周改元大赦楊邠史弘肇王章等皆贈官官為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掌納官吏無得收十餘梅耗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犯竊盜及姦者並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應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陵千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並如故初唐衰多盜不用律文更定峻法竊盜贓三匹者死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無問彊和男女並死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帝即位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敕補多專橫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　戊辰以前復州防禦使王彥超權武寧節度使

初河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為帝吾又主漢隱帝之喪何求太原少尹李驤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孟津侯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剛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為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驤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為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詔報以湘陰公北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令得所公勿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肇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帝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帝復遺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足以賞其忠義何由責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當各除刺史公可更以委曲示之　丙子帝帥百官詣西宮為漢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　慕容彥超遣使入貢帝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　戊寅殺湘陰公於宋州　是日劉崇即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忻

馮道帥百官謁郭威

郭威王峻議立劉贇

郭威求得范質

常思釋張永德

斬劉銖李洪建故其家

慕容彥超執後匡贇獻郭威

李業為盜所殺

契丹入寇太后赦郭威擊之

郭威從諸將言引兵趣澶州

將士擁威為天子

董裔記贇召澔冬超

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請不決

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滎陽趙華為戶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衞親軍都指揮使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璟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馬步軍都指揮使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謂李存璟張元徽曰朕以高祖之業一朝墜地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顧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耶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俸錢月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自餘藩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廉吏客省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真省官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為李驤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以太師馮道為中書令加竇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初北漢主立契丹主使冉撝遺劉承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襲帝位欲循晉室故事求援北朝契丹主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監李存璟將步騎萬人寇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郭崇威更名崇曹威更名英　二月丁酉以皇子天雄牙內都指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遷朝士為之僚佐以侍御史王敏為節度判官右補闕惟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頌協之子朴東平人也　戊戌北漢兵五道攻晉州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來降承鈞乃移軍攻隰州　癸卯隰州刺史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不克死傷甚衆乃引兵去遷鄆州人也　丁未契丹主遣其臣裊骨支與朱憲偕來賀即位　丁巳遣尚書右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遣通事舍人李謩使於契丹乞兵為援　詔加秦宓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猝之間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即便回馬首徑返龍陰為主為時有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時緣不奉示諭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二三於漢朝又安肯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王彥超奏克徐州殺擧廷美　北漢李謩至契丹契丹主使搜刺梅里報之　夏四月契丹主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漢主使鄭珙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

叔天授皇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契丹留之　辛未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於契丹　六月辛亥以樞密使同平章事王峻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副使初帝討河中已為人望所屬李穀時為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為對帝以是賢之即位首用為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為軍旅之謀多所裨益范質明敏彊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帝前論議辭義伉慨善譬諭以開主意　契丹遣燕王述軋等冊命北漢主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月北漢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謝冊禮且請兵　八月壬戌葬漢隱帝於潁陵　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璟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彊之癸亥行至新州之西火神淀蒜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盆王滶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契丹主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軋滶僧殺之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漢北漢主遣樞密直學士上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叔父事之請兵以擊晉州契丹主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十月辛卯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虎亭　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蕭禹欽將奚騎五萬會北漢兵入寇北漢主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寇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史彥超雲州人也　十一月帝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王峻為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帝自至城西餞之　王峻留陝州旬日帝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且遣使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言於帝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馬出汜水則慕容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帝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寅敕罷親征初泰臨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鬬徐州平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畜聚新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帝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情款實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

契丹立崇為帝更名旻　契丹強諸部南寇述軋滶僧弒之述律復殺述軋立滶僧而自立　漢遣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請兵擊晉州　契丹主為睡王　周主欲親征劉文王峻密奏不宜輕動乃

止彥超獻高行周謗書行周知其詐王峻聞北漢兵不據蒙泥自喜事北漢兵遁康延沼畏懦不急追遂度霍邑去樂元福請追北漢兵王峻不從蕭禹厥恥無功斬大酋長於市周王悉意進取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沐陽彥超勿反彥超殺之

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結之意帝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書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既而彥超反迹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庚子王峻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院最為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院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帝知其詐即許之既而復稱境內多盜未敢離鎮　北漢主攻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保山寨野無所掠軍之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院燒營夜遁峻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都排陳使樂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追之及於霍邑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者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樂元福曰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乘此翦撲必為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蕭禹厥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日而斬之北漢主始怠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

二年正月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壕中為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所在奏其反狀甲子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寧軍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為都部署討彥超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為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為都監陳州防禦使樂元福為行營馬步都虞候帝以元福宿將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之唐主發兵五千軍於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沐陽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聞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沐陽彥超之勢遂沮　壬申王峻自晉州還入見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樂元福皆擊敗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之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為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誠則坐享泰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乎彥超怒以周度阿庇司馬閻弘魯斬於市　夏四月帝以曹英等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點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　五月庚申帝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帝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紿彥超云鎮星行至角亢角亢兗州之分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家皆立黃幡彥超性貪吝官軍攻城急猶麼藏珍寶由是人無鬬志將卒相繼有出

周主命主車攻克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

彥超趙超妻子竇死

愚帝殂晉王榮即帝位

劉文謀大舉入寇請兵於契丹

世宗親征北漢馮道固爭不從

王溥勸行

降者乙亥官軍克城彥超方禱鎮星祠帥衆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殺之官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　丁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癸未降泰寧軍為防禦州

顯德元年春正月壬辰帝殂晉王榮即皇帝位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寇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度使政事令楊袞將萬餘騎如晉陽北漢主自將兵三萬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忻州節度使張元徽為前鋒都指揮使與契丹自團柏南趣潞州　北漢兵七梁侯驛昭義節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平驛張元徽與令均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逐之伏發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上黨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避上名改焉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慴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之彊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為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三月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丁丑詔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兵自磁州邢鎮出北漢軍後以鎮寧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軍以保義節度使韓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鎮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清淮節度使何徽義成節度使白重贇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趣澤州宣徽使向訓監之重贇憲州人也　癸未帝命馮道奉梓宮赴山陵以鄭仁誨為東京留守乙酉帝發大梁庚寅至懷州帝欲兼行速進控鵲都指揮使真定趙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為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晁械於州獄壬辰帝過澤州宿於州東北北漢主不知帝至過潞州不攻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癸巳前鋒與北漢兵遇擊之北漢兵卻帝慮其遁去趣諸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張元徽軍其東楊袞軍其西衆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衆心危懼而帝志氣益銳命白重贇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帝帝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為然楊袞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勍敵也未可輕進北漢主奮髯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袞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

周軍與北漢兵合戰樊愛能何徹引兵先遁世宗親暫超太祖張永德馬仁瑀馬全人力戰殺張全徹遂大敗之

劉詡擊敗北漢兵殺王延嗣

世宗欲殺樊愛能等以肅軍政謀於張永德乃決被禍

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徹將千騎擊周右軍合戰未幾樊愛能何徹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於北漢帝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為宿衛將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我引兵為右翼以擊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敵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人士氣益振殿前右番行首馬全乂言於帝曰賊勢極矣將為我擒願陛下按兵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即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知帝自臨陳褒賞張元徹趣使乘勝進兵元徹前略陳馬倒為周兵所殺元徹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收兵不能止楊袞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而退樊愛能何徹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驚走失亡甚多帝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肯奉詔使者或為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尚有餘眾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是日帝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於高平選北漢降卒數千人為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淮上餘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為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日乃出丁酉帝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乘契丹所贈黃騮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宵迷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勤或傳周兵至輟餐而去北漢主衰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己亥晝夜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帝擲枕於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徹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豈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它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徹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

張永德盛稱趙太祖智勇

武節度使向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之智勇帝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領嚴州刺史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指揮使馬全乂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自行間擢主軍廂者釋趙晁之囚北漢主收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衆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得中送衮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士寅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行府事以郭崇副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部署保大節度使白重贊副之　夏四月北漢孟縣降符彥卿軍晉陽城下王彥超攻汾州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帝遣禁州防禦使康延沼攻遼州瀛州防禦使田璋攻沁州皆不下供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　乙卯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於嵩陵廟號太祖　初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有降者帝聞之始有兼并之志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帝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帝聞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差仍發澤潞晉絳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已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與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為人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慍滑稽多智浮沈取容著著長樂老敘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董希顏降李謙溥說降張漢超

北漢州縣繼降世宗始有兼并之志

歐陽修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為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序見其自述以為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溷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間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府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哭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孝氏而笞其主人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

無廉恥大臣馮道死

韓光愿郭言李建誨李勍皆降

鄭處誨來降秦珪解文遇殺之

氏之風宜知所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之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二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閒言若臣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紝之巧不足貴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夫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靡道哉臣愚以為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嘿竊位素餐國亡則國舍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如茲乃姦臣之尤安得與它人為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亂世斯亦賢已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身遠害為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道之罪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為家不忠之人中君恥以為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忘君事讎語其智則社稷為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為相彼又安肯忠於我而能救其君子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舉城降　壬戌北漢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沁州刺史李廷誨降庚午帝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軍李勍殺刺史趙皋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以勍為忻州刺史　五月丙子帝至晉陽城下旗幟環城四十里楊衮疑北漢代州防禦使鄭處誨貳於周召與計事欲圖之處誨知之不往衮使胡騎數十守其城門處誨殺之而閉門拒衮衮奔歸契丹契丹主怒其無功囚之處誨舉城來降丁丑置靜塞軍於代州以鄭處誨為節度使契丹數千騎屯忻代之間為北漢之援庚辰遣符彥卿等將步騎萬餘擊之彥卿入忻州契丹退保忻口丁亥置嘉化軍於汾州以石沁二州隸之代州將秦珪解文遇殺鄭處誨誣奏云潛通契丹符彥卿奏請益兵癸巳遣李筠張永德將兵三千赴之契丹游騎時至忻州城下丙申彥卿與諸將陳以待之史彥超將二十騎為前鋒遇契丹與戰李筠引兵繼之殺契丹二千人彥超憤勇輕進去大軍浸遠衆寡不敵為契丹所殺筠僅以身免周兵死傷甚衆彥卿退保忻州尋引兵還晉陽府州防禦使折德扆將州

史彥超為契丹所殺折德扆來朝

王得中死不負劉氏

樂元福擊走北漢兵

世宗親決政事高錫諫不從

北漢主文殂乃永鈞字

兵來朝平亂復置永安軍於府州以德扆為節度使時大發兵夫東自懷孟西及鄜陝以攻晉陽不克會久雨士卒疲病及史彥超死乃議引還初王得中返自契丹值周兵圍晉陽詔止代州及忻珪殺鄭處謙因得中送於周軍帝釋之賜以帶馬問虜兵何時當至得中曰臣受命送楊袞它無所求或謂得中曰契丹許公發兵公不以實告契丹兵即至公得無危乎得中太息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據險而拒之如此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家國所得多矣甲辰帝以得中欺罔縊殺之乙巳帝發晉陽匡國節度使樂元福言於帝曰進軍易退軍難帝曰朕一以委卿元福乃勒兵成列而殿北漢果出兵追躡元福擊走之然軍還乏遠無糧數十萬在城下者悉焚棄之軍中訛言相驚或相剽掠軍須失亡不可勝計所得北漢州縣周所置刺史等皆棄城走惟代州桑珪既叛北漢又不敢歸周嬰城自守北漢遣兵攻拔之乙酉帝至潞州甲子至鄭州丙寅謁嵩陵庚午至大梁帝違眾議破北漢自是政事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於上而已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以為四海之廣萬機之衆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一以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足以兼百官之任皆言陛下褊迫疑忌舉不信羣臣也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屈貴位而親賤事無乃失為政之本乎帝不從錫河中人也　北漢主憂憤成疾悉以國事委其子侍衛都指揮使承鈞　初帝與北漢主相拒於高平命前澤州刺史李彥崇將兵守江豬嶺遏北漢主歸路彥崇聞樊愛能等南遁引兵退北漢主果自其路遁去八月己酉貶彥崇率府副率　冬十一月北漢主疾病命其子承鈞監國尋殂遣使告哀於契丹契丹遣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劉承訓冊命承鈞為帝更名鈞北漢孝和帝性孝謹既嗣位勤於為政愛民禮士境內粗安每上表於契丹主稱男契丹主賜之詔謂之兒皇帝

三年夏四月北漢葬神武帝於交城北山廟號世祖

張溥曰郭崇韜死於魏王安重誨殘於明宗以震主之臣處衰季之朝欲保令終其道誠難然未有如漢隱帝殺楊邠史弘肇王章之甚者也高祖起晉陽入洛汴兵不血刃皆弘肇力楊邠長於吏事王章志在富國三人斷急所病不知大體要其一念奉公死豈有二難發纖人宗族糜粉仰天呼冤四海動色又密使紛出詔殺郭威王峻王殷當此時延頸待戮忍死無歸或者伍尚蕭懿爾郭威佐漢開國勳勞崇重出鎮鄴都兼領樞密大

權掌握內外咸制忽滅其家下片符新境上危窮思變杖兵向闕豈獨威為身計無何出此即旁觀者亦不願威即死也漢呂后欲盡誅劉氏遣灌嬰擊齊嬰至滎陽反與齊王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宋廢帝亞晉安王子勛命朱景雲送藥賜死景雲至溢口停不進鄧琬知其謀即稱子勛教令起兵從來事勢窮極類必有變不生於外必生於內否則生於內外之間或浪言左右或濡遲俄頃急而求生禍必出國隱帝之命李洪義殺王殷郭崇威曹威殺郭威王峻也豈不謂詔至立誅其易也猶廣政殿東廡下手既知李洪義畏不敢發郭崇威曹威心不能平郭威遂激衆怒趣兵河上李太后命隱帝按兵守城飛詔諭之可全君臣之禮乃聶文進慕容彥超大言好鬬帝竟違命出征賊於亂兵之手夫汜水之變莊宗不先死李嗣源必不敢篡唐趙村之亂隱帝不先死郭威入朝未必遽弒君以號令天下也衛命者需忍一時走險者謀成篡竊禍亂忽來天心人事須臾之際耳可不畏哉澶州兵變威被黃旗董裔說劉贇急召張令超夜奪郭崇威兵北走晉陽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李驤勸其迴大行據孟津侯贇即位後還鎮二策若行猶可詰抗衡之勢侍危亡之際皆不見信遂至湘陰遭弒北漢陽立求援契丹以小敵大何益乎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八終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百三十九

世宗征淮南

後周世宗顯德二年春三月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久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及開邊策一篇朕將覽焉北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為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橫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返其所為而已夫進賢退不肖所以拔其才也思隱誠信所以結其心也賞功罰罪所以盡其力也去奢節用所以豐其財也時使薄斂所以阜其民也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謀知其山川者願為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攻也攻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備東則攻西備西則攻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選實擊虛避彊擊弱夫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懦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

命武行德疏導故堤

王彥超延遇敗唐兵

世宗親征淮南

諸州將悉為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淮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力竭氣沮必未能為邊患宜且以為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摩下畏法諸將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上欣然納之時摩下多守常偷安所對少有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凡所規畫皆稱上意上由是重其器識未幾遷左諫議大夫知開封府事　唐主性和柔好文華而喜人順己由是諂諛之臣多進用政事日亂既克建州破湖南益驕有吞天下之志李守貞慕容彥超之叛皆為之出師遙為聲援又遣使自海道通契丹及北漢約共圖中國值中國多事未暇與之校先是每冬淮水淺涸唐人常發兵戍守謂之把淺壽州監軍吳廷紹以為徒勞無事坐費資糧悉罷之清淮節度使劉仁贍上表固爭不能得十一月乙未朔帝以李穀為淮南道前軍行營都部署兼知廬壽等行府事以忠武節度使王彥超副之皆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以伐唐令坤磁州武安人也　汴水自唐末潰決自埇橋東南卷為汚澤上謀擊唐先命武寧節度使武行德發民夫因故堤疏導之東至泗上議者皆以為難成上曰數年之後必獲其利　唐人聞周兵將至而懼劉仁贍神氣自若部分守禦無異平日眾情稍安唐主以神武統軍劉彥貞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將兵二萬趣壽州奉化節度使同平章事皇甫暉為應援使常州團練使姚鳳為應援都監將兵三萬七定遠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謀國難以翰林承旨戶部尚書殷崇義為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李穀等為浮梁自正陽濟淮十二月甲戌穀奏王彥超敗唐兵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己卯又奏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唐兵千餘人於山口鎮　帝詔吳越王弘俶使出兵擊唐

三年春正月丁酉李穀奏敗唐兵千餘人於上窯戊戌發開封府曹滑鄭州之民十餘萬築大梁外城　庚子帝下詔親征淮南以宣徽南院使鎮安節度使向訓權東京留守端明殿學士王朴副之彰信節度使韓通權點檢侍衛司及在京內外都巡檢命侍衛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將兵先赴正陽河陽節度使白重贊將親兵三千屯潁上壬寅帝發大梁李穀攻壽州久不克唐劉彥貞引兵救之至來遠鎮距壽州二百里又以戰艦數百艘趣正陽為攻浮梁之勢李穀畏之召將佐謀曰我軍不能水戰若賊斷浮梁則腹背受敵皆不歸矣不如退守浮梁以待車駕上至圍鎮聞其謀亟遣中使乘驛止之比至已焚芻糧退保正陽丁未帝至陳州亟遣李重進引兵趣淮上辛亥

李重進斬彥貞擒咸師朗等

趙太祖大敗唐兵斬何延錫等

趙太祖擒皇甫暉姚鳳遂克滁州

李穀奏賊艦中流而進弩礮所不能及若浮梁不守則衆心動搖須至退軍今賊艦日進淮水日漲若車駕親臨萬一糧道阻絕其危不測願陛下且駐蹕陳穎俟李重進至臣與之共度賊艦可禦浮梁可完立具奏聞但若屬兵林馬春去冬來足使賊中疲弊取之未晚帝覽奏不悅劉彥貞素驕貴無才略不習兵所歷藩鎮專為貪暴積財巨億以賂權要由是魏岑等爭譽之以為治民如龔黃用兵如韓彭故周師至唐主首用之其裨將咸師朗等皆勇而無謀聞李穀退喜引兵直抵正陽旌旗輜重數百里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之仁贍曰公軍未至而敵人先遁是畏公之威聲也安用速戰萬一失利則大事去矣彥貞不從既行仁贍曰果遇必敗乃益兵乘城為備李重進度淮逆戰於正陽東大破之斬彥貞生擒咸師朗等斬首萬餘級伏尸三十里收軍資器械三十餘萬是時江淮久安民不習戰彥貞既敗唐人大恐張全約收餘衆棄壽州劉仁贍表全約為馬步左廂都指揮使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關滁州刺史王紹顏委城走壬子帝至永盈鎮謂侍臣曰聞壽州圍解農民多歸村落今聞大軍至必復入城憐其聚為餓殍宜先遣使存撫各令安業甲寅帝至正陽以李重進代李穀為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以穀判壽州行府事丙辰帝至壽州城下營於淝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徙正陽浮梁於下蔡鎮丁巳徵宋亳陳潁徐宿許蔡等州丁夫數十萬以攻城晝夜不息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淝山之下庚申帝命太祖皇帝擊之太祖皇帝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敗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　詔以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王逵為南面行營都統使攻唐之鄂州唐主聞湖南兵將至命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徙民入城為固守之計敬洙不從使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則與兵民俱死於此耳唐主善之　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上自往視之戊辰盧壽光等巡檢使元臣司超奏敗唐兵三千餘人於盛唐擒都監高漪等獲戰艦四十餘艘上命太祖皇帝倍道襲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太祖皇帝引兵出山後暉等大懼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太祖皇帝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為其主願容成列而戰太祖皇帝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太祖皇帝躍馬橫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并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宣祖皇帝為馬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太祖皇帝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上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管藏太祖皇帝遣親吏取藏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既籍為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太祖皇帝由是重儀詔左金吾衛將軍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遣表薦其幕僚劉人趙普有

劉詞遣表僞趙帝

皇甫暉盛稱趙太祖之勇

唐遣鍾謨李德明奉表稱臣世宗不許和

張環破骨出鏃

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善為滁州軍事判官太祖皇帝與語悅之時獲盜百餘人皆應死善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太祖皇帝益奇之太祖皇帝威名日甚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太祖皇帝曰吾固欲其識之耳唐主遣泗州牙將王知朗齎書抵徐州稱唐皇帝奉書大周皇帝請息兵修好願以兄事帝歲輸貢賦以助軍費甲戌徐州以聞帝不答戊寅命前武勝節度使侯章等攻壽州水寨決其壕之西北隅導壕水入於淝太祖皇帝遣使獻皇甫暉等腫傷其見上卧而言曰臣非不忠於所事但士卒勇怯不同耳臣歸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太祖皇帝之勇上釋之後數日卒帝詗知揚州無備己卯命韓令坤等將兵襲之戒以無得殘民其李氏陵寢遣人與李氏人共守護之唐主兵屢敗懼亡乃遣翰林學士户部侍郎鍾謨工部侍郎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來請乎獻御服茶藥及金器千兩銀器五千兩繒錦二千匹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斛壬午至壽州城下謨德明素辯口上知其欲遊說盛陳甲兵而見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它國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修好惟泛海通契丹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欲說我令罷兵邪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所能移邪可歸語汝主亟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謨德明戰栗不敢言　吳越王弘俶遣兵屯境上以俟周命　乙酉韓令坤奄至揚州平旦先遣白延遇以數百騎馳入城城中不之覺令坤繼至唐東都營屯使賈崇焚官府民舍棄城南走副留守工部侍郎馮延魯髡髮被僧服匿於佛寺軍士執之令坤慰撫其民使皆安堵庚寅王逵奏拔鄂州長山寨執其將陳澤等獻之辛卯太祖皇帝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攻唐泰州拔之刺史方訥奔金陵　唐主遣人以蠟丸求救於契丹壬辰靜安軍使何繼筠獲而獻之以給事中高防權知泰州三月甲午朔上行視水寨至淝橋自取一石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磚從官過橋者人齎一石太祖皇帝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發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館陶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靴死而復蘇鏃著骨不可出瓊飲酒一大卮令人破骨出之流血數升神色自若　唐主復以右僕射孫晟為司空遣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入見稱自天祐以來海內分崩或跨據一方或遷革異代臣紹襲先業奄有江表願以聘鳥未定附鳳何從今天命有歸聲教遠被願比兩浙湖南仰奉正朔謹守土疆乞收薄伐之威赦其後服之罪首於下國俾作外臣則柔遠之德云誰不服又獻金千兩銀十萬兩羅綺二千匹晟謂馮延巳曰此行當在左相晟若辭之則負先帝既行知不免中夜歎息謂崇質曰君家百口宜自為謀吾思之熟矣終不負永

孫晟詰劉仁贍勿開門納寇

陵一抔土餘無所知　光舒黃招安巡檢使行光州刺史何超以安隨申蔡四州兵數萬攻光州刺史張紹棄城走都監張承翰以城降丁酉行舒州刺史郭令圖拔舒州　唐斬州將李福殺其知州王承儁舉州來降遣六宅使齊藏珍攻黃州　秦鳳之平也上赦所俘蜀兵以隸軍籍從征淮南復亡降於唐於卯唐主表獻百五十人上悉命斬之　丙午孫晟等至上所廢戍上遣中使以孫晟詣壽春城下示劉仁贍見晟戎服拜於城上晟謂仁贍曰君受國厚恩不可開門納寇上聞之甚怒晟曰臣為唐宰相豈可教節度使外叛邪上乃釋之　唐主使李德明孫晟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仍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以淮南之地已半為周有諸將揆奏日至欲盡得江北之地不許德明見周兵日進奏稱唐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願覽臣五日之詔得歸白唐主盡獻江北之地上乃許之晟因奏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上遣供奉官安弘道送德明等歸金陵賜唐主詔書其略曰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倘堅事大之心終不迫人於險又曰俟諸郡之悉來即大軍之立罷言盡於此更不煩云前日未然請從茲絕又賜其將相書使熟議而來唐主復上表謝李德明盛稱上威德及甲兵之彊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唐主不悅宋齊丘以割地為無益德明輕佻言多過實國人亦不之信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素惡德明及孫晟使王崇質異其言因譖德明於唐主曰德明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德明於市　唐主命諸道兵馬元帥齊王景達將兵拒周以陳覺為監軍使前武安節度使邊鎬為應援都軍使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信莫信於親王重莫重於元帥安用監軍使為唐主不從遣鴻臚卿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前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建州人鄭彥華林仁肇唐主以文稹為西面行營應援使彥華仁肇皆為將仁肇仁翰之弟也　夏四月甲子以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歸德節度使李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以武德節度使武德行為濠州城下都部署　唐右衛將軍陸孟俊自常州將兵萬餘人趣泰州周兵適去孟俊復取之遣陳德誠戍泰州孟俊進攻揚州屯於蜀岡韓令坤棄揚州走帝遣張永德將兵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帝又遣太祖皇帝將兵屯六合太祖皇帝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帝自至壽春以來命諸將晝夜攻城久不克會大雨營中水深數尺攻具及士卒失亡頗多糧運不繼李德明失期不至乃議旋師或勸帝東幸濠州聲言壽州已破從之己巳帝自壽春循淮而東乙亥至濠州韓令坤敗唐兵於城東擒陸孟俊　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合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請擊之太祖皇帝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往擊之

則彼見吾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出兵趣六合太祖皇帝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戰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太祖皇帝陽為督戰以劍所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違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先是唐主聞揚州失守命四旁發兵取之已卯韓令坤奏敗揚州兵萬餘人於灣頭堰獲連州刺史朱進崇張永德奏敗泗州兵萬餘人於曲溪堰　丙戌以宣徽南院使向訓為淮南節度使兼沿江招討使渦口奏新作浮梁成丁亥帝自濠州如渦口帝銳於進取欲自至揚州范質等以兵疲食少泣諫而止帝嘗怒翰林學士竇儀欲殺之范質入救之帝望見知其意即起避之質趨前伏地叩頭諫曰儀罪不至死臣為宰相致陛下枉殺近臣罪皆在臣繼之以泣帝意解乃釋之　五月壬辰朔以渦口為鎮淮軍　戊戌帝留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圍壽州自渦口北歸乙卯至大梁　六月壬申赦淮南諸州繫囚除李氏非理賦役事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以聞　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彭信節度使李繼勳營於壽州城南唐劉仁贍伺繼勳無備出兵擊之殺士卒數百人焚其攻具　唐為部員外郎朱元因奏事論用兵方略唐主以為能命將兵復江北諸州　秋七月唐將朱元取舒州刺史郭令圖棄城走元取蘄州唐主以元為舒州團練使平蘄州刺史元又取和州初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布帛謂之折徵又典營田於淮南民甚苦之及周師至爭奉牛酒迎勞而將帥不之恤事事俘掠視民如土芥民皆失望相聚山澤立堡壁自固操農器為兵積紙為甲時人謂之白甲軍周兵討之屢為所敗先所得唐諸州多復為唐有唐之援兵營於紫金山與壽州城中烽火相應淮南節度使向訓奏請以廣陵之兵併力攻壽春俟克城更圖進取詔許之訓封府庫以授揚州主者命揚州承將分部按行城中秋毫不犯揚州民感悅軍還或負糗糒以送之滁州守將亦棄城去皆引兵趣壽春唐諸將請據險以邀周師宋齊丘曰如此則怨益深不如縱之以德於敵則兵易解也乃命諸將各自守毋得擅出擊周兵由是壽春之圍益急齊王景達軍於濠州遥為壽州聲援軍政皆出於陳覺景達喜紙尾而已擁兵五萬無決戰意將吏畏覺無敢言者　八月殿前都指揮使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屯下蔡唐將林仁肇等以水陸軍援壽春永德與之戰仁肇以船實薪芻因風縱火欲焚下蔡浮梁俄而風回唐兵敗退永德為鐵纜千餘尺距浮梁十餘步橫絕淮流繫以巨木由是唐兵不能近　冬十月癸酉李重進奏唐人寇盛唐鐵騎都指揮使王彦昇等擊之斬首三千餘級彦昇蜀人也　壬午張永德奏敗唐兵於下蔡是時唐復以水軍攻永德永德夜令善游者沒其船下鏨以鐵鏁縱兵擊之船不

韓公坤將陷孟俊唐太祖破齊王景達唐之精卒皆盡

世宗欲自至揚州范質等諫止世宗欲殺竇儀范質泣諫乃止

周將不恤淮南民釁為白甲軍所敗向訓請以廣陵兵併力攻壽春

宋齊丘戒諸將勿擊周兵壽春之圍益急

齊王景達軍政皆出於陳覺

張永德擊破唐水軍

重進與張永德和解衆心益安

孫晟死義

唐使陳處堯如契丹乞兵留之不遣

李重進大破唐兵等其二寨

劉仁贍請帥業洪戰景達不許仁贍幼子崇諫仁贍命斬之其夫人不救

李穀請帶

得進退溺死者甚衆永德解金帶以賞善游者　甲申以太祖皇帝為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張永德與李重進不相悅永德密表重進有二心帝不之信時二將各擁重兵衆心憂恐重進一日單騎詣永德營從容宴飲謂永德曰吾與公幸以腑肺俱為將帥奚相疑若此之深耶永德意乃解衆心益安唐主聞之以蠟書遺重進誘以厚利其書皆謗毀及反間之語重進奏之初唐使者孫晟鍾謨從帝至大梁帝待之甚厚每朝會班之於中書省官之後時召見飲以醇酒間以唐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蠟書帝大怒召晟責以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請死而已問以唐虛實默然不對十一月乙巳帝命都承旨曹翰送晟於右軍巡院吏以帝意問之翰與之飲酒數行從容問之晟終不言翰乃謂曰有救弼相公死晟神色怡然索靴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謨以死報國乃就刑并從者百餘人皆殺之貶鍾謨耀州司馬既而帝憐晟忠節悔殺之召謨拜衛尉少卿　十二月壬申以張永德為殿前都點檢　分命中使發陳蔡宋亳潁兗曹鄆等州丁夫數萬城下蔡　是歲唐主詔淮南營田害民尤甚者罷之遣兵部郎中陳處堯持重幣浮海如契丹乞兵契丹不能為之出兵而留處堯不遣處堯剛直有口辯久之恣對數面責契丹主契丹主亦不之罪也

四年春正月周兵圍壽春連年未下城中食盡齊王景達自濠州遣應援使永安節度使許文稹都軍使邊鎬北面招討使朱元將兵數萬泝淮救之軍於紫金山列十餘寨如連珠與城中烽火晨夕相應又築甬道抵壽春欲運糧以饋之綿亘數十里將及壽春李重進邀擊大破之死者五十八寨其二寨丁未重進以聞戊申詔以來月幸淮上劉仁贍請以邊鎬守城自帥衆決戰齊王景達不許仁贍貴已成疾其幼子崇諫夜泛舟度淮北為小校所執仁贍命腰斬之左右莫敢救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以救之仁贍不許廷構復使求救於夫人夫人曰妾於崇諫非不愛也然軍法不可私名節不可虧若貸之則劉氏為不忠之門妾與公何面目見將士乎趣命斬之然後成喪將士皆感泣議者以唐援兵尚彊多請罷兵帝疑之李穀寢疾在第二月丙寅帝使范質王溥就與之謀穀上疏以為壽春危困破在旦夕若鑾駕親征則將士爭奮援兵震恐城中知之必可下矣上悅　甲戌以王朴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事以三司使張美為大內都巡檢以侍衛都虞侯韓通為京城內外都巡檢　乙亥帝於大梁城西汴水側造戰艦數百艘命唐降卒教北人水戰數月之後縱橫出沒殆勝唐兵至是命右驍衛大將軍王環將水軍數千自閼河沿潁入淮唐人見之大驚　乙酉帝至

親征
世宗造戰
艦命唐降
卒教北人
水戰治勝
唐兵
陳覺諸朱
元唐主命
楊守忠代
之宋垣說
元降周
趙步大破
唐兵擒許
文鎮邊鎬
楊守忠
唐陳德誠
全軍而還
唐主議自
貶諸將拒
周喬匡舜
切諫流撫
州既竟不
出
劉仁贍病
篤周廷構
孫羽降周
仁贍卒世
宗旌其節

下蔡三月己丑夜帝渡淮抵壽春城下庚寅旦躬擐甲冑軍於紫金山南命太祖皇帝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帝分兵守諸寨還下蔡唐朱元恃功頗違元帥節度陳覺與元有隙廣表元反覆不可將兵唐主以武昌節度使楊守忠代之守忠至濠州覺以齊王景達之命召元詣濠州計事將奪其兵元聞之憤怒欲自殺門下客宋垣說元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為妻子死乎辛卯夜元與先鋒壕寨使朱仁裕等舉寨萬餘人降禪將時厚卿不從元殺之帝慮其餘衆沿流東潰遠命虎捷左廂都指揮使趙晁將水軍數千沿淮而下壬辰旦帝軍於趙步諸將擊唐紫金山寨大破之殺獲萬餘人擒許文稹邊鎬楊守忠餘衆果沿淮東走帝自趙步將騎數百循北岸追之諸將以步騎循南岸追之水軍自中流而下唐兵戰溺死及降者殆四萬人獲船艦糧仗以十萬數晡時帝馳至荊山洪距趙步二百餘里是夜宿鎮淮軍癸酉從官始至劉仁贍聞援兵敗扼吭數息甲午發近縣丁夫數千城鎮淮軍為二城夾淮水徙下蔡浮梁於其閒扼濠壽應援之路會淮水漲唐濠州都監彭城郭廷謂以水軍沂淮欲掩不備焚浮梁右龍武統軍趙匡贇覘知之伏兵邀擊破之　唐齊王景達及陳覺皆自濠州奔歸金陵惟靜江指揮使陳德誠全軍而還戊戌以淮南節度使向訓為武寧節度使淮南道行營都監將兵戍鎮淮軍己亥上自鎮淮軍復如下蔡庚子賜劉仁贍詔使自擇禍福唐主議自貶諸將拒周中書舍人喬匡舜上疏切諫唐主以為沮衆流撫州唐主問神衛統軍朱匡業劉存忠以守禦方略匡業誦羅隱詩曰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存忠以匡業言為然唐主怒貶匡業撫州副使流存忠於饒州既而竟不敢自出甲辰帝耀兵於壽春城北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仁贍病甚不知人丙午監軍使周廷構營田副使孫羽等作仁贍表遣使奉之來降丁未帝賜仁贍詔遣閤門使萬年張保續入城宣諭仁贍子嘗讓復出謝罪戊申帝大陳甲兵受降於壽春城北廷構等舁仁贍出城仁贍臥不能起帝慰勞賜賚復令入城養病庚戌徙壽州治下蔡赦州境死罪以下州民受唐文書聚山林者並召令復業勿問罪有富為其殺傷者毋得讎訟翌日政令有不便於民者令本州條奏辛亥以劉仁贍為天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制辭略曰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堪比朕之伐叛得爾為多是日卒追贈爵彭城郡王唐主聞之亦贈太師帝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以旌仁贍之節以右羽林統軍楊信為忠正節度使同平章事　詔開壽州倉賑饑民丙辰帝北還夏四月己巳至大梁　甲申分江南降卒為六軍三十指揮號懷德軍　五月丁酉以太祖皇帝領義成節度使　唐郭廷謂將水軍斷渦口浮梁又襲敗武之

唐郭廷謂鼓武行德

唐范再遇降

世宗大破唐兵擒陳承昭唐之戰船俱盡

李廷邺不肯草降表郭廷謂斬之

節度使武行德於定遠行德僅以身免唐主以廷謂為滁州團練使充上淮水陸應援使　秋七月丁亥上治定遠軍及壽春城南之敗以武寧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德為左衛上將軍河陽節度使李繼勳為右衛大將軍　冬十月壬申帝發大梁十一月丙戌至鎮淮軍是夜五鼓濟淮丁亥至濠州城西濠州東北十八里有灘唐人柵其上環水自固謂周兵必不能涉戊子帝自攻之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太祖皇帝帥騎兵繼之遂拔之李重進破濠州南關城癸巳帝自攻濠州王審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戰船數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軍攻拔其木焚戰船七十餘艘斬首二千餘級又攻拔其羊馬城城中震恐丙申夜唐濠州團練使郭廷謂上表言臣家在江南今若遽降恐為唐所種族請先遣使詣金陵稟命然後出降帝許之辛丑帝聞唐有戰船數百艘在渦水東欲救濠州自將兵夜發水陸擊之癸卯大破唐兵於洞口斬首五千餘級降卒二千餘人因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乙巳至泗州城下太祖皇帝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帝居於月城樓督將士攻城　十二月乙卯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以再遇為宿州團練使上自至泗州城下禁軍中矛矢者毋得犯民田民皆感悅爭獻芻粟既克泗州無一卒敢擅入城者帝聞唐戰船數百艘泊洞口遣騎詗之唐兵退保清口戊午旦上自將親軍自淮北進命太祖皇帝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迫唐兵時淮濱久無行人艱辱如織多泥淖溝塹士卒乘勝氣充涉爭進皆忘其勞庚申追及唐兵且戰且行金鼓聲聞數十里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沿淮東下者帝自追之太祖皇帝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投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蓋矣　郭廷謂使者自金陵還知唐不能救命錄事參軍鄱陽李延邺草降表延邺責以忠義廷謂以兵臨之延邺擲筆曰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廷謂斬之舉濠州降得兵萬人糧數萬斛唐主貰李延邺之子以官壬戌帝濟淮至楚州營於城西北乙丑唐雄武軍使知連水縣事崔萬迪降丙寅以郭廷謂為亳州防禦使戊辰帝攻楚州克其月城庚午郭廷謂見於行宮帝曰朕南征以來江南諸將敗亡相繼獨卿能斷渦口浮梁破定遠寨所以報國足矣濠州小城使李璟自守能守之乎使將濠州兵攻天長帝遣鐵騎左廂都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趣揚州至高郵唐人悉焚揚州官府民居驅其人南度江後數日周兵至城中餘糧病十餘人而已癸酉守琦以聞帝聞泰州無備遣兵襲之丁丑拔泰州

五年春正月丁亥右龍武將軍王漢璋奏克海州　己丑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權揚州軍府事　工欽引

世宗浚楚州西北鵝水以通淮入江之道按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

唐發彥卿死義所部千餘人無一降者

唐立弘冀為太子

唐主內附北江悉平

戰艦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度欲鑿楚州西北鵝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視還言地形不便計功甚多上自往視之授以規畫發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艦數百艘皆達於江唐人大驚以為神　壬辰拔靜海軍始通吳越之路先是帝遣左諫議大夫長安尹日就等使吳越語之曰卿今去雖汎海比還淮南已平當陸歸耳已而果然　周兵攻楚州踰四旬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乙巳帝自督諸將攻之宿於城下丁未克之彥卿與都監鄭昭業猶帥衆拒戰矢刀皆盡彥卿舉繩牀以鬬而死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荊南節度使高保融遣指揮使魏璘將戰船百艘東下會伐唐至於鄂州　唐以天長為雄州以建武軍使易文贇為刺史二月甲寅文贇舉城降　戊午帝發楚州丁卯至揚州命韓令坤發丁夫萬餘築故城之東南隅為小城以治之　乙亥黃州刺史司超奏與控鶴右廂都指揮使王審琦攻唐舒州擒其刺史施仁望　三月壬午朔帝如泰州　唐太弟景遂前後凡十表辭位且言今國危不能扶請出就藩鎮燕王弘冀嫡長有軍功宜為嗣謹奉上太弟寶冊齊王景達亦以貶軍辭元帥唐主乃立景遂為晉王加天策上將軍江南西道兵馬元帥洪州大都督太尉尚書令以景達為浙西道元帥潤州大都督景達以浙西方用兵固辭改撫州大都督立弘冀為皇太子參決庶政　辛卯上如迎鑾鎮屯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破之上聞唐戰艦數百艘泊東沛州將趣海口扼蘇湘路遣殿前都虞候慕容延釗將步騎右神武統軍宋延渥將水軍循江而下甲午延釗奏大破唐兵於東沛州上遣李重進將兵趣廬州唐主聞上在江上恐遂南度又恥降號稱藩乃遣兵部侍郎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使聽命於中國時淮南惟廬舒新黃未下丙申覺至迎鑾見周兵之盛白上請遣人度江取表獻四州之地畫江為境以求息兵辭旨甚哀上曰朕本興師止取江北今爾主能舉國內附朕復何求覺拜謝而退丁酉覺請遣其屬閻門承旨劉承遇如金陵上賜唐主書稱皇帝恭問江南國主慰納之戊戌吳越奏遣上直都指揮使處州刺史邵可遷秀州刺史路彥銖以戰艦四百艘士卒萬七千人屯通州南岸唐主復遣劉承遇奉表稱唐國主請獻江北四州歲輸貢物數十萬於是江北悉平得州十四縣六十庚子上賜唐主書諭以緣江諸軍及兩浙湖南荊南兵並當罷歸其廬斬黃三道亦令斂兵近外俟彼將士及家屬皆就道可遣人召將校以城邑付之江中舟艦有須往來者並令就北岸引之辛丑陳覺辭行又賜唐主書諭以不必傳位於子壬寅上自迎鑾復如揚州癸卯詔吳越荊南軍各歸本道賜錢弘俶犒軍帛三萬匹高保融一萬匹甲辰置保信軍於廬州以右龍武統軍趙匡贊為節度使丙午唐主遣馮延巳獻銀錢絹茶穀共百萬以犒

唐當夢錫盧言禍延己等浮誕不可信

李徵古陳覺勸唐主舉國謀宋不可邱

軍已酉命宋延渥將水軍三千沂江巡警庚戌赦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故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並量給守戶其江南舊臣墓在江北者亦委長吏以時檢校辛亥唐主遣其臨汝公徐遘代己來上壽　五月詔賞勞南征士卒及淮南新附之民　辛卯以太祖皇帝領忠武節度使　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儀制皆有降損去年號用周正朔仍告於太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己罷為太子太傅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嚴續罷為少傅樞密使兵部侍郎陳覺罷守本官初馮延己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寵延己常笑烈祖戲兵為凝齪曰安陸所喪纔數千兵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己與其黨談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己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夢錫曰奸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己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邪眾默然自唐主內附帝止因使者賜書未嘗遣使至其國己酉始命太僕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賜以御衣玉帶等及犒軍帛十萬并今年欽天歷劉承遇之還金陵也唐主使陳覺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願得海陵鹽監南屬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至是詔歲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所俘獲江南士卒稍稍歸之　秋八月辛丑馮延魯鍾謨眾自唐唐主手表謝恩其略曰天地之恩厚矣父母之恩深矣子不謝父人何報天惟有赤心可酬大造又乞比藩方賜詔書又稱有情事令鍾謨上奏乞令早還唐主復令謨白帝欲傳位太子九月丁巳以延魯為邢部侍郎謨為給事中己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唐主復遣吏部尚書知樞密院殷崇義賀天清節　冬十一月乙丑唐主復遣禮部侍郎鍾謨入見　初唐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宋齊丘多樹朋黨欲以專固朝權躁進之士爭附之推奬以為國之元老樞密使陳覺副使李徵古恃齊丘之勢尤驕慢及許文稹等敗於紫金山覺與齊丘景達自豪州遁歸國人恟懼唐主嘗歎曰吾國家一朝至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治兵以扞敵涕泣何為豈飲酒過量邪將乳母不至耶唐主色變而徵古舉止自若會司天奏天文有變人主宜避位禳災唐主乃曰禍難方殷吾欲釋去萬機棲心沖寂誰可以託國者徵古曰宋公造國手也陛下如厭萬機何不舉國授之覺曰陛下深居禁中國事皆委宋公先行後聞臣等時入侍談釋老而已唐主心愠即命中書舍人豫章陳喬草詔行之喬惶恐請見曰陛下一署此詔臣不復得見矣因極言其不可唐主笑曰爾亦知其非邪乃止由是因晉王出鎮以徵古為之副覺自周還亦罷近職鍾謨素與李德明善以德明之死

鍾謨請唐主勿容齊邱鄴懲徵古

賜覺徵古自盡

宋齊邱自縊死

世宗諭唐治兵修守備

怨齊丘及奉使歸唐言於唐主曰齊丘乘國之危遠謀篡竊陳覺李徵古為之羽翼理不可容陳覺之自周還矯以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連歲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為我斬之唐主知覺素與續有隙固未之信鍾謨請覆之於周唐主乃因謨復命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聞之大驚曰審如此則續乃忠臣朕為天下主豈教人殺忠臣乎謨還以白唐主唐主欲誅齊丘等復遣謨入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十二月己亥唐主命知樞密院殷崇義草詔暴齊丘覺徵古罪惡聽齊丘歸九華山舊隱官爵悉如故覺責授國子博士宣州安置徵古削奪官爵賜自盡黨與皆不問遣使告於周

六年春正月唐宋齊丘至九華山唐主命鎖其第穴牆給飲食齊丘曰吾昔獻謀逐讓皇帝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醜繆　夏六月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入貢請置進奏院於京師直隸中朝戊寅詔報以江南近服方務綏懷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圖若置邸上都與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於朕卿遠修職貢足表忠勤勉事舊君且宜如故如此則於卿篤始終之義於朕盡柔遠之宜惟乃通方諒達予意唐主遣其子紀公從善與鍾謨俱入貢上問謨曰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上曰不然卿時則為仇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它慮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唐主唐主乃城金陵凡諸州城之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臣光曰或問臣五代帝王唐莊宗周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夫天子所以統治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一其法度敦明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既滅梁海內震動湖南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為高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良佐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市道商賈之所為豈帝王之體哉蓋莊宗善戰者也故能以弱晉勝強梁既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識由知用兵之術不知為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御羣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戮馮道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疎江南未服則親犯矢石期於必克既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為之遠慮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張溥曰唐主璟李昇長子也昇未篡吳時璟即居要職用事既嗣昇位首平張遇賢亂又值閩楚衰殘

故招納羣盜頗能自雄及周師南征世宗詔責其迫奪閩越湓炭湘潭應接慕容勻誘契丹環懼無以對綱目書周顯德二年敗唐兵於壽州三年春正月周主自將伐唐斬劉彥貞二月克滁州擒皇甫暉姚鳳自此唐敗周勝月不絕書四年則唐主盡獻江北地當時出師逾載旗偃風行周作檀來之歌唐執小朝之禮淮南十四州談笑坐得雖其間劉仁贍殺子不悔張彥卿等十人盡死孫晟奉使使節孝廷鄒不辱降表唐臣忠義可風末世然國危地蹙勢已無救至今欷吁猶有恨於宋齊丘及馮延巳等五鬼也齊丘助昇篡逆環立復相陳覺魏岑等皆其所引周師數至五鬼不發一策齊丘覺復縱敵不戰迫朱元出走禍難日殷羣小戲侮人主請委政宋公始而大言用兵既而同聲賣國有臣若此不亡已幸況危削哉天寶之亂禍玄宗者李林甫而為之死者顏杲卿建中之亂禍德宗者盧杞而為之死者段秀實今唐失江北賣齊丘等造之反貽仁贍等以死竊國者肘腋之臣殉國者卑疏之士其來久矣世宗用兵威武出討北漢高平之戰誅樊愛能何徽等以肅軍政驕將惰卒揚然知懼所向成功淮南之克殆繇於此李璟削尊稱臣節孫樸事魏蕭詧奉周未若其恭順也世宗與為一家令其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服之以義懷之以仁有張弛文武之道焉世宗初遣符彥卿等北征但欲耀兵未議攻取入北漢境民爭出迎始圖兼并然數十萬衆聚太原城下民苦剽掠稍稍保山澤自固其伐唐也百姓爭奉牛酒將帥不恤白甲軍興周虜敢北中國長勝之師民一缺望亦得而幾失乃知周太祖舉事時王峻許衆旬日掠城非長策也

世史正綱

世史正綱

明瓊山丘濬著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呂氏之記續之可也正統有朱子之筆遵之可也奚用此為哉曰呂氏之記記其大而或無其細迺朱子之筆筆其正而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已細小不屑及也取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聖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待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生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嚴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為此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耳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

叙世不可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紊國不可以不正也父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此乎請言其詳天地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為君以為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

人生然必其生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為生人害而使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為生人主必攘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非君之自為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孰天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變如是則天人合一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

以為其心形天之氣以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一天之理不為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為物所戕故凡其頒令之須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乎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此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耳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各盡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而百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夷夷必統華

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翦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為天吏決不可興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定地復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

必不可以與舜禹乎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極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於

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身之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

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效于下篤親近而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則內和而外順國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

扶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凌則人之所以為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各全其命而一順於道義之正而不狥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

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歲滅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春彗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五百八十有九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學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容或有以取之否乎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

成化辛丑春二月丁未瓊山丘濬序

世史正綱凡例

一是書之作繫事以年而不備其時與月者蓋以聖人作經備載四時而錯舉春秋以為名不敢僭擬之也

一是書止提其綱而不備其事者不敢僭大賢之綱目也

一是書異於前史者以規圓為圈於甲子下年號上而即其中以書國號也然其所書之號則有硃墨之異焉自宋刻本凡硃書皆黑其地而白之今分畫為白字者以其圈之或白或黑各有取義非但硃墨之也蓋寓太極陰陽之理

一凡作史者皆有義例今此書標出前代事體之大而要者示學者以大意俾其顯明易曉簡約易記耳隨事為文無有義例間有異義者各具本條下

一凡序中所引言者皆書中所合紀載者云即此便是凡例

○秦世史　廉氏　都城陽

史綱而始於秦者何志世變也何則前三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前三代之制訖于秦而盡後三代之制至于秦而起是蓋大地開世變之大機會大界限也史綱於是乎訖始其慨古道之不可復而世道之日以降也夫噫

始皇帝　諱政

春秋十二公皆別書公於每卷之首而司馬氏之通鑑亦如之惟其別出也故隱莊閔僖可不書其即位而得以寓夫筆削之意綱目則書每帝諡號於其首年之下而不別出之故其君之始即位雖有不可書者不得不書也不書其所以始何以知其為某君哉史綱倣通鑑例年經而國緯之是亦春秋之意也

庚辰　秦　始皇帝二十六年

史綱規為圈而書國號於其中用以冠於逐年之上者何視綱目書其甲子例也蓋天運於上而以歲周之人生於下而以國統之標國號於甲子之下逐年之上所以奉天運以主民生者當時統繫在此也若書有殊墨之殊者則又以別其統之有偏全焉無統之世則虛其中不書（又見元及至正十五年下）

滅齊

嗚呼三代建制之大者莫大於封建至是掃蕩無餘矣武王及夏商之後分封八百國春秋之世惟餘十二諸侯至于戰國存者僅七而三晉田齊已非初封之舊當是時睢曰氣勢早陋政令厖龍然而先王封建之徵意猶有一綫之存也至始皇立首滅韓次滅趙次滅魏次滅楚次滅燕次滅齊嗚呼此天地開闢以來聖帝明王所以建萬國親諸侯之制自是以後永無可復之期矣是蓋世道大變之端也

初幷天下

嗚呼秦至無道也乃能定天下于一孟子

不嗜殺人之言無乃不驗乎吁是不然秦人吞滅六國蓋恃其勢力以兼幷之也豈所謂定乎所謂幷天下者特為漢主驅除焉耳曾幾何時勝廣兵起後立六國盡王諸將天下紛紛擾擾民不聊生卒之定天下于一者乃寬仁大度之沛公也孰謂孟子之言不驗哉愚嘗因是而通論天下分合之勢矣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之極矣天必厭之而生治治之將生心有驅除之人以掃其禍亂之餘烈以迄

六反正之君俾其開一代之治端基數百年之全盛歷考前代莫不皆然周之衰也分而為春秋戰國終而收拾之以秦於是乎漢興焉漢之衰也分而為三國南北朝終而收拾之以隋於是乎唐興焉唐衰而五季紛亂世宗於其間以治易亂氣勢將合矣有宋繼而闡以文宋衰而女眞分裂蒙古乘其後以夷混華壞亂已極矣我

朝掇而反之正噫自唐虞之後帝王之興代必以三者三才之道也天地人之異統忠質文之迭尚始之以夏商周繼之以漢唐宋終而與始而我

朝之興其視商周之夏唐宋之漢乎

始稱皇帝

嗚呼帝王稱號之盛至是更無以加矣盤古以來之君稱皇者三稱帝者五稱王者三始皇初幷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乃兼用之以為稱號後世襲而稱之而以王封其臣子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噫自有此名稱以來古道日以湮微世道

日以淪降名雖尊於古而實不及之遠矣遂使君道日尊臣道日卑上下遂至於懸絕師臣之禮世不復聞格心之學竟莫能施嗚呼是亦世道大變之一初也歟

始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

嗚呼帝王之制作號令載於書者典謨訓誥誓命是已而其所稱謂曰朕曰予則上下通之也至是始以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為上之所專而臣民不得與焉遂為萬世之定制是亦世變之一初也

除諡法

始皇以古諡法爲子議父臣議君故欲除之自我而始世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焉抑豈知死肉未寒而人殺其子僅及再世而天訖其祚萬世之下稱其爲無道秦者如出一口初不繫其諡之有無也

追尊其考莊襄王爲太上皇

皇者大也皇而加之太上尊極之稱也周公成文武之德古固有追王之禮矣然所謂太上皇者則肇見于斯焉後世遂用之以爲生者之稱用謹識其初

以十月爲歲首

夏正建寅爲人統商正建丑爲地統周正建子爲天統是則三代所建之正法三才之道也秦不師古而以建亥之月爲歲首果何統乎抑何所法乎

分天下爲郡始置守尉監

嗚呼此萬世郡縣之始古者列爵以公侯伯子男分土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世及以相承蓋非一世矣至于始易國以爲郡縣易公侯伯子男以爲守尉監遂爲後世不可易之制自是以後事君者無世祿治民者無恒政兵農遂分不可復合豈非世道大變之端也歟

始徙豪富於咸陽

後世徙民實京師始此

滅古禮惟用其尊君抑臣者

書禮始此此謂之書者書于史網者此其始耳前此固已有之矣後倣此

改周大武樂爲五行

書樂始此

一衡石丈尺文字

呂祖謙曰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循沿而行之後世鮮或舉之矣

始製受命璽

璽之作史不著其年月考之後漢書註云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而篆文圖說亦云始皇幷六國得和氏璧命李斯篆文玉工孫壽刻之按此二說則璽

當是作於滅六國之後故繫之於是年之末云夫一璽之微初無繫於治亂而必書之者何蓋璽者信也古者尊卑共之至秦乃獨以尊之天子之尊故於是乎志其始耳璽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自是厥後有天下者得是璽也遂以為真有受命之符無是璽也乃至目之為白板天子一何愚且惑哉且夫出于天必有德者然後足以受之受命者不于其德而顧區區於一物之用命果在是乎三代有道之長享

國皆至數百年初未聞有此璽也秦自作璽之後僅七八年遺臭聞于沙丘不一再傳肉袒負于軹道烏在其為壽且昌哉由是觀之是一亡國不祥之物耳史綱特表之以見天命之去留在君德之存否璽之有與無初不足為輕重也書之于此用以祛萬世之惑焉（抑是璽也或以為藍田玉或以為和氏璧果孰是數考古器之制有肉有好如今之錢然非印之質也當是藍田玉耳刻此於史無所關係聊識及之）

按秦半之賦鹽鐵二十倍於古

書鹽鐵始此

始行半兩錢

按古文錢字作泉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為刀器再變而為圜法圜法者太公所立也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為上銅錢為下其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而不為幣吁自周景鑄大泉之後而有半兩之錢自後而為榆莢為八銖為四銖為五分皆始于此

冬十月

按秦自昭王已以十月為歲首至是始為定制舊史於逐年之下首書冬十月繼書春書夏而終於秋九月訖漢武帝太初元年行夏正而後首以春焉史綱書冬十月於是年之末無乃非據事直書之實錄乎夫史之作雖以紀事而其義則上齊天運中關人文下維地紀截然有一定之理而不可移易不從其人為之私所以合乎天道之公傳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史所謂

以治法而正亂君者也蓋嘗因是而論之自古作史者雖以孔子作春秋亦未嘗紀甲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首年標歲名其後惟紀以六甲而司馬氏通鑑以歲陽書於各卷之首然猶未用以冠年也惟朱子綱目始為義例表歲以首年於逐年之上書某甲子雖無其事亦備歲年所謂歲周於上而天道明者也彼夫一代之史一國之事逐年之上不冠以歲天時人事兩不相干隨其事而紀其實可也今通數代以為一書編次其年冠以甲子其於是年既書曰辛巳矣而其歲首實乃庚辰之冬則是一歲僅有三時而其一時乃去歲之餘也而又以是歲之冬屬之壬午之首如此則天運參錯不齊矣豈所謂歲周而天道明哉夫春夏秋冬天之四時也生長收藏時之四用也以冬而首乎春以藏而首乎生天之道氣之運果若是乎或曰商周以建子丑之月為歲首皆非歟曰子丑之月雖為舊年之冬而新年之陽實生於此其亦如日之有子丑時乎固非秦人用建亥之月亥為十二支之終之比也況其月數又因仍其舊而未嘗有改乎然則述前史而改其實古亦有其例歟曰新莽改漢正朔以今冬十二月為來歲之春正月溫公作通鑑書仍漢舊朱子綱目因之蓋不予其改漢正朔也吁莽固不可改漢正朔秦政何人而改三代正朔耶又見漢太初元年

辛巳 秦 二十七年

初巡遊

始皇巡遊不止此也此其初耳故著之嗚呼有虞之時五年一巡守周十有二年王乃時巡所以省方觀民非以為遊樂也然又必以四岳為底止之地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未有頻年出行遊蕩無度如始皇者也今年巡隴西北地至回中明年上鄒嶧繼是渡淮浮江至南郡登之罘刻碣石門至雲夢上會稽直至沙丘崩而後已嗚呼假望秩省方之說以濟其流連荒亡之欲所至徵求百出煩民耗財卒至於民怨盜

起屢祚殞身曾不旋踵噫後世人主可不
鑑諸

己丑 秦二十八年

祠鄒嶧山始刻石爲頌

後世石刻始于此

始封禪

封禪不經見其說昉於管仲而詳載於司
馬遷之史記然皆托之空言耳見於行事
者首著於斯自是而後若漢之光武唐之
高宗宋之眞宗皆效尤之秦其始作俑者
歟

求神仙

嗚呼天下豈有不死之人哉豈有不死之
藥哉始皇既平六國凡平生志欲無不遂
者所不可必得者壽耳於是信方士之言
謂人有不死者人之所以不死者得不死
之藥而食之也於是遣徐市入海求三神
山訪神仙冀不死藥嗚呼天地間豈有此
理哉

庚寅 秦二十九年

韓人張良爲其故主報仇

嗚呼韓亡至是十有三年矣而張良以家
世相韓猶散千金之產募壯士以爲其故
主報仇嗚呼世有躬於其身食君之祿而
懷二心以事異姓者視此亦可以感愴矣
史網紀人臣之事而首之以此以示萬世
之委質事人者或曰始皇廢先王之制滅
六國虐用其民無一人敢私議之者而子
房區區匹夫募壯士持巨椎擊之於千乘
萬騎中未踰年而始皇死自此陳勝吳廣
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祇祖龍之
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
繫豈小哉

甲申 秦三十年

乙酉 秦三十一年

使黔首自實田

井田至此始大廢

丙戌 秦三十二年

壞城郭決隄防

徙匈奴

書伐胡始此夷狄入寇不得已伐之可也始皇信盧生亡秦者胡之讖而興無名之師嗚呼豈所謂不得已哉

丁(秦)三十三年

初開南越地爲郡

此南越屬中國之始按南越地自古不通中國始皇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爲兵略取南越陸梁地置桂林南海象三郡徙民五十萬人與越雜處至是五嶺之地始合於中州經今千有餘年風俗移易遂與內地無異而其物產之用有出者或不能無資焉始皇開拓之功亦不可泯也

始置閩中郡

此閩地入中國之始按史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并天下廢其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不著其年月閩廣地相連意其與平南越時特數因次其後

收匈奴河南地爲縣

三代禦戎之道驅之出境而已始皇遣蒙恬斥逐匈奴收其河南地以爲四十四縣前此未有也嗚呼南郡越北邑胡至是中國之地益以大變夷爲華是亦世變之一初也

築長城

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雖然此非獨始皇築也昭王時已於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平亦皆築長城矣蓋天以山川險阻限夷狄有所不足增而補之似不爲過然內政不脩而區區於外侮之禦乃至於竭天下之力以興無窮已之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或曰始皇此舉固爲過矣設使繼秦者皆因其已成之勢稍加脩補之功世世不廢安知天下後世不賴之以界限華夷也哉

運芻粟輸北河

書運粟始此

彗星見

變異之大者莫大於彗孛自始皇立至是凡五見矣久者八十日長者或竟天說者謂其爲除舊布新之象嗚呼世至於秦夏商周之典至此而滅迹漢唐宋之法自此而開端其爲除舊布新也大矣豈直如太史公所謂滅六王幷中國死人如亂麻兵相駁藉者而已哉秦人輕易變古遂使三代之良法美意一旦掃除變而爲一切功利苟簡之習上天垂鑑戒以儆切之而猶不知懼以至於亡也宜哉

秦三十四年 燒詩書百家語

嗚呼先王之經籍自是無全書矣夫使自古聖帝明王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微道德文章之懿行叢事功之大定疆議論之詳所以闡明已往而垂示將來者一旦皆成煨燼之末秦之罪上通于天矣秦無道之罪十數如壞井田刑三族坑儒生罪妖言之類然皆一時之事也繼其後者苟一旦興改革起廢之心其弊端可徹而去其墜緒可尋而理也若夫詩書百家語固非一人之事亦非一日可成累千百人之見積千萬年之久而後備具者也乃以一人之私快一時之意付之烈焰使之散爲飛煙蕩爲寒灰以貽千萬世無窮之恨嗚呼秦之罪上通于天矣嗚呼此始皇李斯所以爲萬世之罪人也歟

秦三十五年 大營宮室

始皇自幷天下以來既築宮咸陽北阪上又作信宮及甘泉前殿至是又營朝宮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下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役徒刑者七十餘萬人所以爲此者豈非欲爲終身安樂之地以貽子孫千萬年無窮之業哉卒之身死沙丘曾不得以正終於牖下僅及再傳付之楚人之一炬亦何用苦生靈爲哉後世人主亦可以鑑矣

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

嗚呼士生斯時亦可謂不幸矣雖然戰國

之時所謂儒者蓋亦鮮矣彼盧生之徒乃方技之流耳既以非道事其君又從而譏議之激其怒而召其誅宜矣然始皇所誅止其人可也顧乃使御史悉按問之使傳相告引坑之咸陽示天下以懲後而害及無辜之人使凡誦法孔子者皆預禍焉嗚呼秦之無道一至是哉

出長子扶蘇監軍于邊

長子圉之儲貳也徙以一言之不合卽決使遠去秦之亡基乎此矣或謂扶蘇以諫坑儒出外故胡亥得立而至於亡天道之報昭昭然矣雖然秦之所以逆天而禍民者極其慘烈使扶蘇雖不外出亦終必亡而已矣但未必如此之亟也

庚寅 秦 三十六年

辛卯 秦 三十七年

秋七月秦主東巡崩于沙丘

秦之得天下不取於周而取之於六國況其所以滅周者蓋因其削弱之餘列國不復尊承之後其得國也蓋亦異乎晉隋矣然先儒以其輕變先王之制事不師古而虛用其民擠之於閏位不復比數焉甚者訐其曖昧不明之事謂六國未亡而秦已先亡豈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者哉綱目於其滅六國之後而以正統歸之大書其年號終始皇之世皆以帝書而於二世元年亦嘗一書焉其後也書周文伐秦與夫書秦兵圍沛公吳廣進與秦戰之類其書法則亦無以異於六國未亡之前嗚呼宋子於秦蓋有不得已焉者蓋名予之而實不予也何則天生斯民無主乃亂民奉其主將以撫我也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始皇雖有人君之名而無君人之實假天子之位號以肆其毒於其民使之不敢言而敢怒蓋生靈之蟊賊耳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故於其終推廣文公之意以主書焉然猶不廢大書其年號者以著其有帝之名而無實也用以示戒於萬世云

宦者趙高丞相李斯立少子胡亥爲太子

嗚呼此萬世宦者擅立儲君之始後世人

主烏可不謹於任用而豫於無事之時立儲以定國本哉

胡亥殺其兄扶蘇而自立（是為二世皇帝）

君受命于天者也臣受命于君者也子受命于父者也子承父之位而不受命于父亦猶臣承君之位而不受命于君焉世之作史者皆知臣悖君命而奪其君之子為逆乃獨於子之悖父命者畧焉何哉或曰此春秋之法也噫孔子魯人也書魯先君之事不得不為之諱若夫異代史官既非其臣子尚何諱之有哉古人有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世之臣子所以敢於悖其君父之命者死之也論世者恒原死者之心以正其生者之是非則得之矣

殺蒙恬蒙毅

初始皇寵蒙氏信任之蒙恬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二人者乃秦之爪牙腹心也一旦宦官用計殺之如刈草芥然嗚呼人君之信用可不謹哉

始厚葬

葬始皇於驪山下鑿三泉奇器珎怪徙藏滿之令匠作機弩有穿近者輒射之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後宮無子者皆令從死工匠為機者皆閉墓中滿呼秦之所以厚葬與曲為備者將以為萬世計也葬僅再暮而楚人發之噫自古以來未有如此厚葬者書之以為萬世戒

始以宮人殉葬

人君死以宮人殉葬始

亦秦人不義之一端也

冬十月大赦

此後世人君初即位肆赦之濫

二世皇帝元年（胡亥始稱皇帝）

秦

二世皇帝元年

自始皇幷天下既大書其年矣至二世乃分書之何以胡亥立非始皇意故上繫以秦而分書其年於下明統之在秦者未絕而所以繼其統者非所繼也不然據其見得者則予之是以成敗論事而沒其逆父之心殺兄之罪亂臣賊子接迹於世矣噫

秦殺公子十二人女十人

嗚呼凡人之所以經營者爲子若孫計也始皇滅六國其爲天下後世計慮者無所不用其極焉然而身死未幾長子卽爲趙高所殺旣而胡亥又用高計殺公子十二人女十人卒之胡亥亦不免焉原其所自固秦累世殺人之報然非始皇留趙高以輔胡亥然亦未必如此之驟且慘也

發閭左戍

後世發民戍邊始此

天下兵起楚人陳勝稱楚王

嗚呼此天下叛秦之始秦之禍生靈極矣於是乎天下之民不勝憤懣起而爲兵在楚有吳廣景駒在趙有武臣趙歇在齊有田儋田市在魏有魏咎魏豹周市在燕有韓廣韓廣起於燕當是時稱王以復六國之後者非止一勝獨書勝者勝其倡也吁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平日蚩蚩蠢蠢豈無故而然哉

楚人劉邦稱沛公

秦慶衛君角爲庶人

周之列國衛最後亡至是成周所封之諸侯盡矣

秦 二世二年 己巳

沛公始遇張良

項梁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

秦斬李斯夷三族

秦以宦者趙高爲中丞相

嗚呼此後世用宦者輔相之始觀二世之所以用高高所以謀秦及其所以自爲謀萬世之下可以鑒矣

後九月

秦之曆法應置閏者總致之歲末蓋秦以十月爲歲首故置閏於後九月焉歷漢初至文景之世皆然意者至武帝太初改元用夏正始變歟

楚懷王遣沛公伐秦

秦 二世三年 甲午

秦宦者趙高弒其主胡亥

嗚呼此萬世官者弒逆之始

秦官者趙高立子嬰

秦降皇帝稱王

嗚呼始皇除諡法自已創始合稱皇帝期從二世三世以至千萬世豈知僅及再世而平日所任以為腹心者乃自降其皇帝以為王然尤未也其後也乃幷其始祖非子所得附庸之國而失之世主鑒茲其尚務積德而謹用人哉

秦子嬰誅趙高夷三族

嗚呼古者罪人不孥罰罔及嗣秦人始創為夷族之法君用之以快其憤臣假之以報其怨卒之始皇子女駢首就戮斯高族類靡有孑遺是則何之所以害人者適以自害也天道何昭昭哉

冬十月沛公入關受秦王子嬰降

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至是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奉璽符節以降沛公既受其降矣則代秦而有天下者非公而誰哉劉沛公以德行仁而為人心之所歸往庶幾王者之師當時諸將往往失人心而項氏尤甚人心之所歸天命之所在也

秦亡

春秋書梁亡謂其自取之也綱目於漢終亦以亡書而於秦獨闕焉先儒謂梁好土功輕民力心昏而出惡政所以魚爛而亡迹秦之所為殆有甚焉者是故法春秋以書其亡

漢蕭何收秦圖籍

沛公約法三章盡除秦苛法

沛公入咸陽與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沛公會項籍于鴻門

項籍屠咸陽殺子嬰掘秦始皇冢大掠

秦漢以後屠城發冢始此嗚呼城以藏生人者也冢以藏死人者也生而城守將以全其身死而冢藏將以安其屍皆人生之所必有者也項籍入咸陽屠京師之城發故君之冢存殺皆罹其酷何不仁之甚哉

○漢世史劉氏沛人舉兵反秦
後光武中興都洛陽

太祖高皇帝諱邦字季

乙未　楚義帝元年　漢王劉邦元年

綱目於漢王既立之五年滅項氏後始予以正統而大書其年號史綱於是年遽書其國號者何蓋王者性也人心之嚮往即天命之所歸用以見當時人心已歸漢矣何則春秋之義急於進人以善人之有善雖未著已進而予之不遲探其終也若夫

誠善其初又成其終則其子之也必矣高祖當秦人暴虐之餘群雄殺戮之會獨能以寬仁爲心拯民於水火之中假使無成猶在所予況其入關最先如懷王約受子嬰之降除項氏之暴而卒有天下者乎然而猶分註其年者明人心雖歸漢而群雄猶未盡滅也又綱目於是年下備書諸侯元年此書去之者何蓋亂世奸雄乘時竊發以爲斯民禍首據其所爲即予以帝王之責是率天下而亂也然而獨書義帝之

漢王之前若何義帝者當時諸侯相率立之以爲共主者也雖不爲人心之所歸而其名號則已繫於人心矣

春正月項籍率諸侯尊楚懷王爲義帝

楚懷王心項籍所立也而書率諸侯立之何按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夫然則義帝爲諸侯所立籍特爲之倡率焉耳

項籍分天下王諸將自立爲西楚霸王

沛公立爲漢王

籍欲自王乃分天下立諸將爲王以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章邯爲雍王司馬欣爲塞王董翳爲翟王以距漢楚將瑕丘申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爲殷王張耳爲常山王英布爲九江王共敖爲臨江王吳芮爲衡山王田安爲濟北王田都爲齊王徙魏王豹爲西魏王趙王歇爲代王燕王韓廣爲遼東王齊王市爲膠東王各罷兵就國憎漢王之立籍立之也史綱書沛公立爲漢王若其自

立焉者何不予籍之立之也沛公之立承
天意順人心豈羽所得而擅哉
漢以蕭何爲丞相
丞相秦官也悼武王始置之漢以來拜丞
相始此
漢王拜韓信爲大將
漢以來拜將始此
漢以周苛爲御史大夫
秦始置御史大夫漢因之掌副丞相漢以
來御史大夫之名始此然是時位上卿丞

相有缺則以次補之非唐爲御史臺長官
比也
漢置縣鄉三老
冬十月項籍弑義帝
丙申 漢 漢王二年
春三月漢王爲義帝發喪告諸侯討項籍
夏四月漢王率五諸侯伐楚入彭城項籍還
大破漢軍大風晝晦漢王遁其父太公爲楚
所獲
漢立子盈爲王太子

漢立宗廟社稷於關中
漢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春秋於日食必書蓋以日者人君之象而
被侵蝕君道所忌也書之以示後世使其
遇災而恐懼焉日食之變古人論之詳矣
大率謂日月之食雖有常度然王者脩德
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
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

焉若國無政不用善臣子背君父妾婦乘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矣
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
之變矣其爲說深切著明後世人主所宜
服膺儆省者也然愚於此竊有見焉自古
明睿之君正身脩德雖無變異而所以兢
惕者固未嘗少有怠忽也惟中才之主適
已自文遇有變異一切委之天數而於日
月薄蝕尤慢忽焉往往諉曰此天數一定
之常度於我何預焉未食之前星官固已

預奏其期時刻秒忽必具餼而須之天下
俾至其日行禮一有不應則御史劾之坐
以曠職之罪何以見其當食不食哉當食
不食安知非推算者之差哉世主所以不
信而生其慢忽之心也往往以此愚甯竊
觀日者之推祿命而有取焉推祿命者謂
災眚之來人能脩德即可變而爲祥有國
者過日月之薄蝕亦猶有身者遇祿命之
弗順也因天運必然之數盡人道當然之
理一遇日食之變則豫思所以脩德而正
事任賢而去奸使臣子不至背君父妾婦
不至乘其夫小人不至凌君子夷狄不至
侵中國則吾之陽盛而天之陽亦從而盛
矣尚何陰盛陽微之足慮哉是則先儒之
論欲銷變於未然之先而愚爲此說欲應
變於將然之際銷未然之變非上智不能
應將然之變雖中才可勉也程子曰日食
有定數聖人必書者欲人君因此恐懼脩
省其此意歟

丁酉 漢 漢王三年

夏四月項籍圍洛陽王走入關將軍
紀信死之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書孛始此

戊戌 漢 漢王四年

秋八月漢初爲算賦

古之治民者有田則有稅有身則有役蓋
稅出財役出力此自然之理也今漢始立
算賦之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夫以一
人之身既役其力又稅其財苟給一時之
用遂貽無窮之害吁人主之舉事其可輕
易哉

北貉燕人以兵助漢

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虎狼也不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未必敗事
方其有事借助其力雖若可以快一時之
意然後日之害不能保其必無也自高祖
借助北貉燕人衆騎後世中國之君往往
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受其害也
亦多矣彼恃其有勞於我遂求無已予之

則無有已期不予則遂成羣隊卒之爲中
國之蠹生民之擾較之所借助者奚翅什
百甚者宗社或因之而亡唐於突厥回紇
宋於女眞韃靼可監也已嗚呼君子作事
謀始可不戒哉

漢令軍士死者吏爲棺斂送其家
書恤死之政始此

漢以周昌爲御史大夫
楚與漢約中分天下漢王父太公歸自楚
古人謂斷其一臂而與之天下有不爲者

況肯舍其天性之親而爭所未必得之天
下哉雖爲天下者不顧私親然於妻子有
可生之路尚無可舍之理父爲三綱之首
而可舍乎就使萬無可生之理猶當於死
中求其所以生者況有可生之理而爲之
子者乃不汲汲赴救設或計不行而被害
縱得天下爲萬乘君何顏立天地間哉

冬十二月漢會諸侯圍項籍垓下籍伏誅
籍自殺也而以伏誅書何籍有弒君之罪
前此高祖既會諸侯以討之矣雖其勢屬
而自列其與肆諸市朝也何異哉
封項籍族屬四人爲列侯始賜人以國姓
姓者受之先祖已不得以與人亦不得受
之於人漢既以賜項氏又以賜婁敬其後
世遂至以賜匈奴抑孰知數百年後劉淵
輩不徒冒其姓且拜其人民社稷而冒之
令項氏故臣稱籍名稱者拜大夫鄭君不從
逐之

紀漢之太祖高皇帝五年
史綱於前既大書漢號而下分註漢王元

年矣至是又大書漢高祖皇帝五年何此
綱目一統之大例也前書以見人心之歸
後書以見大統之一昔者成周之興也人
心之歸已見於虞芮質成之時九年之統
乃集於孟伐大商之日古今同一致也

春二月甲午漢王即天子位猶襲秦稱皇帝
有天下者謂之天子有一國者謂之諸侯
有一家者謂之大夫大夫受命于諸侯諸
侯受命于天子天子受命于天而爲之子
是則莫尊於天而下天一等者則天子也

秦不師古自稱皇帝其後因以王對其臣子則所謂皇帝者即天子也所謂王者即諸侯也高帝代巖除項即皇帝位于汜水之上襲秦故號也史網於此書即天子位猶襲秦稱皇帝其所居之位則是而所稱之號則非謂之猶者可以已而不已也始皇作之高祖述之遂爲萬世不可易之定制然則不稱皇帝將何稱哉孔子作春秋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眞可以爲萬世法也

更王后曰皇后王太子曰皇太子尊其母爲昭靈夫人

高祖即位之初首更其王后太子皆加以皇號特於其母止尊之以昭靈夫人無乃厚於妻子而薄於其所生哉

斬丁公以徇爲臣不忠者

始定都長安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勝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秦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衆幷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祖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都于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銷歇者五六百年于今矣嗚呼地以人而勝人以德而隆山河之險固烏足恃哉

大赦天下

帝於正月既以兵事畢赦天下殊死以下至是又以將都長安大赦天下蓋赦之言始見於虞書然特以施之眚災而已三代以前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皆隨事而爲之制後世則不然一遇國家有變革喜慶之事則形於玉言頒之天下不問情之故誤罪之當否一切施之以驕蕩之恩嗚呼是何三代之後君子常不幸而小人常多幸哉

立無諸爲閩越王

始作武德舞
此漢以來作樂舞之始六年又更名舜招
舞為文始景帝初元奏之高祖廟
燕王臧荼反帝自將擊虜之
書人君自將始此
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
十二月帝偽遊雲夢執韓信
始封功臣為侯
古者爵有公侯伯子男之五等然既列之
以爵則必分之以土使之莅其土主其神
以君其民自秦漢以來始有封以郡邑之
名而惟奉朝請於朝曾不一出國門者漢
之封爵止於侯而無有所謂公伯子男者
書于此以志其始
漢六年
春正月分封宗室為王
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
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
兄賈為荊王以薛郡等二十六縣立弟交
為楚王以雲中等五十三縣立兄喜為代
王以膠東等七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
肥為齊王嗚呼此三代分封同姓為諸侯
之遺意雖不盡合於古而猶有古意存焉
光武懲七國之變而盡廢其制其後遂有
權臣篡奪之禍晉武懲魏人之孤立而大
啓其封其後遂有藩王紛爭之亂自是而
唐而宋不復講此也久矣我
太祖皇帝眾建親藩錯峙於藩臬郡縣之間使
之互相維持以為治豈非萬世久安長治
之良法也歟
封雍齒為什方侯
定元功位次用鄧千秋言以蕭何為第
尊父太公為太上皇
太上皇之稱始見於秦然秦以追尊其既
死之父今高帝乃以尊其父之生者後世
遂祖之以為極尊之稱萬世不易焉
匈奴大寇邊
匈奴之先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
方至周末與燕趙秦三國為邊秦使蒙恬
北擊胡悉逐出塞秦滅胥頃稍渡河界於

故塞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是匈奴始強
大盡服從北諸夷自稱曰單于單于者廣
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然也頭曼為其子
冒頓所殺冒頓自立為單于襲滅東胡又
走月氏并樓煩諸國至是侵燕代書之于
此以志匈奴彊大之漸

徵魯諸生起朝儀博士叔孫通采古禮雜秦
儀上之

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覩矣夫
禮莫備於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者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
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
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
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
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
於當時亡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
恨也夫

冬十月朔行朝歲首禮

此後世朝賀歲首之始按史記秦紀秦代
周改年始朝賀今自十月朔漢初用秦正
以十月為歲首是時長樂宮成群臣朝正
月通叔孫通與魯諸生所習者禮成遂行
之歲以為常武帝雖用夏正然猶以十月
行此禮至後漢始行於春正月其儀比此
為詳云

宴群臣

此後世錫宴之始是日行朝賀禮畢置法
酒群臣侍坐殿上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
行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

命蕭何次律令

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是蕭何攈摭秦
法作律九篇其後叔孫通又為十八篇

帝伐韓王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

辛丑 漢七年

春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二月帝至長安

置宗正官

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辯其親疎秦
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敘九族焉夫
以帝堯克明峻德而必以親九族為首是

則宗正之官其所關繫亦大矣故書于此

詔讞疑獄

書讞獄始此

治未央宮

壬寅 漢八年

春三月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紵縠操兵乘馬

徙齊楚大族豪傑實關中

昭氏屈氏景氏懷氏田氏五姓從關中與利田宅

冬始與匈奴結和親

齊景公一諸侯也畏吳之強不得已而以女女吳吳泰伯之後周之同姓同在九州之域中也景公猶且為之涕泣焉堂堂中朝奄有四海之大土宇之廣甲兵之強人士之衆乃至無策以禦外侮而與異類通婚姻夫華夷之防廣徵聘之禮嗚呼景公不得已而為之高帝則可以已而不已焉夫以創業之君任百戰之將馭殘亡之餘策而必割所愛以遺所惡蓋高帝因劉敬之言劉敬本魏絳之說後世遂祖之以為馭戎上策夫以閨閫窈窕之資為膠膝犬羊之酋田舍翁溺所愛者尚不忍也孰謂英雄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者乃忍為之哉蓋其慕劉愛為民之名而不明華夷之分人倫之理故也

癸卯 漢九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以蕭何為相國

高祖既以蕭何為丞相至是復拜為相國何曹代以曹參參亡不復置

甲辰 漢十年

夏五月太上皇崩令諸侯王國皆立廟

乙巳 漢十一年

春正月殺淮陰侯韓信夷三族

嗚呼秦之法慘矣一人犯罪而貽禍於三族豈帝舜罰不及嗣文王罪人不孥之意哉史謂高祖寬仁大度除秦苛法秦法之苛者孰大於此而不除且用之以加諸有功之臣尚得謂之寬仁乎哉

立子恒爲代王

詔郡國求遺賢

帝下詔曰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無絕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我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諸侯王郡守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有而弗言覺免憲觀帝斯詔則其識心求賢可知矣史綱書此以示萬世俾有國者知所矜式云

殺梁王彭越夷三族

立故秦南海尉趙佗爲南粤王

立兄子濞爲吳王

冬復沛民

帝自將破英布還至沛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千秋萬歲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後世創業之君復其鄉邑者蓋本乎此

帝以太牢祠孔子于曲阜

嗚呼孔子之道乃天德民彝本然固有之理也雖當秦人慘刻之餘群雄戰鬬之際以高帝不好儒學之主猶知所尊敬焉初非有禍福果報之說竦動之也蓋其天德民彝本然之理在乎其心者自然感發而不自知耳

四老人因太子見帝

胡寅曰留侯招致四人以安太子其績尤偉司馬公乃致疑焉以爲爲子植黨以拒父嗚呼是未知春秋深許首止之盟而易有納約自牖之義也

下相國何獄既而出之

古者刑不上大夫秦以法持世待其公卿無以異於士庶人然蕭曹皆起自秦吏習見其故而不知改其後二人皆躬自當之後世遂習用之以爲常噫士亦不幸而生於三代之後哉

丙午 十二年

春三月帝與群臣盟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

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在位十二年壽五十三

五月葬長陵

皇太子盈卽位是爲孝惠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書尊母爲太后始此

冬令民買爵贖罪

書贖罪始此按舜典金作贖刑非利之也而後世則利之矣惠帝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則是富者有罪非徒以財而得以免死又因而得爵焉嗚呼是何等賞罰耶

始賜民爵尸一級

普賜天下民爵始于此自後凡初改元率以爲例

太后呂氏殺其庶子趙王如意

趙王之死呂后以高祖嘗欲立之也書之曰太后呂氏殺其庶子以著母殺子之惡人倫之大變也

○漢世史

孝惠皇帝諱盈

打 漢 孝惠皇帝元年

春正月始城長安

戊申 漢 二年

春正月兩龍見蘭陵井中

書龍見始此

隴西地震

書地震始此

夏旱

書旱始此

相國鄭侯蕭何卒

以曹參爲相國

酉 漢 三年

春以宗室女爲公主嫁匈奴

冬十月立帝甥張氏爲皇后

后帝姊魯元公主女也后之於帝於輩行視諸父於親屬爲甥舅帝一王之家禮義之所自出臣民之所瞻仰豈天下人類盡絕而甘蹈夷狄之俗哉書立帝甥著其悖也

庚戌 漢 四年

春正月始舉孝弟力田

爲人子則當孝其親爲人少則當弟其長人之一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日不可無食也欲得食則當力田不待上之人設科以勸誘之也設科而以是名則世之人悖德逆禮游手末作者多矣三代以前無此名也是亦世道大變之端

三月帝冠

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禮也夫禮始於冠成於昏人生二十曰弱弱而冠三十曰壯壯而有室當然之序也帝於十月已立后矣而其冠反在五閱月之後無乃失其序乎或曰三十而娶庶人禮也天子諸侯娶必先冠欲其早有繼體也嗚呼既能成昏矣然猶不勝冠乎後世人主之昏不必皆以三十爲限苟勝冠矣必先冠而後昏冕而親迎斯於禮之序順矣

省法令妨吏民者

始除挾書律

嗚呼書之為用其關於世教也甚大挾之者有何罪而秦人禁之犯者至刑三族邪高帝除秦苛法朝得天下而夕除之可也胡乃至易世之後四年之久而後去之哉是固其君之失當時輔相之臣亦不得辭其責也

始立原廟

按原者再也先既立廟今又再立故以原名昔者先王之祀其先也有時享有禘祫奉之有常所行之有定禮則是原廟之立乃後世之褻禮非先王之正也原廟之立始於惠帝書之以著其失

宜陽雨血

書雨血始此

冬雷桃李華棗實

書非時雷非時草木華實始此

辛巳 五年

夏大旱

書大旱始此

相國曹參卒

冬十月始置左右丞相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

爰立作相相之名肪於商書而與丞並稱則未有也秦自悼惠王始置此名而分命二人以為左右漢誅韓信後以蕭何為相國曹參繼之至是始襲秦故分置左右丞相而以王陵陳平為之用謹志其初

壬午 六年

夏留侯張良卒

癸丑 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三朝大變也書正月朔日食始此

夏五月丁卯日有食之既

書日食既始此不書晦朔其食在二日歟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葬位十七年

太后呂氏使其兄子呂台呂產將南北軍

按漢置南北軍南軍以衛宮城北軍以護京城彼此相制可謂周且密矣一旦呂后

乃以其權付於私親其莊周所謂縢緘扃
鐍爲大盜積者耶
九月葬安陵
太后立所名帝子爲皇帝
此後世立假子之始
太后呂氏自臨朝稱制
此漢以後母氏臨朝之始嗚呼陽倡而陰
隨天道之常男外而女內人道之正女后
臨朝乃以陰而居陽位女而爲男綱豈非
天地之大變也哉然則不幸而君崩子幼

則如之何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
古制也
冬十一月以陳平爲右丞相
太后以嬖臣審食其爲左丞相監宮中
此漢以來寵任嬖倖之始嗚呼男女有別
此萬世綱常之道不可更革者也食其自
高帝時已得幸於后臨朝之始首以爲相
嗚呼宰相何等官也乃以私諸嬖倖之人
書之史冊遺穢千年
太后追尊其父爲宣王兄澤爲悼武王

嗚呼此漢以來尊崇外戚之始
以宦者張卿爲大謁者受宣詔命
此漢以來用宦官之始
甲寅 漢高皇后呂氏元年
春正月除三族罪妖言令
秦法不仁莫甚於誅三族罪妖言呂后既
除之矣後世猶有行之者何哉
立公主子張偃爲魯王
偃魯元公主子也公主子封王始見於此
封所名惠帝諸子爲侯王

山朝武爲列侯彊爲淮陽王不疑恒山王
太后立兄子呂台爲呂王
前封兄澤爲王既死而追封也至是立台
爲王則眞封之矣高祖約非劉氏不王將
以示千萬世之子孫以杜他姓非分之漸
抑烏知死肉未寒爲之伉儷者皆壞其制
耶
秋桃李華
乙卯 漢呂氏二年
春正月地震羌道武都道山崩

令朱虛侯劉章入宿衛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行八銖錢
丙辰 漢 呂氏三年
夏江漢水溢
書水溢始此
秋星晝見
書星晝見始此
丁巳 漢 呂氏四年
夏四月太后封其女弟呂嬃爲臨光侯
發河東上黨兵屯北地
太后廢所立孝惠子而幽殺之更立弘
戊午 漢 呂氏五年
春趙佗反于南越
太后立兄子產爲呂王
己未 漢 呂氏六年
初令戍卒歲更
庚申 漢 呂氏七年
春正月晦日有食之既晝晦
書晝晦始此

太后立兄子祿爲趙王
追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
遣將軍周竈擊南越
書遣將伐越始此
辛酉 漢 呂氏八年
秋七月呂氏死
呂氏與高祖同創漢業高祖臨終又親受
其付託既而殺其愛子使惠帝因是不得
正命而終是時高祖諸子故無恙乃舍之
而別求他人之子立之以繼漢統於之春
秋莒人滅鄫之例呂氏之罪大矣況又瀆
男女人倫之化而相其嬖臣違非劉不王
之誓而王其外族其於高祖大義已絕故
去其太后之稱而書以死以爲世戒或曰
世稱女后之惡者曰呂武史綱於武氏則
書名而此止稱氏者何曰呂氏雖絕漢祀
而比武氏革唐命爲周其罪猶爲輕也
齊王襄發兵討諸呂呂產使大將軍灌嬰擊
之嬰與齊連和
太尉勃丞相平朱虛侯章誅產祿及諸呂

大臣迎立代王恒
後九月代王即皇帝位（是爲孝文皇帝）
誅呂氏所名惠帝子弘等
以宋昌爲衛將軍領北軍
大赦天下
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户牛酒
賜民酺
漢以來賜民酺蓋此酺之爲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爲酺自古以來皆有酒禁漢法三人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

文帝即位普賜天下之人令其會聚飲食者凡五日所以鼓舞其懽忻之心而發舒其菀結之情也歟
冬十月帝見于高廟
尊母代太后薄氏曰皇太后遣其弟昭迎于代
以陳平爲左丞相周勃爲右丞相灌嬰爲太尉論功益户有差
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詔曰法者治之正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爲收孥朕甚不取其除收孥諸相坐律令

太宗孝文皇帝（漢）元年（壬戌）
春正月立子啓爲皇太子
立竇氏爲皇后
詔定賑窮養老之令
夏四月齊楚地震山崩大水潰出
文帝時有此大異而卒無其應者何脩德正事以弭之也是以雖遇大異而無大災

後世人主無文帝之德而遇非常之變可不知所以反已自脩哉
令四方毋來獻
書郤貢獻始此
脩代來功封宋昌爲壯武侯
此藩王入繼封其臣僚之始
右丞相勃免
賜南越尉陀書陀稱臣奉貢
召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拜廷尉之名始於秦漢因之蓋以兵獄同

制比曰廷尉掌刑辟凡獄貳之朝廷與衆
共之之義也
吳公薦賈誼召爲博士超遷太中大夫
冬十月丞相陳平卒
詔列侯之國
復以周勃爲丞相
前此丞相有左右此惟稱丞相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求言
此因災異求言之始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後世制科其名始兆於此
損陰侯駟賈山應詔上書
此漢以後人臣應詔上書之始帝用日食
下詔曰人主不德天示之變以戒不治朕
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不德
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見知之所
不及匄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於是山應詔上書

孝文皇帝
二年
春正月親耕籍田
漢以來人君耕籍田始此
除誹謗妖言法
妖言之禁呂氏時已除矣而其法猶有存
者至是始盡除焉帝詔謂令法有誹謗妖
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
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詔勸農
後世勸農始此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
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
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親率群臣農以勸
之其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
賜民半租始此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丞相勃免以灌嬰爲丞相

孝文皇帝
三年
夏五月匈奴入寇帝如甘泉遣灌嬰擊走之
濟北王興居反尋自殺
漢以來藩王反始此

以張釋之爲廷尉

乙丑 四年

春正月以張蒼爲丞相

始令張蒼定律歷

書律歷始此

秋九月下絳侯周勃獄既而出之

作顧成廟

按此生而自爲廟者也自秦始皇始作極廟漢效而爲之賈誼謂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與漢無極者也此非獨文帝有之如景帝之德陽武帝之龍淵之類皆是也以其始於文帝故此書之

丙寅 五年

春二月地震

除盜鑄錢令

弛私錢禁始此夫天子物以養人如荼鹽之類弛其禁可也錢幣乃利權所在除其禁則民得以專其利矣利者爭之端也

冬十月淮南王長謀反廢徙蜀道死

丁卯 六年

老上單于立請和親

書單于立始此

賈誼上疏陳政事

戊辰 七年

夏六月未央宮東闕災

書災始此

己巳 八年

夏長星出東方

書長星始此許衡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文然考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長星孛字之類亦多有之前此災者凡有是變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禍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帝克享天心專以養民爲務今年下詔勸農來明年下詔減租稅其心應愛生民如此故不待消弭災異而又致和氣之應遂使海內殷庶民樂業風俗醇厚日追漢家四百之基猗歟偉哉

庚午 九年

冬太白弗薄昭殺使者帝令自殺

諸侯王皆來朝
遣太常掌固鼂錯往濟南受尚書於伏勝
辛未 漢 十年
壬申 漢 十一年
匈奴寇狄道
太子家令鼂錯上書言兵事
募民徙塞下
此募民徙邊之始
出宮人令嫁
此放宮人之始

終侯周勃卒
冬十二月河決酸棗始興卒塞河
此漢以來河決之始按春秋後河患見於
史傳者始於周威烈王之十有二年晉河
岸崩壅龍門至于底柱戰國之時河水潰
兇隄岸者蓋亦不多見至是以後河始爲
世大患
癸酉 漢 十二年
春三月除關無用傳
詔民入粟邊得拜爵免罪

賜農民今年半租
遣謁者賜三老孝弟廉吏帝
甲戌 漢 十三年
春二月詔具親耕桑禮儀
除祕祝
始除肉刑
三代以前所謂肉刑者墨劓菲宮大辟五
者是也至漢時僅有三焉黥劓斬趾而已
文帝感淳于公少女緹縈之言始下詔除
之遂以笞鉗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
斬趾自是以來天下之人犯法者始免斷
肢體刻肌膚萬世之下人得以全其身不
能其類文帝之德大矣
梁王太傅賈誼卒
除田之租稅
有田則有租此天地自然之常理百王不
易之定法也食王土爲王民無終歲不納
租稅之理人君不横征而多取之斯當矣
豈有盡除之理哉文帝斯舉固其仁厚之
政恭儉之效要之不可爲常也雖然其視

後世盡民所有而取之者何啻天淵哉

冬匈奴寇邊帝親勞軍勒兵

此後世人君親勞軍之始

遣兵擊匈奴出塞而還

命將出師多矣不書書此者何驅之出塞即還可以為萬世禦夷之法也

乙丑（漢）十四年

春增諸祀壇場珪幣

己卯（漢）十五年

春黃龍見成紀

夏四月帝如雍始郊見五帝

人君之職在乎奉天臨民而已故有天下者受上天之命則當奉上帝之祀焉所以報本也漢初因秦雍畤增之為五固已非禮矣然皆有司致祠人主未嘗一親事焉

文帝始議親郊然其在位二十三年僅一郊見而已嗚呼受天命為天子而略天之祀如此固非人君奉天之職抑豈上天命君之意哉

始親策賢良文學士

此後世人主親策士之始

作渭陽五帝廟

用方士請也後世人主作非禮之祠始此

文帝猶然無怪乎武帝立越祠宣帝祠金馬碧雞也

丁巳（漢）十六年

夏四月親祠五帝

書人君親祠始此

以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

國家設官所以待天下之士與之共成天下之事而治天下之民也非人君一己私有之物方士有何功德而私予之以上大夫之職哉文帝且然於武帝也何尤

令博士諸生刺六經作王制

詔更元

人君即位之一年是謂之元元者首也始也人無二首故國無二王國無二王故年無二元自三代以來未之改也文帝信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於是乎詔以十七年為元年嗚呼是惡知春秋所以正始之意

哉後世遂祖之以為常故一君而二元三元者有之甚乃至於六七元焉至于我朝列聖始復古制可謂超越百王者矣

冬十月方士新垣平伏誅夷三族復行收孥相坐令

按孝文所行獨平一事為盛德之累其誅之是矣然因是而復行三族之誅終漢世而不能除惜哉

戊寅 漢 後元年

此後世人君再紀元之始按文帝改元蓋惑方士新垣平候日再中之說非實平以敗露伏誅後世人主不考其故切效而法之何哉

春詔議可以佐百姓者

己卯 漢 後二年

以申屠嘉為丞相

庚辰 漢 後三年

辛巳 漢 後四年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壬午 漢 後五年

冬匈奴寇近邊詔將軍周亞夫等屯軍備之

帝親勞軍至細柳軍

癸未 漢 後六年

夏大旱蝗詔弛利省費以振民

書大蝗始此

甲申 漢 後七年

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三年壽四十六

始短喪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未之有改也文帝徒以一己之見而輒變先王之制景帝苟徇乃考之亂命而頓忘罔極之深恩遂使自古聖帝明王所以忠君孝親之大典一旦變革而為以日易月之制自是以後踵以為常雖有賢孝之君痛欲復古然旋復而旋廢卒之至今未能如禮嗚呼文帝作之景帝述之其罪均矣謹書其始以垂戒萬世

乙巳葬霸陵

按古者天子七月而葬文帝以己亥崩至

乙巳幾七日即葬何其亟哉雖以文帝有
遺命不能如七月之期然稍留旬日亦可
以少盡人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景帝獨無
是心乎自是以後遂以爲例景帝之崩亦
僅十日而葬蓋始于此也
皇太子啓即位（是爲孝景皇帝）
尊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
此稱太皇太后之始
尊皇后曰皇太后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方
冬十月尊高皇帝爲太祖孝文皇帝爲太宗
秦以後追尊祖宗廟號始見于此三代而
下混一天下者秦漢晉隋唐宋而已而秦
晉隋之祚遠不及漢唐宋何也蓋秦晉隋
得國不順而不爲天之所眄雖有開國之
太祖而無繼世之太宗故也嚮使漢祖之
後止有孝惠而無孝文唐祖之後繼以建
成而無秦王宋祖不受太后遺言傳位晉
邸則其所以創建之者雖定而其所以締
結之者不牢子孫將何以持守而馴致於

數百年之遠哉故後世稱有道之長曰漢
唐宋而秦晉隋不與焉我
朝之興
祖宗繼統與漢唐宋若合符轍嗚呼豈非天哉
孝景皇帝（諱啓文帝子）
乙酉（西）孝景皇帝元年
春正月詔聽民徙寬大地
始三十稅一
古者什一而稅漢文帝始賜民租之半後
十三年又盡除之至是景帝始復收民半
租三十而稅一焉夫三代取民名雖不同
然取之皆以什一也什一天下之中正多
乎此則過於重而入於桀有以傷乎民而
不仁少乎此則過於輕而入於貊無以奉
乎上而非義皆非中正之道也景帝之三
十稅一雖異乎後世之暴征多斂者然亦
非先王之中制要之不可爲常也是故遵
以中庸爲至法以經常爲極
減笞法
先是孝文除肉刑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

劓者笞三百雖有輕刑之名然笞數既多
犯者率多死至是下詔定律減五百為三
百三百為二百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
令男子二十始傅
按傅著也言著名籍以給公家徭役也漢
制民年二十二始傅五十六乃免至是景
帝立為異制令男子二十始傅

丙戌 漢 二年
春三月封子發為長沙王

史綱於凡繼世之君分封皇子皆不書而
此書長沙王發者志漢室中興之基也
夏四月太皇太后薄氏崩
丞相申屠嘉卒
先儒謂嘉死漢相之權始奪
以陶青為丞相鼂錯為御史大夫
六月彗星出東北
秋衡山雨雹
書雨雹始此
熒惑逆行守北辰

書熒惑始此
月出北辰間
書月錯行始此夫春秋月食不書此書月
出北辰何月行有常北辰非其所行之道
錯行至此豈非大異乎
歲星逆行天廷中
書歲星始見此

丁亥 漢 三年
春正月長星出西方
吳王濞約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
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
命周亞夫等將兵討吳王濞等
帝用袁盎言腰斬鼂錯以謝反者
是月晦日有食之
周亞夫平七國劉濞等伏誅
赦吏民為濞所詿誤者
令頒繫老幼及婦有娠者

戊子 漢 四年
夏四月立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己巳 漢 五年
春正月作陽陵邑
此後世豫作壽陵之始
遣帝女嫁匈奴單于
高祖與匈奴和親取家人子爲長公主嫁之今景帝乃以帝子之貴而爲犬羊之配何其不自貴重乎
庚寅 漢 六年
秋九月廢皇后薄氏
馬史記漢書皆不書后立蓋屆也
漢以來廢后始此
冬十一月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
漢以後廢太子始此
是月晦日有食之
辛卯 漢 七年
春以周亞夫爲丞相
立夫人王氏爲皇后膠東王徹爲皇太子
漢以來再立后太子始見於此
壬辰 漢 中元年
按自文帝再紀元易世之後稱元年者以前後別之耳非用是以紀年也文帝再紀故有後元之稱景帝三紀故於前後又加中焉

癸巳 漢 中二年
春始改磔爲棄市
徵臨江王榮下吏榮自殺
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
更名郡守爲太守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封匈奴降者徐盧等爲列侯
後世封降胡爲侯始此文帝時雖有弓高襄城兩侯乃韓王信子孫非匈奴也
甲午 漢 中三年
夏旱禁酤酒
漢興有酒酤禁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雖非古法然猶有周官萍氏所掌幾酒之餘意文帝時既弛民毋爲酒酺以靡穀景帝於是月旱又有禁酤之令蓋亦文帝之意也名雖曰禁而實無所利之至武帝時爲榷酤之法始用是以罔利矣
秋九月有星孛于西北

是月晦日有食之

丞相亞夫免

以劉舍為丞相

乙未 漢中四年

冬十月戊午日有食之

不書晦朔若非次二日則史失也

丙申 漢中五年

秋八月令諸侯王不得治國

詔讞疑獄

冬十月改奉常曰太常

太常掌宗伯掌邦禮秦改曰奉常至是更為太常遂為一定之制太常者王者旌旗也王有大事則建以行禮太者尊大之義

典樂之任也周曰宗伯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名太常未幾又為奉常至是更為

改廷尉曰大理

大理名官始此

丁酉 漢中六年

夏四月更戍罰法定箠令

帝於即位之初既減笞法然其數猶多或笞未畢而人已死矣至是又下詔減三百為二百二百為一百因是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數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也自是笞者得全云嗚呼自廢肉刑之後易刀鋸以竹箠所以全人之生也景帝定為令凡箠所用之質所製之度所行之人所施之處皆詳悉具著以示天下後世其仁愛之心一何至哉以此為防後世猶有以為之具倍為之度用所不可用之人施所不當施之處其慘刻顧有甚於肉刑者是獨何心哉

戊戌 漢後元年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人君三改元始此

春正月詔治獄者務先寬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以衛綰為丞相

殺條侯周亞夫

己亥 漢後二年

春正月地一日三動
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動者書地動僅此先
儒謂震久而動速也震無數而動有數也
冬十月日月皆食赤五日
十二月日如紫
書日月異色僅見此
庚子後三年
春正月詔勸農桑
柔採黃金珠玉
甲子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十六年
皇太子徹即位是爲孝武皇帝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
葬陽陵
冬十月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董仲
舒爲江都相罷治申韓蘇張之言
武帝即位首爲此舉非特以求賢圖治所
謂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也儒者之道自遭
秦厄之後高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好刑
名之言景帝不任儒術帝王之道儒者之
學幾乎無餘矣天生孝武皇帝中興文治

首開賢良拜罷黜異習即得真儒而用之而
正文風洗振而後世知有仲尼之教而堯
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復明於世者武帝
之功也嗚呼盛哉

○漢世史

世宗孝武皇帝 諱徹 景帝子

時漢 世宗孝武皇帝建元元年

自古帝王未有年號而年之有號始起于此夫人君即位改元自二帝三王以來未之有改也然於是時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而列國諸侯嗣位之初亦各自紀其元則似乎二統也自秦罷侯置守而天子始專之而天下奉行之不敢有異其正朔之奉比之三代尤嚴矣然一君一元也文帝越方士而有後元之建則是二始矣然猶未有號也年之有號始於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別世代防濫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歟

復高年于孫

以竇嬰為丞相

後世寵任外戚此為之北

以趙綰為御史大夫

迎申公為太中大夫

聘賢而迎之漢時猶有古意後世蓋罕矣

壬寅 漢 建元二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以許昌為丞相

以後宮夫人異父弟衛青為太中大夫

此私任後宮親屬之始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星之變固有如月者矣如杯棬者矣然皆莫甚於如日者焉書之以紀異

置茂陵邑

武帝年十六即位至是纔一年耳即為置陵邑古人不以豫凶事為忌其達有如此者

冬十月河水溢于平原

書河溢始此

癸卯 漢 建元三年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九月晦日有食之

帝始為微行

自漢以來人主微行始見於此

起上林苑
自漢以來作苑囿之始
甲辰 漢 建元四年
夏有風赤如血
大風多矣書如血者僅見於此
秋九月有星孛于東北
乙巳 漢 建元五年
始置五經博士
秦焚詩書惟存博士官漢初仍其舊置五經博士始見于此嗚呼五經自秦火之後爲世大禁漢興稍復出然皆私相傳習於兵家至是官始置五經博士然後天下之人靡然嚮風公相授受以爲世業武帝有功於儒教豈小小哉
丙午 漢 建元六年
夏四月高園便殿火
書火始此
太皇太后竇氏崩
以太后異父弟田蚡爲丞相
丞相天子之輔弼乃用其私親而不出於公選書異父弟得志見矣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書孛長竟天僅見此
南越遣子嬰齊入宿衛
此外夷遣子入衛之始
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
舉孝廉始此
丁未 漢 元光元年
後世人主再紀年號始此元光云者以星變紀也
夏五月親策賢良文學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冬十月帝親如雍郊見五時自是定三歲一郊
此後世三歲一郊天之始
始親祀竈
禮竈者老婦之祀也盛于盆尊于餅而天子以萬乘之尊而親爲老婦之祀可乎然禮有五祀竈居其一天子於歲時使各以其職祀之可也

遣方士求神仙
立太一祠
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莫尊於昊天上帝
也人君居天之位爲天之子則當主天之
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武帝信奸人之
言謂天神之貴者曰太乙太乙之佐曰五
帝舍圜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
之月而用春秋之二時景何所據哉雖然
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乃隋人
鬼於天帝之上何居

戊申 漢元光二年
遣閩諭匈奴入塞
書兵端始此

己酉 漢元光三年
春河徙頓丘
書河徙始此
河始通淮泗
河決濮陽南入鉅野而通泗水由泗水
而通淮也
冬十二月梁殺魏其侯竇嬰

戊漢元光四年
夏四月隕霜殺草
書非時霜始此
以薛澤爲丞相
冬十月河間王德獻雅樂

己亥 漢元光五年
春正月河間王卒諡曰獻
通西南夷置犍爲郡
始開地於西南
秋七月大風拔木
書大風始此
皇后陳氏廢
定律令三百五十九章
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其後蕭何攈摭秦法
又爲律九篇後世守此有所不行猶加損
之可也至孝武世乃用張湯趙禹修定法
令其多乃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
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比萬三千四
百七十一事嗚呼禁網之密如此民何以
措手足哉

本朝自
太祖定律令之後至今日有餘年世世守之不
敢一毫有所增加豈非立法之善而守法
之篤歟
八月蠲
書蠲始此
徵吏民明世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
此後世給舉子以道路食之始
冬初算商車
此漢以來征商之始按古人關市征斂之
本意惡其逐末專利而抑之初非利其貨
也至武帝始算商車而取販人之緡錢非
但計其物而稅之也乃計其載物之器而
稅之三代無此法也武帝創爲此法而後
世遵行之世世享其利而武帝獨任作俑
之咎爲吁後之欲立法興利者其尚鑒諸
壬漢元光六年
春穿漕渠通渭
冬定不舉孝廉罪法
按詔略曰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幾古之
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者罪有司奏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嗚呼帝之爲此詔蓋恐人才壅
於下而公卿敬之於上也後世顧畧於不
舉之罪而特嚴於繆舉之罰此亦可以觀
世矣
癸丑漢元朔元年
後世三改年號始此元朔云者謂史爲初
始也
春三月立夫人衞氏爲皇后
始置蒼海郡
始闢地於東夷
授上書人以官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無終人徐樂皆以上
書拜爲郎中漢以後上書人得授官始此
甲寅漢元朔二年
春正月詔諸侯王得分國邑封子弟爲列侯
始立朔方郡募民徙之
始闢地於河南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

冬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

乙卯 漢元朔三年

夏六月皇太后王氏崩

以張湯爲廷尉

丙辰 漢元朔四年

冬十一月以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

丞相封侯自弘始

丁巳 漢元朔五年

春匈奴寇朔方遣衛青擊之還拜大將軍

復興太學置博士弟子員

按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武帝因公孫弘請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員此即史所謂漢興高帝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者也其以後有太學始此而書曰復何啟成均辟雍之制自古有之春秋戰國以來始廢耳太學雖自武帝而興非自武帝而有也

戊午 漢元朔六年

春遣衛青率六將軍擊匈奴

詔民得買爵贖罪置武功爵

冬十月獲一角獸

淮南王安衡山王賜謀反自殺

己未 漢元狩元年

四改年號始此元狩云者以得異獸紀也

夏四月立子據爲皇太子

遣謁者巡行天下

此後世遣使巡行之始

五月晦日有食之

遣張騫使西域

此遣使通西域之始

始通滇國

此雲南通中國之始

庚申 漢元狩二年

春以李蔡爲丞相張湯爲御史大夫

遣霍去病擊匈奴

匈奴渾邪王降置五屬國以處其衆

此胡酋來降之始嗚呼決內外之防混華夷之俗魏晉以來夷狄亂華其幾實肇於

此

始立樂府

酎金元狩三年

春有星孛于東方

秋山東大水徙其貧民於關西朔方

書水災處卹之政始此

作昆明池

書作池始此

冬始造皮幣

後世楮幣肇端于此按武帝時錢益而物

貴遠方用幣煩費不省有司議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爲皮幣直四十萬三銖錢

皇朝親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此蓋用皮爲幣雖與後世楮鈔不同然不用金銀銅錫爲幣而用他物代之則權輿于此也

始置鹽鐵官

按周禮山澤之官掌其厲禁而已非征稚以取財也至齊管仲相桓公始有鹽鐵之征彼偏霸一國也壤地狹而用度廣因其地負山海而稅其近利者昔人已譏其巧爲之法陰奪民利而盡取之況有四海之大者租稅遍天下其所以資國用者利亦多端顧亦效而爲之可乎後之有天下者鹽鐵置官始于武帝鹽官凡二十八郡鐵官四十郡往往置均輸官不出錢官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敢有私鐵器鬻鹽者鈦左趾沒入其器物嗚呼天地生物以養人君爲之禁使人不得擅其私而公其之可也乃盡利以取之嚴法以禁之而專其利

於上是固非天地生物之意亦豈上天立君之意哉

初算緡錢

此漢以來征榷居貨之始按古者關市之征蓋惡其專利就征其稅非隱度其所積之多少而取之也武帝於元光五年既算其行者之車至是又用公卿言凡居貨者各隱度其財物之多少於商賈末作率計有緡錢二千者出一算於手力所作而貴者率計有緡錢四千者出一算嗚呼出諸

途者既征其齎載之具藏諸家者又算其
儲積之物取利之重一至此哉

算舟車

元光五年止算商之車而已至是又併算
民車且及舡焉凡民不為吏不為三老騎
士有軺車皆出一算商賈則倍之舡五
丈以上出一算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嗚
呼搉錢之法初為商賈設也至其後乃算
及民之舟車遂使告緡者遍天下則凡民
有蓄積者皆為有司所隱度矣不但商賈
末作也嗚呼取民之財而至於如此民何
以為生乎

以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書賜爵始此然所賜者庶長也至宣帝以
後則所賜者皆侯矣

壬戌(漢)元狩四年

春有星孛于東北

夏長星出西北

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

始置大司馬

司馬夏官卿也周禮六卿居其一武帝時
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並設二員以
寵衛青霍去病自後遂以任武臣之執國
柄者宰相之權因此遂廢謹書以志其初

方士少翁詐偽事覺伏誅

癸亥(漢)元狩五年

春鑄五銖錢

秦世八銖失之太重漢初榆莢失之太輕
惟武帝罷三銖錢鑄五銖錢最得輕重之
中且周郭不可磨鎔孔頭所謂鑄一錢用
一錢者也唐之開通元寶雖體與此少殊
均之為得中制者也萬世所當取法焉

董仲舒請限民田不從

以汲黯為淮陽太守

郡守例不書書黯表賢也

以莊青翟為丞相

漢初丞相缺即御史大夫為之至是始不
以次序舍御史大夫張湯而用太子少傅
青翟

冬十月雨水無米

書氷始此

遣使治郡國繕錢

甲子 漢元狩六年

夏廟立子閎爲齊王旦爲燕王胥爲廣陵王

初作誥策

書廟立志始也後世誥策之制始見于此

遣博士循行郡國

下大農令顏異于獄論以腹誹罪殺之

乙丑 漢元鼎元年

五改年號始此元鼎云者以得異物紀也

冬 湯有罪自殺

丙寅 漢元鼎二年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

書臺始此

以趙周爲丞相

置均輸禁鄰國鑄錢

西域始通中國

此西域通中國之始

置酒泉武威郡

按酒泉今肅州也武威今涼州也二郡乃渾邪王故地

丁卯 漢元鼎三年

夏令株送徒入財補郎

冬十一月立后土祠

帝始巡郡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

錄前代後始見于此

戊辰 漢元鼎四年

春以方士欒大爲五利將軍尚公主

人之所甚愛者子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爲父母者爲之擇配使必相當焉非偏愛之私乃當然之理也顧以一己之私欲求長生之故捐所愛以予妖妄之人鄉里自好者有所不忍也而堂堂天子乃忍爲之哉武帝爲此非獨不君且不父也書之于册遺笑千古

汾陰得大鼎

書得鼎始此

冬十月立泰一及五帝祠壇于甘泉

十一月朔冬至帝親郊見

按古者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歲以爲
常秦不師古始廢冬至圜丘之祀不祀上
帝而祀白青黃赤四帝漢興高祖加以黑
帝增四時爲五仍秦之舊而立于雍然未
嘗親祀也至文帝始幸雍郊見五時亦僅
一行而已武帝元光二年始定三歲一郊
之制至是又立泰一及五帝祠壇于甘泉
而親見焉考之於禮雖不必合然猶知有
尊天報本之心視彼之恬然居尊位享厚
奉終其身而不一郊見者則有間矣故謹

元鼎五年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秋九月嘗酎列侯百有六人坐獻助祭金不
如令奪爵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乃熟命曰酎以獻
宗廟武帝因嘗酎會諸侯出金助祭
也命少府省視列侯所獻之金有輕不如
斤兩或色惡者令皆劾以不敬奪其爵謂
呼所謂列侯者皆國家之勳戚著功庸垣

屬籍者也享有爵土固非一日一世矣徒
以金之少而惡奪其爵位何以服其心哉
竊原帝之意必非爲金也蓋見當時列爵
衆而靡祿多國用不足假此以潛銷之耳
人君崇本節用自然充足何至用如此之
計哉所得幾何而失臣子之心古昔帝王
忠信重祿之道崇德報功之典不如是也

擊南粵

以石慶爲丞相

方士欒大坐誣罔伏誅

冬南粵王以其地置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
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郡

先是漢遣使諭南越入朝其相呂嘉殺使
者及其王興更立建德爲王發兵反遣將
軍路博德等將兵擊之至是平遂以其地
爲九郡按秦并百郡五嶺之南有三焉南
海桂林象郡也至是分三郡地爲南海蒼
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爲七郡又略
得珠崖儋耳通爲九焉秦之南海漢之合
浦及珠崖儋耳今廣東之地也秦之桂林

漢之蒼梧鬱林今廣西之地也秦之象郡
漢之九真日南交趾今安南之地也又考史謂
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大海至大
洲方千里畧得之置珠崖儋耳二郡與武
帝紀不同
平西南夷置牂柯越巂沈黎文山武都郡
此西南夷置郡之始
秋置張掖酒泉郡
以卜式爲御史大夫
帝自制封禪儀
庚午(漢)元鼎六年
辛未(漢)元封元年
六改年號始此元封云者以登封紀也
春正月帝出巡北邊
以兒寬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帝東巡封泰山禪肅然
自秦封禪之後再見于此
始置均輸平準
先是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
下鹽鐵乃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主郡國
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
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貴即賣之賤即買之欲使富商大賈
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嗚呼堂堂
大朝奄有萬國民之所蕃孰非君之所有
乃與商賈競刀錐之利乎
秋有星孛于東井又孛于三台
東越降徙其民江淮間閩地遂虛
壬申(漢)元封二年
夏臨塞決河築宣防宮
作瑟廉桂觀
書觀始此
甘泉房中產芝
書芝始此
始作明堂于汶上
書作明堂始此
遣將擊朝鮮
書征高麗始此
始置益州郡
此郡縣雲南之始
冬十二月雷雨雹

初作角觝戲魚龍曼延之屬
此後世戲樂之始
癸酉 漢 元封三年
春始制樂浪臨屯玄菟真蕃郡
此郡縣高句麗之始按文帝時陳武等議
伐朝鮮謂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為臣
子則朝鮮在秦時固已屬中國矣漢初方
擁兵阻險自國其地至是武帝因其殺逆
乘都尉遣荀彘楊僕等討之朝鮮人殺其
王右渠以降始置此四郡
甲戌 漢 元封四年
冬十月帝南巡江漢
乙亥 漢 元封五年
春三月增封泰山
祀上帝于明堂配以高祖因朝諸侯受計
初置刺史
冀幽并兗徐青揚荊豫益涼州及朔方交
阯凡十三部後世監司之設肇端于此
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使絕域者
丙子 漢 元封六年
秋以宗室女為公主嫁烏孫
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此千歲之日至所謂曆元也武帝始用孔
子答顏淵為邦之問之言欲行夏正而天
道遠與之符遂為萬世不可易之制豈偶
然哉
丁丑 漢 太初元年
七改年號始此太初云者以首事紀也
夏五月初造太初曆以正月為歲首
書造曆始此按古曆有六家黃帝顓帝夏
商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至武
帝始用公孫卿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
兒寬議以為宜用夏正乃詔卿等造漢太
初曆自是以後曆法數改矣
協音律
定宗廟百官儀
始置京兆尹
京兆尹之名始此
築受降城
遣寵姬兄李廣利將兵伐宛求善馬

冬十月

是歲五月造太初曆始令明年以正月爲歲首則是今年既以去年之冬十月爲歲首至今年秋九月已匝十有二月而周四時矣而又加以是歲之冬三閏月則是丁丑一年而有五時十五月焉天道果若是哉此愚所以敢犯不韙之罪而斷然正其失也

戊寅 漢 太初二年

春正月

始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行夏正

昔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首曰行夏之時蓋夏正建寅爲人統得時之正令之善者也自商革夏命之後建丑以爲地統周繼之又建子以爲天統夏時之不行也久矣聖人告顏子以爲邦之要道首以此言蓋上順天時下興人事立爲百王之大法也然卒莫有能行之者秦以建亥爲歲首祖承秦之故文景襲而行之皆莫能革孝武皇帝獨能因兒寬言復以正月爲歲首行孔子之言於其既沒二百七十五年之後蓋夏時不行至是已一千五百六十四年矣嗚呼武帝有大功於世如表章六經及此行夏之時萬世之下實有賴焉或者乃以窮兵黷武比之秦政吁何其少恩哉

三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膢五日祀門戶比臘以公孫賀爲丞相辭不從

己卯 漢 太初三年

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

築塞外城障

庚辰 漢 太初四年

妃兄李廣利征宛得馬數十匹封海西侯

辛巳 漢 天漢元年

八改年號始此以災異紀元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

春三月雨白麪

書雨麪始此

壬午 漢 天漢二年

李陵戰敗降匈奴

下太史令司馬遷蠶室

坐上書救李陵也

東方盜起遣繡衣直指使者發兵討之作沈命法

使者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誅殺甚衆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無可柰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滋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始用宦者主中書

用宦者典事始此中書之名因武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掌令僕射首以司馬遷爲之

司馬遷作史記始易編年爲本紀世家表志列傳以上二條史無附此

(漢)天漢三年

初榷酒酤

古有酒禁恐民之沉酗以喪德糜穀以乏食耳無所利之也至漢武帝始爲征榷之禁謂之榷者禁民酤釀官自開置獨專其利如渡水之榷焉是則古人之禁酒惟恐民之飲後世之禁酒惟恐民之不飲也嗚呼武帝其作俑者歟

(漢)天漢四年

令死罪入贖

所以止辟此二帝三王立法之初意也若死者而可以利贖則犯法死者皆貧民而富民不復死矣以此爲比則寃民無所忌憚而天下爭趨於利矣

(乙)(漢)太始元年

九改年號

(丙)(漢)太始二年

穿白渠

(丁)(漢)太始三年

春正月子弗陵生

(戊)(漢)太始四年

春三月帝東巡祀明堂脩封禪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己丑 漢 征和元年
十改年號
庚寅 漢 征和二年
以劉屈氂爲左丞相
以江充爲使治巫蠱獄
巫蠱之名始見于此
江充以巫蠱事逼太子據據殺充發兵反皇
后衛氏及據皆自殺
辛卯 漢 征和三年
江充伏誅夷其族
壬辰 漢 征和四年
春三月帝耕于鉅定
罷方士候神人者
帝下詔陳既往之悔
以田千秋爲丞相封富民侯
詔行代田以趙過爲搜粟都尉
代田之名始見于此
秋八月晦日有食之
癸巳 漢 後元元年
帝改年號至是十有一矣按文景二帝皆
有後元蓋史官追書之名也而此年猶冠
元元年則以後元爲號加於每年之上如
建元元朔之類也
馬何羅反伏誅
殺皇子弗陵母鉤弋夫人趙氏
武帝欲立其子而殺其母蓋懲呂氏之驕
溢也元魏遂踵而行之以爲家法彼胡夷
無足怪者而帝之雄才大畧而爲此舉是
知有君臣而不知有夫婦母子也且人之
稟性存心各各不同未必人人呂雉也乃
逆料其未然之惡使其無罪而死此仁
人君子於一跡遠之民肖翹之物有所不
忍也況平日同衽席侍肘腋爲吾生子以
託宗社者哉武帝於是無復人理矣然則國
家不幸而遇此果何如而可胡寅曰據春
秋之義妾母不得稱后母后不得攝政播
告之脩著爲漢法藏之宗廟責在大臣斯
言也可以爲萬世法矣
甲午 漢 後元二年
春二月乙丑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以霍光

司馬大將軍金日磾爲車騎將軍上官
桀爲左將軍
君元首也相臣則君之股肱一體相須者
也人君在位則賴以輔德佐治不幸而主
少國疑則賴以寄命托孤此萬世不易之
常理也漢自武帝以後雖設丞相徒建空
名而已然在人君威權已出之時猶之可
也一旦彌留之際受遺詔輔少主一切委
之武臣而平日所謂丞相者曾不與聞自
是以後大司馬大將軍遂執國柄世世不
易以至於潛移國祚其禍兆于此歟
丁卯帝崩于五柞宮在位五十四年壽七十一
戊辰皇太子弗陵即位時年八歲是爲昭帝
按周書成王崩遺子劉於南門之外蓋出
迎太子旅以表異之使人人知王崩而嗣
其位者太子也是以天下莫敢有異議武
帝以死爲諱無敢請立太子者至年七十
一矣病既彌留始立太子翌日即崩明日
遂即位天下之人不知有天子者果何如
人也雖侍史執金吾侍衛之官皆不預知
安能免天下之異議哉天下之事孰有人
於立君而倉卒草率如此哉然則國家有
事太子未立而遭此果何如而可曰先以
當古之人載諸遺詔播告中外俾皆聞知
然後即位可也
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
三月葬茂陵
追尊李夫人爲孝武皇后
此後世追尊夫人爲皇后之始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方
追尊帝生母趙氏爲皇太后
追尊生母爲皇后始此

卷四

○漢世史

孝昭皇帝諱弗陵武帝子

紀漢孝昭皇帝始元元年

燕王旦等謀反赦弗治黨與皆伏誅

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

丙漢始元二年

封霍光爲博陸侯

遣使賑貸貧民種食

詔所貸勿收責除今年民租

丁漢始元三年

以宗室辟彊長樂爲光禄大夫

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

遣使祠鳳凰

書鳳凰始此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戊漢始元四年

立上官桀孫女爲皇后

時帝年十二后年五歲未成人道而遽已立后無乃太早乎是固上官桀之私意亦光不學之過也

己漢始元五年

有男子詣闕詐稱故太子據伏誅

封后父上官安爲桑樂侯

庚漢始元六年

詔問賢良文學民所疾苦

蘇武還自匈奴以爲典屬國

罷榷酤官猶令民自占租

前此榷酤官自釀以賣也至是以賢良文學言願罷榷鹽酤官其鹽鐵均輸未及施行惟罷榷酤官焉然猶聽民自釀而賣、

定其價每升四錢隱度其所賣之多寡以定其稅此即胡寅所謂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也邪後世稅民酒始此

初置金城郡

今河蘭等八州之地

辛漢元鳳元年

徵有行義者韓福等至長安

書徵士始此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既

上官桀與燕王旦通謀反皆伏誅

以韓延壽爲諫大夫

書諫大夫始此

壬寅 漢 元鳳二年

癸卯 漢 元鳳三年

春正月泰山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生

書石自立枯木復生始見此

霍光殺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仁等坐輕而皆致於死地以逆光意故也觀任宣對霍禹大將軍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种王平左馮翊賈勝胡及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可見矣

甲辰 漢 元鳳四年

春正月帝冠

以王訢爲丞相

遣使誘殺樓蘭王

乙巳 漢 元鳳五年

發惡少年吏告劾亡者屯遼東

冬大雷

丙午 漢 元鳳六年

以楊敞爲丞相

丁未 漢 元平元年

減口賦錢什三

春三月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

夏四月癸未帝崩于未央宮 壽二十二年 在位十三年

霍光迎立昌邑王賀

網目書光承皇后詔此去之何是時光執朝政事無大小皆專於已皇后乃其女子之子時年十有六歲光欲迎立始以故事白之使知耳豈出其意哉

六月丙寅昌邑王賀即位

尊皇后爲皇太后

壬申葬平陵

天陰不見日月二十餘日

癸巳霍光廢其君歸昌邑

此後世人臣廢立之始嗚呼國家之事孰有大於立君也哉人臣之罪孰有大於廢君也哉人君之尊其在世也猶萬物之有天也其在人也猶衆體之有首也天不可降而爲地首不可抑而爲足既立爲君矣

無可廢之理孔子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霍光此舉忠則忠矣順則未順焉以一時利害論之雖若忠於漢室以萬世綱常論之實得罪於名教原其所失不在於廢之之時而在於立之之始王之爲王亦既有年矣昌邑去京師亦不甚遠也其爲人臧否光略不聞之乎在廷群臣亦無一人知之乎立人以爲君將以奉天而子民夫豈細故何不於未迎之先詢問訪察既明既審然後遣使迎之而輕易若是耶既輕易立之又輕易廢之略不聞有委曲規諫之意眇視其君有如牧豎遠使萬世之下奸雄亂賊藉此以爲亂階霍光不得辭其責矣然則伊尹放太甲非歟曰孟子有言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

穀昌邑從官二百餘人

蘇軾曰昌邑王廢則已何至誅其從官二百餘人必其中有謀光者光知之故立廢賀非專以濫亂故也二百人號呼於市曰當斷不斷此其有謀明矣特其事秘無據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專誅賀之罪可盡信耶

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入即位（是爲孝宣皇帝）

侍御史嚴延年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

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作史者謂其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嗚呼豈但一時朝廷敬憚之哉千載之下讀之者猶覺其有生氣呂祖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以蔡義爲丞相

立皇后許氏

中宗孝宣皇帝（諱詢武帝曾孫）

（戊申漢）中宗孝宣皇帝本始元年

以定策功增霍光張安世等封邑田廣明等俱封侯賜爵

追謚帝大父故太子據曰戾太子大母曰戾夫人父曰悼考母曰悼后置園邑

後世自外入繼正統追謚其本生祖父母
父母始此

(漢)本始二年
田延年自殺
延年者建謀廢昌邑者也其罪固不容誅
甚大霍光一言即有可不死之理而延年
所犯至微遽乃自殺豈非天哉

(漢)本始三年
尊孝武皇帝廟為世宗廟所幸郡國皆立廟
霍光妻顯弒皇后許氏

(漢)本始四年
以韋賢為丞相

(漢)本始四年
春三月乙卯霍光立其女為皇后
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處地震山崩二郡
壞祖宗廟帝素服避正殿
詔問博問經學之士
遣使問吏民
人君因災異舉賢求言有矣而遣使問吏
民僅見於此

(漢)地節元年
春有星孛于西方
假郡國貧民田
以于定國為廷尉
冬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漢)地節二年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卒賜以天子葬
具
後世賜大臣以非所當用之禮始此胡寅
曰惟名與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死生
一理謂死而加以不當用之禮為無害則
生而賜以黃屋左纛亦可乎
以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以光兄孫山為奉車都尉領尚書事
命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
給事中名始見此
帝始五日一聽事
五日一視事始此蓋漢無每日常朝之制
而朝無定日至此始五日一聽事

(漢)地節三年
膠東相王成以增户口賜爵關內侯

立子奭爲皇太子

丞相韋賢致仕

丞相致仕自賢始

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

夏六月京師大雨霓蕭望之上書以爲謁者罷霍禹屯兵

路溫舒上書請寬刑

初置廷尉平

置廷尉平始此

鄭吉破車師因田其地

此屯田之端也至神爵而后始書屯田

乙卯(前)地節四年

賜外祖母號爲博平君

推恩外祖母始此

詔民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

詔自今子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治

刑以弼教也後世律有所謂親屬相爲隱者蓋本諸此

霍氏謀反伏誅夷其族皇后霍氏廢

賜上書人徐福帛以爲郎

令郡國歲上繫囚掾吏殿最

書惠因始此

以北海太守朱邑爲大司農渤海太守龔遂爲水衡都尉

丙辰(前)元康元年

追尊悼考爲皇考立寢廟

後世自外入繼正統爲其本生父母立廟始此嗚呼無子者立兄弟之子以爲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我既以彼爲子則彼以我爲父其所生於我兄耶則稱之以伯父於我弟耶則稱之以叔父所謂天地之大義生人之大倫不可得而變易者也宣帝繼孝昭之統而又尊其所生父以爲皇考是有見於生身之恩不可忘而無見於繼統之義不可貳於倫則亂於禮則失後世自旁支入繼正統者往往引之以爲據雖名爲大儒者亦或不以爲非善乎伊川程氏有言揆量事體別立殊稱若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而使其子孫襲爵奉祀則於

大統無嫌貳之失而於所生亦極尊崇之
道斯言也可以示法萬世矣

殺京兆尹趙廣漢

衛候馮奉世矯發諸國兵破莎車
矯詔出兵始見于此

詔舉通文學者

丁巳(漢)元康二年

立倢伃王氏為皇后

詔郡國被疾疫者毋出今年租

帝更名詢

戊午(漢)元康三年

天子更名始見于此

錄阿保功封丙吉等為列侯

錄阿保功始見于此

太子太傅疏廣少傅疏受謝老賜金還
請老賜金始見于此

己未(漢)元康四年

詔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勿坐

求高祖功臣子孫未侯者復其家

書錄功臣後始此

穀斛五錢

書穀賤始此

庚申(漢)神爵元年

春正月帝如甘泉始郊泰時

帝自即位至是十有三年矣始郊見何簡
天至此哉嗚呼踐天之位享天之祿而不
思所以報本而反始又何以責諸侯王之
不恭哉

遣諫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鷄之神

書遣使求神始此

諫大夫王吉以言不用謝病歸

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

遣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叛羌屯田湟中

書屯田始此

以前將軍韓增為大司馬領尚書事

始祠江海雒水

辛酉(漢)神爵二年

春二月甘露降京師

書甘露始此

趙充國振旅自羌中還

書振旅僅見此

以宦者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

宦者之設三代以前已有之本以給役而已武帝遊宴後庭始命以典事然所用者乃斁刑之司馬遷彼固知道義識古今者也用之似亦無害然遷不世有後世遂襲以爲故事以國家樞機之任委任昵近其不至蔽聰明竊威柄也幾希先儒謂宣帝開三大農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愚竊以爲宣帝非但用之以亡漢後世因之以亡人之國也多矣豈但四百年之災祚哉

恭顯之用史不著其年月無所附繫按元寶饒傳有云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則是當在是年殺寶饒之前但不知的在何年月也姑書于此

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

司隸校尉蓋寬饒奏封事犯時忌被殺

時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畧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宣帝以爲怨謗下吏寬饒自剄北闕下陳肇曰宣帝殺趙蓋韓楊皆過而寬饒尤爲可惜寬饒五箴宣帝用刑法中書之失使罔其言治效當何如也嗚呼自古人臣爲國除弊政銷隱禍而世主不以爲功而反以爲罪者多矣豈但一寬饒而已哉此治日所以常少而亂日多歟

以鄭吉爲西域都護

都護之名始此

(漢)神爵三年

魏相卒

丙魏齊名而於相之卒不書其官者何相假許史以爲重進之不以其道也其始不正後雖有他美莫能贖焉嗚呼後之不由正道以進者可不鑒哉

以丙吉爲丞相

益小吏俸

(漢)神爵四年

以頼川太守黃霸有異政賜爵并金徵爲太子太傅

(漢)五鳳元年

鳳凰之名載於詩書論語禮記世之人率莫有真識其形狀何如者自宣帝即位至

此凡五見矣於是爭以之紀元焉嗚呼鳳
兮鳳兮覽德輝而下之何獨宣帝世之獨
多哉其所謂鳳者果真鳳乎抑鸑鷟之類
乎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匈奴亂五單于爭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乙巳(漢)五鳳二年

穀左馮翊韓延壽

以故許后季父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自是以後將軍司馬之任專以任外戚矣

漢之世

詔勿行苛政

丙午(漢)五鳳三年

丞相博陽侯丙吉卒

以黃霸為丞相

減天下口賦錢

自高祖立口賦法人六十三即帝既減之
至是又減之漢世惠民之政可謂厚矣

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

丁未(漢)五鳳四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稱臣遣弟入侍

北狄稱臣入侍始見于此

初置常平倉賜耿壽昌爵關內侯

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羅三輔近郡穀供
京師省關東漕卒又白令遠郡皆準古以
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糶
以利民名曰常平民便之詔賜壽昌爵關
內侯嗚呼自壽昌建斯議之後其嘉惠元
下後世人何啻億兆所謂仁人之言其利
博哉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殺楊惲

後世以言語罪人始此司馬光曰以吾
之明魏相丙吉為相于定國為廷尉而
盡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
之累大矣

戊辰(漢)甘露元年

春正月郊泰時

以關內侯韋玄成為淮陽王中尉

淮陽王欽最得幸嫉有覬覦太子意宣帝
始欲從之而中有所不忍以玄成掌佯狂
讓侯爵於其兄故召拜爲淮陽王中尉欲
感諭王以推讓之道太子由是安陳瓌謂
宣帝用玄成消患於未萌其事豈細
匈奴兩單于皆遣子入侍
鍾簴銅人生毛
己巳(漢)甘露二年
營平侯趙充國卒
承平用兵興創業之初亂離之時不同充
國言帝王之師當出萬全此萬世之名言
也先儒謂充國不獨爲賢將殆可相也
庚午(漢)甘露三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在諸侯王上贊謁
臣而不名
畫功臣十一人於麒麟閣
後世圖功臣像始此十一人者霍光張安
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
丘賀蕭望之蘇武
以于定國爲丞相

詔諸儒講五經同異於石渠閣帝稱制臨決
書講經始此亦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歟
增置易尚書春秋三經博士
先是易有施孟書有歐陽春秋有公羊皆
立博士至是於易則梁丘書則大小夏侯
春秋則穀梁皆立博士
辛未(漢)甘露四年
壬申(漢)黃龍元年
春三月有星孛于王良閣道入紫微宮
帝寢疾以外戚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
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
政領尚書事
冬十二月甲戌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十五年)
皇太子奭即位(是爲孝元皇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孝元皇帝諱奭宣帝子
癸酉(漢)孝元皇帝初元元年
春正月葬孝宣于杜陵
立倢伃王政君爲皇后
嗚呼此王氏篡漢之基也書其名以著其

禍基之所始夫婦人內夫家其嫁謂之訂
蓋女子生身雖本於父母而成人道則在
於夫婦於家則配父以爲母於國則儷君
以爲后雖其所生私恩有不可絕者然謂
之外家則其錫予之恩報施之禮則固有
差等降殺而不可以一槩也槩之且不可
況加以厚乎漢承三代禮教廢壞之後閨
門無教養之素爲后妃者無不私其外家
始於呂氏而極於王氏其後二家子孫俱
無噍類嗚呼人家不幸生一女子圖數十

年之富貴而滅其自受姓以來千百年之
宗祀是豈幸哉後之人何可不戒

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種食

漢去古未遠其惠民之政書之史册累累
不絕若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賦貸給食
及以禁囿與貧民之類其事雖小亦可
當時君臣猶有惠念小民之心後世及富
奪民衣食之地以爲苑囿刼民耕桑之業
以惠振俾何與古相戾邪

夏六月大疫詔振困乏

書大疫始此

詔遣光禄大夫褒等十二人巡行天下
詔議律

律令之設蓋懸法以示人使人知所避而
不犯非故欲爲是以待天下之罪人如設
網羅以待禽也後世之律往往文深而義
晦比擬之際彼此可以牽引下人不知所
守而舞智之吏得以輕重其手誠有如元
帝之詔所謂令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
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者所謂不

逮者解者謂不逮言意識所不及是也愚
蚩蚩之民不能皆讀律令及其讀之又有
所不逮者則其不幸陷于罪者豈非上之
人之過哉然則後世欲有制律者當何如
亦曰淺易其語顯明其義使人易曉知所
避而不犯可也

甲戌(漢)初元二年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畤

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更生獄皆免爲庶人

隴西地震

立子驁爲皇太子
秋七月地復震
書地復震始此
宦者弘恭石顯譖蕭望之令自殺
中書令弘恭死以石顯爲中書令
乙亥 漢 初元三年
詔棄珠崖郡
丙子 漢 初元四年
丑 漢 初元五年
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

夏四月有星孛于參
罷鹽鐵官常平倉
令博士弟子毋置員數民有通一經者復之
戊寅 漢 永光元年
春郊泰畤
詔舉質朴敦厚遜讓有行者
己卯 漢 永光二年
以韋玄成爲丞相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大雨草維鷄生角

雨草鷄變始見于此
庚辰 漢 永光三年
復鹽鐵官
以用度不足限博士弟子員數
辛巳 漢 永光四年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石顯譖殺張猛
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壬午 漢 永光五年
毀寢廟園

河決
癸未 漢 建昭元年
甲申 漢 建昭二年
石顯以計殺魏郡太守京房
胡寅曰房學易而不明其義徒以災異自
候爲事其所爲乃往往與易悖是不
其術也故占候前知之學君子不貴
明乎消息盈虛之理語默進退之幾以不
失乎時中則易之道也
秋閏八月太皇太后上官氏崩

乙酉 漢 建昭三年
以匡衡爲丞相
陳湯矯制襲斬匈奴郅支單于
胡寅曰古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則爲之蓋本有此命許以臨事從宜特不受專對之詞耳若矯制而行雖有一時之功使者當以矯制請罪有司當以擅命用刑蓋爲國以義不以利終不以一時之利亂萬世之法此春秋之旨也

丙戌 漢 建昭四年

藍田地震山崩安陵岸崩壅水逆流
書水逆流始此

丁亥 漢 建昭五年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復諸寢廟園

戊子 漢 竟寧元年
匈奴單于來朝
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在位十六年
復罷諸寢廟園
六月皇太子驁即位謚爲孝成皇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以兄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
秋七月葬渭陵

世史正綱卷六

○漢世史

孝成皇帝諱驁元帝子

聖漢孝成皇帝建始元年

春正月丞相御史奏石顯罪惡毛皆歸故郡死有星孛于營室

司隸校尉王尊劾丞相匡衡阿附石顯

封太后諸弟王崇爲安成侯賜譚商立根各七

時爵關內侯

夏四月黃霧四塞

六月青蠅集未央宮殿中

秋八月有晦月相承晨見東方

兩月相承始見此

復周制作南北郊

按周制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夏至祀地於北郊之方澤漢承秦後自武帝以來祀天於甘泉祀后土於汾陰至是用等議始作南郊於長安城之南北郊城上北復古制也

罷甘泉汾陰祠是日大風拔甘泉時中大木

聖漢孝成皇帝建始二年

春正月罷五時

帝始親祀南郊

自古帝王奉天命居天位必大報天天尊神曰帝帝固不可以不祀而祀之尤不可以非禮先王制禮有一定之制有一定之位有一定之儀不可以私意更改也郊祀自周之後歷秦及漢祀之不以其禮不以其地也又矣至是成帝始復周制而祀之其知報本反始之意也歟

減天下賦錢算四十

三月始祀后土于北郊

立皇后許氏

罷郡國祠五百餘所

聖漢孝成皇帝建始三年

秋大雨京師民訛言大水至

書訛言始此

帝專委任王鳳策免大司馬車騎將軍

此策免大臣之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央宮

詔舉直言極諫之士

壬辰 建始四年

罷中書宦官

置尚書員五人

自武帝用司馬遷為中書令宣帝因以授恭顯國家樞機遂屬之宦官元帝時蕭望之言武帝始用宦者非古制宜更用士人元帝不聽至是王鳳欲專內外之政始罷中書謁者參其所掌尚書之事而增置尚書員始以士人為之按尚書之名起於秦

武帝初置四人至是成帝增一人為五人者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主客曹二千石曹也後世尚書分曹始于此夫中書之任罷宦者而用士人掌之使政出于一而權歸于上是固朝廷美事然外戚恩私而合內外之權以專國政遂馴致于篡弑其事雖若可喜而實可傷也

以王商為丞相

夏四月雨雪復召直言極諫之士詣白虎殿對策杜欽谷永對策陰附王鳳

秋桃李實

河大決

癸巳 河平元年

以王延世為河隄使者塞河決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復太上皇寢廟園

減死刑省律令

甲午 河平二年

沛郡鐵官冶鐵飛

書金失性始此

同日封諸舅王譚為平阿侯商為成都侯立為紅陽侯根為曲陽侯逢時為高平侯

乙未 河平三年

春三月犍為地震山崩壅江水逆流

秋八月晦日有食之

詔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

命儒臣校書始見于此

遣使求遺書

漢以來遣使求書始見于此夫自秦人焚書之後書籍散亡多矣漢興始收之門

書路置寫書官設藏書府稍稍復集至成
帝世又頗散失乃遣謁者陳農求遺書于
天下鴻呼書之在天下乃自古聖帝明王
賢人君子精神心術之所寓天地古今生
人物類義理政治之所存今世類之以知
古後世賴之以知今者也其述作日多卷
帙浩繁難於聚而易於散苟非在位者收
藏之謹而購訪之勤安能免於喪失哉不
幸而有所散失世之明君良佐或以斯文
為念設法招求遣使蒐采懸賞以購

之授官以酬之使其長留天地間永為世
鑑以毋貽後時之悔豈不韙歟

劉向奏洪範五行傳論

後世推五行休咎之應其端始於董仲舒
而盛著於劉向此書故紀之歐陽脩曰所
謂災者被於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蜮之
類是已異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
星孛之類是已孔子於春秋紀災異而不
書其事應蓋謹之也以謂天道遠非諄諄
以諭人而君子見其變則知天之所以譴

告恐懼脩省而已矣若推其應而有合有
不合有同有不同則將使君子怠以為偶
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

丙申(漢)河平四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

三月朔日有食之

丞相王商忤王鳳意詔收其印綬商以憂卒
以張禹為丞相

山陽火生石中改元

書火生始此

丁酉(漢)陽朔元年

春二月晦日有食之

定陶王康來朝遣還國

人君未有繼嗣留親王之繼次者奉藩京
師以待皇嗣之生然後遣之國此萬世根
本之慮也成帝因共王來朝留之京師且
謂之曰我未有子人命不諱一朝有他且
不復相見長留待我矣嗚呼帝為此言也
真達死生之變所以為宗廟社稷計也遠
矣奸臣樂於乘亂為奸不復顧慮假日食

之咎必欲遣之還國其處心積慮爲何如
哉後世人主未有繼嗣者宜以成帝爲法
而不惑於邪臣之言宗社之大幸也
京兆尹王章勸帝退王鳳下章于獄殺之
戊戌 陽朔二年
以太后從弟王音爲御史大夫
己亥 陽朔三年
頼川鐵官徒作亂
王鳳死以其從弟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庚子 陽朔四年

辛丑 鴻嘉元年
夏四月雨雪
帝始爲微行
以薛宣爲丞相
壬寅 鴻嘉二年
春三月飛雉集于未央宮承明殿
癸卯 鴻嘉三年
王氏五侯有罪諸闕謝赦不誅
寵姬趙氏譖廢皇后許氏
廣漢民作亂

甲辰 鴻嘉四年
秋雨魚于新都
書雨魚僅見此
河水溢
乙巳 永始元年
封倢伃趙氏父臨爲成陽侯
諫大夫劉輔諫趙氏微賤不可母天下下獄
論爲鬼薪
封太后弟子莽爲新都侯
立趙飛燕爲皇后

丙午 永始二年
封蕭何六世孫喜爲鄚侯
秋八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九月晦日有食之
王音死
星隕如雨
書星隕始此
春二月晦日有食之
王商代音爲大司馬
光禄大夫劉向上書論王氏不報

以翟方進爲丞相
淳于長以立后有勞賜爵尋封爲定陵侯
丁未(漢)永始三年
春正月晦日有食之
罷南北郊
復泰時汾陰五時
陳留樊並山陽鐵官徒作亂
南昌尉梅福上書論時政不報
戊申(漢)永始四年
春正月帝如甘泉郊泰時
三月如河東祠后土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己酉(漢)元延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帝自即位至是二十有一年書日食者九
十乙未以後三歲連食又自乙巳至今二
歲連食而是歲乃食於三朝嗚呼天意和
昭如是而帝尚不悟卒於惑女色以絶嗣
寵外戚以移祚孰謂天道玄遠哉
夏四月無雲而雷有流星東南行四面如兩
書無雲而雷始此
秋七月有星孛于東井
王商死其弟根代爲大司馬
故槐里令朱雲請斬張禹帝欲加以罪左將
軍辛慶忌救之獲釋
春秋書救皆褒辭然彼行師以救國人雖
衆而勢則緩此犯顏以觸恐激其機而禍
尤切比而觀之似乎爲難
左將軍辛慶忌卒
庚戌(漢)元延二年
辛亥(漢)元延三年
春正月岷山崩壅江三日江水竭
帝校獵長楊射熊館
壬子(漢)元延四年
癸丑(漢)綏和元年
立從子定陶王欣爲皇太子
書立兄弟之子爲嗣始此
封殷後孔吉爲殷紹嘉侯
詔以大司馬大司空並丞相爲三公
按三公之官虞夏商已有之周官曰立太

師太傅太保蓋惟三公漢官因於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為三公至是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而以並大司馬丞相為三公哀帝時又罷丞相置大司徒而以之並大司馬大司空為三公嗚呼太尉兵官也御史大夫法官也司徒司馬司空六卿也乃以當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名不正矣

王莽發淳于長陰事長下獄死

賜廢后許氏死

王莽代根為大司馬

罷刺史置州牧

州牧之名始此

劉歆始定積年日曆法

上古治曆明時之法不詳傳於後世然其要不過隨時考驗以合於天而已三劉歆作三統曆始立積年日曆以為之準後世因之

後漢綏和二年

春二月熒惑守心大赦責丞相翟方進自殺

大疫馬生角

書馬生角始此

三月丙戌帝崩于未央宮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六

於大行前拜孔光為丞相

樞前拜相始此

昭儀趙氏自殺

太后罷泰畤汾陰後南北郊

夏四月皇太子欣即位是為孝哀皇帝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葬延陵

追尊帝生父定陶共王為定陶共皇

五月立皇后傅氏

尊定陶太后傅氏曰定陶共皇太后丁姬曰定陶共皇后

封丁明傅晏皆為列侯

詔劉秀典領五經

師丹上書請限民名田

令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後世士子丁父母憂始此

秋七月罷王莽就第

以師丹爲大司馬尋以爲大司空
九月地震三十餘處
求能浚川疏河者待詔賈讓上三策
詔定世宗爲不毀之廟
孝哀皇帝 諱欣 成帝從子
乙卯 漢 孝哀皇帝建平元年
春正月隕石于北地十六
以傅太后從弟喜爲大司馬
舉孝弟敦厚直言通政事可親民者
策免大司空師丹爲庶人尚書令唐林請使

丹爵邑賜丹黃閣內侯
傅太后誣故中山王太后馮氏及其弟宜
侯參等罪致自殺
丙辰 漢 建平二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牽牛
策免大司馬傅喜
罷三公官復以朱博爲御史大夫丁明爲大
司馬衛將軍
乙亥丞相孔光以忤傅太后意策免爲庶人
朱博以附丁傅爲丞相是日有大聲如鍾鳴

殿中
書有聲無形之妖始此
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
尊共皇太后傅氏爲帝太太后共皇后丁氏
爲帝太后
遣王莽就國
罷州牧復置刺史
帝太后丁氏崩
帝用待詔夏賀良等言大赦改元太初更號
陳聖劉太平皇帝
秋八月詔罷改元易號事賀良等伏誅
丞相朱博有罪自殺
以平當爲丞相
丁巳 漢 建平三年
春三月有星孛于河鼓
以王嘉爲丞相
冬十一月復泰時汾陰祠罷南北郊
無雲危山土起瓠山石立
書土起始見于此
輕殊死刑

庚午 漢建平四年

春正月大旱

關東民訛言行籌

封傅太后從弟商爲汝昌侯

帝寵嬖臣董賢尚書僕射鄭崇諫尚書令趙昌承旨奏崇罪下獄殺之司隸孫寶明崇冤詔免爲庶人

尊帝太太后傅氏爲皇太太后

封嬖臣董賢爲高安侯息夫躬孫寵皆列侯

諫大夫鮑宣上書

元壽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以外戚傅晏爲大司馬衛將軍丁明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舊史書用丁傅爲大司馬而即繼之以是日日食說者咸謂任用非人而天應之按如此而杜鄴在當時上書亦云當拜之日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而此獨書日食於丁傅前者何蓋日食有定數歷年前推算者已豫知之矣非桓帝微行而是日大風拔樹古皇脊隋文帝立廣而是日天下地震之比也

皇太太后傅氏崩合葬于孝元陵

此後世以妻合葬夫君之始嗚呼爲夫宗後以承正統非但繼父也亦繼母焉哀帝爲成帝後而祖元帝則元后其祖母也尊無二上則祔當合葬於元帝者元后也是時元后無恙而傅氏先亡即據其宅兆而有之嗚呼哀帝於傅太后固若隋於尊矣無乃早其祖乎

息夫躬孫寵免就國尋伏誅

丞相新甫侯王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下嘉獄殺之

以孔光爲丞相

下司隸鮑宣獄抵以罪太學諸生守闕上書救之

此後世太學生上書之始

以嬖臣董賢爲大司馬衛將軍領尚書事

廟門銅龜蛇鳴

博士弟子秦景始傳泠屠經

此佛書入中國之始

庚申(漢)元壽二年

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皆來朝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罷丞相置大司徒

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爲三公

始以夏官列地官之上

六月戊午帝崩于未央宮 在位六年 年二十六

太皇太后王氏召王莽屬以兵權

斁臣董賢伏誅

太皇太后以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

秋七月太皇太后與莽議迎中山王箕子爲嗣貶皇太后趙氏爲孝成皇后

徙孝哀皇后于桂宮

追貶傅太后爲定陶共王妃丁太后爲丁姬

莽以孔光女壻甄邯爲侍中

孔光承莽意劾奏將軍何武等罪惡

廢孝成孝哀皇后爲庶人就其園皆自殺

大司空彭宣乞致仕莽策免之遣就國

九月中山王箕子即位 是爲孝平皇帝

太皇太后王氏臨朝稱制

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己以聽

葬義陵

孝平皇帝諱衎 哀帝從弟

辛酉(漢)孝平皇帝元始元年

王莽自爲太傅號安漢公

褒賞宗室群臣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莽遣使即中山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

始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

按孔子卒魯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平帝之世政出於王莽奸僞之徒假尊儒之名以收譽望文奸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有若曰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夫子者也豈一言一行之善而可以大惠立諡也哉然則不加以諡號將何以稱曰千萬世之下惟曰先師孔子以見聖人所以爲萬世尊榮者在道而不在爵位名稱也

壬戌(漢)元始二年

帝更名術
王莽請封宗室及功臣後爲王侯者百餘人
光禄大夫龔勝太中大夫邴漢自引退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癸亥 漢元始三年
莽以其女爲皇后
莽自殺其子宇
莽滅帝本生母中山孝王后家
莽懲丁傅之橫而滅中山孝王后家獨不
思己家亦后族耶嗚呼不仁之人未有能
恕者也
莽殺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凡不附己
者數百人
甲申 漢元始四年
莽自號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莽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莽增法五十條犯者徙西海郡
乙酉 漢元始五年
春正月復南北郊始定合祀天地配以高祖
高后
此後世合祀天地之始嗚呼祀天而配以
祖考禮也莽欲諂元后而並以高后配享
吁后可諂也上帝其可諂乎其無忌憚甚
矣
始行禘禮
書禘始此
孔光死
舉天下通知經術本草者
本草之名始見於此
莽諷吏民上書頌德前後四十八萬七千餘
人莽自加九錫
此後世權臣受九錫之始按韓詩外傳曰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
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
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
莽發故太后傅丁二塚取其璽綬
後世官府發人塚始此
宗室劉慶上書請令莽攝行天子事
冬熒惑入月中
書星入月始此

十二月丙午莽進妻弒帝上位五年十四

徵宣帝玄孫

謝囂承莽意奏丹書有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

符命之說始于此

莽自攝皇帝稱制

丙寅(漢)孺子嬰居攝元年

莽選宣帝玄孫廣戚侯子嬰立為皇太子號曰孺子時年二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

宗室劉崇首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張竦為宗室作奏莽封為褒德侯

莽朝見太后稱假皇帝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卯(漢)居攝二年

莽造錯刀契刀以為幣

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宗室劉信為天子三輔豪傑起兵應之

莽作大誥諭以反位孺子意

翟義與莽兵戰不克死之

戊辰(漢)初始元年

莽母死不成服

期門郎張充等謀誅莽不克死之

冬十二月莽篡位自號曰新

此秦以後奸臣篡國之始嗚呼有君臣是乃天理之本然民彝之自然人道之當然也孔子曰君君臣臣要必君君而臣臣君不足於君臣則輔而助之君不合於君臣則拂而正之苟不至於輔而不可助拂而不可正反予天理敗予民彝不成乎人道不可諱曰君不君而臣可以不臣也是故君惡必如桀紂臣德必如湯武始可應天順人而革其命苟君德本無大失徒以年貿之幼藐志趣之未定氣勢之衰弱欺其孤寡用其智力據其位而有之是則所謂亂臣賊子也其處心積慮雖若無意於一時實則遺臭於萬世今去莽時一千四百七十有一年矣讀史至此猶切齒唾罵之不已考其生存享用僅十八年耳其間憂疑顧慮者恒又半之嗚人之生世又何

用圖十數年之快而遺千萬世之臭哉

莽更號漢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

莽改正朔以十二月爲正月

莽改是年建丑之月癸酉朔爲明年然不但改月也至於每日十二時亦用丑爲首

己巳 漢 新莽始建國元年

是時莽即真天子位而國號新矣而猶繫之漢世史者新不成國無其史故耳揆東漢時張衡條上班史與典籍不合者以爲王莽本傳但應載莽篡事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爲元后本紀蓋不予莽之篡漢也而司馬氏通鑑則以莽接漢紀書之所以不沒其實焉史綱於歲下之圈外塗以黑而內書漢號下分註莽之號年明莽雖有其位而天命人心之在漢者固未嘗改也廢乎既不予其篡而又不沒其實焉

春正月新莽二月

按莽去年篡位改正朔以建丑月爲歲首既以十二月癸酉朔爲正月朔矣而此年之正月即其二月也而通鑑猶書以爲春正月者不予其改正朔也

莽廢漢孺子爲定安公孝平皇后爲定安太后

莽改漢官名

漢宗室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

庚午 漢 新莽始建國二年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辛未 漢 新莽始建國三年

莽徵漢龔勝勝死之

河決魏郡

壬申 漢 新莽始建國四年

夏赤氣出東南亘天

書氣亘天始此

癸酉 漢 新莽始建國五年

新室文母王政君死莽合葬于元帝陵而薄紀之

甲戌 漢 新莽天鳳元年

冬十一月彗星出

乙亥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六月黃霧四塞

前此四十五年黃一掌掌四塞矣至是又四塞焉始終皆爲王氏也霧惡氣也而又其色黃蓋眷濁之氣也王氏將敗之兆見于此矣

乙亥 漢 新莽天鳳二年

秋七月大風雨霓

丙子 漢 新莽天鳳三年

春二月日中見星

五原代郡兵起

丁丑 漢 新莽天鳳四年

春二月雨雪深一丈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王路朱鳥門鳴

臨淮琅邪及荆州緑林兵起

戊寅 漢 新莽天鳳五年

莽大夫揚雄死

嗚呼仕莽之世孰非莽之臣哉而雄之死獨以爲莽大夫而且書以死蓋槩以衷仕之臣例之也且雄仕莽僅官中散大夫若劉歆掌之列官顯要其失在於作爲虛文以諛莽耳非若嚴尤掌爲之作符命設計謀効勞力也文公先生乃以此大書之於通鑑綱目何哉春秋責備賢者之義也蓋雄名爲儒者也讀六經孔孟之書明三綱五常之道以承堯舜爲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作法言將以擬論語作太玄將以擬周易平日所自負欲爲何如人天下後世將望之以爲何如人而乃甘爲亂臣賊子之臣僕哉大賢筆之於書以寓微顯闡幽之意其垂世戒也大矣然世之人皆明於附篡之臣而不明於仕夷之臣抑又何也愚請因是而論之天地間無非陰陽之理也君陽而臣陰男陽而女陰中國陽而夷狄陰先儒程氏謂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然臣而居尊位婦而竊男權猶吾類也夷狄之居尊位則非我族類矣反天之經亂地之紀敗人之類其爲非常之變又豈但婦居尊位而已哉嗚呼仕莽者

先儒既書之以為莽大夫而仕胡者乃以之承道統之傳而列從祀之位彼此相較孰重孰輕必有能辨之者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起崇後號赤眉

己卯 漢 新莽天鳳六年

庚辰 漢 新莽地皇元年

春二月壬申日正黑

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

大雨六十餘日

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辛巳 漢 新莽地皇二年

莽子臨謀殺父事覺自殺

南郡秦豐兵起

壬午 漢 新莽地皇三年

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蝗飛蔽天

荊州平林兵起

漢長沙定王五世孫縯及弟秀起兵與復宗室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

帝玄謚玄武族兄

癸未 漢 帝玄更始元年

春正月漢兵攻莽守將甄阜梁丘賜誅之

新市平林諸將共立漢宗室劉玄為皇帝大赦改元

帝玄以劉縯為大司徒秀為太常偏將軍

昆陽大戰劉秀以數千人大破莽兵四十五萬是日大雷風雨屋瓦皆飛

帝玄殺大司徒縯以劉秀為破虜大將軍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

公孫述起兵成都

劉望稱帝于汝南

秋九月漢兵入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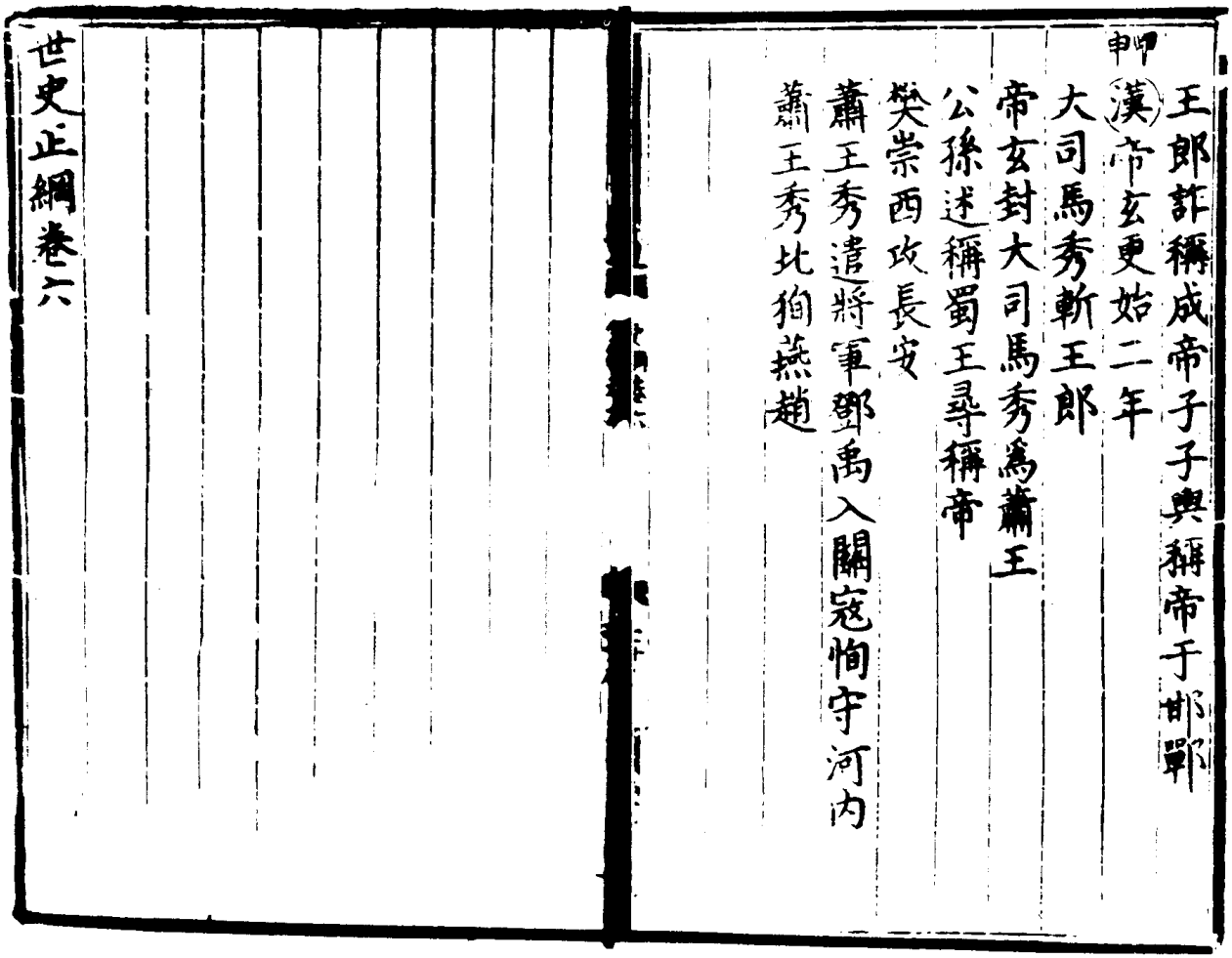
漢孝平皇后自焚崩

嗚呼莽之篡漢其子不欲之其女亦不欲之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者不以漸泯滅而消餘之也

天下共誅莽戮其屍

帝玄以劉秀行大司馬事徇河北

大司馬秀至河北除莽苛政復漢官名



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稱帝于邯鄲
甲申 漢帝玄更始二年
大司馬秀斬王郎
帝玄封大司馬秀爲蕭王
公孫述稱蜀王尋稱帝
樊崇西攻長安
蕭王秀遣將軍鄧禹入關寇恂守河內
蕭王秀北徇燕趙

世史正綱卷六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漢世史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九世孫

乙酉 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

公孫述自稱成帝于蜀

夏六月己未蕭王秀即皇帝位于鄗南中興漢室大赦

拜寇以劉盆子稱帝

以鄧禹為大司徒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

光武猶襲哀帝制不設丞相蓋以司徒比丞相以司空比御史大夫也尚書令即前漢弘恭石顯所典之職後用士人代之者以識用王梁為大司空

人君以識用人僅見于此

秋八月壬子祭社稷癸丑祠高祖太宗世宗

九月劉盆子兵入長安玄奔高陵

綱目於更始元年上書帝玄而後止書玄于綱乃加以帝何從綱目年上所書也至此又去帝止稱玄者失地出奔故也

廢玄為淮陽王

舊書封玄為淮陽王此書廢何更始非君國之才不足以係天下之望興復漢祚然既立為帝以繼漢統光武北面事之受其命以為大司馬進封蕭王則固其臣子也況史固嘗書其所授光武官爵於其名之上則君臣之分已定矣臣豈有封君之理哉然書曰廢而斥其名則其不得不廢亦可知矣況上書其出奔而下又有既盜之書哉

以循吏卓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冬十月帝至洛陽

始定都洛陽

此後世都洛陽之始

劉永稱帝于睢陽

劉玄降于盆尋為所害

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

竇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

安定人盧芳詐稱漢宗室匈奴迎立以為帝

北狄立中國人爲君始見于此

丙戌 漢 建武二年

春正月朝日有食之

封諸功臣爲列侯

鄧禹入長安脩陵廟

立郊兆宗廟社稷于洛陽

按史是年初制郊兆於洛陽備載其制但不書帝親郊歲月考禮儀志云正月上丁祠南郊又祭祀志云二年初制郊采元始中故事元始之制常以歲孟春正月上辛若丁亥郊祭天意其以春正月祭乎

以宋弘爲大司空

彭寵反于漁陽

封叔父良兄縯子章興皆爲王淮陽王子三人爲列侯

立貴人郭氏爲皇后子彊爲皇太子

盜發撫諸陵

詔復宗室列侯爲莽所絶者

丁 漢 建武三年

春正月立所生父南頓君以上四廟

群盜徐崇等降

以伏湛爲大司徒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睢陽人斬劉永以降

冬十月帝如春陵祠園廟

李憲稱帝于廣江

戊 漢 建武四年

以侯霸爲尚書令

太傅褒德侯卓茂卒

冬十二月伏湛奏行鄉飲酒禮

己 漢 建武五年

書鄉飲酒禮始見于此

彭寵伏誅

以竇融爲涼州牧

冬十月帝如魯遣大司徒祠孔子

齊地悉平

初起太學

武帝時雖置博士弟子而史不明言其爲太學後世立太學其名始見于此

立五經博士十四家

易有梁丘京氏書歐陽大小夏侯詩
齊魯韓毛春秋嚴顏禮大小戴
帝視太學
此後世人君視學之始
以侯霸為大司徒
徵處士嚴光至京師帝臨所館視之
唐仲友曰光武召隱逸二百年節義所自
出也
庚寅 漢 建武六年
以春陵鄉為章陵縣復其徭役
江淮山東悉平
夏四月帝如長安謁園陵
遣七將軍伐蜀
詔并省縣四百餘減省吏員十置其一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詔王莽時吏人沒為奴婢者免為庶人
復田租舊制三十稅一
辛卯 漢 建武七年
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詔百僚上封事不得言
聖
以李通為大司空
壬辰 漢 建武八年
夏閏四月帝自將征隗囂
頻川盜起帝還京師六日自將討平之
癸巳 漢 建武九年
隗囂卒子純領其衆
封貴人弟陰就為宣恩侯
甲午 漢 建武十年
隗純降隴右悉平
乙未 漢 建武十一年
夏六月帝自將伐蜀
秋七月帝還京師
丙申 漢 建武十二年
吳漢大破蜀兵斬公孫述蜀地悉平
譙玄不受公孫述徵而死詔祠之
竇融入朝以融為冀州牧
丁酉 漢 建武十三年
詔大官勿受郡國異味
降諸王為公侯

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姬常爲
衛公
以韓歆爲大司徒
夏四月大饗將士諸功臣皆增邑更封各以
列侯就第奉朝請
罷左右將軍
以竇融爲大司空
戊戌 後漢 建武十四年
封孔子後爲褒成侯
己亥 後漢 建武十五年

大司徒韓歆以直言免歸田里歆自殺
有星孛于昴
以歐陽歙爲大司徒
追益兄縯爲齊武公
詔州郡檢覈墾田戶口
以戴涉爲大司徒
庚子 後漢 建武十六年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
詔許盜相斬除罪
復行五銖錢

辛丑 後漢 建武十七年
春二月晦日有食之
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胡寅曰夫婦天倫不可黜而可黜者失德
之甚者也父子天性不可廢而可廢者不
肖之極者也失德未甚不肖未極則聖人
處之亦未至于絕也
帝如章陵
交阯女子徵側反以馬援爲伏波將軍擊之
壬寅 後漢 建武十八年

春三月帝如河東祠后土
罷州牧復置刺史
癸卯 後漢 建武十九年
尊宣帝廟爲中宗始祠元帝以上於太廟成
帝以下於長安
徙四親廟於章陵
太子彊以母故廢爲東海王
立皇后陰氏子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
胡寅曰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不以功以貴
不以貴無立子以貴之說也借如立貴

非后子乎

甲辰 漢 建武二十年

以蔡茂爲大司徒朱浮爲大司空

乙巳 漢 建武二十一年

鮮卑寇遼東

鮮卑始見于此

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請都護不許

丙午 漢 建武二十二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杜林爲大司空

詔罷邊郡亭候

丁未 漢 建武二十三年

以王況爲大司徒王涉坐事免況反

以張純爲大司空

戊申 漢 建武二十四年

匈奴始分南北

己酉 漢 建武二十五年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

庚戌 漢 建武二十六年

詔增百官俸

初作壽陵

詔南單于入居雲中尋又徙西河

嗚呼天地有大界限華夷是也華處乎中夷處乎外是乃天地以山川險阻界別區域隔絶外內以爲吾中國萬世之大防者也柰何自決其防引而入吾腹心之內乎

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至是光武又居匈奴于雲中西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世二百十五年之後嗚呼人君之處事固可不爲長慮乎

始定祫禘有祫祫者合也謂大祖合食高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祫祭之主者既立始祖之廟又祖有功宗有德各立一廟一帝而以始祖配之也祫祭三年一祫合羣廟之主合食高廟未毀者不毀焉五年一禘禘祫建武十八年光武崩長安又以太常行於高廟至是詔問張純據經典以爲其制純議禘祭以夏四月祫祭以冬十月請如禮施行以時定議上

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殺太祖東面憲文武元爲昭景宣爲穆自是禘祫遂定

辛亥 建武二十七年

詔大司徒大司空止稱司徒司空改司馬曰太尉

以趙憙爲太尉馮勤爲司徒

臧宮馬武上書請擊匈奴不許

壬子 建武二十八年

詔郡國收捕王侯賓客

遣諸王就國

以張佚爲太子太傅桓榮爲少傅

北匈奴乞和親許之

癸丑 建武二十九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 建武三十年

春二月帝東巡群臣請封禪詔却之

有星孛于紫宮

乙卯 建武三十一年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丙辰 建武三十二年四月以後建武中元元年

按通鑑紀年書其後紀者今並書之許見帝禪

建興元年舊書是年爲中元元年今從綱目冠以建武者續志載封禪後赦天下詔明言改建武中元元年故也

春二月帝東巡封泰山禪梁陰

夏四月改元

前此改號年者俱在歲首歲中改者於此

以馮勤爲司空

以李訢爲司徒

尊孝文母薄太后曰高皇后代呂后配食地祇

嗚呼薄太后於文帝爲母於高帝則妾也假令高帝猶在一旦臨薄姬以后呂后之位不出高帝意帝其肯容之乎

遷呂太后廟主于園

光武以呂后幾危劉氏故黜其祭雖曰非禮然亦可以爲世之母后戒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起明堂靈臺辟廱宣布圖讖于天下

帝以議郎桓譚非讖出爲六安郡丞

初帝以赤伏符即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當時凡有所議擬如起明堂靈臺辟廱之類皆以讖爲斷桓譚一言議之遂欲將下斬之幸而得解猶出之于外霣墜之徒希世取寵遂至用讖言經光武一代令主乃爲此舉其爲盛德累也大矣

丁巳 建武中元二年

立北郊祀后土

東夷倭奴國入貢

此倭奴貢中國之始

春二月戊戌帝崩于南宮前殿（在位三十四年六十二）

皇太子莊即位（是爲孝明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二月葬原陵

以鄧禹爲太傅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

顯宗孝明皇帝諱莊光武子

戊午 顯宗孝明皇帝永平元年

春正月帝朝原陵

此後世上陵之始

太傅高密侯鄧禹卒

東海王彊卒

己未 永平二年

春正月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

後世宗祀明堂始見于此

始備冠冕之制

按秦滅禮學郊祭之服皆以袀玄古制亦矣漢承秦弊西京二百餘年猶未能有所制立中興後明帝始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及諸儒記說備郊祭之服復古人之制至是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珮絢履以從事

三月臨辟廱行大射禮

後世行大射禮始見于此

令郡國行鄉飲酒禮于學

前書伏湛奏行鄉飲酒禮蓋其自行於治也此則命天下郡國行之

冬十月行養老禮

後世行養老之禮始見于此

賜天下三老酒肉

帝如長安祠廟陵

遣使者以中牢祠蕭何霍光

人君遣使祠其故臣始見于此

庚申 永平三年

春正月詔勸農桑

以郭丹爲司徒廣延爲太尉

立貴人馬氏爲皇后子炟爲皇太子

圖畫中興功臣二十八人于雲臺

帝思中興功臣乃圖二十八將於南宮雲

臺以鄧禹爲首次吳漢賈復耿弇次同舍
彭寵異朱祐祭遵景丹蓋延銚期次純臧
宮馬武劉隆馬成王梁陳俊杜茂侯俠堅
鐘王霸任光李忠萬脩邳彤劉植又益以
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合三十二人按范史
雲臺功臣分爲上下二列每列十六人蓋
橫數之也上一列首鄧禹次吳漢至劉隆
下一列首馬成次王梁至卓茂通鑑誤直
數之因以馬成次鄧禹王梁次吳漢網目
因之考之各人之傳馬成之功豈能先於
吳漢王梁之德未必位反在賈復耿弇次
于陳俊寇恂次于杜茂彭寵次于侯霸異
次于堅鐘一優一劣相間陳列明白可
見其尤可據者史明言又益以王常李通
竇融卓茂之四人者不在二十八將之列
乃後所益也今范史板本以一人爲一列
王常乃在臧宮前李通在馬武前竇融在
劉隆前則朱輔之言真可信也今依其次
而正之則其功伐大小名次高下各得
當矣

夏六月有星孛于天船北

大起北宮以尚書僕射鍾離意諫而罷

秋八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帝奉皇太后如章陵

後世帝王奉太后出幸始見此

荊州刺史郭賀有殊政賜以三公服

後世旌部使者善政始見于此

辛酉 永平四年

大水

春帝如河内以東平王蒼諫而還
以范遷爲司徒伏恭爲司空
壬戌(漢)永平五年
驃騎將軍荅酺還東平
癸亥(漢)永平六年
詔禁章奏浮詞
甲子(漢)永平七年
春正月皇太后陰氏崩上其謚曰光烈
自古后無謚而所稱號皆從其主之謚後
世后有謚始于此然惟用烈之一字所謂
光者仍用帝謚也其後如明德和熹之類
皆然後世乃有用二字四字者始去其主
之謚而專稱焉失婦人從夫之義矣
乙丑(漢)永平八年
以虞延爲司徒
秋大水
冬十月西域浮屠法始入中國
此佛法入中國之始嗚呼自天地開闢以
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此者也自古夷狄
之禍止于猾夏止于亂華然不過侵吾之
邊鄙戕吾之人民劫吾之貨財而已於吾
之彝倫於吾之義理於吾之風化固未嘗
相妨也然其所侵邊鄙亦有時也所戕人
民亦有數也所劫貨財亦有限也今則永
無已時矣永無限數矣嗚呼豈非天地間
之一大變歟蓋嘗論之天地之區域中國
爲正天地之生人中華爲正中華之人必
有妃偶必有親屬必有君臣必有衣冠人
而無此數者則非人矣人而非人是何等
物邪是故人必有偶也自是中國始有無
偶之人首必有髮也自是中國始有無髮
之首家必有業也自是中國始有無業之
家書必同文也自是中國始有不同之文
衣必有袖也自是中國始有獨袖之衣有
父則有子中國至是乃有不父之子莊周
所謂不可解於心者於是乎解矣有君則
有臣中國至是乃有不君之臣莊周所謂
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於是乎逃矣教之
大者孔子也至是乃有可並孔子之教神
之尊者上帝也至是乃有大於上帝之神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浮屠氏之所言所爲真所謂大亂之道而實有以麗於吾聖人莫大之罪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者也明帝爲人之子乃棄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拜之臣爲中國之主乃黨外夷之人割茲大繫以爲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春秋之法推見至隱必誅黨惡之人必原禍端之始嗚呼明帝之罪上通乎天矣雖秦政之暴虐新莽之奸惡其禍不若是之烈且久也嗚呼若明帝者豈非名教中萬世之罪人哉

詔聽有罪亡命者贖

是月晦日有食之既詔求直言後以示百官

鄭衆使匈奴不屈節召爲軍司馬

丙寅 漢 永平九年

詔司隸刺史歲考所部長吏殿最

此後世部使者考察其屬之始

匈奴遣子入學

外夷遣子入學始見于此

置四姓小侯學

大有年

書大有年始此

始置中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

按後漢書宦者傳序中興之初宦者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永平中始置員數則前此雖有中常侍之名未有員數也有員數始于此然其數止十四人而已後世有職名者乃至數千焉嗚呼國政欲不紊民力欲無困得乎附攷永平中無年月可考永平首尾十八年附其中半而附書于九年之末

丁卯 漢 永平十年

帝以丁鴻能讓徵爲侍中

戊辰 漢 永平十一年

春正月諸王來朝東平王蒼遂帝臨送之

己巳 漢 永平十二年

哀牢夷內附

哀牢夷在唐屬南詔今雲南金齒地

以牟融爲司空

永平十三年
脩汴渠成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然漢書言平帝時河汴決壞至是詔發卒數十萬脩汴築堤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迹由是觀之則汴渠不始于隋可知矣說者謂自禹以來有之理或然歟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辛未 永平十四年
以邢穆爲司徒
楚王英以罪廢徙丹陽自殺
楚王英首好佛者也曾未幾時遽遭自殺之禍連及數千人佛氏果報之說果有無乎
帝幸洛陽獄録囚理出千餘人
楚郡太守袁安條上郡中坐楚王英事理冤驗者四百餘家
壬申 永平十五年
春二月帝東巡耕于下邳
三月至魯詣孔子宅

永平十六年
大發兵伐北匈奴
胡寅曰明帝時四隣無事匈奴不過一再寇邊其害小也明帝不遵光武舊規大發兵數道並出往往無獲空還而又復通西域三十六國由前言之則開邊生事由後言之則矯制要功皆春秋所禁于汝所不與也
西域復通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癸酉 永平十七年
以鮑昱爲司徒
復置西域都護
甲戌 永平十八年
夏六月有星孛于太微
秋八月壬子帝崩于東宮前殿年十八
遺詔無起寢廟
按先儒論漢文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明帝不起寢廟之詔固不

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群臣有子
仲幾楚子囊之忠則必不以一時之亂命
壞千古之彝制況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
子所正而已即自是更魏晉隋唐其間非
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
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
子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群廟之行上
壓祖宗而又不得自為一廟之主孝子順
孫之心宜亦有所不安于此矣

是太子垣即位是為孝章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顯節陵

以趙喜為太傅牟融為太尉並錄尚書事

錄尚書之名始見于此自孔安國解百兩
納于大麓以為大錄萬幾之政章帝以肅
慤為太傅牟融為太尉始改領尚書事

為錄尚書蓋本孔氏說也魏晉以後權一
歸人主欲專權奪國者往往假舜之事以為口實
人謂六經不明漢儒害之也嗚呼其所害
豈但經之不明而已哉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肅宗孝章皇帝 諱炟 明帝子

丙(漢)申 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

春正月詔廩贍饑民

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冤徵
罷西域都護

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

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丁(漢)酉 建初二年

帝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

罷伊吾盧屯兵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漢)寅 建初三年

春正月宗祀明堂

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以外戚馬防為車騎將軍

己(漢)卯 建初四年

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封諸舅馬廖等為列侯廖等辭位以特進

第

以鮑昱爲太尉桓虞爲司徒
皇太后馬氏崩
加生母貴人賈氏王赤綬安車宮人雜帛金
錢
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
庚辰 建初五年
春二月癸巳日有食之舉直言極諫
詔以直言士補外官
辛巳 建初六年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以鄧虎爲太尉
詔以四科取士
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經明行修
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
章覆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畧
感明足以照奸勇足以斷次才任三輔
壬午 建初七年
以右諸廢太子慶爲清河王殺慶母宋貴
立子肇爲皇太子
癸未 建初八年
東平王蒼卒
立尚書古文詩毛氏春秋穀梁左氏講舍
竇氏譖殺梁竦及太子母梁貴人
后兄憲憲奪公主田帝知不問
司馬光曰人臣之罪莫大乎欺罔孝章貴
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奸臣安所懲哉
甲申 建初九年八月以後元和元年
詔議貢舉法
定簪令
詔禁治獄慘酷者
以鄭弘爲太尉
太學生孔僖上書自訟以爲蘭臺令史
太學生因言事得用始見于此
以盧江毛義東平鄭均行義賜穀各千斛
詔除妖惡禁錮者
乙酉 元和二年
詔賜民胎養穀復其夫勿算著爲令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疾之
甚苦之安靜之吏恒慊無華日計不足

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行四分曆

春二月帝東巡

耕于定陶

如東郡延舊學張酺講尚書

鄧鄭均宅賜均以尚書祿

崇奉德宗

宗祀明堂

三月至魯祠孔子拜孔僖爲郎中

至東平祠獻王墳

夏四月還京師假于祖禰

詔定律母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戊丙(漢)元和三年

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

太尉鄭弘以論竇憲免冢卒

以宋由爲太尉

以袁安爲司空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丁(漢)元和四年七月以後章和元年

以袁安爲司徒任隗爲司空

秋八月晦日有食之

曹褒上所撰制度

戊(漢)章和二年

春正月壬辰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二

皇太子肇即位年十二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敬陵

太后竇氏臨朝

太后詔以其兄竇憲供養兩宮備宿衛

以鄧彪爲太傅錄尚書事

諸王始就國

以遺詔罷鹽鐵之禁

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擊北匈奴以贖罪

司徒袁安司空任隗諫不聽

孝和皇帝諱肇子

己(漢)孝和皇帝永元元年

尚書僕射鄧壽以忤竇憲卒

太后以其兄竇憲為大將軍封武陽侯

庚寅 漢 永元二年

春二月壬午日有食之

以章帝遺詔封故齊武王縯孫無忌為齊王

威為北海王

北匈奴款塞來朝竇憲襲擊破之

辛卯 漢 永元三年

春正月帝冠

尚書僕射樂恢上書論竇憲憲殺之

以班超為西域都護

壬辰 漢 永元四年

春三月司徒袁安卒

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

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嗟嘆流涕天子

大臣皆倚賴之

以丁鴻為司徒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帝諱竇憲

帝時年十四

班固著漢書未及竟以附憲下獄死詔其女

弟入成之

宦者鄭衆與誅憲謀以為大長秋

宦者預政之始真德秀曰鄭衆為

人賢於吳徒然開端作俑終為漢世大

患豈非孝和之罪哉

宋由以黨憲策免自殺

秋八月司空任隗卒

按王樟曰方竇氏得志時袁安任隗力持

正議而宋由依違其間人莫不以由為得

計而為安隗免之也然由身被惡名不得

其死安隗善終陛下名昭史冊後之依人

勢以圖富貴者盍監之哉

以尹睦為太尉錄尚書事鄧騭為司空

癸巳 漢 永元五年

春正月宗祀明堂

遣使賑貧民

北單于叛遣兵追斬滅之

詔以京師離宮上林廣成囿假貧民

以張酺為太尉

甲午 漢 永元六年

以劉方爲司徒張奮爲司空
以陳寵爲廷尉
秋七月京師旱帝如洛陽寺錄囚未還宮而雨
乙未(漢)永元七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易陽地裂
書地裂始此
九日京師地震
丙申(漢)永元八年

立貴人陰氏爲皇后
丁酉(漢)永元九年
夏六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皇太后竇氏崩
帝始知其非太后所生三公奏請貶太后帝不從
追尊生母梁貴人爲恭懷皇太后
以呂蓋爲司徒韓稜爲司空
戊戌(漢)永元十年
夏五月京師大水
以巢堪爲司空
己亥(漢)永元十一年
遣使循行廩貸
庚子(漢)永元十二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張禹爲太尉
辛丑(漢)永元十三年
帝臨東觀召諸儒講說
詔遣郡舉孝廉
以魯恭爲司徒
壬寅(漢)永元十四年
皇后陰氏廢死
立貴人鄧氏爲皇后
以徐防爲司空
始封宦者鄭衆爲侯
宦者封侯自此始
癸卯(漢)永元十五年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嶺南貢生果從唐羌言罷之敕勿受遠方獻
甲辰(漢)永元十六年

以徐防爲司徒陳寵爲司空

乙巳漢永元十七年四月以後元興元年

高句驪寇遼東

漢宗室以罪絕者屬籍

夏五月雍地裂

冬十二月辛未帝崩于章德前殿在位十七年始生百餘日

皇后鄧氏以長子勝疾迎幼子隆即位是爲

皇后稱皇太后臨朝

孝殤皇帝諱隆和帝子

丙午漢孝殤皇帝延平元年

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封兄勝爲平原王

以尹勤爲司徒

葬孝和皇帝于慎陵

尊和帝廟曰穆宗

按禮祖有功宗有德創業之君則謂之祖繼世而有德者則謂之宗在七廟之外百世不祧者也繼世之君若夏則少康商則大戊武丁然後足以當之漢業始高祖文帝之宗仁義躬節儉武帝之表經術興學校宣帝之興漢室綜名實宗之可也然宣帝宗武帝夏侯勝等猶執異議東都以後光武以祖稱明章以宗稱亦庶乎其可矣然和帝以後安順桓皆以宗稱之初平元年以其無功章去是矣其後嗣世者懷私親之恩典禮者無執正之議因循沿襲以至于唐宋之世世主一切皆以宗稱無復分辨失禮之甚矣

清河王慶就國留其子祜居京邸

罷祀官不在禮典者

太后以其兄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儀同之名始見于此

以尹勤爲司空

減用度遣宮人

詔實覈傷害除其田租

秋八月辛亥帝崩于崇德前殿在位一年

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是爲安皇帝

太后猶臨朝

太后詔檢敕鄧氏賓客

葬康陵
隕石于陳留
冬十月大水雨雹
清河王慶卒
詔舉隱逸選博士

○冀世史

孝安皇帝　諱祜　肅帝從弟

孝安永初元年

春三月癸酉日有食之

封舅鄧騭及其弟悝弘門為列侯騭辭不受

以魯恭為司徒

罷西域都護及屯田

始以災異策免三公

三公以災異免始于太尉徐防司空尹勤

仲長統曰光武愍世之失權寵強臣之竊命嬗枉遵正雖置三公事歸臺閣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政有大小納於謁者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刑及忠類用非其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怨氣並作陰陽失和此臧官之所致禁也反集歸三公多于死免可謂數哉故曰昔文帝之卿通可謂寵愛而猶屈申屠嘉之志見任如此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近世臧官請託不行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得而彈正哉

以張禹為太尉周章為司空

西羌叛斷隴道詔鄧騭將兵備之

以周敏為司空

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戊申漢永初二年

以公田賦與貧民

遣使廉貨冀冤流民

夏旱太后親錄囚徒即日雨

六月大水大風雨雹

秋七月太白入北斗

書太白入斗始此

徵鄧騭為大將軍

滇零僭號寇鈔三輔

配漢永初三年

春正月帝冠

京師大饑民相食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苑

庚戌漢永初四年

先零羌寇漢中太守鄭勤戰死

春三月地震秋九月又震

詔謁者劉珍等校定東觀五經諸子百家

南單于降

辛亥 漢永初五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羌寇河東河內

詔徙緣邊諸郡避寇

壬子 漢永初六年

以劉凱爲司空

詔封建武功臣

癸丑 漢永初七年

春正月太后率大臣命婦謁宗廟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 漢元初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河東地陷

書地陷始此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地震

乙卯 漢元初二年

詔脩河渠

立貴人閻氏爲皇后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武都太守虞詡大破羌

地震

丙辰 漢元初三年

春二月辛亥日有食之

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來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漢自文帝遺詔

短喪以日易月景帝遵之其後公卿大臣

二千石刺史有三年喪者皆不得終制至

是司徒劉愷以爲非所以師表百姓宜美

風俗始詔聽之

冬十二月癸卯郡國地九震

任尚擊破先零羌

丁巳 漢元初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武庫災

司空袁敞忤鄧氏旨自殺

西羌降隴右平
地震
戊午 漢元初五年
永昌益州蜀郡夷叛衆至十餘萬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羌平封鄧遵爲武陽侯任尚與護羌校尉
至棗市
地震
己未 漢元初六年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既
庚申 漢元初七年四月以後永寧元年
是歲地再震
復置西域都護屯兵
立子保爲皇太子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遣西鮮卑降
以楊震爲司徒
大水地震
辛酉 漢永寧二年七月以後建光元年
春三月皇太后鄧氏崩
封舅鄧騭爲上蔡侯
帝追尊所生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妣左氏
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陘故后
尊本生嫡母耿姬爲甘陵大貴人
詔舉有道之士
帝以汝南薛包有行義徵至拜侍中包辭歸
宮人誣太后兄弟謀立平原王翼廢鄧廣宗
等爲庶人遣鄧騭就國騭等皆自殺
貶平原王翼爲都鄉侯
帝以朱寵言許鄧騭還葬
封宦者江京李閏爲侯
以劉愷爲太尉
秋九月帝幸衛尉馮石第留飲十餘日
冬十一月地震裂
除今年田租
復斷大臣行三年喪
壬戌 漢建光二年三月以後延光元年
秋七月地震九月再震
汝南處士黃憲卒憲卒或疑其不在此年然無據今從綱目
癸亥 漢延光二年

封孔子為褒成宣聖為殷王之後
封孔子始見于此
丹陽山崩
以楊震為太尉
京師地震
延光三年
帝東巡柴告泰山
祀孔子于闕里
西域復通
宦者樊豐譖太尉楊震策收其印綬遣歸故
郡震自殺
真德秀曰是時宦官能潛殺大臣其權又甚于永元矣
以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樊豐等與閻后譖構皇太子作廢為濟
陰王
太僕來歷坐諫廢太子免官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地震大水雨雹
安帝在位十九年日食凡十三見甚者一
年再食地震則無一年無矣外戚擅權宦
者顓政以至于國亡尺道豈不昭昭矣乎
乙巳 延光四年
春二月帝南巡
三月朔日有食之
丁卯帝次葉崩于乘輿駈歸京師庚午發喪
在位十九年
壽三十二
皇后閻氏稱皇太后臨朝
太后以其兄閻顯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太后迎北鄉侯懿入即位
以馮石為太傅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李
郃為司徒
宦者樊豐等下獄死耐實自殺王聖及其子
伯榮徙雁門
葬恭陵
冬十月皇從弟北鄉侯懿卒
北鄉侯不書崩何用春秋書王子猛卒例
未踰年不成君也舊作薨此書卒何先儒
謂猛不踰年不可言崩又不可言薨是以
通言卒耳其加以弟從弟何亦猶仍卒而

加以王子也殤帝何以書崩殤帝以十二
月立明年八月崩月雖未四而年則已踰
矣況又改年號乎此所以不用猛例而書
崩也
宦者孫程等迎濟陰王保入即位（是為順帝）
孫程殺閻顯等遷太后于離宮
封孫程等十九人為列侯
真德秀曰宦官至是以立君之功封侯者
十九人則其權又甚于永和矣（殺永和當延光）
以諸王禮葬北鄉侯
改葬故太尉楊震祠以中牢
冬京師大疫

孝順皇帝（諱保安帝子）

（內寅）漢孝順皇帝永建元年
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
皇太后閻氏崩
以桓焉為太傅朱寵為太尉錄尚書事
宦官孫程救虞詡薦左雄
遣孫程等十九人就國
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丁卯）漢永建二年
追尊本生母李氏為恭愍皇后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許敬為司徒
聘處士樊英以為五官中郎將辭歸
（戊辰）漢永建三年
春正月地震
（己巳）漢永建四年
樓孫程等還
春正月帝冠
詔復安定北地上郡
以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
分會稽為吳郡
（庚午）漢永建五年
夏旱蝗
（辛未）漢永建六年
重起太學
（壬申）漢永建七年三月以後陽嘉元年
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以后父梁商為執金吾

左雄請立孝廉限年課試法

癸酉 漢陽嘉二年

徵郎覭以爲郎中不就

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

夏四月京師地震詔公卿直言舉敢法之士

六月地坼詔引敦樸士對策以李固爲第一

甲戌 漢陽嘉三年

夏旱帝問尚書周舉以消變之術

乙亥 漢陽嘉四年

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

此後世宦者養子襲爵之始古者以閹人給事內庭以其無男女之欲子孫之累故也今既宮之而又使之得以養子襲其爵又何若勿絕其世而只用士人哉亦儒有言茅土之封所以待功勳建國侯而加諸刀鋸之賤似續之任所以繼先祖修後來而責諸不父之家且殘無罪之人息生生之道耗蠹財用深長禍階一舉而六失併焉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深思而痛革之哉

以右父梁商爲大將軍

秋閏八月朔日有食之

地震

丙子 漢永和元年

以王龔爲太尉

以梁商子冀爲河南尹

丁丑 漢永和二年

徵處士法真不至

地震

戊寅 漢永和三年

春二月地震金城隴西山崩

夏閏四月地震

以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嶺外悉平

詔舉武猛任將帥者

後世武舉兆于此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己卯 漢永和四年

中常侍張逵等矯詔執小黃門曹騰孟賁逵伏誅

地震

庚辰 漢永和五年
春二月地震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辛巳 漢 永和六年
羌寇三輔燒園陵
春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梁商卒以商子冀爲大將軍不疑爲河南尹
用梁商遺言以周舉爲諫議大夫
秋九月晦日有食之
壬午 漢 漢安元年

遣杜喬張綱等八使分行州郡
張綱劾奏梁冀梁不疑詔以侍贖罪
杜喬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天下第一召以
爲將作大匠
以胡廣爲司徒
癸未 漢 漢安二年
涼州地屢震山裂
自九月至十一月一百八十震
甲申 漢 漢安三年四月以後建康元年
夏四月立子炳爲皇太子改

秋八月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年三十
皇太子炳即位年二歲是爲孝冲皇帝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梁氏臨朝
以趙峻爲太傅李固爲太尉參録尚書事
葬憲陵
地震水涌山裂
九江盜僭號于當塗
盜發憲陵
孝冲皇帝諱炳順帝子
乙酉 漢 孝冲皇帝永嘉元年
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在位一年壽三歲
太后命徵清河王蒜及渤海王子纘至京師
梁冀利纘幼弱立之罷蒜歸國後爲桓帝
葬懷陵
廣陵張婁據郡反
歷陽盜僭號
九江都尉滕撫悉誅東南諸盜太尉胡廣承
宦者意奏黜撫
孝質皇帝諱纘章帝玄孫

丙戌 漢 孝質皇帝本初元年

詔郡國舉明經詣太學受業者歲試課試拜官有差

太學生課試拜官始此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餘生黨禍兆于此矣

海水溢

夏閏六月甲申梁冀進壽(弒)帝(壽弒帝在建和三年)

太尉李固議立清河王蒜冀白太后策免之以胡廣爲太尉趙戒爲司徒

梁冀立蠡吾侯志(是爲桓皇帝)

太后猶臨朝

葬静陵

追尊帝所生祖河間孝王爲孝穆皇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尊母匽氏爲博園貴人

孝桓皇帝(諱志章帝曾孫)

丁酉 漢 孝桓皇帝建和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京師地震

六月郡國地裂水涌

以杜喬爲太尉

論定策功益封梁冀萬三千户又封其子弟及宦者劉廣等皆爲列侯

立太后女弟爲皇后

九月京師地再震策免太尉杜喬以逍戒爲太尉胡廣爲司空

劉文謀立清河王蒜事覺殺蒜爲尉氏侯徙桂陽自殺

宦者誣李固杜喬與劉文謀殺之

戊子 漢 建和二年

春正月帝冠

三月帝從皇太后幸梁冀第

夏五月北宮火

梁冀惡清河名改爲甘陵

京師大水

己丑 漢 建和三年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京師大水

九月地再震山崩

庚寅 漢 和平元年

春正月太后梁氏崩
加封梁冀萬戶
封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
尊博園匽貴人曰孝崇后
秋七月梓潼山崩
辛卯(漢)元嘉元年
春正月朔尚書張陵劾梁冀罪詔以俸贖
夏四月帝微行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
風拔樹晝昏
京師旱任城梁國饑民相食
京師地震
以黃瓊爲司空
詔加大將軍冀殊禮增封四縣十日一入平
尚書事賜以甲第
壬辰(漢)元嘉二年
秋七月庚辰日有食之
京師地震
癸巳(漢)元嘉三年五月以後永興元年
秋七月蝗
河溢民饑以朱穆爲冀州刺史
宦者趙忠葬父僭禮永穆案驗之徵下獄太
學生上書訟之
以胡廣爲太尉黃瓊爲司徒
甲午(漢)永興二年
優聰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京師地震
東海朐山崩
封乳母馬惠子初爲列侯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帝校獵上林苑遂至函谷關
泰山琅邪盜起
乙未(漢)永壽元年
以黃瓊爲太尉
京師饑人相食
南陽大水
丙申(漢)永壽二年
巴益那山崩
青徐盜起以韓韶爲二郡長
丁酉(漢)永壽三年
京師地震

以韓縯爲司徒
京師蝗
夏閏四月晦日有食之
詔四府群僚及太學生議鑄大錢以劉陶言
已之
戊漢永壽四年六月以後延熹元年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梁冀殺太史令陳授
大雩
書大雩始此
後以胡廣爲太尉
蝗
南匈奴烏桓鮮卑入寇
己漢延熹二年
復斷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
皇后梁氏崩
秋八月梁冀伏誅夷三族并族其妻孫壽家
籍其貲充王府用減天下租賦之半散苑囿
以業貧民
嗚呼自古奸臣之爲身謀者無所不至方
冲帝崩時冀忌清河王長恐其爲己害也
而立質帝既而聞其政寬之言遂毒殺之
衆請立清河王又不從利桓帝之幼弱也
謂於己無害得以肆志而遣使乃卒立焉
嗚呼孰知所以族誅其家者乃幼弱之桓
帝也誠設使當時冀從人望立清河王以
奉漢祀盡臣之節以事之其爲漢之功臣
爨有茅土之封且將百世祀矣豈至一旦
無嗣類哉計冀自代父位至是纔一有九
年一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
尹校五十七人所以專權作威窮奢極欲
縱心快意于十九年之間如白駒之過隙
耳一旦泥首面縛悉壞冲吟於桁揚縲紲
之間駢首就戮身首異處遂使千萬年之
宗祀爲不食之鬼以此易彼果孰多哉嗚
呼後世之奸臣亦可以監矣
太尉胡廣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以阿附罪免
爲庶人又黜免附冀者三百餘人
嗚呼士大夫平日所學何事一旦乃甘心
爲懼奸之腹心羽翼所得幾何而遠遺臭

於千萬載是皆起於患失之心而圖一時
之倖抑不思世無不死之人惡無不敗之
理吾何庸取一時之快而為終身之玷貽
後世之譏哉胡廣葦在當時視李固杜喬
固若得志然自後人觀之真不啻金玉之
於糞壤也嗚呼後之人附權奸以苟富貴
者尚鑒之哉

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追廢梁后為貴人

以誅梁冀功封宦者單超唐衡左悺徐璜具
瑗為列侯

復以黃瓊為太尉

初置秘書監官

後世秘書之名始此

徵處士徐穉姜肱袁閎韋著李曇皆不至

封皇后兄子康等為列侯

宦者侯覽以進縑封高鄉侯又封小黃門八
人為鄉侯

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宦者不當封侯下獄弘
農掾杜衆願與同死皆被殺

真德秀曰桓帝因內侍而殺直臣又併殺
其論救者於是亡國之兆見矣

以宦者單超為車騎將軍

前此車騎將軍專以授勳戚之用事者至
是以授宦者則文武之權盡歸之矣

延熹三年

詔求故太尉李固後

宦者單超死賜以天子葬具

昔者周公以王室懿親有大勳勞于天下
成王賜之以重祭先儒猶以為不當得超
何等人居何等地所供者何等職役乃賜
之以東園秘器及棺中玉具嗚呼閹者用
此天子當何所用哉

夏五月漢中山崩

辛丑 漢延熹四年

春正月南宮嘉德殿火

大疫

二月武庫火

以劉矩為太尉

夏五月有星孛于心

雨雹
地震
岱山及博尤來山裂
減百官俸
貸王侯半租
賣關內侯以下官
以劉寵爲司空
諸羌復反
子寅 漢延熹五年
夏五月京師地震
以楊秉爲太尉
庚辰 漢延熹六年
以周景爲司空
太尉秉等劾宦官子弟爲牧守者五十餘人
尚書朱穆請罷省內侍不聽發忠卒
甲辰 漢延熹七年
春三月隕石于鄧
乙巳 漢延熹八年
春正月晦日有食之
三月千秋萬歲殿火
太尉楊秉奏中常侍侯覽縱惡免覽官
司隸校尉韓演劾左悺罪悺自殺
廢皇后鄧氏幽殺之
河南尹李膺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皆以忤
宦者輸作左校
太尉楊秉卒
以陳蕃爲太尉
初斂田畝稅錢
此後世於常賦外斂稅錢之始
立貴人竇氏爲皇后
丙午 漢延熹九年
詔李膺爲司隸校尉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詔舉至孝
司隸豫州大饑
夏四月河水清
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
後世隋老子于上帝其端蓋干此嗚呼老子雖賢聖亦天所生也生既爲人死則爲鬼況史明言老聃有墓及子孫豈有祀人

鬼而可用天帝之樂哉用其樂且不可廢之於其上何居

起胡廣爲司徒

南匈奴烏桓鮮卑寇邊

以周景爲太尉

宦者譖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瓆殺之

宦者使牢脩上書訟司隸校尉李膺養太學游士共爲部黨下膺于獄遂捕其黨二百餘人遂篹免太尉陳蕃

後世朋黨之名始見于此按東萊呂氏有

言天下之事最是互相譏揣妄分清濁其禍最大且如唐周賓客不過掌舍中譏誚戲笑之語豈知自此致天下之大禍哉嗚呼朋黨之禍始於言語之微而馴致於禍害之大不徒禍其一身一家而且延及于天下之廣一世之善類於是乎殄瘁國家之元氣於是乎消鑠遂使後世權奸欲盡除善類以傾人天下國家者往往假此以爲名是其爲禍非獨在于一時而且及于千萬世矣吁後之士大夫尚鑒諸此而以口舌爲戒

丁未(漢)延熹十年六月以後永康元年

羌寇三輔

京師地裂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大水海溢

赦黨人歸田里禁錮終身

一時黨人互相標榜以高視一世議論激切固未合於中道然皆疾惡之心下忍小人之朋奸蠹政以傾覆國家

高論以扶持世道原其本心亦豈有他人君聞其言而反之已乎書曰改之善無是邪因此而豫爲之防其於君身國政未必無補也柰何信任小人之言一切以爲誹謗實之於法而又禁錮其終身真氏謂禁錮終身自古大無道之世所未有也嗚呼古之相臣于一夫不從以爲已辱況人君爲天地民物之主乃禁錮人於平世使人賫志而不得自伸是豈有道之世哉況所禁錮者又皆世所謂賢人君子

者載
冬十二月丁丑帝崩于德陽前殿年位二十年壽三十六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遣使迎解瀆亭侯宋于河間

○漢世史

孝靈皇帝諱宏章帝玄孫

戊申 漢孝靈皇帝建寧元年

春正月壬午太后以其父竇武爲大將軍陳蕃爲太傅與司徒胡廣參錄尚書事

庚子解瀆亭侯宏至即位是爲孝靈皇帝

葬孝桓于宣陵

段熲破東羌以爲破羌將軍

追尊帝本生祖爲孝元皇夫人爲孝元后考爲孝仁皇尊母董氏爲慎園貴人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劉矩爲大尉

六月大水

錄定策功封竇武爲閿喜侯

封陳蕃爲高陽鄉侯不受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奏悉誅宦者曹節等

爲節等所殺遂遷太后于南宮

嗚呼人之生也皆具天地之理故其性莫不皆好善而惡惡秉彝好德之良心不以彼此而殊也當桓帝之時宦者雖曰專權恣肆其中豈無明理達義之人知其黨類之非者而蕃武不分輕重淺深一槩施之以誅戮不復有所分別是以人人自危無由自白締構奢激而奸謀愈深遂爲國家莫大之禍嗚呼君子之舉事烏可以不深遠慮哉書不云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非特以之待盜賊其待小人亦當然也

冬十月晦日有食之

處士徐穉卒

己酉 漢建寧二年

尊慎園貴人董氏爲孝仁皇后

夏四月青蛇見御座上大風雨雷電詔公卿言事郎中謝弼以言事切直宦者惡之構以他罪殺之

劉寵以附中常侍得爲司空

段熲大破東羌

冬十月復治鉤黨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

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一時之人有所

謂賢人君子者駢首就戮豈斯人之不幸
哉世道之不幸也夫上天生才以遺人君
與之共持世道人君不知所重不惟不能
用其人而反有以害其人人才不知自重
不惟不能遏其亂而反有以致其亂皆非
上天之意也然則為黨人計當如何曰未
用則明道惇義以待時勢之可為而不是
已非人以招禍既用則積誠深計以冀機
括之可移而不淺謀輕舉以速亂

是月晦日有食之

庚戌 漢 建寧三年

春三月晦日有食之

辛亥 漢 建寧四年

春正月帝冠教天下惟黨人不赦

二月地震海溢

三月朔日有食之

大疫

立貴人宋氏為皇后

冬十月朔帝朝太后于南宮

黃門令董萌為太后訐冤曹節等殺之

癸丑 漢 建寧五年五月以後熹平元年

春正月帝謁原陵

胡廣死

宦者侯覽伏誅

皇太后竇氏崩于雲臺曹節等議欲別葬廷

尉陳球等上疏諫帝從之

宦者王甫誣殺渤海王悝封甫等十二人為

侯

會稽妖賊許生僭號

甲寅 漢 熹平三年

春正月大疫

夏六月地震

以中常侍唐衛弟珍為司空

冬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乙卯 漢 熹平四年

吳郡司馬孫堅討許生誅之

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議郎蔡邕以古文篆

隸書之刻石于太學門外

立選用三互法
三互謂昏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
官
夏六月蝗
丙辰(漢)熹平五年
末昌太守曹鸞請赦黨人殺之更考黨人禁
錮五屬
丁巳(漢)熹平六年
夏四月大旱蝗
鮮卑寇三邊

市賈小民有相聚爲宣陵孝子者詔以爲太
子舍人
帝以蔡邕言迎氣北郊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戊午(漢)熹平七年三月以後光和元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置鴻都門學以處諸生之能爲尺牘辭賦及
工書鳥篆者

以中常侍張奉第顯爲太尉
夏四月地震
侍中寺雌雞化爲雄
六月有黑氣墮溫德殿庭中
秋七月青虹見玉堂殿庭中
書虹始此
召議郎蔡邕問災異程璜使人言邕私事下
獄中常侍呂強救之徙朔方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
以陳球爲太尉

冬十月宦者譖廢皇后宋氏幽殺之
是月晦日有食之
初開西邸賣官
斂三公爵以劉郃爲司徒
己巳(漢)光和二年
春大疫
地震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宦者王甫伏誅
太尉段熲有罪自殺

封中常侍呂強爲都鄉侯不受上疏陳事帝不能用

嗚呼秉彝好德之良心人人所同有也天地生人初不以其人之所處而異其所稟彼宦侍亦人也同得天地之氣以爲體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其形體雖有不全其心性初無少欠論人者烏可斥其所處之地而遂疑其所存之心哉觀呂強之清忠奉公雖士夫亦鮮其比竊意古人岩臣如強比者固亦不少但作史者因其類而例惡之或至見遺亦未可知也後世秉史筆者其存至公之心片善不遺寸長必録使世之善人君子不幸而處此咸有勸上之心而無自絶之念則内外皆得其人而人君左右前後莫非正人天下後世有陰受其賜者矣雖然所言者爲中人以下者發也若夫中人之資其生生不息之心固不以人之絶之而自絶也

司徒劉郃少府陳球尚書劉納衛尉楊球以謀誅宦者爲所殺

光和三年

秋地震

冬有星孛于狼弧

立貴人何氏爲皇后

作畢圭靈昆苑

壬辰(漢)光和四年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作列肆于後宮

中常侍呂強上書諫私蔵及選舉不以公

戊(漢)光和五年

春二月大疫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

起四百尺觀

以楊賜爲太尉

癸酉(漢)光和六年

夏大旱

秋金城河溢

五原山岸崩

甲子(漢)光和七年十二月中平元年

妖民張角以黄老術惑衆約宦者封諝等爲

內應反自稱天公將軍以黃巾爲標幟
以后凡何進爲大將軍屯都亭
赦黨人
遣中郎將盧植討張角皇甫嵩朱儁討頴川
黃巾
宦者趙忠張讓譖殺中常侍呂強
郎中張鈞上書乞斬十常侍被殺
皇甫嵩朱儁與騎都尉曹操合軍討三郡黃
巾破平之
巴郡張脩反

張角死誅其屍傳首京師
以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冀州牧
郡國生異草備龍蛇鳥獸形
乙巳(漢)中平二年
春正月大疫
南宮雲臺災
崔烈以貲得爲司徒
令還除出助軍脩宮錢
封宦者張讓等十三人爲列侯
諫議大夫劉陶言天下亂由宦者被殺

造萬金堂以爲私藏
丙午(漢)中平三年
遣使就拜張温爲太尉
三公在外拜自温始
以宦者趙忠爲車騎將軍
脩南宮鑄銅人
夏五月晦日有食之
丁未(漢)中平四年
春荥陽盜起
以何進弟苗爲車騎將軍
盜圍漢陽太守傅燮與戰死之
孫堅討平長沙盜封烏程侯
戊申(漢)中平五年
春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以劉焉爲益州牧劉虞爲幽州牧
青徐黃巾復起
講武平樂觀
己酉(漢)中平六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劉虞平漁陽賊即拜虞爲太尉

丙辰帝崩于南嘉德殿葬仙二年
子辯即位改元光熹
尊皇后曰皇太后
太后臨朝
封弟協爲陳留王
以袁隗爲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録尚書事
進誅宦者蹇碩
何進奏遷孝仁后于河間以兵圍車騎將軍
董重第重自殺后暴崩
葬文陵

秋七月大將軍進謀誅宦者召董卓將兵詣
京師太后詔罷諸宦官
八月宦官張讓等入宮殺進劫太后及帝出
至河上
司隸校尉袁紹捕諸宦者悉誅之凡二千餘
人

按蘇軾曰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瘿瘿必
生于頸而附于咽是以不可去有賢丈夫
者不勝其忠而決去之是以瘿去而得死
漢唐之亡由此故也漢唐末世議者以爲
天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故
漢之竇武何進唐之太子訓鄭注擊之不勝
止於身死袁紹崔胤殺手之而勝漢唐遂因
之而亡方其未去是懼然者瘿而已矣及
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死繼之矣噫後之
人君自謀其國者其尚思所以消導解散
之毋使瘿生吾之頸而至于不可去謀人
之國者亦毋欲快吾之一決而傷人之命
哉

帝還宮改元昭寧
董卓自爲司空
九月袁紹出奔冀州
董卓廢帝辯爲弘農王

伊尹放太甲管於桐宮密通先王其訓終
於奉歸非放而不返也田延年乃引以爲
證教霍光廢昌邑立孝宣遂爲世主千萬
年之福至是董卓欲遂其私乃引伊霍以
藉口嗚呼田延年不得其死霍氏亦其族
豈非天報之歟
卓立陳留王協改元永漢是爲
獻帝

卓弑太后何氏
除公卿子弟爲郎補宦官侍殿上
卓自爲太尉領前將軍事
董卓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遣使吊祭及
復其爵位
自六月雨至九月
冬十一月卓自爲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
卓以黃琬爲太尉楊彪爲司徒荀爽爲司空
卓以袁紹爲渤海太守
紹以曹操爲驍騎校尉操間行歸陳留起兵

詔止稱今年爲中平六年
除去光熹昭寧永漢三號也

庚午(漢)帝協初平元年
帝協靈帝子
舊史皆作孝獻此獨以爲帝協何不予曹
丕之說也蓋分奠大於君臣君臣之分一
定則無可陟降之理始也帝也生既降之
以爲山陽公終也公也死又升之以爲孝
獻皇帝則是曹丕操天帝之命以升降人
世之主其升其降皆在乎丕矣然則昭烈

誣之以爲愍帝亦不可稱乎當昭烈之誣
帝時猶無恙古無生誣之禮也春秋諸侯
失地則書名炎漢四百年之土地豈於其
手而又不能死社稷以名書之似不爲過
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推袁紹爲盟主
董卓弒廢帝辯
舊以爲弘農王此書帝辯何不予卓之廢
也不予其廢而猶稱廢帝何辯本帝也而
爲卓所廢實雖廢而名猶存也
卓以王允爲司徒

三月卓燒洛陽宮廟發諸陵劫帝遷長安卓
留屯畢圭苑
長沙太守孫堅起兵討卓
曹操首與卓兵戰于滎陽不克還屯河內
制除和安順桓四帝廟號

辛未(漢)初平二年
春正月帝居長安
關東諸將奉大司馬劉虞爲帝虞拒之
董卓自爲太師位諸侯王上
孫堅進兵討卓卓敗西走長安堅入洛陽脩

塞諸陵而還
袁紹自領冀州牧
袁紹表曹操爲東郡太守
曹魏之基始于此按操父嵩本氏夏侯爲
宦官曹騰養子因冒其姓噫東漢之末世
主爲宦官所立感其私恩惴惴焉惟恐不
足以報之爲之營產植黨以安其身固其
業而又爲之立後以繼其宗愛護訶禁惟
恐一息或失其意一事或拂其情一時小
大臣庶有忤之者立爲之勦除放戮意謂
此吾門內之人無有外慕後望者也抑孰
知所以戕其子孫滅其國祚者乃其平日
之所恩厚者之假手哉嗚呼曹操之事可
爲萬世之鑒也已矣
九月蝗允旗見
書蝗允旗始此
冬十月宗室劉備起爲平原相
昭烈之基始于此
河南尹朱儁移書州郡徵兵討卓
劉焉殺漢中太守斷斜谷閣

(漢)初平三年
春正月帝居長安
王允使中郎將呂布誅董卓詔允錄尚書事
以布爲奮威將軍共秉朝政
李傕郭汜等舉兵犯長安殺司徒王允呂布
走出關
劉表爲荊州牧
曹操遣使上書
(漢)初平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帝居長安
華山崩裂
曹操屠徐州諸城邑
冬十月有星孛于天市
大司馬劉虞討公孫瓚不克爲所殺
(漢)興平元年
春正月帝居長安
帝冠
追尊母王夫人爲靈懷皇后
劉備爲豫州刺史

郭汜樊稠並自開府如三公
開府之名始見此
六月京師地再震
是月晦日有食之
劉璋爲益州牧
劉備兼領徐州
袁術表孫策爲懷義校尉
江東之業基于此
長安旱饑人相食
乙亥 漢興平二年
春正月帝居長安
二月李傕殺樊稠攻郭汜劫帝入其營
立貴人伏氏爲皇后
郭汜攻李傕傕遷帝于北塢
詔遣僕射皇甫酈和傕汜傕不從命
此後世人主斡和臣下之始
李傕自爲大司馬
夏六月將軍張濟迎帝東歸
秋八月帝如華陰
冬十二月帝至弘農張濟與傕汜合追帝濟
等與董承楊奉戰帝露次曹陽自波帥李樂
請帝渡河幸其營
河內太守張楊遣使貢米二百餘
袁術表孫策行殄寇將軍
孫策遣其將朱治據吳郡
丙 漢建安元年
春正月帝居安邑
秋七月帝還雒陽
曹操入朝自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
操封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
曹操遷帝于許自爲大將軍武平侯
曹操立漢宗廟社稷于許
孫策取會稽
曹操自爲司空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已以
聽
曹操以荀彧爲侍中尚書令荀攸爲軍師
曹操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並置田官
募民屯田始見此
以劉備爲豫州牧
丁 漢建安二年

袁術僭號于壽春

袁紹自爲大將軍兼督冀青幽并四州

以孫策爲會稽太守討袁術

戊寅 漢建安三年

誅李傕夷三族

曹操擊呂布殺之

以劉備爲左將軍

以孫策爲討逆將軍封吳侯

己卯 漢建安四年

袁術死

袁紹攻許曹操進兵黎陽尋還分兵守官渡

帝密詔車騎將軍董承等與劉備謀誅曹操

操尋殺承等及其三族

曹操不復朝請

劉備起兵徐州討曹操

庚辰 漢建安五年

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袁紹攻曹操于官渡爲操所敗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梁

以孫權爲討虜將軍

益州司馬張魯據漢中以鬼道惑衆

此張道陵之孫所謂五斗米賊也史明言其以鬼道惑衆後世乃崇尚其教而世封其子孫

辛巳 漢建安六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壬午 漢建安七年

袁紹卒

越嶲男子雙女

書男變女始此

癸未 漢建安八年

袁紹子譚尚相攻譚求救於曹操

甲申 漢建安九年

曹操攻鄴入之自領冀州牧

冬十月有星孛于東井

丹陽郡吏殺其太守孫翊翊妻徐氏討殺之

女子有志節始見于此

乙酉 漢建安十年

丙戌 漢建安十一年

春正月有星孛于北斗
丁亥 漢建安十二年
曹操封其臣為列侯
冬十月有星孛于鶉尾
劉備訪諸葛亮于隆中
戊子 漢建安十三年
曹操還鄴
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
自東漢不置丞相而以三公代之至是始復置

曹操擊劉表表琮卒其子琮降
曹操殺太中大夫孔融及其族
曹操進軍江陵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于赤壁大破之操引還
己丑 漢建安十四年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
劉備領荊州牧
庚寅 漢建安十五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孫權南郡守將周瑜卒
辛卯 漢建安十六年
曹操自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
劉璋遣使迎劉備備始入蜀
壬辰 漢建安十七年
曹操還鄴自加殊禮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孫權徙治建業
曹操擊孫權

操侍中光祿大夫荀彧自殺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五諸侯
癸巳 漢建安十八年
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大雨水
曹操始建魏社稷宗廟
曹操納其女三人為貴人
曹操初置尚書侍中六卿
甲午 漢建安十九年
曹操進位諸侯王上

劉備入成都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軍師將軍

曹操擊孫權

曹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

乙未(漢)建安二十年

曹操立其女爲皇后

劉備孫權分荆州

曹操取漢中

丙申(漢)建安二十一年

曹操自稱魏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嚴才率其徒攻操于鄴不克

曹操因匈奴來附留于鄴分五部散居汾晉

間尋又徙武都氐于扶風天水

晉夷狄亂華禍成于此

丁酉(漢)建安二十二年

孫權降于曹操

曹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

曹操以其子丕爲王太子

劉備進兵漢中

冬有星孛于東北

戊戌(漢)建安二十三年

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曹操不克死之

春三月有星孛于東方

曹操侵劉備

己亥(漢)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

春二月晦日有食之

曹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操引

還備遂取漢中

劉備立爲漢中王

曹操號其妻爲王后

漢中將關羽取襄陽

孫權將呂蒙襲取江陵斬關羽

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曹操不克死之

曹操以孫權爲驃騎將軍領荆州牧

庚子(漢)建安二十五年三月延康元年 改元黃初 冬十月以漢帝禪位曹丕

春正月曹操死

曹操子丕自爲丞相冀州牧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三月改元
曹丕始立法自今官者官不過諸署令作策藏之石室
曹丕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
冬十月曹丕逼帝禪位遂篡立國號魏是爲文帝
廢帝協爲山陽公在位三十二年○漢一代合四百二十六年中前後十二主
包括王莽更始
嗚呼此後世權奸逼君篡國之始昔者帝堯禪位于舜帝舜禪位于禹蓋承天意以與賢也曹操睥睨神器非一日矣志未克遂而天殛之丕襲其故智以成其素志不欲直遂故假禪代之名以文飾其惡勸進辭讓至于再三登壇燎祭曲盡儀文顧謂其下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所謂知之者謂知其禪遜之事也不知舜之所以事堯禹之所以事舜如其父子之所以事漢帝者乎漢帝之所以禪與其位者亦猶堯舜之所以承天意以與賢乎噫已實奪之而詭之禪將誰欺乎非獨欺人蓋欺天也自丕爲此舉世之權奸遂假此以爲常例而欺人之孤寡以攘奪其國家者接迹于天下丕之父子非獨漢世之罪人乃千萬世名教之罪人也網目去其舊文而以自稱書今復其舊而加以逼之一辭蓋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以示天下後世使其不敢竊經言以文奸假聖人以欺世

蜀人傳言帝遇害漢中王爲之發喪制服諡曰孝愍皇帝

范曄後漢書從魏文所諡稱帝爲孝獻後世因而稱之孝愍之事僅見晉書載記劉淵追封之詔蓋以見天下之大義雖以夷狄亦知其所在非奸雄所得而掩蔽也作史者顧不然何居

○三國世史

漢昭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
都成都
魏姓曹氏
都鄴
吳姓孫氏
都建業

陳壽作三國志曰魏曰吳曰蜀各爲之志今改蜀稱漢者蓋昭烈自以爲漢室之胄初爲漢中王既而聞帝協被害即皇帝位以承漢統雖居蜀地而實未嘗改國號蜀也陳壽晉人以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以其所都之地稱呼史氏實錄將以示信萬世雖行事之小者不可失其實況國號乎

丑漢昭烈皇帝章武元年魏主丕黃初二年

夏四月漢中王卽皇帝位以承帝統大赦改元

以諸葛亮爲丞相

立漢宗廟祫祭高祖以下諸帝于成都

立夫人吳氏爲后子禪爲太子

徙治武昌

魏始置中書令掌機密

五月晦日有食之

秋八月帝自將伐吳

孫權請和不許

孫權受魏封爲吳王

漢太尉楊彪仕魏爲光祿大夫

漢章武二年魏黃初三年吳王孫權黃龍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魏除漢貢士限年法

帝進軍猇亭

魏立子弟爲王設官防輔

吳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帝還永安

魏立法自今后家不得輔政

營南北郊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吳人來聘遣使報之

癸卯漢章武三年吳黃武二年五月以後帝禪建興元年魏黃初四年

按司馬氏資治通鑑凡書號年皆以後來

者爲定網目因之蓋以春秋書定公爲例
也然昭公以去年十二月薨則次年事不
得復繫於昭公定公之立之年其正月未
有所繫也繫之於定固無不可若夫秦漢
以來之君君崩未踰年而改元者崩與立
同在一年之中而書其嗣君之元是予之
也豈所以示戒乎假令先君之終在於歲
首未有事可書然且不可況夫閏月既久
事有當書者何以爲稱所書之事其先君
乎嗣君乎如此年之書歲首既書曰後主
建興元年至于四月又書帝崩于永安所
謂帝者誰歟故今正之它倣此
夏四月帝崩于永安宮丞相亮受遺詔輔政
（在位二年壽六十三）
五月太子禪即位改今年爲元年
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臣子之心
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當昭烈崩後主即
位之初諸葛亮爲相也乃亦不踰年而改
元何歟
尊皇后曰皇太后

葬惠陵
封亮爲武鄉侯領益州牧
遣尚書鄧芝使吳
立妃張氏爲皇后
（甲辰）漢建興二年魏黃初五年吳黃武三年
吳人來聘復遣使報之
魏立太學
魏曹丕以舟師擊吳臨江而還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乙巳）漢建興三年魏黃初六年吳黃武四年
丞相亮南征
丞相亮討雍闓斬之滇池四郡平
魏曹丕再以舟師擊吳不能渡
（丙午）漢建興四年魏黃初七年吳黃武五年
中都護李嚴移屯江州
吳令諸將屯田
魏主曹丕死子叡立諡爲帝
丕既稱帝矣而書其名且以死書何所以
戒夫後世之爲人臣者一時雖以智力得
之其如天道人倫何蓋專論其是非而不

復討其成敗也若夫孫權明帝之以卒責
者蓋權位雖竊然非若丕之父子親比面
帝協而奪之也叡雖丕子然承乃父之業
非處心積慮而後得者也
丁未 漢建興五年（蜀主劉禪六年 吳主孫權黃武六年）
詔伐魏丞相亮率諸軍出屯漢中以圖中原
魏孟達以新城來歸
戊申 漢建興六年（魏太和二年 吳黃武七年）
魏陷新城孟達死之
丞相亮伐魏戰于街亭敗績亮請自貶詔亮
以右將軍行丞相事
行丞相事之名始見于此
右將軍亮伐魏圍陳倉不克而還
己酉 漢建興七年（魏太和三年 吳主孫權黃龍元年）
魏立聽訟觀
吳遣將士浮
亮伐魏拔武都陰平復拜亮丞相
夏四月吳王孫權稱皇帝（是為大帝）
遣衛尉陳震使吳及吳主權盟約中分天下
魏制後嗣有由諸侯入奉大統者不得顧私
親
吳遷都建業
魏置律博士
後世非五經置博士始此
庚戌 漢建興八年（魏太和四年 吳黃龍二年）
魏立郎吏課試法
魏寇漢中丞相亮出次成固魏師還
辛亥 漢建興九年（魏太和五年 吳黃龍三年）
丞相亮伐魏圍祁山
亮敗魏司馬懿于鹵城斬其將張郃
魏東阿王植上書請寬諸侯王法禁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壬子 漢建興十年（魏太和六年 吳嘉禾元年）
癸丑 漢建興十一年（魏青龍元年 吳嘉禾二年）
夏閏五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 漢建興十二年（魏青龍二年 吳嘉禾三年）
丞相亮伐魏
故漢主協卒于魏魏諡曰孝獻皇帝
舊書山陽公卒此書漢主協何不予魏之
廢也帝素無失德徒以生世不辰而遭奸

雄之挾制耳然二百名書卒則其不死者
之罪亦自見也
丞相亮進軍渭南魏司馬懿引兵拒守亮始
分兵屯田
吳主權擊魏魏主叡自將擊却之
丞相武鄉侯諸葛亮卒于軍
以蔣琬爲尚書令總領國事
遣中郎將宗預使吳
乙卯 漢建興十三年 魏青龍三年 吳嘉禾四年
魏主叡致其嬸母于死
以蔣琬爲大將軍錄尚書事以費禕爲尚書
令
魏大營宮室群臣諫不聽崇華殿災尋復起
魏張掖酒泉涌石負圖
書涌石僅見此
丙辰 漢建興十四年 魏青龍四年 吳嘉禾五年
吳始鑄大錢一當五百
書大錢始此嗚呼上天立君以爲生民之
主蓋以之掌天下之利非以其專天下之
利也日中爲市使民交易以通其有無以
物易物物不常有故有貨幣之設焉後
與貨兩相當而無輕重懸絕之偏然後
可以久行而無幣時君世臣徒以用足不
足之故設爲罔利之計以敓天下之人以
收天下之財而專其利於已是豈上天立
君之意哉宜其卒不可行也
冬十月有星孛于大辰又孛于東方
魏令公卿舉才德兼備之士
十一月彗星見
丁巳 漢建興十五年 魏景初元年 吳嘉禾六年
春正月魏黃龍見改正朔以建丑月爲
公孫淵稱燕王于遼東
皇后張氏崩
魏主叡殺其后毛氏
魏營圓丘方丘及南北郊
戊午 漢延熙元年 魏景初二年 吳嘉禾七年 八月以後未爲
立貴人張氏爲皇后
立子璿爲太子
吳鑄當千大錢
魏司馬懿克遼東

蔣琬出屯漢中

魏召司馬懿入朝以曹爽爲大將軍

己巳 漢 延熙二年 魏景初三年 吳赤烏二年

魏王叡卒子芳立 謚爲

魏加曹爽司馬懿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

魏曹爽以司馬懿爲太傅

以蔣琬爲大司馬

冬十二月魏復以建寅之月爲正改來年元

庚申 漢 延熙三年 魏正始元年 吳赤烏三年

以姜維爲衞將軍與費禕並録尚書事

丁卯 漢 延熙十年 魏正始八年 吳赤烏十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魏曹爽遷其太后于永寧宮

戊辰 漢 延熙十一年 魏正始九年 吳赤烏十一年

魏以徐邈爲司空不受

費禕出屯漢中

己巳 漢 延熙十二年 魏正始十年 吳赤烏十二年

魏司馬懿殺曹爽及何晏等夷其族

魏司馬懿自爲丞相加九錫懿辭不受

姜維伐魏圍雍州不克

庚午 漢 延熙十三年 魏嘉平二年 吳赤烏十三年

吳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

魏擊吳戰于江陵大破之

辛未 漢 延熙十四年 魏嘉平三年 吳大元元年

魏司馬懿殺王淩及楚王曹彪遂置諸王公于鄴

後世葉儞諸王始見于此張栻曰天有所

遣成湯能影感應之理未有不以真類者

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同也

辛酉 漢 延熙四年 魏正始二年 吳赤烏四年

吳人攻魏魏擊却之

蔣琬徙屯涪

魏置淮南北屯田廣漕渠

故漢遺民管寧卒于魏

壬戌 漢 延熙五年 魏正始三年 吳赤烏五年

魏始行釋奠禮

書釋奠始此

癸亥 漢 延熙六年 魏正始四年 吳赤烏六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以費禕爲大將軍録尚書事
甲申 漢延熙七年 魏正始五年 吳赤烏七年
魏曹爽寇漢中費禕督諸軍救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以費禕兼益州刺史董允守尚書令
乙酉 漢延熙八年 魏正始六年 吳赤烏八年
太后吳氏崩
大司馬蔣琬卒
以宮者黃皓爲中常侍
丙戌 漢延熙九年 魏正始七年 吳赤烏九年

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宦
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
司馬懿死其子師自爲撫軍大將軍録尚書
事
魏分匈奴左部爲二國
費禕北屯漢壽以陳祇守尚書令
壬申 漢延熙十五年 魏嘉平四年 吳大元二年四月以後吳主
祫謁廟
魏司馬師自爲大將軍
夏四月吳主權卒子亮立以諸葛恪爲太傅

是歲會稽
錯王
魏毌丘儉文欽擊吳戰于徐塘魏人敗走
矣
丁酉 漢延熙十六年 魏嘉平五年 吳建興二年
盜殺大將軍費禕
吳諸葛恪擊魏
姜維伐魏圍狄道
吳殺其太傅諸葛恪
吳殺其南陽王和
戊戌 漢延熙十七年 魏嘉平六年九月以後魏主髦正元元年 吳五鳳元年
魏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夏侯玄光
祿大夫張緝遂廢其后張氏
姜維伐魏拔三縣
秋九月魏司馬師廢其主芳遷之河内
冬十月迎高貴鄉公髦立之是爲高貴鄉公
己亥 漢延熙十八年 魏正元二年 吳五鳳二年
魏揚州都督毌丘儉刺史文欽起兵討司馬
師
司馬師死其弟昭自爲大將軍録尚書事
姜維伐魏敗其兵于洮西
庚子 漢延熙十九年 魏正元三年 吳五鳳二年六月以後甘露元年九月以

太平元年

以姜維爲大將軍

魏司馬昭服衮冕赤舄

姜維伐魏與其將鄧艾戰敗績

魏司馬昭自爲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

丁丑 漢延熙二十年 魏甘露二年 吳太平二年

魏揚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司馬昭

戊寅 漢景耀元年 魏甘露三年 吳太平三年 九月以後吳主休 永安元年

魏司馬昭殺諸葛誕其麾下皆死不降

魏司馬昭自爲相國封晉公加九錫復辭不受

吳孫綝廢其主亮爲會稽王迎立琅邪王休 是爲景帝 以綝爲丞相

吳封兄子皓爲烏程侯

吳孫綝伏誅

己卯 漢景耀二年 魏甘露四年 吳永安二年

以董厥爲尚書令諸葛瞻爲僕射

庚辰 漢景耀三年 魏甘露五年五月以後魏主奐 景元元年 吳永安三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五月魏主自討司馬昭王沈王業泄其謀昭弒之于南闕下尚書王經死之

魏尚書僕射陳泰請司馬昭誅賈充

魏司馬昭以弒逆罪歸成濟誅之夷三族

魏主髦之被弒司馬昭之心賈充之計也特假成濟手耳昭殺之以欺世盜誅今亦以昭誅書之何用以示戒萬世使人毋爲賊臣所欺也蓋以君臣之義根於人心人有之初不以貴賤而有異也昭之官雖尊濟之官雖卑然皆魏之臣子也昭固不可有將之之心濟豈可有刺之之理成書之于冊以示萬世之爲人臣僕者使知所去就人人不爲權利所用則彼亦安能獨以其一人智力爲之哉

魏司馬昭迎常道鄉公奐立之是爲元帝

辛巳 漢景耀四年 魏景元二年 吳永安四年

以董厥諸葛瞻爲將軍共平尚書事樊建爲尚書令

鮮于素頭部拓跋力微遷盛樂

元魏之先基于此

壬午 漢景耀五年 魏景元二年 吳永安五年

姜維伐魏兆陽不克

魏司馬昭殺中散大夫嵇康

魏將入寇以鍾會都督關中軍事

癸未 漢炎興元年 魏景元四年 吳永安六年

詔立故丞相亮廟于沔陽

魏遣鄧艾鍾會將兵入寇關口守將傅僉死之

吳人來援

魏司馬昭進相國晉公受九錫

魏鄧艾自陰平入蜀衛將軍諸葛瞻及艾戰于綿竹瞻及其子尚皆死之

魏鄧艾至成都帝禪出降皇子北地王諶死之

漢亡是歲蜀漢亡歷二主四十三年通前後二漢共四百六十九年

漢自帝協為魏所廢其亡也四十四年矣至是始書漢亡何所以紹昭烈於高光也

夫國家之興上以承天奉祖下以君國子民漢之土地人民至是雖分於魏於吳而其祀祺配天實未嘗絕以有昭烈父子存焉耳此綱目於帝協之廢而不書漢亡必至於帝禪之降而後書之也歟

甲申 魏咸熙元年 吳主皓元興元年

魏鍾會構鄧艾罪昭以檻車徵艾會謀反伏誅監軍衛瓘襲艾殺之

魏司馬昭自為晉王

魏廢故漢帝禪為安樂公

魏復五等爵

吳主休卒烏程侯皓立是為後主

魏司馬昭立其子炎為晉世子

乙酉 魏咸熙二年 吳甘露元年 十二月晉司馬炎奉始元年

吳遷都武昌

秋八月魏司馬昭死其子炎嗣為晉王

冬十二月魏司馬炎篡位國號晉是為武帝魏主為陳留王是歲魏亡歷五主四十六年

晉除魏宗室禁錮

晉大封其族屬

晉置諫官

丙戌 吳甘露二年 晉泰始二年 八月以後實鼎元年

晉始除郊祀五帝座

夏六月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日長至晉行賀禮
按後世歲行三大賀禮歲首長至及人主生日也歲首始於漢高帝生日始於唐玄宗長至之禮不見於紀傳惟晉禮志云魏晉冬至日受方國及百僚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獻歲之旦志兼言魏晉不知其的在何時魏偏安一隅禮文未備今姑附于晉武首立之年以著其禮之始云
晉并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
吳遷都建業
散騎常侍傳玄論虛誕
晉立子衷為太子
晉徵嵇為李密不至
晉令二千石終三年喪士卒有親喪許奔赴
晉禁星氣讖諱之學
晉太后王氏卒晉主疏素終喪
晉太保王祥死
祥仕魏累遷太常封萬歲亭侯魏主臨辛太學命祥為三老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其受魏之禮荷魏之恩不為不至一旦乃甘心臣於異姓向者所乞之言所謂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果安在哉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祥事君之忠如此則其孝可知已
秋七月彗星西流如雨而隕
晉置鮮卑降者于雍涼
鮮卑五胡之一也其亂華始此
晉以羊祜都督荊州軍事
晉録用故漢名臣子孫
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
此南涼之先
匈奴右賢王劉猛叛晉出塞

晉以賈充都督秦涼軍事荀勗等請以充女
爲太子妃充復留
晉安樂公劉禪卒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壬辰〇吳鳳凰元年晉泰始八年
晉太子衷納妃賈氏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癸巳〇吳鳳凰二年晉泰始九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晉選良家女備六宮禁天下嫁娶
晉選女入宮始此按胡安國謂詩載墻有
茨桑中諸篇於定之方中之前以見衛爲
狄所滅之因呂祖謙亦謂自古淫亂必召
夷狄周幽衛宣以來歷歷可數晉武帝以
寡得國不選賢以任衆職而選女以備六
宮乃至禁天下人之嫁娶淫荒如此其致
五胡之亂也宜哉
甲午〇吳鳳凰三年晉泰始十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晉詔自今不得以妾媵爲正嫡
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晉博士陳逵議太子宜終母服杜預上議駁
之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軫
故魏主芳卒于晉
吳比三年大疫
乙未〇吳天紀元年晉咸寧元年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晉大疫

丙申〇吳天璽元年晉咸寧二年
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
八月有星孛于太微
晉羊祜上疏請伐吳
晉立右楊氏以其父駿爲車騎將軍
丁酉〇吳天紀元年晉太康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遣諸王就國分其國爲三等各置軍督防
部

晉大水

戊（吳天紀二年 晉咸寧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嵩尤旗見于東井

晉詔毋得獻奇技異服

晉鉅平侯羊祜卒

晉初立國子學置祭酒

此國子祭酒之始

己亥（吳天紀三年 晉咸寧五年）

春三月有星孛于柳

夏四月又孛于女御

晉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

匈奴晉五胡之一也其亂華始于此

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

晉汲郡人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

晉大舉兵伐吳

晉馬隆平涼州斬樹機能

庚子（吳天紀四年 晉咸寧六年 四月以後太康元年）

春晉諸將至建業吳丞相張悌迎戰敗之

三月晉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吳主孫皓出降

晉賜孫皓爵歸命侯

按自漢初平元年歲在庚午關東兵起天下大亂分爲三國至是歲庚子凡九十一年而復爲一

晉遣使行郡國陰吳苛政

晉封拜平吳功臣

晉詔罷州郡兵

侍御史郭欽請徙內郡雜胡於邊地不聽

晉制戶調之式

○晉世史　姓司馬氏　都洛陽

晉武帝　諱炎　文帝之孫

辛酉　晉　太康二年

嗚呼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必立君以主之使之建其有極以為天下臣民之所視傚善者有所恃而安於為善惡者有所忌而憚於為惡上必有所不為而後禁下使之不敢為苟在上者得之不以道行之不以義則下效而為之固其所也又何以禁其下哉是故人君之道在乎建極非遂非義而得天下則是惟皇之極不建矣皇極不建徒以其智逞智力而攘奪人之所有立法制以驅率人之必從則謂之曰彼能混四海九州於一統致朝覲訟獄之皆歸即以正統予之但計其所見有而不究其所從來則是儒者作書以教天下後世之亂臣賊子使之必為竊國之俟而不竊方寸之鈎以取誅梟獍豺狼接迹於天下矣迹晉之所以得天下始於司馬懿繼以師

胡而終之於炎凡弒一帝廢一帝又弒一后一時王公士夫為所殺害者非可一二數則其所以處心積慮以謀魏人之家國期於必得不使知有天理人倫者父子相孫歷四世矣一旦幸中其計死者抱千載不報之冤生者含沒世不平之憤人鬼勝天卒莫如之何也已矣後世秉史筆者又復以成敗論事而不復誅其心發揚其惡芟除其不義之為則天理人倫大矣乎息滅矣世道將安賴哉世又何用儒者為

哉史綱墨書晉字於圈中而分書其年於下著其雖能得天下而其所得者乃所不當得雖得之猶不得也使後之亂臣賊子知奸謀詐力雖可以快於一時而公道正論終不能掩於後世庶乎國家禍亂其少弭哉

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

慕容涉歸寇昌黎

前燕始見于此五胡亂華鮮卑其一也不獨慕容氏如佗跋禿髮乞伏之類皆鮮卑

也

壬寅 晉 太康三年

春正月朔晉主親祀南郊

傅咸上書論奢侈

賈充死

癸卯 晉 太康四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 晉 太康五年

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乙巳 晉 太康六年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丙午 晉 太康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制大臣終三年喪

丁未 晉 太康八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太廟殿陷

戊申 晉 太康九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日食三朝大異也此帝之世嘗再見矣至是三年又連見焉漢以來所未有也恭操皆以臣纂君然恭止於其身操子若孫不能混一天下惟懿之孫乃合九州而有之人衆勝天天亦莫如之何也已矣故大書厥象以示警焉使萬世之下知人謀雖可以暫勝天理則終於必定世儒有論天者謂其不急性有記性其言雖近俚而亦有理也哉

夏六月朔日又食

旱

秋八月星隕如雨

己酉 晉 太康十年

復郊祀五帝位

遣諸王假節之國督諸州軍事

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庚戌 晉 太熙元年四月以後孝惠永熙元年

夏四月以后父楊駿爲太尉輔政

主司馬炎死

武帝晉混一之主也而書其姓名又以死

書何爲萬世綱常計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而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綱常也君臣一倫爲三綱五常之主而父子夫婦賴之以立仁禮智信賴之以行所以植立人類綱維世道不可一日無焉者也其位一定而不可易其道有常而不可變苟臣之強則許以代其君事之成則子以繼其統愚恐新莽復生不能無辭於世矣此其所以循曹丕倒而書其姓名與死以爲萬世戒也或曰曹丕死時漢統未絕書其姓名可也武帝混一天下諸侯朝覲獄訟之皆歸亦以丕倒之可乎嗚呼丕與炎皆北面故主而臣事之一旦攘其臂而奪其位其得地有廣狹其簒奪則一也苟異其書則是以成敗論矣豈正誣明道之謂哉雖然此亦天意也何則武帝在位二十一年日食凡十有七而在三朝者七一年再食者四天意蓋昭昭然矣況其在位無君人之大度無貽後之遠圖啓五王爭奪之亂基五胡亂華之禍僅一再傳即爲裔夷所執貽世主之辱稔生靈之害二帝其難居君位而無君道得之既不以正守之又不以道失之雖得罪於天下後世不敢辭也然則所謂爲萬世成業何孟子有言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司馬氏之得天下殺不辜之人行不義之事亦云多矣彼既以非道得之而享其安富尊榮後世秉史筆者又從而予之世又奚用是爲哉或曰春秋桓宣二公預聞弒逆而代其位孔子亦未嘗削去其公稱然則孔子非歟曰孔子魯人也而書魯先君事爲親者諱不得不然豈異世史官比哉

子衷立是爲惠帝

改今年爲元年

尊后楊氏爲太后

立賈南風爲后

以楊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以聽

立子遹爲太子

以劉淵爲匈奴五部大都督

晉惠帝 諱衷 武帝子

辛亥 晉 惠帝永平元年三月以後元康元年

春正月朔改元

三月又改元

賈氏殺太傅楊駿廢楊太后爲庶人幽于金墉城

徵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並録尚書事

論誅楊駿功侯者千八十一人

傅咸曰無功而受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後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有極乎

賈氏殺太宰亮太保瓘及楚王瑋

以賈模張華裴頠爲侍中並管機要

京師地震

壬子 晉 元康二年

賈氏弒故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癸丑 晉 元康三年

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甲寅 晉 元康四年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

大饑山崩地震陷水涌

乙卯 晉 元康五年

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

荆揚兗豫青徐州大水

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寶器

索頭分其國爲三部

丙辰 晉 元康六年

以張華爲司空

秦雍氏羌齊萬年僭號

晉陽氏楊茂搜據仇池

安豐女子化爲男

女化爲男始見此

以趙驤爲益州刺史

丁巳 晉 元康七年

將軍周處及齊萬年戰敗死之

以王戎爲司徒

戊午 晉 元康八年

秋九月荆豫徐揚冀州大水

晉陽天水流民就食漢川

李特之亂兆于此

太子洗馬江統論徙戎不聽

臣按昔人有言晉之亡大率中原半爲夷矣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桀暴貪悍樂鬬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四起自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計豫有以杜絶消弭之毋謂殺既久處中國必無後患而輕忽之哉晉之事可鑒也已

以成都王穎爲平北將軍鎮鄴河間王顒爲鎮西將軍鎮關中

以裴頠爲尚書僕射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賈氏廢太子遹爲庶人尋幽之于許昌

春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拆

賈氏殺故太子遹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趙王倫廢賈氏爲庶人殺之遂殺張華裴頠

倫自爲相國尋自加九錫

倫立臨淮王臧爲太孫

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而死

出齊王冏鎮許昌

改司徒爲丞相

冬十月黃霧四塞

立石羊氏

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

趙厥反于蜀

以張軌爲涼州刺史居姑臧

前涼始于此

趙王倫簒位遷晉主于金墉城殺太孫臧

巴氏李特殺趙厥

齊王冏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等舉兵討倫

春閏三月辛日有食之
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
成都王穎擊敗倫兵帥師濟河
左衛將軍王輿等迎晉主復位倫伏誅
立襄陽王尚爲太孫
以齊王冏爲大司馬成都王穎爲大將軍河
間王顒爲太尉常山王乂爲撫軍大將軍遷
新野公歆爲王穎表冏輔政與顒等各歸鎮
巴氐李特據廣漢進攻成都
李氏據成都始于此

壬戌 晉 永寧二年十二月太安元年

夏四月彗星晝見
書彗晝見始此
太孫尚卒立清河王覃爲太子
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
鮮卑宇文部圍棘城
宇文周之先兆于此
故魏主曹奐卒

癸亥 晉 太安二年

義陽蠻張昌及其黨石冰寇揚州
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反晉主自將討穎
顒將張方入京城大掠
長沙王乂奉晉主及穎兵戰于建春門
穎進兵逼京師
李特死弟流領其衆尋死特子雄代之

甲子 晉 永安元年 七月改建武十一月復改永興元年

春正月改元永安
東海王越使張方殺長沙王乂穎入京師自
爲丞相尋還鄴
雍州刺史劉沈及顒戰敗死之
穎廢后羊氏及太子覃
顒表穎爲太弟自爲太宰雍州牧
太弟古無此名也司馬顒承穎意始創爲
之
秋七月東海王越奉晉主征穎復后太子穎
遣兵拒戰于蕩陰侍中嵇紹以身衛晉主被
害晉主入鄴越走歸國
改元建武
幽州都督王浚并州刺史東嬴公騰起兵討
穎

顥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
張方復入京城廢后及太子
匈奴左賢王劉淵稱大單于于離石
單于匈奴號也以夷狄之地
固其所也劉淵稱匈奴之號居中國之地
而統中國之人民三代以來所未有也其
亦世變之始歟
劉淵追尊故漢帝禪為孝懷皇帝
淵匈奴也尚知帝禪為漢帝之後或者乃
謂其族一劉疇遂不得以繼漢統何哉
王浚等兵至鄴顥奉晉主還洛陽浚大掠鄴
中而還
李雄自稱成都王
劉淵自稱漢王
此北狄入中國稱王之始
冬十一月張方遷晉主于長安荀藩復羊后
改元復為永安
顒廢太弟穎更立豫章王熾為太弟
十二月改元永興
丑(晉永興二年)

夏四月張方復發羊后
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傳檄討張方
越留琅邪王睿以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
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不從
秋八月有星孛于北斗
丙寅(晉永興三年六月以後光熙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顒殺張方
越遣祁弘入長安奉晉主東還
復立后羊氏
李雄僭號于蜀國稱成(是為後蜀居成都)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東海王越為太傅錄尚書事兗陽王虓為
司空鎮鄴
劉輿誅顥于鄴
冬十一月晉主衷中毒卒太弟熾立(是為帝)尊
羊后曰惠后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南陽王模誅河間王顒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

有人兼男女體

晉懷帝 武帝子

丁卯 晉 晉主熾永嘉元年

晉懷有識非帝協帝禪之比也而書其名何嗚呼以中華之主不能自立而爲夷狄所辱不死社稷而奴事虜其視失地者爲尤甚焉

群盜王彌寇青徐

除三族刑

立故廢太子覃弟詮爲太子

羯胡石勒陷鄴

五胡亂華羯其一也後趙起于此

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東海王越自爲丞相領兗州牧

慕容廆稱鮮卑大單于于遼東 徙爲前燕始祖

戊辰 晉 永嘉二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有鵝出地中

司馬越殺故太子覃

冬十月匈奴劉淵僭號于蒲子國稱漢

嗚呼此夷狄稱皇帝之始夫春秋謹華夷之辨吳楚徐越上世皆有顯功通乎周室本皆華夏之諸侯也聖人以其不循分守僭號稱王遂一切以夷狄待之其見于經或稱以子或不舉其國而稱其州未嘗以其稱王而遂王之也中國之變於夷者聖人之書法猶謹之如此矧本夷狄而僭居中國之大號所謂德兼[illegible]皇功過[illegible]

載劉淵本匈奴[illegible]入我中華僭我[illegible]以皇帝書之春秋書法豈若是哉[illegible]因華夷盛衰之故而嘆世道升降之機自古夷狄爲中國害莫甚於元戎之弒然旋即遠遁未有據中國之地臣中國之人僭中國之號而至于數十年之久若有之始自劉淵焉原其所以致此者豈夷狄之罪哉中國之人有以感召之也昔平王之東遷幸有適伊川見有被髮而祭[illegible]

昔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後至[illegible]

秦晉果遷陸渾之戎于此嗚呼既爲沮澤
潦水自歸既爲夷俗戎狄自至氣數之相
感風聲之相召有由然矣當漢明帝時無
故以夢寐恍惚之思遣遣荒絶漢之使迎
胡鬼致胡音構帝王之宮以居之屈帝王
之尊以事之其所以尊崇敬奉之者丁止
被髮野祭而已也以夷召夷遂有五胡亂
華之禍濫觴於北朝之分治裕天於蒙古
之混一而中國之土地人民盡爲胡有矣
嗚呼不有
聖人復生則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天下孰何而
不盡淪於夷哉

己巳 晉 永嘉三年

春正月朔蒸惑犯紫微

劉淵徙都平陽

司馬越入京師殺朝臣

大旱江漢河洛皆竭

劉淵兵寇洛陽

庚午 晉 永嘉四年

匈奴劉淵死子和嗣其弟聰殺而代之

氏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五胡亂華氐其一也苻秦基于此

劉聰兵寇洛陽

凡僭僞之國及其國之臣子不書其國號
所以絶奸雄之念杜禍亂之原也故史綱
於舊史所書之國號如漢趙秦燕之類一
切削之惟於初起之時一書其所稱之號
其後率以名稱使後世倡亂干紀之徒知
其所爲弗出於正今雖僞立其名僭爲之
號後世秉史筆者亦不吾與也徒取滅絶
門户之禍貽笑後世遺臭無窮庶幾禍亂
少息乎或曰春秋書齊晉之類亦非歟
曰春秋諸國其先世皆受天子命列諸侯
歷世數百年雖以吳楚徐越當世號爲夷
者亦皆先王之所封至于戰國齊韓趙魏
猶必請命于天子豈敢劉聰石勒之徒崛
起草野者比哉況其先皆夷狄自乃父乃
祖以來居中國地爲中國民已十百年于
茲矣其所據之地大者十數郡小者一二
郡而已遠或數十年近或十餘年倏起忽

滅終歸無成彼其曰帝曰王曰秦曰趙妄
自稱謂耳豈分符錫壤受天子之封命順
天膺曆爲臣民之主仁戴哉至于晉七之後
南北朝不相統禹之書國號云
劉琨表拓跋猗盧爲上谷單于封代公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亦無至者
劉聰兵寇襄陽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壬申 晉 永嘉五年
石勒陷江夏
李雄兵陷涪梓遂內史羅尚登死之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以王敦爲刺史
都督征討諸軍事
司馬越死
以荀藩爲大將軍督六州
石勒殺王衍等
夏六月劉聰兵陷洛陽弒太子詮掘諸陵焚
宮廟劉曜烝羊后晉主熾遷于平陽劉聰稱
熾爲光祿大夫平阿公
此中國帝王爲夷狄所執之始嗚呼堂堂
中國帝王爲天地人物之主乃爲胡虜所
執官以光祿大夫封以平阿公恬然受之
而不知君死社稷之義其爲中國之羞也
甚矣書之于冊垂戒萬世
荀藩立豫章王端爲太子置行臺于蒙城睎
自領尚書令石勒襲執之
劉曜寇長安遂據之
馮翊太守索綝安夷護軍麴允安定太守賈
疋謀復晉室擊敗劉聰兵於長安迎秦王業
入雍城
癸酉 晉 永嘉六年
晉主熾在平陽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琅邪王睿遣將軍紀瞻討石勒于葛陂勒引
兵退
張軌遣兵衛長安
雍州刺史賈疋等進圍長安劉曜敗走秦王
業入長安
石勒據襄國
賈疋等奉秦王業爲太子建行臺
盜殺賈疋麴允領雍州刺史

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五胡亂華羌其一也後秦基于此

癸酉 晉 晉末嘉七年四月以後晉主業建興元年

春二月匈奴劉聰弒晉主熾於平陽庾珉王儁死之

夏四月太子業立于長安 是爲愍帝 以索綝領大司馬

劉聰兵寇長安

石勒遣石虎陷鄴而據之

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

分督陝東西諸軍事

左丞相睿以祖逖爲豫州刺史

王敦表陶侃爲荆州刺史

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晉愍帝 諱鄴 武帝孫

戊戌 晉 建興二年

春正月乙巳黑霧着人如墨

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

有流星隕于平陽化爲臭肉長三十步

劉聰妻劉氏產蛇數

蒲子縣馬生人

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

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子寔嗣

史網於晉世割據諸人皆書死獨於西涼張氏及前燕慕容氏父子獨書其爵及以卒書者何子其有匡輔晉室之功也夫自南渡猶周之東遷也東遷之後諸侯不復宗周獨齊桓晉文攀卷以尊王室爲事故春秋予之當五胡亂華之時干戈紛紛世不復知有晉矣而張氏據涼慕容氏據

燕獨能不忘本朝此其所以予之也

乙亥 晉 建興三年

以左丞相睿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劉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軍事進代公猗盧爵爲王

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軍事

盜發漢杜陵二陵大有金帛

丙子 晉 建興四年

平陽地震雨血于劉聰東宮

河東大蝗痿之復飛出

犬豕交于劉聰宮門
有豕着冠升劉聰之生
劉聰內史女人化為男
涼州都督西平公張寔遣兵入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劉曜僭即天安晉主業被遷于平陽
御史中丞吉朗大都督麴允死之 前晉四十五凡五十二年

劉聰稱晉主為懷安侯
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丁丑 晉 建興五年三月以後元帝建武元年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
春正月庚子三日並照
西平公張寔聞晉主為劉聰所執大臨三日
遣司馬韓璞將兵伐之
三月丞相睿主為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于建康
晉王以王導為揚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
劉琨慕容廆遣使勸進

夏五月壬午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以劉琨為太尉
晉王立太學
晉主業為劉聰行車騎將軍
劉聰弒晉主業于平陽尚書郎辛賓死之
晉王命諜督農功

○東晉世史　都建業

晉元帝諱睿　司馬懿曾孫

戊（晉）太興元年

春三月晉王立于建業復晉祚是爲元帝

立子紹爲太子

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

劉聰所居堂災燒死聰子二十一人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廣武侯劉琨爲段匹磾所害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丙血于平陽廣袤十里

目古災異之多且異于常未有如晉懷愍之世者也然多在平陽之境平陽者劉聰之都也聰以匈奴殘孽執辱天子非獨人不忍聞天亦不忍聞之也天高高在上鑒觀于下有心而不能言人衆勝天莫如之何故出非常之災異以儆省之至再至三皆前古所未嘗有書也夫示之以自古所無之災異使其知執辱中華之主亦劉氏所無之禍亂也天意若曰天子者天之子也彼敢凌辱我之子則是蔑我也故出災異以代其言然彼猶視之蔑如也於是假手於人以報之此其所以有劉聰之禍歟或曰天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儆之天於胡奴亦愛之歟曰上天於中華之主一氣流通其有過咎天儆示怒之之意能改即止故其災異皆尋常有者也爲我中國主僭中國位天亦惡之故赫然震怒而示以非常之變且多焉非但儆乎當時實亦儆乎萬世也嗚呼執謂天道無知哉劉聰死子粲立靳準弒而代之準發淵墓戮聰屍劉氏男女無少長悉誅之

嗚呼中華之主天所立也其休戚存亡與天地相爲流通而劉聰以匈奴之孽乃敢執而困辱之非但得罪於中國得罪於世主而實得罪於天帝也天乃假手於靳準屠其族戮其屍禍及其父骨火延其宗廟嗚呼天所以報劉聰之辱二帝者亦畧相當矣天道之昭昭如此後之人可不畏哉

劉曜立于赤壁封石勒爲趙公
冬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許
晝日夜出始此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
丁巳 晉 太興二年
春三月立郊丘于建康合祀天地
劉曜徙都長安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
江東大饑詔百官言事
劉曜改稱趙帝改稱趙
是爲後趙
石勒稱趙王于襄國
戊午 晉 太興三年
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
上邽諸將殺晉王保
盜殺涼州刺史張寔弟茂嗣
祖逖進屯雍丘詔加號鎮西將軍
己未 晉 太興四年
春三月日中有黑子
石勒兵陷幽冀并州刺史段匹磾不屈死
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
以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
秋八月常山崩
豫州刺史祖逖卒于雍丘
慕容廆爲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
庚申 晉 太興元年
王敦舉兵反于武昌
徵戴淵劉隗入衛
王敦據石頭刁協等勿道出戰敗還詔令百
官見敦敦殺僕射周顗驃騎將軍戴淵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冬閏十一月晉主殂太子紹立晉明帝
尊所生母荀氏爲建安郡君
妾無並主母之禮自漢文尊薄太后後世
遵襲之以爲常與胡氏謂晉明此舉可謂
得情合義而能以道事親者矣
石勒謀臣張賓死
張右侯石趙之謀臣也而以死書之何以
中國之人爲夷狄之輔以爲戕華夏之害
狄兎之不如也雖有他美何足錄哉

癸未 晉 明帝太寧元年

王敦移屯姑孰自領揚州牧以王導爲司徒

立后庾氏以其兄亮爲中書監

甲申 晉 太寧二年

張茂卒子駿嗣

張氏世忠晉室其卒也皆書爵而於茂獨不書者何原其心也觀茂臨終謂其子曰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又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勿以朝服殮則其降趙而受其封爵非其本心明矣

加王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王敦敦

後反至江寧晉主親征破之敦死其黨伏誅

乙酉 晉 太寧三年

復三族刑

贈故譙王丞戴淵周顗等官有差

立子衍爲太子

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秋閏七月晉主殂遺詔王導庾亮卞壼輔政

太子衍立 諱衍

導庾后爲太后

庾太后臨朝稱制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晉成帝諱衍 明帝子

丙戌 晉 成帝咸和元年

以溫嶠爲都督江州軍事

庾亮殺南頓王宗

丁亥 晉 成和二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

詔庾亮督諸軍討峻

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

戊子 晉 成和三年

溫嶠以兵赴難

咸陽公卞壼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壼二子眕

盱赴敵死

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

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晉主衍于石頭

郗鑒王舒來赴難

峻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

蘇峻伏誅

石勒獲劉曜于洛陽殺之曜子熙奔于上邽

己丑 晉 成和四年

石勒取長安

論平蘇峻功陶侃郗鑒溫嶠以下封拜有差

石虎殺劉熙盡滅劉氏是歲前趙亡凡三世二十六年

庚寅 晉 成和五年

春二月石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自是後趙止稱趙

石勒以祖約不忠于晉誅之夷其族

初稅田畝三升

辛卯 晉 成和六年

石勒僭號于臨漳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熒惑守胃昴

按天文書昴胡星也若動搖主胡兵大起

李淳風作晉志謂是時二石僭號而其強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也由是觀之則昴之一宿在天專主于胡可見矣五胡之亂莫甚於二石之時故昴宿之變獨多

詳書于冊以見天意於夷固分而外之不以其僭中國之號而應以帝王之象也

壬辰 晉 成和七年

癸巳 晉 成和八年

邾石勒使焚其幣

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

秋七月熒惑入昴

石勒死子弘立石虎自爲丞相魏王弒其太后劉氏石生等討之不克而死

張駿遣張淳來上表

甲午 晉 成和九年

長沙公陶侃卒

李雄死子班立李越弒班立其弟期

以庾亮都督江荊等州軍事

以慕容皝爲鎮軍大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

秋七月熒惑犯昴

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

乙未 晉 成康元年

春正月朔晉主冠

一月月入昴

晉主幸司徒導府
夏四月石虎南遊臨江而還晉主親勒兵戒嚴
石虎還鄴
石虎始聽民爲僧
此中國人爲僧之始蓋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然漢魏時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中國人皆不得出家至石虎敬事胡僧佛圖澄國人化之始造寺廟削髮出家則是中國之人爲僧始于石虎時也虎之詔曰朕生遼戎忝君諸夏至於饗祀應從本俗佛是戎神所應兼奉其吏趙百祕祭事佛者特聽之嗚呼虎戎也而事戎神固其所也而中國之人亦事之何居晉忘祖魏黃始依佛戒削髮爲僧而晉書佛圖澄等著作郎王度奏乃云莫代惟聽西戎人教其神漢人皆不得出家魏制亦備前魏故今從之承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
丙申 晉 咸康二年
春正月彗星見奎婁
二月月犯鼎
詔求周漢後
丁酉 晉 咸康三年
石虎稱天王
國子祭酒袁瑾太常馮懷請興太學從之
慕容皝稱燕王
戊戌 晉 咸康四年
李壽弒其主期而代之改國號漢
以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
罷司徒官以王導爲丞相
代王拓跋一什翼健始置百官于盛時北
己亥 晉 咸康五年
庾亮表請伐石虎
夏四月月犯歲星在昴
丞相王導卒
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
改丞相爲司徒
慕容皝遣使來獻捷

庚 晉 咸康六年
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荊等軍州事
春正月有星孛于太微
辛丑 晉 咸康七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封慕容皝爲燕王
正土斷白籍
壬寅 晉 咸康八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晉主殂弟岳立是爲穆帝
石虎徵兵入寇
晉康帝詳岳成帝弟
癸卯 晉 康帝建元元年
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石虎
李壽殺子勢立
庾翼自移鎮襄陽詔因以翼都督征討諸軍事
庾冰都督荊江等州軍事
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甲辰 晉 建元二年

春正月太白入昴
熒惑守房心石虎殺其中書監王波以應之
秋九月晉主殂子聃立是爲穆帝尊褚后爲太后
太后臨朝稱制
乙巳 晉 穆帝永和元年
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以桓溫都督荊梁等州軍事
張駿自稱涼王
丙午 晉 永和二年
石虎以姚弋仲爲冠軍大將軍
以蔡謨領司徒錄尚書六條事
以殷浩爲揚州刺史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張駿卒子重華嗣
丁未 晉 永和三年
桓溫輸興兵伐李勢
桓溫入蜀李勢降是歲李氏亡始據成漢五世四十餘年後改
封李勢爲歸義侯

以張重華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戊申 晉 永和四年

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慕容皝卒子儁嗣

己酉 晉 永和五年

石虎僭號

封慕容儁爲燕王

石虎死子世立其兄遵殺而代之

蒲洪遣使來降

桓溫遣諸將討河北

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石遵其部將爲遵所

執裒退屯廣陵

冬十月月犯昴

庚戌 晉 永和六年

石鑒殺石遵而代之

秦雍流民推蒲洪爲主

石閔幽石鑒殺胡羯二十萬人

石閔改趙稱衛殺石鑒而代之國號魏 卒後始無姓

冉魏始見此

以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軍事

春閏正月彗星見于亢

蒲洪自稱三秦王 改姓苻是爲苻秦 都長安

麻秋殺苻洪洪子健勒秋追使來請命

石祇立于襄國

冉閔徵晉故散騎常侍辛謐謐不屈卒

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

辛亥 晉 永和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太白犯昴

苻健自稱秦天王

劉顯弒石祇而代之是歲後趙二十七世三十三年

徐兗刺豫洛州來歸

姚弋仲遣使來降以爲車騎將軍

桓溫舉興兵北伐既而復還鎮

壬子 晉 永和八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苻健僭號于長安國稱秦

冉閔殺劉顯

殷浩率諸軍北伐進屯泗口

持節六夷大都督車騎 入爭軍高陵郡公姚

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

弋仲羌也其卒書官不書死何弋仲雖夷而有向華之心其戒子之言曰晉室大亂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竭臣節無爲不義之事嗚呼弋仲親見劉石之稱皇帝而言無戎狄作天子其心蓋亦知其黨類僭竊之非素何中國之人反助夷以侵華甚者又稱奨而進之其視弋仲豈但天淵哉

慕容恪執冉閔殺之（冉魏建三歲而亡）

殷浩罷遣太學生徒

慕容儁僭號于龍都國稱燕

進張重華爲涼州牧

癸丑 晉 永和九年

殷浩進次山桑爲其前驅姚襄所敗走譙城

張重華卒子曜靈嗣涼州人廢曜靈而以張祚代之

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軍事

甲寅 晉 永和十年

春正月月蝕昴

張祚自稱涼王

殷浩以罪免爲庶人

桓溫帥師伐苻健

姚襄叛

桓溫大敗苻健兵于藍田進軍灞上三輔皆降溫尋以戰不利還師

乙卯 晉 永和十一年

苻健死子生立

涼州殺張祚立張玄靚爲王奉晉正朔

丙辰 晉 永和十二年

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桓溫敗姚襄于伊水遂入洛陽脩謁諸陵置戍而還

慕容儁悉有齊地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遣官如洛陽脩五陵晉主率群臣服縗臨

丁巳 晉 升平元年

春正月朔晉主冠

二月太白入東井

苻堅斬姚襄

苻堅弒其主生自稱天王
慕容儁徙居鄴
苻堅以王猛爲尚書左丞
戊午 晉 升平二年
夏五月有星孛于天船
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以郗曇督徐兗州軍事
己未 晉 升平三年
諸葛攸伐慕容儁敗績許穎諸郡
庚申 晉 升平四年
慕容儁死子暐立
辛酉 晉 升平五年
夏五月晉主殂子丕立是爲哀帝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既
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
桓溫鎮宛遣兵取許昌
以張玄靚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晉哀帝海西公子
壬戌 晉 哀帝昏和元年
滅田祖畝收二升

以庾希爲徐兗刺史袁真監豫司等州軍事
桓溫上疏請遷都洛陽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癸亥 晉 興寧元年
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入天市
張天錫弒玄靚而代之
甲子 晉 興寧二年
大閱户口令所在土斷
音主以餌方士藥得疾不能視朝太后臨朝
攝政
慕容暐兵陷河南諸城
加桓溫揚州牧錄尚書事
遣使諭溫入朝不至
乙丑 晉 興寧三年
桓溫移鎮姑孰以弟豁監荆揚等州軍事
春二月晉主殂弟奕立是爲海西公
慕容暐兵陷洛陽將軍沈勁死之
徙會稽王昱爲琅邪王昱仍稱會稽王
司馬勳反于成都

海西公 廢帝 太和元年

丙寅 晉 海西公太和元年

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

丁卯 晉 太和二年

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戊辰 晉 太和三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桓溫自加殊禮位諸侯王上

以仇也 楊世爲秦州刺史

己巳 晉 太和四年

桓溫帥師伐慕容暐苻堅遣兵救之戰于枋頭不利而還

慕容垂避其主暐奔苻堅

苻堅遣王猛等伐慕容暐取洛陽

桓溫徙鎮廣陵

庚午 晉 太和五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苻堅執慕容暐慕容暐是歲前燕亡凡四十六年

苻堅遷慕容暐及鮮卑四萬戶[illegible]

辛未 晉 太和六年十一月以後簡文二年

冬十一月桓溫入朝廢晉主奕爲東海王迎立會稽王昱 是爲簡文帝

晉簡文帝 諱昱 元帝少子

壬申 晉 簡文帝咸安二年

秋七月晉主殂子昌明立 是爲孝武帝

晉孝武帝 諱昌明 簡文子

癸酉 晉 孝武帝寧康元年

春二月桓溫來朝

秋七月桓溫死以溫弟冲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褚太后復臨朝

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僕射共掌朝政

苻堅兵寇梁益酋之

以王坦之爲中書令領丹陽尹

冬彗星見長十餘丈

甲戌 晉 寧康二年

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謝安總中書

乙亥 晉 寧康三年

春三月彗星見

桓冲讓謝安領揚州刺史

王猛卒

凡仕夷者皆以死書而猛獨書卒何原其心也猛負高世之資生亂離之世不得已而仕秦其心蓋惓惓然以中國生靈爲念觀其臨終秦主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陛下誠正朔相承一言其深明華夷之分識順逆之理也數表而出之以爲不幸而仕夷者之法然既予之而不書其官何不書秦官以見仕夷非其得已也

丙子 晉太元元年

春正月朔晉主冠褚太后歸政以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

苻堅兵擊涼州守將掌據死之

張天錫降于苻堅姑臧涼亡凡八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苻堅禁老莊圖讖之學

丁丑 晉太元二年

加謝安都督揚豫等州軍事以桓冲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

戊寅 晉太元三年

苻堅兵陷南陽

苻堅遣兵分道入寇

己卯 晉太元四年

苻堅兵擊什翼犍敗之什翼犍爲其子寔君所弒堅誅寔君分代爲二部

庚辰 晉太元五年

苻堅兵陷襄陽及淮陰彭城

苻堅兵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辛巳 晉太元六年

立佛精舍于內殿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壬午 晉太元七年

江東大饑

苻堅謀入寇以苻融爲征南大將軍

癸巳 晉 太元八年

秋八月苻堅大舉入寇

命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等率師拒

苻堅

以琅邪王導子錄尚書六條事

謝石謝玄等大破苻堅兵于淝水堅走之

安

初開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

甲申 晉 太元九年

慕容垂稱燕王

遣將軍劉牢之等伐苻堅後譙城魏興等城

慕容垂稱燕王

以謝安爲太保

姚萇自稱秦王于北地 是爲後秦

遣謝玄取河南

加謝安都督十五州軍事

乙酉 晉 太元十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慕容冲立復稱燕于阿房 是爲西燕

慕容冲攻苻堅堅出奔五將山

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以琅邪王導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

姚萇弒苻堅

丙戌 晉 太元十一年

苻堅子丕立于晉陽

劉顯臧頡眷而代之拓跋珪奔賀蘭部

呂光殺涼州刺史梁熙而代之 是爲後涼姑臧

乞伏國仁稱單于 是爲西秦居勇士城

國仁鮮卑種也

拓跋珪復稱代王尋改稱魏 後魏

比朝基于此

丁亥 晉 太元十二年

慕容垂立于中山復稱燕 是爲後燕

西燕人殺慕容冲立段隨爲王又殺之慕容顯顯復見殺立冲子瑤慕容永又殺之

泓之子忠尋殺忠而自立于長子

姚萇僭號于長安

馮該斬苻丕執其子寧等送建康

苻堅族子登立于南安

拓跋珪大破劉顯

戊戌 晉 太元十三年

康樂公謝玄卒

翟遼自稱魏天王

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 徙沿金城

己丑 晉 太元十四年

姚萇襲苻登輜重登妻毛氏死之

庚寅 晉 太元十五年

慕容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走翟遼

以王恭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辛卯 晉 太元十六年

秋七月有星孛于太微歷北斗入紫微

拓跋珪大破劉衛辰諸部來降

壬辰 晉 太元十七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殷仲堪都督荊益寧州軍事

徙導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脩孔子廟不報

癸巳 晉 太元十八年

姚萇死子興即帥師擊苻登

甲午 晉 太元十九年

姚興殺苻登登子崇立尋敗死 是歲秦亡六世四十五年

姚興立

慕容垂殺慕容永 是歲西燕亡凡十年

乙未 晉 太元二十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長星見

丙申 晉 太元二十一年

慕容垂死子寶立

慕容寶弒其母

呂光稱涼天王

秋七月貴人張氏弒晉主于清暑殿子德宗立 是爲安帝

拓跋珪大舉擊慕容寶

晉安帝諱德宗 武帝子

丁酉 晉 安帝隆安元年

春正月晉主冠

以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左僕射

禿髮烏孤稱西平王 是爲南涼景帝

烏孤鮮卑種也

王恭舉兵反會誅王國寶王緒晉主賜國寶
死殺緒

按胡安國曰春秋書趙盾歸于晉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歟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陳者真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爲名而實欲脅君取國古則此說啓之矣嗚呼自王恭爲此舉而後世桓兵暴外者往往以此藉口稱兵犯闕汪肯之不明其禍一至此哉

以會稽王道子子元顯爲征虜將軍

殷業稱建康公尋稱涼王是爲北涼

慕容詳自立于中山慕容麟襲殺詳而代之

拓跋珪大破慕容麟克中山

戊晉隆安二年

慕容德稱燕王于滑臺是爲南燕

慕容寶爲其下所殺子盛立

王恭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反玄陷江州

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

桓玄大破王師于白石

王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誅之

以劉牢之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玄楊佺期

殷仲堪爲刺史敕仲堪使田軍

復以殷仲堪督荆益軍仲堪等罷兵還鎮

拓跋珪立官制作禮樂定律令考天象

珪稱號于代都是爲魏道武帝命朝野束髮加冠

妖人孫泰謀亂伏誅兄子恩逃入海

己晉隆安三年

拓跋珪置五經博士大索書籍

以元顯爲揚州刺史

姚興寇洛陽拓跋珪遣兵來救

秃髮烏孤死弟利鹿孤嗣能平西

姚興自降稱秦王

姚興陷洛陽

妖賊孫恩陷會稽

以元顯録尚書事

桓玄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

吕光死子紹嗣庶兄纂殺而代之

庚晉隆安四年

春二月有星孛于奎婁
二月彗星見于紫微
慕容盛貶號為庶人天王
桓玄表求都督荆江八州軍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地震
以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李暠稱涼公（是為西涼建都敦煌）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考晉書津作市）
司馬元顯殺吏部尚書車胤御史中丞江績

葉適曰元顯一日以私意而擅殺二大臣晉安得不亡

（壬辰 晉隆安五年）

呂超誅呂纂而以其兄隆代之纂妻自殺
孫恩寇海鹽又寇丹徒劉裕討破之
沮渠蒙遜弒段業自稱張掖公（亦號北涼）
以劉裕為下邳太守大破孫恩
段璣弒慕容盛其母立盛叔父熙
（癸巳 晉元興元年）
詔狀桓玄罪以元顯為征討大都督討之

元顯軍潰玄入建康自為太尉總百揆殺元顯等
妖賊孫恩死玄以恩黨盧循為永嘉太守
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始稱涼王
柔然社崙自號可汗
此北狄稱可汗之始前此拓跋之先雖有可汗之稱然皆追封者耳唐杜佑謂可汗之稱始此
（癸卯 晉元興二年）
桓玄自為大將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玄自為相國楚王
冬十一月玄篡位廢晉主為平固王遷于尋陽
益州刺史毛璩起兵討桓玄
拓跋珪初制冠服
（甲辰 晉元興三年）
晉主德宗居尋陽
劉裕起兵討桓玄
劉裕破桓謙桓玄出走裕立安帝于江陵

玄至尋陽逼晉主德宗西上劉毅等率兵追之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

玄挾晉主德宗入江陵

何無忌等破玄于桑落州

玄挾晉主德宗東下

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大破之玄復挾晉主德宗入江陵

桓玄伏誅

晉主復位于江陵

乙巳 晉義熙元年

呂隆降于姚興是歲後涼亡

丙午 晉義熙二年

姚興命鳩摩羅什翻譯佛書

中國有梵夾書始盛于此嗚呼書字自蒼頡以來有所謂籀文篆隸行草花蟲音文字三代以來未之有異也至是始有一種怪體殊音之製以亂我中國自結繩以來之書嗚呼作俑者漢明帝也然是時止有四十二章之經藏之宮寺是後雖有胡僧安靜支懺康會等翻譯未甚傳布民間至是姚興始大集胡僧以華音譯梵文時有脗合厥後僞作日增無從質正遂至遍滿天下家傳而人誦之而中國之人虛矯之風竊老莊之緒餘以粉飾之遂至淪人肌膚入人骨髓膠固深密而不可解散其尤可惡者竊我聖經之名名其邪僞之作雖其以徑爲訓異乎經常之義然亦無忌憚矣嗚呼梭之者教其罪可勝誅哉

譙縱自稱成都王

晉主還建康

丁未 晉義熙三年

以劉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鎮京口

以賊黨盧循爲廣州刺史

荆湘江豫平

劉裕遣使求和于姚興得南鄉等十二郡

幕容備德死子超立

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滅殷仲文桓冲孫偉族

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高雲弒慕容熙而滅之自立爲天王（是歲燕亡 世二十四年高雲江陵爲北燕）

戊申（晉義熙四年）

劉裕自加揚州刺史錄尚書事

己酉（晉義熙五年）

春二月月犯昴

劉裕伐慕容超大破之遂圍廣固

乞伏乾歸復稱秦王

燕人殺高雲馮跋自稱天王（亦僑北燕居龍城）

秋九月月犯昴閏十月月又犯昴

拓跋珪子紹弒珪子嗣誅紹自立（是爲魏明元）

庚戌（晉義熙六年）

劉裕拔廣固執慕容超送建康斬之（是歲南燕亡 世十二年）

盧循等復反

江荊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戰敗死之

盧循進逼建康

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

黃鉞

辛亥（晉義熙七年）

秋七月五虹見于東方

劉裕受太尉中書監之命

盧循伏誅

壬子（晉義熙八年）

以劉毅都督荊寧秦雍軍事

乞伏乾歸爲其下所弒子熾盤嗣

劉裕卽師襲荊州殺都督劉毅

裕自加太傅揚州牧復辭不受

癸丑（晉義熙九年）

劉裕殺豫州刺史諸葛長民

併省流寓郡縣

朱齡石誅譙縱成都平

甲寅（晉義熙十年）

劉裕廢譙王文思爲庶人

乞伏熾盤襲殺傉檀（是歲南涼亡 世十八年）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乙卯（晉義熙十一年）

夏五月彗星二見

書彗並見始此

劉裕攻司馬休之于荊州休之出奔投姚興
裕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炭惑不見八十餘日復出東井秦地大旱
丙辰 晉 義熙十二年
劉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軍事
姚興死子泓立
裕自加中外大都督督諸軍伐姚泓
將軍檀道濟克洛陽
詔遣王猛之脩謁五陵
裕自加相國揚州牧封宋公備九錫復辭不受
丁巳 晉 義熙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李暠卒子歆嗣
裕遣使假道于拓跋嗣嗣遣兵屯河北裕兵大破之裕入洛陽
秋八月裕至潼關遣王鎮惡自河入渭大破姚泓兵遂入長安泓出降是歲後秦亡三十四年
九月裕至長安

劉裕自進爵爲王增封十郡復辭不受
劉穆之死
冬十二月裕東還留子義真都督雍梁秦州軍事
赫連勃勃遣兵向長安
戊午 晉 義熙十四年
沈田子矯殺王鎮惡王脩討田子誅之
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
劉義真殺其長史王脩關中大亂
赫連勃勃陷長安

義真逃歸
赫連勃勃僭號于長安
彗星出太微進掃紫微
劉裕弒晉主于東堂立琅邪王德文
晉主德文 安帝弟
起 晉 恭帝元熙元年
赫連勃勃還統萬
劉裕殺晉宗室之有才望者
宗室司馬楚之據長社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長星出竟天

六月劉裕篡位國號宋是爲宋武帝廢晉主德文爲零陵王以兵守之是歲晉亡東晉十一主凡一百四年前後兩晉共一百五十六年

劉裕改晉封爵

沮渠蒙遜殺李歆歆弟恂出奔是歲西涼亡凡二十一年

○南北朝世史

南

宋姓劉氏都建康

北

魏姓拓跋氏都平城

宋主劉裕永初二年魏主拓跋嗣秦常二年北燕馮跋太平十二年西秦乞伏熾磐建弘二年北涼沮渠蒙遜玄始十年夏赫連勃勃真興三年西涼李倘永建二年

春二月宋主裕祀南郊大赦

後世因郊肆赦始此裴子野曰郊祀天地
修廣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爲哉

宋主以其子義真爲司徒徐羨之爲尚書令
傅亮爲僕射

宋劉裕弒其故主德文

前此曹丕司馬炎雖奪人國而猶不忍加
逆於其故主劉裕既已得晉之天下而猶
介介然於一夫之防欲以一人心防後患
自是以後故主得全者鮮矣是亦可見世
變之愈下也

沮渠蒙遜殺李恒

宋以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

春二月有星孛于虛危

宋主裕有疾出其子義真都督雍豫等州軍事

宋封楊盛爲武都王

宋主劉裕殺子義符立義隆爲帝

宋主遺詔毋后不許臨朝

宋以傅亮爲中書監尚書令謝晦爲中書侍郎與攻宋崔浩諫不聽

魏立子燾爲太子監國

書太子監國始此

魏人擊宋取青兗諸郡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營室

魏築長城備柔然
魏取宋司兗豫諸郡
冬十月有星孛于氏
魏主嗣殂子燾立是爲太武
魏始封其臣爲王
王爵之輕自此始
魏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
道家之法始盛於此嗚呼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七家大旨去健羨虛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等事東

漢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授受於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脩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書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王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此後世烹鍊丹藥之技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部之法謙之獻其書于魏人多不信崔浩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楊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而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爲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爲天師後世因之遂以輔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豈容帝王僭得以爲天之子而一介方士乃得以爲

天之師哉道陵謙之之徒其生也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纍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爲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此理哉然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
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夫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爲淫巫小術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然後二

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歟

甲申 宋景平二年 魏太延元年 北燕太平十五年 北涼玄始十三年 夏昌興六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宋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王義真爲庶人

夏五月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爲營陽王尋弒之殺前廬陵王義真迎立宜都王義隆是爲文帝

宋以謝晦行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宋以徐羨之爲司徒

乙酉 宋元嘉二年 魏始光二年 北燕太平十六年 西秦建弘七年 北涼玄始十四年 夏赫連昌承光元年

宋主始親政

燕有女子化爲男

魏主尊其保母竇氏爲保太后

尊保母爲后始此

魏以長孫嵩爲太尉長孫翰爲司徒奚斤爲司空

魏遣使如宋

武都王楊盛卒子玉嗣

楊盛亦夷也而書其卒何哉聞晉亡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玉曰吾老矣終當爲晉臣其心慕華可尚也

夏赫連勃勃卒子昌立

魏大舉伐柔然

丙戌 宋元嘉三年 魏始光三年 北燕太平十七年 西秦建弘七年 北涼玄始十五年 夏承光二年

宋誅徐羨之傅亮以王弘爲司徒錄尚書事彭城王義康都督荊湘等州軍事

謝晦舉兵反江陵宋主自將討晦誅之

宋主以僧慧琳議朝政

魏立太學

丁亥 宋元嘉四年 魏始光四年 北燕太平十八年 西秦建弘八年 北涼玄始十六年 夏承光三年

魏主擊夏取統萬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晉前彭澤令陶潛卒

綱目書潛徵士此不然何史明言潛爲彭澤令棄官去非但徵爲著作佐郎不就也

戊（宋元嘉五年 魏始光五年 二月 刘义隆初伐河
夏 ○ 魏元年 北燕太平十九年 西秦乞伏
暮末永弘元年 北凉承玄元年 夏赫
連定勝光元年）

魏執夏主昌以歸

夏赫連定立于平凉復取長安

秦乞伏熾磐卒子暮末嗣

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己（宋元嘉六年 魏神䴥二年 北燕太平
○ 西秦永弘二年 北凉承玄
二十年 夏勝光二年）

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

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

宋遣使如魏

魏主伐柔然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星晝見

庚（宋元嘉七年 魏神䴥二年 北燕太平
○ 西秦永弘三年 北凉承玄
二十一年 夏勝光三年）

宋遣兵伐魏魏人撤戍兵

宋人取河南

魏人擊敗宋兵

燕馮跋卒弟弘殺其子翼代之

魏人擊夏

魏取宋金墉虎牢

宋遣檀道濟伐魏

魏人克夏平凉復取長安

辛（宋元嘉八年 魏神䴥三年 北燕太興
未 ○ 元年 北凉義和元年）

宋檀道濟敗魏師于滑臺

夏滅秦是歲西秦乞
四世十七年

魏克宋滑臺

魏復境內租一歲

吐谷渾襲夏主定執之是歲夏亡凡二十五年

壬（宋元嘉九年 魏延和元年 北燕太興
申 ○ 二年 北凉義和二年）

魏求昏于宋

魏主以保太后為皇太后

宋以王弘為太保檀道濟為司空

魏殺故夏主定

宋遣使如魏

魏主攻燕圍和龍

癸（宋元嘉十年 魏延和二年 北燕太興
酉 ○ 三年 北凉永建永和元年）

涼王蒙遜卒子牧犍嗣

宋裴方明平蜀
楊難當襲宋漢中據之
宋殺前臨川內史謝靈運
魏及柔然和親
宋復取漢中
燕稱藩于魏
涼遣使奉表于宋
魏人伐燕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燕稱藩于宋
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
魏擊燕
宋大水設酒禁
宋禁擅鑄佛像造寺塔
宋主殺司空檀道濟
楊難當自稱大秦王
魏伐燕馮弘奔高麗

楊難當降魏
宋造水運渾儀
柔然入魏邊
魏詔吏民得告守令罪
吏民告守令罪始此
涼遣子入侍于魏又遣使如宋
西域十六國朝貢于魏
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宋立玄史文儒四學
魏以楊保宗為武都王
魏主伐涼牧犍降
晉世五胡紛擾中原之地分為十有六國
趙後趙涼後涼南涼北涼西涼燕後燕西燕南燕北燕秦後秦西秦夏宋初猶有五國姚連沮渠最後亡至是盡入于魏

魏除田禁

庚辰 ○宋元嘉十七年 魏太延六年六月以後太平眞君元年 四字紀元始此 魏凡加中元以別之非此比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六月魏用方士神書之文改元

宋誅領軍劉湛出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以兵守之

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始與王濬爲揚州刺史

辛巳 ○宋元嘉十八年 魏太平眞君二年

宋龍驤參軍扶令育以上表言義康賜死

壬午 ○宋元嘉十九年 魏太平眞君三年

魏主詣道壇受符籙作靜輪宮

書人君受符籙始此

宋擊楊難當平之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宋封沮渠無諱爲河西王

柔然遣使如宋

宋脩孔子廟

魏以李寶爲敦煌公

癸未 ○宋元嘉二十年 魏太平眞君四年

魏擊宋仇池取之

魏殺武都王楊保宗

宋立楊文德爲武都王

甲申 ○宋元嘉二十一年 魏太平眞君五年

宋主耕籍田

魏太子晃總百揆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

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

沮渠無諱卒弟安周嗣

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丕以憂卒

宋以江夏王義恭爲太尉領司徒

魏罷舊俗所祀諸神

乙酉 ○宋元嘉二十二年 魏太平眞君六年

春正月朔宋行元嘉曆

何承天以前之曆合朔月食不專在朔望承天更撰新曆皆取羸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自是日食多在朔日矣

魏詔中書以經義決疑獄

魏以爽狄主中國行事一以華夏爲法蓋

欲以華變夷也春秋之法夷而進於夏則
夏之元魏之好尚如此其亦異乎蒙古之
所為矣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謝善降魏西域復通
魏人侵宋
宋范曄謀反伏誅
宋廢其彭城王義康為庶人
宋始備郊廟之樂
丙戌（宋元嘉二十三年 魏太平真君七年）
魏主討蓋吳宋發兵援之
宋伐林邑克之
魏誅沙門毀佛書佛像
嗚呼人君之於民其賢者智者固當愛之
其愚者不肖者亦當憐之故民有悖於教
違於禮犯於法者必先原其心察其情而
推究其所自苟上之所不為而又明有禁
令而民犯之違之悖之然後罪之誅之彼
固甘心而受也上之人分明為之而又無
禁令一旦不分彼此施之以一切之刑則
彼固有辭矣元魏之誅沙門無若痛史人
心然未嘗先有禁約之令限斷之期而即
加之以不可復生之刑使之欲改過而無
由亦云慘矣況其心偏有所向非一於扶
正教以闢邪說也安能服其心哉
魏人侵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宋元嘉二十四年 魏太平真君八年）
楊文德據陵蘆五郡氐皆應之
戊子（宋元嘉二十五年 魏太平真君九年）
魏平西域
己丑（宋元嘉二十六年 魏太平真君十年）
庚寅（宋元嘉二十七年 魏太平真君十一年）
宋平雍州蠻
魏主圍宋懸瓠
宋以軍興減百官俸
魏崔浩撰國記不諱魏主殺之夷其族并殺
其郎吏中書侍郎高允以不欺獲宥
宋人大舉侵魏魏主自將禦之

魏主進至魯郡以太牢祠孔子

宋柳元景大破魏師于陜

魏人敗宋師于尉武進逼壽陽

魏主引兵南下進次瓜步

宋人戒嚴守江

魏及宋平

宋元嘉二十八年 魏太平眞君十二年六月以後正平元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

魏荆州刺史魯爽及其弟秀奔宋

夏五月彗星入太微

宋以何尚之爲尚書令徐湛之爲僕射

宋魏復通好

壬辰 宋元嘉二十九年 魏正平二年三月以後魏主濬興安元年

魏宦者宗愛弑其君燾而立安南王余

宋人侵魏

宋太子劭始與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魏宦者宗愛再弑其君余郎中劉尼等立太武孫濬愛伏誅是爲文成

魏復佛法

乙巳 宋元嘉三十年 魏興安二年

春二月宋主義隆爲其太子劉劭所弑書子弑父始見于此

宋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是爲孝武帝及弟濬尋伏誅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宋主駿潛殺其弟南平王鑠

甲午 宋主駿孝建元年 魏興安三年七月以後興光元年

宋鑄孝建四銖錢

後世以年號爲錢文始此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質與義宣尋伏誅

宋省錄尚書事官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

乙未 宋孝建二年 魏興光二年六月以後太安元年

宋主殺其弟武昌王渾

宋郊廟初設備樂

宋裁損王侯制度

丙申 宋孝建三年 魏太安二年

宋以汀夏王義恭爲太宰

魏定州刺史許宗之誣訕朝政坐誅

己酉（宋大明三年 魏太安五年）
宋竟陵王誕反遣兵討誅之

庚戌（宋大明四年 魏太安六年）
宋以沈慶之爲司空

辛亥（宋大明五年 魏和平二年）
宋盧陵內史周朗以言事切直被殺

魏復置史官

壬子（宋大明六年 魏和平三年）
魏大旱脩群祀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癸丑（宋大明七年 魏和平四年）
宋制民戚輸布户四匹

宋始令沙門拜人主

甲寅（宋大明八年 魏和平五年）
宋詔禁專殺及擅動民興軍

魏遣游明根如宋

乙卯（宋大明元年 魏太安三年）
魏以尉眷爲太尉錄尚書事

丙辰（宋大明二年 魏太安四年）
魏侵宋入兗州

魏增置內外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

人君之臨下當如太陽之當天太陽雖大有容光之隙然後及之耳苟不當其時雖無物不照無處不臨然必當陽光之時其隙而有可隱蔽之勢固未嘗不曲其光蔽尋其隙察察以用其明也人君臨下何以異此自元魏置候官以伺察百官過失後世踵而行之寄耳目於群小雖或因之以得臣民之陰私然小人假是以中傷正人君子亦多矣吁魏元成其作俑者歟

魏以高允爲中書令

宋沙門曇標謀反伏誅

書僧反始此

魏主伐柔然

魏侵宋清口敗退

宋主以前典籤戴法興等爲中書舍人

太守王玄謨爲南徐州刺史

宋大饑

乙巳 宋主子業永光元年五月以後景和元年十一月宋主彧泰始元年 魏和平六年

宋鑄二銖錢

夏五月魏主濬殂子弘立是爲獻文

魏乙渾殺司徒陸麗自爲丞相位諸侯王上

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等又殺其弟新安王子鸞義陽王昶出奔魏

宋聽民私鑄錢

宋主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太

尉沈慶之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于殿內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

冬十一月宋人弒劉子業而立湘東王彧是爲

丙申 宋泰始二年 魏主弘天安元年

宋主彧遣兵擊子勛子勛遂自立于江州司豫等八州皆應之建安王休仁尋克之殺子

勛

宋斷新錢專用古錢

魏立郡學

書郡學始此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二人

宋以嬖人李道兒子昱爲子立爲太子

宋僑立州

丁未 宋泰始三年 魏天安二年八月以後皇興元年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魏侵宋青州取四城

宋減民田租之半

宋以蕭道成爲南兗州刺史

冬十月辛巳日有食之

戊申 宋泰始四年 魏皇興二年

宋徙東海王禕爲廬江王

魏作大像

己酉 宋泰始五年 魏皇興三年

魏取宋青冀地

魏李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置僧祇佛圖戶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禕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魏遣使如宋脩好

庚戌〇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

宋定間二年一祭南郊

宋以南兗州刺史蕭道成爲黃門侍郎尋復本任

宋立總明觀

辛亥〇宋泰始七年魏皇興五年八月以後魏主宏延興元年

宋主殺其弟休祐等三人

宋主殺其豫州都督吳喜

宋以蕭道成爲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其子宏自稱太上皇帝是謂孝文前此有尊其父爲太上皇者明不統天下也今魏傳位於其子稱太上皇帝者猶總萬幾也

宋人侵魏

宋作湘宮寺

晉作寺始此

壬子〇宋泰豫元年魏延興二年

宋殺其揚州刺史江夏侯王景文

夏四月宋主彧卒其養子李昱立是爲苍梧王

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主昱以倖臣阮佃夫爲給事中

癸丑〇宋主昱元徽元年魏延興三年

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爲崇聖大夫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〇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蕭道成擊斬之

柔然遣使如宋

宋以蕭道成爲中領軍

魏罷門房之誅

宋以袁粲爲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爲尚書令劉秉爲丹陽尹

乙卯〇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

宋主昱微行自稱李將軍

魏初禁宰牛馬

宰牛馬有禁始此

丙辰〇宋元徽四年魏延興六年

魏太后馮氏弑其主弘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

宋建平王景素舉兵京口不克而死

宋李昱白晝出都市殺人

己丑（宋元徽五年七月以後宋主準昇明元年魏太和元年）秋七月宋人殺李昱蕭道成立安成王準（是爲順帝）自爲司空錄尚書事

魏詔工商賤族有役者止本部丞

宋蕭道成封其同事者楊玉夫等二十五人官爵

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宋蕭道成假黃鉞出頓新亭

庚午（宋昇明二年魏太和二年）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魏禁宗戚士族與非類昏偶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宋蕭道成自爲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魏馮太后夷滅臣下有猜嫌者

己未（宋昇明三年四月以後齊主鸞道成建元年魏太和三年）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宋蕭道成自爲相國齊公加九錫又進齊王

宋蕭道成殺臨川王綽又殺武陵王贊

夏四月宋蕭道成篡位國號齊（是爲高帝）廢宋主準爲汝陰王徙之丹陽卽以褚淵爲司空（是歲宋亡凡六十九主）

宋奉朝請裴顒數蕭道成罪道成殺之

蕭道成以宋大臣褚淵王儉等有佐命功進其爵

嗚呼春秋於篡逆之臣必誅絕其黨與所以孤亂賊之黨而絕其依附之心以垂世戒也褚淵王儉皆以公主子爲宋大臣主弱國危不能扶持繼之以死可也顧以世臣之華胄王室之懿親受權奸一時嫗乳之恩忍將外王父之家國輸之崛起之夫平日素所比肩者百拜稽首甘心以爲之臣僕曾無愧恥之心嗚呼斯人也魯狗彘之不若哉

蕭道成弒宋主準而滅其族

嗚呼爲帝爲王者皆起自匹夫一旦而居九重之尊享四海之富孰不欲傳之千萬世而無窮哉然而積德不宏貽謀不遠遂因而戚其先世自受姓以來千萬世之宗祀者亦有之矣方漢之衰也魏得之魏之衰也晉得之晉衰而宋得宋衰而齊得漢之山陽魏之陳留猶得終其天年宋於零陵直殺之而已然猶有遺種焉至于齊乃奉汝陰之族類而滅之嗚呼漢得天下以善而人亦報之以善故獻帝雖廢猶得善終晉則弒君矣故其後也人亦弒之然彼猶善待其所禪之人也至於宋則既受其禪又弒其人此其所以得族滅之報也歟

契丹入附于魏

契丹之名始見于此

○南北朝世史

南

姓蕭氏都建康

北

魏改號元年遷都洛陽

庚申 ○魏建元二年 宋太和四年

魏遣梁郡王嘉以宋宗室劉昶伐齊攻壽陽

齊拾定民籍

齊以兄子鸞爲鄱州刺史

魏徐兗州民聚衆思歸江南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齊以楊後起爲武都王

齊以褚淵爲司徒

辛酉 ○齊建元三年 魏太和五年

魏沙門法秀作亂伏誅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齊遣使如魏

壬戌 ○齊建元四年 魏太和六年

春三月齊主蕭道成死子賾立是爲武帝

齊以褚淵爲録尚書事王儉爲尚書令

褚淵死

按晁説之曰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臣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有

之實自淵始嗚呼逝淵之所以忍恥而就此者任遯謂其惜身保妻子淵知惜身保妻子而不知惜理保名節此所以陷為千古之罪人也歟考史淵死時年四十有八齊主受禪至是纔三年爾僅苟三年之生乃遺萬年之臭較其所得失孰為多哉

魏主始親祀七廟

秦以來祀七廟始見於此

齊罷國子學

魏罷山澤禁

齊主改永明元年

魏太和七年

齊主殺尚書垣崇祖散騎常侍荀伯玉

冬十月癸亥遊行入太微

齊遣使如魏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魏始禁同姓為昏

夷狄於夫婦一倫瀆亂尤甚在其域中無足怪者既入中國之地雜中國之人習中國之俗猶不知所慕傚則是無秉彝之性羞惡之心不可以人理待之矣元魏入居華夏事事慕中國聖人之教至是又有同姓為昏之禁其視蒙古之子承父妾兄收弟婦至於國終而不知變也異矣

齊永明二年

魏太和八年

齊以其子子良為司徒

齊分中書舍人為四戶

魏始班祿

齊永明三年

魏太和九年

魏禁讖緯巫卜

齊復立學釋奠先師

魏詔賜饑民所鬻子女

齊開學士館

學士之名始見於此然尚未以名官也

魏詔均田

書均田始此給事中李安世上言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歸今主帝善之下詔均天下人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受田三十畝

丙寅 齊永明四年 魏太和十年

魏主朝會始服衮冕

魏制民間置隣長里長黨長

後世里長之名始此

柔然遣使如魏

魏改中書學爲國子學

魏分置州郡

丁卯 齊永明五年 魏太和十一年

魏定樂章除其非雅者

魏光祿大夫咸陽公高允卒

戊辰 齊永明六年 魏太和十二年

齊敗魏師取舞陽

魏大旱詔有司賑貸

魏出宮人罷永作

魏詔犯死刑而親老無他子旁親者以聞

己巳 齊永明七年 魏太和十三年

魏侵齊齊擊破之

齊侵魏魏擊却之

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

齊王儉死

魏遣使如齊

庚午 齊永明八年 魏太和十四年

齊遣使如魏

秋九月魏馮太后死魏主素服終制

馮太后書死何弒君之罪人也以毋殺子亦有罪邪嗚呼君所以承天道而秦宗祀也少於適子且有三年之服況毋乎毋道主於燕子非得罪於宗社而爲存亡之所係固無廢子之理況本無罪而以私意害之乎

辛未 齊永明九年 魏太和十五年

魏主始聽政

齊遣使如魏

魏遣常侍李彪如齊

魏定廟祧之制正祀典置樂官

壬申 齊永明十年 魏太和十六年

魏主初朝日于東郊

魏脩堯舜禹文王周公之祀又親祠孔子

魏遣使如齊

魏主養老于明堂

齊遣使如魏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癸酉 ○齊永興元年 魏太和十七年
魏主親錄囚徒
魏詔大舉伐齊行至洛陽罷兵
秋七月齊主贐卒太孫昭業立 是爲隱王 以竟陵王子良伏誅
子良伏誅
魏營洛都
甲戌 ○齊主贐永興元年七月昭文延興元年 魏太和十八年
十一月魏遷都洛陽
魏主南巡祭比干墓
齊竟陵王子良以憂卒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魏遣使如齊
秋七月齊蕭鸞弒其主昭業立新安王昭文 昭業 自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宣城公
魏主考續黜陟百官
齊蕭鸞殺鄱陽王鏘等七人
齊蕭鸞自爲太傅揚州牧進爵爲王殺衡陽王鈞等四人

冬十月齊蕭鸞廢其主昭文 是爲明帝 幕其位
十一月壬申日有食之
齊蕭鸞弒其故主
魏禁胡服
魏主自將伐齊
乙亥 ○齊建武二年 魏太和十九年
魏主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
魏主如魯城祠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
魏主臨其賓川王諸喪
魏主禁胡語求遺書法度量
嗚呼魏主夷人乃能改其夷俗前既書禁胡服今又書禁胡語其慕華之心可尚也已近世蒙古視之蓋有愧矣
齊蕭鸞殺其領軍蕭諶及西陽王子明等
魏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
魏遷都洛陽
冬十一月魏主祀圜丘
魏頒品令賜冠服
丙子 ○齊建武三年 魏太和二十年

魏改姓元氏并改其群臣從代來者姓
此胡人冒中國姓之始元魏起漠北以九十九姓爲部落其所謂姓者皆以土俗類多重複至是改之以從中夏遂使中國三代漢魏以來之姓氏華夷混雜不復可辨識矣

魏詔定諸州族姓

魏詔漢魏晉諸陵皆禁樵蘇

魏主廢其后爲尼
此廢后爲尼之始

魏太子恂有罪廢

魏新興公丕有罪免其死

魏主自將伐齊

齊侵魏太倉口

齊蕭鸞殺其河東王鉉等十人
宋武懲司馬氏復興滅晉子孫齊武效之又滅劉氏子孫夫殺他人子孫將以安已之子孫也抑孰知身死之後不三四傳其子孫乃自殺其子孫凡吾前日所以殺人以安之者今乃自相殺焉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嗚呼殺人者非但他人殺之以還報幸而人不報焉天乃假手殺人者之子孫俾自相殺以代他人之報之也後世好殺人者觀宋武之後有彧齊武之後有鸞可以鑒矣

齊大司馬王敬則舉兵尋敗死

魏省宮掖費用以給軍賞

齊以蕭衍爲雍州刺史

秋七月齊蕭鸞殂子寶卷立
蕭鸞書死何弒君之賊也嗚呼人道滅於君父臣之於君齒其所乘馬蹴其馬所斃之芻尚且有誅況以刃加其君哉臣子有如是之罪幸而斧鉞不加其身至其死也後世之史官又因其已得者從而殺之不加誅絕焉何以懼後世之亂臣賊子哉

魏侵齊境聞齊有喪退師

齊侵魏

魏主自將禦齊師還卒于穀塘原子恪立以遺詔誅馮氏（是爲宣帝）

魏以彭城王勰爲驃騎大將軍都督冀定七州軍事

齊僕射江祏侍中江祀謀立始安王遙光被誅遙光因而作亂遣兵討平之

齊主寶卷聽嬖倖譖殺大臣蕭坦之等

齊太尉陳顯達舉兵襲建康敗走死

庚辰（齊永元二年魏主格景明元年）

齊裴叔業以壽陽叛降于魏

魏取齊合肥建安

齊遣將軍崔慧景討壽陽慧景以蕭寶玄舉兵逼建康兵敗皆死

魏取齊淮南地

齊主殺其尚書令蕭懿

魏以彭城王勰爲司徒錄尚書事

齊雍州刺史蕭衍有異謀齊主遣將軍劉山陽會荊州蕭穎胄襲衍穎胄殺山陽與衍合以南康王寶融起兵

辛巳（齊永元三年十二月以後齊王寶融中興元年魏景明二年）

齊蕭寶融自稱相國蕭衍發襄陽圍郢城

春三月齊蕭衍立南康王寶融于江陵（是爲和帝）

魏彭城王勰歸第以咸陽王禧爲太保北海王詳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齊巴東巴西郡遣兵擊蕭穎胄

齊蕭衍圍建康

冬十二月齊人弒寶卷蕭衍入建康追廢其故主爲東昏侯自爲大司馬承制

齊蕭衍入居殿中

壬午（齊中興二年四月以後梁主蕭衍天監元年魏景明三年）

齊蕭衍自爲相國梁公加九錫

齊蕭衍殺其故主妃

齊蕭衍殺齊諸王寶晊寶攸等寶晊出奔魏

夏四月齊蕭衍篡位國號梁（是爲梁武帝）廢齊主寶融爲巴陵王遷太后于別宮（是歲齊亡凡二十四年）

梁封拜齊臣與謀有功者夏侯詳等爲公侯

沈約范雲等爲僕射等官

梁蕭衍弒其故主于姑孰齊御史中丞蔡薳見逐死之

梁以蕭寶義爲巴陵王
梁置謗木肺石函
梁徽何亂何點不至
齊故嬖臣孫文明等入梁宮捕殺之

○南北朝世史

南

梁（姓蕭氏都建康）

北

魏（遷都長安）

東魏（魏拓跋氏所分都洛陽）

北齊（姓高氏都鄴）

癸未○梁天監二年　魏景明四年　齊鄱陽王蕭寶寅請兵于魏魏封為齊王

魏伐梁

梁吉甲申○梁天監三年　魏正始元年殺其父自立

梁除贖刑法

魏營國學

乙酉○梁天監四年　魏正始二年梁置五經博士始立州郡學

魏取梁梁州

梁初立孔子廟

魏敗梁軍于涪城

梁遣臨川王宏帥師伐魏次于沿口

巴西叛魏降梁

梁大有年

丙戌○梁天監五年　魏正始三年梁滅武興氐楊氏置東益州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魏罷鹽池之禁

魏遣中山王英督諸軍拒梁師

梁取魏宿預梁城等城

魏復取宿預梁蕭宏逃歸

魏圍梁鍾離

丁亥○梁天監六年　魏正始四年梁大敗魏師于鍾離

梁馬仙琕等七郡叛降魏

梁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魏后于氏暴卒其子昌尋亦卒

戊子○梁天監七年　魏正始五年　月以後永平元年梁置州望郡宗鄉豪

魏立高肇女為后

魏京兆王愉反魏遣尚書李平討執之高肇

陰殺元愉除平名

魏主聽高肇譖殺其叔父彭城王勰

己丑 梁天監八年 魏永平二年 ○魏取梁三關

三關者平靖武陽廣峴也皆在信陽界南北朝分疆之要害也

梁求成于魏魏不應

魏主親講佛書大興寺宇

庚寅 梁天監九年 魏永平三年 ○梁作緣淮塘

梁制尚書令史用士流

辛卯 梁天監十年 魏永平四年 ○魏始設游軍巡察坊巷

後世於坊巷設巡軍察盜賊始此

壬辰 梁天監十一年 魏永平五年四月改延昌元年 ○梁免老小質作

梁脩五禮成

魏以高肇爲司徒清河王懌爲司空

梁脩五禮成

癸巳 梁天監十二年 魏延昌二年 ○夏五月魏壽陽大水

秋八月魏恒肆二州地震山鳴

書山鳴始此

甲午 梁天監十三年 魏延昌三年 ○魏遣司徒高肇督諸軍侵梁益州

梁築淮堰

乙未 梁天監十四年 魏延昌四年 ○春正月魏主恪殂子詡立是爲孝明太保高陽王雍尚書令任城王澄同總國事

魏高肇伏誅

魏主尊其生母胡貴嬪爲太妃廢其嫡母高太后爲尼

梁淮堰潰復築之

魏妖僧作亂伏誅

魏于忠殺僕射郭祚尚書裴植免太保高陽王雍

魏尊太妃胡氏爲太后

魏以清河王懌爲太尉廣平王懷爲司徒任城王澄爲司空于忠爲尚書令元乂爲散騎常侍

魏胡太后以其女弟爲女侍中

女侍中之名始見于此

魏胡太后臨朝稱制出于忠爲冀州刺史以司空任城王澄領尚書令

魏胡太后加其父胡國珍侍中安定公尋以叅大務爲中書監

魏胡太后起高陽王雍爲太師録尚書事胡太后攝行叅事

書后行叅見于此

冬大寒淮泗皆氷

丙申 梁天監十五年 魏主翊熙平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梁淮堰成秋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

魏胡太后大興佛寺

丁酉 梁天監十六年 魏熙平二年

魏以軍功多冒濫改勳籍

梁禁文錦不得爲人獸之形

梁罷宗廟牲牢薦以蔬果

戊戌 梁天監十七年 魏熙平三年二月以後神龜元年

魏太后父胡國珍死追號太上秦公

人臣稱太上僅見此

魏胡氏弑其主母高太后

魏遣使如西域求佛書

己亥 梁天監十八年 魏神龜二年

魏胡氏始稱詔

魏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請抑武人羽林虎賁殺彝父子焚其居魏主不窮治其罪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

此後世資格用人之始

魏胡氏遊嵩高

庚子 梁普通元年 魏神龜三年七月以後正光元年

春正月丙子日有食之

魏侍中元乂宦者劉騰殺清河王懌幽胡氏于北宮

魏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乂不克而死弟略奔梁梁以爲中山王

梁車騎將軍永昌侯韋叡卒

書叡卒而書其官何叡仕佛之時能特立而不阿世主之好此其可予者也

魏清河王懌弟悦以諫元乂得爲太尉

魏遣使如梁

辛丑 梁普通二年 魏正光二年
梁置孤獨園
柔然可汗阿那瓌奔魏魏立爲蠕蠕王發兵納于柔然不克
魏元义殺奚康生以宦者劉騰爲司空京兆王繼爲太保崔光爲司徒
宦者爲三公始見此嗚呼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以宦者爲之世道可知矣
魏分柔然爲二國以處阿那瓌婆羅門
壬寅 梁普通三年 魏正光三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梁西豐侯正德奔魏既而逃歸
癸卯 梁普通四年 魏正光四年
柔然大饑魏遣使撫之
柔然王阿那瓌執魏使者犯魏邊
魏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反
元魏之亂始於此
崔光死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梁始鑄鐵錢

甲辰 梁普通五年 魏正光五年
以鐵爲幣始見于此
魏高平敕勒胡琛反應破六韓拔陵
魏遣元彧討拔陵敗績復遣李崇討之
魏二夏酋涼寇盜群起
魏奚斤念生僭號于秦州
魏六鎮皆反
魏改鎮爲州
魏乞伏莫干等反于秀容酋長爾朱榮平之
梁取魏睢陵荊山襄壽陽不克
魏朔方汾州胡反
梁復取三關
乙巳 梁普通六年 魏正光六年六月以後孝昌元年
梁以散騎常侍朱异掌機政
梁取魏南鄉郡
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反降梁
魏蕭寶寅敗奚斤念生弟天生岐雍隴東平
梁裴邃敗魏師于壽陽
魏元义求解領軍
柔然阿那瓌爲魏討破六韓拔陵

魏胡氏後臨朝元义伏誅徵元順爲侍中胡氏以其嬖臣鄭儼徐紇本寺神軌爲中書舍人

梁豫章王綜叛降魏

魏廣陽王深破拔陵降兵衆二十萬

魏杜洛周反于上谷高歡等從之

北齊起於此

丙午（梁普通七年魏孝昌二年）

魏五原降戶及敕勒等皆反

魏元略自梁歸于魏

賊帥元洪業降魏其黨葛榮殺洪業領其衆

魏爾朱榮擅執肆州刺史而以其從叔爾朱

魏爾朱榮擅執肆州刺史而以其從叔爾朱羽生代之

葛榮襲殺魏都督元融元深

梁侵魏取壽陽

魏豫徵六年租調

後世預徵民租始此

丁未（梁普通八年三月以後大通元年魏孝昌三年）

葛榮陷魏殷州刺史崔楷死之

梁侵魏復三關

梁主衍捨身于同泰寺

梁克魏廣陵渦陽

蕭寶寅叛魏舉兵稱齊帝

葛榮陷魏冀州

戊申（梁大通二年魏武泰元年三月以後接上年七月改永安元年）

杜洛周陷魏定州瀛州

魏潘嬪生女胡氏詐言皇子生大赦

葛榮殺杜洛周幷其衆

魏胡氏弒其主詡立臨洮王世子釗

魏爾朱榮舉兵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殺胡氏弒幼主釗縱兵殺王公以下二千人自爲都

督中外諸軍事太原王

魏北海王顥汝南王悅等奔梁

魏郢青南荆州皆附于梁

魏立蕭宗嬪爾朱氏爲后

魏爾朱榮還晉陽以元天穆録尚書事兼領軍將軍

魏万俟醜奴僭號于平一鎮

魏泰山太守羊侃據郡歸梁

魏爾朱榮斬葛榮

魏爾朱榮以宇文泰爲統軍

宇文周兆于此

魏爾朱榮自爲大丞相

梁立元顥爲魏王遣陳慶之納于魏

梁納魏逆臣徐紇

胡寅曰弑君天下之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殺者也徐紇親弑其君梁當聲言其罪肆諸市朝則君臣之義明乃受而容之是教人爲賊而無所懼也

己酉 ○梁大通三年十月以後中大通元年號上又加以中重紀元年始此

魏主追尊其父悤爲皇帝而以高祖爲伯考

梁陳慶之立魏王顥于滎城遂取梁國滎陽虎牢

魏主子攸奔河內

元顥入洛陽以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魏爾朱榮渡河元顥走死陳慶之走歸梁

魏主子攸歸洛陽爾朱榮自爲天柱大將軍

梁主衍再捨身于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贖之

庚戌 ○梁中大通二年魏永安三年九月以後梁朝十年

魏獲万俟醜奴誅之

梁以元悅爲魏王

魏以宇文泰爲征西將軍行原州事

秋九月長星見

魏主誅爾朱榮元天穆

魏爾朱世隆與爾朱兆等立長廣王曄 是爲東海王

紇魏主子攸

魏爾朱兆使高歡統六鎮

辛亥 ○梁中大通三年魏主恭普泰元年十一月以後魏主朗中興元年

魏爾朱世隆廢其主曄立廣陵王恭 是爲節閔

魏河北大使高乾起兵討爾朱氏

魏封高歡爲渤海王徵不至

梁主長子統卒舍其孫而以次子綱嗣

魏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爾朱世隆殺魏大臣楊津等夷其族

高歡立魏元朗自爲丞相

壬子 ○梁中大通四年魏中興二年四月以後魏主脩大昌元年十二月永熙元年

魏誅爾朱世隆

高歡入洛陽廢魏主恭及其所立主朗立平陽王脩 是爲西魏孝武自爲大丞相

魏元脩弒其故主恭
秋七月甲辰星陷如兩
高歡立大丞相府于晉陽
魏元脩弒其故主斌及曄
魏高歡以其女爲魏主后
（癸丑）梁中大通五年
魏永熙二年
魏高歡殺爾朱兆
魏賜高乾死
魏以賀拔岳爲都督二十州軍事雍州刺史
魏人侵梁雍州
（甲寅）梁中大通六年 魏永熙三年 秦秦主
善見天平元年
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賀拔岳魏以宇文
泰統其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熒惑入南斗
魏宇文泰誅侯莫陳悅以泰爲關西大都督
魏高歡舉兵反
魏主脩奔長安就宇文泰以泰爲大將軍尚
書令（是歲魏分東西）
魏高歡入洛陽推清河王亶承制決事

魏高歡使侯景取荊州賀拔勝奔梁
高歡立魏清河王亶子善見於洛陽（是爲東魏孝靜）
魏以宇文泰爲大丞相
梁伐東魏
東魏遷于鄴
魏宇文泰弒其君脩
（乙卯）梁大同元年 魏主寶炬大統元年 東魏元象二年
宇文泰立魏南陽王寶炬（是爲西魏文帝）泰自爲丞
督中外諸軍事安定公
東魏高歡自爲相國假黃鉞加殊禮復辭不
受
魏宇文泰以蘇綽爲行臺左丞始制文案程
式及計帳戶籍之法
（丙辰）梁大同二年 魏大統二年 東魏天
三年
高歡自以其子澄爲尚書令京畿大都督居
鄴
梁及東魏平
東魏高歡弒其主之父清河王亶
（梁大同三年 魏大統三年 東魏天平
四年）
歡高歡侵魏宇文泰擊破之

東魏遣使如梁
梁脩長干塔
東魏高歡復侵魏宇文泰大敗之
東魏秦州降魏
魏取洛陽
戊午（梁大同四年）（魏大統四年）（東魏元象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宇文泰廢魏主后爲尼立柔然女爲后
中國主用夷女爲后始此
梁得佛舍利大赦其境內
魏與東魏合戰于河上
魏長安亂宇文泰平之
東魏授魏金墉
東魏改停年格
己未（梁大同五年）（魏大統五年）（東魏元象二年）（魏恭帝元年）
十月以復興和元年
魏大丞相泰置行臺學
東魏城鄴
庚申（梁大同六年）（魏大統六年）（東魏興和二年）
魏置紙筆于陽武門以求言
魏主殺故后乙弗氏以退柔然兵

夏閏五月朔日有食之
辛酉（梁大同七年）（魏大統七年）（東魏興和三年）
魏頒蘇綽所上六條令百官誦習
一清心二敦教化三盡地利四擢賢良五
恤獄訟六均賦役
東魏大稔
壬戌（梁大同八年）（魏大統八年）（東魏興和四年）
書大稔始此
魏初置六軍
東魏以侯景爲河南大行臺
梁廣州亂參軍陳霸先討平之
癸亥（梁大同九年）（魏大統九年）（東魏武定元年）
陳起于此
宇文泰高歡戰于邙山
東魏以侯景爲司空
東魏築長城于肆州
甲子（梁大同十年）（魏大統十年）（東魏武定二年）
東魏高歡以其子澄爲大將軍領中書監
魏命尚書蘇綽定新制
乙丑（梁大同十一年）（魏大統十一年）（東魏武定三年）

魏遣使如突厥
突厥始見于此
魏作大誥示群臣以文體
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詰責之
司馬光曰賀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梁
武帝已赧然震怒護其所短矜其所長困
以難對之狀責以必窮之辭自餘切直之
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奸佞居前而
不見大體顛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
祀豈不哀哉

丙寅 梁大同十二年 四月以後中大同元年 魏大統十二年 東魏武定四年

梁蕭衍講佛書於同泰寺閱月講畢是夕浮
圖災更作之
梁禁用短錢
東魏遷石經于鄴
東魏高歡侵魏攻玉壁魏韋孝寬拒之
魏度支尚書蘇綽卒

丁卯 梁太清元年 魏大統十三年 東魏武定五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高歡死
東魏侯景以河南降魏尋叛附于梁
魏除宮刑
梁封侯景爲河南王遣兵援之
梁主衍三捨身於同泰寺
東魏遣兵討侯景魏遣兵救之徵景入朝景
不受命
梁大舉侵東魏
東魏高歡子澄自爲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
事勃海王幽其主善見於宮中殺侍讀荀濟
等

戊辰 梁太清二年 魏大統十四年 東魏武定六年

東魏命杜弼作檄移梁責其納侯景
梁立魏元貞爲咸陽王
東魏慕容紹宗擊敗侯景景襲據梁壽春梁
主以景爲南豫州牧
東魏求成于梁
梁交州司馬陳霸先討李賁平之
魏以宇文泰爲太師
夏五月兩月夜見
梁遣使如魏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東魏遣兵略地江淮取梁二十三州
侯景反以誅梁朱异爲名
梁主遣其從子蕭正德督宣屯丹陽正德叛
引侯景渡江
侯景圍梁主于臺城縱兵大掠以蕭正德僭
號江子一兄弟赴敵死
梁湘東王繹移檄遠兵赴援
侯景擊邵陵王綸兵大潰
梁鄱陽王範等將兵入援封山侯正表以鍾

離叛附侯景
梁散騎常侍韋粲等各以兵入援推柳仲禮
爲大都督以討侯景
己巳（梁太清三年 魏大統十五年 東魏武定七年）
侯景襲梁援兵散騎常侍韋粲死之柳仲禮
討景敗之
梁朱异死
侯景求和梁以爲大丞相與之盟
梁湘東王繹次于武岑與河東王譽桂陽王
慥皆淹留不進

梁臺城陷侯景自稱大都督錄尚書事蕭綸
柳仲禮等以降景景廢蕭正德爲大
司馬
梁東徐北青州及淮陽郡降于東魏東魏遂
取青州及山陽郡
梁蕭繹歸江陵
夏五月梁主衍餓死于淨居殿子網立爲
東魏攻魏賴川克之
梁蕭繹自稱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侯景誅蕭正德

蕭正德與景同反者也然景實
而以誅書何正德爲子則不
忠乃天地間罪人也人人得而誅之
不正於典刑而爲司惡者所殺殺之人
雖非而其所殺者則有罪者也以誅書之
垂戒萬世
梁永安侯確謀討侯景不克而死
東魏高澄爲盜所殺
侯景陷梁吳興太守張嵊御史中丞沈浚死
之

梁蕭繹與其從子蕭譽蕭詧交兵繹弟綸以書諭繹不從

梁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州附于東魏以乞師

梁蕭繹遣兵攻其從子詧詧乞師于魏

侯景陷錢唐會稽執梁刺史蕭大連

梁始興太守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乙卯 梁主綱大寶元年 魏大統十六年 東魏武定八年 北齊高洋天保元年

東魏取梁司州盡有淮南之地

東魏高洋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齊王

梁以陳霸先爲交州刺史

梁蕭綸自稱都督中外諸軍承制

梁前太守祖皓起兵復廣陵既而城陷卒

梁蕭繹殺其從子河東王譽

梁蕭繹始移檄討侯景

東魏高洋篡位國號齊 是爲文宣 廢東魏王善見 是歲東魏亡

爲中山王 凡十七年

梁武陵王紀始遣其子將兵赴援次于白帝 魏立蕭詧爲梁王

梁高州刺史李遷仕及高涼太守馮寶妻洗氏討平之

婦人以兵討賊始見于此

侯景陷梁江州及豫章

齊始立九等戶高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梁蕭繹取郢州逐其弟綸侯景襲綸綸奔齊

齊以爲梁王

侯景自稱漢王

魏宇文泰伐齊不戰而還

魏初作府兵

辛未 梁大寶二年 魏大統十七年 北齊天保一年 梁主撝大正元年

魏主寶炬殂子欽立 是爲廢帝

齊以梁蕭繹爲梁相國承制

梁徐文盛伐侯景敗之

梁蕭繹遣王僧辯討侯景克郢州誅景將宋子仙

梁蕭繹誘執其弟紀之子圓正

秋八月侯景廢梁主綱弒之并殺其子大器立豫章王棟既而廢之

侯景僭號于建康國號漢

高洋弒東魏故主善見

壬申 ○梁主繹承聖元年 魏主欽元年 北齊天保三年

梁湘東王繹遣王僧辯陳霸先討侯景景敗亡走吳

梁蕭繹殺豫章王棟

梁武陵王紀立于成都

侯景伏誅

東魏故后高氏適齊楊愔

楊愔亦嘗仕于東魏一旦國亡君弒而妻其母后舍獸之為也書之于冊遺穢萬年

梁以王僧辯為司徒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梁湘東王繹立于江陵是為元帝

癸酉 ○梁承聖二年 魏主欽二年 北齊天保四年

魏宇文泰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蕭紀擊江陵魏遣將圍成都以救之

梁蕭紀衆潰梁王殺之及其諸子

甲戌 ○梁承聖三年 魏主廓元年 北齊天保五年

梁侯齊

魏始作九命九秩之典

後世以九叙品始此

魏宇文泰廢其主欽而立齊王廓復姓拓跋氏是為恭帝

魏遣使如梁

梁以陳霸先為司空

宇文泰弒故魏主欽

梁主繹講老于於龍光殿

魏伐梁入江陵執梁主繹殺之

魏取襄陽徙梁王詧于江陵

乙亥 ○梁主淵明天嘉元年十月以後方智紹泰元年 後梁蕭詧大定元年 魏主廓二年 北齊天保六年

梁王僧辯奉淵明入建康降方智為太子

齊人克梁東關

梁王蕭詧立于江陵是為後梁宣帝

齊立梁貞陽侯蕭淵明以兵納于梁

梁晉安王方智立為梁王是為敬帝

齊大發民築長城

齊以道士爲沙門
梁陳霸先殺王僧辯廢淵明復立方智稱藩于齊
梁陳霸先自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
梁杜龕據吳興叛徐嗣徽任約襲建康不克
齊兵援之戰敗嗣徽約奔齊
魏初建六官
徐嗣徽引齊師侵梁陳霸先敗之誅嗣徽
梁陳霸先自爲丞相録尚書事
魏宇文泰死子覺爲大師杜國大冢宰安定公泰兄子中山公護輔之
魏宇文護自加覺爲周公
齊築長城

丙子 ○梁紹泰二年九月以後太平元年 梁敬帝大定二年 魏主廓三年 北齊大寧元年

丁丑 ○梁太平二年 梁大定三年 陳主霸先永定元年 北周天保八年 周主邕元年七月以後錄元年 魏自道武稱帝十二年魏自道武稱帝百六十八年 是歲西魏亡凡二十二年

周宇文護殺其冢宰趙貴
周宇文護自爲大冢宰
周宇文護弑故魏主廓
梁陳霸先遣兵擊王琳于郢城
周人歸故梁主繹之喪于王琳
梁陳霸先自爲相國陳公加九錫
周宇文護弑其君覺及其杜國李遠立寧都公毓是爲明帝
梁陳霸先篡位國號陳是爲武帝廢其王方智爲江陰王是歲梁亡凡五十六年
梁王琳及陳人戰敗之遂克江州
齊人於長城內築重城

○南北朝世史

南

陳（始陳氏都建康）

北

北齊（姓高氏都鄴）

周（姓宇文氏都長安）

戊寅 ○（後梁大定四年　陳永定二年　北齊天保九年　周主毓二年）

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于齊

周宇文護自為太師

齊以王琳為梁丞相立永嘉王莊于郢州

陳霸先弒故梁主方智

齊以高演錄尚書事

己卯 ○（後梁大定五年　陳永定三年　北齊天保十年　周明帝三年　十月以後武成元年）

齊主洋幽其弟浚渙于地牢殺之

周改都督為總管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齊高洋殺魏宗室二十五家又殺元氏七百二十一人

陳主霸先死兄子倩立（是為文帝）

周宇文毓始僭帝號

齊主高洋死子殷立（是為廢帝）

庚辰 ○（後梁大定六年　陳主倩天嘉元年　北齊主殷乾明元年　周武成二年八月以後周主邕建德元年）

梁丞相王琳伐陳敗績與梁主莊奔齊

齊高演殺尚書令楊愔等自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

陳遣使如周

周宇文護弒其君毓立毓弟邕（是為武帝）

齊高演廢其主殷為濟南王而自立（是為昭

辛巳 ○（後梁大定七年　陳天嘉二年　周天和元年　北齊主湛大寧元年　是歲梁宣帝殂）

周宇文護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齊以梁王琳為揚州刺史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周鑄布泉錢

齊高演弒其故主殷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齊主演死弟湛立（是為武成）廢其太子百年為樂陵王

陳立臨賦權酤法

壬午（後梁天保元年 陳天嘉三年 北齊大寧二年）四月以後訶黎元年 周保定二年

齊以和士開爲黃門侍郎

陳改鑄五銖錢

齊始聘陳

後梁主巖卒子嶼立

陳安成王頊歸自周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齊主湛烝故后李氏殺其子紹德

癸未（後梁天保二年 陳天嘉四年 北齊訶黎元年 周保定二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周主養老于太學

甲申（後梁天保三年 陳天嘉五年 北齊訶黎二年 周保定四年）

齊主及周師戰于晉陽周師敗績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周初令百官執笏

古者笏以記遺忘而已說以爲禮始此

夏六月白虹貫日齊主湛殺前太子百年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周封李昞爲唐公

唐之基兆于此

齊人歸宇文護母于周

周宇文護會突厥侵齊

齊人大敗周師于洛陽

周滅宕昌置宕州

乙酉（後梁天保四年 陳天嘉六年 北齊訶黎二年 周保定五年）四月以後齊主湛天統元年

周遣使如突厥逆女

夏四月彗星見

齊主湛傳位於其子緯是爲後主自稱太上皇帝

以祖珽爲秘書監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丙戌（後梁天保五年 陳太康元年 北齊天統二年 周天和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陳以孔奐爲太子詹事

陳主蒨卒子伯宗立是爲海王

陳以安成王頊爲司徒錄尚書事徐陵爲吏部尚書

齊始用士人爲縣令

後梁天保六年 北齊天統三年 陳主伯宗光大元年 周天和二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陳陳頊忌中書舍人劉師知僕射至仲舉殺之
齊以東平王儼為司徒領御史中丞坐令光殿視事
周人梁人會華皎侵陳敗績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陳陳頊自為太傅領司徒加殊禮
周納突厥女阿史那氏為后
夏六月彗星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陳陳頊廢其君為臨海王殺始興王伯茂
齊故主湛卒
陳陳頊慕位是為宣帝
齊出胡后嬖臣和士開為兗州刺史既而留之太尉趙郡王叡以諫被殺復以士開為僕射
齊主以其嬖臣高阿那肱為尚書令韓長鸞為領軍宮婢陸令萱為女侍中令萱子穆提婆為侍中祖珽為秘書監
陳周復通好
齊以斛律光為右丞相
陳廣州刺史歐陽紇反討斬之封陽春太守
馮僕母洗氏為石龍太夫人
陳陳頊弒故梁主方智
齊以和士開為尚書令
陳遣兵攻梁周人救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齊以梁蕭莊為梁王
齊周戰于汾北周師敗績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齊主第儼殺和士開
齊主殺其第儼贈楚恭哀帝
齊主緯幽其母胡太后于北宮僧曇獻伏朱

齊祖珽以諂陛令豈得為僕射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周主討其太師宇文護誅之

尹起莘曰權臣專制人君欲去之未有不反貽禍敗者觀魯昭曹髦之類可見矣後世遂以權臣為不可去往往付之無可奈何而遂已後周誅鋤大憝不動聲色除積年根據之患於一旦俄頃之間然後知大奸未有不可去之理特患人君無其志爾

周遷宇文護書記廈季才大中大夫

周主親政以其弟齊公憲為大冢宰衛公直為大司徒

齊王緯信祖珽讒殺其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專任祖珽主機衡知騎兵外兵事

齊主廢佞解律氏立太后兄女胡氏又立穆氏為右后而以胡氏為左尋又廢胡氏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陳取齊江北州郡

齊出祖珽為北徐州刺史

齊主殺其蘭陵王長恭

齊主遊南苑其從官暍死者六十人

陳敗齊師取山陽廣陵等城

周納隋公楊堅女為太子贇妃

隋纂周兆于此

陳克齊壽陽執梁王琳遂取徐州等城

齊主立婢馮氏為淑妃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周太后叱奴氏卒周主行三年喪

夏四月彗星見

周廢佛道教

周更鑄五行大布錢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有星孛于大角

周遣使如齊齊人留之

周主伐齊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周主自將伐齊取平陽而還齊主偕其妃馮氏來攻之周主復至齊主大敗奔鄴穆提婆降周
周主以齊叛臣穆提婆爲柱國
晉陽人立齊安德王延宗周主執之
齊高緯傳位於其幼子恒周師圍鄴緯出走
周主入鄴齊鮮于世榮死之
周主贈齊故左丞相斛律光官
齊丞相高阿那肱引周師追其主緯及太子恒獲之
齊廣陵王孝珩任城王湝起兵信都爲周所執
梁主朝周于鄴
周封高緯爲溫公尋殺之幷其族
周主毀其宮室之壯麗者
冬十一月晦日有食之
齊范陽王紹義立于北朔州

周攻彭城獲陳將吳明徹
周主初製紗樸服之
此後世襆頭之始嗚呼自有此製以來三代古制遂不可復
周主邕伐突厥有疾而還辛其子贇立
以鄭譯爲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
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
周立后楊氏
齊高紹義奔突厥
周以后父楊堅爲上柱國大司馬
陳主及其群臣盟
周主贇傳位於其子闡自稱大元皇帝
立妃朱氏爲天元帝后
周楊堅遣諸王皆就國
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
周初作乞寒胡戲
周取陳江北地

周前主贇立五后
夏五月周前主贇卒隋公楊堅自爲大丞相
假黃鉞居東宮徵諸王還長安
周復佛道二教
周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舉兵討楊堅
楊堅殺周宗室畢王賢趙王招越王盛陳王
純代王達滕王逌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鄭州總管司馬消難各
舉兵應相州
周楊堅自加都督中外諸軍事
周益州總管王謙起兵于蜀
周尉遲迥兵敗死之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楊堅自爲相國隋王加九錫
辛丑 ○ 是爲文帝 梁天保二十年 陳太建十三年 周大象三年二月以後隋主堅開皇元年
春二月周楊堅逼其主居別宮篡位國號隋
隋改周官名
隋主堅追尊其考爲武元帝立其妻獨孤氏
爲后子勇爲太子又諸子皆爲王

楊堅廢其主闡爲介公廢周太后楊氏以爲
樂平公主盡滅宇文氏之族 是歲周亡五年 主二十五年
隋主謀併江南以賀若弼爲吳州總管韓擒
虎爲廬州總管
隋以蘇威爲納言威奏減賦役
隋放散樂禁雜戲
隋築長城
楊堅弑其故主闡
隋定服色始服黃
後世人君服黃始此
隋侵陳
隋復鑄五銖錢
隋上柱國鄭譯有罪除名
隋初行新律
後世以笞杖徒流死定罪始此死刑二絞
斬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徒刑五自
一年至三年杖刑五自六十至百笞刑五
自十至五十又制議請減贖官當之科以
優士大夫除訊囚酷法考掠不得過二百
行杖者不得易人杖大小咸有程式民

有枉屈縣不爲理者聽以次經郡州省若仍不爲理聽詣闕伸訴自是法制始定凡前代所謂枭轘轍法盡去之矣唐得天下制律一本乎此後世因之遂爲百世通行之法

隋聽民出家賦錢造佛圖經像

天立君以安民故民出財力以奉君以爲宮闕朝廷郊廟學校軍國邊鄙之費雖曰奉君其實以安己也佛於生人有何所益乃至計口賦錢以爲之寫書造像哉

周千金公主以突厥兵爲周復讎伐隋

壬寅（後梁天保二十一年　陳太建十四年　隋開皇二年）

陳主頊死其次子叔陵作亂伏誅子叔寶立是爲後主

隋以其諸子爲行臺尚書令

陳遣使請和于隋

隋罷江陵總管梁主始專制其國

秋七月陳京口至荊州江水如血

八月夜有聲如風水相擊

癸卯（後梁天保二十二年　隋開皇三年　陳主叔寶至德元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隋遷于新都

隋弛酒鹽禁

隋詔求遺書

隋遣衛王爽伐突厥大破之

陳郢州叛降隋弗納

隋命左右僕射分判六部

六部之名始見于隋

隋與突厥盟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隋罷郡爲州

隋更定律置博士

隋沿河置倉運粟以給京師

甲辰（後梁天保二十三年　陳至德二年　隋開皇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梁主入朝于隋

隋作廣通渠鑿渭水至潼關

隋令公私文翰並宜實録

隋與突厥和親

隋遣使如陳

陳起臨春結綺望仙閣

乙巳○後梁天保二十四年　陳至德三年　隋開皇五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隋初作義倉

此後世義倉之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以備凶年名曰義倉民以爲便後世置倉于州郡主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施之而不盡其委曲之詳適足以爲民之害而已況欲賴其救饑荒之民哉

梁主巖卒子琮立

突厥遣子入朝于隋

陳中書通事舍人傅縡以直諫被殺

隋築長城

丙丁○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陳至德四年　隋開皇六年

党項羌請降于隋

隋頒曆于突厥

頒曆外夷始此

隋制刺史上佐每歲入朝考課

○後梁廣運二年　陳禎明元年　隋開皇七年

隋制諸州歲貢士三人

隋開揚州山陽瀆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隋滅梁

是歲後梁亡主二十三年通前四主共八十九年

陳臨平湖開陳主自責於佛寺以厭之

西域大食人始至中國

此中國有回回人之始其國在玉門關外萬里國俗惟祀天不爲像設至是始有航海至廣州者始於其地創寺禮拜然猶未盛也至金元以後始蔓延于中國在在而有所至輒相親而守其所謂教門者尤篤云

戊申○陳禎明二年　隋開皇八年

隋遣晉王廣統諸軍侵陳

己酉○陳後主禎明三年　隋開皇九年

隋滅陳擄其主叔寶斬張麗華誅其同惡施文慶沈客卿陽慧朗徐祈暨慧景

是歲隋凡七主三十二年

金履祥曰孟子言不仁而得大下未之有也孟子以前未有不仁而得大下之事但

夷昇寒泥本身即已誅滅孟子以後固多有不仁而得天下者矣不但一再傳失之然子孫誅滅殆無遺類不止於猶不得而已孟子之言未嘗不驗也

陳湘州刺史陳叔慎起兵長沙陳禹魂以嶺南地降于隋

○隋世史 姓楊氏 都長安 諱堅

庚戌 隋 隋主堅開皇十年

隋文帝

殺楚州參軍李君才於殿內

令軍人悉屬州縣

制民年五十免役收庸

江南亂以楊素為行軍總管討平之以定嶺表功封故刺史馮寶妻洗氏為譙國夫人

辛亥 隋 開皇十一年

平鄉令劉曠有異政擢莒州刺史

春二月晦日有食之

隋主以舊憾殺其弟滕王瓚

壬子 隋 開皇十二年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以楊素為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領軍大將軍賀若弼除名

免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

遣使均田

癸丑 隋 開皇十三年

作仁壽宮

禁藏讖緯

甲寅 隋 開皇十四年

秋七月晦日有食之

行新樂

始給公卿以下職田

詔高仁英蕭琮陳叔寶脩其宗祀官給器物

乙卯 隋 開皇十五年

齊州刺史盧賁坐民饑閉糴除名

收天下兵器

鑿底柱

敕盜邊糧升以上皆斬

詔文武官以四考受代

丙辰 隋 開皇十六年

初制工商不得仕進
詔死罪三奏然後行刑
丁巳 隋 開皇十七年
詔諸司論屬官罪聽律外決杖
戊午 隋 開皇十八年
高麗寇遼西遣漢王諒討之
隋伐高麗始于此
禁畜貓鬼
置行宮十二所
書行宮始此
己未 隋 開皇十九年
遣楊素等分道伐突厥
隋主聽獨孤后譖除左僕射高熲名
庚申 隋 開皇二十年
隋主遣晉王廣擊突厥
隋主聽獨孤后譖廢太子勇爲庶人
立子廣爲太子是日天下地震
辛酉 隋 仁壽元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大雷風雨宜君漱水移於始平
發太學及州縣學尋改國子學爲太學
壬戌 隋 仁壽二年
廢蜀王秀爲庶人
獨孤后死
癸亥 隋 仁壽三年
詔父存喪母不宜有練
龍門王通獻策
甲子 隋 仁壽四年
夏六月有星入月
長人見于鷹門
隋主堅有疾其子廣弒之而自立是爲煬帝殺故太子勇
以洛陽爲東京
漢王諒以討楊素爲名舉兵
隋煬帝諱廣文帝子 大業元年
乙丑 隋
命楊素營東京宮室
開通濟渠引汴水開邗溝入淮置離宮造龍舟
大破林邑

築西苑
秋八月廣如江都
書隋煬帝名者何用莽溫例也弒父之賊與弒君之罪同科
丙寅 隋 大業二年
始建進士科
後世進士之科始此
楊素死
置洛口回洛倉
徵天下散樂
丁卯 隋 大業三年
春正月長星竟天
二月彗星見
廣殺故太子子八人
改州爲郡
廣北巡次榆林郡突厥可汗來朝
築長城
殺太常卿高熲尚書宇文弼光祿大夫賀若弼免僕射蘇威官
以裴矩爲黃門侍郎經畧西域
戊辰 隋 大業四年
開永濟渠
如五原遂巡長城
復築長城
秋九月彗星見
己巳 隋 大業五年
改東京爲東都
禁民間兵器
廣巡河右遣兵擊吐谷渾西域諸國來朝置西海等郡
庚午 隋 大業六年
殺司隸大夫薛道衡
盜入建國門
諸蕃來朝陳百戲以示之
遣兵擊流求
流求之名始見于此
以王世充領江都宮監
穿京口至餘杭河
徵高麗王元入朝不至
辛未 隋 大業七年

隋主自將擊高麗徵天下兵會涿郡
不書煬帝名而書隋主何對夷而言主雖
無道中國君也
山東河南大水
底柱崩堰河逆流
王薄張金稱高士達竇建德等兵起
壬申 隋大業八年
分西突厥爲三部
大發天下兵百餘萬遣諸軍分道擊高麗
宇文述等九軍大敗於薩水而還遂班師
山東大旱
逆賊張衡伏誅
張衡之死煬帝殺之耳何以書誅況衡之
躬行弒逆爲煬帝所使也在他人則可書
誅廣乃首惡之人烏得而誅之哉夫衡爲
人之臣則弒其君又爲人之子弒其人之
父以奸天位所謂元惡大憝人人得而誅
之者也是時天下無君矣而居君之位者
廣也天假廣之位以殺衡雖廣殺也實天
誅之也然衡可誅則廣之罪不言可知矣
衡臨死大言曰不爲人作何等事而望久
活後之人尚監張衡故言勿爲人作此等
逆天悖理之事事不成則駢首以同戮事
幸成則殺身以滅口
癸酉 隋大業九年
復徵天下兵集涿郡始募民爲驍果
隋主復自將擊高麗
楚公楊玄感起兵黎陽圍東都
攻遼東城久不克聞玄感亂引軍還
劉元進起兵餘杭
楊玄感敗死
以唐公李淵爲弘化留守
杜伏威起兵掠江淮
甲戌 隋大業十年
復徵天下兵擊高麗
高麗遣使請降
冬十一月祀南郊大風
離石汲郡兵起
太史令庾質以直諫被殺
乙亥 隋大業十一年

增秘書省官百二十員
以識殺郯公李渾夷其族
孔雀集朝堂群臣以為鸞稱賀
以李淵為山西河東撫慰大使
巡北邊突厥入寇圍之於鴈門尋解
令江都更造龍舟
李子通起兵東海
朱粲起兵城父
分遣使者十二道發兵擊諸起兵者

大業殿災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既
納言蘇威以言盜賊除名
廣如江都殺諫者任宗崔民象王愛仁
翟讓李密兵起
林士弘建號于江南稱楚
以李淵為太原留守
張金稱敗死竇建德收其衆取饒陽
羅藝起兵涿郡

竇建德稱長樂王
魯郡徐圓朗兵起
翟讓李密以糾興洛倉擊敗東都兵讓推密稱魏公
劉武周起兵馬邑取汾陽宮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尋建號
梁師都起兵朔方建號稱梁
薛舉起兵隴西稱西秦霸王尋建號稱秦
李密攻東都入其郛
唐公李淵起兵太原遣使稱臣於突厥稱臣

李軌起兵河西稱涼王
李密取黎陽倉
柴紹妻李氏及李神通段綸各起兵應淵
李淵入關群盜悉降
蕭銑起兵巴陵稱梁王
李淵克長安約法十二條除隋苛禁
李密殺翟讓
李淵立代王侑自為大丞相唐王淵以子建成為唐王世子世民為秦公元吉為齊公

嗚呼唐室之興庶幾乎正矣乃狃於見聞之故而踰昔人竊篡之故智實有欲得之心而又立幼君以輔之自為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曷不於起兵之初傳檄天下聲隋廣弒逆之罪數其滔天之惡播告四方與弔民問罪之師豈不名正而言順理直而氣壯哉則其得國也雖不能如湯武之正然亦庶幾矣惜乎一時君臣不明大義此其創業所以不及漢高也歟然其得國比之於他則固優矣

河洲太守蕭瑀以郡降唐

屈突通降唐唐遣通招河東通守堯君素不下

唐王淵遣使狥巴蜀下之

隋恭帝（諱侑煬帝孫）

（戊寅）隋大業十四年五月以後隋主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元年

李淵遣其子建成元吉狥東都

隋人殺楊廣于江都立秦王浩

蕭銑稱梁帝于江陵脩復園廟

唐王淵稱皇帝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立于東都

唐脩律令置學校

唐以其子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立四親廟

唐立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唐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得安其祿位保其家況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盡召建成明謝以其基業所由興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民無推刃之慚萬一建成不從則斷以大義封之遏阻之地世民苦遜則貸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定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

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
磐石矣
唐主淵廢隋主侑爲鄴國公而選用其宗室
范祖禹曰唐高祖錄隋之子孫由漢以來
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
唐以萬年縣法曹孫伏伽諫擢治書侍御史
賜帛三百匹
范祖禹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周
流無壅而後能存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
下達如氣血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
治言路壅則亡唐高祖鑒隋之所以亡首
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務矣
唐以陳叔達爲納言
李密降隋主侗
薛舉卒子仁杲嗣唐擊之仁杲降唐唐斬之
李密與隋戰敗降唐
隋宇文化及弑其主浩僭號稱許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朱粲建號稱楚
隋王世充自爲太尉尚書令
李軌建號稱涼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
實建德稱夏王
唐以世民爲陝東大行臺
河東人以城降唐隋守將堯君素死之
李密叛唐討斬之
高開道據漁陽稱燕王
唐以監察御史李素立執法擢侍御史
唐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
唐定租庸調法
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每
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茲以外不得
橫斂
唐令文武官終喪
唐置宗師以攝總宗姓
朱粲降唐既而奔東都
實建德誅宇文化及
隋宇文士及封德彝降唐唐以士及爲上議

同德彝爲內史侍郎
王世充將秦叔寶程知節降唐
王世充篡位稱鄭廢隋主侗爲潞國公尋弑
之
唐執李軌河西平
唐各立周公孔子廟于國子監
唐初置十二軍統關內諸府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沈法興稱梁王于毘陵
李子通建號于江都稱吳

杜伏威降唐
唐以李綱爲太子少保
竇建德克唐黎陽虜李神通李世勣以父爲
所執往降之
李世勣虜劉黑闥以献竇建德

○唐世史姓李氏名淵

高祖皇帝諱淵

庚辰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三年

綱目武德七年始以大統予唐此大書於三年何夫隋既亡則大統在唐矣彼竇建德之徒乃群盜耳人心所歸是之謂王當時天下人心歸唐久矣群盜固非其倫呪其未又曾殺亡也哉

李世勣復來歸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改宮名以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

秦王世民大破宋金剛尉遲敬德降金剛及劉武周皆走死

命瘞州縣暴骨

帝聽妖人言立老子廟

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高開道遣使來降

鄭遣使乞師于夏

吳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李子通敗走

襄沈法興法興走死

辛巳 唐武德四年

秦王世民圍王世充于洛陽竇建德將兵救之世民擒建德世充降

秦王世民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廢五銖錢

初行開通元寶錢

後世錢文用寶字始此五銖之後惟此錢輕重大小最為折中徑八分積十錢重一兩後世三銖四銖當十當千之類皆行之不久惟此錢至今猶用之為千百年無窮之利

大赦給復一年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徐圓朗應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括戶口

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世民世民開館延文學之士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番進講

世傳十八學士登瀛洲畫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成為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

為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各仍本官所謂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而論治可也君父在上乃舍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著為贊頌互相標榜欲何為哉昔漢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為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以為非

況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遭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免而所以為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蹀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為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憸德亦或以此哉

遣李孝恭李靖伐梁梁主蕭銑降以歸殺之

杜伏威執李子通送長安

劉黑闥取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

高開道叛稱燕王尋為其下所殺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壬午 唐武德五年

劉黑闥稱漢東王

秦王世民破劉黑闥黑闥奔突厥引突厥入寇

秦王世民討徐圓朗杜伏威入朝

馮盎以所部嶺南八州來降

突厥入寇連破之遣使說頡利引兵還

林士弘卒其衆遂散

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黑闥亡走

癸未 唐武德六年

劉黑闥為其下所執以降斬之

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

輔公祏反尋斬之

置屯田于幷州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甲申 唐 武德七年

州置大中正

封高麗王建武爲遼東王

置州縣鄉學

帝視國子監釋奠于先聖先師

改大總管府爲大都督府

初定內外官制居官以五歲爲限

頒新律令

初定口分世業法

制食祿之家不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

士伍

明寅曰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然古之仕者世祿故仕則不稼後世用人不慎升黜無常則此制將有不可行者必也仕者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用則有祿以酬其勞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必有大罪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特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

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突厥受盟而還

乙酉 唐 武德八年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復置十二軍

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加秦王世民中書令

丙戌 唐 武德九年

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春二月有星孛于胃昴又孛于參舌

初令州縣里閭各祀社稷

沙汰僧道省寺觀

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己未太白復經天

秦王世民弒太子建成誅齊王元吉并殺其子十人世民立爲皇太子決軍國事

范祖禹謂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則太宗之罪著矣綱目從之今書秦王世民弒太子建成何益世民於建成以家言則兄也家之宗子也以國言則儲君也天子

之副貳也自高祖為唐王時已立建成為
王世子及即帝位入進為皇太子矣君臣
之分已定書之以紀彼又何辭然則為太
宗計奈何觀高祖謂太宗有曰首建大謀
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
固辭則高祖本意固欲立太宗也太宗於
是時誠念天顯以為兄弟雖異形而實原
於父母之一氣在彼猶在此也真心推讓
退處藩服是故無得而議矣若不能然揣
之於已勢有不容已量之於彼力有不足
任則承高祖見命之意而不為虛辭以偽
讓恬然居之而不疑焉則彼雖有辭而吾
得以父命為據矣不知出此而父子兄弟
之間說言偽貌以相臨強顏虛意以相容
慘機蓄智以相待一旦事激勢逼遂至蹈
血禁庭推刃同氣以貽千古之譏其為太
宗累也大矣或曰溫公謂太宗始欲俟其
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
也嗚呼天理民彝至真至切不容一毫人
為智術之私俟之應之之言豈所以施於
骨肉手足之親哉若夫元吉以殺書而此
加以誅何蓋元吉之於二人均之為兄也
為元吉計則當開導而和解之使之各止
其所而兩全可也而元吉乃陰與建成圖
害太宗幸其事成為異日并圖建成之地
則是元吉非但得罪於太宗乃得罪於唐
之宗社也非但太宗之罪人亦建成之罪
人也其罪蓋不容誅矣若槩與建成一例
書殺豈不失輕重之倫哉

復興僧道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盧江王瑗反王君廓殺之賜以瑗家口

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宇文士及為中書
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

秋八月皇太子世民即位是為
太宗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突厥入寇盟于便橋而退

定勳臣爵邑

禁淫祀雜占

置弘文館聚書籍徵選文學之士虞世南等更日宿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以言政道擢侍御史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以為大理丞

太宗皇帝諱世民高祖子

丁亥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

制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

更定律令

分天下為十道

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河東

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劒南嶺南

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

春閏三月朔日有食之

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封德彝死

以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

以他官預政始此

以孫伏伽直諫擢為諫議大夫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戊寅 貞觀二年

罷周公祠始以孔子為先聖顏回為先師

此後世學校專祀孔子之始前此加謚先聖者周公也先師者孔子也後世特以顏子配享孔子亦始于是晉宋以至於隋雖亦專祀孔顏然未為定制也至是始定焉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關內旱饑遣使賑饑民鬻子者大赦

詔收瘞隋末暴骸

梁師都為其下所殺

隋末群盜至是盡滅

祖孝孫奏唐雅樂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復出宮女三千餘人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以王珪爲侍中
詔舉堪爲縣令者
丑己 貞觀三年
春正月耕籍東郊
以房玄齡杜如晦爲左右僕射魏徵守秘書
監參預朝政
上皇徙居大安宮
中郎將常何薦馬周以爲監察御史賜何絹
三百匹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庚寅 貞觀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以溫彥博爲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
議朝政
帝從四夷請稱天可汗
蔡公杜如晦卒
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以獻
脩洛陽宮張玄素諫罷之
遣李靖統諸將分道討突厥
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勅百司詔勅未便者許執奏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
服綠八品服青
以李靖爲右僕射
以侯君集參議朝政
除鞭背刑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大有年
辛卯 貞觀五年
詔僧道致拜父母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殺大理丞張蘊古
詔議封建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開党項地爲十六州
壬辰 貞觀六年
制曰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群臣請封禪不許
置三師官
詔天下行鄉飲酒禮
省內外官定制為七百三十員
癸巳（貞觀）七年
以魏徵為侍中
造渾天黃道儀
縱死囚還其家復來歸獄詔赦之
歐陽脩曰堯舜三代之治必本於人情不
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須新定五經于天下
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甲午（貞觀）八年
遣黜陟大使分行天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營大明宮
李靖罷為特進三二日至中書平章政事
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吐蕃遣使入貢

此吐蕃通中國之始
中牟尉皇甫德參直言以為監察御史
乙未（貞觀）九年
分民貲為九等
夏閏四月朔日有食之
五月庚子太上皇崩于垂拱前殿（在位九年壽七）
李靖擊吐谷渾破之
詔禮官議廟制
冬十月葬高祖于獻陵
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丙申（貞觀）十年
以荊王元景等為諸州都督
以溫彥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
特進知門下省事
皇后長孫氏崩
禁上書告訐者
按太宗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
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
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范祖禹曰太
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

爲君爲長之道也朱子書此於綱目以警
悟萬世人君使知過絕朋奸保全善類
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以言事銀黜之
定十道府兵之制
丁酉 貞觀十一年
定律令格敕
帝幸顯仁宮以魏徵諫而自省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詔行新禮
南平公主適王敬直始行婦禮

古者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
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蓋不
敢挾貴以驕其夫也自秦以後天子之女
乃爲尊貴之稱曰主易其嫁娶之名曰尚
夫屈於妻舅姑下於婦父母不得畜其子
逆人倫之理反陰陽之常推原其故蓋始
於秦人尊君卑臣其來久矣至唐太宗文
德王珪子始與其妻坐受公主執箕盥饋
是後公主始行婦禮是珪之知禮亦由
太宗盛德有以容之也太宗文又有襄城
公主者適蕭瑀子帝欲以禮起第主辭門婦
事舅姑如子事父母定省朝夕所以養也
而容別居據何理也觀其所言雖曰女子
其天資之明識趣之高可敬也或曰後世
欲爲公主之制當如何而可曰品式儀衛
畧如藩王之制親族姻婭一遵人家之禮
以宗室及功臣爲諸州世襲刺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以武士彠女爲才人
戊戌 貞觀十二年

頒氏族志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春閏二月朔日有食之
以高士廉爲右僕射
吐蕃寇松州遣侯君集擊之
唐吐蕃之禍始于此
突厥分爲兩可汗
己亥 貞觀十三年
加房玄齡太子少師領度支
永寧公主珪卒

停世封剌史
帝如九成宮中郎將突厥結社率夜襲御營
伏誅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魏徵上疏論十
漸
立李思摩爲突厥可汗帥種落還舊部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楊師道爲中書令劉洎黃門侍郎參知政
事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太史令傅奕卒
貞觀十四年
帝視國子監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增築學
舍增廣生員
命孔穎達會諸儒撰五經正義
侯君集擊高昌滅之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
都護府
詔更定喪服之制
貞觀十五年
以帝女嫁吐蕃
命吕才刊定宅葬祿命等書
夏五月有星孛于太微從楮公遂白大請罷明年
封禪
起復于志寧爲太子詹事
書起復始見于此
遣陳大德使高麗
并州長史李世勣守邊有功以爲兵部尚書
薛延陀攻突厥遣李世勣討破之
貞觀十六年
括浮民附籍
以岑文本專知機密
詔太子用庫物有司勿爲限制
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
宇文士及死
高麗泉蓋蘇文弑其王建武
貞觀十七年
帝臨魏徵第視疾
鄭公魏徵卒帝爲製碑
圖功臣于凌煙閣
帝命圖畫功臣長孫無忌趙郡王孝恭杜

如褒貶微孔穎高士廉尉遲敬德李靖
蕭瑀段志玄劉弘基恩突通殷開山柴紹
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
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秦叔寶凡二十
四人
皇太子承乾謀反廢爲庶人立晉王治爲皇
太子貶魏王泰爲東萊郡王
制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棄之
侯君集伏誅而原其妻子
以長孫無忌兼太子太師房玄齡兼太傅蕭
瑀爲太保李世勣爲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
門下三品
同三品之名始此
制太子見三師儀
黃門侍郎劉洎以太子希見言宜勤學問親
師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遣使冊高麗王藏爲遼東郡王
陪魏徵碑
房玄齡等上高祖今上實錄

新羅乞兵伐高麗遣使諭之蓋蘇文不奉命
謀征高麗李世勣勸之褚遂良諫不聽
詔黜封德彝贈謚
貞觀十八年
以劉洎爲侍中岑文本馬周爲中書令
以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郭孝恪擊焉耆執其王
高麗遣使入貢不受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帝如洛陽
以張亮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下詔謝天下
親征高麗
貞觀十九年
春正月帝發洛陽
封比干墓
李世勣等拔蓋牟等城
以所克高麗城一置遼州叢州
秋九月攻安市城不下詔班師
遣使祀魏徵復立所陪碑
祭戰亡士卒

贖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
殺侍中劉洎
丙午(626)貞觀二十年
遣大理卿孫伏伽等以六條察四方
帝還京師
詔皇太子聽政
殺刑部尚書張亮
春閏三月朔日有食之
遣李世勣擊薛延陀降之勅勒諸部遣使請
吏
蕭瑀乞爲僧駁商州刺史
冬十二月帝生日罷燕樂
幸房玄齡第
丁未(627)貞觀二十一年
以勅勒諸部爲州府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帝曰先王御夷狄不以利誘不以威
脇故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雕
弊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二者
皆非也何則彼夷狄亦人類也王者於天
地間物無所不養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
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欲自殘其民乎仁
人之所不爲也爲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
之所限風氣之所殊得其地不可居得其
民不可使列爲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
也且得之既以爲功則失之必以爲恥其
失之不在己則在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饋
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帝是
也人君類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雖或
未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
皇太子釋菜于太學
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
此後世以儒先從祀孔子廟庭之始左丘
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
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
植鄭玄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賈
逵也
復伐高麗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
立故巢刺王妃所生皇子明爲曹王寻以繼
刺王後
發江南工人造大艗

遣將擊龜茲尋執其王

戊申 貞觀二十二年

作帝範以賜太子

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遣薛萬徹擊高麗

以長孫無忌檢校中書令

充容徐氏上書諫征伐營繕

遣使往天竺因襲擊之執其王

以讖言殺武衛將軍李君羨

司空梁公房玄齡卒遺表諫伐高麗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褚遂良為中書令

回紇吐迷度為其下所殺詔立其子婆閏

回紇始見于此

己酉 貞觀二十三年

春三月帝有疾詔太子聽政

夏四月帝如翠微宮

出李世勣為疊州都督

衛公李靖卒

己巳帝崩于含風殿長孫無忌褚遂良受遺

詔輔皇太子還宮發喪 時年二十三

罷遼東兵

以于志寧張行成為侍中高季輔為中書令

六月皇太子治即位 是為高宗

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周人以諱事神故於先世之諱祭祀之際

尤嚴焉然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詩書

不諱後世乃至以理易治以代易世諱晉

而不稱進士之名諱桓而併改音完之字

則太甚矣雖然臨文讀書嫌名二名固可

以不諱也若夫命名之際則不可不謹焉

文嫌名固不諱矣若姓同於國者名字偶

有犯於嫌音疑似之間可但已乎二名固

不諱矣然以祖宗廟諱為己之名稚及以

命其子孫可乎故雖君上不為之忘而凡

為臣子者心有所不安則耳有所不忍聞

口有所不忍道也

以長孫無忌為太尉徵李勣還為開府儀同

三司並同三品

秋八月河東地震晉州尤甚

○唐世史

高宗皇帝諱治太宗子

庚戌（唐）高宗皇帝永徽元年

立妃王氏爲皇后

以張行成爲侍中

詔日引刺史入閣問民疾苦

夏四月朔晉州地震

六月晉州地又震

詔衡山公主俟三年喪畢成昏

高侃擊突厥車鼻可汗擒之

辛亥（唐）永徽二年

以黃門侍郎宇文節中書侍郎柳奭同三品

以于志寧張行成爲僕射同三品高季輔爲侍中

冬十月晉州地震

壬子（唐）永徽三年

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於牢山

朱邪之名始見此

以褚遂良爲吏部尚書同三品

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

以宇文節爲侍中柳奭爲中書令韓瑗爲黃門侍郎同三品

立子忠爲皇太子

以中書侍郎來濟同三品

癸丑（唐）永徽四年

房遺愛及高陽公主謀反伏誅遂殺吳王恪

流江夏王道宗

罷梁公房玄齡配饗

以李勣爲司空

甲寅（唐）永徽五年

以褚遂良爲右僕射

秋八月隕石于馮翊有聲如雷

夏閏四月帝在萬年宮夜大水漂溺三十餘人

恒州大水

武昭儀自殺其女誣皇后

帝及武昭儀幸長孫無忌第賜無忌金繒十車以其疾子三人爲朝散大夫

庚寅 永徽六年
遣將擊高麗
以韓瑗爲侍中來濟爲中書令
壁州司馬李義府表請立武氏爲后特以爲
中書侍郎
始置員外同正官
員外之名始此
以許敬宗爲禮部尚書
帝欲立武氏褚遂良韓瑗來濟爭之乃遂良
潭州都督

李勣許敬宗勸立武氏
廢皇后王氏爲庶人立武才人爲皇后
帝命百官四夷朝后于肅義門
后初立百官朝始此
命內外命婦入謁
後世命婦朝后亦自此始
以李義府參知政事
武氏弒故后王氏
丙辰 顯慶元年
春正月改元

自漢武帝建元以來一主往往有數改元
者至唐高祖之武德太宗之貞觀一號紀
年用以終世高宗輕變父祖之成憲其後
乃至一年一元甚有改稱僅一二月而遽
止者
廢皇太子忠
立武后子弘爲皇太子
贈武后父士彠司徒賜爵周國公
免山東丁役
詔以高祖配昊天于圜丘太宗配五帝于明
堂
己巳 顯慶二年
以李義府兼中書令
禁舅姑拜公主父母拜王妃
許敬宗誣韓瑗來濟與褚遂良爲亂貶瑗等
遠州刺史
以許敬宗爲侍中杜正倫爲中書令
以洛陽爲東都
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
戊午 顯慶三年

頒新禮
以許敬宗爲中書令辛茂將爲侍中
愛州刺史楮遂良卒
己未 顯慶四年
以于志寧同三品許圉師參知政事
許敬宗誣太尉趙公長孫無忌謀反詔削其
官封黔州安置
改氏族志爲姓氏錄
以許圉師爲侍中
殺長孫無忌柳奭韓瑗籍沒其家
庚申 顯慶五年
貶于志寧爲榮州刺史
遣將擊契丹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遣蘇定方擊百濟降之
初令皇后決百司奏事
遣三大總管擊高麗
辛酉 顯慶六年二月以後龍朔元年
復遣行軍六總管率三十五軍擊高麗
帝及后幸李勣許圉師第

夏四月晦日有食之
以西域諸國爲州府
壬戌 龍朔二年
改侍中爲左相中書令爲右相
鐵勒入寇鄭仁泰敗之
以許圉師爲左相
以許敬宗上官儀同三品
西突厥寇庭州刺史來濟死之
癸亥 龍朔三年
以李義府爲右相既而以罪除名流萬州
吐蕃併吐谷渾
吐谷渾自晉永嘉有國至是吐蕃取之凡
三百五十年
秋八月彗星出于左攝提
孫仁師攻百濟拔之
遣使按察十道
甲子 麟德元年
以皇子賢王旭輪遙領單于大都護
以劉祥道竇德玄爲左右相
帝及宦者王伏勝同三品上官儀謀廢武氏

不果武氏使許敬宗誣儀伏勝與廢太子忠
謀逆殺儀及伏勝賜忠死
帝與武氏同聽政
以樂彥瑋孫處約同三品
乙酉 麟德二年
以姜恪同三品
春閏三月朔日有食之
以陸敦信為右相
帝東巡
幸壽張民張公藝家
丙寅 大有年
麟 乾封元年
春正月封泰山禪社首
車駕還過曲阜祠孔子贈以太師至亳州尊
老聃為太上玄元皇帝
李義府死
夏四月治還京師
以李勣為遼東行臺大總管擊高麗
以劉仁軌為右相
武氏以舊憾殺其兄子惟良懷運

丁卯 麟 乾封二年
以楊弘武戴至德李安期張文瓘趙仁本並
同三品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戊辰 麟 乾封三年三月以後總章元年
春二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夏四月彗星見于五車
李勣拔平壤高麗王藏降
分高麗地為州縣立安東都護府
以姜恪閻立本為左右相
京師山東江淮旱饑
己巳 麟 總章二年
以李敬玄郝處俊同三品
始以同三品入銜
徙高麗人於江淮山南京西諸州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大風海溢
李勣死
定銓注法以身言書判取人
以言書判取人可也以身取人而求其體

貌豐偉烏如是則體若不勝衣之趙文子
容貌若婦人女子之張良不在所取矣烏
在其爲良法哉

庚午 總章三年三月以後咸亨元年

春二月東南有聲如雷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薛仁貴擊吐蕃敗績

關中旱饑

武后以旱請避位

加贈后父武士彠爲太尉王

遣委格擊吐蕃

辛未 咸亨二年

詔官名復舊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壬申 咸亨三年

吐蕃遣使入貢

許敬宗死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以劉仁軌同三品

癸酉 咸亨四年

認劉仁軌改脩國史

甲戌 咸亨五年八月以後上元元年

遣劉仁軌擊新羅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封武氏兄子承嗣爲周國公

帝稱天皇后稱天后

復長孫無忌官爵

武后始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

後世爲母服三年始此是時雖請也而未
行至垂拱中始行焉遂爲不易之制

乙亥 上元二年

帝議使武后攝政以郝處俊諫止

武氏殺太子弘諡以孝敬皇帝

范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非所以爲
贈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
豈禮也哉蓋武后謀篡國酖太子而加之
尊名以掩其迹李泌之言信矣

立子賢爲皇太子

以戴至德劉仁軌爲左右僕射張文瓘爲侍
中郝處俊爲中書令李敬玄同三品

冬十月彗星出于角亢

丙子 麟德 上元三年十一月以後儀鳳元年

以來恒薛元超李義琰高智周同三品

始遣使如遠方注擬

吐蕃入寇

秋七月彗星出于東井

以狄仁傑爲侍御史

冬十月祫饗太廟

以李敬玄爲中書令

丁丑 儀鳳二年

以高藏爲朝鮮王扶餘隆爲帶方王遣歸故

地安輯餘衆

戊寅 儀鳳三年

春正月百官四夷朝武氏於光順門

元旦百官朝后始見此

己卯 儀鳳四年六月以後調露元年

以郝處俊爲侍中

命皇太子監國

遣裴行儉擊西突厥執其可汗都支

庚辰 調露二年八月以後永隆元年

遣裴行儉擊突厥平之

以裴炎崔知温王德眞同三品

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

秋八月武氏廢皇太子賢爲庶人立于哲爲

皇太子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辛巳 永隆二年九月以後開耀元年

春正月宴百官及命婦于麟德殿

太平公主適薛紹

以裴炎爲侍中崔知温薛元超爲中書令

秋八月河南河北大水

九月彗星出于天市

裴行儉擊突厥阿史那伏念降之

壬午 開耀二年二月以後永淳元年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立孫重照爲皇太孫

自古未有太子在而立太孫者有之始見

于此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關中饑帝如東都

王方翼平西突厥
以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玄同並中書門
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
夏五月洛水溢關中旱蝗
監察御史裴行本善感諫營宮室
以劉景先同平章事
永淳二年十二月弘道元年
春三月彗星出于五車
以郭待舉郭正一同平章事
詔皇太子監國以裴炎劉景先郭正一兼東

宮平章事
東宮有平章僅見于此
冬十二月丁巳帝崩于貞觀殿在位二十四年壽五十六
皇太子哲即位後更名顯是爲中宗
尊天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
以劉仁軌爲左僕射裴炎爲中書令劉景先
爲侍中同門下三品
中宗皇帝諱顯高宗子
中宗皇帝嗣聖元年二月以後尊宗文明元年九月武氏光宅元年

立妃韋氏爲皇后
以韋弘敏同三品
春二月戊午武氏廢帝爲廬陵王
己未立豫王旦爲皇帝以其妃劉氏爲皇后
子成器爲太子廢太孫重照爲庶人改元文
明
武氏始御紫宸殿視事
武氏殺其子故太子賢
武氏遷帝顯于房州又遷于均州
書帝顯者以別豫王旦也

武氏以兄子武承嗣同三品
秋七月彗星出于西方
温州括州大水
秋八月葬高宗于乾陵
秋九月武氏紀元光宅以東都爲神都尚書
省爲文昌臺僕射爲左右相門下省爲鸞臺
中書省爲鳳閣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内史
此武氏革命之漸
改御史臺爲肅政臺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

後世臺諫風聞言事始此嗚呼此豈治世盛德之事哉夫泛論事情風聞可也若乃訐人陰私不究其實而輒加以惡聲是豈忠厚誠實之道哉胡寅有言朝廷者衆正之原是非所仰以決諸懲所望以明毀譽所待以公人心服與不服一在是焉彼風聞者得於道聽途說或兩怒溢言豈皆真實遽然按之以施刑罰其差失多矣言者既以風聞初不審諦被言者又泯然受罪不得申理而冤結無告傷平明之政亦甚矣噫後世有道之主公恕之士其尚以胡氏斯言爲鑑毋蹈武氏之失而輕易中傷善類也哉

武氏立武氏七廟

英公李敬業起兵討武氏移檄州縣

武氏殺侍中裴炎

李孝逸用魏元忠計敗敬業殺之

武氏殺安撫大使程務挺

乙酉 武氏垂拱元年

春正月帝顯居均州

武氏紀元垂拱

按唐史臣沈既濟謂「昭公之出春秋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雖失位不敢廢也每歲之首必書中宗所居紀稱中宗而不述武后追祖禹作唐鑑非唐書列武后于本紀故繫嗣聖之年黜武后之號細目本此二說於每歲甲子下大書嗣聖之年分註武氏年號於其下終武后世無改而所在而武氏行事則以太后書之可謂萬世之高見矣說者謂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國不容有兩號武氏既革唐爲周有周則無唐無唐則無帝矣同一疆域也同一時世也而帝與周同書豈得無窒礙乎且是時武后既廢中宗立睿宗睿宗雖虛器武后未嘗明廢之也書帝在某處而不著其名則混而無辨矣況魯昭公乃列國之君是時未有年號昭公雖次于外季氏專國猶虛其位以待之不敢別有所立也中宗即位僅一月即立豫王爲皇帝改元文明矣曾未幾時武氏自御正朝行人君事

至于九月又改元光宅爲明年又有垂拱之紀則是中宗既廢之後別立君矣雖改元矣所謂嗣聖之號僅有再閏月之稱若仍以其年次第書之則是假辭以立義非紀實也史綱於國中書唐字而於其下分書武氏之年以見是時天下雖專制於武氏而實唐之天下雖曰唐之天下而所以專制之者實武氏也及乎每年帝在之書必著其名而使人不疑中宗於睿宗如此則義得其正事不沒其實賊后之罪既得以暴著於天下君臣之義又得以昭明於後世云

武氏以其兄子承嗣同三品

三月遷帝顯于房州

武后制官民皆得自舉

毀乾元殿爲明堂

武氏以所嬖僧懷義爲白馬寺主入宮營造補闕王求禮請宮之不報

丙戌 唐 武氏垂拱二年

春正月帝顯居房州

武氏歸政于帝旦尋復稱制

二月朔日有食之

武氏大開告密無實者不問置銅匭受之以告密人索元禮爲游擊將軍令按制獄

武氏用酷吏周興爲秋官侍郎來俊臣爲御史中丞

有山出于新豐

秋仁傑爲冬官侍郎

丁亥 唐 武氏垂拱三年

春正月帝顯居房州

冀州雌鷄變雄

兗州人楊初成矯制募人迎帝顯于房州武氏殺之

武氏流李孝逸于儋州

罷御史監軍

戊子 唐 武氏垂拱四年

春正月帝顯居房州

武氏殺太子舍人郝象賢

武氏自加號聖母神皇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琅邪王冲越王貞舉兵匡復不克而死武氏
遂大殺唐宗室
武氏萬象神宮成又作天堂以僧懷義為威
衛大將軍封梁國公
己丑 唐 武氏來昌元年
春正月帝顯居房州
武氏服衮冕饗萬象神宮
大赦改元
朗州牝鷄變雄
武氏追尊其父母為太皇太后

武氏以其兄子承嗣為納言
武氏殺宗室汝南王煒等十二人
武氏殺天官侍郎鄭玄挺內史張光輔同平
章事魏玄同大將軍黑齒常之等十餘人
又殺唐宗室鄭王璥等六人
武氏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擊突厥
松州雌鷄變雄
武氏改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正月
為一月
武氏自制字以為名改詔曰制

庚寅 唐 武氏除唐宗室屬籍
武曌載初元年九月以後天授元年
春正月帝顯居房州
曌以是月為一月
曌以武承嗣為左相武攸寧為納言
曌殺同三品王本立同平章事韋方質范履
冰尚書右丞張行廉納言裴居道
誅李孝逸
始試士於洛城殿
此後世進士殿試之始按漢策問賢良非
試之也後世出題試士於殿廷始見于此

遂因之以為定制
曌以告密人俟思止王弘義為侍御史
僧法明偽作大雲經言曌乃彌勒下生當代
唐須示天下
曌殺宗室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及南安王潁
等十二人又自殺其孫二人
秋九月武曌改國號周自為皇帝以唐帝旦
為皇嗣改其姓武
嗚呼此開闢以來未有之大變也太極動

而生陽前而生陰　天陽而地陰也日陽而月陰也男陽而女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君道象日后道象月此天地之常人倫之正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焉者武曌一旦以陰柔之資當陽剛之位則地升而爲天也月易而爲日也女變而爲男也反陰陽之常變剛柔之質易内外之位程子所謂非常之變不可言者此也嗚呼言且不可況見之乎當是之時武曌以女而統男而一時公卿將相群臣庶僚莫不以男而奉女貶其參養之恩畏其誅戮之慘忘其身之爲男子也嗚呼人亦不幸而生於斯時哉或曰此非但起於武氏也前此呂雉蓋嘗爲之矣雖然呂氏於是時猶依所名惠帝之子以臨朝稱制漢之爲漢固自若也武曌則革唐之命滅夫之族被天子之衮冕稱天子之名號巍然居殿陛之間偃然行人君之事以受群臣之朝以爲萬邦之主忘其身之爲女也而天下臣民亦翕然視之以男爲嗚呼此豈但人世之理悖哉亦天地之氣亂也若夫以睿宗爲皇嗣賜姓爲武尤爲悖逆夫娼優之子則從母之姓睿宗於此不父其父而父其母禮所謂禽獸知有其母而不知有其父者也雖然睿宗蓋亦不幸而生爲武曌之子也歟然則舊書睿宗皆作豫王旦不予武氏之立也史綱前此之書亦然而此又以爲唐帝旦者蓋以見豫王前此固爲唐之帝矣三是又爲曌之嗣焉吁前也承父則姓父之姓以爲唐之君後也承母則姓母之姓以爲周之嗣嗚呼人之生也合父母而有此身承祖宗而有此姓睿宗一身前後分而異屬豈復有人理哉書之于冊以紀世道之大變

大赦改元天授

武氏毛改元必大赦

徐有功爲侍御史

曌易服色改置唐社稷宗廟

辛卯 唐 周武曌天授二年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此不書帝顯之名何武氏已以旦爲皇嗣
無所疑也上加以唐別于周也
流酷吏周興于嶺南爲仇家所殺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酷吏來俊臣殺將軍張虔勗
改唐故太子賢子光順等姓爲武幽之宮中
狄仁傑同平章事
同平章事格輔元右相岑長倩等以不肯立
武承嗣爲太子被殺
豎殺右將軍李安靜

壬辰 周武曌天授三年 唐睿宗嗣聖元年 長壽元年 四月以後如意元年九月以後長壽元年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豎引見存撫使所舉者各試以官
後世試官自此始
御史劾舉人沈全交續謠言誹謗不問
來俊臣誣殺大將軍泉獻誠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來俊臣誣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傑等七人
謀反既而得白皆貶爲縣令
萬年縣主簿徐堅上書請簡擇法官
李昭德言左相武承嗣權重罷之以昭德同
平章事
流平章事李游道等于嶺南
御史嚴善思按制獄囚得引虛伏罪者八百
餘人爲酷吏所撓流驩州尋召還
豎以補闕朱敬則侍御史周矩言稍寬制獄
吏以九月爲杜
以幷州爲北都
豎殺其子婦劉氏
豎從姚璹請命宰相撰時政記月送史館

癸巳 周武曌長壽二年 唐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婁師德同平章事
尚方監裴匪躬謁皇嗣豎殺之
酷吏誣皇嗣有異謀太常工人安金藏剖心
明之得停推
李昭德按誅侯思止
萬國俊殺諸道流人擢爲侍御史尋亦貶死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豎自號金輪聖神皇帝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曌以僧懷義爲朔方道大總管擊默啜
曌加越古之號尋又加慈氏
曌鑄天樞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聚來俊臣
懷義燒明堂曌諱不問更命懷義造之

乙未 唐 周武曌垂拱元年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一月朔日有食之
禺象神宮火
曌陰使人殺其所嬖僧懷義
曌建大周萬國頌德天樞
曌自號天冊金輪大聖皇帝
曌封嵩山禪火室
曌從孫安平王武攸緒棄官隱嵩山
突厥請降

丙申 唐 周武曌萬歲登封元年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三月作通天宮
吐蕃遣使請和
姚元崇爲夏官侍郎
徐有功用法平恕起爲殿中侍御史
武懿宗誣刺史劉思禮謀反滅同平章事李元素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曌以嬖倖張昌宗爲散騎常侍張易之爲司衛少卿
婁師德同平章事

丁酉 唐 周武曌萬歲通天二年九月以後神功元

春正月唐帝居房州
曌鑄九鼎成
武承嗣滅郎中喬知之家
遣武懿宗等擊契丹
酷吏來俊臣伏誅李昭德亦被殺
曌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
遣武懿宗等安撫河北
起魏元忠爲肅政中丞
狄仁傑同平章事
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唐 周武曌聖曆元年
春三月武氏用狄仁傑言召唐帝顯還東都
狄仁傑兼納言
突厥陷趙州刺史高叡死之
皇嗣旦請遜位於其兄武氏許之復以帝顯
爲皇太子改姓以武
武氏命帝顯爲河北道元帥討黜殺狄仁傑
和元帥事代其行
武承嗣死
以狄仁傑爲河北道安撫大使

己 唐 周武曌聖曆二年
姚元崇同平章事
嬰封皇嗣旦爲相王
嬰置控鶴監
閻知微降突厥伏誅
庚 唐 周武曌聖曆三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吐蕃賛婆弓仁降
嬰命帝顯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
嬰貶吉頊爲安固尉
狄仁傑爲內史

辛 唐 周武曌聖曆三年五月以後久視元年
張易之爲張昌宗爵鄴國公
狄仁傑薨
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狄仁傑薦張柬之爲秋官侍郎
嬰以張易之爲奉宸令
嬰選少年之美者爲內供奉
契丹平
嬰造大像
梁公狄仁傑卒
冬十月復以建寅月爲正月

壬 唐 周武曌大足元年十月以後長安元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三月雨雪蘇味道帥百官入賀
嬰殺其孫重潤
蘇安恒上疏請傳位太子

癸 唐 周武曌長安二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始設武舉
嬰賜嬖倖張昌宗爵鄴國公
狄九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吐蕃遣使求和

嬰用監察御史魏靖言命蘇頲按雪冤獄

河東採訪使張循憲薦平鄉尉張嘉貞以爲監察御史攝循憲司勳郎中

癸卯 唐 周武曌長安三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三月朔日有食之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既

曌以張易之諧賊同平章事魏元忠爲高要尉流鳳閣舍人張說于嶺南

甲辰 唐 周武曌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

楊再思以諂媚得爲內史左補闕戴令言以讒再思貶長社令

姚元之爲靈武道安撫大使薦張柬之以爲同平章事

嬰嬖倖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

乙巳 唐 中宗神龍元年

春正月張易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之昌宗伏誅廢顯復位大赦改元

遷武氏于上陽宮上其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嗚呼皇帝天子之嘉稱非婦人女子所得稱也彼其逆理亂常自爲稱謂勢必行而威可畏臣下懼死而不敢拒猶之可也今既立皇帝矣而遷於別宮顧猶尊之以上聖皇帝何邪其罪不特在武氏矣先儒胡寅追咎當時大臣不能數其九大罪而廢之以爲千古遺恨嗚呼武氏之罪誅之固不容誅矣何廢之足云但中宗其所生也以義論之母雖淫於祖以恩論之子終無絕母之理也當時大臣遷之別宮復其后號誅絕其宗族黨與凡在武氏時朝之特助武氏抑唐宗者一切按問之重以定其罪狀或誅或竄以爲後世之戒可也一時具臣不知出此反仍其舊稱而加以美號豈不悖哉

錄反正功以張柬之袁恕己同三品崔玄暐爲內史敬暉桓彥範爲納言李多祚等進官賜爵有差

韋去周號

舊書懲國號曰唐此書草去周號何武氏所以據尊位臨萬方以臣其人民者豈盡出其智力哉因唐之勢耳彼其草去唐號而稱曰周特見於稱呼施之文移焉耳人心天意之在唐者固未嘗有渝也武氏一旦去位則唐之社稷固自如也又何俟於復哉草去周號唐斯在矣

復唐制度

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

流貶周宰相韋玄貞房融崔神慶于嶺南

以楊再思同三品

復皇后韋氏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復宗室死于周者官爵

帝偕后視朝

縱胡僧慧範出入宮禁桓彥範諫不聽

帝以武后兄子三思為司空同三品

帝微行幸武三思第

韋氏貶其庶子重福為均州刺史

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品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客固辭還山

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以魏元忠韋安石李懷遠唐休璟崔玄暐並同三品張柬之為中書令

遷周廟主於西京猶避其諱

敬暉等請降諸武王爵不許

帝用韋后及武三思計賜敬暉等五人以王爵而罷其政事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從皇后表請改易制度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韋巨源同三品

以漢陽王張柬之為襄州刺史

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參軍二不務先請絕後庭干政之萌不省

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侍中

群臣上皇帝皇后尊號

帝御樓觀潑寒胡戲

武曌死（階位二十一年）

武氏自稱皇帝中宗復位又尊之以為則

天大聖皇帝其崩也以其所尊者書之可也而綱目乃以皇太后武氏書之蓋不予其為皇帝也是何也女不可以統男皇帝本非婦人女子之所得而稱者也書之曰太后武氏崩則凡其生時所自稱及人所以尊之者皆非所宜也如是書之不啻足矣今史綱直斥其姓名而且以死書何嗚呼武氏起自閭閻使其不入宮闈一匹婦耳所以生得為后死得書崩徒以其作配高宗以承唐家之宗祀焉耳今武氏為人妻則淫蕩為人妾則妒害為人母則殘虐為人婦則廢人之宗祀滅人之國祚殺人之族屬凡其一生所以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絕人之宗祀不知其凡幾百千萬矣其於李氏固已義絕葬不可以列李氏之園陵祭不可以入李氏之宗廟由是觀之乃天地間一不仁不義之婦人耳死全首領固已為幸而又稱之以為后書之以為崩何以誅絕其既往而示戒於將來哉

丙午 唐 神龍二年

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

制太平公主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

武三思惡敬暉等出盧州諸州刺史

授僧慧範道士史崇思等五品階

置十道巡察使

宋之遜告其友王同皎謀害武三思殺同皎

置員外官二千餘人

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通宮掖帝殺之

黃門侍郎宋璟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直諫貶

州刺史

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為遂

州司馬

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

以李嶠為中書令

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己崔玄暐為武三

思所殺

方士鄭普思謀作亂帝庇之不得已流儋州

安樂公主求為皇太女以魏元忠言而止

丁未 唐 神龍三年九月以後景龍元年

復武氏崇恩廟

立韋氏廟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吐蕃遣使入貢
皇太子重俊發禁兵誅武三思不克而死
安樂公主及宗楚客等誣相王旦與重俊通
謀以御史中丞蕭至忠諫而止
帝后益加尊號
貶魏元忠務川尉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
侍御史魏傳弓發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僧
慧範敖賊四十餘萬僅削其階爵
以楊再思為中書令
殺蘇安恒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彗星出于西方
遣使往江淮贖生
戊申 景龍二年
以皇后衣筒有雲起赦天下
朔方總管張仁愿築三受降城
置脩文館學士以李嶠等二十人為之命文
官上官氏第其文
以學士名官始見于此
以張仁愿同三品
秋七月有星孛于胃昴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倢伃皆以斜封墨敕除
官
宗楚客紀處訥受突騎施故將闕啜忠節賂
奏遣牛師奖擊娑葛師奖敗沒
安樂公主再適其夫之弟武延秀
以倢伃上官氏為昭容
己酉 景龍三年
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
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
帝及后幸太常寺
監察御史崔琬劾宗楚客紀處訥罪帝和解
之
以后兄韋溫同三品
以李嶠同三品韋安石為侍中蕭至忠為中
書令蘇瓌為僕射同三品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宮

冬十一月祀南郊皇后亞獻
以唐休璟同三品
關中饑
庚戌（睿）景龍四年六月以後睿宗皇帝景雲元年
帝及后微行縱宮女出游
帝御梨園命三品以上扶河
韋后殺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夏六月壬午韋氏弒帝（在位六年壽五十五）
韋氏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參議崔湜
同平章事

韋氏自爲太后臨朝攝政立溫王重茂改元
唐隆
相王旦子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族誅之
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婉兒等皆伏誅
隆基爲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
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敗官有差
相王旦即位（是爲睿宗）廢重茂復爲溫王
從宋王成器讓立平王隆基爲皇太子
以薛稷參知機務
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其屍

復武氏號曰天后
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爲中書令
趙彦昭崔湜同平章事
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户
贈郎岌燕欽融蘇安恒皆諫議大夫韋月將
宣州刺史
以崔日用參知機務
追復敬暉桓彦範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己等
官爵
以宋璟同三品

廢崇恩廟追廢韋氏爲庶人
譙王重福及亦州刺史鄭愔謀入東都反敗
死愔瘐誅
罷斜封官數千人
以薛訥爲幽州經略節度大使
節度之名自此始
以姚元之爲中書令
帝以公主爲女道士賓天皇天后之福
長安令李朝隱不聽宦者矯擢爲大中大夫
睿宗皇帝（諱旦高宗子）

辛亥 景雲二年
宋慶默啜遣使請和
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
太平公主謀廢太子立宋王成器帝用宋璟
等言出成器二及豳王守禮皆爲刺史公主蒲
州安置
命皇太子監國
復斜封官
皇太子請貶姚元之宋璟皆以爲刺史遂寢
二王刺史之命

以左右萬騎羽林爲北門四軍

以韋安石爲中書令李日知爲侍中
制政事皆取皇太子處分
皇太子請召太平公主還京師
僧慧範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劾之出謙
光爲岐州刺史
置十道按察使
按察使之名始此
以韋安石爲左僕射同三品竇懷貞爲侍中
尋罷之

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陸象先同
平章事
遣御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俾襲冠帶
壬子 大極元年五月以後延和元年八月以後
玄宗明皇帝先天元年
春正月合祭天地于南郊
自此以後天地又合祭
二月皇太子釋奠于國學
以竇懷貞岑羲同三品尋以岑羲爲侍中
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竇懷貞爲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
八月庚子帝傳位於皇太子自爲太上皇五
日一受朝聽大事在位三年
皇太子降基卽位是爲玄宗
立王氏爲皇后
以劉幽求爲僕射同三品
沙陀金山入貢
流劉幽求於封州
以王琚爲中書侍郎
九月朔日有食之

唐世史

玄宗皇帝諱隆基睿宗子

癸丑（713）先天二年十二月開元元年

以蕭至忠爲中書令

以高麗大祚榮爲渤海郡王

以郭元振同三品

太平公主謀逆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賜公主死

上皇誥自今軍國事一取皇帝處分

詔獎同平章事陸象先

以宦者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宗之業也創業之君得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群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遂干國政末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以張說爲中書令

以劉幽求爲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

引見京畿縣令戒諭之

帝親講武于驪山斬知禮儀事唐紹流兵部

尚書郭元振

以姚元之同三品元之陳十事

左拾遺劉彤議鹽鐵

此唐鹽鐵所自起

群臣上尊號

天子之稱上至皇帝無得而加矣漢哀帝雖有聖劉太平之號然出于方士厭禳之說非加美稱也至唐高宗徇武后之意而稱天皇然止加天於皇耳中宗從韋氏之欲乃有應天之號彼昏庸之主固無足道玄宗以剛明之君有父在上臨御未久遽爲虛美之稱嗚呼名者實之賓無此實而有此名聞人之呼寧能不愧於心赧於顏乎

改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

省侍中爲監
吐蕃遣使求和
以姚崇爲紫微令左遷張說爲相州刺史之元遷開元名崇
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癸卯 開元二年
制均內外之任定爲恒式
置左右教坊典倡優雜伎
教坊之設始此
沙汰僧尼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春二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姚崇請表賀
帝以徐有功子倫爲恭陵令
功臣劉幽求鍾紹京以怨望貶州刺史
放武氏時酷吏周利貞等終身勿齒
貶韋氏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彦昭李嶠
爲州別駕
罷員外檢校官
以宋王成器等領諸州刺史
採采珠玉織錦繡

作興慶宮賜諸王第宅環宮側
出宮人
姚崇請宣布武后鼎銘
敕諸州脩常平倉法
大破吐蕃
以長子嗣真爲鄫王立其弟嗣謙爲皇太子
乙卯 開元三年
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御史大夫宋璟坐監杖人輕貶睦州刺史
突厥諸部降處之黃河以南地遣薛訥郭虔
瓘爲大總管備黜啜尋遣訥討之
山東大蝗遣官捕而瘞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選儒士入內侍讀待以師傅之禮
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京兆尹崔日知有罪御史李傑將糾之反搆
傑罪事聞貶日知爲歙縣丞
初置翰林院
丙辰 開元四年
翰林院之置始此

以鄆王嗣真等遙領大都護
諸王遙領外鎮始此
召新除縣令試治民策
夏六月癸亥太上皇崩于百福殿 壽五十五
葬橋陵
以涼乾曜同平章事
姚崇爲宋璟自代以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己丑 開元五年
春正月太廟四室壞帝如東都
復三省官舊名
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左拾遺張九齡以帝嗣位未郊見請行郊祀
九齡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祀蓋敬天命報所受也
詔訪逸書命博士尹知章等編校刊正
庚寅 開元六年
令州縣行鄉飲酒禮
辛卯 開元七年
五月朔日有食之
敕喪服並從禮制父在爲母期如禮
宋王成器更名憲改封寧王
皇太子入學齒胄
壬辰 開元八年
始改顏回等從祀孔子者爲坐像
古者祀神以尸其後代之以主未有像設也所謂倀者特像人而用之非用以寫神也佛氏入中國始鑄金爲像後又爲土木之偶焉後世祀先師亦以塑像不知始何時考史開元八年改顏子等十哲爲坐像則前此固有爲塑像者矣但先聖尚諸賢皆立至是乃改立爲坐耳然非仍舊也至二十七年又內出衮冕之服以衣之
嗚呼百年奧教至哉
太祖乃革之而易以木主於是聖人在天之靈始安於享祀焉卓矣哉
聖人之見孰可以爲百王法矣
始詔孔門弟子從祀
前此孔門弟子惟列像廟堂不預饗祀至是因李元瓘言始得列事於左丘明等二

十二人之上

以優人言罷相臣宋璟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尋以乾曜為侍中嘉貞為中書令

辛酉 唐 開元九年

監察御史宇文融請檢括户口以融為勸農使

突厥遣使請和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梁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

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

造新曆及黃道游儀

壬戌 唐 開元十年

伊汝水溢

河決博棣二州

增制太廟為九室

安南亂遣宦者楊思勗討平之

此後世内臣專兵之始眞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領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北平郡度使張嵩大破吐蕃

始募兵充宿衛

府兵之制於此始廢

突厥請和

癸亥 唐 開元十一年

春正月帝北巡

以幷州為太原府置北都

祭后土于汾陰

以張說為中書令

置麗正書院聚文學士脩書侍講

書書院始此

始置長從宿衛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甲子 唐 開元十二年

以宦者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

内臣為將軍稱大始此

廢皇后王氏

冬閏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乙丑曆 開元十三年

以宇文融兼户部侍郎

吏命長從宿衛為殿騎

帝自選諸司長官為州刺史賜以詩命百官

餞送

葉鋼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更集仙殿為集賢殿置書院以張說知院事

遣使如突厥

張說薦張九齡可備顧問

禁奏祥瑞

帝東封泰山

閉廄使王毛仲加開府儀同三司

車駕還詣孔子宅

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大有年

丙寅曆 開元十四年

命張說脩五禮

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大有年

河南北大水

魏州河溢

以杜暹同平章事

丁卯曆 開元十五年

吐蕃入寇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作十王宅以居皇子

戊辰曆 開元十六年

改殿騎為羽林飛騎

行開元大衍曆

以蕭嵩同平章事

制户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己巳曆 開元十七年

克吐蕃石堡城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以蕭嵩兼中書令

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賜百官宴

後世以人君始生之日為節而表賀之始此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庚午曆 開元十八年

吏部尚書裴光庭始奏用循資格

遣十八總管擊奚契丹
夏六月彗星出于五車
辛未(開元十九年)
置太公廟如孔子廟制
壬申(開元二十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癸酉(開元二十一年)
以韓休同平章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左丞相宋璟致仕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
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九齡辭終喪不許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
以楊慎矜知大府出納
甲戌(開元二十二年)
春二月秦州地震
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
李林甫以結宦官媚武惠妃得同三品是日
大風拔木
置河口輸場
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乙亥(開元二十三年)
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敕
杖殺之
冬閏十月朔日有食之
冊楊玄琰女為壽王妃
丙子(開元二十四年)
帝欲廢太子以張九齡諫而止
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擊奚契丹敗績張
九齡當以死帝赦之
加母黨服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東都地震
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張九齡 政事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
同三品

唐室亂之幾分於此按崔融對憲宗曰人皆以天寶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賢相張九齡任奸臣李林甫理亂自此已分矣

丁丑 開元二十五年

置玄學博士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監察御史周子諒劾牛仙客被殺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范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玄宗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也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為庶人而殺之

從裴耀卿請士人當execute杖者勿解髖受笞

募丁壯長充邊軍

詔選宗子補官

大理寺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爵涼國公

行和糴法

書和糴始此

廣平公宋璟卒

戊寅 開元二十六年

以牛仙客為侍中

以王璵為祠祭使始用楮為錢以祭

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立忠王璵為皇太子改名亨

突騎施分為兩可汗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冊南詔為雲南王始合六詔為一

始置學士院改翰林供奉為學士

翰林學士始見于此

己卯 開元二十七年

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

追諡孔子為文宣王贈弟子為公侯伯

按自漢平帝追諡孔子為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父又謂之為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為諡然文之為言諡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諡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為宣諡法之美者不

過聖善門聞而已豈足以盡書聖人之大
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北齊高洋
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謚
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
誄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
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為吾聖人之輕重當
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
何耶

庚辰 開元二十八年

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辛巳 開元二十九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立賑濟法

洛水溢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太尉寧王憲卒謚曰讓皇帝

吐蕃入寇陷石堡城

壬午 天寶元年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

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穿三門運渠

加天寶於皇帝之上

春二月饗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饗太廟
越二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為僕射

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

李林甫忌兵部侍郎盧絢絳州刺史嚴挺之
出為外官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李適之為左相

癸未 天寶二年

安祿山入朝

追尊老聃父為先天大皇帝母為先天大皇后
廣運潭成

甲申 天寶三載

春正月改年曰載

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李林甫忌户部侍郎韋堅與太子妃兄弟

始祀九宮貴神
初令民十八爲中二十三歲成丁
乙酉(745)天寶四載
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以子壽王瑁妃楊太眞爲貴妃
贈太眞父楊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殿中少監三姊皆賜第京師
以楊慎矜爲租庸調轉運使
安祿山侵奚契丹契丹叛各殺其所尚公主
以王鉷爲京畿採訪使鉷奏貴妃族兄剣南

判官
丙戌(746)天寶五載
李林甫使楊慎矜告韋堅皇甫惟明謀立太子貶堅惟明州太守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李林甫引吉温爲法曹羅希奭爲殿中侍御史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張九章王翼以所劾精奏加官
丁亥(747)天寶六載
李林甫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李適之王琚自殺
令士通一藝以上比昔詣京師李林甫請試之無及第者表賀野無遺賢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許出入禁中
以陳希烈爲左相
李林甫忌王忠嗣解其河東朔方節度
制僧尼令祠部給牒

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
冬十月帝偕貴妃如驪山浴温泉
遣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言不可攻董延光攻之不克李林甫構忠嗣罪貶漢陽太守
以突厥別部酋長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
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李林甫構戶部侍郎楊慎矜罪殺之
以高麗人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戊戌(748)天寶七載

群臣上尊號
以宦者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賜安祿山鉞券
以貴妃從兄楊釗判度支事
以貴妃諸姊爲國夫人
哥舒翰築應龍城以拒吐蕃
己丑 天寶八載
帝帥群臣觀左藏庫以帛藏充牣賜楊釗金紫
咸寧太守趙奉璋欲告李林甫罪林甫諷御史殺之
弛大下兵備
加聖祖及諸帝后號謚
元祖曰光皇帝高曰大聖文武之君謚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尊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謚天寶以後增加複重至繁而不可紀太祖宗苟有高世之功德則曰文曰武足矣苟兵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誣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爲譏玩也故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則天下心服之矣未聞以謚號繁多爲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甚矣
庚寅 天寶九載
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
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秋八月五星聚于箕尾
以安祿山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
安祿山入朝獻所鑄錢樣
從楊釗請追復張易之兄弟官爵
賜楊釗名國忠
南詔反陷雲南郡
辛卯 天寶十載
爲安祿山起第
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鮮于仲通擊南詔大敗死者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復驅民爲兵擊之
高仙芝擊大食敗績
秋八月武庫火
安祿山奏契丹大敗

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使
壬辰 天寶十一載
以官物易惡錢
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
户部侍郎王鉷伏誅
范祖禹曰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
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則所害者多故君
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
王享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
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
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
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堯世之平
祿耿壽昌之常平不爲掊克上下皆寧則
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古今禍福之效
如此可不戒哉
以楊國忠爲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
楊國忠奏鳳凰見左藏以魏仲犀爲殿中侍
御史
李林甫死
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領四十餘使
楊國忠薦吉温爲御史中丞
哥舒翰安禄山入朝
癸巳 天寶十二載
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一日而畢選人請爲
國忠刻頌從之
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子孫流嶺南黨與
坐貶者五十餘人
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帝如華清宮號國夫人等從
前此每歲十月幸華清宮至禄山亂乃止
丙午 天寶十三載
安禄山入朝加左僕射又以兼閑廐群牧使
以楊國忠爲司空是日雨土
安禄山歸范陽奏賞部將除將軍者五百餘
人中郎將二千餘人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
李宓擊南詔敗没楊國忠以捷聞益發兵擊
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以韋見素同平章事
關中大饑

乙未 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
韋見素言安祿山必反帝不聽遣中使輔琳
琳察之
夏六月徵安祿山入朝不至
安祿山反
遣封常清募兵東京
以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
安祿山陷靈昌及陳留
安祿山陷東京河南尹達奚珣降賊留守李
憕御史中丞盧奕死之
安祿山陷河南諸郡
東平太守吳王祗起兵討賊
帝欲制太子監國貴妃沮之不果
平原太守顏真卿起兵討賊
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為副元帥
郭子儀遣兵破祿山兵於振武
常山太守顏杲卿起兵討賊
丙申 天寶十五載七月以後肅宗至德元載
正統之君大書其號與年非正與統者則
分書之若正統之君一歲而兩元者亦摟
而大書之獨於肅宗分書至德號年於天
寶十五載大書之下者肅宗不受命於玄
宗不予其繼統也
安祿山僭號
以許遠為睢陽太守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太守顏杲卿死之
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又以為河北節
度使
真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九門又戰于
嘉山皆敗之復河北十餘郡子儀[illegible]兵
取范陽不從
楊國忠逼哥舒翰出關與賊戰大敗于[illegible]
翰降賊賊遂入關
帝出奔蜀
次于馬嵬諸將誅楊國忠及楊太真
發馬嵬留皇太子亨東討賊
皇太子至平涼
安祿山遣孫孝哲陷京師殺妃主皇孫數十

人陳希烈張垍等降賊
秋七月甲子太子亨自立于靈武改元至德是爲肅宗遥尊帝爲上皇天帝遂以裴冕同平章事
帝制以太子亨克天下兵馬元帥
舊史於肅宗即位之後即以上皇稱玄宗而此仍以帝書何肅宗立時玄宗在蜀聲問不相聞肅宗無所受命而自立所謂上皇天帝者肅宗擅去乃父之名位而加以虛稱耳是時玄宗未知也史綱不從其所尊之稱而仍稱以帝據其時即其實而書之也玄宗傳位之後始以上皇書庶幾得其實哉
李泌至靈武
郭子儀將兵至靈武亨光弼引兵赴太原
回紇吐蕃遣使請助討賊
八月己亥帝遣使齎冊寶如靈武傳位太子亨制曰今稱太上皇軍國重事以聞（在位四十二年）
按肅宗以七月甲子即位于靈武至八月己亥玄宗命韋見素等奉冊詣靈武傳位

首尾僅三十六日耳豈少待遣使上請俟命下而後即位豈不名正而言順哉況肅宗居儲位有年玄宗素有傳位之意特爲貴妃國忠所沮爾今二人既死帝發馬嵬又有留東討賊之命其天位不歸肅宗將誰歸哉爛理不明欲速而見小利遂陷于不孝不忠之罪嗚呼天理人欲之間幾不容髮可不畏哉
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爲長史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蜀爵度僧尼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既
加第五琦山南等道度支使
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濤斜敗績
史思明攻陷河北諸郡饒陽裨將張興死之
永王璘反
肅宗皇帝 諱亨 玄宗子
（肅宗至德二載）
春正月帝居彭原

安祿山子慶緒殺祿山
帝聽張良娣李輔國譖殺其子建寧王倓
賊寇睢陽張巡以兵入睢陽合許遠拒却之
郭子儀平河東
春二月帝至鳳翔李泌請取范陽不從
李璘伏誅
徵苗晉卿為左相
上皇遣中使祭始興文獻公張九齡
以郭子儀為司空天下兵馬副元帥
制以官爵賞功

是時府庫無蓄積朝廷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聽臨事注名有至開府特進異姓王者諸軍但以職任相統攝不復計官爵高下及是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官爵輕而貨重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名器之濫至是極焉范祖禹曰官爵者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為貴而加於君子則人貴之矣君以為賤而施於小人則人賤之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輕於糞土此亂政之極也唐室不競不亦宜哉

以張鎬同平章事
郭子儀與賊戰于清溝敗績詔關請自貶以為左僕射
賊攻睢陽張巡遣南霽雲赴臨淮告急賀蘭進明按兵不救
秋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京師
遣使請上皇還京師
郭子儀克華陰弘農
賊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南霽雲雷萬春等皆死
冬十月廣平王俶郭子儀收復東京
李泌歸衡山
賊將嚴莊來降以為司農卿
帝始入京師
安慶緒走保鄴郡
勒受賊僞官者宰臣陳希烈等赴京甄濟不汙僞命以為秘書郎館于三司令受賊官者列拜之

以國子司業蘇源明不受僞官擢考功郎中
知制誥
歲遺回紇絹二萬匹
此歲幣之始
朝饗于長樂殿
十二月上皇還京師
赦天下惟與安祿山同惡及李林甫王鉷楊
國忠子孫不在免例
加郭子儀司徒李光弼司空功臣進階賜爵
有差

追贈死節之臣李憕盧奕顏杲卿袁履謙許
遠張巡張介然蔣清雚堅等官其子孫
蠲來載租庸三分之一
復郡名官名
上上皇尊號
以息妫氏爲淑妃
史思明降
制陷賊官以六等定罪 建奚珣陳希烈等伏
誅
司馬光曰爲人臣者策名委質有死無貳

希烈等或貴爲卿相或親連肺腑承平之
日迎合取容禍亂既作偷生苟免至乃媚
賊稱臣爲之陳力此乃天馬之不如僕更
全其骨領是諂諛之臣無往而不得計也
彼顏杲卿張巡之徒世治則擯斥不齒方沈
抑下僚世亂則委棄孤城塵粉寇手何爲
書者之不韋而爲惡者之韋待忠義之薄
而保姦邪之厚耶
置左右神武軍
春二月上皇賜帝號帝復上上皇尊號
大赦盡免今載租庸
復以載爲年
以宦者李輔國兼太僕卿
徙楚王俶爲成王
立張氏爲皇后
改黜陟使爲觀察使
立子俶爲皇太子更名豫
以王璵同平章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諡曰忠節

史思明復反
初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
制回紇英武可汗以寧國公主歸之
以郭子儀為中書令李光弼為侍中
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范氏曰風沙衛殿齊師殖綁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聞人殿之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仁亦幸哉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遺宦者察軍中所欲立者裨將李懷玉殺玄志子推裨將侯希逸為節度副使從之
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司馬光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故聖人制禮以治之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凡人君所以能有其臣民者八柄存乎己也苟或捨之則彼此勢均何以使其下哉肅宗遷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賞賜廢置殺生予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

己亥 乾元二年
史思明自稱燕王
春二月月有食之既
書月食僅見于此
九節度之兵潰于相州
史思明殺安慶緒
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史思明僭號
李峴陳宮者李輔國專權擅稱制敕下制停

口敎處分
貶李峴爲蜀州刺史
宦者魚朝恩譖郭子儀乃還京師以李光弼
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更鑄當五十大錢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河陽大敗之
乾元三年閏四月以後上元元年
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
李光弼連破史思明
夏四月彗星出于婁胃
襄州軍亂殺節度使
唐世將吏逐帥阻兵始此
閏四月彗星又出于西方
以王思禮爲司空
唐三公不爲宰相拜者始見于此
追諡太公望爲武成王
以苗晉卿行侍中
行官始此
以劉晏爲户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羌渾寇鳳翔
敕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張后子與王侶卒
宦者李輔國矯帝詔遷上皇于西內
真德秀曰玄宗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
而已之幽囚殂謝乃出於中人之手此可
以爲人君遇奸者之戒
刑部尚書顔真卿帥百僚問上皇起居坐貶
流上皇近侍高力士于巫州
江淮都統劉展反陷昇潤等州
辛丑
上元二年九月以後止補元年
劉展伏誅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邙山敗績
以蕭華同平章事
史思明子朝義殺思明
段子璋反于梓州尋伏誅
復以李光弼爲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既大星皆見
以宦者李輔國爲兵部尚書
置道場于三殿飾宮人以爲神帝命大臣膜

拜
改月制去尊號及年號月數以建子月爲歲
首
范祖禹曰肅宗信讖析之小數以爲更制
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長鬼神聽巫覡
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
哉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江淮大饑
江淮都統崔圓殺孫待封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以元載爲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帝朝上皇于西內
范祖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
失其所以爲剛則制於柔肅宗失其所以
爲君故制於小人女子至不敢見其父而
況能保四海乎
二年四月以後寶應元年
建寅月追冊故太子琮爲皇帝
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遣使慰諭之
又從其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荔非元禮衆
推裨將白孝德爲帥因而授之
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朔方河中
等軍副元帥
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楚州獻寶玉群臣表賀
建巳月甲寅上皇崩于神龍殿 壽七十八
始服喪二十七日
自漢文遺詔以月易日景帝遵之爲三十
六日至唐太宗遺詔亦然至是始有二十
七日之制遂爲後世常制
帝不豫命太子監國
復建年號以正月爲歲首
改巳月爲四月
丙寅宦者李輔國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
越王係兗王僩帝崩于長生殿輔國弒后張
氏 年止七年 壽五十二
范祖禹曰肅宗信任宦官上不保其父中

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皇太子豫即位（是為代宗）

罷郭子儀副元帥

號宦者李輔國為尚父而不名以為司空兼中書令尋進爵博陸王

宦者封王始見于此真德秀曰以一閹尹而寵之以宰相尊之以尚父自有中人以來未之有也其為可醜不亦甚哉

爵李光弼臨淮郡王

敕大小錢皆當一

李光弼兵大破史朝義

追廢皇后張氏為庶人

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郭子儀請解副元帥居京師

台州袁晁作亂

以宦者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回紇舉兵入援

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

帝遣盜誅宦者李輔國復遣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真德秀曰輔國顓恣兩朝卒不免肢體殊分投首溷厠之慘其亦何利即此可以為小人稔惡者之戒

以賊降將張忠志為成德節度使賜姓名曰李寶臣

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

諸軍圍史朝義于莫州

召李泌

○唐世史

代宗皇帝 諱豫 肅宗子

【唐】代宗皇帝廣德元年

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宰者程元振殺平章事來瑱

【史】朝義遣范陽其將田承嗣以莫州降

【史】朝義伏誅

【唐】用僕固懷恩言以賊將薛嵩田承嗣李寶臣爲河北諸鎮節度使

唐失河北自此始

吐蕃使梁崇義據襄陽以爲留後

書留後始此

春三月葬玄宗于泰陵肅宗于喬陵

袁晁伏誅浙東平

分河北節度爲六管

四夷入貢

禮部侍郎楊綰請罷明經進士科察舉孝廉

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秋七月吐蕃入大震關盡取河西隴右地宜者程元振不以聞

涇州刺史高暉降吐蕃爲嚮導

冬十月辛未吐蕃寇近畿以雍王适爲關內兵馬元帥起郭子儀爲副元帥子儀遣使請益兵元振遏之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忌元振皆不赴

丙子帝如陝州

戊寅吐蕃犯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縱兵大掠

癸巳吐蕃聞副元帥郭子儀至兵自潰子儀復京師

高暉伏誅

太常博士柳伉請誅程元振詔放元振歸田里尋流溱州道死

真德秀曰憸人非人主借以聲光未有能自跋扈者也既長其焰然後從而撲滅之所傷多矣曷若制之於初俾臣主兩全之爲得哉

宦官呂太一反于廣州

冬十二月甲午帝還京師是日仍以宦者魚朝恩爲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以李峴同平章事
放廣武王承宏于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甲辰 廣德二年
立雍王适爲皇太子
從田承嗣請以魏博爲天雄軍
僕固懷恩反
以郭子儀爲河中節度等使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以劉晏爲河南江淮轉運使
以楊綰言罷考弟力田及童子科
郭子儀請罷諸節度自河中始
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青苗之名始見于此
以李光弼爲東都留守光弼歸徐州尋卒
僕固懷恩引田乳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
奉天子儀出兵懷恩退
加郭子儀爲尚書令子儀以太宗嘗爲此官
不受
永泰元年

命文武臣十三人於集賢殿特制
吐蕃遣使請和
旱斗米千錢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
玉爲留後
秋九月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僕固懷恩引虜入寇懷恩道死虜大掠而去
冬十月復講仁王經
虜復入寇圍涇陽郭子儀與回紇盟吐蕃夜
遁
漢州刺史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乂
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
後世樞密之名兆于此是時雖置是官而
無司屬首以宦官董廷秀參掌其事事主
樞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也中有處
分則令內樞密宣付中書門下施行然猶
未用以專典武事也
丙午 永泰二年十一月以後大曆元年
以劉晏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觀朝恩帥

諸將往聽講
元載請論事者先白宰相韓滉眞卿疏論之貶
眞卿爲峽州別駕
以杜鴻漸爲劒南東西川副元帥鴻漸請以
節制讓崔旰
以官者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冬十二月彗星出于軫
戊辰（770）大曆二年
周智光殺峽州鹽鐵伏謀
杜鴻漸薦崔旰爲西川節度使（旰音幹名字）

戊申（768）大曆三年
帝幸魚朝恩所作章敬寺爲度僧尼千人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追諡齊王倓爲承天皇帝
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
彩知留後
遣右散騎常侍嗣虢王邕使回紇
吐蕃寇靈武鳳翔邠將李晟屠吐蕃定秦堡
吐蕃遁遂
己酉（769）大曆四年

郭子儀徙鎮邠州
以裴冕同平章事
庚戌（770）大曆五年
帝以宦官魚朝恩專恣與宰臣元載謀誅之
猶賜錢以葬
胡寅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
也是則然矣而或不然輔國元振朝恩相
繼掌兵氣勢隆重然代宗去之而無肘腋
反噬之變是知宦官非難去顧人主喜怒
如何耳其至於無可柰何者以人主無意
於可爲之時及不可爲然後爲之故也代
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爲
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蓋非不
若慎之於初之爲美弊既寵之又殺之復
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吏部侍郎楊綰不附元載以爲國子祭酒嶺
南節度使徐浩以賂得代綰爲吏部侍郎
京畿饑斗米千錢
夏四月彗星出于五車五月又出于北方

帝出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以避元載

辛酉 大曆六年

河北旱

帝欲收元載權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以韓滉判度支

壬戌 大曆七年

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經畧副使朱

泚權知留後因以授之

癸亥 大曆八年

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封府庫以請命

晉州布衣郇模獻三十字帝召見之

賊將田承嗣為安史父子立四聖祠帝諷令

毀之加平章事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甲子 大曆九年

詔許永樂公主女嫁賊將田承嗣之子田華

范祖禹曰齊景公諸侯也涕出而女于吳

後世且猶羞之代宗以天子之尊而以女

許嫁叛臣之子苟欲姑息反以納侮卑辱

甚矣此公卿大夫之恥也

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賜爵肅國公

司空周六卿也而漢魏以來之公非其

人不必備況可以贈無父無君之夷人哉

乙丑 大曆十年

田承嗣復反陷相衛等州

發諸道兵討田承嗣李正己按兵不進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丙寅 大曆十一年

田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

汴宋軍亂討平之

丁卯 大曆十二年

田承嗣不入朝詔討之既而承嗣謝罪入朝

必入朝

元載伏誅籍其家發其祖墓暴其尸貶王縉

為括州刺史

以楊綰常袞同平章事

司徒同平章事楊綰卒

罷諸州團練守捉使

起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戊午 大曆十三年

勅毀白渠碾磑

田乾真太原

隴右獻猫鼠同乳宰相帥百官賀

己未 大曆十四年

田承嗣死從子悅自爲留後

淮西將李希烈逐節度使詔以希烈爲留後

夏五月辛酉帝崩于宣政内殿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

皇太子适即位（諱豫德宗）

常袞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既而郭子儀等表其非罪貶袞爲潮州刺史後以祐甫同平章事

罷四方貢獻

號郭子儀爲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中使邵光遠以使藩鎮受其賂遺杖而流之

殺兵部侍郎黎幹

以劉晏判度支

禁僧寺觀度僧尼

詔宽滯聽詣三司使及諸道登聞鼓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官者白志貞爲神策都知兵馬使

淄青節度使李正己獻錢三十萬緡詔以賜

將士因慰勞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吏部尚書顔真卿請省祖宗謚

罷榷酒

胡寅曰先王善政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俗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意亂政興於聚斂之臣者後世多不肯改以謂强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之天下所仰者獨貢助什一而已是何道也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爲出無侈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爲之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

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遣使和吐蕃

沈玩濟上選舉議
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
葬元陵
立子誦爲皇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冬十二月晦日有食之
德宗皇帝諱适代宗子
庚(戊)德宗皇帝建中元年
始作兩稅法
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罷兩稅
使以總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
支兩稅外斂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以劉晏爲忠州刺史
命黜陟使分巡天下
以陸贄爲翰林學士
以朱泚爲涇原節度使
吐蕃遣使入貢復遣韋倫使吐蕃
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討之朝臣請赦文喜
帝不從既而諸將殺之以降
築奉天城

按術士桑道茂言德宗不出數年有離宮
之厄望奉天有天子氣宜高大其城以備
非常不三四年果有朱泚之變德宗思其
言於是幸奉天果獲其濟然則治亂皆前
定歟吁是不然術士之言不中者多矣其
億而中者千百之一二也道茂知德宗將
有離宮之厄盡勤之親賢遠奸輕徭薄賦
至誠待下坦懷不疑如是而猶有厄爲歸
之天數可也曾無一言及此顓惟發丁夫
以脩城既而有變幸居其中幸而諸將奪
勇得復舊京德宗因是之言一切歸之氣
數不復反已自咎嗚呼朱泚之反也以道
茂言脩奉天城而得全不知懷光之反也
亦曾以人言脩梁州城否乎何亦得全也
由是觀之則術士之言亦億中而已矣
遥尊帝母沈氏爲皇太后以睦王述爲奉迎
使
楊炎誣殺忠州刺史劉晏
始定公主見舅姑禮
建中二年

李寶臣死子惟岳自稱留後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盧杞引裴延齡爲集賢直學士
范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
一小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
已焉德宗相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
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加梁崇義同平章事既而拒命詔李希烈督
諸軍討之
田悅反侵邢洺
帝以藩鎮阻兵漕運路絕以張萬福爲滄州
刺史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卒
安西北庭遣使詣闕詔賜李元忠等爲郡王
贈袁光庭工部尚書
以張鎰同平章事
馬燧等大破田悅
李正己死其子納自領軍務
梁崇義伏誅
張孝忠舉易州來歸以爲成德軍節度使

盧杞誣殺楊炎
李洧以徐州來歸盧杞以洧爲招諭使
(旺)建中三年
馬燧等大破田悅等于洹水
王武俊殺李惟岳
李納復陷海容
李惟岳田悅李納部將各以州降
李納求自新以中使宋鳳朝言不許
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詔李懷光討之
括富商錢
范祖禹曰人君征伐不庭所以保民也而
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
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
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復
收也
召朱泚入朝留居京師
初稅商錢茶漆竹木
以關播同平章事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李希烈反自稱天下都元帥建興王

夏四月京師地震五月又震
盧杞惡顏眞卿遣宣慰李希烈
以宮者白志貞爲京城召募使
秋八月有星孛于京師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房屋有稅及官用省錢始此所謂稅間架者每屋一間架爲間計間稅錢除陌錢者每公私給與及買賣每錢一緡官收五十錢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冬十月涇原兵過京師作亂
召禁兵無一人至者
帝幸奉天從者僅百人
朱泚反據京師殺宗室七十七人
金吾將軍吳溆請入城宣慰朱泚爲所害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朱泚僭號
盧杞段右僕射崔寧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賊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翰林學士陸贄上疏論致寇之由
以韋皐爲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鹽夏等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十一月李晟將兵入援
渾瑊討朱泚破走之奉天圍解
李懷光入援至奉天盧杞恐其發己如不許入見詔引軍還
江西節度使曹王皐遣使貢獻
李懷光上表暴盧杞罪與杞及己忠良趙贊爲袁州司馬
李希烈陷汴滑州
陳少遊叛
(唐)興元元年
下詔罪己
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遷人不吝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吾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由昧省己後用匪成天謫

於上而朕不寤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
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累
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顏罪實在予自今
中外書奏不得言聖神文武之號李希烈
等咸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馭乘方致其
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違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
初朱泚盜竊名器暴犯陵寢獲罪祖宗朕
不敢赦其曾從將吏百姓等官軍未到以
前並從赦例翰林學士陸贄所撰也愚備
錄此詔使後世人主觀其罪己之言當承
平無事時反躬省咎惴惴焉惟恐或蹈其
覆轍則不至於顛沛流離而貽後悔之悔
也

罷間架塩陌錢竹木茶漆稅

始賜有功將士以功臣名號

此後世賜功臣名號之始所謂奉天定難
功臣是也然其所謂奉天者以地言也後
世遂襲之以為奉天命失初意矣

王武俊田悅李納上表謝罪

李希烈僭號

置瓊林大盈庫於行宮

蕭復以直言出為江淮等道宣慰安撫使

詔復王武俊田悅李納官爵

遣崔漢衡請吐蕃發兵

贈段秀實太尉謚忠烈

李懷光反帝奔梁州

李懷光與朱泚連兵

加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晟同平章事

魏博兵馬使田緒殺田悅權知軍府事以為
節度使

崔漢衡以吐蕃兵至諸將分屯受李晟節度

李懷光奔河中

以韓遊瓌為邠寧節度使

加李晟諸道副元帥

渾瑊以吐蕃兵拔武功

姜公輔以諫造塔罷為左庶子

以山南東道行軍司馬梁澤代其節度使賈

耽以耽為工部尚書

韓滉遣使貢獻于行在

李抱真王武俊大破朱滔于貝州
夏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
朱泚伏誅
以李晟爲司徒中書令渾瑊爲侍中駱元光等遷官有差
賊黨李忠臣喬琳蔣鎮張光晟等伏誅
遣給事中孔巢父宣慰河中爲李懷光所害
帝還京師
徵李泌爲左散騎常侍
顏真卿爲李希烈所害
遣渾瑊等討李懷光
以李勉同平章事
以宦者竇文場王希遷爲監神策軍兵馬使
蝗大饑
五乙(庚)貞元元年
贈顏真卿司徒謚文忠
馬燧渾瑊連破李懷光兵
朱滔死以劉怦爲幽州節度使
以韋皐爲西川節度使
陝虢兵馬使殺其節度使詔以李泌爲都防

禦轉運使
盧杞死
馬燧平河中李懷光伏誅其子琟自殺
初懷光之解奉天圍也上以其子琟爲監
察御史及懷光屯咸陽不進琟密言於上
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上曰卿以
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則臣與之俱死後
有何策哉使臣責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
懷光死琟亦自殺胡寅曰莅乎李琟之死
也知父非義說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背
欲事之而不可得德宗既欲全之則宜預
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舍妻孥王
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
琟勿死而琟亦可以不死矣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召張延賞入相李晟表陳其過以延賞爲左
僕射
丙(庚)寅貞元二年
以劉滋崔造齊映同平章事
宰相分判六曹

李泌開集津至三門運道
淮西將陳仙奇誅李希烈以仙奇為節度使
仙奇尋為其將吳少誠所殺少誠自為留後
李晟遣兵敗吐蕃于汧城又敗其摧沙堡
立皇后王氏尋崩
吐蕃陷鹽夏等州
江淮運米至京師以韓滉兼度支鹽鐵轉運
等使
令李晟與張延賞釋怨

丁卯 貞元三年

以張延賞同平章事
雲南王異牟尋請內附
以柳渾同平章事
遣使如吐蕃
以宦者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
用張延賞言以李晟為太尉罷其兵柄
渾瑊與吐蕃盟于平涼吐蕃劫盟
以馬燧為司徒兼侍中
以李泌同平章事
泌議復府兵請募戍卒屯田京西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帝欲廢太子以李泌諫而止
吐蕃寇邊
妖僧李軟奴作亂伏誅
大稔詔和糴粟麥
冬十一月京師東都河中地震
帝畋于新店復民趙光奇家

戊辰 貞元四年

以諸道稅外錢帛輸大盈庫
李泌為處士陽城徵為諫議大夫
田紇改號田鶻
吐蕃寇西川韋皐拒破之
以咸安公主嫁田鶻
是歲京師地屢震

己巳 貞元五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以董晉竇參同平章事
李泌卒

庚午 貞元六年

吐蕃陷安西

辛未 貞元七年
詔六軍與民訟者府縣毋得答辱
吐蕃寇靈州田鶾擊敗之遣使來獻俘
壬申 貞元八年
諫議大夫吳通玄作書謗陸贄賜通玄死貶
竇參爲郴州別駕
以趙憬陸贄同平章事
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事
四十餘州大水遣使宣撫
減江淮運米令京兆邊鎮和糴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監軍竇文場窓神策大將軍柏良器選爲右
領軍
自是軍政專掌於宦官真德秀曰宦官常
主兵柄自德宗始然開其端又自明皇肅
代始四君者皆太宗之罪人歟
癸酉 貞元九年
鹽鐵使張滂請稅茶
自此茶利遂與鹽並
陽城參死

以趙憬爲門下侍郎與賈耽盧邁同平章事
韋皐板吐蕃五十餘柵
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
中書令西平王李晟卒
宣武將李萬榮拒節度使劉士寧士寧逃歸
京師帝以萬榮知留後陸贄諫不聽
范祖禹曰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
所深惡聖王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
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無君豈得不偪
天子乎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爲國者必
嚴上下之等明長幼之序使不相陵越
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
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甲戌 貞元十年
雲南大破吐蕃來獻捷遣使立異年尋爲南
詔
陸贄論裴延齡罷爲太子賓客
乙亥 貞元十一年
裴延齡譖陸贄貶贄爲忠州別駕
諫議大夫陽城坐言裴延齡左遷國子司業

丙寅 貞元十二年

以渾瑊王武俊兼中書令嚴震田緒劉濟韋皐並加同平章事諸節鎮並加檢校官

以宦者竇文場霍仙鳴為護軍中尉

宣歙判官嚴綬以進奉權刑部員外郎

宣武軍亂以董晉為節度使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裴延齡死

以崔損趙宗儒同平章事

以韋渠牟為諫議大夫

丁卯 貞元十三年

起復張茂宗成婚禮拾遺蔣乂諫不聽

以宦者為宮市使

按史謂宮中市外間物名為市實奪之也

嗚呼堂堂大朝富有四海乃與小人爭分毫之利甚至白奪而有之是豈君人之道哉胡寅曰匹夫交易價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觀不平廉者憤恥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來監乎

戊辰 貞元十四年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初置神策統軍

吳少誠反

貶陽城為道州刺史

己巳 貞元十五年

以李鋪為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

以韓弘為宣武節度使

庚午 貞元十六年

宦者竇文場薦韓全義為蔡州招討使統諸道兵討吳少誠

監軍薛盈珍遣吏誣節度使姚南仲罪牙將曹文洽追殺吏表仲南仲冤而自殺詔徵盈珍掌機密

范祖禹曰德宗之心常與宦者為一故雖妄言必聽之疎群臣而外之故雖有實言而人殺身以明之亦不信也是以其害如木之有蠹人之有膏肓之疾蠹深則木不可攻疾久則與身為一必俱亡而後已可不為深戒哉

于頔奏元洪罪流洪端州頔復表責太重復

以洪爲吉州長史
韓全義爲吳少誠所敗
以齊抗同平章事
赦吳少誠復其官爵
辛巳貞元十七年
春二月大雨雹霜雪震電
遣宦官詣朔方調軍情以高固爲節度使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韋皐大破吐蕃賜皐爵南康王
浙西崔善貞上封事詔送李錡錡殺之

范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故使李錡殺
心焉善貞之死非特以告錡也錡果誅之
口而長姦臣之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
誅者非錡殺告者也
壬午貞元十八年
詔百官毋得正牙奏事
癸未貞元十九年
以杜佑同平章事
京兆尹李實與御史王播爭遣奏播爲三原
令逐辱之

以宦者孫義爲右神策中尉
自春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以高郢鄭珣瑜同平章事
以神策軍使杖監察御史崔遠流崖州
監察御史韓愈以言事貶山陽令
甲申貞元二十年
旱關內飢京兆尹李實奏歲旱不害
王伾王叔文以書基侍太子
乙酉貞元二十一年正月丙申以後順宗來貞
元年

春正月癸巳帝崩于會寧殿年四十四
皇太子誦即位
帝有疾百官奏事王伾王叔文居禁中決事
官者李忠言稱詔行下
以韋執誼同平章事
以王伾爲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爲翰林學士
尋又以伾爲學士
罷宮市
忠州刺史陸贄卒贈兵部尚書謚曰宣
以杜佑爲度支等使王叔文爲副使

立子純爲皇太子
王叔文以范希朝爲神策京西行營節度使
韓泰爲行軍司馬專其事
以王叔文爲户部侍郎削去其翰林之職
韋皐表請皇太子監國
秋七月皇太子監國
以杜黄裳袁滋同平章事
八月乙巳帝傳位于皇太子自號太上皇
貶王伾爲開州司馬叔文渝州司户
立良娣王氏爲太上皇后

皇太子純即位是爲憲宗
勒夏綏節度使韓全義致仕
罷裴延齡所置別庫
以鄭餘慶同平章事
始令史官撰日曆
日曆之名始見于此胡寅曰古者史官世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如貞觀制史官日隨仗入隨事記之猶爲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開仗以事姚崇建令宰相擬時政記令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蓋欲眩千古以星其詐上行私之心也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爲言語文字可以變改時但清亂忠邪有志於垂名竹帛者自當書而已

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以阿附王叔文貶連州刺史尋再貶連州司馬
葬德宗于崇陵
貶韋執誼爲崖州司户
以鄭絪同平章事

憲宗皇帝 諱純 順宗子

丙戌憲宗皇帝元和元年
春正月甲申太上皇崩于咸寧殿廟號順宗
西川節度使劉闢反命高崇文討之
夏綏留後楊惠琳拒命詔河東天德軍討誅之
韋丹表請以征蜀將高崇文爲東川節度使
改稱太上皇后爲皇太后
以李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
葬順宗于豐陵

高崇文克成都劉闢伏誅
以高崇文爲西川節度使
以宦者劉光琦知樞密院
樞密有院始此代宗初置樞密使以宦官
參掌其事至是始以光琦知樞密院其後
又以梁守謙爲使然皆内臣也至於唐末
以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五季因
以爲二府則又以處勳舊之臣宋興因之
委以兵柄而與中書省並焉
以宦者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

丁(庚)元和二年
杜黃裳通鑑謝罷爲河中節度使
以武元衡李吉甫同平章事
以李絳爲翰林學士
以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
鎮海節度使李錡反兵馬使張子良執錡送
京師誅之
盧從史擅出兵屯邢洺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爲子季友求尚主帝
以普寧公主歸之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戊(己)元和三年
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李宗
閔指陳時政之失
唐末黨禍起於此胡寅曰宗閔對策亦攄
已見論國事爾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
而善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不當忿而
不解也
沙陀來降以其酋長執宜爲陰山兵馬使
此五季唐之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裴垍同平章事

庚(辛)元和四年
南方旱饑遣使宣慰賑恤
以李藩同平章事
制降繫囚蠲租稅出宮人絶進奉禁掠賣
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
立子寧爲皇太子
吐蕃請和
王承宗表獻德棣二州詔以承宗爲成德節

度使分德棣爲保信軍以薛昌朝爲節度使
承宗執昌朝
吐蕃寇邊
以宦者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統諸道
兵討王承宗翰林學士白居易等諫不聽
唐憲宗元和五年
盧龍節度使劉濟自將兵討王承宗拔饒陽
來鹿
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戰不利
赦王承宗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劉總弒其父清及其兄綱自爲留後詔以總
爲節度使
裴垍等以吐突承璀師出無功請黜之罷承
璀中尉
以權德輿同平章事
李唐元和六年
以李吉甫同平章事
宦者惡李絳在翰林以爲户部侍郎
省内外官八百餘員諸司流外七百餘員
劉希光伏誅出宦者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

封恩王等女爲縣主
書縣主僅見此
以李絳同平章事
皇太子寧卒
大稔斗米二錢
壬唐元和七年
蠲淮浙租稅
立子恒爲皇太子
魏博田季安死兵馬使田興請吏奉貢詔以
興爲節度使後賜名弘正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
置振武天德營田
吐蕃寇涇州
癸唐元和八年
徵武元衡入知政事
夏六月大水出宫人二百車
徒受降城于天德軍
群臣請立后不許
甲辰唐元和九年
罷李絳復以吐突承璀爲左神策中尉

以張弘靖同平章事
岐陽公主適司議郎杜悰行家人禮
以韋貫之同平章事
乙(憲)元和十年
吳元濟反發諸道兵討之
盜焚河陰轉運院群臣請罷征淮西兵不許
遣御史中丞裴度宣慰淮西行營
盜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武元衡擊裴度傷
首
以裴度同平章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遣兵襲東都捕得伏誅
以韓弘爲淮西諸軍都統
盜焚柏崖倉
吐蕃請互市從之
丙(憲)元和十一年
學士錢徽加制誥蕭俛請罷征淮西兵黜之
削王承宗官爵發兵討之
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大破王承宗于柏鄉
盜斷建陵門戟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皇太后王氏崩
以皇甫鎛判度支
以王涯同平章事
以李愬爲唐鄧節度使
丁(憲)元和十二年
春正月彗星出于畢
罷征王承宗兵專討淮西
以裴度兼彰義節度使充淮西宣慰招討使
以崔群同平章事
李愬襲蔡州
吳元濟伏誅
吐突承璀薦李鄘同平章事鄘恥由宦官進
尋固辭罷爲户部尚書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
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憲)元和十三年
李師道奉表納質幷獻三州
脩麟德殿浚龍首池起承暉殿
以李夷簡同平章事

王承宗納質請吏復獻二州詔復其官爵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詔諸道發兵討李師道
李夷簡以方用兵求出鎮以爲淮西節度使
以皇甫鎛程异同平章事鎛仍判度支
以方士柳泌爲台州刺史以求藥
紀元和十四年
遣中使迎佛骨至京
師刑部侍郎韓愈表諫
貶潮州刺史
李師道伏誅
平盧都將劉悟以執李師道功用
度使
詔諸道支郡兵馬並令刺史領之
范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
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
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
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爲法者
必關盛衰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
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
歸於天子則天下如綱網之相維臂指之
相使矣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
之勢而刺史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
藩鎮愈強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
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皇甫鎛黨擠裴度詔罷度平章事出爲河東
節度使
左右軍中尉各獻錢萬緡
以令狐楚同平章事
起居舍人裴潾上言方士不可信貶爲江陵
令
按潾言大略謂借令真有神仙彼必深潛
巖壑惟畏人知凡候伺權貴之門以大言
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
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餘疾非剋夕
常餌之物況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
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
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僞可辨矣
庚辰 元和十五年
春正月庚子宦者陳弘志弒帝在位十五年壽四十三
范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威令復張而變

生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可不為深戒哉可不為深戒哉然東弘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傳疑而已其後文宗謀誅宦官蓋以討亂而宣宗追治逆黨殲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為戮復何疑哉

中尉梁守謙等立太子恒為穆宗殺宦者吐突承璀及澧王惲

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始此貞德秀曰憲宗英主也不知春秋書閹弒吳子餘祭之義而祀近刑人以殉其身又不知顧命同俟等逆子釗之事而使嗣子之宦者之手以見觀之人主其可以不學哉

貶皇甫鎛為崖州司戶

以蕭俛設文昌同平章事

蕭俛設文昌請銷兵容詔軍鎮每歲軍百人中限八人逃死

方士柳泌伏誅貶李道古為循州司馬

尊貴妃郭氏為皇太后

帝御樓肆赦觀倡優雜戲

葬景陵

以崔植同平章事

大宴

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表請降詔以田弘正為成德節度使以承元為義成節度使

○唐世史

穆宗皇帝

壬辰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

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稅

以杜元穎同平章事

以王播爲鹽鐵使

逮賊劉總棄官爲僧以張弘靖代之爲節度使

段文昌言禮部侍郎錢徽等知貢舉不公令覆試貶徽等外任

高孝寬禍成於此

以太和長公主妻回鶻可汗

盧龍軍將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弘靖自爲留後以克融爲節度使

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田弘正起復田布爲魏博節度使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玫

以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王庭湊圍之

初軍亂殺刺史邢楚

吐蕃遣使來盟

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以王播同平章事

以裴度爲鎮州行營都招討使

裴度奏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交結詔罷弘簡及稹

誅宿州刺史李直臣

癸巳　長慶二年

王庭湊掠官軍糧運

魏博節度使田布爲其將史憲誠所逐自殺

詔以憲誠代之

以王庭湊爲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軍

以元稹同平章事

以裴度爲司空東都留守

帝以羽林將軍李聽爲河東節度使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詔悟送承偕不奉詔乃流承偕於遠州

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爲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詔免逃户欠錢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
宣武押牙李齊作亂誅之
太后幸華清宮帝畋于驪山
帝擊毬墜馬得疾宦者王守澄專制國事
立子湛爲皇太子
癸卯 長慶三年
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以韓愈爲京兆尹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李逢吉惡裴度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復以韓愈爲吏部侍郎李紳爲户部侍郎
甲辰 長慶四年
春正月帝餌金石藥有疾
命皇太子監國
宦官請太后臨朝太后不從
壬申帝崩于清思殿在位四年壽三十
皇太子湛即位是爲敬宗

李逢吉譖李紳出爲端州司馬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尊所生母王氏爲皇太后
帝幸中和殿擊毬
帝視朝晏左拾遺劉栖楚叩首殿諍以諫
李逢吉引用李虞等時號八關十六子
太白經天
盜入清思殿
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宦者季文德反伏誅

加裴度同平章事
御史温造劾夏綏節度使李祐違敕造馬
葬光陵
吏部侍郎韓愈卒
乙巳 敬宗皇帝諱湛穆宗子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
李德裕獻丹扆六箴
一曰宵衣二曰正服三曰罷獻四曰納諫
五曰辨邪六曰防微
鹽鐵使王播進羨餘錢一百萬三

帝幸驪山溫泉招遺張權輿諫不聽

丙午 寶曆二年

以裴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幽州軍亂殺朱克融而以其子代之其將李載義又殺之滅其族尋以載義爲節度使

冬十二月辛丑宦者劉克明等弒帝于室勻

有位者十八 年立絳王悟宦者王守澄等誅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更名昂 是爲文

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再見于此

尊母蕭氏爲皇太后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尋請避位不許

出宮女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索

丁未 文宗皇帝諱昂 穆宗長子 元年

以宦者王守澄爲神策中尉

裴度等奏用高瑀爲忠武節度使以革債帥之弊

監鐵使王播以賄得同平章事

胡寅曰姦貪之人持金帛賂廟廊其瀆天職滓上心多矣

弊敬宗于莊陵

以橫海權知軍務李同捷爲本海節度使不

戊申 寶曆二年 受詔發兵討之

親策制舉人劉蕡對策極言宦寺之禍黜之

李郃請田所授以旌蕡直不報

秋七月彗星出于右攝提

王庭湊反發兵討之

以路隋同平章事

己酉 太和三年

魏博殺史憲誠其將何進滔拒命因以爲節度使

李同捷伏誅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命宦官毋得衣紗穀綾羅

禁戲奇巧及纖麗布帛

庚戌 太和四年

南詔寇成都入其邛

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興元監軍楊叔元殺節度使李絳

以柳公綽爲河東節度使公綽奏以沙陀酋
長朱邪執宜爲陰山都督
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誅亂兵
裴度辭位以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三五日
一入中書李宗閔惡其薦李德裕尋出度爲
山南東道節度使
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以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
辛酉 太和五年
盧坡楊志誠逐李載義因以爲留後
宦者王守澄誣宋申錫謀立漳王湊帝欲置
申錫家以宦者馬存亮諫而止貶湊爲巢縣
公申錫爲開州司馬
左常侍馬存亮致仕
吐蕃將悉怛謀舉維州來降李德裕受之以
聞牛僧孺言不宜受從之
壬戌 太和六年
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立子永爲皇太子
牛僧孺罷爲淮南節度使

癸亥 太和七年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李德裕請宗室諸王出閤不果行
李德裕請罷詩賦取士
以鄭注爲右神策判官
群臣請上尊號帝聽中使薛季昶言不受優
賜季昶
甲子 太和八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夏六月旱
秋九月彗星出于太微
幽州軍亂楊志誠伏誅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罷李德裕爲山南西道
節度使以李仲言爲翰林侍讀學士仲言名訓
令進士復試詩賦
李德裕乞留京師以爲兵部尚書李宗閔言
制命已行改鎮海節度使
乙卯 太和九年
鄭注言秦地有災浚曲江及昆明池以厭之

京師地震
以賈餗同平章事
貶李德裕爲袁州長史
以宦者仇士良爲神策中尉
貶李宗閔爲明州刺史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以鄭注爲翰林侍讀學士貶李珏爲江州刺史
始正宦者陳弘志弒逆罪誅之
以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以宦者王守澄爲神策觀軍容使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以王涯兼榷茶使
帝陰遣人誅王守澄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官不克以鄭覃
李石同平章事宦官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
賈餗等十一族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宦官
范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弒逆而欲除之
當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清肅紀綱既正賞
罰之柄出于人主孰其元惡付之有司正
典刑而已矣乃與訓注爲詭計欲用甲兵
於陸城之間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
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幾亡社稷
非徒無益而愈重禍蓋用小人以去小人
未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丙辰 開成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京師地震
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復宋申錫官爵
秋七月雨土
丁巳 開成二年
春三月彗星出于張長八丈餘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國子監石經成
戊午 開成三年
盜射傷同平章事李石
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
皇太子永暴卒
彗星出于軫

詔裴度入知政事

開成四年

春正月彗星出于羽林又出于卷舌

司徒中書令晉國公裴度卒

以崔鄲同平章事

立從子成美爲皇太子

誅伶人劉楚材等

庚申 唐 開成五年

春正月帝不豫楊嗣復李珏欲奉太子監國

宦者仇士良以太子立功不在己矯詔立潁

王瀍爲皇太弟

辛巳帝崩于太和殿在位十年壽三十三是爲

瀍武皇太子成美而自立武宗

胡寅曰昔成王有疾已困殆而正冢祖就

公卿出經遠保世之格言女子小人何由

得乘其隙此固周召作聖之功而成王敬

德之效也文宗有美質而無聖學臨終大節憒憒焉不然當疾病之時自力御

殿引召宰執面命太子見群臣仇士良

輩雖欲移易安得而移易哉故孔子作春

秋必書其所垂教之意深矣

殺賢妃楊氏安王溶

追尊母韋氏爲皇太后

以宦官仇士良爲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

軍

二月彗星出于室壁

仇士良殺先朝近侍

以崔珙同平章事

夏五月大風拔木

葬章陵

內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等謀因山陵仇

士良不克士良殺之

按唐書武宗紀此事在是年葬章陵後通

鑑書在會昌元年今從本紀以其因山陵

謀之故也

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仇士良請以開府儀同三司兼其養子給事中李中敏

判不與出中敏爲婺州刺史

冬十一月彗星出于東方

武宗皇帝諱瀍

文宗已立太子成美帝不豫宦者仇士良乃立武宗獨皆大書其年號而此分書之者以見其非所當立而立也

春正月有事于南郊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用仇士良譖欲殺故相楊嗣復李珏以李德裕謀而止貶嗣復珏遠州刺史

詔群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帝受法籙於方士拾遺王哲諫坐貶

秋七月彗星出于羽林

加宦者仇士良觀軍容使

盧龍軍殺節度使自推其將主留務朝廷不問既而雄武軍使張仲武自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尋以爲節度使

蔡帥吐突承璀軍連害帥臣最後張絳殺陳行泰李德裕以爲河朔諸帥皆報下太速故其軍得以安若稍緩之必且有變果如其言德裕之謀即貞元中陸贄之故智也

以李紳同平章事

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田牡入寇詔發兵禦之

帝欲相白居易李德裕沮之薦其從弟白敏中爲翰林學士

帝幸涇陽校獵高少逸薛元賞柳仲郢崔龜從給事中朗諫議大夫

劉沔大破田鶻其將石雄迎太和公主以歸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昭義劉從諫死其子稹自爲留後詔發諸道兵討之

詔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澤潞事體與河朔不同

以崔鉉同平章事

築望仙觀于禁中

內侍監仇士良致仕教其黨勿使人主讀書近儒生

嗚呼人君一身天地人物之主百萬生靈

之命係焉所以廣其智慮裨其政治者當
務之急孰有要於讀書觀賢哉彼小人者
恐其君見古今治亂而知儆省聞儒生陳
說而開悟有以燭己之奸而不得恣其欲
蓋愚其君也愚其君將以遂其所大欲也
苟惟遂己之欲則雖致君於堯舜世於
唐虞有弗暇顧焉者後世英明之主苟當
以士良斯言為戒服之心胷列於屏障丁
寧告戒於子孫宮中晝日只是讀書接賢
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毋為
小人所愚弄而墮其術中夫然則君道立
而天地人物有所倚賴而不至於貽禍播
惡於斯世斯民矣

遣御史中丞李罕之宣慰河北三鎮

王元逵破昭義兵拔宣務柵詔加元逵平章
事

詔王宰趨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

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

李德裕與宦者議約敕監軍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雄即引兵破五

寨

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以左僕射王起同平章事充山南西道節度
使

相臣除使相始于此

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胡寅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
其譯悠之甚者道教是也儒以名學仁義
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
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
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悟亦何文
王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
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
其後乃有飛僊變化之術丹藥冶鍊之技
禱祠醮祭之法沈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
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減州縣冗員

詔削官官仇士良官爵籍沒家貲

以杜悰同平章事
劉稹所部邢洺磁三州降以盧鈞爲留後乘
驛赴鎮
劉稹將郭誼斬稹以降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趙國公
李德裕奏貶牛僧孺爲循州司馬流李宗閔
于封州
乙巳 會昌五年
帝從李德裕請受尊號
胡寅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欲心莫
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
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
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
格此等也未至乎大人而當大臣之任亦
當勉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
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
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之生
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倘或方
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逃憂免責之
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勵
其君夫豈引君於當道之義哉
義安太后王氏崩
淮南節度使李紳奏江都令吳湘罪李德裕
惡湘季父武陵處以死
以李回同平章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以鄭肅同平章事
用趙歸眞言毀天下佛廬四萬四千餘區革
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丁得其田十萬頃奴婢
十五萬人
以道士劉玄靜爲崇玄館學士
給事中韋弘質言李德裕權重被斥
帝服道士藥有疾
詔罷來年正月朝會
丙寅 會昌六年
春三月帝疾篤宮官馬元贄立光王怡爲皇
太叔
稱皇太叔始此嗚呼太弟已非況太叔乎
甲子帝崩于大明宮在位六年壽三十三
皇太叔立改名忱是爲宣宗

唐所生母鄭氏爲皇太后
罷李德裕爲荆南節度使
道士趙歸眞伏誅
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
葬端陵
以盧商同平章事
帝受三洞法籙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

唐宣宗皇帝諱忱憲宗子

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於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書即位而書立其亦異於諸帝者矣

春正月有事于南郊
旱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
白敏中使其黨訟李德裕罪以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尋以吳湘兄訟冤貶潮州司馬
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
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帝以故相令狐楚子綯爲考功郎中知制誥
作雍和殿於十六宅
夏大中二年
補闕丁柔立訟李德裕冤爲南陽尉
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帝恍弒太皇太后郭氏不以祔葬配饗

胡寅曰古者人之重適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母也母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適之母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讓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爲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哀極而又鋼刻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一有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書前史疑以傳信

正名宣宗弑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
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母黜雖獲罪於
君子而不辭也
貶李德裕爲崖州司户
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詔公主執婦禮
己巳 大中三年
帝閔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有德政詔史館撰
遺愛碑擢其子宙爲御史
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周墀以直言罷爲東川節度使加檢校右僕
射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
右補闕鄭魯言武寧節度使李廓不治狀貶
而爲亂軍所逐擢魯爲起居舍人
克復河湟
李德裕卒
庚辰 大中四年
以馬植交通宦者貶常州刺史
以崔龜從同平章事
補闕孔溫裕疏諫開邊貶柳州司馬

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巳 大中五年
沙州人張義潮以沙州等十一州來歸尋置
歸義軍以義潮爲節度使
以裴休爲鹽鐵使
帝以党項反由邊帥貪暴擇儒臣代之以李
福爲夏綏節度使
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吐蕃論恐熱入朝
以魏謩同平章事謩請立太子
壬申 大中六年
春三月彗星出于觜參
帝詔翰林學士畢誠論邊事以誠爲刑部員
外郎
癸酉 大中七年
春正月有事于南郊
帝以元舅鄭光爲羽林統軍
甲戌 大中八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擢縣令李行言爲海州刺史賜金紫
詔雪王涯賈餗等
己亥 大中九年
以醴泉縣尹李君奭有異政擢懷州刺史
詔州縣作差科簿
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貶訥爲刺史分杖
配其監軍者爲令
以柳仲郢爲鹽鐵轉運使
丙子 大中十年
以鄭朗同平章事
裴休請建太子不聽休以疾辭位
胡寅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祧也宣宗之
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爲心至乃斬於其
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
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
卒其說使以帝所目擊文宗武宗之事爲
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內園使李敬寔過宰相不避詔剝色配南牙
丁丑 大中十一年
帝欲以韋澳判戶部澳以不出宰相辭
以蕭鄴同平章事
秋九月彗星出于房
以伶人祝漢貞言及外事流遂方
遣使逆方士軒轅集于羅浮山
戊寅 大中十二年
崔慎由言及建儲尋罷政事
以劉瑑同平章事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湖南江西宣州軍亂各逐其觀察使尋皆討
平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
以蔣伸同平章事
庚辰 大中十三年
秋八月癸巳帝崩于咸寧殿在位十三年
宦者王宗實立帝長子鄆王漼是爲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
方士李玄伯等伏誅
范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幼而
灌勉焉老而教訓焉脩已以俟死而已天
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
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
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
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
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
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
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
矣哉

以杜審權同平章事

復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南詔僭號

懿宗皇帝諱漼宣宗子

庚辰 唐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

浙東民裘甫作亂以王式為觀察使討之甫
伏誅

葬宣宗于貞陵

禁州縣稅外科率

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

追復李德裕官爵贈左僕射

以畢誠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辛巳 唐 咸通二年

以杜悰同平章事

南蠻攻陷邕州

遣使吊祭南詔

壬午 唐 咸通三年

南詔寇安南

置戒壇度僧尼

分嶺南五管為東西二道

廣南分東西始此東道治廣州

徐州軍亂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嶺南西道軍亂節度使蔡京以苛慘訴

癸未 唐 咸通四年

南詔陷交趾經略使蔡襲死之

畢誠以同列多徇私稱疾辭位

楊收與宦官叙宗相結得同平章事

以曹確同平章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 咸通五年
春三月彗星出于婁司天監以為瑞星詔宣示中外
以襄陽同平章事
南詔寇邕州官軍敗績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
以路巖同平章事
乙卯 咸通六年
始以郭太后配饗憲宗
以高璩同平章事 以徐商
丙辰 咸通七年
嶺南西道節度使高駢大破南詔蠻後取交阯
吐蕃扣歧懷光斬論恐熱降
是衰絕
置靜海軍于安南以高駢為節度使
丁巳 咸通八年
陳州民逐刺史劉仁規

以于琮同平章事
戊午 咸通九年
春正月彗星出于婁胃
桂州戍卒久不代龐勛等反還
觀察使崔彥曾遣康承訓
陷滁和州
唐末之亂始此宋郗曰易云喪牛于易
國者知戒西北之虜而不知患生方寸
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
黃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己未 咸通十年
江淮旱蝗
同昌公主適韋保衡
龐勛殺崔彥曾自稱天冊將軍
陝州觀察使崔蠡不恤民民作亂逐之
秋八月彗星出于大陵
徐州降龐勛伏誅
以劉瞻同平章事
以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賜姓李
南詔入寇陷嘉州雅州

咸通十一年
南詔攻成都
以韋保衡同平章事
補闕楊堪等請嚴禁百姓不許作逐刺史
復置徐州觀察使統徐溱宿三州
同昌公主卒殺醫官二十餘人
以韋保衡等諸貶同平章事劉瞻爲驩州司
戶
以王鐸同平章事
以李國昌爲振武節度使

辛卯 咸通十二年
以劉鄴同平章事
壬辰 咸通十三年
以趙隱同平章事
殺國子司業韋殷裕
晁補之曰殷裕論妃家私而當大逆不
道之戮唐之亡自此兆矣
癸巳 咸通十四年
遣使迎佛骨帝奠拜流涕迎入禁中下詔降
中外繫囚

秋七月辛巳帝崩于咸寧殿在位十四年壽四十一
宦者劉行深等立帝幼子儼改名儇是爲僖宗
關東河南大水
貶韋保衡爲賀州刺史尋賜死
以蕭倣同平章事

○唐世史

德宗皇帝諱𠎤子

甲戌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

關中旱饑

賜路嶠死

葬懿宗于簡陵

以裴垍同平章事

復起劉滋同平章事賜爵平棘

以崔彥昭同平章事

以鄭敬虞滿同平章事

劍南詔寇西川陷黎州

潭州人王仙芝作亂

乙亥 乾符二年

以高駢爲西川節度使

以宦者田令孜爲中尉政事一委之

胡寅曰唐自明皇以來專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其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宗所仕不正則後世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源也

田令孜籍兩市商貨輸內庫陳訴者殺之

王郢作亂陷蘇常州

以李蔚同平章事

王仙芝陷濮曹州冤句人黃巢聚衆應之

范祖禹曰自古賊盜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唐之季世政出閹尹不惟賦斂割剝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故有私鹽之盜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秋七月大蝗京兆尹奏蝗不害稼宰相稱賀

右補闕董璹上疏論事語侵宦官貶郴州司馬

丙申 乾符三年

以宋威爲諸道行營招討使

天平軍亂詔本軍宣慰之無得窮詰

令天下鄉村各置弓刀以備盜

以王鐸同平章事

雄州地震裂水涌出

宋威大破王仙芝奏其已死縱遣諸道兵百
官入賀既而州縣奏仙芝攻剽如故復詔崔
安潛發兵討之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王仙芝陷淮汝等州
以王仙芝爲神策押牙其黨黃巢不容仙芝
受二賊遂分兵
酉(廣)乾符四年
王仙芝陷鄂州
王郢陷明台州尋爲官軍所誅

黃巢陷鄆沂等州
以王鐸同平章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戌(廣)乾符五年
大同軍亂推李克用爲留後
招討使曾元裕大破王仙芝誅之
黃巢自稱衝天大將軍陷沂濮掠宋汴又陷
虔吉饒信等州
詔河南貸商稅富人錢穀賜以空名告身
使清和親

以豆盧琮崔沆同平章事
黃巢入浙東
以鄭從讜同平章事
黃巢陷福州
亥(廣)乾符六年
春二月京師地震藍田山裂出水
黃巢趣廣南
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遣使如南詔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黃巢表求廣州節度使授巢率府不受巢陷

廣州
高駢請分兵守要害以擊黃巢不從
以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充鹽鐵轉運使崔安
潛爲西川節度使
黃巢陷潭州
冬十一月兩日並出而鬬
劉巨容破黃巢于荊門賊渡江東走陷鄂州
以盧攜同平章事
子(廣)唐廣明元年
沙陀寇忻代逼晉陽

以左拾遺侯昌業上疏諫遊戲及內侍專權
殺之
以宦者田令孜兄陳敬瑄爲西川節度使
以高駢爲諸道行營都統
以宦者李順融爲樞密使始降麻如將相
黃巢北渡江又渡淮
沙陀李國昌及其子克用皆爲官軍所敗亡
走達靼
達靼之名始見于此
盜陷澧州殺刺史李詢判官皇甫鎮與同死
以宦者田令孜爲諸道兵馬制置招討等使
黃巢逼東都制置使齊克讓請兵詔選神策
兵得二千餘人令張承範將以赴之士卒飢
不能戰
黃巢陷東都留守劉允章帥百官迎謁
黃巢入潼關陷華州
以黃巢爲天平節度使
田令孜以黃巢入關罪歸同平章事盧攜殺
之
以王徽裴澈同平章事

黃巢入京師帝儀走興元
賊兵大掠殺官吏
黃巢僭號殺唐宗室
黃巢殺豆盧瑑劉鄴等將作監鄭基郎中鄭
係義死之
賊將朱溫屯東渭橋
賊殺于琮廣德公主死之
鳳翔節度使鄭畋合鄰道兵討賊
帝至興元漢陰令李康獻糗糧帝始得食
召張濬爲兵部郎中

義成節度使王處存舉兵入援
賊將朱溫攻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求救入
援
辛丑 唐廣明二年七月以後中和元年
春正月帝居于興元尋入成都
以嗣虢同平章事
以王鐸同平章事
加高駢東面都統
以鄭畋爲京城四面諸軍都統
赦李克用遣李友金

宥州刺史拓拔思恭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同盟討賊

拓拔思恭西夏之先也

奉天鎮使齎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

鄭畋傳檄天下合兵討賊

諸將入京師黃巢帥衆東走詢知無備還襲

官軍京師復爲所據

高駢移檄討賊屯東塘不

忠武監軍楊復光克鄧州

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都統如故

以韋昭度同平章事

左拾遺孟昭圖以直言爲田令孜所殺

秋八月星交流如織或大如杯椀

壽州人王緒作亂陷光州以固始縣佐王潮爲軍正

李昌言承訓畋

以拓跋思恭爲鄜度使

南詔上表款附

以董昌爲杭州刺史

春正月帝居于成都

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

朱温據同州

以鄭畋爲司空同平章事軍事一以咨之

王鐸以諸道兵逼長安

加高駢侍中罷鹽鐵轉運使

邛州牙官阡能作亂蜀中群盜應之官軍與戰不利執村民以爲俘

以鍾傳爲江西觀察使

賊將朱温以華州降王鐸以爲同華節度使

賊將韓秀昇寧斷峽江路

以朱温爲河中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

李克用趣河中以克用爲鴈門節度使

高仁厚討阡能平之

關中大饑

癸卯 唐中和三年

春正月帝居于成都

李克用敗賊將黃揆于沙苑王鐸以克用爲東北面行營都統

用令孜罷王鐸兵柄以鐸爲義成節度使

以宦官田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使
李克用破黃巢收復京師
黃巢取蔡州節度使秦宗權降之合兵圍陳
州
以劉謙爲封州刺史
南漢之基兆于此
以李克用爲河東節度使
後唐之基成于此
以朱全忠爲宣武節度使
梁之基成于此

左驍衛上將軍楊復光卒
復光宦官也而書其爵與卒忠於王室也
鄭畋罷爲太子少保
以鄭從讜同平章事
以裴澈同平章事
李克用取洛州
以宗女妻南詔
以宗室女妻南蠻始見于此
朱全忠據亳州

唐中和四年

春正月帝居于成都
東川節度使楊師立反攻梓州刺史
李克用會諸道軍于陳州黃巢退走
黃巢趣汴州李克用等追擊大破之賊將尚
讓降巢收餘衆奔兗州
李克用至汴州朱全忠襲害之克用走免上
表乞討朱全忠詔諭解之
尚讓敗黃巢于瑕丘
黃巢伏誅
進李克用爵爲隴西郡王

以王徽爲京兆尹招撫流散繕治宮室
以陳巖爲福建觀察使
盜殺中書令王鐸

乙(唐)中和五年三月以後光啓元年
春正月帝居于成都
三月帝至京師
秦宗權僭號詔以時溥爲行營都統討之
田令孜自兼兩池權鹽使
秦宗權將孫儒陷東都焚掠而去
右補闕常濬言宜稍振典刑帝以田令孜言

殺之
先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吳昌業
孟昭圖常潛皆以諫死而唐亡之兆決矣
何必天變彗孛之為妖乎夫忠臣欲救社
稷之危人主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
祥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為墟也
王潮擒王緒衆奉潮為將軍
田令孜還朱玫李昌符攻王重榮李克用救
之表請誅令孜等詔和解之克用進逼京城
令孜奉帝奔鳳翔

丙午 唐光啓二年
宦者田令孜劫帝獨如寶鷄失太廟神主遣
孔緯召百官以令孜皆不赴
朱玫李昌符追逼車駕令孜復挾帝如大散
關李克用還太原王重榮與朱玫等表請誅
田令孜
帝至興元百官罪狀田令孜請誅之
詔加王重榮應接糧料使調其粟以繼國用
重榮以不誅田令孜不奉詔
遣王建戍三原遥領壁州刺史

將帥遥領州自此始
以孔緯杜讓能同平章事
朱玫以襄王煴入京師權監軍國事以鄭昌
圖同平章事玫自為侍中承制封拜
田令孜薦楊復恭為中尉自為西川監軍
朱玫以蕭遘為太子太保
王重榮李克用表請討朱玫詔楊復恭假子
楊守亮與重榮克用共討之
朱玫遣王行瑜冤興州詔李茂貞拒之
王潮陷泉州

丁未 唐光啓三年
春正月帝居于興元
朱玫立李煴稱帝改元
董昌趣越州
王行瑜誅朱玫李煴奔河中王重榮誅之
以王行瑜為靜難軍節度使李茂貞領武定
節度使楊守亮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以錢鏐為杭州刺史
吳越之基始于此
流宦者田令孜于端州不行

誅僞宰相蕭遘鄭昌圖裴澈

三月帝至鳳翔

利州刺史王建襲閬州而據之

王蜀之基始于此

淮南將畢師鐸幽高駢

宣州觀察使秦彥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引兵攻之

楊吳之基始于此

李昌符作亂敗走

河中軍亂殺王重榮

張全義爲河南尹招懷流散勸之耕蠶

李昌符伏誅以茂貞爲鳳翔節度使

以張濬同平章事

秦彥殺高駢

楊行密克楊州

以朱全忠兼淮南節度使

戊申唐光啓四年二月帝還京師

春二月帝還京師

以朱全忠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

以楊行密爲淮南節度使

三月朔日有食之

宦者楊復恭立壽王傑爲皇太弟更名敏

范祖禹曰宦者利於立幼弱使己得以專

威權苟以長而立則已無功矣故必有所

廢置而謂之定策嗚呼立君以爲天下而

使宦者專以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胡寅曰甚哉宦豎之喜亡人之國也如不

以亡人國爲喜必以安其身爲憂思安其

身惟賢君可恃君而不賢亂所由生何身

之能保耶

癸卯帝崩于武德殿在位十五年壽二十七

宦官立太弟敏是爲昭宗

按歐陽脩曰唐自穆宗以來八世而奉宦

官所立者七君嗚呼唐之衰亡豈一番鎮

之患哉蓋朝廷天下之本人君興廢之本

始即位人君之本其本始不正欲以正天

下其可得乎史綱於此七君皆不書即位

所以正其始也

葬靖陵

泰宗權將申叢執宗權來獻朱之

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
削陳敬瑄官爵
朱全忠取宿州
贈孟昭圖起居郎常濬禮部員外郎
昭宗皇帝龍紀元年
配唐昭宗皇帝諱曄僖宗子
以劉崇望同平章事
進朱全忠爵東平郡王
以楊行密爲宣歙觀察使
帝更名曄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宦官始服劒佩
胡寅曰惜亂之事未有不自微而著故孔
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皐陶曰五服
五章哉故亂之所生則衣服以爲階
宦者楊復恭有寵至太極殿
庚唐大順元年
以楊行密爲寧國軍節度使
張濬請討李克用詔削奪克用官爵以濬爲
招討使討之濬等兵潰遁還
朱全忠兼宣義節度使尋加中書令

王建陷蜀州
復置昇州
辛唐大順二年
以崔昭緯徐彥若同平章事
李克用上表詔貶孔緯張濬爲遠州刺史復
李克用官爵尋加中書令
復陳敬瑄官爵
夏四月彗星出三台入太微長十丈餘
王建克成都自稱西川留後尋以爲節度使
宦者楊復恭殺帝舅王瓌

以宦者楊復恭爲上將軍致仕使者致詔命
還復恭殺之
宦者楊復恭反走興元與楊守亮舉兵拒命
天威都頭李順節驕橫誘誅之
壬唐景福元年
李茂貞王行瑜等請加李茂貞爲招討使帥
諸道兵討楊守亮詔和解之茂貞行瑜擅舉
兵乃以茂貞爲山南西道招討使
以時溥爲太子太師溥不奉詔尋復以爲感
化節度使

以鄭延昌同平章事

以錢鏐為武勝軍防禦使

以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

李茂貞取興元楊復恭守興奔閬州

李克用養子存孝以邢洺磁歸以為節度使

冬十一月有彗孛于牛斗

丁丑 唐 景福二年

李茂貞自請鎮興元以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茂貞以不兼鳳翔不受命

王建請誅田令孜陳二不從自殺之

朱全忠拔徐州時溥自殺

夏四月彗星入于太微

王潮陷福州

詔親王代掌禁兵

以錢鏐為鎮海節度使

以覃王嗣周為招討使帥禁兵討李茂貞茂貞自興

軍自潰茂貞犯京師表罪太尉杜讓能貶邕

州司戶尋殺之以茂貞為鳳翔兼山南西道

節度使

以韋昭度崔胤同平章事

以王潮為福建觀察使

此開王之基

以王行瑜為太師號尚父賜鐵券

戊寅 唐 乾寧元年

以鄭綮同平章事屢讓不獲尋致仕

按黃霄曰大臣之事君未有進退之迹不

明而可以成事業者也唐末諸相率賂權

宦以求進用及其得之也又相率植黨與

以持之綮之初相獨鶩怪而固辭其進其

明也既相未幾又獨致仕而速去其退甚

明也使世之仕者人人如綮豈有欺君誤

國貪權固寵之患哉吁人皆曰彼必不能

而彼獨曰已必能汲汲於求而戀戀不能

去者皆綮之罪人也

李克用克邢州戮其養子李存孝

以李谿同平章事知制誥劉崇魯廷評其附

宦者無相業尋罷之

以徐彥若同平章事

楊復恭等伏誅

以劉隱為封州刺史

乙卯 唐乾寧二年

楊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諸道兵討之

李克用入幽州

以陸希聲同平章事

董昌僭號于越州詔錢鏐討之

以王摶同平章事

帝欲令宗室諸王將兵以群臣論諫而止

王行瑜李茂貞韓建舉兵犯闕殺韋昭度李谿留所將兵宿衛

朱全忠薦張濬爲相李克用表言濬不可用

詔和解之

李克用表數王行瑜等罪舉兵討之

秋七月辛酉王行約李繼鵬作亂帝如石門鎮

以崔胤同平章事

八月辛亥帝至自石門寓尚書省

以孫偓同平章事

李克用克邠州王行瑜伏誅

進李克用爵晉王詔免入朝克用還晉陽

丙辰 唐乾寧三年

武安軍亂殺劉建鋒推馬殷爲留後

馬楚之基始于此

錢鏐克越州董昌伏誅

李茂貞舉兵犯闕帝如華州茂貞焚京師

以宦者張承業監河東軍

以陸扆同平章事

李克用發兵入援

以國子博士朱朴同平章事

以王潮爲威武軍節度使

以馬殷判湖南軍府事

以崔胤崔遠同平章事

以孫偓爲鳳翔四面行營招討使討李茂貞

復以王摶同平章事

以錢鏐爲鎮海鎮東節度使

以劉隱爲清海軍行軍司馬尋以爲節度副使

丁巳 唐乾寧四年

春正月帝居于華州

韓建誣睦濟等王謀害己表請罷其所領兵及殿後親軍

捧日都頭李筠有扈從功韓建奏殺之
立子裕為皇太子
朱全忠克鄆州執朱瑄殺之進襲兗州
朱全忠以葛從周守兗州
遣使和解兩川
韓建與宦者劉季述殺通王滋等十一人
胡寅曰御得其道則昆虫草木無札瘥天
關之患不然一身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況
妻子哉古之明君所以不敢不敬德不敢
不教子不敢用小人不敢失大柄為易世
之後來流之若此也唐室至此豈非祖宗

詒謀有未孫歟
以韓建為鎮國匡國節度使
詔削奪李茂貞官爵姓名發兵討之
復以王建為西川節度使
立淑妃何氏為皇后
右拾遺張道古上疏言國家有五危二亂疑
宜
乾寧五年八月以後光化元年
帝居于華州

詔復李茂貞官爵姓名罷諸道兵
以朱全忠為宣武宣義天平節度使
以馬殷知武安留後
朱全忠擊李克用敗之拔洺邢磁州
秋八月帝還京師
遣使宣慰河東宣武李克用欲奉詔朱全忠
不從
錢鏐克蘇州
以王審知為威武節度使
徵前常州刺史王祝道陝虢節度使王珙故之

朝廷不敢詰
己未 唐光化二年
以陸扆同平章事
以李茂貞為鳳翔彰義節度使
馬殷陷郴連州盡據湖南
庚申 唐光化三年
崔胤遣朱全忠書使表論王摶胤得同平章
事貶摶崖州司戶尋殺之又殺樞密使宋道
弼景務脩
以裴贄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宦者劉季述幽帝于少陽院穴牆以通飲食矯詔立太子裕

辛酉 唐光化四年四月以後天復元年

春正月神策指揮使孫德昭等討劉季述等皆伏誅

帝復位降太子裕爲德王進朱全忠爵爲東平王

李茂貞來朝進爵岐王守尚書令

崔胤陸扆請分主左右禁軍不從仍以宦者韓全誨張彥弘爲左右神策軍中尉

朱全忠取河中晉絳等州

以王溥裴樞同平章事

大赦雪王涯等十七家

朱全忠取河東沁澤潞遼等州

朱全忠自爲宣武宣義天平護國節度使

帝在胤謀除宦官宦官解胤鹽鐵使

崔胤密召朱全忠迎車駕全忠發大梁

韓全誨劫帝如鳳翔朱全忠取華州

朱全忠引兵至鳳翔城東而還

以盧光啓爲忠武知機務

唐天復二年

春正月帝居于鳳翔

以韋貽範同平章事專寵之

李克用遣兵攻磁隰逼晉絳朱全忠還河中

遣兵擊之

益發簡陵

汴軍圍晉陽

以楊行密爲行營都統賜爵吳王

朱全忠至東渭橋

進錢鏐爵爲越王

以蘇檢同平章事

契丹寇河東陷九郡

楊行密取昇州

朱全忠圍鳳翔

起復韋貽範同平章事

王建取興元

李茂貞攻朱全忠營敗績

李茂貞自退以鳳翔靜難武定昭武節度使

朱全忠遣使奉表迎車駕

唐天復三年

春正月帝居于鳳翔
平盧節度使王師範發兵討朱全忠克兗州
李茂貞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解帝幸全
忠營遂發鳳翔復以崔胤為司空同平章事
帝至京師哭于太廟崔胤請罷內諸司及諸
道監軍從之
朱全忠以兵驅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盡殺之止留黃衣三十人備灑掃以崔胤判
六軍十二衛事
司馬光曰宦者用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
盖以出入宮禁人主自幼及長與之親昵
非如公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賢者有
性識便利言語辨給善伺候顏色承迎志
趣受命則無違逆之患使令則有稱愜之
效目非上智之主燭知物情慮患深遠信
奉之外不任以事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疎
甘言悅辭之請有時而從浸潤膚受之愬
有時而聽於是黜陟刑賞之政潛移於近
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嗜其味而亡其醉
也黜陟刑賞之柄移而國家不危亂者未
之有也東漢之衰宦官專名驕橫然皆假
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未有能
劫脅天子如制嬰兒竄置在其手來西出
其意如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
兵唐握兵故也盖其禍始於明皇盛於肅
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而唐之廟社因以
丘墟矣為國家者可不慎其始哉夫寺人
之官所以謹閨門之禁通內外之言安可
無也如卷伯之疾惡寺人被之青蠅衆
之辭賞呂强之直諒曹日昇之救患焉存
亮之弭亂楊復光之討賊嚴遵美之陳機
張承業之竭忠其中豈無賢才乎顧人主
不當與之謀議進退士大夫使有威福足
以動人耳果或有罪小則刑之大則朱之
無所寬赦如此雖使之專橫孰敢焉豈可
不察臧否不擇是非欲草薙而禽獮之能
無亂乎是以袁紹行之於前而董卓弱漢
崔胤襲之於後而朱氏篡唐雖快一時之
忿而國隨以亡是猶惡衣之垢而焚之惡
木之蠹而伐之其為害豈不益多哉

賜朱全忠號曰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
以輝王祚爲諸道兵馬都元帥朱全忠守太
尉中書令以副之進爵梁王崔胤爲司徒兼
侍中
貶翰林學士承旨韓偓爲濮州司馬
朱全忠辭歸鎮
以裴樞同平章事
馬殷陷江陵
進王建爵爲蜀王
李茂貞李繼徽舉兵逼京畿

以獨孤損同平章事
朱全忠使張全義殺左僕射張濬
(唐)天復四年四月以後天祐元年
朱全忠殺崔胤以崔遠柳璨同平章事
春二月日中北斗見
朱全忠屯河中逼帝遷都洛陽
王建遣兵迎車駕
朱全忠判六軍諸衛事
帝遣間使以密詔告難于四方
以京兆府爲佑國軍

帝至洛陽
朱全忠爲護國宣武宣義忠武節度使
更封錢鏐爲吳王
進羅紹威爵爲鄴王
朱全忠遷鎮
李茂貞王建李繼徽合兵討朱全忠
秋八月壬寅朱全忠弑帝(在位十六年壽三十八)立輝
王祚改名祝朱全忠以弑逆罪歸朱友恭氏
叔琮等殺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劉隱爲清海節度使
昭宣帝(諱祝字)
(唐)帝祝元年仍稱天祐二年
按昭宣帝未嘗改元即位之後仍稱先朝
年號故舊書曰昭宣帝天祐二年然不書
仍稱二字則若帝去年改元天祐今年爲
天祐二年也初學不能無疑故今書作帝
祝元年仍稱天祐二年以見是年乃帝即
位之首年而其所稱年號乃仍先朝舊號
也或曰帝未嘗改元而以元年稱可乎三

代以前未有年號建號始於漢世此所謂
元年者紀帝即位此年其首年耳夫事莫
不有始人君即位亦莫不有元雖以帝制
於權奸而不暇紀年建號然所以即位之
始是即所謂元也號者其名元者其實實
之所在夫豈權奸所得而廢哉

朱全忠殺德王裕等九人

葬昭宗于和陵

以張文蔚楊涉同平章事

夏四月彗星出西北長竟天

朱全忠除朝士之異己者貶官有差

朱全忠殺裴樞獨孤損崔遠陸扆王溥等三十餘人于白馬驛投屍黃河

楊行密卒子渥代為淮南節度使

朱全忠弒太后何氏自殺其謀臣蔣玄暉柳璨張廷範

丙寅(唐)天祐三年

羅紹威以朱全忠兵殺其牙軍八千家

以朱全忠為三司都制置使

三司之名始于此

劉仁恭始文民面為軍

後世刺兵面始此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昭義節度使丁會降于河東朱全忠引兵還

丁卯(唐)天祐四年四月以後梁朱晃開平元年

淮南牙將張顥徐溫作亂

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

夏四月朱全忠篡位更名晃國稱梁廢帝祝為濟陰王在位三年

按歐陽脩曰昔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於弒君篡國之主皆不點絕之豈以其盜而有之者莫大之罪也不泯其實所以著其大惡而不隱啟信斯言也使世之人皆中人之資觀筆削之書而自有以得其微意於書法之表固知所懼從然彼之所以敢於為亂為賊者皆自不知書心不信道之徒間有一二知者亦皆粗通文墨而已彼見史之所書者如是安知其遠不以為實然哉夫然愚恐非不能使之畏而反有起其欣慕做效之心聖人作經以垂

世竊恐不如是也況聖人之經直書其事之大綱而不詳其所以然之故然其所以然之微意固隱然自見於書法之間如望日月而見其明沾雨澤而覺其潤也後世史官無聖人之心之學之筆力之萬一乃欲效聖人之書其可乎哉歐陽脩作五代史於梁始書溫繼書全忠又書梁王又進而書帝隨其所稱而書之不沒其實以著其罪而信乎後世與其為君而不得掩其惡以息人之為惡謂此乃春秋之忘嗚呼脩為五代史以此著溫之惡似矣設使脩為漢史其於高祖亦不免始書劉邦繼書沛公進而書漢王又進而書帝則亦何以異於書溫哉雖曰美惡不嫌同辭然淺學謏識之士何以知其為然哉史綱之作為學生小子而設將以懼夫世之愚頑強悍之徒使其知所懼而不敢為惡故於歐陽氏之說不敢以為然

唐亡唐一代二十主共二百九十年中包武后

按史臣論唐有天下雖歷二十君然為子所逼奪者三為婦所棄者三為賊所弒者五為妻所弒者一為閹宦所立者七及為所弒者三為所廢者一為方士所敗者七為強臣所弒者二其間不為小人所惑者僅一二君而已在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家以正天下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逼父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始也高祖納君之妾其後高宗納父之妾始也太宗亂弟之婦其後玄宗亂子之婦此其閨門無禮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不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自唐之亡其遺酷餘烈更五代五十餘年至於天下分裂大敗極亂而後止嗚呼後世人主盍近鑒諸君之而遠法夫三代脩身以道待家以禮審於幾微之先慎於舉動之際必崇正學不惑異端必用君子不昵小人必有公正不徇私邪信任常妨一已之偏運用一惟天下之義庶幾不蹈唐人覆轍以播惡一世遺臭萬年

朱晃以馬殷爲楚王

舊史皆書曰梁而史綱於晃直書其名何
循綱曰書王莽例也莽猶假仁義以潛移
漢祚晃則公肆劫奪罪浮於莽矣若循舊
史使莽後生豈免有辭哉

晃以敬翔知崇政院事

淮南西川移檄興復唐室

岐王李茂貞開府

契丹阿保機遣使如梁

晃以錢鏐爲吳越王

晃以高季昌爲荆南節度使

荆南高氏始于此

晃遣兵圍晉潞州

晃以劉守光代其父

蜀王王建稱帝

劉守文舉兵討其弟守光

○五季世史

唐之後繼繼而起者五姓所謂梁唐漢晉周是也自宋人作五代史世因稱之爲五代夫謂之代者必繼世之長歷十數世也五姓僭亂欻起忽滅甚至繼世止有二主歷年僅見四稔較之有周一代八百年之長何如哉同以代稱似非其倫今因朱子大學章句序中語改稱五季云

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嗣嗣

朱晃弑其故主

晉王存最攻梁夾寨破之潞州圍解歸晉陽始承制封拜

淮南張顥徐溫殺其節度使楊渥溫復殺顥

蜀岐晉會兵攻梁雍州

淮南將吏推楊隆演爲節度使

華原賊帥溫韜發唐諸陵

○晉岐淮南稱唐天祐五年　梁主晃同平章事　蜀王建武成元年　吳越王錢鏐

○己晉岐淮南稱唐天祐六年　梁開平三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梁江攻岐

梁以王審知爲閩王

劉守光執其兄守文殺之

梁以劉守光爲燕王

淮南盡取江西地

○庚晉岐吳稱唐天祐七年　梁開平四年　蜀武成三年

楚王殷自爲天策上將軍

岐晉合兵攻梁夏州

吳越築捍海塘廣杭州城

錢唐自是始富庶

淮南楊隆演稱吳王

晃遣兵襲據趙深冀三州進軍鎮州晉王合義武等三鎮兵救之

○辛晉岐吳稱唐天祐八年　梁乾化元年　蜀永平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晉王討朱晃大破其兵于栢鄉河朔大震

清海節度使劉隱卒弟巖知留後

晉王推劉守光爲尚父

朱晃淫亂於其臣張全義家全義欲

殺之不果
梁屯兵邢州趙王鎔會晉王于承天軍
劉守光稱帝于燕
晉遣使如燕
幽州參軍馮道奔晉
壬申（晉岐吳稱唐天祐九年　梁乾化二年　蜀永平二年）
晉師及鎮定兵伐劉守光朱晃救之大敗還
朱晃子友珪殺晃
忠武軍亂殺韓建
梁朱友謙以河中附晉
癸酉（晉岐吳稱唐天祐十年　梁乾化三年　蜀永平三年）
晉拔燕順劉等州
梁均王友貞起兵討友珪誅之友貞立于大
梁更名瑱
晉師逼幽州拔平營州
梁擊趙以救燕
蜀以道士杜光庭爲諫議大夫
高季昌受梁封爵爲渤海王
晉王入幽州執劉仁恭及守光以歸
梁遣兵侵吳

甲戌（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一年　梁乾化四年　蜀永平四年）
晉王誅劉守光械仁恭祭其先王墓斬之
趙王鎔推晉王爲尚書令始置行臺
晉伐梁邢州
南詔侵蜀
蜀攻岐階州
梁分天雄爲兩鎮魏人降晉晉王入魏斬軍
校張彥
晉拔梁德潭州
乙亥（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二年　梁貞明元年　蜀永平五年）十一月貞明元年
吳徐溫出鎮潤州留子知訓江都輔政
梁朱友敬作亂誅之自是疎忌宗室
廣南與梁絕
蜀攻岐階成等州
丙子（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三年　梁貞明二年　蜀通正元年　契丹耶律阿保機天朔元年）
吳將馬謙等起兵討徐知訓不克而死
梁劉鄩攻晉魏州晉王擊敗之
梁遣兵襲晉陽晉擊却之
契丹克梁衛磁洺州

梁戍卒作亂攻宮門
梁以吳越王鏐爲諸道兵馬元帥
晉拔梁相邢等州
契丹侵晉入蔚州
晉王遣使如吳
楚王遣使如晉
契丹阿保機僭號于其境

嗚呼自春秋以來夷狄之禍蓋三變矣始也吳楚之類以中國之人居夷狄之地以僭中國之分一變也中也淵勒之徒以夷狄之人生中國之地以爲中國之害再變也至是契丹則是以夷狄之人生夷狄之地以戕中國之人豈非三變乎其禍愈流而愈遠愈遠而愈大履霜堅氷至聖人逆觀其然知其禍必將至於冠履倒置以數敗我彝倫也春秋之作不少假借於吳楚越之稱王其意豈不深切而著明哉

契丹始用中國人韓延徽爲相

嗚呼夷狄不能爲中國害也所以爲中國害者中國之人也是故匈奴之爲漢害者以中行說也西夏之爲宋害者以張元吳昊也方契丹之初起也阿保機之爲人性雖悍鷙而無遠大之謀心雖變詐而無經久之計一旦得劉守光所使之韓延徽教之以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用中國之法以變夷狄之習凡吾中國自古以來所以立國者因事教之俾其假中國之法侵中國之地用中國之人爲中國之害遂始中國無窮之禍患向使吾中國之關隘有禁而吾之人無由以至其地中國之人才無遺而吾之人不暇以爲之用彼肆其鷙猛之力桀黠之智雖能爲吾近邊一時之害不旋踵而息滅矣豈能侵入持久以得志於吾中國哉是以善於防患者恒於無事之時未然之始嚴謹邊關之出入收拾遺逸之人才

丁丑 晉岐王李茂貞天祐十四年 梁貞明三年 吳睿帝天祐元年 南漢主劉巖乾亨元年

契丹圍晉幽州
吳徐溫徙治昇州

劉巖稱越帝于廣州尋改稱漢
晉遣將敗契丹幽州圍解
梁以吳越王鏐爲天下兵馬元帥
晉王襲梁楊劉拔之
戊寅（晉岐吳稱唐天祐十五年梁貞明四年蜀光天元年南漢乾亨二年）
夏六月蜀主建卒子宗衍立
吳朱瑾殺徐知訓而自殺
吳徐溫以養子知誥爲淮南行軍副使輔政
晉王大舉伐梁
梁泰寧節度使張萬進降晉

晉王與梁軍戰于胡柳陂周德威敗死晉王收兵復戰大破梁軍
己卯（晉岐稱唐天祐十六年梁貞明五年蜀王衍乾德元年南漢乾亨三年吳王隆演武義元年）
晉以郭崇韜爲中門副使掌機務
吳王隆演建國改元
梁攻晉德勝南城不克
晉王以馮道掌書記
吳與吳越連和
梁以王瓚爲招討使與晉王戰敗績以戴思

庚辰（晉岐稱唐天祐十七年梁貞明六年蜀乾德二年南漢乾亨四年吳王隆演武義二年）
梁朱友謙以河中降晉
吳王隆演卒弟渭嗣
辛巳（晉岐稱唐天祐十八年梁龍德元年蜀乾德三年南漢乾亨五年吳王渭順義元年）
晉王命有司造法物欲稱帝唐監軍使張承業哭諫成疾
趙王鎔爲其下所殺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王處直爲其假子所囚死
契丹拔晉涿州進侵義武
壬午（晉岐稱唐天祐十九年梁龍德二年蜀乾德四年南漢乾亨六年吳順義二年契丹天贊元年）
晉王大敗契丹于新城
梁襲晉魏州不克
梁取晉衛州
晉王克鎮州
唐宦者特進河東監軍使張承業卒于晉

梁以錢鏐爲吳越王
晉王存勗稱帝于魏州國號唐
唐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
爲樞密使
唐立廟祀唐高祖太宗懿宗昭宗
唐遣李嗣源襲梁取鄆州以嗣源爲節度使
梁敬翔爲王彥章爲招討使彥章攻唐德勝
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唐主救之梁兵退彥章
尋以譖罷
梁取唐澤州裴約死之
梁將康延孝奔唐
唐主救鄆州梁師敗績王彥章死之唐主入
大梁梁主瑱自殺唐遂滅梁（見梁紀十七年）
唐主責梁宰相鄭珏等十一人世受唐恩而
仕梁貶之
唐主詔數敬翔李振等佐朱溫傾唐祚罪誅
之及其族

唐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
梁藩鎮入朝于唐者皆復其任
唐以郭崇韜爲侍中
唐主欲斷朱溫棺焚其屍以溫故臣張全義
言而止
唐加李嗣源中書令
楚王殷遣使入貢于唐
吳遣使如唐
彗星見輿鬼
溫韜入朝郭崇韜發其發陵之罪請誅之唐
主以經赦免之
胡寅曰罪人不可不誅赦令不可不守二
者將何處必於未赦之前探情決審輕重
而區別之使預赦者無可誅之罪被刑者
無可恕之人則一舉而兩得矣
唐省文武官
唐以趙光胤韋說同平章事豆盧革判租庸
兼鹽鐵轉運使
荊南節度使高季興朝于唐
唐復以長安爲西京京兆府

唐遷都洛陽

吳復遣使如唐

（甲申 岐稱唐天祐二年 癸酉 貞明三年 庚寅 同光二年 壬辰 天成元年 癸巳 二年 乙未 四年 吳順義六年 戊戌 七年 己亥 八年 庚子 九年 辛丑 十年 吳順義七年 壬寅 大元年）

契丹入唐幽州

岐王茂貞遣使入貢于唐

唐復以官者爲內諸司使及諸道監軍

唐以王正言爲租庸使

唐主大赦境內尋復徵所赦租稅

唐以李茂貞爲秦王尋卒

茂貞書卒者以其不忘本朝稱天祐年也

唐郭崇韜請立夫人劉氏爲后

按張耒曰自古大臣權勢已隆極當貴已亢滿前無所希則必退爲身處然其爲慮也思之非不深計之非不工然異日罄之所起往往又自夫其至深至工者爲是故人之處心行事莫若以正夫正者無所事計也行所當然而已郭崇韜佐莊宗決策滅梁遂一天下自見功高權重姦人議已而莊宗之虽爲不足賴也乃爲自安之計時劉氏有寵莊宗嬖之因請立爲后定以中莊宗之欲結劉氏之援其爲計何無如是之良者然卒之殺崇韜者劉氏也爲呼正之一言其真萬世人臣處心行事之要乎

唐遣使按視唐諸陵

唐遣客省使李嚴如蜀

唐貸民錢

唐以伶人爲刺史

唐以李嗣源爲宣武節度使（乙酉 唐同光三年 吳順義五年）

唐以孔謙爲租庸使

吳越入貢于唐

蜀遣使如唐

唐劉后以父事河南尹張全義帝偕后幸其第（丙戌 唐同光四年 吳順義六年）

唐以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丁亥 唐同光五年 吳順義七年）

漢遣使如唐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帝親帥后妃王公五臺僧誠惠既而誠惠祈

兩不應遣死

唐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

蜀主東遁

蜀主王衍降唐（是歲前蜀亡二世三十五年）

唐以董璋爲東川節度使

唐郭崇韜誅蜀叛臣王宗弼王承休蜀人食其肉

聞王王審知卒其子延翰嗣

唐以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

唐遣宦者馬彥珪使蜀軍劉后自爲教與繼

岌令殺崇韜

楚鑄鉛錢錢

以鉛爲錢始見於此（唐明宗天成元年南漢白龍二年吳順義六年吳越貞元年契丹穩光天顯元年）

唐魏王繼岌殺招討使郭崇韜

唐鄧都亂遣李紹榮攻之不克

唐李紹琛反于蜀尋擒之孟知祥討定餘寇

唐主遣李嗣源將親軍討鄧都親軍作亂劫嗣源入城（城嗣源奔相州）

唐豫借河南夏秋稅

嗚呼橫斂厚征治天下之大蠹也所以失人心者在是所以促一國脈者在是然猶未至於豫借之甚者也方其行橫斂厚征之法也天下之民雖愁咨愁歎然猶歸咎於上之人用非其人取非其道幸其一兵更之尚可以爲生也惟豫借之令一行示天下以國儲之虛國用之竭國計之窮天下之人譁然謂天下不復可爲而生其心渙離散之心者未必不自此也掌國計者其謹之哉

唐李嗣源反引兵向大梁

按綱目於李嗣源多恕辭亮其無利之心也史綱乃從歐陽氏五代史書其反何明君臣之大義也方張破敗劫嗣源入城得間出宿魏縣奔相州時而書其反是誣之也若夫聽石敬瑭之計急趨汴州令安重誨移檄會兵欲何爲哉及嗣源在汴唐主至萬勝鎮君臣相望僅數十里間耳苟無反心胡不遣腹心之使陳患赤之詞明

其為元行欽所隔絶安知唐主不死其心也哉況大梁天子之城乃公然占而據之車駕將至不行迴避及其返也又以兵踵之而西其意果何在哉謂其無利之之心愚不敢以為然也五代史以反書之夫豈過哉然通以一反辭誅之則似乎無所分辨故史綱於前書親軍劫其入城至是入大梁始以反書焉或曰嗣源非有篡國之心爭帝之意偶為亂兵所劫姦臣所逼迫於逃死進退惟谷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

春秋無將將則必誅莊何等事而可以不得已而不已哉然則為嗣源計將奈何方其出宿魏縣之時聽安重誨之言束身單騎由間道星行赴闕面陳其被劫之狀伏地俟罪元行欽雖欲間之胡可得耶又不然得李紹真五千之兵即整肅部伍申明號令移檄遠近以明本心返旆直抵鄴城期練趙在禮以獻闕下雖所奏之辭迂而不遠而所行之事足以自明百元行欽不能間之矣計不出此乃陷於篡逆之罪惜

哉

唐主如闕東李嗣源入大梁唐主乃還

夏四月唐伶人郭從謙弒其主存勗李嗣源入洛陽

唐太原軍亂

唐李嗣源監國以安重誨為樞密使

唐元行欽出奔被執李嗣源殺之

唐李嗣源弒劉后殺諸王

唐李嗣源廢租庸使及諸道監軍

唐魏王繼岌至長安自殺

李嗣源自稱唐帝

綱目於非正統之君其子嗣位書立嗣源立非唐主意而以唐主之書之豈若以嗣源於五代主中之彼善於此故恕之歟史綱於此不書其立而以稱帝書以明其不得以嗣莊宗之位也況前既書其反爭何則五常之中君臣獨謂之義臣之事君獨謂之忠義者斷制之宜忠者心無不盡之謂也嗣源本夷種李克用養以為子賜以姓名附之屬籍莊宗嗣位委以重任付以

兵擁君臣之分素定一旦爲亂兵所脇不得已而入亂城幸而以計得出單騎歸朝明其本心可也却乃回翔不進及夫車駕東出又不即赴行在趨拜遣左公然擁兵亟趨汴州以爭先奪利車駕之還又不免送且以兵踵之所謂斷制之義盡心之忠安在哉假使嗣源之心實出避禍一聞莊宗被弒當即日揚旗西指以討罪人傳檄四方遣使西迎魏王奉請劉后臨朝以俟嗣君之至顧乃遽然居太子監國之位布置私人以掌樞機殺害國母以及親王魏王聞之安得而不自殺雖曰自殺其與嗣源殺之也無異此史綱所以書其及大書其稱帝以明明宗實非沙陀之種類而於莊宗之義則已絶矣或曰史綱亦有所據歟曰觀明宗欲殺元行欽責之曰我兒何負于爾歐陽子謂行欽誠節有足嘉者則明宗通節有足惡者不言可知矣不特此也綱目引胡氏論李琪諫改國號臣心不安之言亦謂國亡君弒子不得立而他人是保是亦不滿於明宗之立也史雖委曲爲之開說若明宗有若不得已焉者嗚呼史豈皆實哉按莊宗實錄明宗時宰相趙鳳脩明宗實錄潞王時宰相姚顗脩至宋薛居正等揉以爲正史司馬公又據正史以爲通鑑其所書者果得其實否乎雖然其明白昭著者亦自有不容掩焉者歐陽氏作史時去五代未遠其必有所據矣夫

唐大赦省官人官官伶官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有司

唐復假子本生姓名

唐初令百官轉對

百官轉對始見于此

唐選文學臣以馮道趙鳳爲端明殿學士

唐遣使如契丹

契丹阿保機死子德光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唐初賜百官春冬衣

王延翰自稱閩王尋爲王延稟所弒而立其

弟延鈞

丁丑（唐天成二年　南漢白龍三年　吳乾貞元年）

唐主更名皇

唐以趙在禮爲鄴都留守皇甫暉爲秦州刺史

洛鄴城之亂者皇甫暉而成其亂者趙在禮也莊宗之禍自暉始而在禮成之明宗果無利之之心即位之後即當以王人肆諸市朝庶以少白此心顧乃首建在禮爲義成節度使其不受命又以爲鄴都留守暉自軍卒即擢秦州刺史由是觀之五代史所謂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謀者豈虛語哉

唐以馮道崔協同平章事

唐初令長史每旬慮囚

唐孟知祥殺監軍李嚴

唐以逆賊郭從謙爲景州刺史尋誅之夷其族

唐以石敬瑭爲六軍諸衛副使

唐初置監牧

唐以馬殷爲楚國王

唐主如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

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緡

唐以石敬瑭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吳王楊溥稱帝

有年

戊（唐天成三年　南漢大有元年　吳乾貞元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吳遣使如唐不受

唐王都反遣王晏球討破之契丹復遣兵來救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

唐以王延鈞爲閩王

契丹遣使如唐

溫韜段凝伏誅

己丑（唐天成四年　南漢大有二年　吳大和元年）

唐王晏球克定州誅王都幷獲奚酋禿餒斬之

唐禁鐵錫錢

唐置緣邊市馬場

唐以子從榮為河南尹
唐遣使如兩川
唐以高從誨為荊南節度使
有年
唐削錢鏐官爵
吳加徐知誥兼中書令
庚寅（唐長興元年　南漢大有三年　吳大和二年）
唐兩川董璋孟知祥上表拒命慰諭之
河中牙將楊彥溫逐其節度使李從珂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唐誅告密人邊彥溫等
唐以張延朗為三司使
三司有使其名自此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祥連兵及
唐安重誨求出鎮不聽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胡寅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
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
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久而無變
耶雖然與其彊留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
以外鎮之為全也
董璋陷閬州唐將武洪死之唐錄洪二子厚
給其家
唐遣石敬瑭討董璋尋命并討孟知祥
漢取交州
楚王殷卒子希聲嗣始去國號
唐石敬瑭攻劒州不克
契丹東丹王突欲奔唐賜姓名李贊華
唐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辛卯（唐長興二年　南漢大有四年　吳大和三年）
孟知祥陷遂州唐守將夏魯奇死之
唐石敬瑭引兵還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吳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唐起李從珂為左衛大將軍復鎮鄆官爵
唐主以諸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及其
二子
唐均田稅
唐以王延政為建州刺史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吳中書令徐知誥鎮金陵以其子景通輔政

唐初聽民鑄田器計畝稅錢

唐初刻九經板

經籍有刻本始此

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

吳越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契丹遣使如唐

孟知祥說董璋上表謝罪璋不從舉兵襲知祥璋敗死知祥遂取東川

唐以馬希聲弟希範爲武安節度使

唐大理少卿康澄論國家有深可畏者六唐主優詔答之

按所謂深可畏者六謂賢人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耻道消毀譽亂真直言蔑聞歐陽子謂澄之言豈止一時之病凡爲國者可不戒哉

唐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敬瑭以部將劉知遠爲押牙

北漢之基起于此

閩王延鈞稱帝更名璘

唐以孟知祥爲蜀王

唐定難節度使李仁福卒以安從進爲留後

仁福子彝超拒命命從進討之不克引還

唐主有疾秦王從榮作亂伏誅

唐主立卒子從厚立

甲午 唐主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避王從珂諱泰元年 南漢大有七年 吳大和六年 閩龍啓二年 蜀王孟知祥明德元年

唐以高從誨爲南平王馬希範爲楚王錢元瓘爲吳越王

唐蜀王孟知祥稱帝

唐從潞王從珂爲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爲成德節度使從珂反于鳳翔兵至長安宮軍迎降潰散

唐康義誠自請爲招討使

李從珂執唐西京留守王思同思同死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迎降

唐主從厚以五十騎出奔至衛州遇石敬瑭

敬瑭盡殺唐主從騎

唐孟漢瓊詣李從珂降從珂誅之

唐興元武定兩鎮降蜀

唐李從珂入汴陽宰相馮道等上牋勸進從珂篡位廢唐王從厚而弒之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

唐族誅康義誠

胡寅曰誤閉帝者宋弘昭馮贇孟漢瓊康義誠爲甚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懲姦賊快於人心方肯容堅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不殺江總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人洋洋然得

志曰謂無過不容者豈不賢哉

唐李從珂竭府庫賜將士

唐後以石敬瑭爲河東節度使

蜀孟知祥死子昶嗣

乙未（唐明宗二年 南漢大有八年 吳天祚元年 閩永和元年 蜀明德二年）

閩李倣弒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唐夏州節度使李彝超卒

徐知誥自加大元帥齊王

丙申（唐清泰三年 晉主石敬瑭天福元年 南漢大有九年 閩王昶通文元年 蜀明德三年）

唐以石敬瑭爲天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

石敬瑭求救於契丹請事以父禮契丹德光自將兵救之唐兵大敗

唐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

契丹冊石敬瑭爲皇帝國稱晉敬瑭割幽薊十六州以賂之

皇帝者天子之稱所謂德兼三皇功過五帝者也必上應天命下順人心然後足以當之彼石敬瑭者乃爲夷狄所立則是所以君國子民者不受命於天而受命於腥羶之醜類也則夫端冕垂旒尊居于殿陛之間以受天下臣民之朝不亦可羞可愧也哉且中國之土地二帝三王之所自立衣冠禮樂之所在也一旦以吾欲求富貴安榮之故割而棄之以畀夷狄俾奴婢我子女草芥我性命魚肉我族類吾自爲計則得矣如生靈何遂使山前山後十六州之地歷宋至元一不見天日者四百二十二敬瑭之罪大矣幸而天生我

太祖高皇帝出而復之
太宗皇帝遂於是平建都賜聲明文物一還乎
二帝三王之舊嗚呼厥功大哉
契丹以石敬瑭南下破唐兵于團柏
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石敬瑭至河陽唐主從珂自焚死敬瑭入洛
陽是歲唐亡四主三姓十四年
晉以馮道同平章事
丁酉○晉天福二年南漢大有十年閩永和文
二年蜀明德四年南唐徐知誥昇元元
梁德光會通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尋更名誥
晉遷都汴州
吳徐知誥纂其主位國稱唐廢其主溥稱讓
皇是歲吳亡四世四十六年
契丹改號遼
高麗併新羅百濟
戊戌○晉天福三年南漢大有十一年閩通文三年蜀主孟昶廣政元年南唐昇元二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晉上尊號于契丹契丹亦加石敬瑭號
河決鄆州
晉聽公私自鑄錢尋禁私鑄
唐徐知誥弒其故主
己亥○晉天福四年南漢大有十二年閩主曦永隆元年蜀廣政二年南唐昇元三年
唐徐知誥復姓李氏更名昇
晉加劉知遠同平章事
晉廢樞密院
晉加楚王馬殷天策上將軍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閩王曦弒其主昶而篡其位稱藩于晉
河決博州
石敬瑭以唐許王從益爲鄆國公
晉禁造佛寺
庚子○晉天福五年南漢大有十三年閩永隆二年蜀廣政三年南唐昇元四年
楚平群蠻立銅柱於溪州
閩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于建州敗績
晉罷翰林學士
辛丑○晉天福六年南漢大有十四年閩永隆三年蜀廣政四年南唐昇元五年

閩以王延政爲富沙王

唐遣使如晉

晉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載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

晉以劉知遠爲北京留守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晉石敬瑭如鄴都諭安重榮

吳越王錢元瓘卒子弘佐嗣

河決滑州

閩王曦稱帝

晉安從進反于襄州

唐定田稅

唐徵諸郡丁口鹽錢

後世徵户口食鹽鈔始此

晉安重榮舉兵尋潰死

漢主龔自制袞冕字爲名尋卒子玢嗣

晉石敬瑭死兄子重貴立

晉高祖書死何不子夷狄之立中國君也

中國之君乃爲夷狄所立則是以夷而統華也吁夷狄爲中國君中國之人且不子之況以夷狄而立中國君後世之人孰肯從而君之哉堂堂中國之君乃受命於夷狄君既受命於夷則是舉中國之人皆胡人之臣妾也書此以戒萬世使後世之人知借勢於夷狄者雖僥倖得於一時萬世之下終不之與也或曰晉五季之君得國皆不相遠而史綱於石晉獨深之深何譬則郡邑之中除一守令非受大君之命乃以蠻夷之令來爲民之父母民肯父母之乎史綱於石敬瑭亦猶是也

晉加景延廣同平章事兼侍衛都指揮使

晉復行官賣鹽法收食鹽錢

唐主李昇死子璟立

閩富沙王延政稱帝于建州國號殷

漢劉晟弒其主玢而篡其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晉遣使括民穀
晉執契丹使者既而歸之
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爲后
晉楊光遠反
契丹遣趙延壽入晉境
晉旱水蝗民大饑
甲辰 晉天福九年七月以後開運元年 南漢乾和二年 蜀廣政七年 南唐保大二年
契丹陷晉貝州
晉主自將禦契丹以景延廣爲御營使
契丹渡河晉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晉定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晉
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兵不進
閩朱文進弒其主曦而代之既而爲其下所誅
晉籍鄉兵
晉主還大梁罷景延廣爲西京留守
晉遣使分道括率民財
晉以桑維翰爲中書令兼樞密使
晉以折從遠爲府州團練使
晉復置翰林學士
秋七月晉始改元
晉以劉知遠爲行營都統北討威爲招討使督諸道以備契丹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晉師圍青州楊光遠子劼其父以降
契丹大舉入晉
乙巳 晉開運二年 南漢乾和三年 蜀廣政八年 南唐保大三年
契丹至相州引還晉主自將追之
晉主至澶州諸將引兵北上
王延政稱閩
契丹破晉邢州刺史沈斌死之
閩李仁達作亂以偕卓巖明僭號仁達尋殺巖明稱藩于唐
契丹南下苻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
晉遣使奉表稱臣求和於契丹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唐兵拔建州閩王延政出降是歲閩亡六世五十四年
晉罷桑維翰政事

丙午 晉開運三年 南漢乾和四年 羅處政
〇晉遣使如契丹
九年 南唐保大四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契丹侵晉定州張彥澤敗之
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契丹大舉入晉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遂兵入大梁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因景延廣自殺
契丹德光入大梁殺張彥澤景延廣自殺
契丹廢晉主石重貴爲負義侯從之黃龍府
是歲晉亡二王十二年
契丹改服中國衣冠以李崧爲樞密使馮道爲太傅
契丹縱兵大掠遣使括借士民錢帛
晉劉知遠遣使奉表于契丹
唐遣使如契丹
契丹行朝賀禮以趙延壽爲中京留守
晉劉知遠稱帝于晉陽更稱天福十二年
胡寅曰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而後唐代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源之過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也晉受虜擊知遠不款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則仕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和動搖將如知遠不旱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後世以幸禍責知遠也

晉主知遠從其夫人李氏言出宮中所有以勞軍
晉主知遠故主重貴至壽陽而還
晉故主重貴至壽陽契丹令拜阿保機墓
陝晉潞州殺契丹使者奉表詣晉陽
契丹以唐鄆公李從益爲許王
契丹以張礪和凝同平章事
契丹行入閤禮
胡寅曰衛宣公淫亂遂爲狄所滅晉室三綱絕遂召五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七八傳其甚則至此而天下之亂極

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僭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末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

契丹以蕭翰爲宣武節度使

契丹德光北歸

晉主知遠以其弟崇爲太原尹

契丹陷相州屠之

晉以武行德爲河陽節度使

契丹耶律德光死于殺胡林

契丹既稱皇帝矣既改國號爲遼矣其權力足以臨置中國人非前代的如夷狄也然朱子綱目大書書其爲皇帝而貶比也然朱子綱目大書書其爲皇帝而止書其名未嘗予其爲帝而仍書其爲契丹及其死也以死寇之未嘗少假之大賢君子所以處境外之戎夷凜凜乎聖人春秋之大義也後人議元者乃欲以其混一中國而進之漢唐之間何所見耶且忽必烈之於德光同一夷種也但得中國地有廣俠耳使以其得地廣俠而高下之是以功利論事也豈春秋意哉春秋謹微於華夷尤加嚴焉者以是爲防後世乃至有執中國主據中國地爲中國君者況又將一而進之乎綱目之書萬世之法也

契丹趙延壽入恒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

契丹仍欲執趙延壽而自立

晉以劉崇爲北都留守

楚王希範卒弟希廣嗣

晉史弘肇克澤州契丹將遁

契丹將蕭翰劫唐李從益稱帝于太原遂北走從益避位

契丹仍欲勒兵出塞

吳越王弘佐卒弟弘倧嗣

晉主知遠入洛陽遣使殺李從益

夏六月晉主知遠入大梁始改國號爲漢

契丹仍欲幽其祖母于木葉山

秋七月漢始改元

漢以杜重威爲歸德節度使重威拒命漢發兵討之尋出降

恒州將逐契丹將降漢

漢制盜賊毋問贓多少皆死

南漢主晟殺其弟八人

蜀人侵漢

吳越統軍使胡進思廢弘倧而立其弟弘倣

戊申（漢乾祐元年　南漢乾和六年　蜀廣政十一年　南唐保大六年）

漢遣王景崇等經略關中

漢以馮道爲太師

漢主更名暠尋卒杜重威伏誅子承祐立

趙思綰據長安城作亂

漢李守貞反

漢以郭威爲樞密使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漢王景崇叛降于蜀

漢以郭威爲西面招慰安撫使

荊南節度使高從誨卒以其子保融知留後

己酉（漢主承祐元年　仍稱乾祐二年　南漢乾和七年　蜀廣政十二年　南唐保大七年）

夏四月太白晝見漢民有仰視者史弘肇腰斬之

趙思綰遣使請降于漢漢以爲華州留後尋殺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漢郭威克河中李守貞自殺

漢樞密使郭威過西京罷留守王守恩以白文珂代之

歐陽脩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隨之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漢大臣而郭威以一樞密使頓子更置之如更戍卒文珂不敢違守恩不敢拒威既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嗟乎綱紀壞亂之極而至於此與其為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可不戒哉

漢加郭威侍中威請加恩將相藩鎮從之

吳越募民墾田

契丹侵河北漢遣郭威督軍禦之

漢趙暉攻鳳翔王景崇自殺

庚戌（漢乾祐三年　南漢乾和八年　蜀廣政十三年　南唐保大八年）

漢以郭威爲鄴都留守樞密使如故

漢以郭榮爲貴州刺史

漢郭威赴鄴

夏閏五月漢大風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漢主承祐殺其樞密使楊邠侍衛指揮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遣使殺郭威威舉兵反漢主承祐被弒于趙村

按通鑑隱帝出勞軍將還宮至玄化門因劉銖射左右回擊至西北趙村追兵已至帝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弒綱目書威舉兵反遂殺其主承祐汪氏考異謂書殺爲誤尹氏發明劉氏書法皆以爲書殺不書弒罪承祐也夫史之作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隱帝之死在郭威未入城之前其死之時史明言郭允明露刃隨帝後歐陽五代史於帝紀書曰郭允明反於允明傳云帝走趙村允明追之弒帝於民舍而自殺是太后因郭威早立嗣君之請亦下詔云允明弒逆說者謂太后之詔云然郭威之志也劉恕亦曰允明帝所親信何由弒逆篡郭威實殺帝事成之後諱之因允明自殺歸罪耳夫當隱帝入民舍之時在其左右者皆其平日所親信者也未必有反心謂爲威弒不可也然威雖不弒帝而帝所以倉皇出村落之中而至於野死者誰所致耶威雖不弒而實得弒之罪矣然比之造謀加功之弒則有間矣此史綱所以不敢從綱目之書殺而亦不敢歸以弒逆之大罪也

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

漢郭威誅劉銖

漢郭威將兵擊契丹至澶州擁兵還乃遣兵拒湘陰公遷於外館威自爲監國

綱目書自立而還此書擁兵何按是時威猶稱監國未稱尊號也至明年正月乃篡立焉

漢以范質爲樞密副使

（辛丑 漢劉旻乙卯年 仍稱乾祐四年 周主郭威廣順元年 南漢乾和九年 南唐保大九年 遼述律應曆元年）

春正月漢郭威篡位國稱周

周制刑名非反逆毋得誅親族籍家貲

契丹使至大梁

郭威弑漢湘陰公贇其父崇立于晉陽

漢主崇遣其子承鈞將兵伐郭威不克

舊史書劉崇爲北漢此止稱漢何按劉崇乃知遠之弟承祐之季父也於劉氏爲親屬非疎遠之比郭威篡漢劉崇即立於晉陽所以承漢之統也既漢之亡在宋太宗之太平興國四年其國祚視周爲遠矣豈得以其微弱之故即不予以繼漢乎宋人作通鑑亦猶晉人之作三國志改魏承漢以爲晉地爾今既隔數世矣安得尚徇其舊哉

周郭威以其養子榮爲鎮寧節度使

契丹遣使如周周報之

漢遣使如契丹乞師

周克徐州鞏廷美死之

周以范質同平章事

契丹遣使如漢冊命其主崇更名旻

契丹凡欲爲其下所殺述律立

契丹會漢兵伐周

楚馬希崇降唐遷其族于金陵是歲馬氏亡凡五十六年

南漢取桂州盡有嶺南地

壬子（漢主旻二年仍稱乾祐五年周廣順二年南漢乾和十年蜀廣政十五年南唐保大十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周主自將討兗州慕容彥超自殺

周主如曲阜謁孔子祠拜其墓

周禁邊民毋得入契丹界俘掠

契丹侵周邊

周立訴訟法必自下而上毋得越訴

周制稅牛皮法

河決鄭滑

癸丑（漢乾祐六年周廣順三年南漢乾和十一年蜀廣政十六年南唐保大十一年）

周以劉言爲武平節度使

周罷戶部營田務除租牛課

周主以其養子榮爲開封尹封晉王

周九經刻板成

周築郊社壇作太廟于大梁

唐復置科舉

（漢乾祐七年周顯德元年周主榮仍稱後漢乾祐十二年南漢乾和十二年蜀廣政十七年南唐保大十二年）

春正月丙子周祀圜丘改元顯德

周以晉王榮判內外兵馬事

周主疾篤詔晉王榮聽政

周以王溥同平章事

壬辰周主威死養子榮立

漢主以契丹兵擊周周李鈞逆戰敗績

周主榮自將與漢戰于高平漢兵敗績周將樊愛能何徽等引兵先遁周主誅之

周遣符彥卿督諸將攻漢汾遼等州降

馮道死

周主立故李崇訓妻符氏爲后

周主攻晉陽不克還

周加吳越王弘傲天下兵馬都元帥

周以魏仁浦爲樞密使

周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

漢主旻卒子鈞立

（漢主鈞乃祚倫改名旻周顯德二年南漢乾和十三年蜀廣政十八年）

南唐保大十三年

周制給漕運斗耗

周詔群臣極言得失

周制榮主連坐法

胡寅曰保任天下之至難也夫中人以上不萬一焉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熏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者一出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情之大常物理之必至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他日渝與不渝況貴下者爭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激昂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姑嚴爲之防爾姦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投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鋸木於山肯綮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力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也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周比部郎中王朴獻開邊策權諫議大夫知

開封府事
周遣王景伐蜀
周悉無額寺三萬餘所採私度僧尼
周主親錄囚徒於內苑
周括民間銅器佛像鑄錢
周取蜀秦成階等州
周遣李穀督諸軍伐唐
周踈汴渠
周克蜀鳳州擒其節度使王環都監趙崇
溥殺之

宦者死節體見等此
吳越遣使入貢于周
周主嘉蜀主璟不降以爲驍衛大將軍
周主自將伐唐大敗唐兵斬其將劉彥貞
周遣趙匡胤襲滁州克之擒其將皇甫暉姚
鳳
唐遣使請和于周周主不答
周遣將襲唐揚州取之

吳越遣兵襲唐常州
唐李璟滅故吳主楊氏之族
唐遣孫晟奉表于周請正朔
周主欲得唐江北地遣李德明還唐唐主殺
之
唐主以其弟李景達爲元帥將兵拒周
周主還大梁
唐遣員外郎朱元將兵復江北諸州并取舒
和蘄州
周以周行逢爲武平節度使
周以王朴爲樞密副使
周立二稅起徵限夏稅以六月秋稅以十月
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
使
周殺唐使者司空孫晟
周召華山隱士陳摶詣闕尋遣還山
唐遣兵救壽州周師擊破之
周主復入壽州大破唐兵

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唐節度使劉仁贍死之

周主榮父光祿卿致仕榮守禮犯法周主不問

胡寅曰世宗不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貴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爲郭氏立後封以大國如周之杞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而復姓曰柴尊守禮爲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于本始以示天下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

周疏汴水入五丈河

周以律令文古敦格煩雜命刑官刪爲刊統

周以王朴爲樞密使

周中書舍人竇儼請令有司討論禮儀考正鍾律以爲政本

周設賢良經學吏理等科

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

周克唐海州

周鑿鵝水引戰艦入江

周主克唐楚州防禦使張彥卿死之

高保融以水軍會周師伐唐

周主臨江遣水軍擊唐兵破之唐主遣使割獻江北地周主罷兵引還

周汴渠成江淮舟楫始通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唐主更名景去帝號奉周正朔

周主遣使如唐餽之鹽還其俘

唐廢太弟景遂爲晉王以其子弘冀爲太子

弘冀殺景遂

南漢劉晟卒子鋹嗣

周主謀伐蜀以高防爲西南制置使

周遣使均定境內田租

南漢仕者自宮以進

嗚呼人之所甚愛者肢體也昔人謂折其一肢而與之天下有所不爲況絕其世乎其所以爲此者必有所大欲於此矣明上孟求其故而痛禁絕之哉彼倫瘝奄尊之

君不足道也

周命竇儼撰通禮正樂

周命王朴作律準定大樂

周導汴水入蔡水

周淮南饑命以米貸民不責其償

胡寅曰世宗視民猶子救其乏而不責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為最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宜其勃然興起南面指揮而四海賓服也

周樞密使王朴卒

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置雄覇州遂趣幽州有疾乃還

河決原武周塞之

唐遣其子入貢于周周主令其脩守備

周主立其子宗訓為梁王

周以魏仁浦同平章事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周主榮殂子宗訓立

周趙匡胤領歸德軍節度使

唐鑄當十當二錢

南漢以宦者龔澄樞為內大師

唐以洪州為南都

契丹遣使如唐周人殺之

○宋世史 趙氏

太祖皇帝 諱匡胤

庚申 宋 太祖建隆元年 周主宗訓元年 凡四年 漢劉天會四年 南唐李景中興二年 日宋人 南漢劉鋹大寶三年 蜀孟昶廣政二十三年

春正月癸卯兩日重出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師禦契丹次于陳橋甲辰諸將擁匡胤還朝乙巳逼幼主宗訓禪以位國號宋廢宗訓爲鄭王周侍衛副都指揮使韓通死之 是歲周亡 十年

史謂宋太祖得國與晉漢周無甚相絕續綱目者亦分書其年而史綱於稱帝之初即以宋書何世至五季大亂極矣武夫悍卒殘胡養兒兵強馬壯乘機搆隊即爲天子始終五十二年之間歷五朝易八姓此何等時邪禮教之陵夷生靈之塗炭自秦漢以來所未有也幸而有若宋太祖者出焉雖其得國不若漢唐之正然視丕炎堅溫之篡處心積慮以劫持據奪者則固有間矣春秋以義正名急於進人以善據事直書其功罪各有不相掩者論世者固當爲萬世之綱常計亦不可不爲一世之生靈計此孔子所以不徒取夷齊而亦不罪武王也故史綱於太祖之立上書兩日重出下書諸將擁還以見亂極當治而天意人心於是有在然不免書以逼之之辭則其罪亦有不可掩者矣然書逼而加以之一辭則分其罪於諸將其與魏晉之初丕炎逼禪之書亦異矣然則通之之書所本歟曰有孟子曰居堯之宮逼堯之子

宋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君臣之義天理民彝之正根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不容泯滅雖或時蔽於物欲之私而其本然之明者固昭昭如也太祖委質事周君臣之分素定一旦據其位而有之其心固有所不安也韓通間變亟歸將帥衆禦之使其謀果遂將冀太祖於何地耶則通乃太祖之深仇也而太祖改元肆赦之後未遑他務即贈通爲中書令於此可見天理民彝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

宋論加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宋立四親廟追帝其祖考

宋遣使賑貸諸州

宋王視學

宋主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宋以周故相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吳廷祚為樞密使始廢宰臣坐論禮

宋始賜進士第

唐吳越遣使如宋

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漢伐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宋王克昭義周節度使李筠死之

宋以大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宋立后王氏

宋以趙普為樞密副使

宋定天下縣為五等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舉兵宋主自將兵克之重進自焚死

宋（辛酉 宋建隆二年 南唐中興元年 南漢大寶四年 蜀廣政十四年）

占城國遣使朝宋

宋度民田

宋詔課民種植

唐徙都洪州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宋商河縣令李瑤坐贓杖死

宋太后杜氏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遂殂

宋罷石守信等典禁兵

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

唐主景卒子煜立

女真入貢于宋

宋制官者給事掖庭毋過五十人

宋（壬戌 宋建隆三年 南唐李煜元年 南漢大寶五年 蜀廣政十五年）

春正月癸未宋主視太學二月丙辰復視

宋廣京城

宋初定百官輪對制

宋令諸州不得專決死罪

宋禁民火葬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于宋

宋以趙普為樞密使

宋趙匡胤遷其故主宗訓于房州

癸亥 宋 漢天會七年 宋建隆四年十一月以後 乾德元年 南漢大寶六年 蜀廣政二十六年

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宋初置諸州通判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知州通判知縣之名始見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宋禁民閣童男

荊南高繼沖降宋

甲子 宋 漢天會八年 宋乾德二年 南漢大寶七年 蜀廣政二十七年

宋平湖南

宋主殺殿前都虞候張瓊

宋主以舊憾黜鄭起楊徽之

冬十一月癸亥宋主享太廟甲子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

宋詔州縣徵科置簿籍

乙丑 宋 漢天會九年 宋乾德三年 南漢大寶八年 蜀廣政二十八年

宋以趙普同平章事

初置參知政事以薛居正呂餘慶為之

宋主以其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

宋頒刑統

宋置權貨務

宋范質卒

宋遣王全斌等伐蜀

宋兵克蜀雙州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

宋定雅樂

丙寅 宋 漢天會十年 宋乾德四年 南漢大寶九年

宋初置諸道轉運使

宋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宋始令婦為舅姑服三年

宋求遺書

丁卯 宋 漢天會十一年 宋乾德五年 南漢大寶十年

韃靼入貢于宋

此蒙古通中國之始

宋征蜀將王全斌等有罪徵還貶官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春三月五星聚于奎
前三代夏商周也而周之文大備至其末世也六經以成後三代漢唐宋也而宋之文大著至其末世也六經以明斯文起廢關世通之興衰人文將著於下天文預兆於上是豈偶然之故哉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河溢入衛州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卒子克敵代領其衆
戊辰 宋 漢劉繼元廣運元年 宋乾德六年十一月以後開寶元年 南漢大寶十一年
宋主立宋氏爲后
漢主劉鋹卒養子繼恩立
宋遣兵擊漢契丹救之
漢郭無爲弒其主繼恩立弟繼元
漢劉繼元弒其母郭氏
宋判大理寺竇德驤以言趙普貶官
己巳 宋 漢廣運二年 宋開寶二年 南漢大寶十二年
宋始制州郡盛暑恤獄
契丹述律爲其下所殺明扆立
宋主自將擊漢
宋罷王彥超等節度使
庚午 宋 漢廣運三年 宋開寶三年 南漢大寶十三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宋賜優試不第舉人出身
特奏名科始此
宋除河北鹽禁
宋立糴水旱期式
宋省州縣官增其俸
宋詔脩前代帝王陵盜發者
宋遣潘美等伐南漢
辛未 宋 漢廣運四年 宋開寶四年
宋克廣州南漢主鋹降是歲南漢亡五世六十七年
宋初置市舶司于廣州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唐昪國號曰江南
河決諸州大水
壬申 宋 漢廣運五年 宋開寶五年
宋始放進士榜
夏五月河決霖雨宋主出宮人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宋禁玄象天文圖讖

宋始禁道士不得畜妻孥

前此道士皆有妻室至是始與僧同禁

（癸酉 宋）漢廣運六年 宋開寶六年

周故主郭宗訓卒于宋

宋初親御殿試貢士

宋禁銅錢不得出化外

宋封交州丁璉爲交阯郡王

此交人封王之始

宋主封其弟光義爲晉王

（甲戌 宋）漢廣運七年 宋開寶七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宋遣曹彬伐江南

宋始脩日曆

（乙亥 宋）漢廣運八年 宋開寶八年

契丹遣使來通好宋遣使報之

夏六月彗星見東方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宋將曹彬克江南江南主李煜降其門下侍郎陳喬死之是歲南唐亡三十九年

（丙子 宋）漢廣運九年 宋開寶九年 十二月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

宋以曹彬爲樞密使

吳越王俶朝宋

宋主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

夏四月宋主有事于南郊大赦

冬十月癸丑夕宋主殂于萬歲殿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嗚呼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不加考覈之實可乎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因其信而信之因其疑而疑之可也按宋史

（元殿陽玄）宋史卷三 太祖紀 者太祖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崩于萬歲殿殯于殿西階太宗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遽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太祖崩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詣府邸請太宗入程德玄傳云太祖大漸之夕德玄聞夜有扣閽疾呼赴宮邸者德玄遽起赴府又之見王繼恩馳至稱遺詔迎太宗即位馬韶傳云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造程德玄德玄詰其所以來韶曰

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史纂通要云太宗善政史不絕書所可惜者太祖臨崩但遥見燭影揺紅及聞大聲汝好爲之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陳桱通鑑續編云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殂甲寅光義卽位註載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宮婢皆不得近但遥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宋主殂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官家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二書所載可疑者也愚嘗因其信疑之故而考核之則宋史的爲可信也何也元人去宋未遠且史成於衆人之手使太宗誠有此事當時秉筆諸人豈無一人一言及此而畧不少見焉其散見於各傳者不約而同皆云太祖既崩太宗始入並無所謂斧聲燭影之事屬以後事之言信以傳信斷以宋史其可信無疑矣胡陳二子生草澤之中考究不精見聞不廣輕信傳聞之言質以一已之私見烏足信哉原其所以爲此說者其原蓋出於李燾之長編意在當時必有傳說疑似之言有不得其實者故燾爲長編痛欲表白之謂正史實録於顧命大事皆不能記故深爲之惜不得已而采録雜說刪潤其文以補史氏之闕云耳故既節國史符瑞志僧瑩湘山野録語於太祖未崩之前長編實九年冬十月有神降于崖縣民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煞將軍王帝之輔也神降守真家所言禍福多驗上不豫召守真至闕壬子命內侍王繼恩詣趙隆觀設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帝闕已成王鎖閉晉王有仁心言說不復降其下分註云此據國史符瑞志增以揚傳位以後事又云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其下分註云此據實録左右皆不得聞但見燭影下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避之狀既而大聲謂晉王曰好爲之吳僧文瑩所謂湘山野録正史實録並無之又録司馬公涑水紀聞語於太祖既崩之後長編云癸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后使王繼恩出召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意素定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程德玄先坐于府門德玄曰夜有當闕疾呼者曰晉王有疾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變故不出繼恩之德玄乃告以故相門俱入見宋后宋后曰當與家人議之

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止王於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宋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邪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官家王泣曰共保富貴無憂矣**其下分註云**此據司馬光記聞又云甲寅太宗即位說見萬歲殿之東帝號樹殆絶**以上長編本文**將以暴白二帝授受之明以解世俗疑似之傳者也胡陳二子作為私史紀載其事考究不詳剛節文精立言無法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君之謗嗚呼焉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設使太宗誠有此事其罪固不容誅矣為一無之豈不負千古之寃哉抵罪反坐韓子所謂人禍天刑必有所歸矣且符瑞志及野錄所載考皆以神異人之靈驗而已非國正史也

野錄云祖宗潛躍日嘗與一道士遊無定姓名自曰混沌又曰真無二人者每劇飲爛醉喜歌引其喉於杳冥之間時或一二句隨天風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真龍得真位乃開寶乙亥歲上巳祓禊駕幸西沼醉坐於岸木陰下笑揖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恐其遁急召之上謂之曰我久欲見汝決一事無他我壽還得幾多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則當速措置上常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閣四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氣陡變雪雹驟降移仗下閣急傳宮鑰召開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寢酌酒對飲宦官宮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或離席若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內將五鼓周廬者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于柩前即位逮明登明堂宣遺詔罷聲慟引群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有如此者其言固無足信然其中所云帝引群臣環玉衣以瞻聖體玉色瑩然如出湯沐似亦知當時人有此傳聞之疑也惟涑水紀聞乃溫公所述溫公平生無妄語其筆之於書必不妄也溫公亦以為太祖既崩而後太宗入則無此事也明矣其召德芳及宋后託命之言史雖不載然觀其後太宗不成宋后喪及二王不得其死容或有之亦未可知此於太宗比諸弑逆其罪為小不必深辯然溫公而著此說似亦知當時人有此傳聞之疑也雖然胡陳二子固非矣而李燾之書此亦豈得為是哉夫志與錄二也所載之事異其人不同也燾乃於[illegible]之以為一又改載

雪爲戰地改好做爲好爲之又加以大聲
屬以後事之語何所據哉嗚呼有此事乎
無此事乎果一事乎果二事乎史者實録
也不核其實而輕信人言可乎由是觀之
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之疑
者燾也況燾明言此據吳曾文瑩所謂湘
山野録者正史實録並無之噫正史實録
皆無彼一僧之徵居湘山之遠且生後此
毋慮百餘年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玄
等所脩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

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
子夜之事皆不待辨矣秉筆者似亦知世
俗有此傳疑故於諸帝之崩皆未有書夕
者而此獨書其微意亦可見矣

宋主弟晉王光義立（是爲太宗）

宋主遷宋后于西宮

宋主以弟廷美爲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
封武功郡王德芳爲興元尹

宋以盧多遜同平章事楚昭輔爲樞密使

十二月改元

宋詔群臣論列者即時引對

宋初詔諸道轉運使糾察官吏

太宗皇帝（初名匡義改光義即位更名炅）

丁丑 宋 漢廣運十年 宋太平興國二年

宋主更名炅

宋賜江州白鹿洞九經

夏四月宋葬太祖于永昌陵

宋罷節鎮領支郡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既

戊寅 宋 漢廣運十一年 宋太平興國三年

陳洪進獻漳泉二州于宋

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宋（是歲吳越降五世八十四年）

定難節度使李克睿卒子繼筠代領其衆

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宋制賜文會赦不叙令

己卯 宋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

冬十一月宋主合祀天地于圜丘

初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簽書之名始此

帝自將伐漢契丹遣兵救之

漢主繼元降宋漢亡 是歲遼亡前二主四年 契丹亡後二主八年 共二十二年

所謂五季者梁唐漢晉周是也史稱於梁唐晉周之亡皆不書而獨書漢亡者著漢之亡不在於郭威之代周而在繼元之降宋也其諸吳平蜀陷氏五代史所書漢亡者歟況自唐末以來秦府僭竊者王是始踰歲餘僭偽盡一旦廓清始見天日是亦治亂之一大幾也

漢劉繼文奔契丹

帝遣伐契丹與契丹將戰于高梁河敗績乃還

皇子武功郡王德昭自殺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代領其衆

以楊業為代州刺史

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庚寅(宋)太平興國五年

定差役法

交州亂命將討之

契丹寇飛狐關帝自將禦之

己丑(宋)太平興國六年

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

壬午(宋)太平興國七年

詔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

始以侯陟王明同判三司

判三司名始此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罷秦王廷美為西京留守

趙普白盧多遜交通秦王廷美王溥奏其罪

勒廷美就第尋貶涪陵縣公安置房州

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其弟繼遷叛

走尋以繼捧為彰德節度使

契丹耶律明衮死子隆緒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諸州置農師

癸卯(宋)太平興國八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始分進士為三甲

進士分甲次始此
河決滑州東南流入于淮
契丹復稱本號
秋七月大水
以宋琪李昉同平章事
甲申 宋 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以後雍熙元年
避號於年之上宜於歲前豫爲頒布天下
使遵通戚知之至干歲首卽用以冠年必
使遠邇如一而不至於前後互異所以一
統紀防僞妄也歲至於十一月僅一閱月
而歲終矣顧乃追而改之凡諸內外上下
簿籍文移舉皆更革之不亦錯亂乎
求遺書
浩陵公廷美以憂卒
華山隱士陳摶入朝
立妃李氏爲皇后
賜京師大酺三日
乙酉 宋 雍熙二年
禁增置寺觀
銀麟夏州蕃內附

麝子楚王元佐爲庶人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江水氷
丙戌 宋 雍熙三年
遣將伐契丹取涿蔚等州與契丹戰于岐溝
敗績
楊業與契丹戰死契丹復陷雲朔等城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契丹大舉入寇
張齊賢敗契丹于代州
丁亥 宋 雍熙四年
遣使募兵于諸州
出李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
戊子 宋 端拱元年
春正月親耕籍田
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改補闕拾遺爲司諫正言
作祕閣
賜李繼捧姓名趙保忠遣歸爲定難節度使
侍臣侯莫陳利用有罪賜死

鄧王鉞徙卒

己丑 宋 端拱二年

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

以國子監爲國子學

秋七月彗出東井

都巡檢使尹繼倫大敗契丹于徐河

庚寅 宋 淳化元年

詔歲貸江州義民陳耘粟

詔致仕官給半俸

辛卯 宋 淳化二年

春旱蝗

閏二月朔日有食之

置諸路提刑官

李繼遷降賜姓名趙保吉

置審刑院

以李昉張齊賢同平章事

趙保忠叛降契丹

女真請伐契丹不許自是不復入貢

壬辰 宋 淳化三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趙普卒

癸巳 宋 淳化四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置審官院

封黎桓爲交阯郡王

青神民王小波作亂既而死其黨李順寇掠州縣

以何承矩爲河北屯田制置使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復以呂蒙正同平章事

甲午 宋 淳化五年

李順陷成都遣官者王繼恩討之

趙保吉反寇靈州

李繼隆執趙保忠送京師

王繼恩復成都李順伏誅

立宣政使以授宦者王繼恩

以張詠知益州

以子襄王元傑爲開封尹進封壽王

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宋至道元年

蜀盜平

以呂端同平章事

開寶皇后宋氏崩不成服因貶翰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立子元侃爲皇太子更名恒

丙申 宋至道二年

以太祖孫惟吉爲閿州觀察使

遣將討李繼遷敗之于烏白池

秦晉諸州地日凡十二震

大有年

丁酉 宋至道三年

分天下州軍爲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江西浙東

浙西淮南荆湖福建劍南東劍南西廣南

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春三月癸巳帝崩于萬歲殿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皇太子恒卽位是爲眞宗

尊皇后爲皇太后

李昌齡有罪貶行軍司馬

立郭氏爲皇后

追復涪王迓美爲秦王復封兄元佐爲楚王

以曹彬爲樞密使

冬十月葬永熙陵

追尊生母賢妃李氏爲皇太后

李繼遷請降復賜姓名趙保吉

○宋世史

真宗皇帝諱恒太宗子

戊寅 宋 真宗皇帝咸平元年

春正月彗星見詔求直言

用三司判官王欽若言除逋負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張齊賢李沆同平章事

己卯 宋 咸平二年

詔群臣迎養父母

春閏三月旱求直言

視曹彬疾

樞密使兼侍中魯公曹彬卒帝臨其喪

初給外任官職田

始置講讀學士

此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之始

詔儒臣校定諸經義疏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契丹入寇康保裔死之

帝自將禦契丹

庚辰 宋 咸平三年

范廷召敗契丹

益州盜起陷漢州尋平之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太子太保呂端卒

辛巳 宋 咸平四年

以王欽若正向敏中同平章事

汰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人

頒九經于學校

趙保吉復叛

契丹入寇都部署王顯敗之

壬午 宋 咸平五年

趙保吉陷靈州以居知州事裴濟死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癸未 宋 咸平六年

復以張詠知益州

以西涼首領潘羅支爲靈州西面都巡檢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井鬼

甲申 宋 景德元年

春正月京師地屢震
李繼遷取西涼府潘羅支會蕃部擊敗之繼
遷走死于德明領其衆
皇太后李氏崩
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李沆卒帝臨其喪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契丹大舉入寇羣議和遣曹利用報之
始置閣藏先朝文籍設待制學士
自是每帝崩後皆置閣以藏御書此其始
契丹進寇澶州寇準請帝親征

契丹將蕭撻覽中流矢死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帝渡河次澶州與契丹盟各解兵歸
帝至自澶州
乙巳 景德二年
春正月以契丹和大赦
置國信司
始與契丹歲幣
此宋人納幣夷狄之始夫謂之和者兩相
交好之謂也今契丹圍城遣使與之議歲
幣用銀絹各三十萬定議而歸是則所謂
和者以幣易之也自是歲歲送至境上交
納以爲常嗚呼國家取民賦稅以養兵將
以禦寇也今既養兵矣而又責民貨財以
賂寇又烏用養兵爲哉
秋八月有星孛于紫微
以向敏中知延州經畧西邊
同平章事畢士安卒贈白金五千兩
契丹使來
丙午 景德三年

錄唐張九齡九世孫元吉爲韶州文學
王欽若諸寇準罷知陝州
以宋州爲應天府
以王旦同平章事
置常平倉始令三年以上不舉田充糧廩
交州黎桓死其子龍廷殺其兄龍鉞尋封龍
廷爲交阯郡王賜名至忠
趙德明降以爲定難節度使
丁未 景德四年
皇后郭氏崩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戊申（宋）大中祥符元年

春正月帝與王欽若謀作天書置于承天門

大赦改元

王欽若繇泰山天書帝受之群臣上尊號

史臣曰真宗澶淵既盟封禪事作祥瑞昏

瘝天書屢降導迎奠安一國君臣如病狂

然吁可怪也他日脩遼史見契丹故俗而

後推求宋史之微言焉宋自太宗幽州之

敗惡言兵矣契丹其主稱天其后稱地一

歲祭天不知其幾獵而手接飛鴈鴈自投

地皆稱為天賜祭告而誇耀之意者宋之

諸臣因知契丹之習又見其君有厭兵之

意遂進神道設教之言欲假是以動狄人

之聽聞庶幾足以潛銷其窺覦之志歟然

不思脩本以制敵又效尤焉計亦末矣

作玉清昭應宮貯天書

冬十月帝封泰山禪社首大赦

帝過曲阜謁孔子廟加謚曰玄聖追封從祀

者以公侯伯爵

詔禁銷金

己酉（宋）大中祥符二年

詔禁誘人子弟析家產舉息錢壞濟城

用方士言立聖祖祀之尋加號司命天尊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昇州大火陝西旱蝗

丁謂上封禪祥瑞圖

庚戌（宋）大中祥符三年

交州將李公蘊殺黎至忠封公蘊交阯郡王

頒釋奠先聖儀幷祭器圖于天下

高麗康肇弑王誦而立其兄詢契丹伐高麗

誅康肇

誅內侍江守恩

辛亥（宋）大中祥符四年

春二月帝祭后土于汾陰

加五嶽神以帝號

詔文武官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者許賜對

壬子（宋）大中祥符五年

復以向敏中同平章事

以占城稻種給于民

此中國有旱禾之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犯聖祖諱改孔子諡為至聖

德妃劉氏立為皇后

癸丑（眾）大中祥符六年

禁內臣出使干預公事

除農器稅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甲寅（眾）大中祥符七年

帝如亳州祠老子

以應天府為南京

以寇準為樞密使

上昊天上帝號曰玉皇大天帝

乙卯（眾）大中祥符八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始賜信州道士張正隨號真靜先生

漢張道陵之後世守其法前此未有賜以號也賜以號始於是是後凡嗣世者皆賜以先生號然無階品至胡元乃封為真人給以銀印視三品始有階品矣

丙辰（眾）大中祥符九年

以旱蝗罷諸營建

丁巳（眾）天禧元年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戊午（眾）天禧二年

夏六月彗出北斗已

立子禎為皇太子

己未（眾）天禧三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寇準言天書降于乾佑山以準同平章事

冬十一月己巳帝謁景靈宮庚午享太廟辛未祀天地于圜丘大赦

自是每三歲行禮必三處同舉為永制

以丁謂為樞密使

庚申（眾）天禧四年

夏四月有兩月並見于西南

寇準罷為太子太傅

以李迪丁謂為平章事馮拯為樞密使

內侍周懷政因帝有疾謀欲帝傳位太子事
泄伏誅出寇準知相州再貶道州司馬
李迪丁謂罷謂復以計留學士劉筠不草制
詔皇太子參議朝政
以馮拯同平章事
辛酉 天禧五年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吐蕃唃廝囉來降
初以宦者劉崇超監三館秘閣圖籍
壬戌 乾興元年
春二月戊午帝崩于延慶殿在位二十五年
皇太子禎即位是爲仁宗
尊皇后爲皇太后權處分軍國事
丁謂誣寇準李迪爲朋黨貶準雷州司戶參軍迪衡州團練副使
內侍雷允恭以擅移陵寢伏誅丁謂免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幾盡
以王曾同平章事
貶丁謂崖州司戶參軍
帝與皇太后同御殿聽政
葬永定陵
始給諸州學田
始開經筵
仁宗皇帝諱禎英宗子
癸亥 仁宗皇帝天聖元年
以王欽若同平章事
寇準卒
初置益州交子務
此交會之始按周禮小宰聽稱責以傅別
特民間私相貿貸數萬符驗公家未嘗爲
之濮皮幣惟王侯朝覲用以篤壁民間未
用唐憲宗始爲飛錢之法委錢京師以輕
裝趨四方合券取之以通商賈之孚齎者
其法執券以取錢而非即以券爲錢也宋
真宗時張詠鎮蜀患鐵錢重不便貿易設
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爲一界而換
之富民十六戶主之後富民衰不能償所
負爭訟不息轉運使薛田請官爲置務至
是蜀守臣寇瑊置益州交子務以權其出
入始屬之官而有禁焉自是以後始以楮

代銅交于代錢限年以為界而交易之

甲寅 宋 天聖二年

帝視國子監

立皇后郭氏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乙卯 宋 天聖三年

王欽若死

以張知白同平章事張旻為樞密使

丙辰 宋 天聖四年

夏六月京師大水

詔羣臣內外官通經術者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丁巳 宋 天聖五年

春正月朔帝率群臣朝太后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人君之於母后以子道事之可也而以臣道事之則不可何也

禮於冢子為之服三年以其主宗祀也豈有幾祖宗之位為萬乘之主率臣下北面朝其母於外朝之禮哉

戊午 宋 天聖六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己未 宋 天聖七年

參知政事魯宗道卒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復制舉諸科

秋七月大雷雨玉清昭應宮災

八月朔日有食之

祕閣校理范仲淹以言事出通判河中

庚申 宋 天聖八年

復解鹽通商法

辛酉 宋 天聖九年

出內帑市糧

契丹隆緒死子宗真立

壬戌 宋 天聖十年十一月以後明道元年

復以張士遜同平章事

宸妃李氏卒同平章事呂夷簡請成禮

秋八月宮中火

封趙德明為夏王德明尋卒以其子元昊為西平王

明道二年
春二月彗星見于東北
太后服天子衮冕享太廟
三月太后劉氏崩尊楊太妃爲皇太后
帝始親政罷呂夷簡等
召還言事出外任者范仲淹等
以李迪同平章事
追尊生母宸妃李氏爲皇太后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旱蝗詔求直言
復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贈寇準中書令
廢皇后郭氏黜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
始置說書
以王曙同平章事
趙元昊反
秋八月有星孛于張翼
立曹氏爲皇后
景祐二年
育從弟允讓子宗實于宮中
以王曾同平章事
詔天下求達鍾律者
始作睦親宅
故后郭氏暴卒竄內侍閻文應于嶺南
景祐三年
詔汰冗吏杖其喧訴者配沙門島
詔優給致仕官俸
知開封府范仲淹以言事出知饒州集賢校理余靖館閣校勘尹洙上書救之歐陽脩以書責諫官高若訥皆貶官
初置大宗正司
皇太后楊氏崩
景祐四年
以王隨陳堯佐同平章事
丁謂死
冬十一月地大震
景祐五年十一月以後實元元年

以張士遜章得象間平章事
詔戒百官朋黨
趙元昊僭號于夏州
沂公王曾卒
冬十二月京師地震
以夏竦范雍爲安撫使經畧夏州
丁卯 宋寶元二年
削趙元昊賜姓官爵
詔節省浮費
庚辰 宋寶元三年二月以後康定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李元昊寇延州劉平石元孫戰沒
以內侍王守忠爲都鈐轄
命韓琦安撫陝西琦薦范仲淹
張士遜致仕
宋宰相致仕始此
以呂夷簡同平章事
以范仲淹兼知延州
韓琦遣將攻李元昊白豹城克之
鄜州將种世衡城青澗
禁以金飾佛像
辛巳 宋康定二年十一月以後慶曆元年
李元昊寇渭州任福與戰于好水川敗死
韓琦知秦州
范仲淹坐擅與夏人通書貶知耀州
李元昊陷豐州
分陝西爲四路
壬午 宋慶曆二年
契丹遣使求關南地
以大名府爲北京
以王德用判定州
命宰相兼樞密使
遣知制誥富弼如契丹增歲幣與契丹平
李元昊寇鎮戎軍葛懷敏敗死元昊遂大掠渭州
以韓琦范仲淹龐籍爲陝西安撫經畧招討使
徵處士孫復爲國子監直講
癸未 宋慶曆三年
元昊上書請和

罷呂夷簡爲司徒兼識軍國大事
以晏殊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歐陽脩王素蔡襄余靖爲諫官
遣使如夏州
以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
石介進慶曆聖德詩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許元爲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
始置武學
此武學之始
詔諫官日赴內朝
以范仲淹參知政事富弼爲樞密副使
以韓琦爲陝西安撫使
以張昪之等爲都轉運按察使
更定磨勘法及蔭子法
冬十一月五星皆在東方
十二月河北兩赤雪
甲申 宋 慶曆四年
詔天下州縣立學
詔宮禁市物給實直非所闕者毋市

歐陽脩進朋黨論
作太學帝躬拜孔子
元昊上誓表
范仲淹請行邊以爲陝西河東宣撫使
富弼自請爲河北宣撫使
呂夷簡卒
以杜衍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契丹伐夏夏人敗之與夏平
詔戒文人肆言行怪者
歐陽脩曰人之才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
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
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
冊趙元昊爲夏國主
乙酉 宋 慶曆五年
以賈昌朝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罷范仲淹等所建磨勘蔭子法
罷韓琦知揚州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執中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戌 宋 慶曆六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丁亥 宋 慶曆七年
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
以夏竦同平章事辱改樞密使
貝州卒王則據城反
戊子 宋 慶曆八年
以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討王則誅之以彥
博同平章事
夏襃霄死冊其子諒祚爲夏國主
夏五月無雲而震夏竦免

己丑 宋 皇祐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二月彗星見
以知青州富弼賑饑加禮部侍郎辭不受
以宋庠同平章事
九月廣源州蠻儂智高反
庚寅 宋 皇祐二年
命近臣同三司較天下財賦出入之數
秋九月始親享天地于明堂
詔胡瑗定雅樂

辛卯 宋 皇祐三年
以貴妃兄張堯佐爲宣徽南院使
唐介劾文彥博賂宮掖貶英州別駕文彥博
免
以龐籍同平章事
壬辰 宋 皇祐四年
賢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卒
儂智高陷邕等州遂圍廣州
以狄青爲荆湖宣撫使討儂智高
以范祥制置解鹽

以胡瑗爲國子監直講
癸巳 宋 皇祐五年
狄青破邕州儂智高走死以狄青爲樞密使
陝西轉運使李參始行青苗法於慶州
定內侍員以一百八十人爲額限年五十無
賊犯者始得爲都知押班
以陳執中梁適同平章事
夏及契丹平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甲午 宋 皇祐六年四月以後至和元年

貴妃張氏卒追冊爲溫成皇后

京師大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用牲于社

五月客星出于昴

按史劉羲叟曰客星出昴契丹主其死乎明年宗真果死則昴主胡明矣

以劉沆同平章事

乙卯(宋)至和二年

改封文宣公爲衍聖公

以文彦博富弼同平章事

丙辰(宋)至和三年九月以後嘉祐元年

契丹宗真死于洪基立

召唐介知諫院

知諫院范鎮等請建儲

夏六月大水社稷壇壞

秋七月彗出紫微垣

罷狄青判陳州以韓琦爲樞密使

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包拯知開封府

丁巳(宋)嘉祐二年

翰林學士歐陽脩變文格

契丹來聘

始詔進士預殿試者不黜落

詔間歲一舉士

戊午(宋)嘉祐三年

以韓琦同平章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己未(宋)嘉祐四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仍用牲于社

封周後柴詠爲崇義公

汝南王允讓卒追封濮王

召河南處士邵雍不至

庚申(宋)嘉祐五年

王安石上萬言書

辛酉(宋)嘉祐六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以司馬光知諫院

以王安石知制誥不辭

以曾公亮同平章事

以歐陽脩參知政事

壬寅 宋 嘉祐七年
立宗實爲皇子賜名曙進封鄆國公
癸卯 宋 嘉祐八年
春三月辛未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四十二年壽五十四
鉅鹿公曙即位是爲英宗
尊皇后爲皇太后
帝有疾請皇太后權同聽政
立皇后高氏
葬永昭陵
英宗皇帝諱曙太宗曾孫

甲辰 宋 英宗皇帝治平元年
夏五月帝親政
加韓琦尚書右僕射
內侍任守忠以離間竄嶲州
刺陝西民爲義勇軍
吐蕃木征以河州內附
以宦者爲陝西諸路鈐轄
乙巳 宋 治平二年
詔議崇奉所生父濮王典禮
八月京師大水

丙午 宋 治平三年
契丹復號其國曰遼
詔稱濮王爲親謫侍御史呂誨等外任
春三月彗星見西方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詔禮部三歲一貢舉
此後世三年一開科之始
冬十一月帝有疾
立子頊爲皇太子
丁未 宋 治平四年
春正月丁巳帝崩于福寧殿在位五年壽三十六
皇太子頊即位是爲神宗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以韓琦爲司空兼侍中
立皇后向氏
始命公主行見舅姑禮
歐陽脩罷
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
秋八月葬永厚陵
曾公亮薦王安石召爲翰林學士罷司空侍

中韓琦
京師地震
詔韓琦經畧陝西
夏竦祚卒子秉常嗣
杜鵑鳴于洛陽
按趙汸曰宋治平間邵雍居洛陽聞杜鵑聲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矣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禽鳥氣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鸜鵒來巢氣使之也杜鵑之鳴宋史不書汸謂在宋治平間然治平僅四年故附書於是年之末

世史正綱卷二十五

○宋世史

神宗皇帝 諱頊 英宗子

戊(宋)神宗皇帝熙寧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世道之興衰事幾之起伏皆自夫人爲之而天道亦未嘗不與之相符應焉神宗即位之初首召王安石爲學士明年紀元之始日即食於三朝人事歡興於下天道遠兆於上天人交感之際微矣蓋由此而上則爲英宗仁宗眞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爲哲宗徽宗欽宗以至于南渡乃有宋一代消長升降之會也

詔王安石越次入對

始置僧道度牒

宋朝置度牒始于此

錄唐魏徵狄仁傑後

冬十一月有事于南郊

己(宋)熙寧二年

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

用王安石言創制置三司條例司議變舊法

參知政事唐介疽發背卒

王安石以計罷知開封府滕甫

鄭獬王汾辰錢公輔范純仁以言新法補外

御史中丞呂誨劾王安石出知鄭州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行均輸法

以程顥權監察御史裏行

行青苗法

王安石薦呂惠卿爲崇政殿說書

富弼罷

以陳升之同平章事

增置官觀官

先王設官以治事治事以立國無非以爲民而已故有是事則設是官既設是官則程功計效以上下其秩多寡其祿祿雖出於君而實則民之所供受民之所供而無益於民授之者固非而受之者獨無愧乎宋自王安石行新法而欲去異議者然彼皆先朝舊臣素有聞望一旦去之無名恐

其忠諂乃為祠祿處之嗚呼所謂宮觀者所業何道所以為之使者所治何事而一時士大夫甘心受其羈養而不知恥則又何哉雖然此猶國家方盛之時用以處其又仕而顯異者也若夫南渡以後國計不足之時乃有方登仕途即有祠祿之請者食焉而不理其事雖以入賢君子亦不免焉豈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者哉

以張載為崇文院校書

庚戌（宋）熙寧三年

韓琦請罷青苗法王安石稱疾不朝詔諭起之

嗚呼三代以下人君之信任其臣孰有篤於神宗者哉一入安石之言即惟其言之是信雖以母后之親大臣之舊言皆不入一語或違其心一事少拂其意安石即稱疾不朝上章求去神宗眷之留之至再至三然後肯起切切然惟恐其一旦舍我去而吾不足以有為也嗚呼神宗好治之心如此其切漢唐以來所未有也惜乎加之非其人而安石不足以副之而又有以負之耳然其一念好善求治之心任賢勿貳之意真無愧乎古之帝王使其移是心以待程頤得光明正大之學以為推誠好治之輔三代之治其庶矣乎

司馬光辭樞密副使

始以策試進士葉祖洽以附會新法擢首選

科目以文取士本非三代帝王之法也然既為上人所重而天下靡然趨向之而世道亦由之而升降焉宋自太宗重甲科之選擢居選首者飄取華要有不十年而至宰相者往往多為名臣自治平更三歲之制繼以王安石變一代之法倡一家之言一時士子咸希其意習其說非是無以得高第葉祖洽首迎合安石意得為首選自是士風大壞得人亦不如前非徒無以蒙正王曾者出於其間而所得者皆俞棗蔡薿儉邪小人之輩阿趨時好誣陷善人以成一代之禍亂此無他蓋由王氏之學不

正有以啓之也就謂科舉取士不關於治亂乎

王安石薦選人李定爲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蘇頌李大臨封還制書詔百官坐罪免杖黥著爲令改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以韓絳王安石同平章事行募役法

辛亥 宋 熙寧四年

始以經義取士

此後世經義之始

王安石廢春秋儀禮後世不用儀禮取士始此嗚呼五經之在世猶五行之在天五倫之在人也缺一不可春秋一經自聖人筆削以來至是千五百餘年未有一人敢非而議之者也安石何人敢目之以斷爛朝報言於其君貢舉不以取士序序不以說官經旣不以進讀先儒胡氏謂斷罔論者無所折衷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能遏噫春秋之經聖人手親所筆者世之叛經偕經者有矣未有廢經者也廢經始自王安石安石罪非止一端其立新法作新說罔民以取利敗世以盜名皆其罪之小者也罪之大者惟在於此蓋與廢君叛國者同科若安石者其萬世名教之罪人歟陸九淵曲爲之回護不知何見也

趙秉常兵脇撫寧諸城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

以王安石子雱爲崇政殿說書

命王韶主洮河安撫司事

壬子 宋 熙寧五年

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

嗚呼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善於爲治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在已所行有可議者得人言而亟改之是人之言有益於我也大矣夫如是惟恐吾行之而人不我議議之

而我不聞聞之而我不能改烏可設法以
禁人之議已哉王安石平日所學何事自
謂何乃效衰世君臣竊耳目於群小或
者謂安石直不曉事耳非奸也豈其然哉
行市易法
行保馬法
王安石求去位帝不許
命韋惇經制湖北蠻事
王韶城武勝
觀文殿學士致仕歐陽脩卒

頒方田均稅法
置熙河路
（凡宋）熙寧六年
王韶克河州
置經義局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文彥博罷
始置淮河司
以熊本爲梓夔察訪使
大儒周敦頤卒

卒或書官不書官史例也今周敦頤卒不
書其官而以太儒書何曰此綱目書徵士
陶潛卒之例也自孟子沒後孔孟之學不
絕又矣而周子始倡而傳之然卒未嘗自
言也所遺幾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
開我人教願有功於世教大矣哉
初策武舉士
河州平
行折二錢
（甲寅宋）熙寧七年

春二月大旱詔求直言夏四月罷新法兩
鄭俠上流民圖尋下俠獄復行新法
王安石免安石請以韓絳同平章事呂惠卿
參知政事
初權蜀茶
立手實法
置三司會計司
（乙卯宋）熙寧八年
復以王安石同平章事
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經義

司徒侍中韓琦卒
割北邊地七百里畀契丹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呂惠卿有罪免
九月彗星見
罷手實法
交阯大舉入寇陷欽廉州
丙辰 宋 熙寧九年
交阯陷邕州知州事蘇緘死之
呂惠卿上書訟王安石
王安石免以吳充王珪同平章事
交阯納款治開邊罪安置劉彝沈起隨秀州
遣官者節制西邊彭汝礪等諫不聽
丁巳 宋 熙寧十年
河決澶州
處士邵雍卒
同知太常禮院張載卒
戊午 宋 元豐元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議復肉刑

紀 宋 元豐二年
太皇太后曹氏崩
知湖州蘇軾坐賦詩下獄
庚申 宋 元豐三年
詔詳定官制
定雅樂
秋七月彗出太微垣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辛酉 宋 元豐四年
築河隄
夏人幽趙東常
詔宦者李憲帥五路兵伐夏會于靈州憲後
期不至高遵裕兵潰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吳居厚以言利得爲都轉運使
壬戌 宋 元豐五年
治兵賊罪貶高遵裕等官以李憲爲經畧安
撫制置使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不見
行新官制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尚書左

右僕射參知政事為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
右丞
改王珪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為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城永樂趙秉常遣兵來寇士卒役夫死者二
十餘萬人帝臨朝大慟
癸(宋)元豐六年
趙秉常兵寇蘭州
貶官者李憲官
趙秉常復脩貢
司徒富弼卒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甲(宋)元豐七年
趙秉常大舉兵入寇
始以孟軻配享孔子及荀況揚雄韓愈從祀
司馬光上資治通鑑
王安石以所居為僧寺乞賜額
乙丑(宋)元豐八年
春正月帝有疾
立子傭為皇太子改名煦
戊戌帝崩于福寧殿年三十八
皇太子煦即位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罷京城遷卒
司馬光入臨
大儒程顥卒
為吁程顥其幾於聖人也歟自其幼而學
壯而仕而最凡其所言所行未嘗唯夫道
也而口未嘗自言行未嘗立異其於聖人
所謂中庸之道日用常行由之而不疑而
人亦不疑之也其為御史時也則曰使臣
拾遺補闕裨贊聖政則可使臣掇拾臣下
長短以沽直名則不能其於新法也則曰
新法之行吾實激成之當時目悅不能以
誠感上心遂成今日之禍考其所存所論
皆與一時諸人不同愚故舉其二端以示
學者使世之居官論事者皆以之為法則
士大夫無激切之風而國家享和平之福
矣
以蔡確轉樸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章惇知樞密院事
以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令侍從各舉諫官二人
罷保甲等法
葬永裕陵

哲宗皇帝 諱煦 初名傭 神宗子

丙寅 宋哲宗皇帝元祐元年

劉摯朱光庭等交章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
君子小人勢不並立爲君子者必求所以

勝小人之術然後小人不得肆其惡慝有
禍害也亦不甚焉苟爲不然不量時勢之
可否情分之深淺而輕於用言語筆舌以
相攻擊愚知其不徒不能去之而反甚之
其禍不獨在人臣而且移於國家矣蓋小
人之爲小人也其心亦未嘗不知小人之
非美名也方其爲之之時昧於私欲不能
自克及其既爲之後亦未嘗不自知其非
也但以業已爲之已爲衆人之所指擿雖
欲掩之有不可得者惴惴焉恐其彰著不
已非但失名亦恐因此得禍操心愈危慮
患愈深於是恣其忿戾不肯之心凡可以
掩己惡而中傷他人者無所不至甚至建
異議立奇功以固其位使人不能動而禍
及宗社矣苟當小人惡念未萌之時爲君
子者有以善導而巽入之或盡忠告焉秉
彝好德之心人孰無之安知其無因吾言
而少已者哉縱其人下愚不移不可告語
然無有激發之者則其惡亦將不至於太
甚也元祐諸賢疾惡太甚往往逆料他人
未然之惡而極力詆毀之非但攻小人也
見君子少有纖芥之失即已遽然攻之不
少假借形於章奏者不分輕重淺深一槩
目以奸邪一時人主眩於名實不知所從
故其所言惡多不售其攻小人也小人未
必去適所以自攻其同類而已同類既去
已亦不自保矣於是善類空而惡人得志
肆其報復之心行其狠毒之政遂使生民
受其害國家罹其患縉紳之禍不足言也

蔡確有罪免

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呂公著爲門下侍郎
罷青苗法
司馬光請罷免役錢
召程頤爲崇政殿說書頤上疏論輔養君德
王安石死
王安石直偏拗耳非奸惡也今書以死何
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
以道德經濟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
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三王之盛
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
凶邪排擊忠直躁迫强虐使天下之人嗷
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
海至于榮宣之際而禍亂極矣觀熹所論
豈有正人君子而引用凶邪排擯忠直若
迫殭虐者乎矧其擅廢聖經而敢爲天不
足畏之說其得罪名教也甚矣書之以死
夫豈過乎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詔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黜内侍李憲等于外
置春秋博士
呂惠卿有罪建州安置
夏國主趙秉常死子乾順嗣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以蘇軾爲翰林學士
改封衍聖公爲奉聖公
禁用王安石新經義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宋)元祐二年
程頤蘇軾劉摯等自分黨相攻擊
天下之理二善與惡公與私義與利而已
矣其在人則君子小人所由分焉一於善
則心存乎公行合乎義而爲君子一於惡
則心存乎私行依乎利而爲小人君子小
人如薰蕕冰炭之相反各以類而立其不
相能也必矣爲君子者必不同乎小人爲
小人者必不同乎君子邪正不並立是以
小人慮君子之不吾容君子恐小人之害
吾正協力以相攻則有之矣又不然小人

以勢力相軋名位相逼以小人而攻小人亦有之矣未聞君子以道義而相攻者也其所以相攻者必其有偏黨之私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今觀元祐諸臣皆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也一旦仲於久屈之餘不幸而當群奸誤國之後正當相與同心協力以翼正拒邪猶恐不足以勝之胡乃以私忿小慁自分黨與互相攻擊如此果善乎惡乎公乎私乎義乎利乎蓋其心介乎善惡之際而出入乎公私義利之間比而不周不能公天下以為心也嗚呼彼徒以文章鳴世功名建事者黨同伐異無足怪也若夫以數文為己任自謂繼千載之絕學者而亦視其徒為之而不救正何哉

罷崇政殿說書程頤

戊午（宋）元祐三年

以呂公著為司空同平章軍國事

以呂大防范純仁為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郎

己未（宋）元祐四年

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分經義詩賦為兩科

蔡確以詩得罪再貶新州

劉安世論范純仁黨蔡確純仁自求罷政

按邵伯溫謂公卿大臣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投之死地固何足惜而純仁乃欲薄其罪存大體也而劉安世乃論其黨確至謂其有朋奸之心嗚呼元祐所以變為紹聖者豈但小人之罪哉一時所謂賢人君子者亦未嘗無罪也愚故舉安世一事可以因類推矣

劉安世論求孔毋

庚午（宋）元祐五年

以米脂葭蘆浮圖安疆四砦畀夏人

路公文彥博致仕

召鄧潤甫為翰林學士承旨罷御史中丞梁燾諫議大夫劉安世朱光庭

辛未（宋）元祐六年

以劉摯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

夏五月潮日有食之

翰林學士承旨蘇軾罷

中書侍郎傅堯俞同知樞密院韓忠彥等以論事同異各求罷

大臣以道事君當同寅協恭可否相濟以共成國家之事所見雖有不同而同於爲國豈可人自爲心必遂己而後行哉蓋天下之事端緒孔多其後效之或成或敗亦難以逆觀方事之來也商議之際各罄所見量度其可否虛其心以公聽而觀擇其害者而從之若所見各有不同相與委曲開譬必相洞達而後已萬一相持不決各列上之從上所取既用其一則相與協力斟慮從吏成全之補偏塞罅逆閉其旁出之途期以萬全而無後患政不必其出於己也縱彼所用者不如吾策之良然上之人業已用之則當以國事爲重而不復計其策之出於誰某而幸其事之敗以實吾之言宋世所謂賢士君子者一有議論異同即便求去當國家無事之時猶之可也及乎宗社存亡在乎此舉猶以所主不同潔身求去嗚呼蚤言盈庭人各其見所言亦皆有理也人君未必皆有生知之明灼見之真勢無全用之理苟用其中人之言則衆人者皆當舍已從之朝以共成國家之事而不使其至於債敗可也譬如行舟馬一主帆一主櫓一主篙主人從主帆者之言則主櫓與篙者即棄去不顧幸其舟覆以快吾言之不用不知舟既覆矣吾身能免乎宋世士夫之見絶有類于是爲國乎爲己乎人臣委質事君豈宜如此愚嘗謂宋朝待士大夫極厚而一時士大夫負宋朝者多矣

帝臨國子監釋奠

壬申（宋）元祐七年

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尋致仕

備六禮聘孟氏立爲皇后

以蘇頌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癸酉（宋）元祐八年

以范純仁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秋九月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
帝始親政翰林學士范祖禹首上疏不報
楊畏上疏請紹述神宗
復章惇呂惠卿官
甲戌(宋)元祐九年四月以後紹聖元年
以李清臣爲中書侍郎鄧潤甫爲尚書左丞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雲霧不辨
嗚呼宣仁后崩帝始親政祖禹之疏不報
楊畏之言即入宋朝治亂興亡之幾於此乎判人事變於下天象應於上天人之理
影響如是天變果不足畏哉
罷呂大防
策進士畢漸以對策希時政擢首選
進士首選號爲狀元始于唐而極盛于宋
大爲一時學士大夫之榮選非特人重之
往往見于識兆形於夢寐是天固人所重
而亦重之也其得之者以直言極諫上也
隨問而答者次之趨時好而迎合者不足
道矣夫取一日之長於三年之近數百人
之中固無甚異者而又曲所學以得之所
以爲榮也祇以爲辱哉
罷門下侍郎蘇轍
夏四月詔改元
罷翰林學士范祖禹
以章惇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范純仁罷
召蔡京
章惇以林希爲中書舍人
復免役法
蔡卞請刊定神宗實錄以卞爲國史脩撰
詔進士專習經義
以黃履爲御史中丞
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贈謚貶呂大防劉摯蘇
轍等官
安置范祖禹于遠州
乙亥(宋)紹聖二年
復保甲法
監察御史常安民坐直言貶
丙子(宋)紹聖三年
廢皇后孟氏

冬十月雷大雨雹

丁丑 宋 紹聖四年

追貶司馬光呂公著等官流呂大防等于嶺南大防道卒

以蔡卞爲尚書左丞

降太師致仕文彥博爲太子少保尋卒

編類元祐臣僚章疏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彗星見西方

以邢恕爲御史中丞

編管程頤于涪州

戊寅 宋 紹聖五年六月以後元符元年

咸陽民得五印群臣賀以爲秦璽

劉定之曰此天書之故智也

下文彥博子及甫于同文館獄鍛鍊劉摯梁燾于孫于嶺南以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安惇爲御史中丞

章惇蔡卞請追廢宣仁聖烈皇后以皇太后言而止

再竄范祖禹劉安世祖禹卒于化州

京師地震

平夏城成趙乾順來寇敗之

己卯 宋 元符二年

契丹爲夏請和

河決內黃

城會州

立妃劉氏爲皇后竄右正言鄒浩于新州

庚辰 宋 元符三年

春正月己卯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六年壽二十五

皇弟端王佶即位是爲徽宗

皇太后權同聽政

尊皇后劉氏爲元符皇后

立皇后王氏

詔求直言以崔鶠爲相州教授

召陳瓘鄒浩

詔許劉摯梁燾歸葬録其子孫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陳瓘上書論國是

按國是之說始于孫叔敖其言曰夏禁商

封不定國是而以合其取舍者為是不合其取舍者為非叔教之意亦不專以其私取舍者為是非而以衆人之所同取舍者為是非此國是之說所由起也王安石始自是其是而盡非天下之人以為國是益借叔教之言以文其奸耳目徵京下輩祖述其說以箝天下之口行一己之私遂至宗社丘墟神州陸沉安石之罪大矣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衆人以為是則是衆人以為非則非矣合天下之人之言咸以為是而不非之者是則所謂國是也因時隨事擇其可否權其輕重而必原於天理之正合於人心之安斯則所謂國是者乎政不必立為一定之名以必天下人之同己也

以韓忠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復范純仁等官徙蘇軾等于內郡

詔復哲宗廢后孟氏為元祐皇后

蔡卞有罪免

追復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官爵

皇太后罷聽政

秋八月葬宋泰陵

章惇有罪免

復以程頤判西京國子監

蔡京有罪免削林希官

改韓忠彥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曾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宋世史

徽宗皇帝 神霄 佑神 赤子

庚子 宋 帝佶建中靖國元年

春正月朔有赤氣亘天

高平公范純仁卒

皇太后向氏崩

貶章惇雷州司户參軍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罷權給事中陳瓘等

復蔡卞邢恕等官

契丹洪基死孫延禧立

辛丑 宋 崇寧元年

追封孔鯉泗水侯汲泗水侯

太原等十一郡地震

罷韓忠彥

復追貶司馬光等四十四人官禁其子弟不得官京師

詔籍元祐元符黨人

以蔡京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焚元祐法置講議司於都省蔡京自爲提舉

作辟雍

帝親書黨人碑立于端禮門

小人欲空人之國則肆爲朋黨之說君子指小人爲黨小人亦指君子爲黨甚至君子亦自指君子以爲黨而小人亦然矣以黨敗人終以黨敗國宋自元祐以來黨論滋起互相指斥不復能辨衣冠塗炭垂十年至于崇寧其禍極矣嗚呼有國者其尚公以存心恕以待物無偏無黨一惟理之是準庶幾消朋黨之禍於未然哉

壬寅 宋 崇寧二年

復廢元祐皇后

以蔡卞知樞密院事

安置任伯雨等十二人于遠州

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尊元符皇后劉氏爲皇太后

除故直秘閣程頤名

更鹽鈔法

詔宦者童貫監洮西軍

令州縣立黨人碑

戊申 宋 崇寧三年

鑄當十大錢

命謫徙魏漢津定宗鑄九鼎

春三月大內火

以復鄒廓州封蔡京爲嘉國公

以王安石配享孔子位次孟軻

重定黨人刻石朝堂

罷科舉法詔天下取士悉由學校升貢

復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大蝗

己亥 宋 崇寧四年

始令州縣學以諸儒從祀孔子

蔡卞罷

以宦者童貫爲熙河蘭湟秦鳳路經略安撫制置使

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尋罷

趙乾順遣兵寇涇原

置四輔郡

以朱勔領花石綱

始置諸路提舉學官

章惇死

庚寅 宋 崇寧五年

春正月彗出西方長竟天

詔求直言毀黨人碑復謫者仕籍

蔡京有罪免

復以趙挺之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草蔡京弊政

策進士蔡薿以阿附得首選頒所對于天下

按史稱宋自太宗設科士居首選者讀取華要而亦多忠亮雅厚之士自王安石改新法作新經士習始變倫魁所得多齷齪庸流而蔡薿尤爲險邪大爲科目之累由王氏之學不正宦人心術橫潰爛漫并邪家而覆之孟子必辨邪說正人心正謂此也

辛卯 宋 大觀元年

復以蔡京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以京子攸爲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立八行取士科

蔡京以蔡攸爲給事中
大儒程頤卒
方軫上書言蔡京流軫于嶺南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加蔡京太尉
戊(宋)大觀二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童貫復兆州加檢校司空
詔以孔伋從祀孔子廟

此子思從祀之始

己(宋)大觀三年
右正言陳禾以言童貫被謫
孟翊言宋將中微流于遠方
蔡京有罪免
以何執中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詔蔡京以太師致仕留京師

庚(宋)大觀四年
夏五月彗出奎婁
石公弼等論蔡京罪降京太子少保出居杭州

辛(宋)政和元年
遣鄭允中及宦者童貫使遼
鬻官陳瓘于台州
童貫以遼李良嗣來賜以國姓
壬辰(宋)政和二年
復蔡京太師賜第京師詔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夏六月白虹貫日
禁史學
更定官名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相三少副之尚書左僕射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爲少宰兼中書侍郎
加童貫太尉

癸(宋)政和三年
追封王安石爲舒王子雱爲臨川伯從祀孔子廟

以何執中爲太宰
丕后劉氏自殺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改公主爲帝姬
以何執中爲少師
賜方士王老志王仔昔先生號
冬十一月祀天于圜丘以天神降詔百官
置道階
甲申(宋)政和四年
春二月月犯鼎
遼女真阿骨打起兵叛遼遼遣將伐之爲所
敗
以童貫爲陝西經略使
乙酉(宋)政和五年
遼女真阿骨打僭號于按出虎水國號金
立子桓爲皇太子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作明堂
遼伐女真
女真取遼東龍帝

舊史於女真稱帝建國之後即以金書而
史綱始終以女真書何此朱子綱目之書
法也綱曰於晉天福二年既書契丹改號
遼矣然旨是以後有事仍書以契丹之舊
未嘗因其稱遼而遂之此其例也或曰金
人執二帝奄有中原而高宗受其冊命稱
臣奉表固非遼比也烏得同鳴乎誠若此
言是奚奴也夫奚狄虜化外守疆域是其
分也奚而守分在所當奬越我邊防偕我
名號其犯分甚矣又從而奬之是豈聖人
作春秋之意哉無教之意若何曰楚祝融
之後先王之所封也而國在九州之中聖
人以其僭王也故不書以楚而以荆書其
書於越也亦然況女真純乎奚狄生乎沙
漠之外而又姦蔑我中國之主奪其本號
夫豈過哉

王厚攻夏城庶河城敗績匪不以聞

丙申(宋)政和六年
賜方士林靈素號通真達靈先生
立道士學

女真取遼東京州縣
詔蔡京三日一朝總治三省事
以鄭居中爲太宰劭正夫爲少宰
帝上昊天上帝徽號
莫尊於天天神之最尊者上帝也謂之昊天上帝帝者主宰之稱以帝稱之而又加以天天之上加以昊帝之外加以上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天之大不可名帝之尊無以對天之下地之上無一物而非天所有無一事而非帝所主故祀之也牲必以

犢器必以陶匏席必以藁越蓋以物無足以稱其德光始以是寓吾誠而已祀之者尚不敢以備物恐或有以褻之況敢以虛誕之辭而加之冲漠之表乎其爲褻也大矣夫以中材之主而臣下加之以美稱彼且嘵然恐知其諛己也孰謂天帝而可以虛辭諂乎夫君之事天猶臣之事君也臣瀆乎君必遭君之誅君瀆乎天安能逭天之譴乎是故唐玄宗崇天帝位號於天寶於是乎有漁陽之變宋徽宗上玉皇徽號於政和於是乎有黃龍之禍嗚呼可畏也哉

趙乾順寇涇原屠靖夏城
削宋政和七年
大理入貢始封以王
此大理入貢中國之始
始給道士俸
帝聽林靈素講道經
道士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嗚呼人君受命于天以爲天子踐祖宗之

作繼先君之體以爲臣民華夷之主稱之曰皇帝蓋無以加矣徽宗乃諷道士以朕乃上帝元子爲太霄帝君憫中華被金狄之敎遂戀上帝顧爲人主令天下稱于正道鄉可冊朕爲敎主道君皇帝考封冊之制惟天子得行之道士何人敢以此而加之君上徽宗承神宗之遺體而自謂爲上帝之元子爲中國之帝王而自謂爲太霄之帝君不知徽宗風生而幼悟此歟或得之夢寐也抑或亦方士華爲之言乎堂堂

萬乘之主龍龍九重之尊乃受方士之冊
不爲儒教之主而主異端之教不爲萬乘
之君而爲道士之君本欲以自尊自大而
不知適以自卑自小也但其所謂中華被
金狄之言遂成完顏氏之讖豈非神鑒昏
濁鬼或使之以儆天下後世歟
命蔡京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起復鄭居中爲太宰以余深爲少宰
誅方士王仔昔
有星如月南行

以宦者童貫領樞密院事
作萬歲山
侍御史黃葆光劾蔡京被貶
女真遣使求封冊于遼
戊(宋)政和八年十一月以後重和元年
以王黼爲尚書左丞
始遣使浮海通女真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宦者童貫爲太保
秋九月按庭大火
立周恭帝後
己(宋)重和二年二月以後宣和元年
詔更寺院爲宮觀僧爲德士
女真來聘
以余深爲太宰王黼爲少宰
以張邦昌爲尚書右丞尋以爲左丞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五月京師大水起居郎李綱上言被貶
趙乾順使來授以詔棄之
以宦者童貫爲太傅封涇國公

帝幸蔡京第
頒紹述熙豐政事書于天下
帝數微行
召楊時爲秘書郎
庚(宋)宣和二年
斥林靈素
遣趙良嗣如女真約攻遼
女真侵遼上京
勒蔡京致仕
女真來議攻遼及歲幣遣馬政報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加內侍梁師成太尉
青溪民方臘反陷睦歙杭等州
以王黼爲太宰
遣宦者童貫討方臘
丁丑 宋 宣和三年
鄧洵武死
罷蘇杭州造作局
梁山泊盜至海州爲張叔夜所擒
方臘寇秀州官軍敗之
方臘平
大赦
復置應奉司
黑眚見于禁中
加宦者童貫太師封楚國公
遣宦者李彥括民田于京東西路
女真侵遼中京
戊 宋 宣和四年
以蔡京子攸爲少保
女真克遼中京耶律延禧走雲中

前左司諫陳遘卒
女真襲遼軍延禧走夾山
遼李處溫遣耶律淳僭號于燕京 奉表于金
求爲附庸
女真克遼西京
童貫等勒兵巡邊以應女真
女真克遼東勝詰州
童貫擊遼敗績詔班師
遼耶律淳死其妻蕭氏誅李處溫
夏人救遼女真敗之
童貫再舉伐遼以劉延慶爲都統制
初收經制錢
女真阿骨打襲遼主遼主敗走
朝散郎宋昭上書請誅童貫王黼蠲除其名
女真遣使來命趙良嗣報之
遼將郭藥師以涿易來降
劉延慶遣兵襲遼燕山敗績
以蔡攸爲少傅
女真來議燕地遣趙良嗣求營平灤二州
加郭藥師武泰節度使

女真克遼燕京

癸卯 宋宣和五年 金天輔三年 遼天慶五年 夏元德元年

遼奚回離保自稱奚帝

女真遣使來賀良嗣復如女真

以王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同知府事

女真以遼平州為南京而以張覺留守

女真來歸燕及涿易檀順景薊之地

童貫蔡攸入燕

女真襲遼主延禧于青塚延禧走雲內

以楊時為通英殿說書

以王黼為太傅總治三省事

遼延禧奔夏其臣蕭特烈立其子梁王雅里

張覺以平州來歸

童貫致仕以內侍譚稹為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禁元祐學術毀司馬光等文集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阿骨打死弟吳乞買立

遼雅里死蕭特烈復立未烈尋為亂兵所殺遼帝幸王黼第觀芝

女真襲平州張覺奔燕山

詔殺張覺函首以畀女真

女真歸武朔州

甲辰 宋宣和六年

夏稱藩于金

女真來索糧不與

春閏三月京師河東陝西地震

科免夫錢

遼延禧復東勝等州

復以童貫領樞密院事兩河燕山路宣撫使

以白時中為太宰李邦彥為少宰

王黼有罪免

置講議財利司

詔蔡京復領三省事

河北山東盜起

乙巳 宋宣和七年

女真獲遼主延禧以歸是歲遼亡凡九世二百十年

遼耶律大石立于起兒漫勒蔡京致仕

復元豐官制

封宦者童貫為廣陽郡王

嗚呼宦者真封王始見耳此嗚呼王者封而至于嬖倖之臣其君可知矣其時世可知矣噫

前侍制劉安世卒

王儗曰安世忠直有餘特疾惡太甚以激小人之怒及章惇得志流毒縉紳貽患至今朋黨之禍禍于四海嗚呼天下不幸小人竊君之權使生民受弊為君子者宜求所以勝小人之術而無務於口舌力爭啓其狠戾不肖之心以重天下之不幸庶幾其有濟也夫

懷河等處地震而裂

秋九月有猴升御榻而坐

冬十月女真分道入寇

太常少卿傅察使女真不屈死之

召种師道為兩河制置使

廣陽王童貫自太原逃歸

女真陷朔代州遂圍太原

女真入檀薊州

郭藥師叛降女真女真盡陷燕山州縣

始罷花石綱及內外製造局

悉以禁旅付內侍梁方平守黎陽

以皇太子為開封牧

下詔罪己

詔曰朕獲承祖宗休德託于士民君子之上二紀于茲維兢業存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縉紳賢能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困軍旅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酤權已盡而羊利君門肆諛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官貨災異薦見而朕不寤庶衆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何及愚按此詔乃徽宗招伏狀也錄之于此以示後世使世主觀之以為永鑑當無事時凡所施行有類其中所述者宜亟改之事治後時無及之悔云

詔天下勤王許臣庶直言極諫罷道官及行幸諸局

召諸古斜卿中樞兵入援
以吳敏爲門下侍郎
帝傳位于皇太子十在位二年
皇太子桓卽位欽宗
尊帝爲教主道君太上皇帝皇后爲太上皇后
有鴟鳴于郊宮瑞誠殿
以李綱爲兵部侍郎
立皇后朱氏
遣使如女真告內禪

太學生陳東上書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彦朱勔王黼童貫

欽宗皇帝桓徽宗子

丙午 宋帝桓靖康元年
春正月詔許中外臣庶直言得失
按史自金人犯邊屢下求言之詔事稍緩則沮抑言者當時有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之語嗚呼後世爲國者當使言路與城門並開天下國家豈有危亡之禍哉

壬申女真陷濬河
王黼李彦伏誅
太上皇奔亳州遂如鎭江
帝欲出避敵李綱留之以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兼親征行營使
以李邦彦爲太宰張邦昌爲少宰
遣使督諸道兵入援
癸酉女真犯京師兵屯牟駝岡
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賊於其閒至是遂金人據之資其芻豆飼馬得以久留嗚呼後世積蓄者盍爲城守其毋爲大盜之資乎
李綱督兵禦女真何灌力戰而死
女真遣使勒取金帛割地以和帝從之
李綱以言不用求去位
嗚呼茲何等時而綱欲去耶去又將何之耶夫人臣事君有死無貳雖是時也宗社之危僅如一髮之引千鈞捴正人臣捐軀報國之秋去之之言固不可前諸公況敢出諸口耶然則爲綱計奈何異形泣血披

肝憂膽明言事勢至此無可和之理言既
不從繼之以死又不然姑從其計以緩其
間爲之委曲彌縫死中求生萬一或有可
濟之理綱計不出此而欲求去茲豈人臣
委身事君之義哉
詔出內帑及括僧士民金帛遣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往女真軍爲質
种師道入援以師道統四方勤王兵
梁師成伏誅
二月丁酉姚平仲襲女真營不克
罷李綱以謝女真
太學生陳東等上書復以李綱爲京城防禦
使
始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以肅王樞質于女真康王構還
丙午割三鎮地畀女真女真北去
以張邦昌爲太宰吳敏爲少宰李綱知樞密
院事
姚平仲以兵入援
种師道罷
以楊時兼國子祭酒
女真圍太原
以徐處仁爲太宰
太上皇后至自鎮江
太上皇召李綱
太上皇至京師
立子諶爲皇太子
罷王安石配享孔子猶從祀
种師中與金人戰死之
以李綱爲兩河宣撫使尋召還
天狗星殞
彗出紫微垣
蔡京童貫趙良嗣伏誅
復以种師道爲兩河宣撫使
甲寅女真復分道入寇
遣使如女真軍來緩師
女真陷太原副都總管王稟等死之
蔡攸朱勔伏誅
冬十月罷李綱知揚州尋安置于建昌軍
置四道都總管府

唐恪耿南仲主和議罷西南勤王兵
女真陷真定都鈐轄劉翊死之
兩河宣撫使种師道卒
御史中丞呂好問劾大臣畏懦誤國坐貶
女真陷河東諸州郡尋渡河陷西京
遣使如女真軍請和
下哀痛詔徵兵于四方
遣康王構如女真軍不至還次相州
以范致虛為陝西五路宣撫使會兵入援
閏十一月丙申女真再犯京師

女真粘没喝屯于青城
張叔夜將兵勤王
復元豐三省官名
以何栗為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
女真陷懷州守臣霍安國等死之
詔康王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
彗星長竟天
丙辰京城陷帝幸女真營請降
康王構帥師入援次于東平
帝至自女真營遣使割兩河地畀女真兩河

民不從
女真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匹
丁未(宋)靖康二年五月以後建炎元年
春正月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女真營
副元帥宗澤大敗女真于衛州
遼耶律大石復立于虎思斡耳朵
丁未大風霾雲霧四塞
丁卯太上皇及后妃宗戚至女真營吏部侍郎李若水死之

嗚呼宋人以忠厚立國而其敗也受禍乃慘于晉人何哉是非獨天數蓋亦人謀之不臧也所謂人謀之不臧奈何以方虜騎之未渡河也拒禦之計莫急於防扼河津可用汪立信沿江之策及虜勢不可遏也自全之計莫切於權行避敵可用唐玄宗幸蜀之策若夫車駕既行京城防守之計又莫要於堅壁清野可用周亞夫斃吳之策何也自古立國必據險阻宋都汴梁平原之地而與彊虜為敵所以限之者一河

耳謀國者不知棟險以守境危急之際乃以要害之地附之膚腐闇人虜之渡河如履平地既邊笑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二三千人守此吾豈得渡耶當時誠有能建策如汪立信沿江之守盡出內地之兵以實外禦四五十里而為一屯屯有守將十屯而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則參倍其數而命一大將領勁兵數萬往來巡督況河面比江面為不遠用兵不多雖虜兵併聚而來然亦可以少延月日而吾之勤

王兵日集矣若夫真宗澶淵之寇王欽若勸幸江南陳堯叟勸幸蜀當全盛之時為遷幸之說誠為失策靖康之際則非景德比矣豈敢有唐乎唐玄宗避安祿山之寇而幸蜀肅宗起於靈武遂復唐祚其後德宗幸奉天僖宗幸興元皆用此策也況女真又非唐三寇比其意在於金幣而不在土地其技長於野戰而不能攻城觀其得汴京既以與張邦昌邦昌不能立又以與劉豫其意蓋可見矣使當時謀國者當虜

騎尚遠之時先請上皇率六宮以幸江南過近之際繼擁欽宗領禁兵以巡襄鄧二帝在外號召四方之兵以為救援京師之舉京城之守則付之大臣如李綱者使之內堅城壁外清草野屯重兵而不動閉重門以自居彼欲縱兵以遠追慮吾抵其歸路彼破碎暴以劫掠則又野無所得其勢自然不能久居而有畏散之心矣然後遣使與之通好或增歲幣或遣重臣縱有屈抑不至受禍如此之慘矣說者徒以人君

死社稷為言且謂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嗚呼此老生之常談爾盍量其君曰彼能死社稷吾乎都城雖堅孰能守之乎吾之言彼能始終聽之不移乎苟不能然孰若委任一人如漢人之用周亞夫者以守都城雖以九重宣命三軍夜然呼不少動如是則號令出乎一人持守定而事功易集以俟機便使虜之所以令其下刻期以取效者皆過期而不應其徒衆自然解體後有所言皆不之信而主謀者亦且

持議不固其心不能以不離其勢不能
以不散計不出此乃苦留車駕又併其已
出者而返之遂使九族六宮盡遭荼毒嗚
呼誰之咎數迨夫高宗之中興也父母兄
弟盡在他人手中爲所劫質一舉手動足
輒有防礙遲致不能獲不共戴天之讎以
貽千萬古之笑恨嗚呼天乎人乎

女真以金帛不足殺户部尚書梅執禮等

康王次于濟州

女真議立異姓執孫傅張叔夜秦檜

女真以僞號加張邦昌邦昌受之宣贊舍人
吳革率衆討邦昌不克死之是日風霾日暈
無光

女真奉太上皇倍帝揜北行盡脅其后妃太
子親王公主等以從

女真實脇二帝也而書以奉何鳴呼中國
雖弱奚狄雖强而天地之大名分故在也

呂好問馬伸勸張邦昌請廢后孟氏出宮尊
爲宋太后

夏五月康王構即位于南京建元建炎是爲高宗

遥尊靖康帝曰孝慈淵聖皇帝

以黄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彦同知樞密院
事

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元祐太后遥尊母韋氏
爲宣和皇后遥立夫人邢氏爲皇后

以張邦昌爲太保封同安郡王

召李綱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置御營司

論主和割地罪竄李邦彦吳敏等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等官

女真遣簽樞密院事張叔夜至界河死之

女真陷河中府及解絳等州

黄潛善汪宗澤出知襄陽府

安置監察御史張所于江州

李綱至行在上十議

以黄潛善爲門下侍郎

安置張邦昌于潭州賜死其黨王時雍等有
差

贈李若水霍安國劉韐官詔諸路訪死節之

女真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吳乞
買不聽
以李綱兼御營使
子夢生
復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官爵
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遣使通問二帝
立沿河江淮帥府
以宋康爲東京留守康王不肯請帝還京師
虎翼幹离不死

殺宋齊愈
奉元祐太后如揚州
命耕分討江淮群盜
以李綱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善
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更號元祐太后曰隆祐太后
侍御史張浚劾尚書左僕射李綱綱落職提
舉洞霄宮
殺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
張邦昌伏誅

女真陷河北州郡
帝如揚州
安置李綱于萬安軍
遣王倫如女真
女真分道入寇

○宋世史

高宗皇帝 徽宗第九子

帝(宋)高宗皇帝建炎二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女真陷鄧州范致虛出奔安撫使劉汲死之

女真犯東京宗澤敗之

女真破永興軍經略使唐重死之

內侍邵成章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竄之

以劉豫知濟南府

河北盜降于宗澤

女真陷淮寧知府事向子韶死之

女真焚西京

以信王榛爲河外兵馬都元帥

進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女真

詔錄世忠會宗澤宗女真

以王彥御制陝西諸軍曲端爲都統制

東京留守宗澤卒

以杜充爲東京留守

殺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罪誦監

濮州酒我

女真吳乞買稱太上皇信爲昏德公帝桓爲

重昏侯居于韓州

舊書金於二帝皆曰廢曰封而此曰稱何

不予夷狄之漬中國主存大分也當是時

虜之殘橫吾中國之人固莫如之何也已

矣若夫易世之後而又從其所爲不反之

於正焉則人紀者勝天於無可定之時矣

是故彼實廢也而書以稱使後世之戎狄

知天理之不可滅天經之不可犯彼雖如

此爲之而天下後世不以彼爲然不敢與

其鬬力用其私智以潰亂我天經則吾中

國之主豈其尊安矣乎然則二帝皆書以

名何明安國曰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

罪猶有恥焉勇甚矣春秋之法諸侯不生

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狄使有國

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隆祐太后如杭州

女真陷濮州知州楊粹中死之

朝享祖宗神主於壽寧寺

郊大赦

劉豫叛降女真

女真陷汴京挺刑郭永死之

汪藻曰靖康之禍以二百年全盛之中國而在位皆拘攣章句之徒謂名節非所急士之精銳銷喪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頭鼠竄惟永不為世所推移以身徇國當是時以卻死者若劉韐李若水向子諲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是章章尤著者也

以黃潛善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女真陷襄陽府禁軍士發孔子墓

以張浚參贊御營軍事

配宋建炎三年

春正月帝在揚州

女真陷徐州知州事王復死之

女真兵入淮泗陷天長軍

帝奔鎮江亟如杭州

以呂頤浩守鎮江

女真陷晉寧軍知軍事徐徽言死之

帝至杭州即州治為行宮

女真焚揚州黃潛善汪伯彥以罪免

贈陳東歐陽澈官

以朱勝非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命張浚駐平江

二月苗傅劉正彥作亂劫帝傳位于皇子旉請隆祐太后臨朝

張浚呂頤浩會兵討賊

夏四月帝復位

呂頤浩張浚兵至杭苗傅劉正彥夜遁

以呂頤浩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禁內侍干預朝政交通外官

重正三省官名

帝如江寧

立子旉為皇太子尋卒

鄉貢進士李時雨請選立宗子

遣洪皓如女真女真拘之

苗傅劉正彥伏誅

女真大舉入寇

以張浚爲川陝宣撫處置使
范瓊有罪伏誅
升杭州爲臨安府
詔李邴等奉隆祐太后如洪州
以呂願浩爲尚書左僕射杜充爲尚書右僕
射並同平章事
帝如臨安府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陷南京
帝如越州
女真兵趨江西隆祐太后如虔州
帝如臨安府未至復如越
知徐州趙立將兵勤王敗女真于淮陰
女真渡江入建康杜充叛以降通判楊邠又
死之
帝如明州
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
江淮統制岳飛敗女真于廣德
女真陷越州遂寇明州楊沂中敗之于高橋

女真屠明州帝如温州
女真陷陝州知州事李彦仙死之
女真屠潭州
女真入東京
女真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
女真入中國未久即以華風變其國俗蒙
古不如之遠矣今中國猶有習夷俗者何
哉
女真兀术引兵北還至平江大掠
遣使迎隆祐太后于虔州
女真入澧關
帝還越州
韓世忠大敗女真于江中
以范宗尹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趙鼎簽
書樞密院事
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
張浚遣兵復陝西州軍
二帝居女真五國城
建州范汝爲作亂
隆祐太后至越州

女真以僞號加劉豫於大名
女真陷楚州趙立死之
張浚兵敗于富平
秦檜偕其孥來自女真
女真寇熙河劉惟輔死之
女真大索客户拘殺之
辛(宋)紹興元年
春正月帝在越州
以秦檜參知政事
隆祐太后孟氏崩
上虞縣丞婁寅亮請育太祖後
封太祖後令話爲安定郡王
張浚殺前威武大將軍曲端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
院事
詔贈程頤直龍圖閣
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
復脩日曆
長星見

升越州爲紹興府
吳玠及其弟璘大敗女真兵于和尚原
初置見錢關子
女真以陝西地界劉豫
壬(宋)紹興二年
春正月帝在紹興府
韓世忠平建州
帝如臨安
起李綱爲湖廣宣撫使
詔呂頤浩都督諸軍開府鎮江
女真以其兄孫晟爲諳班勃極烈
諳班勃極烈其國儲貳也金[illegible]
元仁宗不如宋太宗視之亦有[illegible]矣
劉豫徙居汴是日大風振屋
詔編次建炎以來譜諜
育太祖後伯琮于宮中賜名瑗
秦檜免
秋八月彗星見
王倫還自女真
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
女真大殺遼宗室
李綱平湖南群盜
始收諸路月樁錢
召張浚知樞密院事
癸丑 宋紹興三年
春正月帝在臨安
詔春秋望祭諸陵
女真入興元劉子羽擊破之
遣韓肖胄使女真議和
岳飛平江廣群盜
命韓世忠岳飛等分屯沿江諸州
韓肖胄偕女真使來
甲寅 宋紹興四年
吳玠大敗女真兵于仙人關
落張浚職居福州
重脩神宗哲宗實錄
以岳飛兼荆南制置使復襄陽等六郡
以趙鼎知樞密院事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
遣使如女真通問

劉豫使其子麟以女真兵入寇
以趙鼎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韓世忠大敗女真于大儀
帝自將禦女真次于平江
起張浚知樞密院事視師江上
女真圍廬州岳飛救之敗走
女真兵退
乙卯 宋紹興五年 金主亶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吳乞買死兄子亶立

金主之死舊皆書卒此以死書何本宋子
綱目書法也綱目於阿保機德光皆以死
書故爾或曰遼人僅得山前山後數州之
地金則奄中原而有之例之於遼可乎蓋
論事者當以理之正否不當計其地之廣
狹也揆之以春秋之法華華夷夷天地之
常經古今之大限也夷而居夷之地正也
亦其分也夷而侵中國之地則非正矣作
史者當計其侵之多寡而定其罪之輕重

禹苟以得中國之地多即興而進之豈非示則於夷狄使之依例倣倣為小國無窮之害哉或曰綱目於五胡皆以卒書何曰五胡雖夷狄之種然皆生於中國之地固非阿保機阿骨打化外之夷之比也例之於匈奴突厥彼又何辭

帝還臨安

以趙鼎為尚書左僕射張浚為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始作太廟于臨安

置總制司

命張浚視師潭州

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

龍圖閣直學士楊時卒

上皇佶亡于女真五國城（年五十四在虜九八年）

遣使如女真中書舍人胡寅諫不聽出知邵州

岳飛平楊太

以李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

金伐蒙古

丙（宋）紹興六年

張浚會諸將于鎮江

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

地震

以陳公輔為左司諫

劉光世復壽春

以秦檜為行營留守

帝如平江

岳飛請進軍恢復中原不許

女真劉豫分道寇淮西楊沂中等敗之于藕塘

張浚還自鎮江

韓世忠敗女真兵于淮陽

陳公輔請禁學程頤者

丁（宋）紹興七年

己

復置樞密使以張浚兼之

始聞上皇及太后之喪帝成服

以秦檜為樞密使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遣王倫如女真

三月帝如建康
追尊帝母韋氏爲皇太后
召胡安國安國上疏乞崇程氏學未至而罷
虜酋粘没喝死
鄭瓊以衆叛降劉豫殺吕祉張浚免罷都督
府安置浚于永州
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召尹焞爲崇政殿説書
金降劉豫爲蜀王
韓世忠岳飛請復中原不報

王倫還自女真尋復遣之

戊午 宋紹興八年

胡安國進春秋傳
帝至臨安
始定都臨安
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王庶視師江淮
王倫偕女真使來
賜衍聖公孔玠田奉先聖廟祀于衢州
秋七月彗星見
王倫復如女真定和議
趙鼎罷
秦檜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
女真以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來言歸河南
陝西之地
女真使至命秦檜與聚宰受書
直學士院曾開不肯草國書罷之
樞密院編脩官胡銓極言屈已之非坐貶

己未 宋紹興九年

以與女真通和大赦

遣宗室士衮等詣河南脩奉陵寢
以王倫爲東京留守
女真歸河南陝西地
李世輔自夏來歸賜名顯忠
夏李乾順卒子仁孝嗣

庚申 宋紹興十年

王倫如女真爲所執
遣莫將使女真
觀文殿大學士隴西公李綱卒
女真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

詔吳璘節制陝西諸軍
吳璘敗女真復扶風城
東京副留守劉錡大敗女真兵于順昌
岳飛遣兵敗女真兵于京西
秦檜主和議遣使諭岳飛班師
女真寇涇州田晟破走之
岳飛收復河南諸郡
安置趙鼎于潮州
秦檜以其黨王次翁參知政事
岳飛擊走女真兵于鄧城追至朱仙鎮大破
之遣使脩治諸陵
兩河豪傑帥衆歸岳飛
秦檜連遣使召岳飛河南州郡復陷于女真
秘閣脩撰張九成等言和議非計坐貶
女真屠宿州
遣使諭韓世忠罷兵
女真陷慶陽府經畧使王忠植死之
女真封孔子四十九代孫璠爲衍聖公
辛酉 宋紹興十一年 金皇統元年
王德復和州
楊沂中劉錡敗女真兵于柘皐遂復廬州
女真改稱太上皇佶爲天水郡王帝桓爲天
水郡公
詔張俊楊沂中劉錡班師
女真陷濠州
秦檜罷諸將兵權以韓世忠張俊爲樞密使
岳飛爲副使
進秦檜爲尚書左僕射
罷淮北宣撫判官劉錡
罷岳飛爲萬壽觀使奉朝請
吳璘收復陝西諸州詔班師
秦檜奏遣魏良臣爲金國賀議使
帝下岳飛于大理寺獄
按岳飛之死世皆以爲秦檜矯詔殺之而
此特筆帝下飛于獄何高宗非幼弱昏昧
之主檜非承其意決不敢殺其大將藉使
檜矯其詔以殺飛則必高宗之爲君可以
欺而蔽也春秋於其臣不能討賊而又不
越境而還歸之以弒逆之獄然則高宗之
於飛既不知檜之矯詔又不能正其檜誅

之罪準以趙盾之誅又安能逃殺戮功臣之罪哉況宋史何鑄傳明言鑄白飛冤而檜荅以此上意也哉

罷韓世忠

安置李光于藤州

帝奉表稱臣于女真

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女真

帝殺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

壬戌 宋紹興十二年

進封康國公瑗爲魯安郡王

詔諸州脩學宮

何鑄還自女真

夏四月女真遣使以衮冕來冊帝爲大宋皇帝

嗚呼帝者中國所自立上受天命而下應人心者也所傳者二帝三王之統所踐者祖宗列聖之作況高宗被衮冕即皇帝位郊天饗廟君國子民至是已十有六年矣乃始受金人之封冊被其衮冕以爲大宋皇帝抑不知自此以前所被者何等服所稱者何等號邪嗚呼夷狄之禍至是極矣天理人倫於是乎掃地大冠地履於是乎倒置秦檜之罪上通乎天矣或曰此非特高宗之創始前此石晉固已行之矣嗚呼敬塘一武夫爾寡出於救死非得已也君子猶不之與焉況高宗繼體之君而啓有宋一代中興之業者乎或曰高宗亦爲親而屈有不得已焉耳嗚呼高宗救親之道亦多端矣而必爲此者由其心術不明怵於秦檜之邪說所謂秦檜之罪上通于天者此也

置榷場于盱眙

三叅來自金帝爲服緦麻

太后章氏至自金

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

詔秦檜子焞俯日曆

陝西大旱

癸 宋紹興十三年

作太學于臨安

築圜丘及大社大稷壇

立貴妃吳氏爲皇后
行入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金人來聘
復置三館
甲子 宋 紹興十四年
樂平縣二水鬬
書水鬬始此
帝視學
初禁野史
閩浙大水
徙趙鼎于吉陽軍
何若請召程頤之學
女真以王倫爲生辰使倫不屈死之
乙丑 宋 紹興十五年
夏四月彗出東方
六月朔日有食之
帝幸秦檜第
丙寅 宋 紹興十六年
叛臣劉豫死
放張浚于連州
丁卯 宋 紹興十七年
安置提舉大平觀洪皓于英州
故相趙鼎卒于吉陽軍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金及蒙古和
戊辰 宋 紹興十八年
以秦檜子嬉知樞密院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竄胡銓于海南
女真以完顏亮爲右丞相
己巳 宋 紹興十九年 金廢主亮天德元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完顏亮弑其主自立
庚午 宋 紹興二十年
軍士施全刺秦檜不克死
女真完顏亮弑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及諸
宗室五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
嗚呼執謂天道無知哉吳乞買執宋徽欽
二帝而辱之而害及其戚屬當時其臣最

為之致力若不粘没喝斛剌也夫中華之主奉天子民乃天之子也以裔夷之賤而陵天子之尊已不知有天矣天豈容之乎宋人力微不能報之天乃假手於其子孫俾自殺其子孫以代宋人報讎焉自歲丁未至此僅二十有四年欽宗猶及見之出乎爾反乎爾真受禍之慘蓋亦相當矣嗚呼天道果無知哉後之夷狄恃其彊力以為中國害者亦可以鑒已

命秦檜宥與入宮門升殿不拜

辛未 宋紹興二十一年

以巫伋為金國祈請使

太傅咸平王韓世忠卒

壬申 宋紹興二十二年

襄陽大水

癸酉 宋紹興二十三年

女真都燕

甲戌 宋紹興二十四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製衣交鈔

元以來鈔製然此按宋之交會其製無考金史交鈔之製外為闌作花紋其衙書貫例外書禁條劃下備書經由行換之法及其印章花押元承其舊至今沿用之中雖小異而其大槩實相同也宋之交會猶與錢相為輕重而有貫陌之法此後則錢自錢鈔自鈔各自與物相為輕重矣

乙亥 宋紹興二十五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秦檜誣趙鼎等以不軌下鼎子汾等于獄

進封秦檜為建康郡王是夕檜死

黜秦檜姻黨

復張浚等官徙李光胡銓于近州

丙子 宋紹興二十六年

復趙鼎等官

制宰相不兼樞密使

以沈該為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為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

命史館重脩秦檜所脩日曆

秋七月彗出井

復安置張浚于永州

丁丑 宋紹興二十七年

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戊寅 宋紹興二十八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己卯 宋紹興二十九年

遣王綸使女真

召監南嶽廟朱熹不至

以湯思退爲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爲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皇太后韋氏崩

庚辰 宋紹興三十年

立普安郡王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湯思退有罪免

初行會子

辛巳 宋紹興三十一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風雷大雨雪

分經義詩賦爲兩科

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朱倬爲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

始聞帝桓之訃

徽宗之崩猶知歲月欽宗之崩但聞其訃而已嗚呼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一旦失身夷落死無殯斂之具葬埋之地嗚呼人主而思念及此可不兢兢業業乎哉

以吳璘爲四川宣撫使

以劉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

女真遷都于汴

女真大括馬

女真完顏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

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

女真完顏亮弑其嫡母徒單氏大舉入寇

吳璘復秦隴洮三州

劉錡遣兵復泗州

高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

女真圍海州魏勝李寶合擊大敗之

女真渡淮

女真立烏祿于遼陽更名

女真完顏亮入廣州
吳拱成閔復唐鄧諸州
帝親征
女真陷真州
吳璘復商虢州
女真完顏亮入和州
女真陷揚州劉錡大敗之
召張浚判建康府
虞允文大敗女真于采石完顏亮趨揚州
以成閔李顯忠吳拱為兩淮京湖三路招討
使
女真完顏亮為其下所殺
成閔等收復兩淮州軍
帝如建康
女真完顏雍入燕
壬午 宋紹興三十二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耿京起兵復東平遣辛棄疾來朝
女真遣使來聘
以虞允文為川陝宣諭使

帝還臨安
吳璘復大散關
太尉劉錡卒
辛棄疾執殺耿京者來獻斬之以棄疾為江
淮判官
遣洪邁如女真議正敵國禮
張子蓋魏勝大敗女真于海州
立建王瑋為皇太子更名昚
夏六月追封子偁為秀王
丙子帝傳位于太子昚自稱太上皇帝皇后
稱太上皇后 在位三十六年

高宗志氣皆懦不能恢復土宇以報不共
戴天之讎不孝之罪固大矣甚至受冊於
仇虜稱臣上表大為中國千萬世之恥吁
固然矣然論事者先設以身處其地當其
時審其勢然後足以服伏其心使無後辭
若但據理而言而不復論其事勢之如何
愚未見其可也歷考前代人君其君父為
虜所害者凡三焉周平王晉元帝及高宗
是也平王不徒不能報讎而反為讎人之

役此固不足道也元帝渡江之後虜勢分合不常忽起忽僨猶有可乘之機若夫高宗所遇之虜其勢方張視元帝尤爲難焉可爲之機惟在李綱爲相之日宗澤守汴之時河朔人心未肯屬虜中原豪傑未盡忘宋而虜人莫測中國猶有畏懼之心於斯之時誠能如漢光武躬與諸將驅馳於戎馬之間庶或有可濟之理失此不爲則後欲有所爲難矣何也自古敵國有所疑慮必交相質其所親愛之子弟以爲起兵

端高宗君父讐妻兄弟戚屬爲金人所繫者非止一質子也凡其中國兵彊馬壯之地盡爲虜有而甘避於山窮水絕之處而馭夫土崩力薄之人徼宗一派子孫於斯盡矣而榮榮一身僅有一子而又夭死譬則以一髮而引千鈞之重也一時所謂將相者一彼一此無有定見相如張趙將如韓岳輩雖極一時之選然補偏救弊因機乘會一事之中節一戰之成功則有之矣若藉此諸人制虜人之死命長驅中原以

復祖宗之境土恐亦未必能也況其中多有苟安偷已之人見其君無志中原也則進言曰上皇有子三十一人存者僅陛下一身耳而又未有儲嗣輕信或者之言妄興兵端萬一有所蹉跌其如宗廟何非惟二帝不得歸且併七廟不血食矣又曰徽欽失守宗祧非由陛下而群臣建議者方且喋喋歸陛下以不能恢復報仇之罪有如萬分一虜人不道將二帝毋后不遣境甘心焉彼喋喋者歸罪于我又將有辭焉

矣陛下何以處之爭聞此言者非其有周宣撥亂之才而灼知其事之必然有漢高制勝之術而逆料其人之不敢必不能有所爲也況高宗素無奮發之志應變之才輔之者始乃柔奸之汪黃終則剛愎之秦檜也蔑然則宋朝終無可中興之時與愚故曰在宗澤守汴時也若夫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之進雖有可乘之勢然事之機變無窮國之計議靡定兵之勝敗不常終亦不見其有喜後之策而果有必成之

功也高高宗討桑何曰擇形勝之地定為
行都以固國基求太祖之後衆建蕃屏以
壯王室存越王後雖雪恥之心堅先主百
挫不折之志用漢高屈群策光武攬英雄
之術庶其有濟乎
皇太子昚即位是為孝宗
帝朝太上皇于德壽宮
朱熹上封事言帝王之學
召張浚入朝以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
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官其孫六人

以史浩參知政事
故遼人移剌窩斡僭帝女真平之
詔宰相仍兼樞密使
詔吳璘班師

世史正綱卷二十八

○宋世史

孝宗皇帝 諱昚 太祖七世孫

(按)宋孝宗皇帝隆興元年

置武舉十科

吳璘還河池女真遂陷新復州軍

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張浚為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

女真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及歲幣

張浚遣李顯忠邵宏淵分道伐金

李顯忠復靈壁遂會邵宏淵復虹縣

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女真復宿州

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貶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安置李顯忠于筠州

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尋召還

女真復以書來求地及歲幣遣盧仲賢報之

立賀妃夏氏為皇后

盧仲賢還有罪除名遣胡昉如女真軍

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張浚為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軍馬

(按)宋隆興二年

女真執胡昉尋遣還

張浚視師江淮女真軍退

罷張浚判福州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張浚卒

浚卒不書官何浚學雖正而術則疎謀雖深而機則淺原其心不可謂不忠於宋也考其行事有富平之敗淮西之變符離之潰區區江左奔敗之餘奄奄之氣僅續能堪此幾敗邪揭傒斯以宋南渡之不能復歸其罪於浚詳見宋或者不以為非作史論者比之於諸葛武侯其然豈其然哉(京何彥泓家藏宋文公墨蹟有云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事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草成後見此書所記多或未同常以為恨本朝楊文貞公士奇亦為之跋觀文公此帖則史載浚事豈皆實哉蓋史據實錄實錄據文公行狀浚之子拭焉世大儒此世人)

遣魏杞如金
女真兵復渡淮魏勝死之楚州陷
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尋召還
湯思退有罪竄永州
復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詔王之望勞師江上女真寇揚州
乙(宋)乾道元年
魏杞還自金始正敵國禮易表爲書改臣稱
姪
立子惇爲皇太子
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丙(宋)乾道二年
以葉顒爲尚書左僕射魏杞爲尚書右僕射
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丁(宋)乾道三年
出倖臣龍大淵曾覿于外
秀王夫人張氏卒帝成服於後苑
皇太子惇卒

冬十一月合祀天地于圜丘雷
戊(宋)乾道四年
起復蔣芾爲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以陳俊卿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大閱于茅灘
己(宋)乾道五年
措置兩淮屯田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俊卿爲尚書左僕射虞允文爲尚書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宋)乾道六年
遣范成大如金求陵寢地
辛(宋)乾道七年
上太上皇尊號
立子惇爲皇太子
以戚屬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左司員外郎張栻切諫罷之
詔皇太子領臨安尹

金人來聘

金人或書女真或書金者何春秋書荊楚之例也胡安國曰荊自莊公十年始見于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狄之也至二十二年書來聘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夫楚祝融之苗裔鬻熊者爲周文王師成王封其曾孫熊繹胙以子男之田是楚國者先王之所封也春秋猶且或書或否矧女真化外夷狄其所建之號乃其所自爲稱者哉

壬(宋)乾道八年

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並兼樞密使

朱熹資治通鑑綱目成

熹因司馬光資治通鑑作爲綱目綱倣春秋而兼採群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粹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統正於下而人道定大綱既舉而監戒昭衆目畢張而幾微著春秋以後僅見此書春秋者經中之史綱目者史中之經

罷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

復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罷侍御史李衡等四人

金除金銀坑冶之稅

己(宋)乾道九年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以曾懷爲右丞相

庚(宋)淳熙元年

安南始稱國

按周必大云安南初封交阯郡王後進南平王秦章文移止稱安南道李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蓋宰相曾懷之失也夫安南在秦爲象郡在漢爲九真日南象三郡魏晉至唐皆與南海桂林同爲嶺南郡縣五代始失之然猶受宋之官爵階號未顯然自爲一國也自是遂以國稱而天下以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郡縣矣我

朝嘗郡縣其地既而棄之中華之地逐再淪於夷狄嗚呼此方生靈何其重不幸哉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乙未(宋)淳熙二年
寧輔臣于玉津園
遣使如女真求陵寢地
贈趙鼎太傅追封豐國公
高麗將以四十餘城叛附金金主不受
丙申(宋)淳熙三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召朱熹爲秘書郎不至
立貴妃謝氏爲皇后
罷蠲賚
丁酉(宋)淳熙四年
帝視太學
金葬宋遼宗室之死在其國者
罷王雱從祀孔子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戊戌(宋)淳熙五年
謝廓然請禁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

以史浩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尋罷之
以趙雄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己亥(宋)淳熙六年
夏旱求直言知南康軍朱熹上疏言事
庚子(宋)淳熙七年
右文殿脩撰張栻卒
呂祖謙作大事記
記起於周敬王三十九年上接春秋絕筆
下迄于五代也至武帝征和三年未及成
書而祖謙卒朱子謂其考按精慊規模宏
大議論純粹自有史冊來未之有也祖謙
作此書蓋采左傳歷代史及邵子經世溫
公通鑑等書而參譬百氏之說既標其題
而又爲之解爲史綱之作博采群言畧倣
北書而間有所言論者倣其解題也
辛丑(宋)淳熙八年
詔罷內侍兼兵職
著作郎呂祖謙卒
以王淮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熹社倉法于

諸路
社倉之法始于此
壬寅(宋)淳熙九年
以王淮爲左丞相梁克家爲右丞相並兼樞
密使
癸卯(宋)淳熙十年
內侍陳源有罪竄郴州
陳賈請禁程氏學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甲辰(宋)淳熙十一年
春正月朔雨土
乙巳(宋)淳熙十二年
禁胡服番樂
丙午(宋)淳熙十三年
宴講臣于秘書省
秋八月日月五星聚于軫
丁未(宋)淳熙十四年
以周必大爲右丞相
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于[illegible]壽殿遺詔太上
皇后改稱皇太后 壽八

帝行三年喪
詔皇太子參決庶務
戊申(宋)淳熙十五年
葬高宗于永思陵
以朱熹爲兵部郎官未上而罷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以朱熹爲崇政殿說書辭不至
己酉(宋)淳熙十六年
金主完顏雍卒孫璟立
以周必大爲左丞相留正爲右丞相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朱熹大學章句或問成
大學中庸二篇在戴記中程氏始表章之
熹又爲之章句或問併與其所集注論語
孟子通稱爲四書云熹言平生精力盡在
此書故特著之
帝傳位于皇太子在位二十七年
皇太子惇卽位是爲
光宗
尊帝爲壽皇聖帝皇后爲壽成皇后皇太后
爲壽聖皇太后

立皇后李氏

光宗皇帝

庚戌 宋 光宗皇帝紹熙元年 金主璟明昌元年

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乞禁讖議道學之名

以伯圭嗣秀王

以留正為左丞相

辛亥 宋 紹熙二年

冬十一月辛未帝有事于太廟后李氏殺黃貴妃壬申郊大風雨不卒事而還帝有疾

壬子 宋 紹熙三年

春三月帝疾寖篤群臣請朝壽皇

以立寧為四川制置使

冬十一月帝始朝壽皇

后李氏出謁其家廟

諸路大水

癸丑 宋 紹熙四年

以葛邲為右丞相

召內侍姜特立還留正乞罷相不許出城待罪

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

秋九月群臣屢請朝壽皇

冬十一月帝始朝壽皇

召留正視事出姜特立還浙東

夏李仁孝卒子純佑嗣

以朱熹知潭州

寅 宋 紹熙五年

春正月壽皇有疾

帝及后遊玉津園群臣請朝壽皇不從

夏六月戊戌壽皇聖帝崩于重華宮十年八帝

疾不勝喪留正等請壽聖皇太后代主喪禮

尊壽聖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

留正請建太子不從遂稱疾而遁

趙汝愚請太皇太后降詔立皇子嘉王擴

襲位是為寧宗尊帝為太上皇帝在位五年太后為太上皇后

寧宗嘗襲位者何不受命于光宗也光宗是時雖曰有疾然未至於彌留也立如留正之請建嘉王為太子監國代主壽皇之喪於禮為順是時光宗之疾復寥父子之

間兩無猜嫌當立不名正而言順哉今汝愚
請皇太后降詔俾寧宗內禪假饒光宗疾
瘳萬一不以共事爲然又若何而處哉
立皇后韓氏
復召留正赴都堂視事尋內批罷之
推定策功加郭杲武康節度使韓侂胄汝州
防禦使
正內侍陳源等十人離間罪狀之
秋八月召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
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
以趙汝愚爲右丞相
韓侂胄請御筆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
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
詔議祧廟
冬閏十月罷朱熹
以韓侂胄兼樞密都承旨
詔行三年喪
葬永阜陵
京鐘以附韓侂胄參知政事
以趙彥逾爲四川制置使

寧宗皇帝 韓侂胄 光宗子
己卯 (宋) 寧宗皇帝慶元元年
春正月白虹貫日
韓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劾罷趙汝愚遂逐
兵部侍郎章穎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
三月朔日有食之
太府寺丞呂祖儉上書訴趙汝愚安置韶州
以余端禮爲右丞相
劉德秀乞考核邪正真僞
何澹請風厲學者不必自相標榜詔榜二朝

堂

嗚呼道原于天而具于人人如日月星辰
之麗天如粟菽布帛之適世無一日無之
亦無一人不有也但所稟有清濁粹駁所
得有先後淺深稟之清粹而得之深且先
者則是道既具於己而又推以及人或行
之以身或明之以言非我有而人無我獨
見而人皆不見也不幸世無聖賢而其遺
言成法布於簡冊者故在苟有志於爲學
或從師友以求或即簡編以究各隨其所

至而有所從入也。惟用功有不同故所得有至有不至吾惟知吾所當知者而已而不是已以非人行吾所當行者而已而不必人以同己。如是則是為己之學孔門所謂君子儒者也。學以為己而不求異於人秉彝好德之心人所同有見吾之善者未必不興信從之心聞吾之風者未必不起羨慕之意又豈肯怒罵謗訕而至形於謠言奏牘也哉所以至於如此者心在我者有以來之也使一時講學明道之君子皆

如濂溪明道豈有是哉濂溪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明道怒人而人不怒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況肯肆言以排擊之哉意或為是學者未至於大公無我之地而所傳不能以無弊學之者不能絕無欲上人之心而與物不能以無競此無他蓋在己者未至於及人而樂而人不知猶未能以無慍也。其後流弊之極乃有一種淺薄之徒自視無堪以為進取之地而自附於道學之名褒衣博帶危坐濶步互相標榜以為高於一世之人甚至閉眉合眼號為默識而以讀書窮理為戒曰我惟得之於心也時或作為語言本無甚異者乃遽相錄示驚駭讚歎以為古所未有傳播遠近惟恐人之不聞知一時隨聲附和者書牘往來互相推奬往往有慢世悖俗之言若真有得於聖賢之道者及考其平日所存所行亦夫人耳甚者乃至於人不屑為不敢為者亦或為之非徒不知愧而及自以為高噫以一人之為僞遂使天下之人併其

真者而疑之小人之無忌憚者得以藉口曰凡為是者皆僞也乃至形之奏章聞之朝廷立法以為厲禁而凡吾所謂賢人君子者一切受玉石俱焚之禍矣嗚呼斯人之徒豈非名教之罪人也哉然則有志於聖賢之道而為儒者之學當奈何曰主敬窮理以脩乎己讀書講學以授其徒用則推行所學以濟當時不用則著書立言以俟後世不予予以立異不譊譊以啓爭竟故相趙汝愚于永州行至衡州暴卒

丙辰 宋 慶元二年
以余端禮為左丞相京鑪為右丞相
葉翥知貢舉稍涉義理者皆黜落
何澹以攻道學得參知政事
詔禁用所謂偽學之黨
以陳賈嘗攻朱熹召為兵部侍郎
削秘閣脩撰朱熹宮觀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丁巳 宋 慶元三年
貶留正于邵州
太皇太后吳氏崩
籍所謂偽學趙汝愚朱熹等五十九人

戊午 宋 慶元四年
加韓侂胄少傅封豫國公
詔嚴所謂偽學之禁
育太祖十世孫與懃于宮中賜名曮
以趙師異為工部侍郎
己未 宋 慶元五年
奪彭龜年等官
帝始朝太上皇于壽康宮
加韓侂胄少師封平原郡王

諸州大水
庚申 宋 慶元六年
以京鑪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
大儒朱熹卒
黃榦曰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
任傳道之責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
較著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
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太上皇后李氏崩
韓侂胄以其童子師陳自強簽書樞密院事
秋八月辛卯太上皇崩于壽康宮
京鑪死
處士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
加韓侂胄太傅
皇后韓氏崩
葬永崇陵
辛酉 宋 嘉泰元年
春二月臨安大火

以吳曦爲興州都統制

大旱

乃蠻滅西遼

遼自天祚爲金所執大石建號絶漠之外凡四世其祀始絶

壬戌 宋 嘉泰二年

以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

弛所謂僞學黨禁復諸貶謫者官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立貴妃楊氏爲皇后

加韓侂胄太師

癸亥 宋 嘉泰三年

帝視太學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以陳自強爲右丞相

大蝗

甲子 宋 嘉泰四年

韓侂胄議恢復

臨安大火

追封岳飛爲鄂王

詔丞相兼國用使

乙丑 宋 開禧元年

以皇甫斌知襄陽府

武學生華岳乞誅韓侂胄

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

以蘇師旦爲節度使領閤門事

以郭倪知揚州兼山東京東招撫使

丙寅 宋 開禧二年 蒙古鐵木真元年

壽慈宮火

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謬醜

女真復會兵河南

吳曦反獻階成和鳳四州于女真

下詔伐女真

郭倪兵敗于宿州

皇甫斌敗于唐州

以丘密爲兩淮宣撫使

安置蘇師旦于韶州

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

夏李安全廢其主純祐而代之

女真分兵入寇
命江淮督視江淮軍馬
女真陷京西州軍
女真陷安豐軍
女真陷真州
郭倪走棄揚州
女真入大散關
江淮遣使如女真軍議和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程松自興元逃歸

蒙古奇渥温鐵木真起于斡難河稱成吉思
可汗（是爲元太祖）
此胡元之始

丁卯 宋開禧三年
罷江淮以張嚴督視江淮軍馬
命陳自強兼樞密使
吳曦自稱蜀王楊震仲死之
吳曦遂四川制置使楊輔
以葉適爲江淮制置使
安丙誅吳曦

遣方信孺如女真軍
安丙復西河等四州及大散關
太皇太后謝氏崩
大旱蝗
貶方信孺官遣王柟如女真軍
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
呂中曰小人擅朝欲爲專寵固位之計往
往至於興兵侂胄窮奸極惡海内切齒恐
無善後之計乃假板後之名以爲固寵之
謀抑不思兵凶戰危不可僥倖人爲計則
得矣天道肯從之乎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誅蘇師旦流郭倪貶
李壁等官
立子曮爲皇太子更名詢
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史彌遠同知
樞密院事

戊辰 宋嘉定元年
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
以毛自知廷對首論用兵奪其恩例
以韓侂胄蘇師旦首畀女真

嗚呼宋自南渡以後論國大計者莫不以
雪讎恥復土疆為言切切然以時君不從
其言為恨往往咎汪黃而惜李綱罪秦檜
而痛岳飛非史浩而是張浚佗胄此舉其
心雖非其事則未必不是也彼有罪焉朝
廷自誅之可也乃至函首虜庭是何與乎
昔正人君子所論者之不同哉昔人有言
譬則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
為人所有一狂僕不量力欲為之復讎謀
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仇家
使甘心焉可乎哉

增路女真歲幣

復秦檜爵謚

臨安大火

女真使來和議成

以錢象祖為左丞相史彌遠為右丞相

女真完顏璟死叔父永濟立

贈楚汝愚太師沂國公

己(宋)嘉定二年 金永濟大安元年

夏李安全降于蒙古

庚午(宋)嘉定三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侵金境

辛未(宋)嘉定四年

春三月臨安大火

金遣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遣使如女真不至而還

夏李安全死族子遵頊嗣

蒙古攻金西京西北諸州降

蒙古大敗金兵遂入居庸關大掠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壬申(宋)嘉定五年

山東兵起

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婿陳日煚襲主國事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癸酉(宋)嘉定六年 金主珣貞祐元年

故遼人耶律留哥自立為王于遼東

女真胡沙虎弑其主永濟而立完顏珣

蒙古圍燕

蒙古拔金河北河東州郡

戊(宋)嘉定七年
女真以女歸蒙古及蒙古平
女真徙都汴
蒙古復圍燕
罷女真歲幣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扳金遷西州酈
維州李全兵起
乙(宋)嘉定八年
蒙古入燕
夏人取金臨洮
以真德秀為江東轉運副使
丙(宋)嘉定九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東西兩川地大震
遂王闍哥降蒙古
丁(宋)嘉定十年
女真分道入寇詔制置使趙方等禦之
趙方等敗襄陽女真敗走
詔伐女真
東川大水
太白經天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李全率衆來歸
女真以河南為中京
蒙古圍夏興州夏主遣頊出奔西凉
戊(宋)嘉定十一年
以李全為京東路總管
女真圍襄陽孟宗政敗之
蒙古取金河東州郡烏古論德升等死之
女真遣使來求和不納遂使其太子守緒會
己(宋)嘉定十二年
女真入黃牛堡吳政死之
夏人請會師伐金詔許之
女真寇淮西
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
金河北郡縣多降蒙古
孟宗政等大敗女真于襄陽
李全復青州

命賈涉節制京東河北軍馬
蒙古擊西域諸國
張林以山東州郡來歸
趙方遣諸將分兵伐女真
高麗降蒙古
庚辰 宋嘉定十三年
孟宗政敗女真于湖陽
金遣使如蒙古求和
女真長清縣令嚴實以魏博等郡來歸
皇太子詢卒
金詗遣兵會夏人伐女真
蒙古遣使如金
嚴實復以魏博等郡降蒙古
時青自女真來附以爲京東鈐轄
辛巳 宋嘉定十四年
女真會兵于蔡州入寇陷鄆黃州扈再興等
擊敗之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取金東平
立沂王詥子貞和爲皇子更名竑

京湖制置大使趙方卒
立宗室貴誠爲沂王後
蒙古侵夏夏人以兵附之遂取金葭等州
以崔與之爲四川制置使
張林叛降蒙古
遣使如蒙古
壬午 宋嘉定十五年
李全復泗州
女真復入寇淮兵襲敗之
進封子竑爲濟國公以貴誠爲邵州防禦使
秋八月長星見西方
大名忠義彭義斌復京東州縣
蒙古取金河中
蒙古取金同州
以李全爲保寧節度使京東河北鎮撫副使
蒙古鐵木真大掠西域
癸未 宋嘉定十六年
蒙古木華黎死
蒙古初置達魯花赤監治郡縣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女真完顏珣殂子守緒立

蒙古攻夏拔李孝遷頊傳國于其子德旺

甲申 宋嘉定十七年 金主守緒正大元年

女真來請和

秋閏八月丁酉帝崩于福寧殿在位二十年壽五十七是爲理宗

史彌遠立沂王子貴誠更名昀

尊皇后爲皇太后同聽政

史彌遠出皇子竑居湖州

召傅伯成楊簡俱辭不至

以真德秀直學士院魏了翁爲起居郎

追封所生父希瓌爲榮王

夏及金平

○宋世史

理宗皇帝諱昀太祖九世孫

(宋) 理宗皇帝太祖九世孫 寶慶元年

理宗之立不承命于寧宗故不書即位而分書其年號焉

湖州潘壬起兵謀立皇子竑竑率州兵平之

史彌遠殺竑

李全焚楚州

葬寧宗于永茂陵

太后罷垂政

加封史彌遠魏國公

録程頤四世孫源爲籍田令

嚴實以蒙古兵襲彭義斌義斌死之

大理評事胡夢昱言濟王竑竄于象州

史彌遠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逐真德秀洪咨夔

蒙古鐵木真取夏甘凉等州郡

史彌遠以李知孝爲右正言

給京軍緡錢

録張栻呂祖謙陸九淵後

九淵之學與朱熹異熹嘗言曰近世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以讀書窮理爲大禁蓋指九淵也厥後元儒吳澂又謂熹道問學功多九淵尊德性功多嗟乎熹豈偏廢之學哉熹之學專主程頤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言蓋孔孟正傳行之萬世而無弊者也九淵則以讀書窮理者爲意見而注心於茫昧不可執看之地以求其所謂自悟者誠如所言則孔子之博學於文顏子之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而繼以問思辨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皆可廢而惟從事於約禮篤行以爲學可乎哉九淵所學淪於禪而不自知吳澂以生同地而爲之回護亦猶九淵之於荆舒也其流弊至于今而猶未已吁可慨也夫

圖功臣像于昭勳崇德閣

趙普曹彬薛居正石熙載潘美李沆王旦

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
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
俊陳康伯史浩葛邲後益以趙汝愚凡二
十四人

丁亥 宋寶慶三年

夏李德旺卒從子睍嗣

贈朱熹太師信國公

李全以青州降蒙古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改楚州爲淮安軍

蒙古鐵木真滅夏是歲夏仁宗仁孝十五年

夏本拓跋氏元魏之後也自唐貞觀有銀
夏等州之地唐末賜姓李自王其地然猶
未之國宋興即西平王加爵興太尉祥符
間德明已追帝其父於國中至元昊始顯
稱帝

蒙古入關外諸酋

蒙古鐵木真死于六盤山少子拖雷監其軍

蒙古入西和州嗚呼寅死之

宋紹定元年

金將完顏陳和尚大敗蒙古兵于大昌原

夏六月朔丁[illegible]以之

以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

戊 宋紹定二年 蒙古窩闊台元年

蒙古窩闊台立是爲太宗

元太祖於去年七月死至是年八月太宗
始立無君者幾一年

蒙古以史天澤等爲萬户分守中原

庚寅 宋紹定三年

起復趙范趙葵節制鎮江滁州宣馬

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

蒙古窩闊台帥衆入陝西

李全寇揚州

以鄭清之參知政事

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

立皇后謝氏

辛卯 宋紹定四年

趙范趙葵大敗李全于揚州全走死
金完顏陳和尚敗蒙古兵于倒回谷

趙范收復淮安

蒙古以耶律楚材爲中書令

秋九月太廟火

蜀口諸郡陷于蒙古

蒙古擊高麗

壬辰 宋紹定五年

以孟珙爲京西兵馬鈐轄屯棗陽

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

蒙古圍金汴京

蒙古大敗金軍于三峰完顏陳和尚死之

禁監司守臣毋輒籍沒民家

按宋史刑法志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黜則入其當黜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喝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狀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有爰鼷腦箠掠梏等名富貴之家稍有胥墨動籍其貲不問輕重並從科罰縣往往專殺拘鎖淹滯因繫死而後已又以已私摧折手足受豪強賂羅織平民囚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而禁止之終莫能勝而國亡矣說者謂宋以仁厚立國而理宗得誼以理以其能尚理學也今觀刑法志所云云者則其一時司刑之吏刑人之具殆與漢武帝唐則天時無以異也嗚呼宋至理度時土地日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姬乳之猶恐不足以存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爲濫刑苛法以籍民財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且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爲監司守令者皆趣時好名之士鴟虞翼鴞者也卒至感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脈而召裔夷之禍嗚呼豈無自而然哉

金遣親王爲質于蒙古請和蒙古退軍河洛

秋閏九月彗出于角

金盱眙守將以城來歸

皇太后楊氏崩

蒙古遣使來議伐金許之

金完顏守緒出奔河北蒙古軍復圍汴

癸巳 宋紹定六年

金完顏守緒濟河復走歸德
蒙古速不臺屯汴之青城
金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大括金銀
時汴京內外不通米升錢二兩人有自食
其妻女者劉祁曰金自南渡後為宰執者
往往無遠謀臨事相習低言綿話互相推
讓以為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
奏必相謂曰恐主上心不喜事不議衆相
視無先發言者事至危處輒罷散曰俟再
議已而後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
抑之用必擇慤熟無鋒鋩易制者又多取
渾厚少文者置之台鼎每北兵壓境則君
臣相對泣下或發聲呼而已兵退則大張
具會飲罔循苟且竟至國亡
金崔立執其主之后妃及梁王從恪等送蒙
古軍蒙古殺從恪送后妃等于和林
立以金兩宮梁王荊王及諸宗室皆赴青
城是日宮車三十七輛太后先后次之妃
嬪又次之宗族男女凡五百餘口次取三
教醫流工匠纖女皆赴北史臣曰金俘人
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啓崔氏之狂
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會子曰戒之戒之出
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由是以觀
天道可謂不爽矣方金人之俘宋也屯于
汴京之青城至是百有六年而元人之俘
金也即前日金人俘宋之地元與金同是
夷也金以夷而戕華元不自戕其類而天
假手於華人之崔立以代宋之報復焉諺
有之曰人雖巧於施禍天更巧於報應嗚
呼豈非萬世永監哉
金蒲察官奴幽其主守緒
蒙古取洛陽金留守強伸死之
金完顏守緒走蔡州
蒙古從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措襲封衍聖公
史嵩之以兵會蒙古伐金取唐州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金人來乞粮不與
蒙古圍金蔡州孟珙等帥師會之
金徐州降于蒙古完顏賽不死之
以史贈遠為左丞相鄭清之為右丞相

封史彌遠爲會稽郡王奉朝請
史彌遠死
梁成大等有罪免
帝始親政
十一年 宋 端平元年
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
兵入蔡州金主及其尚書右丞完顏忽斜虎
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凡百九世共一
百十八年
金主不書名何子其死社稷也
分陳蔡西北地屬蒙古
以賈涉等似道爲籍田令
遣朱楊祖誥河南省謁八陵
獻六真伊于太廟論功行賞有差
詔復故濟王竑封爵
趙葵請復三京喬行簡等諫不聽
全子才會兵趙汴金故將誅崔立以降
趙葵至汴遣兵入洛陽
蒙古兵至洛陽趙葵等棄汴歸
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
詔真德秀進講其所著大學衍義

蒙古使王檝來
乙未 宋 端平二年
以程芾爲蒙古通好使
詔孟珙屯黃州
蒙古城和林
春二月乙巳以真德秀參知政事
夏五月甲辰參知政事真德秀卒
以鄭清之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
蒙古分兵入寇尋陷隨郢等州軍
蒙古寇唐州趙范敗之
金汪世顯降蒙古
以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
軍馬
丙申 宋 端平三年
蒙古初行交鈔
蒙古耶律楚材請召儒士編集經史
以陳韡爲沿江制置使史嵩之淮西制置使
襄陽將王旻等作亂以城降蒙古
魏了翁罷
史謂理宗崇尚理學是以得謚爲理然以

愚觀之理宗之崇尚理學亦好其名不作
真有其實也當時之臣如真德秀魏了翁
二人者蓋深有得於理學者也其始也制
於史彌遠而不能用及史彌遠既死用真
德秀不久而遽卒猶有可諉者幸而了翁
一人猶存可以用矣然而簽樞未幾即出
督出督未幾即予祠安在其爲能崇尚理
學也哉假令程朱復生愚知其決不能用
也昔人葉公好龍之喻理宗殆似之歟

蒙古欲以丁爲戶耶律楚材奏止之

以趙葵爲淮東制置使

秋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震電

召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至

曹友聞與蒙古戰于陽平關敗績死之蒙古
遂入成都大殺掠

按宋捐曰國兵入蜀蜀民就死者率五十
人爲一聚人悉刺一刀至暮疑積屍中有
不死者復入刺一刀是時成都城中骸骨
計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推成都一城
計之元得天下不知殺人凡幾千百萬也

蒙古腦文州劉蛻等死之

以喬行簡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等分道拒之

孟珙敗蒙古兵于江陵

蒙古寇真州丘岳敗之

復成都

丁酉 宋 嘉熙元年

以李宗同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

蒙古始用耶律楚材言給官府符印定賦令
資政殿大學士魏了翁卒

蒙古擊欽察諸部降之

夏五月臨安大火

蒙古用耶律楚材言考校儒士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戊戌 宋 嘉熙二年

以史嵩之參知政事督視京湖江西軍馬

蒙古圍廬州杜杲敗走之

以孟珙爲京湖制置使珙復郢州荊門軍

濂洛之書始至河朔

儒者之學復盛於宋昉於周敦頤成於程

顥兄弟其門人楊時傳以入閩及高宗南渡一時學道之士盡從而南終金之世惟崇眉山蘇軾之學蘇學行于北程學行于南當時南方程學盛行而大明於朱熹而北方之士則未有聞至是德安趙復始傳其書至燕(按劉郁西使記潛志論王鶚欲以韓文程張之理合而爲一及其他文往往言及伊川則是時中州人非不知有程張但未詳耳朱氏之書則未行于北至是始至焉)

董氏臣棄光州城伏誅

嚴收租苛取之禁

紀(宋)嘉熙三年

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史嵩之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督視江淮四川京湖軍馬

孟珙復襄陽

蒙古復破成都而去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崔與之卒

孟珙遣兵禦蒙古于蜀口遂復夔州

庚(宋)嘉熙四年

春正月彗見營室

臨安大饑

蒙古張柔等分道入寇

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大興屯田

以杜杲爲江制置使

蒙古復使王楫來

蒙古嚴實死

辛丑(宋)淳祐元年

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子廟庭始黜王安石從祀

求遺書

蒙古窩闊台死其次妻乃馬真氏稱制

按元史窩闊台死于辛丑之十月乃馬真氏專國至丙午年七月貴由乃立爲君嗚呼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謂中州者也當是時中州之地盡屬蒙古非徒華統于夷而又男統于女天地之間純陰用事無復一綫之陽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豈非天地之大變哉

成都將田世顯叛以城降蒙古制置使陳隆之死之

壬寅 宋 淳祐二年

以范鍾知樞密院事

蒙古復寇蜀孟珙分兵禦之

蒙古兵渡淮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癸卯 宋 淳祐三年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以余玠爲四川制置使城諸要害

蒙古耶律楚材卒

蒙古之臣皆書死而楚材書以卒何楚材仕於蒙古法制未立之初宋子貞謂當時無楚材不知人類何如耳是其有功于華人甚大蓋非本華黎輩專以拓地開疆者比也蒙古之人言漢人無益欲空其人以爲牧地賴楚材之言而止蒙古攻汴梁久不下欲城下之日屠之亦以楚材言而止嗚呼仕夷之人皆以救民爲心如楚材又何責哉

甲辰 宋 淳祐四年

余玠城釣魚山徙合州治之

以呂文德爲淮西招撫使

起復史嵩之參許終喪

以范鍾爲左丞相杜範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

乙巳 宋 淳祐五年

蒙古兵掠淮西至揚州而去

以游侶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

丙午 宋 淳祐六年 蒙古貴由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貴由立是爲定宗

元太宗死至是貴由始立國無君者五年嗚呼當是時中國之人仕家古者臣子制於一胡婦人非獨忘其身之爲華而亦不自知其身之爲男也世道至此何等時耶

寧武節度使孟珙卒

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

勒史嵩之致仕

丁未 宋 淳祐七年

蒙古寇京湖江淮之境

以鄭清之爲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陳韓
知樞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
蒙古侵高麗
戊申 宋 淳祐八年
蒙古貴由死其妻斡兀立海迷失稱制
己酉 宋 淳祐九年
以鄭清之爲左丞相趙葵爲右丞相並兼樞
密使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嚴中外上書之禁
庚戌 宋 淳祐十年
以賈似道爲兩淮制置大使
辛亥 宋 淳祐十一年 蒙古蒙哥元年
蒙古蒙哥立是爲憲宗元
元定宗死至是憲宗始立國無君者又三
年嗚呼國而無君何以爲國蒙古初起本
無遠圖其後皆中國人教之以害中國爾
蒙古蒙哥命其弟忽必烈總治漠南
蒙古分兵寇淮蜀

以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
密使
蒙古忽必烈置經略司于汴
壬子 宋 淳祐十二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蒙哥徙諸蔡屬于邊
夏六月閩浙大水
蒙古分中國地封其宗屬
蒙古忽必烈擊大理
冬十一月臨安火
癸丑 宋 寶祐元年
詔以與芮子禥爲皇子封永嘉郡王
蒙古兵渡漢江寇萬州高達拒却之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城利州
召余玠還
蒙古擊西域
余玠暴卒
以余晦爲四川制置使
蒙古忽必烈滅大理遂入吐蕃降之

庚寅 宋 寶祐二年
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
蒙古忽必烈以廉希憲爲京兆宣撫使
蒙古城亳州
辛卯 宋 寶祐三年
春正月迅雷
治全子才等入洛喪師罪
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
雨土
禁傳播邊事

夏五月四川地震閬浙大水
以丁大全爲右司諫
以監察御史洪天錫上疏論宦者董宋臣罪罷之
西南夷盡降蒙古
壬辰 宋 寶祐四年
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加賈似道參知政事
丁大全逐右丞相董槐詔罷槐提舉洞霄宮
太學生陳宜中等上書攻丁大全大全竄之
遠州
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
癸巳 宋 寶祐五年
加賈似道知樞密院事
蒙古寇襄陽入其郛
蒙古兵入交阯屠其城
蒙古蒙哥自將分兵入寇
甲午 宋 寶祐六年
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

蒙古入西域降乞石迷諸國
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蒙哥入劍門陷諸城堡
以賈似道爲樞密使兩淮宣撫使
詔馬光祖等進軍援蜀
蒙古蒙哥入閬州楊大淵以城降
乙未 宋 開慶元年
以賈似道爲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蒙古兀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
蒙古蒙哥圍合州

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
蒙古蒙哥死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
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遂渡江圍鄂州
蒙古陷臨江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詔諸道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丁大全有罪死
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
卽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
鄂
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
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守將張勝勝斬
其使出戰敗死
賈似道移軍黃州
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潭州
賈似道遣宋京詣蒙古軍請稱臣納幣忽必
烈聞蒙哥訃許之引兵還
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賈似道命夏貴斷蒙古兵浮橋殺其殿後卒
百餘人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賈似道匿議和事奏大捷于朝
召賈似道還朝
白氣如匹練亘天
夏四月蒙古忽必烈立始建元是爲世祖元
元朝至是始有年號
蒙古始立中書省
蒙古召竇默許衡至開平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阿里不哥自立于和林
蒙古以王文統爲中書平章政事
夏五月癸酉入南丰
立子禥爲皇太子
蒙古退江上軍
蒙古李璮寇淮安
蒙古使郝經來賈似道幽之真州
蒙古立十路宣撫司
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爲國師

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賈似道殺湖南制置使向士璧

蒙古立孔顏孟三氏學

蒙古忽必烈擊阿里不哥

窩丁大全于貴州

詔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呂文德復瀘州

蒙古脩孔子廟

臨安饑

蒙古李璮以京東來歸

蒙古殺王文統

蒙古陷濟南殺李璮

蒙古以阿术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命阿合馬專理財賦

詔買公田置官領之

蒙古討誅呂文德置權場于樊城

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秋七月彗星出柳光燭天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

蒙古始立行中書省

蒙古命僧子聰復姓名劉秉忠以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蒙古入都于燕

行經界推排法

冬十月帝崩于殿史失書

史稱帝自繼統首黜王安石從祀升濂洛

九儒表章四書丕變士習後世以理學復

帝王之治者自帝始廟號曰理其始庶乎

嗚呼天地間惟理為無僞至誠不息不息

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博厚而高明蓋此

理出於天而存於人心本之以為學乃天

地元氣之所存帝王治道之所出豈人私

意所能掩蔽而泯滅之哉濂洛之學得孔

孟之正傳不幸為小人所混亂遂使不逞

之徒得以藉口而攻擊之然事之則論定人心之天理無終泯之理況此學乃聖人之大經大法者哉理宗適逢其當明之會非真有闡明恢廓之功也而得自古帝王所未有之謚豈非幸哉奥考其所存所行其與理合也蓋無幾史亦言其嗜慾既多怠於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之講徒資虛談固無益也嗚呼虛之一言其理宗育育之病歟夫上以實自居猶恐下之人應以虛也況倡之以虛哉人知帝之所好尚在此往往慕而倣之處學校者借濂洛之書以為課業應科目者剽濂洛之言以為程文及其仕官所至立書院祠堂以為崇儒表遺書語録以為示教遂至天下從風而靡凡勤政事者即目為俗吏固遺圉者即目為篇才甚至讀書作文者亦目之以玩物喪志焉一時任用者多作僞趨時之人同聲附和稍有議及之者則以陳賈胡紘目之是以人才大壞高談有餘實用不足權奸用事知其無能為引以為助一時居高位據要地者多憒憒不事事之徒遂至百事廢弛九廟丘墟而與晉之清談異之若空同一其歸是豈理學之罪哉假之者之罪也濂洛之傳所謂明德新民之實學全體大用之極功博厚高明萬世無弊者也豈若是哉大抵論事者當即其效觀之宋亡于理宗雖曰末運亦人事使然也愚特推原其流弊之極以為世戒豹耳若其慕道之心崇儒之意亦豈可少之哉後世人主其尚以誠實為務毋徇虛名以嫁禍於斯文而貽世道之憂

皇太子禥即位是為憲宗

尊皇后為皇太后

蒙古以阿合馬善理財超拜平章政事

○宋世史

度宗皇帝 諱禥 理宗從子

乙丑 (宋)度宗皇帝咸淳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葬理宗于永穆陵

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蒙古召許衡議中書省事

丙寅 (宋)咸淳二年

賈似道求去帝拜留之

丁卯 (宋)咸淳三年

立皇后全氏

始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顏孫師于十哲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

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以留夢炎為樞密使

以呂文煥知襄陽府

叛賊劉整上攻宋方略于蒙古請先事襄陽

蒙古謀入寇城白河口

西域人進萬年曆于蒙古

此回回曆法之始

戊辰 (宋)咸淳四年

蒙古圍襄陽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己巳 (宋)咸淳五年

以李庭芝為兩淮制置大使

葉夢鼎乞致事不待報而去

蒙古益兵圍襄陽

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

蒙古圍樊遂城鹿門

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

庚午 (宋)咸淳六年

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

蒙古立尚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春三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以許衡爲中書左丞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
蒙古史天澤城萬山
辛未 宋咸淳七年
春二月大饑
蒙古分兵寇嘉定諸路
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
蒙古許衡上書論阿合馬以衡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號其國曰元
自古國號皆以地名以義起者始見于此
賈似道置士籍
壬申 宋咸淳八年
蒙古罷尚書省
張貴張順救襄陽戰敗死之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賈似道去位詔出貴
嬪胡氏爲尼似道乃遜
嗚呼賈似道所以敢要其君而度宗所以
不敢拂其意者豈不以外敵方彊國家一
日不可無之乎愚吏宦門愚矣然猶出於
衆人之所蔽似道則真天下之至愚者也
盡亦反已自思乎北狄之勢力如此吾有
何術可以制之乎吾之人孰可恃乎吾既
無術以制之而吾之人又無可恃者一旦
彊虜復來則吾之手足盡露矣何以善其
後乎如此則國必亡國既亡矣吾身安能
獨存乎愚故曰似道者真天下之至愚者
也
賈似道加太學養錢覓科場恩例
嗚呼處士橫議必在國家末造之秋當隆
盛時無此事也方漢盛時無有所謂浮議
也而鉤黨之興乃在桓靈之世宋時亦然
然漢之黨也以義宋之黨也以利蓋宋以
忠厚立國不殺士大夫當時士夫毅然以
氣節自高名義爲重一遇國家有事輒明

目張膽別白言之不少顧忌往往以此得
美名躋顯位不幸觸忌諱遭遷謫以去及
其事久論定直聲勁節亦從此益大以著
士夫習見其然其中不逞者遂借此以為
取名之階進身之徑其流弊之極遂至學
校所養之士亦效尤之至於景定淳祐之
間朝廷任一宰執用一臺諫稍不合衆心
三學之士相率攻之必去其人而後已稍
不如意則加以無名之謗造為不根之言
或有所行遣則必借泰為論動以焚坑惡

聲加諸君相一時權相如丁大全極力與
之為敵方大猷者與力其間其後諸生協
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既去而大猷題名
之石亦被磨去以快宿憾自是之後恣橫
益甚賈似道入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
術籠絡之於是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
三學之士喫其利而感其恩目擊似道之
誤國噤不敢出一聲甚至要君去國也上
書贊美挽留之無所不至嗚呼三學諸生
平日所以扣閽上書經臺投卷者無非仁
義之言聖賢之道至是其心迹盡露矣嗚
呼士大夫之在學校者讀聖賢之書受教
養之恩其尚當知所以自守而毋蹈宋人
之失哉或曰學校之士遇國家有事上下
蒙蔽之時亦可以默默曰漢之王咸唐之
何蕃宋之陳東當言而言專為乎國而不
為乎私是固君子之所與也

(甲戌)宋咸淳九年

樊城陷范天順牛富死之

呂文煥以襄陽叛降蒙古

城清口

蒙古召姚樞許衡徒單公履等議南伐
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滑為沿江制置
使

分淮東西制置為二司淮東以為李庭芝而
以淮西屬夏貴

蒙古許衡乞罷從之

(甲戌)宋咸淳十年

賈似道母死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即起復入
朝

秋七月癸未帝崩于福寧殿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五
皇子昰即位尊為太后臨朝聽制
封兄昺為吉王弟昺為信王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以朱禩孫為京湖四川宣撫使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蒙古遣伯顏大舉入寇
叛賊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野懽趨淮西

嗚呼呂文煥劉整千載名教之罪人也文煥守襄歷年無救不得已而為一郡之生靈救命整為權奸所害不得已而為避禍之計發之正理固已失臣節矣然猶有可諒者忍恥偷生苟度殘年而甘與草木同腐幸矣何忍而又為異類之嚮道以戕我同類伐其父祖之邦獨不思所以為我仇者權奸也吾君有何罪乎縱使有罪臣子亦無讎君父之理況吾家國陷免主幼而母老乎二人者梟獍豺狼之類誠狄兎之不若也書之于冊遺臭萬年

蒙古伯顏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鄂守將遮居誣死之

元史明書伯顏屠沙洋嗚呼所屠者豈一二人哉而謂之不殺一人何也

以陸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以王爚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兼樞密使

蒙古兵渡江

蒙古拔陽邏堡會兵趨鄂州

鄂州降蒙古伯顏引兵東下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

詔天下勤王

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陳奕以黃州縣降蒙古

帝昰度宗子

乙亥 宋帝昰德祐元年

葬度宗于永紹陵

呂師夔以江州叛降蒙古

叛賊劉整死

劉整降元元用之為中書左丞矣昌不以
元書寫呼此所以絕後世亂臣賊子之念也彼其所以甘心夷虜之臣而為其效
力者欲希一時之富貴以為身榮也愚故
痛加誅絕使後世之亂臣賊子不臣而黨
異類者視此為戒咸知人生幾何雖可僥
倖於生前而卒不能逃公論於後世庶幾
中國少稍亂乎或曰春秋據事直書而善
惡自見今不書其官而名以叛賊無乃非
書法乎呼史綱書此所以示後世之愚民
悍卒使人人易曉也豈敢上擬春秋乎

范文虎以安慶叛降蒙古

賈似道出師次于蕪湖

以汪立信為沿江招討大使

賈似道遣宋京如蒙古軍請納幣稱臣伯顏
不許

張晏然降蒙古上書乞存宋祀

以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

蒙古陷池州權守趙卯發死之

蒙古史天澤死

蒙古遣使往日本

孫虎臣夏貴之師潰于江上賈似道走揚州

蒙古盡陷江淮州軍

蒙古陷饒州知州事唐震故相江萬里死之

趙溍棄建康

賈似道上書請遷都

張世傑將兵入衛遷復饒州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湖南提刑李芾遣兵入援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

遣蒙古行人郝經還

或曰元世祖本無伐宋之意使宋人不拘
郝經其後不殺廉希賢心將通和講好而
中國不至於一統於夷矣惜乎宋人自速
其咎也嗚呼其然豈其然哉元世祖未即
位之前憲宗已興師萬里外擊安南矣而
世祖亦嘗自將擊大理入吐蕃當是時也
未興伐宋之師已侵廣西湖南之境其地
在宋郡之南數千里之遠其務遠略也如
此雖不毛瘴癘之鄉亦無所不至況江浙

財賦所出之地素稱富饒也哉其浙以遠
使者襲用金人愚宋之術焉耳豈真其心
哉夫以緬甸交阯在江浙以南幾於萬里
占城爪哇日本之域隔越大海風波險惡
忍棄數十萬人之命以爭之況中國帝王
之都人物財寶所聚在其壤土之近者哉
春秋推見至隱雖幽潛隱微之未發者猶
聞而顯之矧其昭昭素著者又豈能逃明
者之見哉嘗觀元初一將腹心股肱之臣
雖多中國之人然受其豢養貪其爵祿忘
其身之為華亟無一人一言勸其存宋者
雖以劉因之賢猶作渡江賦以欣幸之而
有戰則為土降則為奴之語他又何責哉
在昔五胡亂華姚弋仲一老羌耳猶能言
胡人自古無為天子之理王猛臨終尚能
勸苻堅以存晉祚許平仲一世大儒得君
行道章疏屢上曾無一言及此何也況其
將議伐宋也又與姚樞徒單公履同召也
哉本紀載公履勸伐之言使平仲有知之
之語未必見遺也

陳宜中請誅雷似道罷其平章都督
右丞相章鑑循
沿江招討大使汪立信卒于軍
蒙古兵入漣海州
陳宜中殺韓震
蒙古伯顏入建康
以王爚為左丞相陳宜中為右丞相並兼樞
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復吳潛向士璧等官賜竄貫似道黨與
潛說友以平江府叛降蒙古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分道出兵
有二星鬬于中天一星殞
書星鬬始見此
曾淵子文及翁倪普等遁
蒙古使廉希賢等來至獨松關守將殺之
蒙古阿里海涯入岳州
朱禩孫高達叛以江陵降蒙古荊南州軍皆
附
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使開府紹興
蒙古兵寇真揚州

劉師勇復常州
籍吕文煥等家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既晝晦
昝萬壽以嘉定諸城叛降蒙古
以王爚平章軍國重事陳宜中爲左丞相留
夢炎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張世傑大敗于焦山
放賈似道于循州籍其家
京學生上章論陳宜中宜中擅去位詔罷王
爚召宜中于温州

以夏貴爲兩淮宣撫大使貴不奉詔
以李芾知潭州文天祥知平江府
蒙古廉希憲行省事于江陵
蒙古兵陷泰州
詔張世傑劉師勇總出戍兵
以留夢炎爲左丞相陳宜中爲右丞相並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
蒙古兵圍潭州李芾力戰禦之
賈似道伏誅
蒙古兵圍揚州李庭芝力戰禦之

蒙古伯顏濟江分兵東下
文天祥遣兵救常州不克
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
蒙古兵陷慶德軍召文天祥入衛
蒙古兵陷江西州軍都督密祐逆戰于撫州
死之
蒙古伯顏陷常州屠其民止存七人知州事
姚訾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死之
作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爲平
常州非江南之地那元之號令凡攻城臨
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
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怒
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遁
土爲墨併人藥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
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
斬艾之餘止存七人嗚呼夷性殘忍一至
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
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
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
之時也嗚呼伯顏軍至皋亭謝太后即遣

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訶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

蒙古破獨松關

左丞相留夢炎遁

遣柳岳如蒙古軍哀請禮不伐喪伯顏不聽

以陳文龍參知政事

蒙古伯顏入平江

復遣柳岳如蒙古求封為小國

以文天祥簽書樞密院事

黃萬石叛降蒙古米立死之

丙子 宋德祐二年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

蒙古陷潭州李芾死之湖南州軍皆陷

蒙古制江南人為十等

按宋謝枋得曰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貴之也貴之者謂有益於國也七匠八倡九儒十丐後之者賤之也賤之者謂無益於國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考元史不載此制蓋為世祖諱也作史者不虛美不隱惡善惡皆當直書不然豈得為直筆哉

以吳堅為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

楙暴遁

劉漢傑以嘉興府叛降蒙古

遣劉岊奉表稱臣于蒙古

進封吉王昰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

召留夢炎不至以為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蒙古伯顏軍皐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迎之

右丞相陳宜中夜遁

張世傑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入于海

吳堅文天祥如蒙古軍伯顏執天祥

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

以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院事

春二月日中有黑子

蒙古伯顏遣人入臨安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劉岊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

如蒙古軍堂逃歸
蒙古執文天祥北去
蒙古使范文虎追益王廣王不及執楊鎮淳
臨安二王遂走温州
夏貴以淮西叛降蒙古洪福死之
蒙古索宮女赴水死者數百人
蒙古伯顏入臨安帝及皇太后等皆北去
文天祥自鎮江亡入真州遂浮海如温州
蒙古以阿剌罕行省事于臨安
陳宜中等奉益王為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

副之開府福州起兵興復
帝至瓜洲李庭芝使姜才將兵夜擣蒙古軍不克
夏五月朔益王昰即位 改元景炎遥上帝尊號尊度宗淑妃楊氏為太妃同聽政
進封廣王昺為衛王
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文天祥至温州以為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

同都督諸路軍馬
蒙古忽必烈稱帝 昰為瀛國公
留夢炎降蒙古
蒙古軍入廣州
文天祥開府南劒州經略江西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遇蒙古兵死之
蒙古兵陷真州苗再成死之
太皇太后謝氏北去
蒙古賜宋播州安撫使楊漢英名
按金史阿骨打自改其名曰旻宋元間人

晁又改其臣之名幹离不曰宗望几木曰宗弼金雖夷人既入中國即有慕華之心惟元則不然不徒安其夷俗之陋又欲率華人盡變以為夷往往賜華人以夷狄之名而其所賜之名又皆鄙野不經如世祖賜楊漢英名以賽因不花譯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嗚呼君之賜臣將以為榮也稱之曰楊好牛榮耶辱耶

蒙古兵分道寇閩廣
東莞民熊飛復韶廣二州

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
蒙古兵陷韶州熊飛死之
蒙古兵陷處州秀王與擇等戰敗死之
陳宜中張世傑奉帝航海
帝至泉州蒲壽庚作亂降蒙古帝走潮州
蒙古兵陷興化軍陳文龍死之
蒙古兵陷靜江坑其民馬塾死之
帝次惠州遣使奉表請降于蒙古
蒙古兵分道入兩川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丁丑 宋 端宗皇帝景炎二年

春二月彗星出東北
文天祥屯漳州
蒙古兵陷廣東諸郡
文天祥復梅州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張鎮孫復廣州
張世傑復潮州
文天祥敗蒙古兵于雩都
文天祥兵潰于興國縣走循州諸將擘信趙

時賞等皆死之
秋九月帝遷潮州之淺灣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以陸秀夫同簽書樞密院事
蒙古唆都屠興化軍血流有聲陳瓚死之
蒙古兵襲淺灣帝奔井澳蒙古又襲之帝奔
謝女峽
陳宜中逃之占城
蒙古伐緬

戊寅 宋 景炎三年五月以後帝昺祥興元年

蒙古兵入重慶張珏死之
蒙古唆都屠潮州
文天祥收兵復出麗江浦
帝浮海至化州之碙洲
曾淵子至自雷州以為參知政事廣西宣諭使
夏四月戊辰帝崩于碙洲在位二年十一歲
衛王昺即位是為帝昺
帝昺遷新會之厓山
蒙古張弘範將兵入閩廣

蒙古封泉州女神林氏爲天妃

湖南前置使張烈良等起兵應厓山與蒙古戰敗死之

蒙古陷海南州縣趙與珞死之

秋八月有大星墜于海中小星千餘隨之

弈端宗于厓山

蒙古張弘範執文天祥

冬十二月黃河清

帝昺庚宗子　殂

（宋）帝昺祥興二年

蒙古張弘範襲厓山張世傑力戰禦之

春二月戊寅張世傑與張弘範戰于厓山世傑兵潰陸秀夫負帝赴海崩秀夫死之楊太后聞帝崩亦赴海崩世傑復收兵至海陵山舟覆而死（在位二年壽九歲）

宋亡（前後十八主共三百二十年東都一百五十年南渡一百六十八年）

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彊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帶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成謂上築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各人而不咎天也數

蒙古西僧八思巴死加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大元帝師

文天祥至燕不屈蒙古囚之

○元世史

史而謂之世者何舉一世言之也天處乎上地處乎下人處乎中人所處之處足則所謂世也世即所謂天下也民生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聖民必命　人主天下以任世道之責得其人則華華夷夷各止其所而不相侵亂否則土地萬之分裂人類為之混殺史綱之作必加世於國號之下以見此一時之君臣民事物凡在斯世者皆具於是史之中焉是故有華夏純全之世漢唐是也有華夷分裂之世南北朝及宋南渡是也有華夷混亂之世東晉及五代是也若夫胡元入主中國則又萬夷狄純全之世焉嘻世道至此壞亂極矣此世史正綱所由作歟

元世祖　諱忽必烈　太祖孫

凡主忽必烈至元十七年

嗚呼孔子春秋絕筆之後至是一千八百六十一歲矣其憂世之心始大驗於此嗚呼極矣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人居乎其中人必得其所以為人然後天地得其所以為天地是則人之為人天地賴焉以有立者也人所以不得其所者孰使之哉夷狄害之也天生聖人以為一世之主必使華夷各止其所而安其分則人道立而天理明地利得矣不然則紛紛擾擾相爭相奪競地之利睥天之理而人道於是乎不立矣聖人有見乎此故其致治保邦參奉以變夷猾夏為憂著書立言諄諄以內夏外夷為戒非徒為一世計斯以為萬世計也世儒以其一世之微功而忘萬世之大戒是豈上天立君之意哉是豈聖人立教之心哉竊原天地之理推聖賢之意以嚴萬世華夷之防於元之混一天下依綱目南北朝五代例分書其年號于甲子之下且黑其圈以見其為純陰之世天翻地覆夷狄反為華夏之主自天地開闢以來未始有也有之始於此嗚呼豈非天地間極

大之變也哉畎夷鬼方玁狁獯鬻戎狄之屢侵中國或曰孟子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舜與文王皆生於夷而慶之馮意舜與堯同祖文王乃后稷之後夫其所謂負夏鳴條岐畢郢之地皆在九州之中特居中國之疆境耳固非疆界之外荒漠不毛之地也而于猶恐世之拘儒妄謂二聖人者遂分之境而疑其道之不必同而爲此言豈史真

鞮鞻之比哉愚嘗因是而考春秋之世之夷矣足楚徐越此中國之人變於夷者也山戎赤狄之類此夷狄之人居中國者也春秋因其出入於華夷之間上下其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夷狄均有罪則貶而遠之使其知所儆有善則引而進之使其知所慕聖人謹華夷之分若嚴而實嚴也如此在當時若吳若楚若越固自僭稱王矣春秋未嘗因其稱王而王之而書曰吳王楚王越王也然聖人豈特不與之以王稱哉

終春秋之世迄不得與滕薛小國之例以貶通於中國焉聖人拔本塞源之慮深且遠矣況鞮鞻遠在朔漠不毛之地衣皮而不布帛茹肉而不粒菜無宮室之居無倫之理其去禽獸也者幾希一旦恣其狼虎之毒殘我中國之生擾我帝王所自立之地統我華夏衣冠禮義之民支自稱曰皇帝吾亦從而皇帝之生其時皆在[illegible]穿之中刀鋸之下固無如之何[illegible]世之史臣又皆吾孔子之家法而[illegible]

人春秋之大戒世道之責將焉賴哉

擧難氏亂國

張弘範死

弘範以死書何誅其以華人爲夷用而滅中國之統也弘範既爲之臣矣臣爲君用不得不然又何誅嗚呼周平王遣寧侯來賜仲子先儒謂其以太宰承命以賜諸侯之妾不知其不可是爲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是爲不忠言不用而居其位不辭是爲不禮貶而書名賤之也且宰咺所事者

周之天子所賜者諸侯之妾行之於時日之間雖曰於禮有悖而綱常之大分未盡瀆也聖人猶必貶絕之況以中國之人仕禁臠之虜滅我自三皇五帝以來中國之統者乎仕元之人不止弘範誅其一以儆其餘

始窮河源

自有河以來皆言其源出崑崙而以張騫之言爲信至是始知其源之所自

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許衡致仕

姚樞卒

復大發兵擊日本

行授時曆

辛巳至元十八年

許衡卒

仕元之臣衡爲之冠冕而卒不書其官爵者何原其心也衡臨終之言曰我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慎勿請謚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嗚呼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觀斯言也則衡固亦自知其仕元之非矣可見天理之在人心未嘗或泯也徒以其知之未真行之不決至其臨終之際天理發見出於由衷之言味其不能辭官之一語則可見元人之官在所當辭而不能辭焉以是負愧云爾衡不自諱後世之人乃曲爲之諱何哉春秋責備賢者故細目於揚雄之仕莽以死書之衡之仕元較之雄尤甚焉者然其有自知自悔之辭此其所以不書死而書卒也歟或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許衡生元人域中而不仕元將何以行君臣之義哉夫謂之義者宜也可仕則仕不可仕則不仕合其宜則爲義不合其宜則爲非義夫以中國之人學周公孔子之道雜群胡之中毀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絕我中國帝王之統爲宜乎不宜乎然則孔子欲赴中山弗擾之召非歟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吁以臣而畔君一旦而革其非心則君臣之分故在也以夷而戕中國

之主春秋華夷之分安在哉在聖人則欲
社而終不往而衛則卒往焉其亦異乎聖
人矣然則為許子計奈何曰隱居教授明
道以淑其徒立言以範乎俗如劉因之屢
召不出出而亟歸可也宋范質臨終戒其
家勿請謚立碑其意與衛同

手日本兵十餘萬死于海島還者僅二人

始皇築長城漢武伐匈奴後世以其窮兵黷武目之以為無道主元世祖所謂賢者也在位之日擊緬伐占城擊爪哇

擊日本殆無虛歲其所以窮兵黷武比之秦始漢武何如哉夫以長城之役北塞之師所以為中國生靈計耳孟以宮中國者莫如北狄方吾盛時苟不驅之除之異日為吾子孫害必深也秦始漢武之心不過如此世祖之擊此諸國則異于是緬甸接于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皆在大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孟聞此諸國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求無用之物害有用之人為民人之主而殺人民以逞所欲一之不已而至再至三焉有道之主果若是哉或者至比世祖以堯舜而比許衡以孔孟噫世祖得為堯舜則衡優為孔孟矣

括江南戶口稅

焚毀道書

道家所謂經者率多偽妄俚淺之甚焚之誠是也然則道士當用何書敎曰老莊列子之類其本書也道士之書亦焚毀而佛氏之書獨不可焚毀歟曰以五十步笑百步同一走矣異用相笑為哉世祖崇佛而黜道周武帝唐武宗之故歟

以阿合馬為左丞相

壬午 元至元十九年

復遣兵擊緬國

益都千戶王著擊死阿合馬于闕下

戮阿合馬屍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命發都擊占城不克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遣使括雲南金
以宋衍聖公孔洙爲國子祭酒提舉浙東學
殺宋丞相文天祥
徵處士劉因爲右贊善大夫尋辭歸
始海運
癸未 元至元二十年
復擊緬國
春二月庚寅太陰掩昴丁酉太白犯昴壬寅
復犯
廣州兵起平之
復發兵擊日本
詔益兵擊占城
秋七月太陰復掩昴
建寧黃華兵起稱宋年號
破緬諸部俱降
甲申 元至元二十一年
遣王積翁使日本未至舟人殺之
命脫歡假道安南擊占城安南拒之
秋九月京師地震
以安童爲右丞相盧世榮爲右丞
詔盧世榮行鈔法罷御史中丞崔或
乙酉 元至元二十二年
元主從西僧請發宋會稽諸陵
按宋濂文集至元二十一年僧嗣古妙高
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西僧楊璉真加與
桑哥相表裏爲奸明年乙酉正月奏請如
三僧言發陵取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屠
于杭之故宮藏理宗頂以爲飲器我
太祖洪武元年始命索飲器于西僧而以藏之
舊穴云夫楊璉真加發陵之罪固不容誅
矣然其發之也乃奏請而後行則其罪固
有所歸矣嗚呼盜賊發前代之陵寢以求
寶玉不知其手名尚富爲之根究誅請況
知其故而使之戕其遺體也哉世祖因其
奏請而從之是則以帝王而爲未有盜竊
之事也世祖不君之事非止一端而此爲
甚說者乃欲後世作史者比元魏而進之
果何見哉按欽云見于漢書今西僧用火
葬骨以爲孟貯水以洒爭交以人
兩相背以爲敬恐與
漢人所謂飲器不同

立規措所
脫歡兵擊安南陳日烜敗走入其城而還
遣使往馬八國求奇寶
三代以來中國所謂寶者珠玉金貝而已
至西域通中國始有所謂木雜琉璃瑪瑙
珊瑚之類雖無益於世用然猶可玩以為
器至元所謂寶者則異于是是皆堆石碎
礫之類形既不圓文又不瑩用之製釵銀
以為服飾乃至費貨萬億以售之[illegible]在
元君中為最賢猶遣使絕域求[illegible]
是責矣
後會兵擊日本尋罷之
盧世榮伏誅
太子真金卒
丙戌 元至元二十三年
春正月太陰掩昴
禁漢人持兵器
遣使求江南人才
河決
丁亥 元至元二十四年

復擊安南陳日烜棄城走
復置尚書省以桑哥鐵木兒並為平章政事
阿魯渾薩里為右丞葉李為左丞
初置國子監
設江南各路儒學提舉司
行至元鈔
諸王乃顏反元主自將平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檢覈中書錢穀殺參知政事郭佑楊居寬
以桑哥為尚書右丞相
戊子 元至元二十五年
毀宋故宮為佛寺
江南兵起
行省丞相忙兀帶殺南臺御史中丞劉宣
遣使鉤考諸路錢穀
立桑哥輔政碑
己丑 元至元二十六年
開會通河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詔求知信州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

禁江南民挾弓矢

禁百官受饋酒食者籍其家貲之半

庚寅 元至元二十七年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地大震江南大水

辛卯 元至元二十八年

春二月太白犯昴

桑哥葉李以罪免

罷徽理司

以完澤為尚書右丞相

逮西僧楊璉真加下獄尋釋之

天下之惡一也盜賊發前代帝王之陵寢後世帝王所當禁戒者也所以禁戒之者非但為前人亦將為吾易世之地也楊璉真加發宋帝陵寢之在會稽者凡一代帝王之遺骸皆為其暴露甚至截其頭顱以為器有人心者所不忍聞也世祖於此略無惻然之心幸有發覺其事者既逮之下獄矣而又釋之迫其死也又罔其子以為行省執政之官謂世祖不知情可乎蓋世祖實使彼覺為之不得已迹於公論而逮其下獄故不徒不罪之又賞其功而錄用其子也

復徽劉因為集賢學士辭不至

罷尚書省

桑哥伏誅

按元史奸臣傳凡五人而四人者在世祖之世其臣固奸矣而用之者何人哉夫我

孛之世昏弱之主為奸臣所怵制脅制者則有之矣未聞創治立法之君而為奸人所動者也迹世祖之臣所謂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三人者皆以財利進既而皆以財利誅豈世祖皆不知其人而誤用之哉蓋三人者不知世祖之心而誤為世祖之用者也世祖之心公私善惡交戰于胷中所甚愛者利也而好名之心亦未嘗無焉見彼三人者善於理財故驟用之謂其可以富國而裕財雖有人言不入也及財既得矣而又慮人議我後而加我以好利之名人或有言焉若若於是從而誅之以解人言

以金吾名後來者不悟其機又從而蹈之嗚呼可哀也哉愚故曰三人者不知世和之心而誤爲世祖用者此也或者不以愚言爲然以爲誤用其人呼所謂誤者一斯可矣何乃至于再至于三乎世祖用此三奸亦所謂怙終者耶

壬辰 遣使招諭流求

元至元二十九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開通惠河以郭守敬領都水監事

詔江南避亂者令復業

遣亦黑迷失等擊爪哇

夏六月兩浙水

詔貸楊璉真加罪給還其人口土田

癸巳 遣使招諭暹國

元至元三十年

以楊璉真加子暗普爲江浙行省左丞

徵士劉因卒

劉因卒而書以徵士何倣綱目書陶潛例也因生元人近甸而不仕元其志可尚也已蓋掌觀其所作退齋記有曰挾老氏之術者以一時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害民然而特立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爲且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不疑而人亦莫知叅之也其徒榦儁民申之曰先正得時行道大聞文風衆人宗之如伊洛先生斥之曰老氏之術也由此言觀之則因之不仕蓋的然有所見也但所指言者不知何人然味其辭所謂以孔孟程朱自居及其徒所謂得君行道衆以伊洛宗之似指當時許衡也若然則因亦不然衡之仕元歟雖然因知元乃夷狄之君不可事而不知宋乃中華之統不可絕而作渡江賦以籌畫忻幸之何歟豈非幽燕之地淪入夷狄已久雖豪傑之士如因者亦不免爲見聞習染所局歟毋怪乎盧摯之徒謂宋爲淮夷也

詔擊八百媳婦國

冬十月彗出紫微垣

元至元三十一年

春正月元主忽必烈死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
嗚呼世道極變之大有三曰臣而僭君之位也婦而當陽之剛也夷狄而爲中國之主也自秦漢以來僭君之位有莽溫焉然前此猶有羿也當陽之位有武曌焉然前此猶有嬀也夷狄之主中國則首昉於蒙古焉前乎此者淵勒非不稱帝也然崛起而倏滅遼金非不僭號也然偏安於一隅未有混一天下使凡覆載之間止有夷而無華如元世者也嗚呼豈非世道極變之會歟作俑之尤在於世祖故援王莽武曌之例而以死書非忘其宏闊及民之仁著此以立萬世華夷之防焉耳

得玉印以爲秦璽

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證以爲秦璽按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無之其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孫鐵木耳立是爲成宗尊其父真金曰裕宗

以玉昔帖木兒爲太師伯顏爲太傅月赤察兒爲太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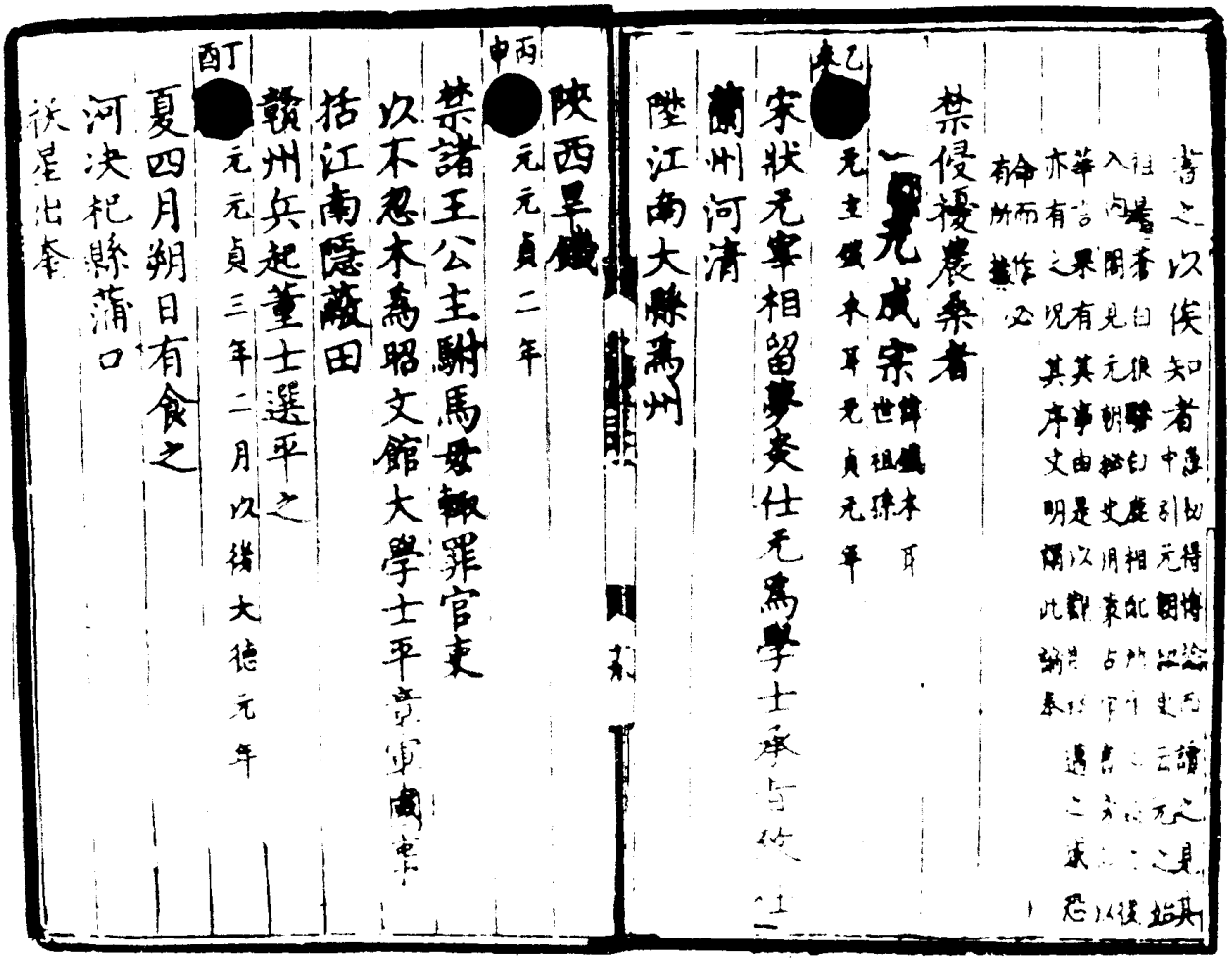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賜宋使臣家鉉翁號處士

秋七月詔中外崇奉孔子

臣按寧獻王所著通鑑博論於至元十八年有云帝信桑門之惑盡焚中國道藏闕儒道二教爲外學貶孔老爲中賢尊桑門爲正道又爲世祖斷云聽奴僧祥邁之誘作妖書以毀昊天上帝貶孔子爲邪道擬

爲中賢不足稱聖及考元史止於是年焚毀道書而不見所謂貶孔子之實惟成宗本紀世祖正月崩成宗即位是年秋七月即書詔中外崇奉孔子大孔子自唐宋以來天下學校通祀之已非一日又何待今日始詔中外崇奉之哉意當時必有所施行如博論所云者元史臣爲世祖諱故畧去之嗚呼孔子既沒之後世主未嘗敢有異論者使誠有是事則世祖之罪浮於始皇矣疑以傳疑史家通例也特因所疑而



禁侵擾農桑者

乙亥 元成宗 諱鐵木耳 世祖孫 元主在位十三年 年號一 元貞 大德

宋狀元宰相留夢炎仕元爲學士承旨改江

蘭州河清

陞江南大縣爲州

丙申 元元貞二年

陝西旱饑

禁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

以不忽木爲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

括江南隱蔽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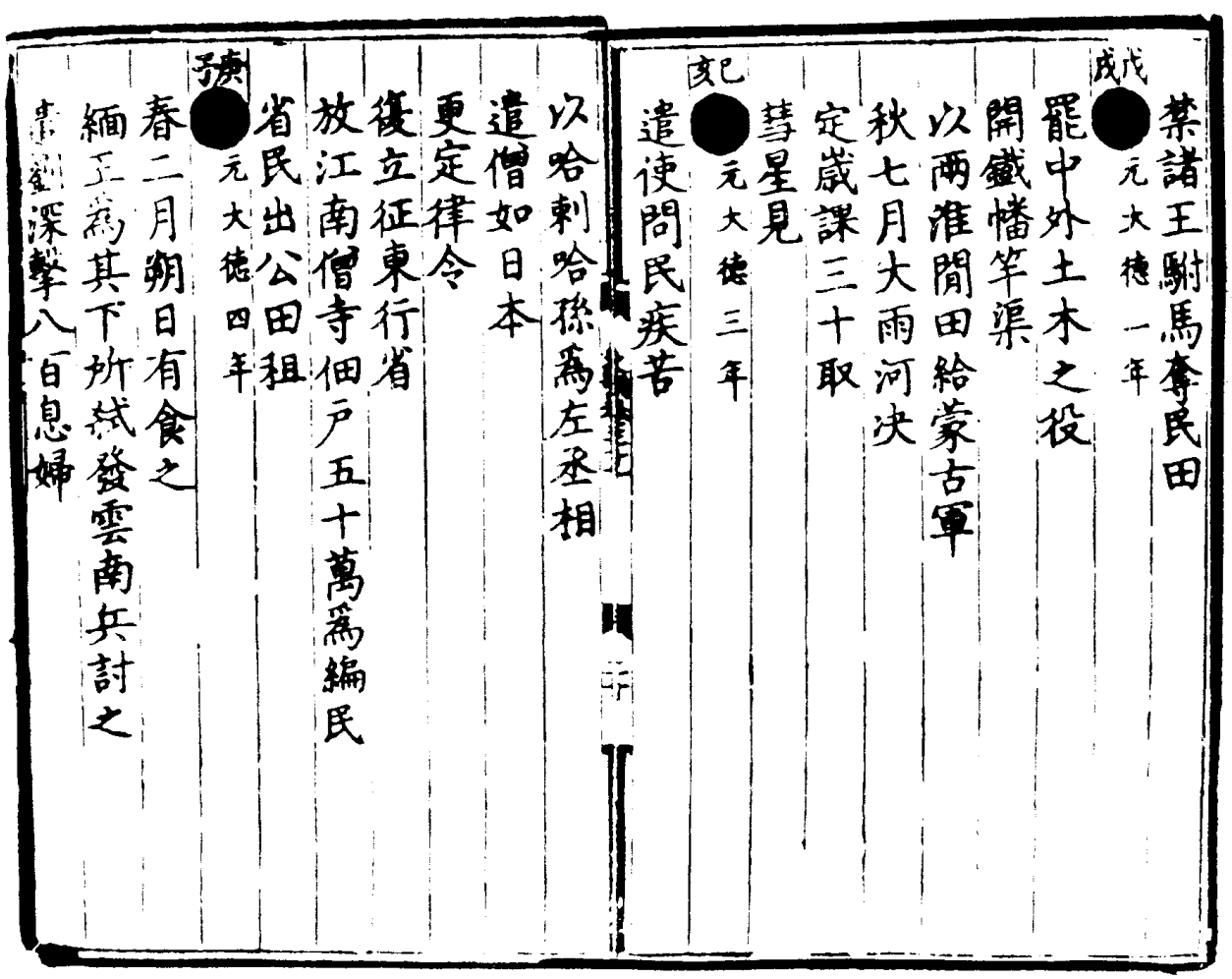
丁酉 元元貞三年二月以皆大德元年

贛州兵起董士選平之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河決杞縣蒲口

秋星北奔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戊戌 元大德一年

罷中外土木之役

開鐵幡竿渠

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

秋七月大雨河決

定歲課三十取

己亥 元大德三年

彗星見

遣使問民疾苦

以哈剌哈孫爲左丞相

遣僧如日本

更定律令

復立征東行省

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爲編民

庚子 元大德四年

省民出公田租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緬王爲其下所弒發雲南兵討之

罷劉深擊八百媳婦

辛丑 元大德五年
劉深兵次順元蠻酋宋隆濟等逆兵反
詔擊緬兵擊金齒諸蠻
秋八月彗入紫微垣
壬寅 元大德六年
誅朱清張瑄
西南夷俱反遣也速解兒等擊平之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癸卯 元大德七年

遣使巡行天下
宋隆濟等平
夏閏五月朔日有食之
兩浙大饑
以哈剌哈孫爲右丞相阿忽台爲左丞相
冬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甲辰 元大德八年
春正月平陽地震不止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乙巳 元大德九年

春三月隕霜殺桑
大同地震
立子德壽爲太子
命兄子愛育黎拔力八達居懷州
給曲阜林廟灑掃戶
丙午 元大德十年
龍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丁未 元大德十一年
安西王阿難答等來朝
元主鐵木耳卒
世祖書死而成宗以卒書何視羅氏曰
倒也夫夷狄固不可主華夏然業已得之
非處心積慮之人其罪固輕於造謀主意
者也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去右伯岳吾氏臨朝以
安西王阿難答攝政右丞相哈剌哈孫遣使
迎懷寧王海山于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力
八達于懷州
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
阿難答歸于上都

夏五月海山至上都廢右伯岳吾氏殺阿難答等
懷寧王海山立于上都是爲武宗
追尊其父爲順宗皇帝
加哈剌哈孫爲太傅
以塔剌海爲左丞相
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
封堯剌爲越王遷哈剌哈孫爲和林左丞相
以塔剌海爲右丞相塔思不花爲左丞相
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按自古諡號必加以實字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孟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設設之辭非眞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竊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眞楹之後千有八百餘年天翻地覆而有蒙古之禍哉由是推聖人之心切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

停內降官
元主至自上都
山東饑
徵處士蕭斡爲太子右諭德尋以病辭歸
元武宗諱海山成宗從子
戊申元主海山至大元年
以阿沙不花爲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兩浙饑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詔毆西僧者斷其手署者截其舌
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
以塔思不花爲右丞相乞台普濟爲左丞相
諸路水旱蝗
以西僧教尼班爲翰林學士承旨
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脫虎脫爲左丞相
詔有司贖饑民所鬻子女
元至大二年

追還內降璽書
河決歸德封丘
復置尚書省保八請以乞台普濟爲右丞相
脫虎脫爲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爲平章政事
保八爲右丞王罷爲參知政事從之
頒行至大銀鈔
始鑄錢
算江南富民子爲軍
以阿散爲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庚戌 元至大三年

徵李孟入見
以樂實爲尚書左丞相
詔脫虎脫三寶奴總百司庶務
荆襄大水山崩
修明勸農之令

辛亥 元至大四年

春正月元主海山卒在位五年
愛育黎拔力八達罷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
奴樂實等
以鐵木迭兒爲右丞相李孟平章政事
召先朝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三月愛育黎拔力八達立是爲仁宗
寧夏地裂
遣宦者李邦寧釋奠于孔子是日大風
罷至大銀鈔銅錢
遣兵擊八百息婦

壬子 元仁宗 諱愛育黎拔力八達 武宗第二子 元主愛育黎拔力八達皇慶元年

以阿散爲左丞相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癸丑 元皇慶二年

以禿忽魯爲右丞相
春二月彗出東井
夏六月京師地大震
以許衡從祀孔子
自唐以諸儒從祀孔子廟庭後世因之必
其人於孔子之道有發明衛翼之功然後
與焉非徒崇德亦以報功也夫孔子有大
功於天地以其刪述六經垂世之儒者必
於是六者之經躬而行之闡而明之然後

得以與於從祀之列苟棄其書而不用悖其道而逆施陪食聖人廟庭之間其心安乎春秋一經關係尤大宋王安石棄春秋之經者也一時群小附和雖躋之於從祀之列其後公論卒定就而去之元之許衡則悖春秋之道者也春秋之道內夏外夷一會之頃尚不容其主中國况四海之大其肯容之為君乎或曰仕元之人多矣乃獨責衡可乎曰此朱子責備揚雄之意也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何責焉愚情無知識

少時嘗妄有所論謹錄其畧分書于下方

或曰宋室南遷女真徐俗中得韃靼奄而有之三綱淪而九法對天想許于以河洛正傳起而輔之中國不其受於成夷人題不盡入於會毀未必非許于功也使當世緊許子焉其不至於為誠很没不亡矣則許子豈可輕嘗乎哉曰為一世討則許于固不為無功矣為焉世許則許于道得堯罪哉嘗即元史孝之妻無偏正皆猶元于緊情康皆稱太子父死而于黍其受充袁而夢憂其歲其倫理蓋進然矣入忠出以夷秋之黜大朝會坐于正嚴之上與其君同受詳臣朝實又造為字書以亂吾中國自結編以後之文為其教法蓋義然矣官之正員必以胡類國有大議遂出漢臣使不得與閒其政事大抵類是可謂無章矣是三者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也許于會一言及之乎然是三者終元世而不變則是許于未嘗言也言則史必書之矣此其大

者不能華之則其功以之小者何補哉是許于不能變其習俗矣不能變其習俗况望行其道以有為乎哉也當內以不能與於夷狀人類皆以不盡入於俞雖者是孟天理在人心者不容氓中圖先王之澤猶存乎耳豈盡許子功耶曰若子之言此傳道能者必道行於時始可耳而周程張朱皆不足以當之矣曰此周程張朱所以為周程張朱而許子所以不能及也四子者當大宋明盛之時違遣退義尚有不合不肯少狂况肯比肩醜類而事夷狄之主乎許子殆揚雄之流欲詘身以伸道齋道高於身身詘矣道可伸乎或曰當是之時宋室既亡矣許于生於河內盡在方人之氓中也不仕則己如必仕焉舍元何適哉孔子作春秋主於尊周室而孟于懷懷以王道說魏齊之君而曾無一言及於周司焉氏李泰伯亦審非之而朱子不以二于之言為然且為之舞於焉許子之意得無合於孟子而子之所見亦二子比乎曰是不

然戰國之特周過其曆賢聖之君不作賊之僭悖於虐威未有甚於此肆者矣以威殺人蠻械攻野以戰殺人然斯兩貴乎王天下者以其能安天下之民而天下之亂云耳令乃備備焉不能自矣從建空名於諸侯之上是豈上天所以作之君之憲哉蓋王者天下之共主不能其乎民則弟主矣孟子之心切於救民甚有不得已焉耳善乎先儒有曰夫于作春秋以尊周文王事殷之心也孟于說然齊以王道武王伐紂之心也噫知武王子儒文王則知孟子善學孔子矣七篇之書執非之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乎然孟子所於者耀齊也而足謝未嘗適泰楚焉其意蓋可見矣此愚所以斷之為揚雄之流其所見猶未建貴詎胡銓也况望孟子乎貴謂之言曰中國首也夷狄足也漢事匈收足反居乎上嗚呼中國事夷狄則為足於於首以夷狄為中國主豈非足反焉首乎足加於首識治體者尚為之太息刎足反為首而敬

倖遺儀者不能救辯而又助之可乎胡銓之言曰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嗚呼童蠢之愚尚知犬豕非可拜之物名為大儒行先王之法行道先王之法言而曾童豬之不若耶且宋高宗為親故屈抑於虜君子猶不與之況以斯道自任者乎其不為君子所與也決矣抑嘗考許子入仕之時宋室猶存也夫宋室所以不擁者貞以國勢微弱幼主權擁臣誤國耳非有桀紂之惡也非若賊圖之甚也當時生民所苦者正坐夷狄設逮不已耳許子倚以生民為念盍勸世祖以道和睦鄉以息有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當為之反覆開喻明其為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小贖其輔夷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何哉使許子知不及此不知也知而不言不仁也言不從不去不勇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人所同得也三者闕一不足以為道矣然則

為許子計奈何亦惟隱居教授明其道以誠諸其徒使天下由是曉然知春秋之大義庶幾天理之為人心者不至於不滅無餘可也則夫朱子之後延其絕緒者今許子其誰哉況以許子天分高明德性渾厚又有躬行實踐之力將見其與周程張朱世傳於天地之間而從祀孔子之宮牆千萬載而無愧矣臣臣嘗竊蠢測如小子者尚敢置其喙哉或曰今許子從祀孔子廟庭幾二百年矣名公鉅儒生其後者曾無一人一言非之子須何據而云然子曰此蓋元人自祀其臣而其門人曰尊其師亦如宋人以衍王既纂夫子爾故我朝從之未華齋夫衆言淆亂折諸聖子蓋折諸孔子之春秋者也彼是則此非二者必居一於此矣夫豈無稽之言哉或曰仕元之人多矣所以責許子可乎蓋他人隨世就功名者也許子則學道者也以一世之功名而論許子則固衆人中之山斗江漢也者以焉由之道槃焉恐不葬以無過

耳雖然許子之心庶幾亦未必自謂至此一時為其門人者尊稱之過其實後人因之又往往不之考焉此予所以不能已於言也

元延祐元年

甲寅

● 求遺逸

以阿散為右丞相

勑自今官者勿得授文階

復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阿散為左丞相

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

復以李孟為平章政事

定官民車服之制蒙古人不禁

乙卯

● 經理江浙江西河南民田

元延祐二年

始開科取士分進士為右左榜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成紀縣山移

加官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畿內大雨水

贛州民蔡五九兵起

冬十一月彗見紫微垣

以武宗子和世㻋為周王出鎮雲南尋逃居

漢北

丙辰 元延祐三年
太史令郭守敬卒

立子碩德八剌爲太子
丁巳 元延祐四年
以阿散爲右丞相
以伯荅沙爲右丞相後以阿散爲左丞相
嶺北地震三日
戊午 元延祐五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己未 元延祐六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山東淮南諸路大水

庚申 元延祐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元主愛育黎拔力八達卒在位十年壽三十一
太后以其倖臣鐵木迭兒爲右丞相
鐵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
中丞拂哩兒只
太子碩德八剌立是爲英宗

尊其祖母爲太皇太后母爲皇太后
加鐵木迭兒太師
左遷李孟
殺上都留守賈勝
以拜住爲左丞相
秋七月太陰犯昴
許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辛酉 元主碩德八剌至治元年
遷武宗子圖帖睦爾于海南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禁妄言時政
冬十二月太陰犯昴

壬戌 元至治二年
春正月太陰犯昴
命有司恤孔子子孫貧乏者
禁捕鴛鴦違者籍其家
以旱潦免河間等十二郡民租之半
秋九月京師地震
以拜住爲右丞相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癸亥 元至治三年

春三月元主如上都

秋八月御史大夫鐵失弒元主碩德八剌于南坡及其右丞相拜住在位四年壽二十一諸王按梯不花等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

元主至大都

雪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等寃

元主追尊父晉王甘剌麻爲皇帝

流諸王按梯不花等于邊地

以倒剌沙爲左丞相

甲子 元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世祖曾孫晉王之子元主也孫鐵木兒泰定元年

召圖帖睦爾于海南封懷王尋出居建康

立子阿速吉八爲太子

冬十月太白入斗

乙丑 元泰定二年

以塔失鐵木兒爲右丞相

丙寅 元泰定三年

河決陽武

丁卯 元泰定四年

旱蝗民饑

秋八月山崩地震

戊辰 元泰定五年二月以後改元天曆元年九月以後元主圖帖睦爾天曆元年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元主如上都命簽書樞密院事燕帖木兒留守大都

徙圖帖睦爾于江陵

禁蒙古色目人不許居親喪

己巳 三十六

寧夏地震

秋七月元主也孫鐵木兒卒于上都在位五年壽三十

燕帖木兒執大都臺省臣爲伯都剌等下之獄遣使迎圖帖睦爾于江陵

太子阿速吉八立于上都改元天順遣梁王王禪等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世史正綱卷二十二　　英集上

○元世史

元文宗諱圖帖睦爾
武宗次子

己巳　天曆二年

周王和世㻋立于和寧之北賜號
陝西大旱饑
圖帖睦爾立其妃為后
圖帖睦爾追尊和世㻋母及其母並為后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和
世㻋以燕帖木兒為太師

和世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太白經天

八月丙戌和世㻋次旺忽察都地圖帖睦爾
入見庚寅和世㻋暴卒

按順帝紀後至元六年詔天下謂文宗謀
為不軌使明宗飲恨而崩則文宗弒逆明
矣史網書以暴卒何夫弒逆大罪也加人
以大罪自非覈其獄詞真無毫髮之疑何
可以輕加人哉考史文宗崩有子燕帖古
思其后舍已子而立明宗之子寧宗寧宗
死又迎寧宗兄順帝於廣西而立之設使
文宗果有弒逆之舉文宗后獨不慮立所
害之人之子他日不報讎於我乎使已無
子不得已尚求諸他況已有子乎雖后婦
人慮不及此當時同事之人如燕帖木兒
輩固在也不慮及此何哉意必順帝憾文
宗謂已非明宗子出之于外欲逞其憾或
者遂從而構之邪其事之可疑有如此者
此其所以不敢加以大罪歟然則文宗謂
順帝非明宗子是歟曰順帝生朔漠之外
其事之真僞不可知若謂其為瀛國公之
子則愚決不敢信以為然也

圖帖睦爾以伯顏為左丞相
圖帖睦爾復立于上都
國子監祭酒孛术魯翀不拜帝師

按元史元起朔方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
祖郡縣其地而領之於帝師帝師之命與
詔勅並行於西土所以敬禮之者無所不
至帝后妃主皆受其戒為之膜拜正衙朝

會百官班則帝師專席於座隅其來次也未至而迎之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既至則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天曆中國子祭酒孛术魯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子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蒙古百年之間僅見此爾史氏書以爲美談則前此無一人敢與之抗禮者可知也然孛术魯翀所謂帝師者乃其徒類依次而爲之者耳其禮尚加嚴重如此況其始封之人上之人謂之爲皇天之下一人之上者哉當時以道統自名一世士大夫以之接孔孟之緒者考其居位之日政與其人孰當不知其所以爲禮何如也設或有之作史者必大書以誇謂之矣又何貴於孛术魯翀也

庚午 元天曆三年五月以後至順元年

封明宗子懿璘質班爲鄆王

罷置左丞相

弘吉剌氏殺明宗后八不沙

加封頗回爲兗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詔加孔子父母封爵

孔子父母有封爵始此

江南大水

始親祀南郊

始以漢董仲舒從祀孔子

立子阿剌忒納荅剌爲太子尋卒

辛未 元至順二年

元翰林學士吳澂卒

許衡之卒不書官而澂書官且加之以元何也衡生元人城中不得已而爲之用夏心尚有不慊焉者澂宋朝鄉貢進士平昔所志者何道仕之所得幾何而頓忘孔子春秋之教哉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壬申 元至順三年

元圖帖睦爾死在位五年壽二十九

和世球子懿璘質班立尋卒是爲

迎和世㻋之妻懷帖睦爾于靜江

癸酉 元至順四年十月以後順帝元統元年

燕帖木兒死

夏五月京師地震

妥懽帖睦爾立于上都是為順帝

以伯顏為太師右丞相撒敦為太傅左丞相

京畿大霖雨

立燕帖木兒女伯牙吾氏為后

封撒敦為榮王唐其勢襲封太平王

封伯顏為秦王是日秦州山崩地裂

甲戌 元至元統二年

春正月汴梁雨血

三月雨毛

水旱疫民饑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京師地震鷄鴟山崩

乙亥 元元統二年十一月以後至元元年

唐其勢反伯顏弒后伯牙吾氏

罷科舉

冬十月太陰犯昴

太白晝經天

丙子 元至元二年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陰犯昴

水旱蝗

丁丑 元至元三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太陰犯昴

廣東朱光卿湖南蔣胡等兵起

戊寅 元至元四年

弛江浙諸處山澤之禁

禁漢人南人不得執兵器

民訛言采童男女

夏五月彗星見自昴至房歷十五宿

京師地屢震

伯顏請殺漢人張王劉李趙五姓不從

太白晝經天

漳州袁州兵起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太陰犯昴
京師地震
冬十二月太陰復犯昴
太白晝經天

己卯 元至元五年
春二月太陰犯昴
以伯顏爲大丞相
秋八月太陰復犯昴
太白晝經天

庚辰 元至元六年
春二月太陰犯昴
伯顏有罪黜爲河南行省左丞相尋竄南恩
州死
以馬扎兒台爲太師右丞相脫脫知樞密院
事
彗星見
廢文宗廟主遷其后于東安州幽以死放其
子燕帖古思于高麗殺諳途
御史崔敬言燕帖古思不宜放逐不報
秋九月太陰復犯昴
以脫脫爲右丞相鐵木兒不花爲左丞相
復行科舉

辛巳 元至正元年
湖廣山東燕南兵起
大饑

壬午 元至正二年
開金河口
大同饑人相食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癸未 元至正三年
十二月京師地震
肇昌山崩
脩宋遼金三史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汴梁大水
以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

甲申 元至正四年
河決曹州
以阿魯圖爲右丞相

温州海溢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乙酉 元至正五年

薊州地震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丙戌 元至正六年

春二月朔日有食之

賜賀惟一以蒙古姓名曰太平以為御史大夫

元故事正官非國人不以授故賜賀惟一

以胡姓名而後以為御史大夫嗚呼唐以華姓賜夷狄蓋縻之也君子猶譏其亂中國之族況以夷狄之姓名賜華人豈非欲率中國之人而盡為夷種乎中國之人會其爵禄非徒忘其身且忘其祖不有聖君者出天下幾何而不盡為夷哉

山東地震

陝西饑

羅天麟等兵起破汀州

河決

丁亥 元至正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以宦者伯帖木兒為司徒

二月山東地震

以鐵木兒塔識為左丞相

河東大旱

故馬扎兒台于西寧

沿江兵起

以朵兒只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戊子 元至正八年

霖雨山崩江溢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虞集卒

己丑 元至正九年

台州方國珍兵起

棗陽童子暴長

書人暴長始此

以脱脱為右丞相

脱脱奏事內庭以左丞韓元善參知政事

鏞皆漢人使退避

嗚呼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用中國人以爲執政大臣事皆預聞可也元制凡事關軍機則屏出漢人不使預聞是其心恒以夷自居而疑漢人也自元得中國至是幾百年矣而彼我疑似之心猶存是蓋未嘗一日以華自居也而識者剛欲以華待之何哉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庚寅 元至正十年

夏六月有星大如月入北斗震聲若雷

冬十一月朔日有食之

更鈔法

辛卯 元至正十一年 天完主徐壽輝治平元

詔脩河防以賈魯爲總治河防使

冀晉地震半月乃止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

潁州劉福通蕭縣李二羅田徐壽輝等兵起江浙行省左丞孛羅帖木兒爲方國珍所執遣官招降方國珍授以官

先正有言元之失天下招安之說誤之也何則人君所以立國者以其有紀綱也所以振其紀綱者以其有賞罰也賞必加於善刑必施諸惡使天下知所勸懲焉則治本立矣方國珍者當天下無事之時一旦敢爲亂首以爲天下先爲元人計則痛誅勦之以懲夫民之不逞者可也乃聽人言行招安之策不徒不加之以罪而又授之以官是以賞善之具以勸惡也由是群不逞之徒紛然相倣做相誘脅事幸成或得以爲王爲伯不成亦不失州縣之官用是盜賊蠭起而元因是亡矣雖然豈但元哉宋人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則其來遠矣然則國家不得已而當此時有此寇何以處之乎曰弭禍亂者必折其萌國家無事之時齊民無故首興禍亂要必合天下之力以攻之遏絕其萌使無至于蔓延決不可用招安之策也萬一不得已而用焉必播告之曰除首惡一名不赦外自首名外有能自首及縛其人來者皆宥其一非或加以賞焉使天下之人

曉然皆知朝廷嚴首惡之誅的然不輕恕則禍亂之源庶幾少塞乎

也先帖木兒擊劉福通斬其黨韓咬兒

冬十月饒信等路雨黍

太陰犯昴

徐壽輝稱帝于蘄水號天完

十一月有星孛于西方自奎至昴

太白晝經天

壬辰 元至正十二年

徐壽輝兵破漢陽諸郡又破江州總管李蘭

戰死

定遠郭子興等兵起破濠州

徐壽輝兵破袁瑞饒信徽等州

省臺官始兼用南人

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與方國珍戰死之

徐壽輝破吉安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徙故宋主子趙完普等于沙州

大名旱蝗

徐壽輝兵襲杭州樊執敬戰死

脫脫破李二於徐州屠其城

以余闕為淮西宣慰副使安慶

冬十月霍山崩

星吉擊趙普勝兵敗死之

趙均用據濠州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起義兵授以官

己巳 元至正十三年

立分司農司募人耕京畿近水地

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執知府李齊

立子愛猷識理達臘為太子

秋九月朔日有食之

卜顏帖木兒等會兵破徐壽輝于蘄水

哈麻進西番僧獻淫戲

冬十二月大雷無雲而雷

郭子興入滁州

甲午 元至正十四年

春正月汴河冰五色

京師食不足遣貢師泰和糴于浙西

三月朔日有食之

江西湖廣大饑
張士誠攻揚州
秋七月太陰犯昴
命脫脫督諸軍擊張士誠
以定住爲左丞相哈麻爲平章政事
哈麻嗾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削脫脫
官爵安置淮安以太不花代總其軍
大都大饑民相食
冬十二月太陰掩昴
元主製龍舟於內苑

元至正十五年 宋主韓林兒龍鳳元年

入元以來歲下之圖皆塗以黑而此年白之者何天運轉而陽道復陰翳消也然則圖之黑白亦有所本歟曰本太極圖之陰陽也中國爲陽夷狄爲陰

教授鄭咺請禁國俗不許妻諸母及兄妻不報

元王中國至是七十六年又十有四年元亡矣而胡俗之妻其繼母庶母伯叔母及嫂終元之世未嘗或改也夫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君臣正當是之時正洪範所謂彝倫攸斁之時也百年之間中國淪於夷狄人類同於禽獸可嘆也哉

遣兵分戍河南諸路
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宋帝
徐壽輝兵破襄陽
寶脫脫于雲南
薊州雨血
以定住爲右丞相哈麻爲左丞相哈麻弟雪雪爲御史大夫

削太不花官爵命荅失八都魯總其兵
倪文俊破中興路
夏六月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
蒙古招諭諸起兵者

自元世祖之後皆書以元至是書以蒙古何大明出而燭火熄也

蒙古兵圍亳劉福通以韓林兒走安豐
哈麻殺其故相脫脫
蒙古置大兵農司招人耕水田

丙申 元至正十六年

春正月太陰犯昴
蒙古哈麻雪雪伏誅
薊州地震
徐壽輝據漢陽
張士誠入平江據之
三月我
太祖克金陵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方國珍降于蒙古
是月有兩日相盪
彰德李實如黃瓜
張士誠兵破杭州
夏五月太陰犯昴
秋八月彗星見
冬十月星殞大名化為石
淮安城破楮不華戰死

丁酉 元至正十七年

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毛貴破膠萊諸州
蒙古以湖思[illegible]為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
夏六月有龍鬬于[illegible]永清江
秋七月蒙古大都[illegible]霧
劉福通攻汴梁遂以兵略山東西
苗軍大掠于浙西
張士誠降于蒙古
陳友諒襲殺倪文俊
冬十月太陰掩昴
十一月汾州桃杏花
明玉珍據蜀
河南大饑

戊戌 元至正十八年

蒙古以孛羅帖木兒為河南平章政事
蒙古詔天下圖結義兵
蒙古歐陽玄致仕不能還卒于大都
春正月太陰犯昴
陳友諒破安慶余闕死之
毛貴破濟南董摶霄戰死
田豐破濟寧
毛貴破薊州蒙古徵四方兵入衛
大同夜空中有聲如雷有雲如火

陳友諒破龍興
劉福通破汴梁奉韓林兒居之
蒙古誅太不花以悟良哈台代總其軍
山東地裂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關先生破遼州大掠塞外諸郡
秋八月太陰掩昴
蒙陰縣饑斗米金一斤
冬十月太陰犯昴
十一月太陰復犯昴
蒙古捌思監有罪免以紐的該爲右丞相
冬十二月朔日有食之
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
大饑疫
太白經天
紀 元至正十九年
春正月太陰犯昴
方國珍以温台慶元三郡附我
太祖
趙均用殺毛貴

夏五月大蝗
京師大饑斗米銀六兩
陳友諒攻信州蒙古伯顏不花的斤往救死之
蒙古察罕帖木兒克汴梁韓林兒復走安豐
蒙古徵糧于張士誠海運至者十一萬石
嗚呼民以食爲天人七日無穀氣則死則食乃生民之命國家所恃以爲國者也方元人盛時歲漕江淮米以給京師幾至四百萬石及其衰也道路不通哀未干反賊僅得十一萬石其後升斗不至則富室之城居者仰資郊外農以自給郭之產無半畝爲一旦路梗而外粟不來惟坐以待斃而已嗚呼後世食人之祿而謀人之國者當承平無事之時豈可不深思遠計以爲先事之慮哉詩不云乎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蒙古授方國珍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大都有杜鵑
陳友諒幽徐壽輝于江州自稱漢

己亥〇元至正二十年　冀王陳友諒八冀元年

春正月彗見東方

蒙古復以搠思監為右丞相

夏五月朔日有食之雨雹

陳友諒弒徐壽輝遂自稱帝

蒙古孛羅帖木兒攻冀寧察罕帖木兒拒戰

遣使和解之

蒙古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舉兵于北邊

庚子〇元至正二十一年

夏四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以張良弼為陝西行省參知政事

秋八月我

太祖拔江州陳友諒走武昌

田豐等降于察罕帖木兒

明王珍破東川郡縣

冬十一月黃河清

辛丑〇元至正二十二年

大饑

壬寅〇元至正二十二年

春正月彗星見長二丈餘三月滅于昴

夏四月月長星見

蒙古將李思齊攻張良弼良弼敗之

明王珍破雲南自稱隴蜀王

夏六月彗出紫微垣

田豐殺察罕帖木兒蒙古以其子擴廓帖木兒代總其兵

擴廓帖木兒斬田豐

癸卯〇元至正二十三年　夏主明王珍元統元年　吳王張士誠元年

明王珍稱帝于蜀國號夏

張士誠兵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擄其城我

太祖帥兵擊走之

春三月彗見東方

陳友諒圍洪都我

太祖討之大戰于鄱陽湖友諒敗死于理立還

武昌

張士誠自稱吳王蒙古遣使徵糧不與

冬十月山東赤氣千里

孛羅帖木兒兵攻冀寧擴廓帖木兒擊走之

蒙古殺太平

蒙古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上書被黜

甲辰〇元至正二十四年　吳王張士誠天祐元年

春正月我
太祖建國號曰吳自將伐陳理克湖廣江西
蒙古削孛羅帖木兒官爵不受命命擴廓帖
木兒討之
夏四月孛羅帖木兒舉兵犯闕殺搠思監太
子愛猷識理達臘出奔
五月愛猷識理達臘還遣兵攻大同孛羅帖
木兒復舉兵犯闕愛猷識理達臘率師拒之
不利復出奔以孛羅帖木兒爲右丞相
秋八月朔日有食之

張士誠遂江浙丞相達識帖睦爾
乙巳 元至正二十五年
春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
蒙古愛猷識理達臘討孛羅帖木兒孛羅帖
木兒幽其二皇后奇氏
夏五月大都雨雹
蒙古命擴廓帖木兒總制諸道軍馬
我
太祖立國子學于應天府
丙 元至正二十六年

春二月黃河北徙
蒙古擴廓帖木兒張良弼李思齊連兵交戰
明玉珍卒子昇立
我
太祖求遺書
我
太祖肇造之初其所以建創者多矣皆不之書
而獨書其求遺書者何曰此
聖祖所以爲天下萬世之慮者也夫豈爲一時
建一事者之可倫哉秦之所以無道以其
專尚法律而焚詩書漢之所以雜伯以其
惟救圖籍而棄墳典我
聖祖於庶事草創日不暇給之際已留神及此
嗚呼所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
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端在此歟
秋七月朔日有食之
有星孛于東北
韓林兒卒于瓜步
丁未 元至正二十七年
春正月絳州天鼓鳴

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蒙古命太子總制天下軍馬置大撫軍院
秋九月我
太祖克平江執張士誠
冬十月我
太祖傳檄中原
檄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違人

七十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廢壞綱常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沈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宦官擅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繆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以爭戰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僭賊之名以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紛爭有宋一以貫君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三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眾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今

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夜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凶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貽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矣夷狄何得而治哉

我
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
帙 明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 元至正二十八年止於七月
春正月我
太祖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國號曰大明
嗚呼上天下地而人處乎其中人所處之處是則所謂世也天道有陰有陽世道有治有亂世道之治亂本乎天道之陰陽各以其類而應是故陽之類中國也君子也天理也陰之類夷狄也小人也人欲也陽明用事則中國尊安君子在位天理流行如此則為治世陰濁用事則夷狄僭亂小人得志人欲恣肆如此則為亂世天生聖人稟天德之全任世道之責是以其持世也必用君子而不間以小人必存天理而不雜以人欲此無他所以立其極以為內治之本謹其防以為外侮之禦也夫以中國之人為中國之主尚用小人縱人欲且不足以制伏夷狄況以夷狄之人而為中國之主哉以夷狄之人為中國之主是天地顛覆也是首足倒置也地上乎天則天非天矣是反為首矣人非人矣意天而非天人而非人茲何等時世哉此世道之責所以必有待乎
聖人之生也自有天地以來中國未嘗一日而無統也雖五胡亂華而晉祚猶存遼金僭號而宋統不斷未有中國之祚盡絕而皆夷狄之歸如元之世者也三綱既淪九法亦斁天地於是乎易位日月於是乎晦冥陰濁用事運運至於九十三年之久中國之人漸染其俗日與之化身其氏名口其言語家其倫類忘其身之為華十室而八九矣不有
聖君者出乘天心之所啟驅其類而蕩滌之中國尚得為中國乎哉中國不得為中國則凡天之所覆者皆腥膻侏儺之類猙惡驁悍之徒斯世斯民無復所謂衣冠禮樂仁義道德者矣由是觀之則我

聖祖有功於生民有功於天地有功於歷代帝王萬萬矣夫有非常之功必享非常之報先儒謂漢高祖有除秦之功享國四百餘年唐太宗有平隋之功享國三百餘年嗚呼秦隋之亂禍及民身而已而吾中國所謂綱常倫理者固自若也有元之世所謂綱常倫理蓋蕩然無餘矣天生我

聖祖付以世道之責恢復二帝三王既淪之境土脩明三綱五典既墜之彝倫中國之統既失而復得陽明用而天理昭著賢哲登

庸萬方之廣四海之大一旦皆爲雍熙泰和之世國號大明豈不名符其實也哉

是月彗星見于昴畢三月又出于昴北是謂史綱終於彗見于昴何以天道終也終于天道何昴胡星也彗除舊布新之象也唐李淳風作晉天文志成帝咸和七年十一月熒惑守昴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是月石勒果死九年八月月又犯昴十一月石虎廢石弘幽殺之淳風曰是時雖二石僭號而其彊弱常占于昴不閱太微紫宮也自古精於天文者首稱淳風其言如此則昴爲胡星明矣又言彊弱不關太微紫宮則胡人雖入中國僭大號不得當正統又明矣嗚呼天人之際淵乎微哉

聖祖以正月即皇帝位復中國之統彗星即見于昴畢之間三月又出于昴北七月而元亡除腥膻之舊穢布

文明之新化以開千萬年太平之端天也

天文志昴畢間天街也街北胡也街南中國也今彗出昴畢之間蓋天厭胡人之混亂中國故清而正之而見其象於此天厭之而又別於昴北則是既定華夷之限又除之於化外也觀其後歲在庚戌平定乃漢於應昌逾在戊辰蕩滌胡塵於前魚兒海天遣何昭昭哉

世史正綱卷三十二終

癸集

世史正綱後序

世史正綱瓊山丘先生本朱文公資治通鑑綱目吕成公大事記而約之以為此編也綱目之作本温公之通鑑表其綱而繫以目大事有記則本史記之年表而無采左氏傳記諸書輯而廣之而附以通釋解題今是編則增損二書而顯其所難明續其所未盡者也然治鑑始周威烈王之二十三年大記始敬王之三十九年史綱託始不本於二書而起於秦始皇二十六年之滅齊者蓋治鑑接左氏之終篇大記續獲麟之絶筆是時雖曰未季然猶三代封建之餘也秦罷侯置守以來自漢魏訖于

今日更十數代閱千數百年其建立規模稱謂名號維持法制皆自此權輿之也前乎此而為夏商周後乎此而為漢唐宋是蓋天地間世道一大變也世道之大者其要有三曰世曰國曰家世主華夷而言要必華内而夷外國主君臣而言要必君令而臣共家主父子而言要必父傳而子繼統非得之正弗取權非濟夫經不用君必死其社稷臣必死其職事父必授之於子子必受之於父而其極至尤在於嚴内夏外夷之限以為萬世大防故以世史為名其大義有十數焉學者即此以考世變求事始是亦格物致知之先務而脩齊治平之

要道亦不外焉開卷之際上下數千百年間興亡治亂之迹是非邪正之辨瞭然於心目之間使夫天下後世之人知善可鑒而惡可戒銷僭竊者之非望啓幽憤者之善念其所以扶持世教警省人心者其功蓋亦不小也先生在翰林時已屢筆及來太學始脫稿每以示

門生言其所以著書託始之義因與監丞莆中林大酋謀刻之梓以永其傳既而林君以憂去而西蜀汪洋繼之方將具板鳩工而先生陟秩尚書掌詹事府入爲國史副總裁閒因請于先生曰先生在太學踰十年多所著述其所著

大學衍義補

聖天子已詔書坊板行天下矣請留世史正綱于太學爲板本以傳天下後世先生曰諾我遂請其稿刻之梓藏之載道所付典籍掌焉謹述所聞于先生者而并識其歲月于卷末云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兼

經筵講官前

太子諭德同脩國史門人京口費閭序

通鑑注辯正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通鑑注辨正

吉沙龍氏家藏圖書

注書之難久矣杜征南顏祕書世稱左癡功臣而規其過刋其誤者猶時有之非後人之輕議古人也攷稽異同求其是而已矣竹汀先生熟於全史正史之外獨愛溫公通鑑謂天台胡氏注援引詳贍最有功於是書亦不能無千慮之失因摘其尤甚者辯而正之得百有四十餘條證以箱中未嘗出以示人也宙裒於撰杖之暇受而讀之乃知梅刋以地理名而疏踈處殊不少如漢建安之益州郡在南中非僑治成都郭下晉成和之東海郡僑治京口非海安狀合北刺南郢州在今隨州非東魏之南郢魯天念克黃城在今黃陂縣非淮北之黃城梁二十三州當舉衡桂

徐下當數宛貫泰揚州二郡汚中七郡荊州四郡豫州四郡晉史悉悉可據而注安以意揣之非先生剖析情到必且疑誤後學至於聲音文字職官氏族偶舉一隅良多啓悟前胡氏注者兼讀是編庶無僞信之失乎爰鐫諸木以貽同好者壬子十月元和受業生戈宙裒

周安王二十五年注攷異自魯僖公五年至漢元帝初元二年六百餘年閏十一月朔旦冬至相距皆七十六年此最爲得實又與魯世家注皇甫謐所記歲次皆合蓋謂劉歆長曆也　按攷異所稱本志謂漢書律曆志也漢志又本之劉歆三統術胡氏以爲劉義叟長曆誤矣義叟當作義叟後條同

注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用夏正定曆史記曆書是年書閼逢攝提格目錄書彊圉赤奮若閼逢攝提格甲寅也彊

圉赤奮若丁丑也有二十四年之差温公用乘叟曆邵康節皇極經世書亦用乘叟曆　按太初之元歲在丁丑見於續漢志自後漢以來初無異說豈待劉義叟邵堯夫始定乎劉氏長曆推秦漢以來朔閏精密故温公用之若干支紀年史策分明無勞推算也史記所稱閼逢攝提格者則主太陰所在而言古人紀歲或用太陰或用太歲元有兩法而太歲又有超辰之法後漢術家始專用太歲又去超辰不用故于太初之元聚訟紛如于於史記攷異中嘗詳論之

顯王十年合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注康曰司猶管也爲什伍之法使之相司相管　予謂司與伺同周禮師氏注司猶察也

三十六年攷異曰史記蘇秦傳秦兵不敢闚函谷閼十五年又云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齊魏伐趙敗從約止在明年耳秦本紀惠文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後二年事耳烏在其不闚函谷十五年乎此出於游談之士誇大蘇秦而云爾今不取　按張儀說楚王云秦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其說趙王亦云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閼十五年則當

時果有此事非誇大之詞也蘇秦從約之成在趙肅侯十八年又十五年則趙武靈王之九年也是歲張儀始以連衡說魏此十五歲之中秦惟出兵攻魏閒一擊韓不聞及它國迨五國擊秦之師不勝在趙武靈王八年而後張儀得以說破之則合從固有成效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未盡然也龍賈之禽攷異云在後二年而通鑑書於是年從約未成之前則已彌縫其闕矣張儀說趙王事在赧王四年通鑑於秦兵不敢出函谷閼十五年一語亦未刪去與攷異意不甚合

赧王四十五年許慎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郜鄲注胥語絕

許慮請刑趙奢令其且待也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既進軍近閼與矣許慮之諫固在邯鄲之後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故曰後令邯鄲　按小司馬改邯鄲爲欲戰屬下句固出臆斷注以後令邯鄲爲句亦曲思意看後令邯鄲五字當作一句讀邯鄲趙王所都言當待趙王之令也

初魏人范雎注雎音雖　按史記索隱正義於雎字無音依注讀則字當从目旁攷武梁祠畫象作范且且與雎同字宜从且不从目矣古人名且者甚多如穰且豫且龍且夏無且之類皆讀子余切范雎唐雎亦宜同此音

刊本作雎蓋轉寫譌涸注讀爲雖失之甚矣

五十六年秦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閼

按前書趙惠文王悼子孝成王立至是已七年矣平原君爲惠文王之弟於孝成爲叔父惠文已歿不當更稱王弟此溫公偶失檢照注亦未能糾正也范雎在秦用事已久此誘執平原君事必在惠文之世通鑑因有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之語故繫之此年恐未可信

秦始皇二年應公將卒攻卷注索隱曰應邑名應公史失其姓名　按古有應姓此應公當是姓史失其名耳漢有涿郡太守應次公梁安相應季公見孔廟禮器碑

九年舍人嫪毐注師古曰嫪居蚪翻許慎郎到翻　按說文之時未有翻切今本乃徐鉉依唐韻增入非許君意也

二十四年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注秦三十六郡無楚郡此蓋滅楚之時暫置耳後分爲九江郡會稽三郡

按史記楚世家有滅楚名爲楚郡之文故通鑑從之其實秦未嘗詔楚郡也秦始皇父名楚當時稱楚爲荊豈有諱以名郡之理孫檢云滅去楚名以楚地爲三郡其說是也史記楚郡之楚蓋衍字後人因此謂三十六郡之外有楚郡固謬胡氏謂暫置而後分亦非也

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注班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之東南　按始皇由彭城西南渡淮水先至衡山次至南郡則非湘南之衡山矣項羽封吳芮爲衡山王都邾漢文帝封淮南王長子勃爲衡山王都六

秦漢時稱衡山者皆指江北淮南之地

漢高帝五年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注史記正義曰海州東海縣有島上去岸八十里按北史楊愔避讒東入田橫島是島因橫居之而得名　陳景雲曰杜佑通典亦云東海縣田橫所保鬱洲亦曰郁洲是唐人皆以橫所居島爲在海州胡注既引史記正

義又引楊惛事似惛亦嘗匿此地矣按北齊書及北史皆云惛潛之光州東入田橫島齊神武令光州刺史搜訪以禮發遣魏之光州於隋爲東萊郡隋志云東萊郡即墨縣有田橫島是惛匿即墨海島史文明甚若海州之地此時屬蕭梁惛不得越境至此也則田橫所居島當以三史爲是大昕案梁大同元年楊惛遣於田橫島注引東萊郡即墨縣之田橫島此爲得之

高后七年立平昌侯太爲濟川王注濟川即濟南濟北之地蓋割齊封之　按高后元年割齊之濟南郡爲呂國呂產徙王梁而太代王其地濟川與呂本一國非至是始割齊封之也

八年呂王產居南單　呂當作梁下文云以呂王產爲相國亦當作梁注未舉正

文帝二年歲惡不入請貸爵子注請貸爵子猶言請爵貢子也入粟得以拜爵故曰請爵　子謂注說非也漢時民賜爵至公乘而止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有罪得以爵贖貧者得賣與人如淳漢書注謂賣爵級又賣子者蓋得其實胡氏未達漢制臆造此說

十六年白石侯雄渠注班志金城郡有白石縣正義曰白石故城在德州安德縣北二十里　按金城郡昭帝所置漢初尚在塞外雄渠爲齊悼惠王之子所封當在齊地正義得之

陽周侯賜注陽周縣屬上郡　按注所據者小司馬索隱之文今史記作周陽正義引括地志云周陽故城在鄜州洛交喜縣東二十九里予謂淮南王子三人同時封侯阜陵東城皆淮南故地則周陽亦當在淮楚之間不特非上郡之陽周亦恐非河東之周陽也

元符元年夫吳王王四郡注四郡東陽郡郡吳郡豫章郡　按漢書五行志亦云吳王濞封有四郡五十餘城四郡者東陽郡吳會稽也豫章郡別屬淮南國不在吳實是兩郡灌嬰傳破吳郡長吳下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會稽之外更有吳郡矣史或稱三郡者吳即會稽所分言吳可以包會稽也

濞封內注家以史有削吳豫章郡之文并數豫章不知當時所削者鄣郡非豫章史衍豫字耳漢初吳與會稽實是兩郡灌嬰傳破吳郡長吳下遂定吳豫章會稽郡是會稽之外更有吳郡矣史或稱三郡者吳即會稽所分言吳可以包會稽也

元封三年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注師古曰路人先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　按降字當連上句長降者右渠子名也史記功臣表作長路路始落切與降聲相近小顏說非是

六年岑娶代立爲昆彌注班史云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

後書昆彌云顏注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靡音有輕重耳後遂以昆彌爲王號　按昆莫昆彌一聲之轉譯字雖異名號未改非取王名之一字而沿以爲號也

元平元年顧將軍等大義參以耆龜豈宜注句斷言參以耆龜卜其宜與不宜也　按豈宜二字當連下褒顯爲句注誤

元鼎元年貢薛韋匡迭爲宰相注師古曰貢禹薛廣德韋玄成匡衡迭互而爲丞相也　按貢禹薛廣德皆御史大夫非丞相漢以御史大夫爲副相故亦有宰相之稱

注云丞相則誤矣

永始元年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琅邪師丹太中大夫谷永注四人皆中朝官　按孟康以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則光祿勳太中大夫不在中朝官之列而師丹谷永得稱中朝者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於九卿中最爲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將軍兼之楊惲孔光皆以光祿勳加諸吏王嘉傳亦以光祿勳馬宮列於中朝又其證也谷永以太中大夫而與議者以加給事中也給事中掌顧問應對孔光罷相後徹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而自稱備內朝臣與聞政事則給事中爲中朝信矣

延平四年契國威器其家備注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　按契與挈同非契缺之義晉說近之

始建國三年并州平州尤甚注此時未有平州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誤　按西河郡有平周縣周與州古字通用路博德傳西河平州人郎平周也西河本屬并州故云并州平州非遼東之平州也

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注龔勝楚人史逸其所居縣　潛邱劄記云勝本傳末云勝居彭城廉里是史不獨載所居縣且標名其里胡氏胡未之攷耶

吏始二年西防賊帥山陽佼彊注賢曰西防縣名攷兩漢志無西防縣　按前漢志山陽縣有西陽縣疑是西防之訛

建武二年帝自將征鄧奉至堵陽注杜佑曰唐州方城縣漢堵陽縣應劭曰堵陽景帝改爲舞陽二說不同　按兩漢志皆有堵陽縣哀帝改順陽爲博山以封孔光後漢復爲順陽故續志有順陽又有堵陽初無改堵陽爲

順陽之事其誤始于水經注而史記正義因之應劭本無此說也

建武五年帝至蕃賢曰蕃音皮　古人讀皮如婆詩番維司徒古今人表作司徒皮左氏牛則有皮與多那韻縱其有皮與何韻是其證也既夕禮設披今文披爲藩蓋蕃藩皆有婆音

永平三年封皇子建爲千乘王注郡國志高帝以西平昌置千乘郡　按西平昌縣屬平原郡與千乘本非一地今郡國志以西平昌三字錯入樂安國注中乃刊本之誤據此注則宋板已然梅尉亦不能訂正也

永元二年紹封故淮陽頃王子侧爲常山王注章和元年淮陽頃王昨薨未及立嗣而國有大喪今乃紹封　晦之曰注說非也昨薨以無子國絕至是始以小子紹封乃特恩也若果例得襲封當年即應嗣爵雖國有大喪何至遲至三年之久耶

延熹二年將使玄黃改色鹿馬易形乎　按玄黃改色亦趙高事鄭注禮器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黑爲黃民言從之是也注以玄黃改色爲天地顛倒失其恉矣

建安十二年經白檀厭平崗涉鮮卑庭注白檀縣屬右北平郡宋白曰白檀故城在檀州燕樂縣界　按漢志白檀縣屬漁陽郡非右北平也水經注濡水東南流逕漁陽白檀縣故城北濡水今灤水也白檀爲灤水所經當在今古北口外灤河之濱非唐之檀州地矣後漢省白檀縣元魏復置縣爲密雲郡治而郡實治提攜城則白檀亦治提攜非漢故縣矣宋白所稱亦後魏之故城耳

平崗即平剛漢縣屬右北平郡胡氏亦失注

十九年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注此益州太守非漢武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武帝所置之益州劉蜀爲南中地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

守並治成都郭下　按益州太守無與蜀郡守並治成都之事亮亦未嘗爲益州太守注殆誤也下文云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此益州太守當連下讀蓋並和之官也蜀志董和傳遷益州太守與蠻夷從事務推誠心南土信而愛之此益州即南中之證也傳又云先主定蜀徵爲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此和自益州太守徵還與亮並署軍府事之證也胡氏誤以益州太守四字屬上句遂臆造此說

二十年親兵于吳會注吳會謂吳地爲一都會會讀如字

一說吳會謂吳會稽二郡之地會音工外翻　予謂後說是也范成大吳郡志云世多稱吳門爲吳會意謂吳爲東南一都會也自唐以來已然此殊未穩今客館有吳會亭尤誤天下都會之處多矣未有以其地名冠于會之一字而稱之者吳本泰會稽郡後漢分爲吳會稽二郡後世指二浙之地通稱吳會謂吳與會稽也諸葛亮曰荆州北據漢沔西通巴蜀南連吳會謂北則漢與沔西則巴與蜀南則吳與會皆指兩地爲說南連吳會通言二浙江南之形勢豈謂荆州獨連吳門一郡乎莊子釋文瀙江注云浙江今在餘杭郡後漢以爲吳會分

界今在會稽錢塘其云分界則言兩地尤明褚伯玉吳郡錢塘人隱居剡山晉太祖卽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此證尤切六朝時亦有下吳會二郡各造船若干者如此類甚多施宿會稽志云按三國志謂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張紘謂收兵吳會則荆揚可一孫賁傳云策已平吳會二郡朱桓傳云使部伍吳會二郡全琮傳云分丹陽吳會三郡險地爲東安郡是也前輩讀爲都會之會殆未是據此二志則吳會爲兩郡名信而有徵近儒又引漢書吳王濞傳上患吳會輕悍以爲漢初元有此名如曰吳都云爾然今本史記漢書吳會下本有

稽字且漢初本有吳郡灌嬰傳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吳豫章皆不在秦三十六郡之數當是項氏所置卽使溯傳云吳會亦是兩郡名之證豈取都會之義乎

魏太和二年此臣之未解一也注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非也

陳景雲曰未解猶言未曉注言未敢懈怠非也

晉咸和三年詔諭三吳吏士注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陽置義興郡是爲三吳卽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　按下文云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則

會稽爲三吳之一審矣卽說是也范成大吳郡志云三吳之說世未有定論十道四番志以吳郡及丹陽吳興爲三吳又以義興吳興及吳爲三吳郡國志謂吳興義興吳郡爲三吳又云丹陽亦曰三吳元和郡國圖志亦曰吳興丹陽爲三吳卽元注水經云永建中分浙江西爲吳東爲會稽後分爲三號三吳吳興吳郡會稽其一焉按晉書成帝咸和二年蘇峻反吳興太守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時冰爲吳郡太守舒爲會稽太守是時吳會稽皆爲王國冰則是吳郡吳興會稽爲吳內史舒爲會稽內史卽爲三吳又孫恩攻陷會稽劉牢之遣將桓寶率師救三

吳陶回爲吳興太守時大饑穀貴三吳尤甚回開倉賑之不待詔及割府庫軍資以救乏絕一境獲全詔會稽吳郡依回賑恤據此則吳郡與吳興會稽三郡爲三吳甚明又虞潭傳蘇峻反潭爲吳興太守詔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郡事又寧康二年太后詔曰三吳奧壤水旱併臻宜時拯卹三吳義興晉陵及會稽遭水之縣全除一年租據此兩處則義興固在三吳之外而太后之詔會稽亦復在三吳之外豈一時稱謂未有一定之說抑史又自有詳略差互耶或云虞潭所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計六郡而稱五郡潭自爲吳興太守矣增

督五郡蓋丹陽其一也又以太后詔攷之則會稽決不在三吳之數桓賓救三吳者以孫恩既陷會稽遂逼吳中故云今當以十道四蕃志及郡國志別說爲正以上皆范氏說予謂石湖以吳郡吳興會稽爲三吳其說既信而有徵矣而不能堅持其說者泥於三吳必三郡耳予請以一言解之曰三秦之名始于雍塞翟三國後之言三秦者不止三郡也三齊之名始于齊濟北膠東三國後之言三齊者亦不止三郡也三吳之稱晉以後始有之其實卽西漢會稽一郡之地漢人多稱吳會者其時未有吳興也孫吳始立吳興郡而吳遂分爲三厥後會稽又分爲臨海永嘉東陽等郡吳郡又分爲晉陵義興諸郡要皆以三吳該之通鑑晉安帝卽位以來內外乘異石頭以南皆爲荆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及孫恩作亂入郡皆爲恩有入郡者吳郡吳興義興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也然則三吳可以該入郡矣宋書吳喜傳明帝詔曰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然則三吳竝可以該十郡矣十郡者於

前八郡外增晉陵南東海也若丹陽則斷不在三吳之數何也丹陽漢舊郡非吳會稽所分典午南遷丹陽遂爲京邑杜佑謂晉宋之間以丹陽爲三吳之一於史實無正文卽以虞潭傳言之潭爲外郡太守豈得侵京尹之權乎自唐以來丹陽徙治曲阿於晉爲晉陵郡地在漢則吳郡地也以丹陽爲三吳之地乃唐以後之丹陽非晉宋之丹陽也通鑑梁太清三年侯景將宋子仙攻會稽東揚州刺史南郡王大連棄城走於是三吳盡沒于景則會稽爲三吳之一又何疑焉

立大業曲阿虔亭三壘注丁度曰虔亭在吳興 陳景雲

已是時諸軍築白石壘在臺城西又立大業三壘以分賊勢何事遠築壘于吳興平唐武德三年李子通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遣兵拒戰于虞亭胡注以虞亭在毘陵西北彼注是也元和郡縣志虞亭在丹陽縣東四十里

四年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刺史注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歷陽等郡也　按是時豫州僑治蕪湖而兼督揚州之淮南歷陽廬江諸郡所謂揚州之江西也庾亮既爲豫州刺史則豫州諸郡自在所督之內何庸更舉耶史凡言某州之某郡者

非其所領又不全督彼州故別而出之胡氏於此都未了了

咸康八年以何充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鎮京口注徐州實郡在江北者實有廣陵堂邑鍾離三郡而揚州之境以晉陵郡屬徐州故云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也　按是時徐州僑治京口爲晉陵之丹徒縣地故刺史兼督晉陵一郡非即以晉陵屬徐州也揚州之晉陵與上徐州不相屬胡氏誤連讀耳

建元元年以庾冰都督荆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領江州刺史注豫州四郡謂汝南西陽新蔡潁川也南渡以後僑立豫州諸郡於江淮之閒常以江州刺史督之若宣城歷陽廬江乃揚州所屬南渡常以豫州刺史鎮合肥或鎮歷陽故兼督歷陽廬江諸郡或移鎮蕪湖則竝督宣城郡要非豫州實土注以當豫州四郡誤矣

二年褚裒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注揚州之二郡晉陵義興也　按晉書裒傳云揚州之晉陵吳國此云二郡者省文也南渡初以吳郡海虞縣北境爲東海郡故徐州刺

史兼督吳郡永和以後東海移治京口領徐州者唯督晉陵不更督吳郡矣注以義興當二郡之一益失之

升平五年桓溫以其弟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注沔中七郡魏興新城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　按晉書桓豁傳不載七郡之名而桓沖傳云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成七郡軍事義成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沖豁相繼當此任則沔中七郡之名當以沖傳爲據胡氏以意揣之殊非其實義城當作義成

興寧元年司馬綸薨注綸姓也姓譜曰魏志孫文瑜臣綸

直　陳京雲曰孫文瑞當作公孫文懿卽公孫淵也唐人撰姓譜避諱故舉其字綸直事見晉書宣帝紀魏志無之

三年以右將軍桓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注桓宣從淮南鎮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成郡于毅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揚州僑縣于毅城毅城荊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　予謂注說非也桓豁領荊州刺史則荊州所統諸郡皆在所監之內義成京兆二郡僑治荊州境非荊州所屬故又別而出之如注所言是豁止領兩郡耳豈

復成荊州刺史乎當於荊州句絕揚州之義城別自爲句凡刺史都督它州之郡皆宜如此讀胡氏未審句讀故有此失

太和四年注晉都建康以京口爲北府歷陽爲西府姑孰爲南州　按北府西府本無定所特就當時軍府之號稱之徐兗二州都督多帶北中郎將或平北安北將軍故稱北府晉書食貨志荀羨爲北府都督鎮下邳是不獨京口稱北府也豫州都督多帶西中郎將或安西鎮西將軍故稱西府桓溫傳詔以西府經袁眞事故軍用不足給世子熙布三萬疋米六萬斛其時豫州治壽春劉毅傳西府二局文武盈萬其時豫州治姑孰是不獨歷陽稱西府也王敦桓玄皆以揚州牧鎮姑孰故姑孰有南州之稱

成安元年遣東海內史周少孫注元帝割吳郡海虞縣北境爲東海郡　按宋書州郡志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爲東海郡至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咸安改元在永和之後其時東海郡治京口非海虞北境矣注誤

隆安三年乃加元都督荊州四郡軍事注荊州四郡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也　是時桓玄爲江州刺史其加督

四郡當是江夏竟陵隨義陽也以何無忌傳推校得之　注說未審所據

元興元年以尚書令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注時晉之境內有揚徐南徐兗南豫南豫青冀司荊江雍梁益寧交廣十八州而已元顯盡督之　按十八州史無正文胡氏以意度之然兗豫之分始於宋代徐州之分亦在元興以後宋書州郡志云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爲北徐淮南猶爲徐州是東晉之世不但無南兗南豫並無南徐之名也唐人修晉史者不諳地理誤仍宋志追稱以爲晉制固然因於地理

志中輒有南兗南豫南徐名目誠檢紀傳南渡百有餘年除刺史者一一可稽曾有徐南兗南豫南徐者乎胡氏此注亦承晉志之誤今改正當以幽并秦足十八州之數

義熙元年遣劉豫益智粽注益智子肉白滑甘煮爲粽味辛粽角黍也　陳景雲曰按宋廢帝殺江夏王義恭以資漬目瞞謂之鬼目粽則非角黍也

二年以何無忌爲都督荊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注八郡蓋荊州之武昌江州之尋陽豫章廬陵臨川鄱陽南康豫州之晉熙　扬注說非也以晉書本傳改之

蓋謂荊州之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耳尋陽等郡元在江州管內不須更舉且江州所領亦不止此六郡也以史例言之當云都督江州荊州四郡豫州四郡軍事方爲得之温公所書亦未核

五年禿髮傉檀以世子武臺爲太子注武臺本名虎臺唐人修晉書避諱改虎爲武通鑑因之　按通鑑第百六十卷稱虎臺者十二第百十九卷稱虎臺者五俱不作武字蓋温公雜采它書前後有駁文注家不能舉正也

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注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於淮南北青冀二州於齊境　按南渡僑立青冀二州不加南字至是裕兵已入齊地故立北青冀二州以別於僑立之州耳注稱南青者亦承晉志之誤

九年乙卯遣劉敬等屯西河注按乙亥至丙子幾四十月之數

陳景雲曰丙子乃乙卯之誤

十年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注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　按注說非也宋書孟懷玉傳義熙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先是何無忌都督江州請增督司州之恆農揚州之松滋兩郡合豫州四郡故云六郡懷玉傳本云六郡今數之止有五蓋

脫恆農一郡也此六郡不皆屬豫州而通鑑稱豫州六郡已失其實胡氏輒以宣城等郡當之益誤矣

十一年加太尉裕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注二十二州徐南徐豫南豫兗南兗青冀幽并司郢荊江湘雍梁益寧交廣南秦也　按是時無南豫南兗亦無郢州當以揚北冀北青足二十二州之數又其時有北徐州無南徐州南徐州稱徐州注所舉皆誤也

十三年魏置南雍州以寇讚爲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按是時洛陽屬晉非讚所得治讚治洛陽當在劉宋景平元年失河南以後通鑑因讚事而連類及之耳

元熙元年以王康爲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注詳攷上文未知平等爲何人　按宋書王鎮惡傳康保金墉城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恭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屯陵雲臺周遣刺殺文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則此文云平者邵平也温公刊修前既去邵平名而於此猶存平等字宜胡氏之致疑也惜其不能引沈約史以證之耳

宋元嘉七年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注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爲金庫午爲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

故爲自刑　予謂丑與午子與未亥與申寅與巳卯與辰戌與酉術家謂之六害故云害氣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未金剛火强各守其方故辰午酉亥爲自刑太歲在午午爲自刑非取相克之義注皆誤

十三年唯岩其孫孺注唯岩諸孫之在重孺者　陳景雲曰按宋書檀孺乃道濟少子邕之子蓋盡誅諸子唯岩一孫

十七年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注宋白曰漢武帝元封二年改郡郡爲丹陽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治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穆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爲西州　陳景雲曰漢揚州刺史理壽春晉武平吳始移秣陵非漢武也劉穆刺揚州在後漢獻帝初時壽春已爲袁術所據故渡江駐曲阿非自秣陵移理也謂西州之號始於孫策於史亦無所見大昕按丹陽記揚州廨乃王敦所創有東南西三門俗謂之西州又云會稽王道子領揚州第在州東故時人號爲東府而號府廨曰西州西州城既爲王敦所創則謂其號始于孫策者非矣

秦始二年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注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帖治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自是二郡

太守多矣　按晉南渡後桓沖桓豁並領新野義成二郡太守則東晉已有之

二年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圉城注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圉城圉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圉戶圉翻

按今本魏志南青州治圉城國當爲圄字之譌魏書劉休賓傳東徐州刺史張謐所戍圄城領二郡而已尉元傳劉彧東徐州刺史張謐據圄城通鑑於是年書清河張謐守圄城次年書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謐謐以圄城降魏東徐州後爲南青州則圉城卽圄城之譌審矣胡氏未知圉城卽圄城故各自爲解其實一地

也太平寰宇記沂州縣理城本漢東莞縣城也南燕于此置盱城鎮去東安郡三十里城隍圓因名圓城隋開皇十六年於此置沂水縣是圓城在今沂水縣即漢東莞縣也據通鑑魏得東徐州在後一年而是年已有東徐州刺史成固公遣兵襲朐山事似不相應蓋溫公因晉蕭道成鎮淮陰收養豪俊而及垣崇祖守朐山事非即在此歲也

元徽四年景素欲斷仲里以拒臺軍　按太平寰宇記句容縣有竹里山

齊永明二年衛軍東閤祭酒蕭衍注自晉以來公府屬長

史之下有東西閤祭酒　按漢許愼爲太尉南閤祭酒不獨東西閤也

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注六鎮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元禦夷也　按魏書李崇傳稱上表求改鎮爲州又言臣以六鎮幽垂與賊接對州名差重于鎮謂實可悅彼心又郡道元傳云肅宗以沃野懷朔薄骨律武川撫冥柔元懷荒禦夷諸鎮並改爲州其郡縣戍名介準古城邑詔道元持節與都督李崇籌宜置立裁減去留則當時名爲六鎮實不止六矣通鑑注卷一百四十七引宋白云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鎮爲沃野鎮據道元傳沃野與薄骨律並舉未審宋白何據宮夢仁紀六鎮名有薄骨律無柔元與此注異

四年魏分置二十八州十三在河北注蕭子顯曰相洛懷幷東雍肆定瀛朔幷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按南齊書有秦州無汾州胡氏所見本或與今異注又重出幷字

建武元年魏詔荆鄧東荆三州禁勒蠻民注魏初置荆州于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州置鄧州于眞陽眞陽漢汝南郡之愼陽縣也置東荆州于沘陽　按是時魏未得南陽荆州移治魯陽非穰城也據魏書地形志南安郡太和十三年置鄧州十八年即齊建武元年改爲南中府南安即今葉縣地此詔所舉鄧州正指此若眞陽之鄧州乃孝

昌中所置其時義陽已失魏正始元年始得義陽置爲鄧州因僑置豫州境非此詔之鄧州也又太和十八年置東鄧州于汝陰治社亭城

梁天監元年左戶侍郎劉曜　左戶當作左民唐人避諱追改溫公未及釐正天監十八年魏左民郎中張始均此則當時本稱

四年注省巴州見武帝永明二年　二當作元

五年桓和擊魏南青州注魏顯祖取三齊置東徐州于固城　固城當作團城詳見前

九年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　戶當作民

十年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注此據五代史志按蕭子顯志齊有揚南徐豫兗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

司雍梁秦益寧湘南豫二十三州時已廢巴州當以王茂所立宛州足之　按王茂所立宛州旋即棄而不有不當在二十三州之數且齊末裴叔業以壽陽入魏因以南豫爲豫州則南豫已失其一實止二十一州耳此二十三州當以五代百官志所載州名爲定謂揚南徐荊江雍郢南兗湘豫司益廣青衡北徐北兗梁南梁交越桂寧霍也衡桂寧霍三州皆天監六年所置南梁州則八年所置其徐皆仍齊之舊與青同治泰與梁同治又僑寓無實土故不在此數注家以意揣度恐致疑誤後學故特正之

十一年魏以桓叔興爲南荊州刺史治安昌注漢南陽郡有安昌侯國晉泰始中割南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因梁希佞逼徙治仁順城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　按魏志無南荊州隋志舂陵郡後魏置南荊州西魏改曰昌州又云舂陵縣舊置安昌郡開皇初郡廢舂陵故城在今襄陽府棗陽縣南則非義陽之安昌矣

普通六年大將萬俟醜奴注萬當作万音莫北翻　按廣韻訓万爲十千而漢碑亦有以万當萬字者則万萬本一字矣其讀如墨者卽萬聲之轉北人聲急往往讀去

爲入聲之類　胡氏疑萬無入聲因破字以就韻所謂夏蟲難以語冰也

今革作大小寺碑改異曰南史作丈入寺碑今從梁書　按六朝好佞佛而魏齊尤甚子所見石刻多有稱丈入佛像者則當以丈入爲正今本梁書江革傳亦是丈入字溫公所據者乃誤本而注家亦未能舉正也

中大通元年袁昂爲吳郡不降　陳景雲曰吳郡當作吳興

四年別將斛律敦　卽斛律金之初名也前後皆書金此獨書敦由雜采諸書不能一一更正耳

大同九年魏南鄧州刺史耿令貴注魏收志梁置南鄧州
治赤石圌領定城光城邊城郡五代志光州定城縣後
省罷南鄧州非西魏境也耿令貴亦遥領刺史耳　按
魏收地形志有兩南鄧州注所舉治赤石圌者在志第
二卷本屬梁所置僑景之亂始入東魏此時梁方全盛
不但非西魏境即東魏亦無此州也志第三卷別有南
鄧州領北遂安馮翊江夏香山永安新平宜民諸郡雖
未詳建立之年然肅宗時韋朏已爲荆鄧和糴大使南
鄧州刺史賀拔勝都督三荆二鄧亦謂鄧與南鄧也今
貴爲南鄧州刺史亦必此州矣又攷周書本紀魏廢帝

三年改南鄧爲歸州周武帝天和二年省歸州入唐州
則南鄧正是西魏境其地當在今隨州西北也
十一年號曰蠕蠕公主注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謂其
蠕動無知識也阿那瓌曰以爲國號猶部婁之也至高歡納其女號曰蠕蠕公主則徑以爲國號
不復以爲部賤矣　按柔然北方之國不通中華文字
史家據譯音書之或稱茹茹或稱芮芮其實即柔然二
字之轉也柔然茹芮同屬日母明元易茹爲蠕不過借同音字寓
蔑鄙之意元非改其國號北史后妃傳中或稱蠕蠕公
主或稱茹茹公主猶言柔然公主云爾通鑑于紀事例
稱柔然而述魏人之詞則曰蠕蠕至如阿那瓌之封王
其女之稱公主亦當從紀事之例偶沿舊史元文不及
盡一刊改注家未通譯語又從爲之辭殊多事矣
太清二年武州刺史蕭弄璋注武陵郡梁置武州　按隋
志下邳縣梁曰歸政置武州下邳郡非武陵之武州也
注誤
三年景乞割江右四州之地注江右四州南豫西豫合州
光州　按下文云景以夏侯譒爲豫州刺史董紹先爲
東徐州刺史徐思玉爲北徐州刺史又啓云高澄已得
壽陽鍾離臣無所投足則所割江右四州當是豫合東

徐北徐也是時縣瓠已失壽陽仍爲豫州東徐州治宿
豫北徐州治鍾離合州即合肥也
大寶元年立皇子大圜爲樂梁王注樂梁史無所攷　按
隋志始安郡富川縣舊置臨賀樂梁二郡平陳並廢此
即大圜所封注以爲史無所攷者失之
承聖元年景下海欲向蒙山注魏收志東安郡新泰縣有
蒙山景欲浮海趨山東復入北也　按新泰之蒙山不
在海濱恐別有一蒙山
陳太建四年突厥它鉢謂其下曰但使我在南兩兒常孝
卬憂于貧注在南兩兒謂爾伏步離二人所部皆南近

中國　按在南兩兒指周齊二國蓋嫉語也注誤

五年趙彥深私問計於源文宗曰吳賊侏張遂至於此注侏音張流翻蓋因書諱張爲幻爾雅諱作侜遂有此音按類篇侏音張流切其義華也書所謂侜張其義誕也以文理求之皆於此不近姑闕之以待知者　按楊雄同三老箴云負乘覆餗姦宄侏張宋書蓋吳表獵猶侏張佞慕中國魏書趙脩傳擅威弄勢侏張不已島夷傳桓玄侏張侏張與暘張意相似惠仲豫曰侏張猶張天也周禮甸祝禂牲禂馬鄭康成讀禂爲侏大也太玄曰修侏作比于朱儒侏長大貌言雖長大與朱儒等

也

五月陽平郡降注以地形志攷之梁置淮州治淮陰城其屬有陽平郡治陽平城其地當在淮陰城西　按下文九月陽平城降注引五代志安宜縣梁置陽平郡安宜今真應縣與淮陰不遠實一地也

齊主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注史言齊主淫刑以逞

按北齊書賜作暍說文暍傷暑也齊主以六月出游故從官多中暑而死者通鑑作賜乃傳寫之譌注家不能校正識其淫刑以逞謬矣

吳明徹進攻仁州注地形志梁置仁州治赤坎城蓋在山陽縣界　按地形志之仁州領臨淮一郡郡領巳吾義城二縣以隋志攷之蓋隋彭城郡穀陽縣地與山陽界殊遠注始誤矣然是時明徹方由秦郡進趨壽陽豈能遠抵其地或史有譌字太平寰宇記赤坎故城在虹縣西南一百九十五里

周吳克巳州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竝殺其戍主以城降注絳城蓋虹縣城音同而字異耳五代志彭城郡穀陽縣後齊置穀陽郡　按此注似是而非蓋此文承周吳克巳州之下後齊之巳州今黃岡縣也與淮北遠不相及據吳傳本作江北諸城而宣帝紀作淮北絳城明是譌字穀陽蓋亦江北之地胡氏乃引彭城之穀陽以傅會之非其實矣

九月陽平城降注五代志江都縣安宜郡梁置陽平郡按上書陽平郡此書陽平城胡氏前引魏志後引隋志欲析而二之其實無可析也攷魏志楚州所領有陽平郡領陽平濮陽二縣東魏之楚州治鍾離城或前所書者安宜之陽平後所書者鍾離之陽平乎

前郡陽內史毋丘奐念克黃城注地形志譙州下蔡郡有黃城縣按東魏置譙州於渦陽則黃城亦其屬縣也蓋下蔡在淮北而黃城在壽陽西　按注說非也攷陳本紀黃城既降之後詔以黃城爲司州治下爲安昌郡又立

漢陽義陽二郡竝屬司州則黃城當亦齊之重鎮隋志黃陂縣後齊置南司州後周改曰黃州又有安昌郡則黃城卽黃陂城因後齊嘗置南司州故陳亦仍司州之名也漢陽郡蓋卽後齊所置產州義陽郡則隋木蘭縣地若下蔡之黃城與漢陽義陽又何與乎周書杞國公亮傳大象初與韋孝寬等伐陳亮自安陸道攻拔黃城可證黃城卽黃陂城非淮口之黃城也當時北征元有兩路吳明徹大軍由壽陽趨彭沛而入周炅督天念韋別取江北蘄黃之地注家於此未甚分曉

六年齊主使侯臣所骨先弁至州注所骨虜複姓　按廣

韻漢複姓有所骨氏何氏姓苑云今平陽人注以爲虜姓誤也骨當爲胥之譌

十一年南北兗晉三州注五代志不載北兗州所治　按宋明帝失淮北因以淮陰爲兗州治齊梁皆因之對南兗而言則爲北兗矣陳之北兗當亦治此

周又取譙北徐州注北徐州置於琅琊郡　按琅琊在淮北是時陳所有者僅江北淮南之地豈能遠至琅琊乎齊梁以鍾離爲北徐州周所取者當卽此地

十二年鄖州總管司馬消難注按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木梁之下淺城後魏之澴西縣也後魏置肆州尋改唐州後周省均敬澴黯四州入如此則鄖州已併省今有鄖州總管而志逸置總管府之地此攷史之所以難也

春秋鄖子之國杜預謂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章懷太子曰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蓋因古國名置鄖州於沔陽也　按後周置鄖州總管府隋志漏而不書并鄖州亦不知所在胡氏謂置鄖州於沔陽亦以意度之未有明證攷鄖州所領有安陸城陽二郡城陽卽應城縣見於隋本紀而消難之降陳授以大都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入鎮諸軍事尋又改安陸郡爲南司州疑周之鄖州卽置於安陸也

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偃岳九州及魯山等入鎮來降注漢東郡顧義縣梁置順州沔陽郡後周置復州後改沔州　按隋志順義縣梁置北隋郡西魏改爲南陽析置淮南郡厲城順義二縣立冀州尋改爲順州是順州爲西魏所置非梁置也梁武帝父名順之改順陽郡爲南鄉豈當以順爲州名乎志於沔陽郡云後周置復州大業初改曰沔州不云後周改名沔州沿輿改以當此沔未審所據攷後周書魏廢帝三年改江州爲沔州卽隋沔陽郡之甑山縣也甑山爲消難所領入鎮之一則沔州之在甑山無疑矣隋志於江州改名沔州一

節既已漏落又云建德二年州廢恐未可信

淳于陵克祐州城注祐州城地闕　按隋志無祐州之名陳書沈恪傳光大二年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荆州刺史陳置荆州於公安武州於武陵則祐州亦荆楚所分也是時淳于陵出師江外先克臨江郡而後克此城臨江在歷陽此城當相去不遠似別有一祐州矣

禎明元年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注弋陽郡定城疑僧辯郢州　按隋志竟陵郡舊置郢州此文基郢相連必是竟陵之郢州非定城之郢州也且定城所置之郢州志云開皇初廢則其時已無此州矣

隋義寧元年掩耳盜鍾注此鄙語也　按呂氏春秋范氏亡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鍾不可負以椎毀之鍾況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遽掩其耳注以爲鄙語未之攷耳宋時有掩耳偷鈴之諺見能改齋漫錄

己巳康納利北還　陳景雲曰按攷異是年七月己酉朔己巳康納利北還則六月乃己卯朔其月無己巳此定有誤注未之及

唐武德元年李密送所獲雄武郎將于洪建皇泰主命戮于左掖門外　陳景雲曰于洪建疑即于洪達洪達縊煬帝見攷異所引蒲山公傳及河洛記皇泰主加以慘戮益正其弒逆之罪也但建達互異當有一誤大昕按隋書宇文化及傳其將軍于弘達爲李密所擒送於侗所鍛烹之李密傳傳述記室參軍李儉朝于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據此當以達爲正弘又作洪疑唐人避孝敬皇帝諱易之

二年賈建德執逆黨宇文智及孟景　陳景雲曰上年宇文化及謀逆有鷹揚郎將孟秉同謀景即秉字因避廟諱嫌名易之　隋書作孟秉

四年韓鞠渠帥注韓音末鞠音曷　按金史姝鞠本虢勿吉勿吉古肅愼地也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稱韓鞠然則鞠當讀若揭不當爲曷音也古音勿如末

貞觀六年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注咄陸即阿史那彌射此當參觀高宗顯慶二年攷

異而詳辨之　按咄陸本名泥孰泥孰與彌射非一人溫公攷異已疑之今反覆參攷則當時所立者實泥孰也泥孰以受冊之明年卒而彌射入唐以後累立戰功沒于高宗之世其非一人審矣彌射傳雖有貞觀中遣劉善因立爲可汗之文意者立爲小可汗而非大可汗乎且彌射與步眞爭立彌射入朝而步眞自立爲咄陸葉護則或彌射當日亦但爲葉護而非可汗乎金石錄有阿史那彌射碑今已不傳無從決其然否要之此咄陸必非彌射也

十七年上命圖畫功臣于凌煙閣有譙襄公柴紹注柴紹

當作許紹　按唐史許紹柴紹俱封譙國公許紹傳不載其諡而柴紹傳云諡曰襄是通鑑不誤而注誤也又新唐書李愬傳末列武德以來功臣姓名首載凌煙閣圖畫諸人惟張亮侯君集以罪誅不預內有右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譙國公柴紹而無許紹名則通鑑之非誤審矣文苑英華載呂溫凌煙閣勳臣頌邯有許譙公紹注蓋據此而不知唐人固已傳聞異辭溫公所據者正史也

二十一年命修終南山太和廢宮爲翠微宮注楊大年曰翠微宮在驪山絕頂　陳景雲曰史明言修終南山之

宮而云驪山絕頂非也注未辨其誤而采之大昕按唐書地理志長安縣南五十里太和谷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曰翠微宮注不能引而妄引楊大年之說驪山宮初無翠微之名也

顯慶二年以彌射步眞爲流沙安撫大使注彌射爲咄陸可汗唐所冊也步眞爲咄陸葉護自稱也咄陸之號雖同而可汗葉護之尊卑有異不必泥咄陸之號而傳疑而彌射步眞實二人也　按溫公攷異未嘗疑彌射步眞爲一人其云咄陸卽泥孰也胡氏似誤會

龍朔三年注漢高帝爲太上皇營新豐後人誌其事其辭云渾雜大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　此潘岳西征賦之文胡偶失憶耳

垂拱四年堂邑董元叔注堂邑漢縣　陳景雲曰博州之堂邑隋代始置非漢縣也漢之堂邑乃今之六合耳此承後漢書注及通典之誤大昕按至德二年梁貞明元年注引宋白云堂邑縣本漢清縣發千二縣地此說得之

大足二年廢唐興鹽永康隱陵署官注元帝陵曰興寧景帝陵曰永康　按注不言隱陵爲何人之陵攷唐書儒學傳云隱章懷諡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入署置

官列吏卒又唐六典云隱章懷諡德節愍惠莊惠文惠宣七太子陵署各令一人丞一人掌陵園守衛乃知隱陵者隱太子建成之陵太子陵不別立名以諡爲陵名也

天寶十二載斥候府果毅段秀實注新書作隴州大斗府果毅此從舊書　按地理志無斥候府之名蓋轉寫之譌當以新史爲正

全德元載置淮南節度使領廣陵等十二郡注淮南節度使領揚州廣陵郡楚州山陽郡滁州全椒郡和州歷陽郡壽州淮南郡盧州合肥郡舒州同安郡光州弋陽郡

新州新春郡安州安陸郡黃州齊安郡申州義陽郡沔州漢陽郡凡十二　按自廣陵至漢陽凡十三郡注云十二者誤也方鎮表亦云十二州蓋轉寫之譌當爲十三未幾以光州隸淮西則所領祇十二州矣

上元元年十月置青沂等五州節度使注攷通鑑所書乾元二年四月以尚衡爲青密節度使上元二年四月青密節度使尚衡破史朝義兵如此則是年尚衡尚鎮青密安得又置青沂等州節度使耶　按青沂之青當作淄舊唐書肅宗紀上元元年十月殷仲卿爲淄州刺史淄沂滄德棣等州節度使卽通鑑所稱淄沂五州也方

鎮表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領淄沂滄德棣五州與舊紀正同惟年月小異耳尚衡所領者青密登萊四州殷仲卿所領者淄沂五州注家不悟青爲淄字之譌故疑其參錯不同耳

劉展軍于白沙　注不言白沙所在按陸游入蜀記眞州不唐揚州揚子縣之白沙鎮楊溥有淮南徐溫白金陵未渡溥于白沙因改曰迎鑾鎮則白沙卽今儀徵縣也

大曆二年郡諸有之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注史炤曰郡諺俚俗所傳之言也　吳曾曰按愼子曰不聰不明不能爲王不癡不聾不能爲翁乃知此語久矣北史長孫平傳引諺云不癡不聾不作大家翁南史庾仲文傳亦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

十四年置于翰林爲學士注翰林故事曰凡學士無定員下自校書郎上及諸曹尚書皆爲之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　按此注云學士無定員而天寶十三載注又云如中書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爲承旨則非無定員矣白居易詩亦有同時六學士之句

建中二年以李芃爲河陽懷州節度使割東畿五縣隸焉注芃居包翻五縣河陽河清濟源溫王屋　按以唐書

地理志攷之五縣之中當有汜水無王屋李芃傳亦云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則注說誤也唐書音義芃符中切此云居包翻攷芃芃二字形聲俱別如讀符中切當從凡如讀居包切當從九李芃字茂初則符中之音爲是

開成三年如京使王少華等注唐置如京使以武臣爲之內職也未知所職何事　按宋史王旦謂唐設內諸司使悉擬尚書省如京倉部也莊宅屯田也皇城司門也禮賓主客也然則如京使乃掌倉庾之官取詩如坻如京之義

大中二年臣庶之家遷徙不常故有自陽宅入陰宅陰宅入陽宅　注不言陽宅陰宅之說今相宅書以坎離震巽爲東四宅艮坤乾兌爲西四宅視入年命爲吉凶意即陰陽宅之說乎

十年伯郎光啓我不留注此實言牽于母黨之愛　注不及啓字義按廣韻啓極困也

十二年蔣伸起上留之曰異日不復得獨對卿矣注次對官獨對宰相皆同入對　按是時蔣伸以兵部侍郎充翰林學士承旨故常獨對宰相或二三人或三四人皆同班奏事故不得獨對注以次對官當之非是唐宋以

待制爲次對官伸未嘗爲待制也　元微之承旨學士院記舊制學士無以承旨爲名者憲宗以承貞元年即位始命鄭公綱爲承旨學士位在諸學士上凡大詔令大慶置丞相之密畫則外之密奏主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它人無得而參正謂此也

咸通四年詔天雄軍於泰州注代宗始息田承嗣以天雄軍號寵魏博尋以其悖傲削之今復於泰州置天雄軍至于唐末魏博復天雄軍號泰州不復號天雄矣　按通鑑廣德二年魏博節度使田承嗣奏名所管曰天雄軍從之新唐書田承嗣傳亦有寵其軍曰天雄之文而舊史紀傳新史方鎮表皆不載疑本無此事也注云以悖傲削軍號亦以意度之初無所據恆冀屢拒王命未

開朝其成德之號何獨于魏博削之且使果有天雄軍號則既削之後早當請復何待天祐元年始賜號乎蓋泰州置天雄軍在魏州天雄軍之前而承嗣在魏博時未有軍號也通鑑于咸通九年書前天雄節度使何全皞亦誤仝皞爲魏博節度時未有天雄之號且係見任不當有前字

十三年振武節度使李國昌恃功恣橫專殺長吏朝廷不能平徙國昌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不起注史言沙陀跋扈不待殺段文楚而後動於惡　按舊史懿宗紀李克用殺段文楚自稱防禦留後即在是年十二月

通鑑據唐末三朝見聞錄以爲乾符五年事故注有此言今反覆參攷克用之殺文楚當在是年十二月而國昌移鎮大同之日必在文楚被害之後蓋文楚既死軍中請克用爲留後朝廷不許乃除盧簡方爲大同軍防禦使且益國昌合其子束手待朝廷除人既而克用不奉詔乃除簡方振武節度使而移國昌大同欲使制克用也通鑑於是年書徙國昌大同防禦使又於乾符五年四月書以國昌爲大同節度使蓋誤以一事爲兩事而國昌徙鎮之命亦當在咸通十四年非十三年也

乾符二年己丑克用進軍渭橋　按上文書七月丙辰朔

己丑距丙辰三十三日不得同在一月按目錄是歲八月乙酉朔則己丑乃月之五日也己丑上當有八月二字注未及舉正

天復二年沐軍圍晉陽營于晉祠注晉陽有晉王祠　按元和郡縣志晉祠一名王祠周唐叔虞祠也在晉陽縣西南十三里北史薛孝通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都盡禮孝通獨捧手不拜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冊府元龜唐貞觀二十年正月幸晉祠

天祐三年以朱全忠爲鹽鐵度支戶部三司都制置使三司之名始於此　按唐自中葉以後軍興急於財賦戶部度支本尚書二十四司中之兩司往往以大臣判之而諸道鹽鐵轉運使亦以貴臣兼領之昭宗乾寧二年三宰相徐彥若領鹽鐵轉運使王摶判度支崔昌遐判戶部天祐元年三宰相裴樞領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度支柳璨判戶部哀帝天祐二年三宰相柳璨領鹽鐵轉運使張文蔚判度支楊涉判戶部是也至是而財賦三司悉歸全忠又加以都制置之名則增減輕重可任意行之矣注未詳三司建立之始故及之

後梁開平元年是時惟河東鳳翔淮南稱天祐西川稱天復年號注天復四年梁王劫昭宗遷洛改元天祐河東西川謂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仍稱天復五年是歲梁滅

唐河東稱天祐四年西川仍稱天復　按注文不及鳳翔今岐山縣法門寺有李茂貞重修塔廟碑敘事皆以天復紀年至二十年止而碑末乃書天祐十九年然則後梁受禪之日鳳翔仍稱天復不稱天祐也蓋鳳翔近於蜀而遠於晉故紀元亦與蜀同及王建稱帝改元而鳳翔猶用天復之號久之晉日盛強滅梁之形已成乃改稱天祐以自同於晉鳳翔之稱天祐殆在後梁龍德以後亦不過一兩年耳天祐十九年即梁龍德二年　溫公未見石刻故所書未得其實

名其所居爲宮殿妻稱皇后注茂貞自爲岐王而妻稱皇后妻之貴踰于其夫矣　按皇后當作王后蓋取戰國及漢初諸侯王妻稱后之例注說非是

貞明元年晉王以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改異曰莊宗實錄云爲軍城使存進傳云都部署莊宗列傳乃薛史存進傳皆云天雄軍都巡按使今從之　按呂夢奇撰存進神道碑本云天雄軍都部署巡檢使它書作巡按者卽巡檢之譌或稱都部署或稱都巡檢各從省文似異實同也

後唐同光二年進岐王爵爲秦王改異曰茂貞改封秦王

薛史無的確年月實錄同光元年十一月已稱秦王茂貞遣使賀收復至二年稱秦王李茂貞可封秦王豈有秦王封秦王之理必是至是時始自岐王封秦王也

按舊唐書景福元年以岐王李茂貞爲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等使二年十一月制以鳳翔節度使李茂貞守中書令進封秦王則茂貞於唐昭宗之世已由岐王進封秦王矣唐亡之後以地狹不敢稱帝其稱秦王如故史云稱岐王者非也及莊宗滅梁茂貞上牋猶以季父行自處儼然敵國之禮至是始上表稱臣故因其舊封授之錫以冊命實錄上云秦王者茂貞自稱下云秦王者莊宗所命於文義無嫌温公以意改之轉失其實注亦未能舉正也

大成元年存渥至晉陽李彦超不納走至風谷爲其下所殺注風谷恐當作嵐谷唐長安三年分宜芳縣置嵐谷縣爲嵐州　按風谷在太原縣西五里朱彝尊曰汾北晉書段韶傳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距汾河西被風谷又唐創業起居注煬帝於樓煩置宮因過太原取龍山風谷則風谷之名著於載記久矣胡三省謂風谷當作風谷諺云南人不識盆屋其類是歟

三年河南相公恭謹好善注從厚時爲河南尹故稱之爲

河南相公　按當時稱相公者皆使相也從厚時爲河南尹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有相公之稱從榮亦加平章事故下文亦稱相公也

後晉天福元年張敬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注歐史張敬達明宗時歷遷彰國大同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爲孟知祥所陷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爲晉昌軍歐亦放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瑭建雄軍晉州也下史誤以爲管昌耳不知武信緣何而誤　按舊五代史末帝紀清泰二年十一月以徐州節度使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張敬達傳亦云清泰中自彭門移鎮平陽則武信當是武寧之譌武寧徐州軍額也胡氏未見薛史故疑而未決

我今太相温將五千騎注吐蕃契丹皆大太相　注當有誤字相温遼史亦作詳穩蓋其官名太當爲大蓋放異謂蕃名太相温漢名高模翰温公亦不知詳穩爲契丹官名也

唐主登玄武樓自焚注年五十一　按五代會要帝以光啓元年正月二十三日生是歲乙巳清泰三年丙申歲　年五十一注云五十一者誤也莊宗亦以光啓元年生故有

阿至與我同齒之語

四年康化節度使兼中書令楊琪注康化軍亦吳於統內所置節鎮或南唐置之其地今無可攷　按康化軍置於泗州見徐騎省集

開運二年皇甫太師寂無音問注皇甫遇未必加官至太師也而安公琦以太師稱之蓋五季之亂官賞多當時相稱謂不復論其品秩就人臣極品而稱之　按五代之世刺史檢校官有至公師者皇甫遇以使相而檢校官至太師固無足怪注說非也

三年趙在禮更歷十鎮注在禮起於鄴都徙義成不行後

應潢海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凡十鎮　按在禮未嘗到義成任注所據者歐史以薛史攷之則清泰中又嘗鎮山南東道併魏博爲十鎮也

後漢乾祐二年徐州將成德欽敗唐兵于嗣陌鎮注嗣達貢翻又徙董翻　按嗣當爲嗣字之譌也古書嗣作司吾後人增加山旁胡氏謂爲嗣之嗣非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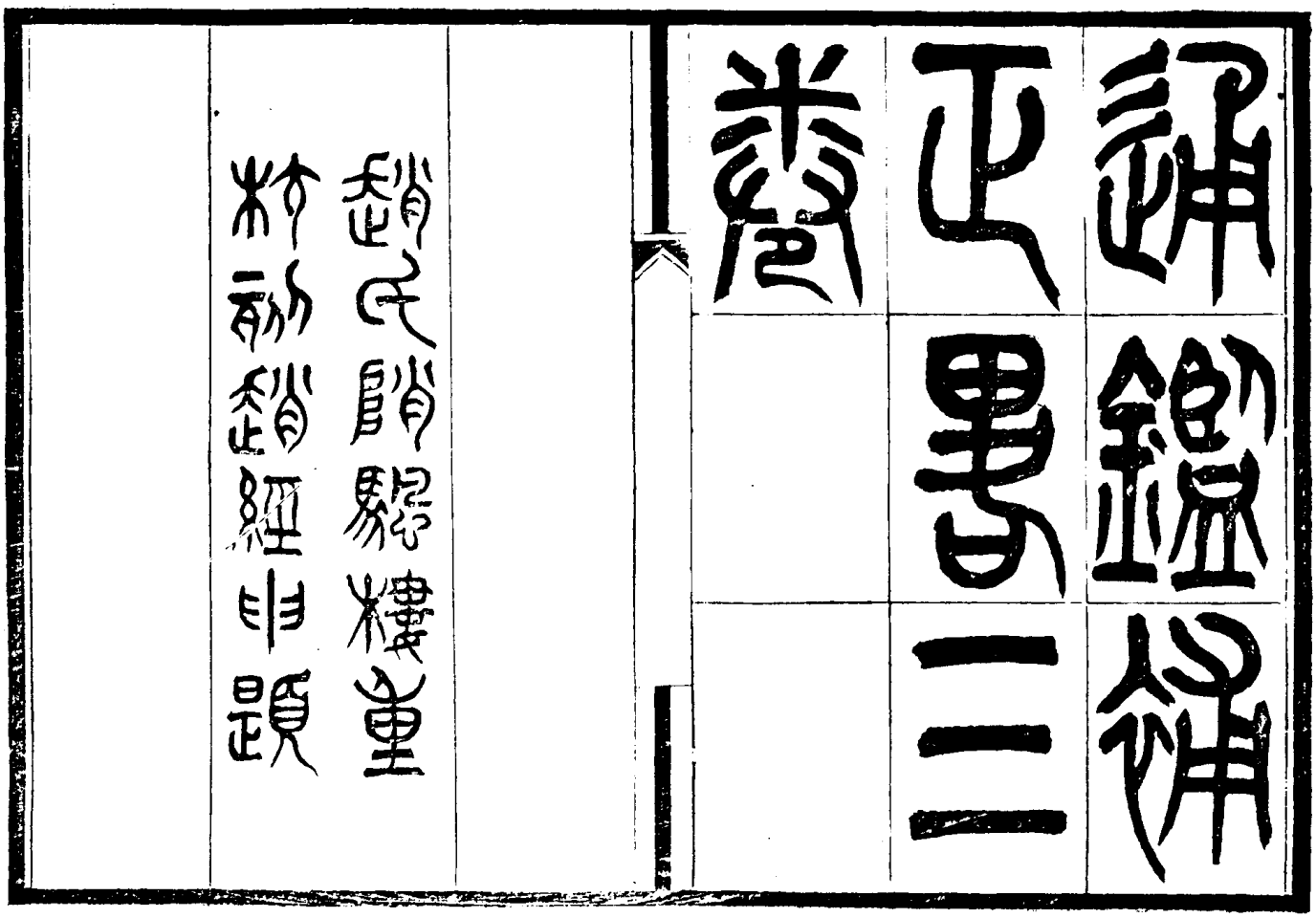
通鑑補正略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通鑑補正卷三

趙氏開驎樓重
校勘經由題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者取先生鑑補中補正通鑑原文者而彙錄之也蓋先生通鑑補一書卷帙繁鉅讀其自序既歎成之之難又慮守之之不易而鐫刻之事則深望於後人嘉慶乙亥余在南昌從阮芸臺中丞處寫得一部鈔胥手雜譌踳實多簿領叢中粗校一過後攜赴雲南時崇慶楊海梁國楨陳梁於滇讀而好之亦寫一部嗣擢河南布政使允爲刊布然工夫不貲恐亦未即就功也茲因顧澗蘋之言先舉先生書中所爲改正移置存疑備考補注等各條彙而錄之即其中一字兩字或十餘字之改補者雖未盡著其說要皆從正史考

證而來實爲有功於通鑑用并采集付諸剞劂名曰嚴先生通鑑補正庶先生三十年苦心得稍見於世至全書之刻尤深望於當世有力好古之君子云道光四年歲次甲申閏七月七日陽城張敦仁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上　　帥帆樓

校著吳勉學本　　陽城張敦仁棠鈔

卷一

六葉後五行　列改別

廿葉前六行　陽孤改陽狐從史記改

廿三葉前八行　襄陽改襄陵從史記改

廿五葉後五行　剛勁自喜改節廉而自喜從史記改

廿七葉後四行　立下補僭稱王三字

卷三

廿四葉後四行　高陵君下補顯字涇陽君下補悝字

廿八葉前三行　昭上補屈平及三字

四行　之子下補子字

廿九葉後七行　平原君通鑑原文於此下有平原君好士一條今按史記趙武靈王十六年納吳娃則子何之生必在十七十八年間也武靈王以二十七年傳位於何何於是時多則十一少則十齡耳平原君又其弟也則此時決未及十歲如何便能養士爲豪俠之行儻此時果能招致天下之士則其父武靈王爲李兌公子成所幽死去此只四年耳勝何以不能救解好士之效安在愚以爲封勝之事雖在此年勝之好士未必即在此年今移於趙惠文王二十八年平原君薦用趙奢時因事而出之移置

卷四

七葉後三行　溫下補宋遂滅三字

卷六

一葉前五行　秦紀一改列國紀去昭襄王三字通鑑於周亡之後即以秦紀年按是時六國尚未滅也論地則秦之境不大於齊楚論德則秦之政不勝於趙魏何得蔑視六雄而竟以天之曆數歸之故依綱目之例以甲乙紀年而秦與列國各以年數分紀於下存實錄

也

十一葉後三行　樂乘改樂閒通鑑據燕世家誤作樂乘按乘趙將也今從趙世家改正

卷七

十三葉前八行　通鑑原文父祖下有以上二字今依史記去之

卷九

十八葉前三行　齊梁反書改齊王田榮反書按史記漢書皆無梁字故去之

廿四葉後九行　周勃灌嬰等改諸將絳灌等通鑑原

文從史記陳平世家之文也但楚漢春秋云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養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相屬百出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則絳灌自是別一人舊說謂絳者絳侯灌者灌嬰謬矣況楚漢春秋陸賈所作與周勃灌嬰同列言之必有實見可信無疑

卷十一

三葉前七行　軍改君

後六行　皆服史記元作皆伏今改從漢書

四葉後八行　分其戶改分其地

卷十二

六葉後十行　相國上補代字

廿三葉前四行　陳豨之反上云張良素多病一條通鑑置之五年高祖入關下今試觀良言有爲帝者師封萬戶侯之語則必在封留侯及爲太子少傅後按良封侯在六年爲太子少傅在十一年則五年時何得豫言之故移置於此

廿六葉前九行　致上下補上字

卷十三

一葉前七行　高皇后上補附字

二葉前八行　周呂令武侯澤云澤生時嘗爲周縣呂縣之令故曰周呂令及死謚曰武注云令武謚也非是補注

十三葉前二行　與齊楚合從云此時但有齊兵不知何以兼言楚楚字豈贅耶抑楚亦有兵而史漏之耶存疑

十五葉後七行　喋通鑑原文作啑今從漢書改喋喋與蹀通踐履之義啑即歃血之歃字時京師未嘗歃血也

十八葉後三行　代王改皇帝上既云即天子位此後便當稱帝不宜復稱代王通鑑於此處及下文即夕入未央宮令太尉往諭謁者入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皆稱代王故俱易以皇帝二字

廿九葉後二行　席坐下補嘗幸上林皇后愼夫人俱從十一字　及坐者坐上林苑中非坐郎署中也郎署下原文落長布席三字

卷十六

六葉前五行　膠東王漢書吳王傳云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注云三國謂膠西菑川濟南也通鑑此處何以更有膠東耶存疑

十三葉後四行　膠西膠東菑川王以此觀之則所謂
三國者乃膠西膠東菑川無濟南也
十六葉後四行　漢書載十月日食事在秋七月之後
夫漢既以建亥之月爲歲首則每歲之末無冬十月
故移置之四年之首然漢書五行志此歲無日食事
卷十七
二葉前四行　正百萬改正百官
卷十八
廿二葉前三行　西改南
後三行　貨改資

卷十九
九葉後五行　慶改薦
卅二葉後六行　具下補私字
卷廿
一葉後六行　狗馬病改狗馬之心今病云狗馬之心
謂報主之心也史記無之心今三字今依漢書補之
廿二葉後十行　馳上補初字
廿三葉前三行　當改嘗
卷廿一
六葉前六行　退改收
八葉前九行　時改待
十三葉後二行　岑娶史記作岑娶漢書作岑陬余據
漢書岑陬者其官名也本名軍須靡
後八行　軒改軒
十四葉前十行　名改各
卷廿二
十三葉後八行　未下刪敢字
卷廿三
二葉前十行　殺上補欲字
十九葉後三行　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於下言

丞相本非立意與人爲異者但其素行喜爲美好之
言以悅下耳師古以爲好與在下之人言議似失本
文語意補於師古原注後作補注
卷廿四
十六葉前九行　通鑑原文令字下增一人字胡氏遂
錄師古注曰更令人作媒結婚姻今按漢書令字下
原無人字令指張賀蓋賀爲掖庭令廣漢重其爲媒
介故不敢聽婦言而遂與曾孫今依漢書去人字顏
師古注不可用
廿九葉前四行　後改后

卷廿五
廿二葉後三行　都成侯通鑑元文作成都侯此承蕭望之傳之誤今從功臣表及霍光傳改正
七行　掖上補昭帝時三字
卷廿七
一葉前八行　耿壽昌奏立常平倉上封爲關內侯帝紀載於五鳳四年故通鑑因之然神爵四年河南府丞義已對太守嚴延年稱說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則知壽昌之奏立常平實始於神爵四年至五鳳四年朝廷行之五歲民甚以爲便故封以爲關內侯耳
今移置立倉事於延年未棄市之前則丞義之言方爲有據而封侯之事仍載之五鳳四年又與帝紀相合也
卷廿九
五葉前十行　寢上補孝昭太后四字
十一葉前二行　永光四年所載中書令至公車凡四十八字移置於此云上條事通鑑原置之永光四年六月戊寅日有食之下然案今建昭二年京房爲考功課吏法堪猶初言不可後善之乃知堪卒在京房殺後故移置於此

十三葉前二行　相下補封樂安侯四字
廿六葉前八行　功下補向卽更生也五字
卷卅
八葉前三行　棄通鑑元文誤作亳孟康曰棄肥累皆縣名故屬眞定
卷卅一
四葉後五行　先下補受字
十八葉後十行　元改去
廿四葉前三行　壬子上去十一月三字重出故去之
卷卅二
廿六葉前六行　輒不二字畢竟是演文持者執而不從之意師古强解作扶持佐助畢竟不妥
卷卅三
十四葉後九行　宮改室
廿九葉前六行　引改飲
卷卅四
四葉前六行　下改子
六葉前七行　太初下補元將二字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太初元將之意後人不曉四字爲號削去元將二字非是

卷卅五
六葉後四行　下改有
八葉後五行　乃改奈
卷卅六
三葉前十行　當改甚
十八葉後十行　王莽上改孺子嬰
廿七葉前八行　皇改黃莽自以爲黃帝之後故曰予
黃帝通鑑誤作皇今從漢書改正
卷卅七
一葉前七行　王莽中改附新莽上
八行　始建國元年改新莽始建國元年用雙

行夾寫
十六葉前六行　后下補婉嬪有節操五字
十七葉前四行　出下補謀欲二字
廿九葉後九行　烏上補初字
十行　子上補以字
卅二葉前八行　西下補河字
後三行　艮等下補四人及手殺刀護賊八字
卷卅八
八葉前四行　封改尉

廿七葉後九行　初下補景帝子三字
卷四十
廿八葉前二行　彊改疆
卅一葉後八行　醜改酷
卷四十一
十二葉後八行　烏改焉下同
廿九葉前二行　義改儀
卅二葉前二行　通鑑原文依范升傳載其劾奏周黨之疏有東海王艮一語遂載王艮之事於下今案王艮傳之徵拜諫議大夫在建武三年不在此年故

刪去之而移置於八年內
卷四十二
一葉前八行　敦按通鑑目錄於建武六年首載馬成拔舒斬李憲是此事通鑑原有之當由寫本脫漏故胡注謂拔朐之上逸拔舒事而嚴氏遂以爲無尾蓋考之未審也
七葉後十行　猶字通鑑誤作無字敦案通鑑原文不誤刊本誤耳
卷四十三
一葉前十行　圍武陽十一年岑彭已拔武陽此何以

又圖武陽豈彭既刺之後武陽又爲述所取耶識之以俟參考

三葉後九行　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通鑑誤作咸陽門

六葉後一行　而下補已字

七葉後一行　詣下補洛陽二字

十五葉後七行　塞下補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凡廿七字

十九葉後八行　十八年下補春字

廿八葉後二行　縣下補數字

卷四十四

二葉前十行　漸改斬

五葉前八行　鷙改鷙

八葉前十行　宗改宋宋均通鑑原文作宗均此胡身之據漢司空宗俱碑及宗資墓前碑爲據因徧考後漢帝紀及姓苑姓纂諸書而改之者也信爲詳核無疑然漢書之爲宋均其來舊矣家傳戶習皆知爲宋均豈知爲宗均哉況族姓流傳或亦間爲變更如子之爲孔理之爲李亦未可知也故原依漢書改宗作宋

十八葉後一行　京上補初字

廿三葉後七行　陵下補廟號世祖四字

卅葉後四行　女上補少字

卅三葉後一行　通鑑原文改太樂官曰太予今考明帝本紀乃是改太樂爲太予樂非改樂官爲太予也故改從本紀

卅四葉前五行　戊上補十二月三字

卷四十五

三葉後三行　湖改胡

卷四十六

七葉前八行　心下補而字

十四葉後五行　荆上補三月二字

十九葉前八行　王上補東平獻三字

廿葉前三行　覽改鑒

廿三葉後七行　元和元年改建初九年

廿六葉後八行　視改心

卷四十七

二葉後十行　二改三

七葉後八行　章和元年改元和四年

十五葉前一行　正改止

廿葉前六行　晏晏改塞晏

廿三葉後五行　閻盤通鑑原文誤作閻韻然帝紀又作閻磐今從竇憲傳改

廿四葉後七行　壞上補景爲汝陽侯五字

廿五葉後五行　名王上補斬字

卷四十八

七葉後三行　暢下補喜字

十二葉前七行　後上補死字

廿八葉前十行　市改市

卷四十九

十二葉後三行　羌下補薄申等八種五字

十五葉前九行　都下補侯字

後四行　郡下補兵字

廿葉後六行　徙上補於是二字

廿一葉前四行　圍改圖

廿二葉前四行　特進侯者侯之加銜特進者也與諸侯不同故大儺之禮以葦戟桃杖賜公卿將軍特進侯諸侯注繆補注

卷五十

二葉前八行　郎下補蜀郡二字

六葉前八行　永寧元年改元初七年

十一葉前二行　建光元年改永寧二年

十五葉前四行　廢鄧氏五侯侯字下俱補鄧字

廿二葉前五行　延光元年改建光二年

廿六葉後二行　年四十八終者史家究竟言之耳非此時憲年已四十八也而通鑑綱目於此年即書徵君黃憲卒所以啟後人之疑謂郭泰以靈帝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去憲之卒已四十九年是憲卒七年而泰始生泰之遊汝南安得與憲相往還不知憲之知名最早則王龔之辟之焉知不在二十上下而泰之

出世亦甚早故其傳曰少遊汝南則亦焉知不在二十上下以二十上下之郭泰納交於四十上下之黃憲何不可往還而乃橫生此疑是過信綱目而不能辨其誤漫讀通鑑而不能窺其旨也辨疑

卷五十一

廿一葉後十行　麾通鑑原文誤作魔

卅葉前三行　司空王龔通鑑原文誤作司徒

後二行　伏從山草通鑑誤作伏在草澤

卷五十二

五葉前八行　丙改甲

廿二葉前一行　燒何通鑑原文誤作燒當從帝紀之誤今改從西羌傳

廿五葉後七行　入子改臣子

十行　通鑑原文誤稱樂安爲渤海此時鴻尚爲樂安王至質帝本初元年五月方徙王渤海且此時鴻尚未薨不宜稱孝鴻薨在桓帝建和元年秋七月故改稱樂安而去孝字

廿七葉前三行　治步通鑑原文誤作治步

卷五十三

二葉前六行　盛改甚

四葉後一行　受改授

廿二葉後八行　五月通鑑原文誤作四月

卷五十四

三葉前十行　陽下補令字

廿葉後一行　免下通鑑原文此下有唐衡兄玹殺趙岐家屬宗親事今移置於六十四卷建安六年趙岐卒下

卷五十五

八葉後七行　途改迹

十一葉前三行　兄改弟

十二葉後七行　罕改勒

廿六葉後六行　南改內

卷五十六

二葉後八行　是年八月魏郡言嘉禾生甘露降巴郡言黃龍見而實武疏中引此二事則武之上疏必在八月後無疑矣但黨人之赦爲武此疏及霍諝表請故也乃赦黨人在六月庚申則此疏又必在赦前矣赦是大事必無錯誤或者嘉禾黃龍之事本在五六月閒史臣誤置之八月耶

四葉後六行　七改八

十行　勃海下補海字

八葉前三行　馳上補頗字

十二葉前五行　門上補典字

後三行　諸下補女字

十六葉後八行　自上補皆字

卷五十七

廿七葉前六行　儵改儵

卷五十八

六葉前七行　宦官改中者詒琛案此行疑有誤

卷五十九

六葉後三行　通鑑原文云遣使至鮮卑中今案張舉張純本叛入烏桓中與烏桓大人丘力居共畔耳非鮮卑也故改從陳志公孫瓚傳作胡中

七葉後三行　通鑑原文云年十四今從帝紀改之

廿一葉前二行　瑁下補等字

卷六十

七葉前二行　吳下補駿字

十五葉前七行　程立於興平元年始改名昱而通鑑於此即書昱故改從本傳

卷六十一

二葉後五行　通鑑原文於垂泣相對下綴高柔見機避地事七十九字上下俱不相接今移於曹操破布之後作一結束方爲有情移於十六葉前二行平諸縣下

廿六葉前九行　通鑑原文謂丹陽都尉朱治案治本傳治未嘗爲丹陽都尉乃吳郡都尉耳

卷六十二

十一葉後五行　漢書及魏志皆云山東西通鑑乃云東山胡身之又爲之注曰都昌縣之東山也今從本傳改正

十二葉後六行　通鑑原文云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是時和議猶未成備焉敢同布共飲食於紀靈之座陳志布傳云布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吾弟也云云是射戟事只在靈座上爲之備不與聞也恐亦非講和之體范書布傳曰布遣鈴下招備并請靈等與共飲食最爲得情宜補於與共飲食之下作分注

廿一葉後三行　術下補時侵陳三字

卷六十三

六葉後八行　亂上補自字

十二葉前三行　舉下補郡人二字　許上補及字

郡下補欲殺憲三字

廿三葉後八行　不及紹渡改不及與紹同渡

廿八葉前九行　別駕改別部

卷六十四

一葉後七行　通鑑原文於使屯新野下有備在荊州五十八字今移置於六十五卷

卷六十五

四葉前三行　烏上補初字

八葉後四行　恨也下備在荆州五十八　移置於此
廿葉後五行　子改孫
卷六十六
八葉後九行　遣改遣
卷六十七
四葉後一行　益州太守當屬下句蓋南郡董和時爲
益州太守也
九葉後五行　改云初董承女爲貴人及承以衣帶詔
謀誅操事敗操誅承并求貴人殺之
十行　去以尚書令華歆爲副八字

十葉前一行　勒上添且字　歆字改兵士二字
後載辨誣一篇云曹操弒后事通鑑原文云以尚書
令華歆爲郗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藏壁中歆壞戸
發壁牽后出果爾是歆即操之成濟也然歆傳何以
不載此事此事蓋通鑑本之後漢書後漢書本之曹
瞞傳曹瞞傳吳人所作焉知非異域傳聞之誤耶不
然漢之末造國運雖昔清議猶嚴故以陳壽之才名
世人所重也止以居喪使婢九藥遂蒙議謗廢滯者
數年又操之稱王楊訓發表稱頌功德訓崔琰所薦
於時物論不但笑訓浮僞并咎琰失舉由是言之直
道未亡有瑕必摘使歆果有此事則眾實有口誰能
箝之況殿廷之上非私家曲室之比也一舉一動既
萬目所共覩亦萬口所共傳豈公論獨刻於陳壽楊
訓而私於華歆哉豈逆天悖理之事他國忠臣猶聞
之二三百年後之范曄猶聞之獨同朝共事之人反
不聞耶陳登陳羣傳玄輩皆一時名賢也豈以私好
阿人者哉乃登之稱歆者曰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
敬華子惠使果牽后禮法何在羣之稱歆者曰若華
公者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使果牽后清通
何在玄之稱歆者曰華太尉積德居順事上以忠濟

下以仁曼嬰行父何以加諸使果牽后忠仁何在且
不但此也王朗與歆齊名乃自以識度不如歆每事
學之張華論之曰王之學華皆立形骸之外去之所
以更遠若果牽后識度何在張華於書無所不讀豈
獨不見曹瞞傳歟何不據此以罪歆而乃貶王尊華
若此彼誠見瞞傳爲無稽之言故不屑置之齒頰耳
華嶠譜敘云西京之亂歆與朗棄舟避難有一人欲
附舟歆頗難之朗竟受焉已而賊追急此人趨避墜
井朗欲棄之而去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既已同
行棄之不義遂相與救出之而別又文帝受禪三公

以下共受爵賞時歆爲相國與尚書令陳羣獨感愴形於顏面文帝覺之深以爲恨夫邂逅之人且能捨命而拯之於井毋后之尊乃忍犯義而牽之於壁受禪之時既能輕相國之尊而觸新主之怒未纂之先豈難棄尚書之官而順逆臣之心此皆事理所必不然者且歆於時果爲兼副則帝在前殿引兼共坐時亦宜并引歆坐談何以一字不及歆耶乃知收后時歆亦未嘗爲兼副也故特去其姓名而詳爲之辨後之讀史者勿從范曄之筆而疑予之言夫予言誠不足信乃若陳登陳羣王朗傅子張華五六巨公之言

亦不足信耶不信同時之人而信隔世以後無所取裁之范曄何人之好德不如其好謗之甚也悲夫辨誣

十葉後九行　女上補中字

廿一葉前三行　柏改桓

卷六十八

十二葉後二行　漢室當作漢升黃忠字也

十四葉後三行　數十人通鑑原文作數千人今改正

十九葉前一行　存改足

廿三葉後六行　言病勢若鍼綫之加也通鑑誤作加鍼今從吳志改正

卷六十九鑑補於章武元年分六十九卷改魏紀一爲漢紀六十一

五葉後九行　征通鑑原文誤作巡今檢從文帝紀改正

漢紀六十一　通鑑帝魏而通鑑補何以帝漢曰此非衍一人之見乃朱子之旨也又非獨朱子之旨乃千萬世同然之心也故讀通鑑者每至諸葛亮入寇無不爲之縮舌則人心可知矣人心所歸卽爲正統而況又爲漢室之胄乎曰温公有言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疏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

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曰温公此言亦一時之見也凡後世所信以爲口實者前代正史耳蜀志明言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昭烈之爲貞後昭昭矣當時士民莫有疑之者吳魏敵國莫有疑之者自漢至今千數百年莫有疑之者至於温公而疑之何哉古人行政於旣絕之世猶然繼之温公之作史於已紹之統乃欲絕之抑何引例之不同也孔子殷之後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温公豈能絕之

於殷陳胡公舜之後其世數名位亦不可紀也温公豈能絶之於舜且曹氏之系史明謂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乃温公獨何所本而以正統歸之曰受漢禪也曰所謂受禪亦猶盜賊之劫質耳豈堯舜禹授受之義哉今有豪奴悍僕劫奪其孱主之業而因之因强其契券而以爲售也幸有一孺子焉守其零田賸室以苟延血祀而旁觀者且議之曰爾祖業已屬之爾僕則爾僕爲爾主爾顧爲其僕耳使温公斷是獄也其將何以處之通鑑之帝魏何以異是

世祖文皇帝改昭烈皇帝

十葉前九行　黃初二年改章武元年此後通鑑原文凡帝魏寇蜀者悉改帝蜀而寇魏卷中字句當改者讀者各以義類審之茲不盡出也

十七葉前七行　甄改鄄

十九葉前一行　況改其

卷七十一

九葉後一行　未解二也下王士騏曰此段有借影而無照應先後文勢俱不如此此下定有一轉似以劉繇王朗自譬而以孫策譬曹氏嘗以質之先司寇司寇沈吟久之曰汝言亦似有理此本出於張儼默記容有脫誤耳存疑

十八葉前一行　步隲傳云條于時事在荆州界者諸葛瑾陸遜朱然程普潘濬裴玄夏侯承衛旌李肅周條石幹十一人甄別行狀因上疏奬勸云云詳味上文語意及下文疏中大指似隲於太子前無以啟誨條列時賢姓名與其行狀以教之任賢使能而已不必身親小事也但條于時事四字於下文不貫疑于字當作列字事字當作士字則上下文明暢矣想通鑑求其說而不得乃於事字下增一業字又於者字下刪去十一人姓名而易其辭曰及諸僚吏行能以

報之似分時事與薦賢爲二事矣恐與疏意不合然恐温公別有所據不敢妄改但補隲傳原文於其下使觀者自擇焉存疑

廿二葉前二行　但求人道不勤以文理尋之當是但患人道不勤然考之昭傳原是求字故不敢妄改標而出之以俟識者

廿四葉前六行　主兵通鑑原文作王兵今按楊阜傳是主兵非王兵也故改正

卷七十二

廿五葉前十行　建興九年亮圍祁山以木牛運糧至

此以流馬運糧本傳於此處不言木牛故去之

卅一葉前十行　亮上補及是二字

卷七十三

四葉後一行　能改或

十五葉前九行　荏改在

十六葉前七行　公改侯

廿二葉後三行　舉假卽借貸之意通鑑原文誤作舉家今從魏志改正　敦案假字原文不誤刊本誤耳

卷七十四

廿七葉後七行　軍國原文誤作戰國

卷七十六

一葉後七行　伐吳之議倡自諸葛誕而諫止之者惟傅嘏耳然嘏字蘭石則公休當作蘭石不然不聽公休當作誤聽公休兩者必有一誤存疑

八葉前八行　一更罷選改一罷更選

卷七十七

二葉後二行　陸軍二字以大義求之當是運字然魏志艾傳亦是軍字故未敢妄改

廿三葉後六行　卿下補等字

卷七十八

八葉後七行　施績卽朱績五鳳中復姓施

廿一葉前四行　拜下補爲字

卷七十九

四葉後六行一子改午

六葉後四行　今主上上補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十三字

十一葉前一行　人改仁

五行　據詔辭云案此事皆是友所作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則濤睦陔之冒占皆因友一人自營其私或於時掌分田制祿之事遂假公濟私以遺

累三人耳不然者且勿論濤之名德史稱其貞性儉約必不屑爲貪冒之事卽據武陔傳亦稱其名位隆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豈貪祿苟取者以律論之友爲故犯應問三人爲誤犯應原且以親親賢賢之道論之三人亦應赦其小過第李憙亦君子也立朝敢言則可言人所不屑言則不可據詔辭但曰考竟而已未便服上刑而溫公斷曰伏詠綱目竟曰殺故立進令劉友不知何據

卅五葉後七行　王衍下補年十四三字

卷八十

四葉後二行　張氏通鑑從孫奮傳作王氏今從江表傳

卷八十一

十葉後九行　顧下補護字

卅葉後四行　太廟毀陷下補秋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舡一條

卷八十二

廿六葉後九行　利改烈

卷八十三

廿二葉後一行　敗下補倫字

二行　收上補遂矯詔二字

卷八十四

四葉後九行　軍下補諮字

十二葉前八行　郎上補侍字

十三葉前七行　問上補大司馬三字

十五葉後二行　許之下補會字

三行　武改威

十六葉前五行　移下補徙字

廿二葉前四行　謂下補記室督三字

後四行　王上補大司馬主簿五字

廿三葉前七行　問字改明公二字

卷八十五

四葉前一行　民上補流字

七葉後八行　降下補惟石冰尚據臨淮七字

十葉前二行　子改午

七行　張方下補乘虛二字

十二葉前九行　清河內史改右司馬三字

十六葉前九行　濟下補已及於禍四字

十七葉後二行　衛改衛

十九葉前八行　及改入

廿二葉前十行　宣下補在左國城四字

後四行　首改手

卷八十六

一葉前八行　方下補復字

四葉後十行　虓下補距逆詔命四字

五葉前八行　樓原文誤作劉敦案原文不誤

六葉前五行　督護原文誤作都護今依本傳改正敦案原文不誤

七葉後六行　平氏下補琨始得其父母六字

八葉前六行　督下補及字　敗改扼

八行　卓下補亦字
十六葉前四行　毒下補或云太傅越之鴆也八字
廿二葉後五行　者改此
廿三葉前五行　軍下補諮字
卷八十七
三葉前九行　宿衛下移後六行大旱以下十字於此云通鑑大旱一條在夏今案懷帝本紀實在夏四月朱誕叛奔漢之前故改易之　左積上補夏四月三字
四葉後六行　於改踰
五葉後三行　拒之下去皆字
八葉前九行　乂通鑑作乂今改從載記十六國春秋
九葉前一行　曹上補漢字
六行　至梓潼下補慰勞琦等四字
七行　送改迎
十行　趙國改趙固
廿六葉後二行　兗改袞
廿八葉前九行　晞不從改晞有慙色
卷八十八
五葉前三行　小小改小務

十葉前三行　柔改桑
十一葉後六行　涼改梁
十八葉前三行　范上補左僕射三字
廿二葉後十行　西方虔十六國春秋作方虔今從晉書載記
廿五葉前五行　田上補兗州刺史四字
六行　薄上補青州刺史四字
卷八十九
廿一葉後二行　朱誕原文誤作朱諧
卷九十
十三葉後三行　號字改弄神器三字　方下補欲字
卷九十一
三葉後十行　通鑑原文戰于浚儀云云然大興三年通鑑又載逖將韓潛與勒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如逖果有兩敗之劒則一敗退屯梁國去川故城遠矣再敗又退淮南去川故城抑又遠矣何緣得遣韓潛分據其城也今從逖傳戰于至虎凡廿七字改逖設奇以擊之虎大敗收兵掠豫州十四字故城下補逖亦使其將韓潛分而守之十一字
十八葉後七行　撫下補納字

廿二葉前二行　著上補先是二字
卷九十二
六葉前六行　羅上補又遣二字
十九葉後八行　成上補五月二字
廿葉前八行　爲改有
十行　侃既遣高寶與甘卓同救京師史不記
其行還之日想竟不遣耶
廿二葉前三行　懷下補太子二字
卷九十三
十五葉後一行　并上補其字　上上補及字

十七葉前一行　環下補圍字
廿四葉前二行　石瞻上補後趙二字
三行　王瞻改王浚
後二行　閻至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俱作
閻室然尋味其義不如閻至爲長言忠義之情不求
人知但默默自盡耳補注
廿五葉前三行　秋下補七月二字
廿六葉前三行　峻上補且字
後三行　弟上補峻字
六行　任上補平原二字

卷九十四
十葉後四行　天下補宇字
六行　王上補時字
七行　等字改守京口三字
十五葉前八行　曜上補然字
廿三葉前七行　將下補相字
卷九十五
二葉前一行　郭上補趙字
三葉後三行　秋下補七月二字
五行　旋下補師字

八行　侃使宣鎮襄陽改侃因留宣鎮之
七葉前三行　平原改太原
後十行　石堪之奔兗州本欲挾石恢爲主以討
石虎也豈有反襲兗州之理且上文既曰微服輕騎
矣豈能襲人哉襲字當是奔字之誤下文不克克字
當是納字之誤想恢畏虎故不敢納堪耳然堪本傳
亦是如此故不敢擅改
九葉後四行　武改威
十葉前九行　知事露改仁知事已露
後五行　機下補襄平令王永五字

十一葉後三行　下吏下補先往二字
十二葉前七行　侍改治
十三葉前三行　梯下補地道二字
後三行　止改正
四行　面改命
十五葉前六行　明改雄
十九葉後九行　復下去使字
廿葉前一行　軍下補詻字
廿一葉後一行　姚下補尤甚二字
廿四葉後二行　張上補先是二字

十行　慕容幼稚本一人也通鑑於咸和八年慕容皝討仁時皝曰庶弟建武將軍幼稚至此又分作二人曰慕容幼曰慕容稚下文中道而還獨言幼而不言稚則誤認以爲二人矣今從十六國春秋改正
廿五葉前十行　回改曲
後八行　三改七
卅一葉後一行　石廣上補趙鎮西將軍五字

卷九十六

三葉後一行　大臣多不自安改內外洶洶道路以目
八字
四葉後八行　受下補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列十一字
十五葉後九行　時下補兗州二字
十六葉前四行　胡上補慮字
後八行　師下補將軍二字
九行　蕩寇改輕車
十七葉前五行　川下補築城郭起宮室六字
廿二葉前三行　杜襲十六國春秋載記作龔壯

卷九十七

三葉前三行　帝上去康字
八葉前十行　殷字改其父二字
後六行　長下補半年二字
九葉前六行　承改丞
後二行　小改都
十五葉後七行　軒下補改元二字
十六葉前三行　都下補數十里三字
十八葉後八行　壬戌上補夏四月三字
廿六葉後八行　惟下補丹陽尹三字
廿九葉前八行　寧戎校尉常據通鑑原文作張璩此

從晉書張重華傳而書之也然案十六國春秋常據
傳則此處之從張悛言守大城者及孝武帝太元元
年苻堅伐涼州張天錫遣征東將軍帥衆三萬軍洪
池者卽此常據一人也今通鑑於此處則書張璩於
太元元年天錫所遣征東將軍則又書掌據似分張
璩掌據爲二人矣今從十六國春秋俱改作常據

後四行　據下補斬李嘉以徇五字

卅三葉前十行　而下補便字

卷九十八

三葉前二行　妻子下補二十二字

七葉後六行　趙王改趙主

十三葉後四行　趙王改趙主

十五葉前六行　楊初上補氐王二字

十七葉前九行　祿下補大夫二字

後七行　鑒上補趙主二字

廿葉前四行　撫軍下補將軍二字

廿一葉前十行　陽下補何如二字

廿三葉前四行　聲也下補乃釋之三字

廿八葉後八行　魏王改魏主

卷九十九

四葉後四行　覆改腹

六葉前六行　密下補遣字

後六行　以約上補主閔二字　故上補趙字

守改尉

八葉前二行　趙涼州刺史石寧於六年十二月已爲
苻雄所斬此又有驃騎將軍石寧豈當時有兩石寧
耶

九葉前七行　北改淮

後四行　遂來奔改復奔燕十六國春秋燕書云
復來奔者此作燕書者之辭也而通鑑原文遂泥來
奔之例謂釣奔晉今考晉書并無逢釣來奔之事故
依燕書改正

十一葉前三行　如此二字改如其不然者五字

十二葉前一行　案十六國春秋杜洪說司馬勳殺張
琚洪因自立爲秦王改元建昌與通鑑不同通鑑蓋
從晉書也敦案十六葉前五行通鑑書五月秦主健
攻張琚於宜秋斬之則通鑑謂琚殺洪自立爲秦王
是也備考

三行　王下補劉字

十三葉前二行　叛下補降於秦三字

十六葉前六行　倚改猗
十七葉前十行　趙故改故趙
後九行　枚改攸
廿一葉前十行　趙故改故趙
廿二葉前四行　持改特後同
廿五葉後七行　彪改彭
廿六葉前九行　舉世改崩天
廿九葉前五行　咸改臧
卅一葉前二行　陽改州
後八行　燕上補丙戌二字

卷一百
七葉後五行　百上補二字
八葉前一行　晉穆帝紀云段龕大敗慕容恪恪退據安平與通鑑大異通鑑蓋從十六國春秋慕容儁傳也備考
九葉前二行　風上補然字
九行　者改與　氏下補通好二字
十葉後二行　璀懼改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
十二葉後三行　享軍下補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而宏自坦如也
十三葉後六行　薀改蘊下同
十七葉前一行　龍上補龍字
七行　王上補燕遣二字

卷一百一
一葉後一行　戊子改戊戌
五行　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案魏書及北史皆云楊國子安叛秦殺俊復稱藩於晉安元子世自立爲仇池公與此不同備考

卷一百二

一葉前七行　下改中
十四葉前十行　移於并土控制西河改攝就并豫以臨二河

卷一百三
一葉前七行　太宗簡文皇帝改海西公下
八行　咸安元年改太和六年
六葉後八行　補太宗簡文皇帝一行
七葉前一行　以下補已字
後一行　第改第
十葉前四行　御史中丞譙王恬七字改有司二字通

鑑原文以承溫旨請誅睎者乃誰王恬今徧考恬傳及睎傳並無其事況恬傳載恬於時劾溫大不敬請科罪又言恬忠正有幹局豈肯迎合溫意哉不知通鑑何以不錄人善妄記人之過如此即溫公別自有所本然要以本傳爲正故刪恬名并錄其劾溫之事以雪千古之冤

後三行 稽下補王字

十三葉後九行 惡來輩改來革

十九葉後四行 卯改丑

廿二葉後一行 秦上補十月二字

廿三葉後七行 虎生改穆之下同

廿四葉前四行 孟改猛

廿五葉前九行 姚上補秦寧州刺史五字葭下補拒之二字

後二行 尹萬下補等五二字

五行 鄧上補秦字 楊上補秦字

廿六葉前二行 整宦官也案十六國春秋整字文業非宦官也人以其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因謂之閹備考

六行 衛辰下補衛辰二字

卷一百四

五葉前五行 北部尚書十六國春秋作比部尚書

八行 十六國春秋蘇膺下有爲字謂以蘇膺爲敦煌太守也今以上下文義觀之蘇膺及張烈同爲尚書郎爲是故仍依通鑑原文

六葉前三行 李柔上補御史中丞四字

八葉後五行 行唐上補秦字

十四葉前九行 淮陽改淮陰

後五行 城下補挹朗之孫也五字

十六葉後六行 秦兵下補秦兵二字

廿四葉前十行 舊父通鑑原文作舅父然考之晉書載記及十六國春秋皆是舊父故改之

後九行 太守改內史

卷一百五

一葉後三行 武當下補龍驤將軍胡彬攻下蔡廣陵相劉牢之領卒二千爲彬後繼凡廿三字

二葉後七行 二十五萬改三十萬

九葉前八行 倉改舍

十六葉前五行 閒改西 庫改厙後同

十七葉後五行 輸改翰

十九葉後八行　東胡上補時字
廿三葉前六行　定下補以信都三字　紹下補以高城三字
廿六葉前五行　尉頭改尉須
廿九葉前三行　光祚上補官者二字
卷一百六
二葉前四行　方下補太守二字
三葉後六行　佛改宋
五葉後十行　李改張
七葉後十行　方下補太守二字

八葉前一行　寇下補燕字　佐上補燕平北將軍慕容七字
後九行　規下補遣命二字
十二葉前十行　七突改乙突下同
十四葉前一行　連上補西字
後七行　宋改索
十八葉前三行　秦建元二十年三月固安侯苻鑑守中山七月慕容麟克中山執鑑此又云麟拔博陵殺鑑雖據燕秦春秋書之然必有誤
廿三葉後九行　應之下補郝奴稱帝四字
廿五葉後三行　督下補督字
廿七葉前八行　丕改堅　子改孫
卅一葉後八行　葬下補之害秦主堅也萬等八字
葬下去秦主二字
卷一百七
四葉後三行　燕下補以字
五葉後七行　兗改袞
六葉後二行　沒上與字改鮮卑二字　千下補與字三行　熙下補連兵襲國仁五字
七葉後二行　晃改晏

三行　制改至下補且字
十一葉前九行　庫改厙下同
後十行　司馬下補翟瑥爲右司馬六字
十二葉前十行　將上補本朝二字
後四行　母弟改從父
九行　谷改合
十四葉後六行　保改堡
十五葉前二行　中上補其子二字　軍下去姚字
後二行　安王下補弁北海王四字
九行　千上補三字

十六葉後四行　温下補爲温帳下四字
七行　乞伏二字改金城王三字　乾歸下
補乾歸二字
十七葉前六行　榮原文誤作營
十一葉前六行　揭改褐下同
廿三葉前三行　力侯提通鑑從魏書作直力鞮然赫
連勃勃僭位後通鑑又從十六國春秋作力侯提今
案通鑑所載勃勃事倶從十六國春秋故改正之庶
前後合一讀者無疑焉
後三行　廣改北

廿四葉前一行　郭上補秦字
後三行　萬下補遂貳於後秦五字
廿五葉後五行　弟上補從字
廿六葉前二行　兜上補大字
廿七葉後九行　乘上補珪字
卷一百八
四葉後一行　郗上補雍州刺史四字
六葉後一行　庫改厙
七葉後四行　纘改瓚
九葉前八行　庭改亭
後三行　夏下補四月二字
十葉後一行　通鑑於慕容鍾帥衆降燕上有刁雲二
字觀後垂破長子斬永時并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
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則此時雲不降燕也故去之
十二葉前五行　强多改楊多
後六行　平上補燕字
十三葉前二行　伐勤改賈韜
後二行　軻彈上補乞伏二字　益州上補乞
伏二字
三行　詰歸上補越質二字

十六葉後二行　爲改宜
十九葉前九行　案十六國春秋慕容垂傳欲奉麟爲
主者乃慕輿嵩至慕容麟傳則又作慕輿嵩未知孰
是然考之下年慕容農鎮太原與魏人戰敗績還晉
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則嵩自是農之司馬非麟
之將也通鑑前後俱作嵩今依垂傳改嵩作嵩
廿二葉前五行　雲中下補先是二字
廿三葉前四行　庫改厙
廿七葉前五行　潞川作潞州
十行　收改牧

廿八葉前五行　通鑑原文作醒治既少案晉史帝紀原是醒日既少今改正

卷一百九

一葉後五行　有火作失火

五葉前一行　紇下補突字

後十行　舊下補脅字

八葉後六行　歸上補會字

九葉前一行　王沈改李沈

十一葉前三行　平改并

後二行　侍上補其黨二字

十三葉後五行　和改安

十九葉前十行　遜下補亦字

後二行　弘改引

廿葉前一行　麟自丁零入改麟帥丁零之眾入

二行　襲下補其眾復入四字

廿一葉後五行　鋒上補刀之二字

廿三葉前四行　慕上補燕字

卷一百十

五葉後十行　冀以自全以農之忠烈必不棄君以求自全所以出赴汗者汗時陰通速骨之謀農猶未知欲借汗之眾以爲城中外援也然出赴汗可也潛出者何曰寶之所恃者農告之必不出卽得出速骨必知而豫爲之防故潛之也想汗之誘農其說必出於此故農從之而孰意汗之奸謀竟以農與速骨此天之亡燕使然非農之失計也而作史者不能明其心以爲冀以白全冤哉衍故表而出之　存疑

六葉後二行　迎下補燕主二字

十一葉前九行　破下補蒙遜懼業不能容已每匿智以避之凡十四字

後八行　加難下補蘭堤二字

十六葉前一行　車改驃

二行　城陽改平原

後一行　襲下補制郊甸端經術六字

十八葉後十行　仲上補見字

廿三葉前二行　禿髮改西平王

卷一百十一

二葉前四行　孤下補從容二字　本改區區　地下補耳字

三葉前一行　使上補又字

六行　置五經至三千人移置十行悉送平城

之下　置上補於是二字　經下補羣書二字　增改及

九葉前七行　贋改顧

十二葉前十行　秦改蔡

十三葉前四行　恩表以下十七字移於後一行於是之上　恩上補會字

廿一葉前六行　跋改突

後一行　禿髮改武威王

廿三葉前一行　禿髮改武威王

後一行　騍改騧草

廿四葉後五行　延上補利字

廿五葉後五行　千改萬

廿八葉前六行　崧改山松下並同

後四行　瑋改璋　興下補見而大悅四字

廿九葉前十行　天津本紀作天市　備考

卷一百十二

三葉前八行　氐下補泣字

四葉前九行　氐下補怒字

五葉前三行　多伏旗鼓下補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眾萬餘迎戰凡十六字

八葉前七行　狠狽二字改以鼓排自載五字

後八行　爲恩所執案孫恩傳隆安四年恩害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於海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未嘗云執雅之也若果執之則雅之當在恩軍中何爲元興元年猶守廣陵而與劉敬宣同奔洛陽耶故疑執字當是敗字書寫之誤耳然妄帝本紀則云執故不敢妄改但標出以存疑

九葉後七行　沮渠上補張掖公三字

十葉後九行　上改中

十三葉後二行　從上補遣字

九行　戲言下補忠臣無妄對五字

十四葉前十行　干下補劉勃勃三字

十五葉前一行　阬下補堡字

十行　荀改苟

十八葉後四行　鷄改稽

十九葉前六行　不上補既字

廿二葉後十行　學下補堂字

廿六葉後八行　遣下補弟字

廿七葉前一行　乾壁十六國春秋作柴壁下無遂據

柴壁四字今依載紀補之

後三行　四下補兵家所忌四字

七行　此下補則字

廿八葉前二行　與上補九月二字

廿九葉前一行　敬宣上補雅之二字

卅葉後六行　遣下去使字補梁斐張構四字

卷一百十三

一葉前七行　司馬改其黨

二葉前四行　備上補初字

後二行　號上補帝字號下補也字

九行　尚書下補郎字

四葉前四行　梁斐張構本是二人通鑑作梁構誤矣今從十六國春秋改正

五葉後二行　裕下補志欲圖立乃遜辭荅八字

七葉後五行　位下補國號大楚四字

十七葉前十行　百官上補總字

十九葉前六行　尚書上補桓玄二字

廿二葉前八行　光海下補清涼池三字

廿四葉前九行　浦字改涌中二字

卷一百十四

四葉前九行　劉上補會字

五葉後二行　尋下補知字

六葉前二行　仰上補可以二字

七葉前三行　往上補濟字

後一行　開府下補置吏二字

九葉前八行　慕容濮改南海王法

九行　慕容鎮改桂陽王鎮

十葉後四行　舊改哲

十一葉前四行　熙下補與苻后三字

後十行　午改子

十二葉前九行　王尚上補涼州刺史四字

十四葉後九行　廷尉下補辭及段太后五字

十七葉前三行　魚下補膾字

十行　氐下補誣以蠱呪四字

後五行　十六國春秋及晉書載記俱作晉以平北將軍苻宣爲梁州督護通鑑作氐王楊盛未知何據備考

七行　刺史上補南梁州三字

廿葉後三行　始下補國仍號燕四字

廿三葉前二行　弘上補務銀提爲司隸校尉八字

卷一百十五

二葉前八行　林改陽

五葉後九行　林改陽

六葉後四行　前鋒上補裕字

七葉前四行　葦上補御字

六行　至上補直字

九行　林改陽

九葉前五行　在魏改仕魏

廿二葉前九行　賞之改賞格

廿六葉前三行　交改兗

廿一葉前三行　禁改敵也二字

八行　通鑑原文裒之曾孫下即云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裕益親任之廿六字案宋書武帝本紀載熙七年正月己未裕方至建康六年十二月尚在途中此時毅方監太尉府事未聞其前途候裕也何得便與裕從容談論乎故移此廿六字置之次年裕至建康之下此處則補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之事

卷一百十六

五葉前五行　悅下補時字

六行　獨下補留射二字

九葉前五行　京改東

後三行　斤上補奚字

四行　屈上補拓跋二字

十三葉前四行　忽改忽

十六葉前五行　宮改平城二字

十七葉前五行　親下補公字

十八葉前五行　勤作勒後同

廿一葉前六行　渾下補別統二字

八行　還下補平城二字

廿二葉前八行　婁改樓

廿三葉後五行　裕上去姚字補隴西公二字

六行　懿上去姚字補上庸公三字

七行　洸上補陳留公三字

八行　諶上補博陵公三字

廿四葉前六行　宣上補長樂公三字

後六行　梁改涼

卷一百十七

四葉後三行　宣上去姚字補長樂公三字

八葉前五行　漢改淚

十葉前五行　午改未
八行　怒改作色
後八行　還下補平城二字
十五葉後八行　川下補登釜山三字
十八葉前九行　魏改醜
十九葉後一行　昌下補豫州二字
廿一葉前四行　庫改厙下並同
卷一百十八
六葉前二行　軍下補糧字
後九行　畔改半
十四葉後七行　龍下補温楷二字
十九葉後五行　議下補參軍二字
廿二葉後九行　然下補後字
廿六葉後九行　通鑑原文云刺劉道憐司空胡身之爲之注曰刺者敕字之誤也今案宋書道憐傳云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元熙元年解尚書令進爲司空出鎮京口則通鑑於刺字之上逸以徐兗二州五字刺字之下逸史字道憐之下逸爲字遂使讀者疑而不解此特傳寫之誤非温公之意也而胡身之立意不改通鑑原文每將錯就錯以解之其誤人不淺矣今特從本傳改正

廿七葉前十行　百上補數字
廿八葉後四行　河南下改有邵平者帥部曲及乞活云云
五行　城南下補迎司馬文榮爲主七字
卷一百十九
一葉前十行　宮字改平城二字
三葉後五行　晉下去恭字
四葉後一行　立上補乙亥二字
四行　馮作潟
八葉後六行　宮改平城下凡言魏主還宮者俱改不復出也
十一葉後三行　史下補鎮歷陽三字
十三葉後六行　帝改魏主
十四葉後三行　直上補通字
五行　侍作事
六行　度下補故事無大小魏主悉以委之
十一字
十五葉後三行　范作沈

廿六葉前十行　輿下補國字
廿七葉前九行　鍾城宋書作鍾離城備考
十行　太宗改圭嗣　世祖改太子燾
廿八葉前十行　世祖改魏主　帝改魏主
廿九葉前五行　帝改魏主下凡稱魏主爲帝者盡改不俱出也

一葉前七行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改營陽王下
八行　元嘉元年改景平二年
八葉前二行　補太祖文皇帝上之上一行　八月提行上補元嘉元年四字
後八行　武烈帝改圭勃勃
九行　祖下補諡曰武烈皇帝六字
十二葉前四行　世祖改魏主下同
十八葉前三行　建安作豫章
廿四葉後五行　庫改厙
廿五葉前四行　內上補魏字
廿七葉前一行　二改三
三行　橋上補浮字
廿九葉前四行　風雨從東南來疑是西南來平城在東統萬在西魏師從平城西伐統萬夏兵從統萬東迎魏師風雨必從西南來乃爲我向彼背考之十六國春秋又作東北今不敢改姑著其疑於此存疑
九行　隱軍分出改分軍隱出
後四行　身中流矢改流矢中掌
十行　乘之而上當是乘之而下蓋凡自上墜下者必藉攙風之物與之俱下則墜而不損故魏主以裙繫槊乘之下城然考十六國春秋亦是上字故不敢妄改姑著其說於此存疑　問至下補跋城二字

卅葉前二行　夏下去王字
卷一百廿一
二葉前九行　又改猶
三葉前九行　主下補定字
五葉前八行　繒下補於是大赦境內殊死以下改元承玄十四字
九葉前七行　世祖改至是魏主燾五字
十六葉後九行　魏上補先是二字
廿一葉後六行　太祖改燕主跋
七行　太祖改跋　帝下補廟號太祖四字

廿三葉後四行　侯改侯

五行　通鑑原文於辛巳拔之下云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温公又爲之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案後魏書模仕魏爲武城男宋書誤也然宋書以模爲抗節誠誤至於尹沖之投塹死宋書與魏書不約而有同辭且文帝與義恭書傷之不已又爲之賦詩以悼沖昭昭可證奈何因模而并誣沖乎故特改而正之以洗節士千古之冤

降魏下補司州刺史尹沖獨抗節不屈投塹而死十五字去上尹沖及三字

卷一百廿二

三葉後五行　庚上補三月二字

四葉前六行　績下補招攜遷遠四字

七葉後七行　世祖改魏主

八行　巫上補爲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

十二字

八葉後十行　乃改便

十二葉前十行　圖下補所適二字

十三葉後四行　郎改中

十五葉前一行　通鑑此處有謝弘微受託謝混家事一條今已移置於元嘉十年補謝弘微卒下

十七葉前七行　衛下補令婦人多子五字

十九葉前一行　劉上補益州刺史四字

廿二葉後九行　蒲甲子宋書作蒲早子　備考

廿五葉前七行　民下補數千戶三字

廿六葉後五行　俱上補雖字

廿九葉前二行　垣作恒下同

卷一百廿三

四葉後五行　七上補經星二字

九葉前二行　帝性一段移置於一百廿七卷八葉不

濟也之下

十五葉後七行　嵇上補魏將二字

十八葉前二行　法下補三十餘體四字

廿五葉前三行　后下補於長寧陵四字

八行　日下補先字

九行　夕下補乃字　青上補令字

廿六葉前一行　服下補履蒺二字　曰上補見而驚三字

後四行　進利者進於利而不知退也注恐未當

卷一百廿四
二葉後六行 難上補初字
五葉後六行 岍改汧
十葉前三行 主字改太宗二字
後二行 幸改如 廬下補闕字
十七葉後一行 萬上補魏字
七行 寧改曼
廿三葉前二行 凡下補諸字
後六行 昔下補論事無不四字 目下補及
在西池射堂上七字
八行 令下補今時二字
廿九葉後六行 新改衞自衞通鑑原文作自新注云
請器仗各自磨厲使精新也然考之宋書原是自衞
其理爲長故改正之
七行 不下補辨字
卅葉前二行 固改罔下並同
卷一百廿五
六葉後九行 以下補下字
七葉前八行 蠻下補蠻字
後六行 明下補不及豫備四字

八葉前五行 施上補魏人又三字
六行 壞下去其字
九葉前二行 泰之下補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面目
復還下馬坐地十七字
十四葉前四行 翟黑子一條通鑑原置之祕書郎吏
等罪狀之下以伏後案衍以中閒隔太遠呼應不醒
故移而置之於此下
十五葉前八行 頓上補若字
十六葉前七行 州下補佳字
十八葉前十行 僕上補招跋二字
廿五葉後八行 復上補魏主二字
廿六葉前三行 萬下補人思致命四字
七行 主下補又字
八行 老小改老少
後七行 但下補以其北人故五字 驅下補
引導耳三字 水改冰
卷一百廿六
二葉前五行 將入寇改師漸逼
九行 蓄上補僧珍乃三字
八葉前二行 梁上補會字

十葉前六行　武之下補平原主簿劉懷珍七字
十一葉前七行　何瑀之宋書無瑀之其爲尙之無疑
後二行　世祖改主
六行　秦改東平下同
十四葉後八行　天與宋書南史俱作天興備考
十行　東上補既而二字
十七葉前四行　黎上補昌字
十八葉前六行　郎中改中郎
卷一百廿七
六葉前九行　太祖改帝下同

七葉後四行　給下補諸王及三字　兵下補杖字
八葉後五行　妃下補叔字
六行　荆改揚
九葉後三行　恩下補常願報德四字
六行　舉下補而字
十一葉前九行　平改彭
後八行　久下補士不習兵四字
十四葉後三行　裕之之兄子改季之之子
十七葉後五行　大赦上補下僞詔三字
十八葉前五行　世祖改帝

廿二葉前八行　辛酉朔改辛丑朔
卷一百廿八
一葉後二行　丙子改丙寅
五葉前三行　崧作山松
十三葉前四行　大赦下補戊寅魏主濬畋於犢倪山
十字　甲申下去魏主二字
十六葉前一行　閏下補五字
八行　魏下補主畋於西河五字
後八行　不少下補生濟之理既多六字戍
下補之字　多改益

廿一葉後一行　莒改呂
廿二葉後八行　久下補宮室已備四字
廿四葉前八行　悅改忱
廿六葉後七行　庚上補秋七月三字
廿八葉後八行　崙改輪
卷一百廿九
八葉後二行　侍郎改常侍
五行　平下補孔提二字
九行　朱提改北陰平通鑑泥於索虜傳及宋略二書乃改孔提爲朱提胡身之以爲朱提郡在南

中時屬寧州去陰平甚遠又引魏收地形志言武都郡原有孔堤縣則孔堤二字不宜改朱提明矣但身之於北陰平下作長注隔絕句讀而朱提二字又不明爲改正則讀者終未明了今依孝武本紀改朱提爲孔堤又移孔堤二字於北陰平之下則讀者自明矣何必紛紛致辨哉

十五葉前二行　陰下補令字

後十行　上下補祀南郊三字　初改又　堂下補以文皇帝配五字

十六葉前二行　刑改形

十七葉後八行　以前後支干推之則此處焉得有壬寅非壬申則壬午也然魏書與北史俱作壬寅不敢改但標以存疑

十八葉後九行　壬寅上補十一月三字

廿葉前三行　卯改巳

十行　辰改寅

廿一葉前九行　用下補爲字

廿三葉前四行　太子下補子業二字

廿五葉前一行　立改尊

廿六葉卷末　補是歲復移南郊壇於巳位以舊地爲吉故也十七字

卷一百卅

一葉前七行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改前廢帝

八行　秦始改永光　朔下去廢帝二字　元下去永光二字

六葉前十行　死下補時年十歲四字

十六葉後九行　晉陵王敬則宋書作臨淮齊書作晉陵案南史王敬則臨淮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備考

十八葉後六行　江夏王後補太宗明皇帝上之上一

行　丙寅以下提行另起

廿一葉前一行　苟改荀

卷一百廿一

十四葉後六行　地改北

廿一葉前五行　魏書云元賓少而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爲正員將軍至魏與父俱爲上客賜爵須昌侯後以元賓勛重拜平南將軍兗州刺史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眾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爲使君每於元賓聽政之時乘輿出至元賓所遣左右勑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元賓爲政清平善

撫民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其年卒然則元賓未嘗誅也由魏書之言觀之則宋未嘗誅畢元賓眾敬蓋誤信傳聞之言耳或是魏人用反間以誤眾敬未可知也

卅三葉前二行　怨下補號曰卧虎四字

卅四葉後三行　珠改璨

卷一百卅二

十一葉後十行　磐改盤下同

十六葉後八行　八月下補丙子朔日有食之七字

廿一葉後一行　物下補多者直百金五字

廿二葉前一行　上下補嘗字

廿三葉前四行　孫上補玄字

廿四葉前四行　通鑑贊作智隨案南史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既不宜以小字行且武陵王以後凡數見通鑑皆書贊前後又不宜相異通鑑雖據贊傳原文書之然於閱者不便故改正之

卷一百卅三

七葉前四行　剽上補恣意二字

後六行　甚上補酬接二字

八葉後三行　弱下補爲萬歲後計五字

十行　顯祖改主弘

十葉前八行　高祖改太子宏

九行　高祖改魏主宏

十行　高祖親吮改魏主親自吮膿

十三葉前二行　競下補理字

十四葉後四行　顯祖改上皇

廿五葉前四行　將驅之改辭色哀壯　等下補感激二字

廿六葉前六行　顯祖勤於爲治賞罰嚴明改上皇雖已內禪而大政猶自總攬

後十行　任上補然字

廿八葉前五行　通鑑江夏王下有贊爲武陵王雖據帝紀書之然贊封武陵王已見於泰始六年此似重出故去之

後九行　閒之下補敬兒終無二心六字

廿九葉前十行　帝上補時字下補漸字

卷一百卅四

六葉前二行　去順皇帝一行

四行　昇明元年改元徽五年

九行　蒼梧王改帝後同

後入行　太宗下去嘗字改子男乃三字
九行　兒下去已字改既孕二字
十葉後九行　廂改羣
十二葉前五行　等下補粲秉等三字
後三行　朝堂後補順皇帝一行　壬辰以下提行
四行　元下補昇明二字
八行　軍下補封竟陵郡公五字
十三葉後一行　流俗改淸流
六行　十月下補辛亥朔日有食之七字

十七葉前四行　攸之下補出屯新亭四字
後八行　事改而
十八葉前五行　湘上補初字
十九葉前五行　耳下補道成頷之四字
十行　頭下補其實防之也五字
後九行　頭下補與已并力四字
廿一葉前三行　斫之下補最抱父號叫乞代死八字
後八行　主書通鑑原文作主事胡身之爲之注曰主事尙書省主事也於理亦無不通但案宋及南史袁粲傳皆是主書每往諮決故從而改正之
廿二葉前八行　守下補蕭道成欲誅之時七字
廿四葉前三行　文季通鑑作文秀今從傳改正
廿七葉前三行　亦改並
廿八葉後五行　泣下補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九字
廿九葉前六行　代下補之字
九行　還下補平城二字　宕上補三月已酉朔日有食之九字　立下去三月二字
後二行　辛改已
十行　還下補平城二字

卷一百廿五

二葉後一行　太皇太后改馮太后下同
三行　如西宮改還平城
五葉前二行　濟改萍
八葉前九行　尙之下補之字
九葉前三行　子改申
七行　陵下補謚曰順帝四字
九行　成改亦
十葉後一行　癸未改辛巳
十一葉前一行　狗上補傒字
十四葉前八行　賓改孫

後五行　梁上補假字

十七葉前三行　覆改腹

八行　梁上補假字

十八葉前四行　李上補將軍二字　梁上補假字

廿葉後三行　龍下補方食棄箸四字

四行　奉上補時字　出下補盤龍不知乃東

西觸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廿二字

復入求盤龍改復躍馬入陳

廿四葉後二行　公庫下補任其私用常苦飢寒八字

廿五葉後五行　赦下去高字

廿六葉後三行　世祖改上

廿八葉後七行　梁改涼

八行　舒下補彭字

卅葉後九行　祖下補素字

卅一葉前十行　文明太后改馮太后後同

卷一百卅六

七葉前六行　四十改十四

八葉後九行　祭改祀

十葉前七行　亡下補但字

十二葉前七行　眞作直

八行　伏古敦通鑑作伏名敦案魏書北史俱作伏古敦今從之

十六葉前六行　據魏書桓誕字天生桓玄七子也爲大陽蠻酋此云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通鑑雖據陳顯達傳書之疑是一人備考

十九葉後二行　九月改冬十月

四行　冬十月改十一月

七行　鈐改鉾

廿葉後六行　小改教學下補村立小學四字

八行　以聞後補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一條

廿三葉前三行　逼僪通鑑誤作逼蹴今考南齊書及南史皆是僪字故爲改正

後二行　任以物上猶言使居民上通鑑誤作任以物土今從南齊書改正

廿九葉後五行　射下補西昌侯鸞爲右僕射八字

六行　陰下去靈字

八行　安下去惠字

卅葉前七行　散下補大夫二字

卅一葉後三行　儆改邀

八行　告上補以字　上下補上字

卷一百卅七

一葉後二行　城改成

四行　庫改厙

二葉後五行　啟下補無江愈名四字　去聞上二字

欲下補釋之而不及上六字　去赦江愈三字

六行　皆已死怒改之大怒通鑑原文云上欲

赦江愈聞皆已死怒是上所惜者惟愈而以寅等爲

宜殺矣若寅等果宜殺則子響之討爲無名且所爲

欲赦云者在將殺未殺時下之也寅等之死子響既

以啟聞則愈之見殺已是往事何故至是時方欲赦

之向嘗讀至此輒有疑於心及檢南齊書乃是子響

欲釋之耳不覺宿疑頓釋遂從而改正之

三葉前四行　平南改南平

四葉後六行　死下補其母求之不見故耳八字

十葉前十行　尤改大

十四葉前七行　昭皇帝改昭皇后

十一葉前四行　月下補出字　序改尋

廿二葉後六行　戌改寅

廿三葉前四行　乙改已

廿六葉後八行　偏袒而裸夷禮也魏文欲卑俗故罷

之通鑑改爲罷租課則無徵甚矣今從魏書北史改

正

廿七葉前五行　令下補右僕射西昌侯鸞爲左僕射

十一字

六行　戊子上補二月二字

卅葉前八行　序上補大字

後三行　沖改仲

卷一百卅八

二葉後九行　太子素惡一條今移置於一百四十一

卷明帝殺高武世宗諸子之下

七葉前五行　子改午

八葉後八行　鬱林王改太孫

九葉前四行　世祖改帝

七行　遣下補太孫卽皇帝位大赦羣臣上大

行謚曰武皇帝廟號世祖廿二字

八行　鬱林王改帝

十葉前九行　府下補諸署二字

後二行　魏上補八月乙酉四字

十一葉前四行　鬱林王改帝

十四葉後四行　陵下去廟號世祖四字

十六葉後六行　爾改爵
十七葉前五行　太妃下補王氏二字　妃下補何氏二字
後十行　稱是下補罷任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十二字　鬱林王改帝
卷一百卅九
一葉前七行　去高宗明皇帝上一行改鬱林王
八行　建武改隆昌　元下去隆昌二字
二葉前十行　鬱林王改帝
三葉前六行　上庫下補至字

八行　鬱林王改帝
十行　祖改宗
十四葉後三行　丁酉以下提行　前補海陵王一行
廿四葉後五行　補高宗明皇帝上一行　海陵王改帝
廿五葉前二行　元下補建武二字
後十行　十一月下補壬申日有食之六字
廿六葉後二行　十里下補有牧馬之所五字
卷一百四十
一葉後九行　北下補征字
七葉後九行　入寇改南伐
九葉後五行　頍下補軍人莫有知者六字
十二葉後一行　哭之下補及既殯又以緦麻弔焉九字
十四葉後二行　其法依漢志爲之今案魏書及北史俱云依周禮制度班之天下故改正
五行　飯下補熟字
十八葉前九行　廉改謙
十九葉前四行　光改宗下同
廿葉後五行　而下補皇始以來三世六字

六行　而下補皇始以來三世六字
廿一葉前三行　河南改趙郡
五行　潁川改高陽
廿六葉後三行　冬十月上補庚寅晦日有食之七字
四行　一下去吏字
廿七葉前五行　魏上補十二月三字
甲寅良月崑山
趙詒琛重校刻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上終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中　　前帆樓

校著吳勉學本　　陽城張敦仁㮚鈔

卷一百四十一

八葉前十行　孫上補公字

九葉前六行　李上補魏字

十一葉後三行　紛改分

十三葉後三行　朝改韓

十六葉後五行　破之下補羽走二字

十七葉前九行　中尉上補御史二字

廿一葉前九行　小子下補丁卯二字

廿六葉前四行　東昏侯改帝

卷一百四十二

三葉前五行　廢上補復字

五葉後三行　渡下補均字

十行　伐下補也字

八葉後四行　羊下補髴字

十葉前七行　世宗改主恪

十一葉前三行　舁下補將拜僉三字

十二葉前五行　圖改屠

後三行　弟下補以時聚集四字　時下補防疑二字

十三葉前一行　郎改軍

十四葉前九行　率改軍

十六葉前五行　集下補荆豫二字

七行　騎改勇

後十行　左下補衛字

十七葉前二行　光下補何以自明四字

後六行　自下補竦字

廿一葉前三行　嗣下補素善飲三字

廿二葉後五行　注下補猶字

卷一百四十三

一葉前八行　正月下補辛丑朔日有食之七字

五葉後二行　助下補寶玄二字

卷末　魏御史中尉甄琛表論鹽池一條通鑑誤置於一百四十六卷梁天監五年三月中時彭城王勰謝事已久故移置於此

卷一百四十四

一葉前八行　春正月下補丙申朔日有食之七字

丁酉下去東昏侯三字

二葉前六行　我下補天子兒三字　子下去之字

三葉前五行　令改今
　後七行　東昏侯改上
四葉前五行　午下去東昏侯三字
六葉前七行　和帝改江陵帝
　後二行　東昏侯改建康帝通鑑原文稱中興帝
爲和帝永元帝爲東昏侯案是時寶卷尚爲帝死後
西臺乃追廢爲東昏侯此時不得遂書東昏侯也故
與和帝俱稱帝而東西地名別之後竝同不盡出
　八行　見下補咸陽王禧四字
　九行　誅禧改誅殿下

十葉前九行　張改孫
　後十行　作芳樂苑改以閱武堂爲芳樂苑
十六葉後八行　下獄死既許贈謚慧景何爲又殺偃
此必有故而史不明言宜查齊書崔慧景傳敦案齊
書亦同
廿葉後八行　東昏侯改東臺下葉四行八行同
廿九葉後十行　乙改己
卷一百四十五
一葉前八行　去高祖武皇帝一行
後一行　天監元年改中興二年

四葉前八行　癸巳上補三月二字
五葉前六行　帝上去齊和二字　後二行同
　後四行　以上歸入前卷四月以下方爲百四十
五卷梁紀下補高祖武皇帝一行
　五行　夏四月上補天監元年四字
八葉前八行　塗炭改屠滅　門下補致卿兄弟塗炭
六字
九葉前二行　言下補山阿二字
十四葉前一行　秋下補七月丁巳朔日有食之九字
十五葉後四行　祭之下補如太廟禮四字

十九葉前五行　肩輿通鑑原文作自輿今從梁書本
傳改正
廿一葉後二行　懷下補隨方拯恤四字
廿二葉前五行　乙酉二字改十二月庚寅五字
廿四葉後七行　圖下補計無所出四字
廿五葉前九行　後軍下補將軍二字
廿九葉後十行　但改便
卅一葉前五行　辛酉改辛卯
卅三葉前七行　幸改如
卷一百四十六

二葉前九行　忧之改悦之
六葉前六行　中改高
七葉後二行　成改城
八葉前七行　涪下補城字
後十行　曾立巴州改故增立巴州
十四葉前七行　超下補宗字
後六行　按下補行字
七行　魏上補初字
十五葉前四行　此耶下補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八字
十六葉後八行　元上補魏字

十七葉前四行　不前下補心輕我軍四字
後七行　壬寅上補八月二字
十八葉後七行　而退改而起
廿七葉後九行　中軍改中衛
廿八葉前八行　己亥改己未
廿九葉前四行　郡改都
卷一百四十七
五葉後三行　卯作丑
六葉前五行　八月下補壬子朔日有食之七字
後六行　銓改詮

九葉前七行　初下補魏字
十葉前六行　司州下補刺史二字
十五葉前八行　廣改黃
十六葉前五行　霍改周
後十行　九月前補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九字
十八葉後二行　年下補未嘗有所薦達六字
十九葉前四行　年上補自以二字
廿三葉前一行　兵上補庶幾二字
九行　及改必

後九行　之下補則字
廿四葉前七行　亦然下補十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十字
後七行　尚書令下補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鎮北將軍尚書令與下文雲麾將軍本王瑩官爵瑩本傳可據通鑑誤以此三字屬上句而截去下文王瑩張稷二人事故依本紀補足之
廿五葉後四行　夏四月前補二月己未晦日有食之九字

廿七葉前十行　是改時
　後十行　不下補讓字
廿八葉前三行　稷下補及稷卒三字
　後三行　五月下補甲寅朔日有食之七字
卅葉前八行　正月下補不齋不祭四字
　後七行　超上補從弟二字
卅一葉後八行　軍下補東道二字
卅二葉前九行　絢下補節字
卷一百四十八
二葉後六行　肅宗改魏主

四葉前四行　關上補白水二字
五葉前八行　五月上補時叛氏又圍魏武興八字
六葉後二行　律下補仲達二字
七葉後一行　妹下補有寵二字
　三行　未改巳　靈改胡
九葉後二行　忠改雍
十二葉後十行　嘗改尚
十三葉前八行　樹上補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十字
十五葉後八行　聞下補堰字
十六葉前九行　任上補魏字
廿二葉前二行　詔魏改魏詔
廿五葉前八行　或下補匹盈尺丈四字
廿六葉前十行　尋字改魏主乃三字
廿八葉前四行　十月改六月
卅葉後五行　禁集改罷禁
卷一百四十九
一葉前八行　正月下補辛巳朔日有食之七字
　後二行　削改別
三葉前十行　鴈上補各字下補時字

四葉前七行　丁巳下補帝於無礙殿受佛戒因下詔
十一字
　十行　人下補太后命之四字
　後一行　取之下補多者過二百匹六字　少者下補亦字
五葉前一行　槽下補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十一字
　二行　鋒改鉢
十一葉前七行　音曲下補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中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廿六字

九行　林鍾下補爲商黃鍾四字
後六行　畫改盡下補出字通鑑原文下依數盡作下依數畫又案魏書樂志數盡之下六十之上尙有一出字故依志補之而改畫爲盡者亦依樂志原文也
十二葉後二行　爲下補匡字
六行　胡上補魏字
十四葉前五行　世子改王
十七葉前六行　會上補人生二字
廿三葉後三行　如故下補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九字
四行　五月改閏月
廿四葉前四行　癸卯一條移置於六月丁卯之前案癸卯閏五月六日也通鑑原文此條書於六月末六月丁卯朔無癸卯
後二行　揚州上補魏字
廿八葉前一行　十一月下補乙丑朔日有食之七字
四行　龍改農
卷一百五十
四葉後五行　崔上補魏字

九葉前八行　宋上補魏字
後一行　河上補魏字
十一葉後七行　李上補魏字
八行　深下補欲專兵權四字
十二葉後七行　絢改詢
十七葉前四行　之心下補如此密言四字
八行　憚之下補欲進言而無因六字
後四行　辰改寅
十八葉前四行　涼改梁
廿二葉前十行　七下補十字
廿四葉前九行　太改高
廿九葉前二行　活矣下補禍亂當由此而作七字
後四行　魏下補有字
卷一百五十一
六葉前八行　失下補允字
後一行　杜洛周改鮮于脩禮
八葉前五行　斬之下存疑云拔陵事此後不再見案魏年圖書孝昌元年柔然殺拔陵通鑑據魏書帝紀於是年載柔然大破拔陵斬其將孔雀等不言拔陵破殺此又云拔陵誘斬胡琛而後竟絕其事當更詳

考

六行　太子下補統字

後七行　戍下補城字

九葉後八行　大通元年改普通八年

廿一葉前十行　而死下補偉伯執之子也六字

卷一百五十二

一葉前九行　魏上補初字

三葉後四行　無入下補必須經綸出入相補八字

八行　蒲反下補蒲反一陷便失鹽池八字

四葉前二行　同改司

後一行　羣上補魏字　辭下補縣以二字

二行　南上補八路澗以四字下補連字　續

下補其勢甚盛四字

十四葉前七行　願達通鑑誤作顯達今從梁魏二書改正

八行　請降上補以義陽三字

十八葉後四行　志下補既而二字

廿一葉前七行　惟改濰

卷一百五十三

四葉前四行　丑改巳

十一葉後一行　中軍上補魏字

六行　執事原文作報事胡注謂報敵情曲折者案魏書帝紀作執事於理爲長今從之

卷一百五十四

廿六葉前九行　殺之改以殺其從者

後一行　士衆上補從者盡散於是六字

廿七葉前十行　湖改湘

卷一百五十六

十六葉前八行　叔昭改遲通鑑原文云以汝陽王叔昭代之乃下文又云以汝陽王遲守石濟一時不宜

有兩汝陽王及考魏書汝陽王遲字叔照則此所云叔昭卽叔照之誤也故改書遲庶與下文守石濟之汝陽王無兩歧之惑矣

廿六葉前七行　兵敗下補與盧柔三字

卷一百五十七

十四葉後五行　正月下補辛丑二字

廿九葉後七行　文徒改叔文

卷一百五十八

十九葉前七行　東魏上補五月辛巳四字

廿二葉前十行　申改辰

卷一百五十九

四葉後六行　跪改愧

五葉後三行　守改邑

九葉前六行　倚改侍

廿一葉後二行　相樂改潘樂潘樂字相貴北齊書或稱樂或稱相樂未詳何義通鑑因之皆稱相樂今悉去相字

卷一百六十

六葉前九行　儀上補開府二字

七葉後十行　今下補若字

十三葉後六行　遵彥改愔

十六葉前七行　背下補至是二字

卷一百六十二

六葉後八行　入城下補景遂得運東城米於石頭十字

廿四葉後八行　毋下補魏氏二字

卷一百六十三

五葉前三行　爲南兗州刺史改監南兗州事

十行　三月甲申存疑云二月有丙戌乙巳庚寅則三月無甲申既有甲申則下不應又有庚申四月朔必非庚辰考魏書二月甲申葬齊文襄王則甲申當在二月下文丙午侯景逼帝幸西州梁史南史俱在二月而通鑑又在四月自庚辰朔至丙午已廿六日不應又有辛巳且又有丙午則帝幸西州亦當在二月無疑矣今未敢妄改姑存之以俟再考

卷一百六十四

六葉前九行　岳陽王改梁王

八葉前七行　赦下補而四二字

十二葉後一行　高唐王大壯改新興王大莊

十五葉前三行　加侯景九錫改侯景自加九錫

五行　而上下補將登御牀牀腳自陷入字

廿七葉後五行　長寧公改永寧郡公

廿八葉前十行　扶風上補初字

卅葉前一行　子也上補兄字

卅一葉後四行　從容上補秦嘗二字

卷一百六十五

三葉後一行　車輪下空一格補戊戌齊王洋還鄴七字

七行　狀改拔

十三葉前一行　官爵下補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

爲一命十三字

二行　秩下補亦以九爲上五字

十八葉前二行　李弼遣擊改趙貴迫擊趙貴通鑑原文作李弼案周書本紀乃貴非弼也考貴傳亦然故改正

後十行　遲留不進改未進

十九葉前五行　携改傷

八行　圍下補齊字

十行　守下補軍糧既罄戎仗亦盡乃九字

廿三葉後十行　其口下補終不易辭四字

卷一百六十六

廿七葉後七行　義興下補郡字

卷一百六十七

一葉前九行　永定元年改太平二年

五葉後九行　曲江侯下補蕭字

十葉後八行　冬十月上提行書永定元年自此始分爲一百六十七卷陳紀一

十七葉後五行　梁敬帝改江陰王謚曰梁敬帝

十八葉後六行　斷上補截字

十九葉前九行　申改辰

廿三葉前十行　庚改戊

廿六葉前八行　門下下補省字

後四行　長安改長樂

廿八葉前五行　四改五

六行　其一下補崇治方三字

九行　其二下補省造作三字

後二行　其三下補明選舉三字

五行　其四下補重戰伐三字　其五禁奢侈通鑑不載

卅二葉後二行　齊公下補正平公招爲趙公直爲衛公十一字

卷一百六十八

四葉前九行　眞守上補慈恕二字

五葉前七行　子改弟

七葉前六行　太皇太后下補皇太后三字

十一葉前十行　膳部中大夫宇文護傳作下大夫存疑

十二葉前七行　侍養下補辛未周葬明帝於昭陵廟號世宗十三字

十三葉後八行　肅宗改常山王演

十四葉前六行　禮上補廢字　樂上補墜字　稅下補舟車通塞四字

七行　墜改乘

十九葉前六行　乃下補求字

廿葉後三行　丙午上補五月二字

廿三葉前九行　世祖改長廣王湛

廿六葉前五行　出改移

後二行　破之下補迪字

五行　父下補羽字

七行　合下補謀拒朝命四字

卷一百六十九

七葉前六行　舍人上補中書二字

後七行　於上下補矜其功不守其拙七字　過差下補居危履險猜防不設八字

十三葉前二行　六十畝下補又每丁給永業田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廿一字

十四葉後二行　且捶上補且走二字

廿一葉前九行　咸下補令字

廿二葉後四行　丙改戊

廿四葉前六行　河南改河朔

七行　太尉改太傅

九行　尚書下補右字

卷一百七十

八葉後四行　發改登

廿三葉後十行　城陽王下補彥康爲定陵王六字

卷一百七十一

三葉前四行　常改永

六葉後二行　制乎下補且近代以來又有一弊暫經隸屬便卽禮若君臣此乃亂世之權宜非經國之治術廿二字

八葉前八行　孝寬下補忌光英勇四字

十二葉後十行　宮改長安

十三葉前一行　壬申上補十二月三字

二行　宮改長安

四行　去十二月辛巳以下十字

十四葉前四行　在南兩兒戲指周齊二主而言補注

十九葉後二行　歷陽上補黃法𣰰進軍逼歷陽八字

廿三葉前一行　賜死通鑑誤作賜死今從北齊書及北史改正

後二行　西陽太守改安州刺史

廿五葉前二行　右宮正下補孝伯仍爲左宮正七字

廿葉後七行　之地下補以晃爲定州刺史七字

卷一百七十二

一葉後四行　吶下補無志度三字

五葉後十行　衛改偉

六葉前六行　左僕射改尚書僕射

七葉前三行　侯莫陳瓊通鑑誤作侯莫陳崇此傳寫之誤而胡注以爲崇已前死此又一崇也殊爲不考今案周書本紀及瓊本傳昭然可據故改正之但

周吕公傳作同昌郡公當以同昌爲是然周紀及北史皆作周昌故不敢妄改

七葉前十行　誼上補瓊崇之弟芮崇之子八字

十葉前三行　戶部改民

十三葉前八行　以改立

十六葉後五行　平陽改晉州後竝同

十九葉前六行　長下補樂字

廿二葉前七行　羣改君

廿三葉前四行　鑑補於右衛上補和阿干子而爲之說敦案通鑑原有此四字刊本脫耳惟干作干當誤

卷一百七十三

三葉後七行　宋改守守國通鑑作宋國當是傳寫之誤而胡注不考以爲當作宗國亦屬無據今案北齊書及北史俱作守國故改正之

十行　改孝卿行未達爲周人所執送鄴通鑑原文云孝卿卽詣鄴此據齊書帝紀及孝卿本傳而書之也然考之周書武帝本紀則云孝卿未達被執送鄴愚以爲齊主高緯在濟州傳聞之辭不如周人目見之爲眞況孝卿本傳稱其爲人幾悟有風檢又言自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惟孝卿一人差居雅

道不至貪穢豈其至是遂反覆負心若是故依周書改正

六葉後六行　謀略下補尤長於撫御五字

十行　不果改旣而聞潛敗

十四葉前二行　衍改克

十五葉前五行　五丁若地頃改五戶及十丁以上隱地三頃

後二行　幸改如下同

五行　彭城下補迮清水以灌之六字

七行　以鐵上補橫流豎木四字

廿葉後六行　圜丘下補戊申祀方丘五字
廿四葉後五行　通鑑原文云事由烏丸軌字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胡身之乃誤認因言將須事爲宇文孝伯之言遂爲之注曰宇文孝伯何爲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衍初次讀之深用疑焉以爲觀孝伯地下有武帝之言則惡得爲譖軌之事果若有之則周主必喜之矣何爲即賜之死因深歎盡信書之不如無書也及考周書宇文孝伯傳則云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腳上杖痕誰所爲也譯荅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將須事

通鑑但頗宇文孝伯於王軌之下耳亦未嘗謂將須之言出自孝伯之口也此由身之之誤遂使孝伯忠信之士蒙譏於千載故特因周書改正其辭且刪去胡注以白孝伯之冤

卷一百七十四

三葉後十行　宮改長安
四葉前六行　引訣當作引決然周書作訣故不敢改
八葉前七行　與堅同帳通鑑原文作與靜帝同帳今依昉傳改正
十二葉前六行　於罳下補丙申周葬宣帝於定陵九字
十六葉前八行　元孝矩通鑑原文作孝規案孝規乃孝矩之兄仕至小冢宰而止未嘗爲大司寇也詳考周書北史俱云王申以小冢宰始平公元孝矩爲大司寇又考孝矩傳孝矩襲爵始平公則其爲孝矩無疑故改正之　案大司寇胡刻通鑑作大司徒
卷一百七十五
九葉前十行　雄改惠
後三行　雄上補惠改名三字
四行　周靜帝改介國公　恭陵下補謚曰靜帝四字
十葉後五行　將軍上補右軍二字下補九江二字
十二葉前二行　共居下補未幾復授開府隆州刺史十字
十五葉後七行　農下補卿字
十六葉後九行　實改母
廿二葉前七行　兄下去子字
廿四葉前三行　光改充
廿七葉前三行　葬孝宣皇帝與毛喜爲永嘉內史通鑑俱載於至德元年二月案陳書南史俱云十四年

二月癸巳葬宣帝毛喜傳又云山陵初畢未及踰年皆爲明據考異云高宗弘過期乃葬尙未詳今依紀傳改正之

卷一百七十六

九葉前九行　戊中上補夏四月三字

十一葉後二行　使下補兼散騎常侍五字

卷一百七十七

十四葉前一行　辛改己

卷一百七十八

廿葉後四行　與下補明歷二字　術下補者字

卅二葉前八行　恆安下補洪擒虎之季弟也七字

卷一百七十九

二葉後八行　聖人下補莫緣二字莫緣可汗之號想必突厥既降後以其國之尊稱稱隋主也但文帝本紀及突厥傳俱不著其事此史官之疏也

廿葉前十行　敦棨日錄衛文昇說下山獠之下有李渾刺殺兄子申公筠而代之一條通鑑不載鑑補亦無

廿三葉後二行　甲申改己丑

卅葉前五行　如初下通鑑原文有弟子賈瓊問息謗一條共七十七字今移置於一百八十六卷唐高祖武德元年王通卒下作小傳

卷一百八十

十四葉前九行　晉家下補陛下曾封晉王此其驗也十字

廿三葉後四行　御史大夫改太常少卿

廿七葉前四行　牛弘上補吏部尙書四字

卅四葉前五行　鄯善下補從中國而出以三國爲西域門戶從西域而入十八字

六行　敦煌下補爲咽喉之地五字

卷一百八十一

二葉前十行　倭王下補阿每二字

五葉後三行　其子下補儉字

六葉後二行　天下上補發字

八行　利富上補瞿曇二字

八葉前二行　度星上補王午二字

十一葉前三行　解職下補鄉正里長皆遠流配八字

許民下補相告二字

卷一百八十二

四葉前四行　壯下補異字　卽拜上補馳召與語大

悅六字

卷一百八十三

三葉前三行　立功下補一歲之間四字

四葉後一行　爲盜下補高涼通守洗瑤徼舉兵作亂嶺南溪洞多應之十八字

五葉前三行　高陽下補九月壬戌安定人荔非甘雄殺臨涇令舉兵作亂一條

六葉前二行　都改郡

十六葉前五行　去恭皇帝三字

六行　義寧元年改大業十三年

卷一百八十四

一葉前七行　恭改煬

八行　義寧元年改大業十三年

卷一百八十五

一葉後一行　去高祖以下十三字

二行　武德元年改大業十四年

三葉後三行　韋津死下備考云唐新舊韋安石傳津安石之祖也拒戰於上春門外兵敗爲密所囚及王世克殺元文都等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克僭號深被委遇及洛陽平高祖與津有舊徵爲諫議大夫出爲陸州刺史卒與隋書異未知孰是

四葉前四行　救改徇

自廿一葉前七行以前統作一百八十四卷

廿一葉後二行　戊午上補武德元年五月六字　以下始分卷一百八十五　唐紀一

六行　尚黃下移前山南撫慰及王德仁二條計五十八字於此

廿三葉前六行　崔幹通鑑原文作崔民幹至次年二月又作崔世幹胡注以爲前後必有一誤今案新舊唐書神通傳皆云崔幹想爲太宗御諱故史臣刪去

中閒一字耳然世與民二字莫可考其當從何字今依本傳刪去世民二字以便讀者

廿四葉前七行　南下補陽字

後五行　府君下補熙字　司空下補天賜二字

六行　景王下補虎字

七行　元王下補昞字

九行　上帝下補於圜丘三字　地祇下補於方丘三字　神州地祇下補於北郊三字

十行　感生上補祀字　生帝下補於南郊

五帝於六字
廿五葉前九行 弟子改兄子
廿八葉前十行 之法下備考云據此則前縊煬帝者當作于洪建不當作令狐洪達
卅三葉後六行 入朝下補於隋二字
卅四葉後四行 文遠下補名曠以字行五字
卷一百八十六
五葉前九行 多死下補又軍無府庫有不賞九字
八葉後十行 士改兵
廿八葉前八行 漁陽下補先是二字
廿九葉前四行 比改此
卅葉前三行 隋官下補雖被任使四字
卷末 補是歲處士王通卒凡四十五行
嚴衍曰貞觀中通仲弟怙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違太尉長孫無忌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怙直言非辜於是無忌與淹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通季弟靜與尚書陳叔達善叔達方撰隋史靜以通世家與叔達使編之叔達亦避無忌之權藏而不出故通傳不見於隋史衍以古人每論議必稱其師唐室元勛如房玄齡魏徵李靖溫大雅陳叔達等皆通受業門人也而未嘗有一語表章師道何歟徵與叔達實撰隋史但爲無忌之故遂淹沒一代之大儒此無論事師之道有愧於古人卽以史職言之亦有蔽賢之罪矣夫叔達固不足責賢如魏徵乃亦畏避權勢昧其秉彝之好歟故特考其卒之年歲而書之兼採其言論風采著爲小傳以俟後之覽者

卷一百八十七
一葉後六行 身有改能理
四葉後七行 初定租庸調法此條舊志繫之武德七年新紀繫之於此年通鑑於此年七年兩載之雖詳略少有不同然總之一事也今依新紀載於此而去其七年所載
七葉後九行 詢爲太常卿新舊傳及建德新舊傳皆無此事
八葉後八行 於上補請字
十行 昭儀下補有寵二字
十二葉前六行 高下補世字下同
十四葉前三行 庚改壬
十九葉後三行 貴下補僞字
廿四葉前四行 鐵勒下補西拒波斯南接罽賓八字

廿五葉前四行　西陵下補峽字
　九行　夔改信
廿八葉前五行　武周下補武周遂虜德威六字
卅三葉後五行　從卿改從賊
卷一百八十八
一葉前九行　門下補關字
二葉後五行　還下補軍中號爲神勇六字
六葉後十行　至改在此行疑有誤
十葉前五行　任城王改略陽公
十九葉後八行　士信下補怒字

廿葉前六行　北平郡王下通鑑原文有高開道鑿頰出鏃事今移於後
廿六葉後八行　官下補吏字
　九行　漢上補隋字
廿九葉後十行　下馬下補拔箭二字　以下補其馬二字
卷一百八十九
一葉後九行　寧改年
二葉後六行　十匹改一匹
六葉前三行　郊勞未通世民自謙之辭非指世充也

補注
十葉前二行　不衰改益勵
十四葉後七行　知耳下補因與告絕四字
廿葉後四行　褒改襄
廿二葉前十行　諸下補州字
　後三行　分下補配字
卅一葉後五行　當下補世字
卅二葉前二行　汪華下補雖遣使乞降猶六字　十餘年改如故二字
卷一百九十

六葉前一行　宋州上補初字
九葉前二行　馬邑下補晟字
十四葉前三行　小兒下補雖名爲將而五字
卅葉前八行　十二月下補壬寅朔日有食之七字
卷一百九十一
二葉前一行　長安下補惡少年三字
　後八行　文幹下補令起兵共相應接七字
五葉後二行　行上補案字
十四葉後五行　毛改屯
十五葉後一行　使上補故字

五行　萬錢改一錢

廿一葉前一行　行下補又字　此行疑有誤

廿五葉前七行　閉關改閉門

廿八葉後十行　上皇下補傳位與太子矣六字

廿葉前十行　左下補武字

後七行　左虞改右虞　驍上補左字

八行　右武改左武

廿一葉前三行　左右軍改左領軍

廿二葉前六行　太宗改太子　赦上補尊帝爲太上皇六字

廿四葉前四行　使之必戰改使知必戰

卷一百九十二

四葉前二行　元吉爲下補海陵王謚曰五字　刺下去王字

七葉前八行　一年下補於是已輸官者皆散還之十字

十一葉前四行　徙改流

十二葉後三行　曹州上補先是二字

十六葉後十行　士廉下補以聞士廉四字

十七葉前六行　邸改郅

十九葉前五行　徵下補爲人臣三字

六行　存上補能字　違下去避字

後一行　勿下補使臣二字

廿二葉前九行　人患其期促改日薄事叢有司不及研諦

後二行　奏下補請字

廿三葉後二行　結上補奚字

廿四葉後一行　始畢可汗下補乙失鉢所部在金山者西屬統葉護可汗十六字

廿五葉後五行　統葉上補我且留之四字

廿七葉前七行　寅改申

廿三葉後六行　元禮上補高字

卷一百九十三

十葉後六行　通漠通鑑原文作通漢此從太宗本紀也今從李勣本傳改之

九行　靈州上補任城王道宗爲大同道行軍總管十三字

十一葉前三行　突利上補突厥二字　入朝改帥所部來奔

十二葉前六行　能改龍

十四葉前七行　正月下補丁卯朔日有食之七字
廿五葉前九行　八品下補九品二字
廿六葉後十行　借使改若許
廿七葉前三行　令改追
卷一百九十四
一葉前九行　將軍上補右武衛三字
十六葉後二行　辰改午
十行　閏四月下補丙寅朔日有食之七字
十九葉後三行　侍改他　歸上補順字
八行　故改胡

廿四葉前六行　荅改都
後四行　南改衡
廿六葉後九行　使上爲所不爲乎改亂天下法
卷一百九十五
五葉前九行　且改昔
後四行　武下補夫勳二字
六葉後四行　曰下補臣聞主聖則臣直七字
七行　才人下補武氏初被召母楊氏慟哭與訣武氏曰見天子庸知非福何兒女悲乎言笑自如既入見賜號武媚廿八字

十葉後二行　弘改松
十一葉前十行　簡改蘭
十二葉後五行　諸下補衛字
十行　辛巳下補遣字
十四葉後八行　五改餘
十七葉後十行　噍改安
十八葉後八行　武侯上補右字
十九葉後三行　化州改北開州
廿葉後二行　趙郡改河閒
廿四葉前十行　炫下補劉焯二字

廿五葉後四行　田下補地字
廿七葉前六行　萬下補六千二字
廿八葉後四行　高改曾
五行　嫂叔上補眾子婦服大功六字
卷一百九十六
二葉前一行　戶三改眾十
五葉前九行　攴改支
七葉前四行　獵下補於字
十行　西歸長安改發洛陽
後九行　羽方改朔州

九葉前九行　子改午
十一葉前十行　每下補事字
十七葉後四行　武上補建字後同
九行　吏部兼兵部尚書也改兵部尚書兼
中書令也
廿一葉後十行　與上補當字
廿二葉前八行　上命下補閻立本三字
九行　趙郡改河閒
後五行　渝改鄜
卷一百九十七

八葉前二行　所恨下去且字補藉獨留我四字　有
主下補舍我而他求固非大國之計也十二字
四行　諸部下補羊馬二字
後九行　恩重力輕故曰負之無力　補注
九葉後二行　今改我又
十五葉後九行　右下補武字
十七葉後二行　監改正
十八葉前十行　貞下補言字
廿六葉前七行　太子下補鎮定州三字
八行　兩觼通鑑原文作兩衣兩衣何必帝
自手結觼爲箭囊故自結之今從新唐書高麗傳改
正
廿七葉後五行　沙卑通鑑原文作卑沙今依張亮傳
改正
卷一百九十八
一葉後四行　李世勣上補及是二字
二葉後五行　延壽上補高字下補南部薩高五字
四葉後三行　挾改潛
六葉後三行　上之下補將字
廿一葉前八行　日改君

廿五葉前二行　公治改公瑾
廿六葉後一行　戶改民
八行　春改君
卅葉後七行　營改靈
卅一葉後四行　弩改布
卷一百九十九
二葉前九行　易改曷
後四行　乙毗上補及字
四葉後十行　時改先是
八葉後三行　口改石

六行　衛上補驍字
十一葉前九行　丘下補求字　四改五
十三葉後七行　高宗改皇太子
十四葉前四行　二省通鑑誤作三省今從高宗本紀及無忌本傳改正
八行　伏閤上補尉遲二字
十七葉前四行　嶽改微
十八葉前二行　牂州通鑑原文作梓州克州原文作克州此通鑑據南蠻傳書之也然考地理志羈縻州中初無梓兗二州今從胡注改之

十九葉前五行　能改忍　書改署
後二行　侯改衛
四行　薛改薩
廿一葉前七行　川改州下補蠻字
廿三葉前三行　祁連改峽彈
後四行　癸巳上補十二月三字
廿九葉後二行　七改九
卷二百
二葉前七行　尊稱下補言訖悲咽四字
後三行　生生下補世世二字

八葉後十行　右下補屯字
十二葉前七行　侍中下補九月庚寅以五字
廿五葉前八行　謁改喝
廿九葉前一行　龍朔元改顯慶六
四行　改元下補龍朔二字
卅葉後三行　詔從之下補五月甲子晦日有食之九字
卅一葉前七行　壤城下補癸卯車駕還東都七字
卷二百一
五葉後一行　曷上補諾字

八葉前十行　以救于闐前此弓月未嘗侵于闐也弓月引吐蕃侵于闐在後麟德二年則此處擊弓月蓋謂上年弓月引吐蕃兵欲與唐將蘇海政戰故伐之耳以救于闐四字宜去
十葉前五行　參逐下補官府二字參逐官府猶言參謁官府以行賂也舊注以參從爲解謬矣
十三葉前八行　東都下補癸酉日有食之六字
十八葉前九行　宗正改司宗
十行　少府改內府
十九葉後一行　與同善合改來會

廿二葉後七行　總章元改乾封三
廿三葉後七行　薛改薩
　九行　改元下補總章二字
廿七葉後四行　京西改并涼以西
廿八葉前九行　大風上補括州二字
　後一行　冬十月上補壬寅上幸岐州賜高年
粟帛十一字
廿九葉前一行　復改浪
　六行　此子孫改如許狗犬
　十行　轜改輀輀音而通鑑原文誤作轜字
書無轜字
卅一葉前六行　咸亨元改總章三
　七行　改元下補咸亨二字
　後八行　以右下補威字
卅三葉前十行　庚寅上補十二月三字
卷二百二
一葉後二行　之眾下補都支尋自號十姓可汗九字
三葉前五行　仲琮上補論字
六葉前四行　上元元改咸亨四
　後九行　改元下補上元二字

十一葉前二行　壬寅上補時上幸合璧宮六字
十二葉前二行　委之下補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九
字
　三行　儀鳳元改上元三
十三葉前六行　不行下補何力尋卒四字
十五葉前七行　改元下補儀鳳二字
十八葉後一行　還鄯州通鑑原文此下有劉審禮諸
子自縛詣闕及其子易從負尸以歸一條案審禮之
卒在開耀元年則其子之往贖亦必在永隆開耀之
閒不宜先事而提故移置於開耀之冬
卅一葉前二行　調露元改儀鳳四
卅二葉後六行　元下補調露二字
卅五葉後八行　永隆元改調露二
卅七葉前四行　四月下補乙巳朔日有食之七字
卅九葉後八行　赦上補永隆二字
卅五葉前三行　裴上補初字
卅六葉前一行　去冬十月日食一條
　二行　壬戌上補九月二字
　三行　改元下補開耀二字　丙寅上補冬
十月三字下補朔日有食之五字

卷二百三

一葉前八行　永淳元改開耀二

九行　改元下補永淳二字　戊上補三月二字

三葉前七行　常下補合藥二字

八行　鞍上補寶字

四葉前六行　視瘡歎息改使袒而視其瘡歎息良久

六葉後一行　仍召下補太子二字

五行　十月下補庚申朔日有食之七字

七葉前十行　弘道元改永淳二

後四行　夏州時王方翼爲夏州都督夏字恐誤存疑

九葉前八行　庚改王

後一行　元超下補見政歸宮闈陽六字

十葉前四行　同改於

六行　改元下補弘道二字

後二行　中宗改皇太子

十一葉前五行　改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六行　補附則天皇后

七行　光宅改嗣聖

後三行　中宗改上下同

十四葉前二行　廬陵王改帝

五行　崙下補商胡二字

八行　崙下補商字

十五葉前三行　甲寅下補太后二字　改元下補光宅二字

後十行　定改忠孝

十八葉前二行　號令下補冬十月癸未五字

廿六葉前五行　垂拱元改嗣聖六　改元下補垂拱二字

後十行　丙辰下補太后二字　廬陵王改帝

廿八葉前五行　吐蕃改突厥

廿九葉後七行　二改三　睿宗改豫王旦

卅四葉前三行　將軍下補兼濛池都護五字

卷末　補冬十二月免并州百姓庸調終其身十四字

卷二百四

一葉前七行　改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補附則天皇后一行

八行　垂拱三改嗣聖四　皇子改豫王子

二葉前十行　睿宗改豫王旦

後六行　七月改八月

三葉後一行　廬陵王改帝

三行　寶上補初字

四葉後二行　四年改嗣聖五年

十葉前七行　河改汝通鑑原文及新舊唐書皆云亂河南者一越王貞此據古豫州言之也案唐豫州在汝南後太后謂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故改汝南以合前後之文

十一葉後五行　皇帝皇太子改豫王旦及永平郡王成器

十三葉後八行　永昌元改嗣聖六

十行　皇帝改豫王旦　太子改永平郡王成器

十四葉前七行　靖王下補夫人曰王妃五字

十行　崇德下補任賢納諫四字

十五葉前二行　新平下補道行二字

十九葉前三行　九改八

後一行　去天授元年四字

六行　同列國通鑑自此年至太后久視元年凡十一年俱用周正以十一月爲正月是爲歲首十二月爲臘月正月爲一月今悉依綱目改正

廿葉前一行　臘改十二

二行　賜爵改徙封　春一月改嗣聖七年春正月

廿四葉前三行　皇帝改豫王旦

七行　改元下補天授二字

後一行　康睿改康惠

廿六葉後八行　二年正月改十一月

廿七葉後八行　尊號上補太后二字

十行　春一月改嗣聖八年春正月

廿八葉前五行　納言上補初字

廿九葉前十行　羽林下補衛字

後六行　睿宗改豫王

卅葉後四行　長倩下補及司禮卿兼判納言事歐陽通十二字

卷二百五

一葉前七行　改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

補附則天皇后一行

八行　去長壽元年四字　正改十一

九行　臘改十二

十行　瑕改璇　春上補嗣聖九年四字　一
改正　十一月十二月事歸上卷上年
五葉後七行　丙申下補朔日有食之五字
六葉前九行　菜改葉
十葉後四行　改元下補長壽二字
十一葉前六行　武衛上補左字
十行　去二年二字　正改十一　承嗣上
補武字
後一行　三思上補武字
二行　皇嗣改豫王下同

十三葉前三行　睿宗改豫王　春上補嗣聖十年四
字　一改正
後三行　雲仙下補左威衛大將軍阿史那元
慶十一字　皇嗣改豫王下同
九行　金藏下補確然無異辭五字
十四葉前四行　睿宗改豫王
後十行　七改九
十五葉前一行　五改七　不減下補五字
後八行　承嗣上補武字
十六葉前九行　去延載元年四字　正改十一
十行　臘改十二
後四行　春上補嗣聖十一年五字　一改正
六行　刃改與
十七葉前八行　承嗣上補武字
十行　改元下補延載二字
後一行　薰改董
十九葉前二行　俊臣下補爲監察御史紀履忠所劾
十字　王弘義上補事連二字下補亦字
廿葉前十行　去天冊萬歲元年六字　正改十一
廿四葉後七行　春二月上補嗣聖十二年五字

廿五葉後十行　改元下補天冊萬歲四字
廿六葉前三行　去萬歲通天元年六字　臘改十二
後六行　春上補嗣聖十三年五字　一改正
廿九葉後一行　若下補不意二字
卷二百六
一葉前八行　去神功元年四字　正改十一
三葉前五行　私夫下案舊傳母韋氏阿臧封太夫人
使尙宮至宅問訊仍詔尙書李迥秀私侍阿臧則阿
臧乃韋氏之名新傳又分韋臧爲二人未知孰是存疑
十一月事歸上卷上年

三葉前十行　春三月上補嗣聖十四年六字
後七行　賜改贈
六葉前一行　外州末事此爲根本改禦敵末也輔政
本也
七葉後三行　皇嗣改豫王　廬陵王改上
九葉前八行　午改申
十一葉前一行　賊上補使字
八行　改元下補神功二字
十四葉前四行　去聖曆元年四字　正改十一
六行　元下補聖曆二字

十五葉前十行　所改海內
十七葉前二行　三月上補嗣聖十五年春六字　遣
上補潛字
五行　廬陵王改帝
廿葉後六行　將軍下補李多祚右羽林衛大將軍十
字
廿一葉後四行　皇嗣改豫王旦　廬陵王改帝
五行　廬陵王哲改帝
六行　太子改帝下同
廿二葉前二行　崔獻改霍獻可

廿三葉後九行　不赦則狂狂字疑是往字之誤然新
舊傳俱是狂字故不敢妄改存疑
廿五葉前十行　去二年二字　正改十一
後一行　皇嗣改豫王旦
十行　臘改十二
廿六葉前七行　太子改帝
九行　春上補嗣聖十六年五字　一改正
廿七葉前二行　四月下補欽陵弟三字
後一行　太子改上
二行　太子相王改上與相王

廿九葉前八行　太子相王改皇子與相王
後八行　以來上補搆亂二字
卅葉後三行　兒下補皆忠孝三字
九行　去久視元年四字　正改十一
卅二葉後一行　春上補嗣聖十七年五字　一改正
五行　勤忠改勤豆
卅三葉前六行　嘲謔下補賜與無算四字
九行　吹簫通鑑原文作吹笙今改從新舊
傳
卅四葉前十行　左下補玉字

卷二百七

一葉前七行　改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補附則天皇后一行

八行　久視元改嗣聖十七

二葉前七行　貝改資

三葉後四行　太子改帝

六葉後三行　長安元改嗣聖十八

十葉前三行　振下補風神偉壯四字

五行　二改嗣聖十九

十一葉前九行　太子改上及

十二葉前二行　太后下補嗟巽二字

十三葉前十行　三改嗣聖二十

十四葉前三行　頃之奏上改俄傾之間奏議輒上

十五葉後一行　太子改上

十九葉前八行　太子改帝亦

廿葉後一行　四改嗣聖二十一

廿四葉前六行　刺史上補府字　刺改長

後一行　改下補元崇二字

廿九葉前三行　神龍元改嗣聖二十二　改元下補神龍二字

後九行　侍郎改常侍

卅葉前八行　太子改上下同

十行　思行下補左羽林將軍趙承恩八字

後四行　太子改上下竝同

卅一葉前七行　抱太子改抱帝

後一行　太子改帝下同

卅二葉前九行　中宗改帝

卷二百八

一葉前九行　一往下補廢奉宸府官五字

四葉後八行　三思上補婉兒素與四字　通下去焉字

十一葉後四行　義宗下補始爲七室四字

十五葉後三行　唐休上補戊申二字

十八葉後九行　左下補臺字

廿一葉前四行　丞改卿

後五行　利用改利貞下竝同

廿四葉前三行　丁改辛

廿五葉前一行　邊下補絕其請婚四字

廿六葉後一行　太府上補兼字

廿七葉前六行　禕下補之字

卅一葉前四行　太府上補兼字
　後一行　改元下補景龍二字
卅三葉後七行　伏誅改下獄死
　十行　鄉人改水鄉
卅四葉前二行　利改類
　四行　在改與
卷二百九
一葉前八行　寅改辰通鑑原文作庚寅然下文有癸未丁亥則此處爲得有庚寅必庚辰也故改正
四葉前八行　昭容改婕妤

六葉後二行　數子改一女
十一葉前七行　悅之下補與私通三字
十六葉後二行　封戶上補且字
　七行　縣令下補治人之首四字
十七葉前三行　尚書改侍郎
十八葉前七行　欽作歸　已改乙
　後一行　山惲下補陰迎韋后意五字
十九葉前二行　祭天上補冬至二字下補不以地配四字
　七行　已改乙　幸下補安樂公主四字
　十行　言之下補非卿挺直何能爾七字
卅一葉後一行　景雲元改景龍四　中宗改上
卅二葉前六行　摘上補口字　櫻桃下補置酒爲樂四字
　後八行　象改樂
卅三葉後六行　中宗改上
卅四葉後五行　蘇瓌下補正色拒之四字
　六行　怒上補大字　瓌懼而從之改遂削相王輔政而以爲太子太師瓌稱疾不朝通鑑原文云瓌懼而從之今案舊傳止云楚客及韋温大怒遂

削相王輔政而施行焉不言瓌從不從新傳則云瓌稱疾不朝又案舊傳景雲元年進瓌左僕射詔及開元二年賜瓌家實封一百戶詔睿玄二宗眷顧實深若使瓌果懼而從之詔旨何容如此嘉歎故從新傳改正
　十行　殤帝改太子
卅五葉後二行　殤改少
卅六葉前二行　睞改簡後同
卅葉前五行　司馬下補復名懷貞四字
　六行　太平公主以下十八字移置卅一葉前

二行華州刺史下
卅一葉後五行　睿宗改相王
卅三葉後七行　秋七月上補景雲元年四字此下分二百十卷移前卅一葉前八行睿宗玄眞云云一行於此行前
卷二百十
一葉後七行　上東下補門字
四葉前二行　危下補懼字
六葉前二行　新城宜都改新都宜城
八葉前六行　和下補親字

十一葉前一行　左右上補改字
後七行　西城下補公主二字
八行　隆昌下補公主二字
十二葉後九行　乙卯上補八月二字
十五葉後一行　之時下補前朝二字
十六葉後六行　移於後廿三葉前八行九月丁卯一行前
八行　先天改太極
十七葉後五行　蒲改晉
十八葉後四行　二上補十字
廿葉後三行　玄宗改皇太子　睿宗改帝
七行　改元下補先天二字
廿三葉前八行　九月上補先天元年四字
廿四葉後九行　開元元改先天二
廿七葉後八行　王琚上補中書侍郎四字
廿八葉後三行　振下補王琚二字
卅六葉前九行　改元下補開元二字　尙書上補改字
卷二百十一
五葉後八行　鎔其鐵錢錢上補爲字

六葉後二行　本起小吏案新舊傳皆云知古弱冠舉進士累授著作郎兼修國史非起小吏也存疑
九葉前九行　薛改崔
十二葉後四行　因矛改因子
十行　沙陀下補朱邪二字　須嗣改領
十三葉前一行　奉改秦　郭改廓
八行　主改玄
九行　長子下補劉王嗣直四字
後四行　守忠改娑葛下竝同守忠乃娑葛賜名也

十六葉後二行　山東上補六月二字
十八葉後四行　遣彼居人居字無謂疑是多字之誤然舊唐書虔瑾傳元是居字不敢改新書虔瑾傳云秦隴以西多沙磧少居人若何而濟則居字文理通矣
廿葉前八行　爲之酋長改自爲可汗
廿一葉前五行　鄠改郟　眞改直
廿二葉前七行　江嶺下補達於京師四字
廿四葉後九行　連作達
廿五葉前三行　太廟下補以繼高宗四字

廿九葉前九行　侍上補常字下補右監門衞四字
後六行　同下補紫微黃門四字
卅葉前八行　富庶下補則一也故四字
卅二葉前三行　營州下補舊城二字
卅三葉前二行　施下補蘇祿二字

卷二百十二

四葉前八行　李朝隱上補河南尹三字
六葉前八行　左改右　褚無量改元行沖下同
七葉前二行　中改忠
十六葉前六行　縣改郡
九行　郭下補君字
十九葉前三行　焉改鸞下同
後一行　滕改濮
七行　已改乙
廿葉前七行　張下補孝字下同
廿七葉前七行　孫改弟子
廿九葉後四行　太子下補閏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字　丁卯上去閏月二字
卅葉後四行　琚改涺
卅一葉後八行　小殺改毗伽下同

卅四葉後三行　庚改丙
卅五葉前五行　定改宣
卅六葉後二行　于闐王云云此事見於杜暹傳案新舊于闐傳皆無此事且于闐王亦無名眺者當再考存疑

卷二百十三

二葉後一行　明改胡
四葉後六行　酉改巳
六葉前三行　暹下補之字　護下補也字
後十行　邏下補恭祿二字下竝同

七葉後十行　者改則
八葉後九行　僧改俘
十葉後四行　冬下補十月二字
十二葉前二行　欲改分
八行　士下補時字
後六行　行之上補詔字
十行　一人下補斬首五千級五字
十三葉前一行　山下補谷字
六行　分上補仍字
後二行　守改審

十四葉後一行　年下補頭字　月下補尾字　去日字
十五葉前十行　河西下補節度使三字
後九行　無行下補嘗遊太平之門六字
十八葉後三行　久改近
十九葉前四行　邵固下補立屈烈爲王五字
廿葉前二行　洛水改瀝洛二水　溢下補壞天津永濟二橋七字
廿三葉後一行　禮記下補左傳文選四字
廿八葉前六行　天下上補戶部奏三字
廿九葉前二行　二月下補丁亥上還宮五字
卅葉後六行　皇子下補溢爲濟王四字
八行　梁改涼
卅一葉前二行　東下去一字
三行　廣下補漕字
五行　自下補東字
卅三葉後十行　愼名上補愼餘太子舍人知長安倉出納十二字
卷二百十四
三葉後一行　裴上補侍中二字　爲改兼

四行　漕渠改車路
六行　十改千
四葉前十行　首下補東都二字
後五行　牙上補會契丹三字
九葉前三行　理改瑝
十一葉後六行　先後改先祿山
廿一葉後二行　玄上補崇字
三行　經舉下補時謂道舉四字
廿五葉後八行　壬申上補十一月三字
廿六葉前一行　嘗改嘗

廿九葉後二行　蒲改蓬
卅葉後六行　六十里下補舟多覆溺四字
卅一葉前十行　橫改潢
卅六葉前三行　天下下補州府三百二十八七字
後八行　仁改人
卷二百十五
一葉後一行　二十一改六十二通鑑原文止云三百
二十一温公考異以爲案地理志開元廿八年天下
州府三百廿八至此纔二年不應遽增卅餘州故從
唐曆會要統紀而於開元廿八年及天寶元年之末

刪去州府之數止紀縣邑戶口不知此時玄宗在位
已久好大之心甚侈臣下逢迎其意如宇文融輩虛
張其數以實戶爲客因分立州名不可知也今改從
舊紀附錄
二葉後一行　三受降改西受降東受降去單于二字
都護下補振武七軍四字通鑑原文云云是總統八
軍府矣今案舊志本是七軍府安北都護卽中受降
城也單于都護卽振武軍也考注自見故改從舊志
八行　五萬五千改六萬六千案舊志細數改
正

三葉前四行　一千四百改三千五百案舊志細數改
正
後四行　七萬五千改六萬四千案舊志細數改
正
十行　統下補團結營及松維蓬恭雅黎姚悉
八州兵馬十六字
四葉前二行　九百改六千五百
後七行　萬下補八千二字
五葉後四行　得之下補乃置玄元廟於大寧坊九字
七葉後五行　風疾改有少風氣

九葉前九行　已巳上補十一月三字
後三行　天下下補郡府三百六十二七字
十葉後七行　御下補史字　夫下補敬字　太皇下
補母益壽氏爲先天太后九字
十二葉前四行　乙卯上補十一月三字
廿一葉前三行　戶口上補勾字　敕上補時有二字
除下補一年二字
廿四葉後四行　七百人下補雕刻鎔造又數百人八
字　玩下補動駭耳目四字
廿五葉前七行　院下補時已下論四字

廿六葉後十行　巨下補坐資給勣黨五字
卅四葉前四行　記下補今得之矣四字
六行　洛陽上補弟字
後九行　林甫下補欲危太子四字
卅五葉後十行　夫下補流涕二字
卅六葉前一行　爲此改比若人
後七行　有兵上補堡中二字

六葉前八行　制下補改爲降聖閤五字
十五葉前二行　子改午
五行　廣平改廣寧
廿葉後三行　恆改怛
廿一葉前三行　三改四
廿四葉後十行　鉷下補既誅二字
廿五葉前五行　贈下補謚字
廿六葉後六行　招下補慰字
卅一葉前九行　二改三
後十行　朝下補並轡聯鑣四字
卅二葉前五行　五家下補家各爲一隊五字
後十行　菩改賀

三葉後七行　下船改少泊
十一葉後七行　灼然改當
八行　師下去卽字
十三葉後二行　德改得
十四葉前八行　奚人下補姓張二字
十七葉後九行　至潼上補仙芝二字
十九葉前七行　繼以涕泣改慷慨流涕
廿七葉後四行　牛改向
廿八葉前六行　去肅宗文明云云一行
九行　至德元載改天寶十五載
廿九葉前九行　玄宗改帝
卅一葉前八行　安思義上補賊將二字
九行　陳行改行陳
卅二葉後七行　賊下補巡不從三字
卅四葉後五行　北下補招討二字
卅五葉前八行　嘗改當　明改名
後四行　爲改無
卅六葉後六行　眞卿下補以河北招討使讓之八字之改焉

卷二百十八

一葉前七行　去肅宗文明云云一行改玄宗至道大聖大明孝皇帝一行

八行　至德元載改天寶十五載

十八葉後八行　安忠順改安守忠

十九葉後六行　之命下補至是二字

廿一葉前二行　侍郎改尚書

六行　覺之下補是以知其不來六字

後六行　玄宗改帝

七行　改元下補至德二字

廿二葉後九行　傳改副下同竇紹劉彙鄧景山爲三王副通鑑原文皆作師傳之傳案新舊唐書三王傳皆是副字故改之

廿三葉後五行　所之上補皇字

廿四葉後四行　玄宗使與忠王遊改上爲忠王時上皇使泌與之遊　忠王改上

五行　玄宗改上皇

廿六葉後十行　百人下補宮女二十四人六字

廿七葉前一行　玄宗改上皇

廿九葉後五行　望矣二百十八卷止此　八月上補至德元載四字以下分作二百十九卷

卷二百十九

一葉後十行　法下補人不益稅而上六字

八葉後三行　使賊下補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八字

十葉前二行　賊將上補巨引兵東走臨淮七字

後十行　葛地下去謂之環王四字　女王下補至是更國號曰環王八字通鑑原文是謂諸葛地爲環王矣今案新唐書南蠻傳環王乃國號非王號也即林邑所更名今改正

十一葉後九行　位下補改元載初四字

十二葉前九行　其心改我心

十六葉前七行　歸改嫗

十七葉後九行　歸改嫗

十九葉前十行　茂改莪

廿葉前三行　江下補南字　西下補道字

廿一葉後五行　正下補有字

廿四葉後九行　將軍下補頓丘二字

廿五葉前四行　喪其左目改一發中其左目

廿七葉前九行　廩改稟

卷二百廿

三葉後十行　悲改涕　泣下補言曰不圖今日復見
官軍十字
七葉後十行　殺賊下補將三百三字
八葉前十行　暑下補雖厮養必整衣見之八字
九葉前三行　搜伏下補盡殪之三字
十葉前一行　回紇下補收府庫財帛又大掠三日財
物不可勝計而十七字
十一葉前四行　安成改成安
十八葉後二行　新舊傳皆云垍死賊中均流合浦與
通鑑異

廿一葉後六行　辛卯改辛亥
七行　享上補朝字
廿四葉前八行　黃州改時
廿五葉後三行　上下補復字
廿六葉前六行　十三下補郡地及兵八五字
廿七葉後一行　甲子改甲午

卷二百廿一

八葉前五行　五郎下去李揆山東以下十七字通鑑
原文此下有李揆云云十七字雖本新舊李輔國傳
然考揆之生平雖有忌疾呂諲之事爲士論所不滿
亦未聞庸陋一至於此況上文既言輔國欲以羽林
騎士爲巡邏揆正議以格之則豈有執子弟者而相
爲水火如是故刪之
十葉前十行　廢下補爲之上訴四字
十四葉後四行　南楚覇王新舊傳作東楚義王
十五葉前二行　五十下補號重稜錢四字
四行　宜以改至是始以
廿葉前二行　諾下補時賊將周摯攻南城抱玉十字
後七行　賊下補賊字
十行　何爲下補請破賊以見五字

廿三葉後三行　上元元年改乾元三年
廿四葉後九行　改元下補上元二字　選改更定
廿七葉後十行　墜下補馬字
廿八葉前六行　所留上補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
朕且爲兵死鬼十六字
卅三葉前三行　江改釭
四行　鄂改萼

卅四葉後十行　入廣陵上補自楚州三字下去及楚
州三字

卷二百廿二

二葉後四行　江改湖
四葉後七行　隅改角
十二葉後一行　鎮西上補朔方二字
九行　數改名
十五葉前二行　寶應元改上元三
廿葉前五行　太子下補將圖廢立四字
廿一葉前十行　代宗改太子
廿三葉前五行　朝義兵尙彊改兵少
廿五葉前五行　故來下補伐罪二字
廿六葉前九行　監下補進封邠國公五字

卅一葉前五行　鄴上補僞字
七行　恆上補僞字
卅三葉後五行　廣德元改寶應二
卅九葉前一行　理國下補之體二字

卷二百廿三

九葉後五行　射生將改禁軍舊將
七行　遁去下有改正一條云通鑑原文以收
商州潰卒及發武關防兵皆子儀之謀此從汾陽家傳之文也今案舊唐書吐蕃傳則此謀全出於王延昌與李粵作家傳者欲歸功於子儀故揜二人之美耳愚以爲子儀之功多矣何必藉此一事以顯且謀出於延昌與粵而用其謀者子儀是亦子儀之功也何必奪人之善以爲善乎史貴直筆尤忌揜功故輒從舊傳爲之改正敦案改正文多不能備錄讀考異所載舊吐蕃傳自見

十二葉前二行　王甫上補時有射生將五字　甫改撫下竝同
十七葉前七行　享上補朝字
廿二葉後一行　後繼下補睎遂與國臣及六字
二行　吐蕃改之

廿三葉前五行　而遁下有改正一條云奉天之守子儀有妙算而通鑑略之邠州之戰郭晞有大功而通鑑遺之此皆史氏之疏也故雜采汾陽家傳及邠志諸書補之敦案補正文多不能備載讀考異所載諸書自見
廿五葉前九行　辭去下補解佩刀三字
廿六葉前一行　請改下補過字
卅六葉後九行　破之下補斬首五萬級生擒萬餘人十字
十行　去殺吐蕃萬計五字

卅七葉前一行　千八下補獲駝馬牛羊三百里內不絕十一字

卷二百廿四

三葉前五行　軍營下去因徙去眞容五字

六行　居之下補其眞容圖畫悉遭毀壞九字

何以徙改何以除毀

後九行　大曆元改永泰二

四葉前二行　運下補常平鑄錢鹽鐵六字

六葉後五行　以上補又字

六行　使下補從杜鴻漸之請也七字

七葉後九行　領之下補不聽二字

十葉前十行　相下補及內使監四字

十二葉前六行　僧寺下補雖藏奸宿亂醜穢萬端而上信心不疑乃十六字　尼下補由是益無忌憚六字

十六葉前六行　任氏下補素驍果三字

十七葉後五行　太多上補五千二字

廿三葉後八行　黃門上補十一月三字

廿四葉前三行　贈下補謚字

卷二百廿五

五葉後三行　琎下補賓正二字

十二葉前二行　以上補詔字

後七行　僧神改曾神

十六葉後五行　財下補鍾乳至五百兩六字

十七葉前七行　元上補初字

十九葉後六行　立下補皆從楊綰之請也七字

廿葉後二行　楊上補先是二字

廿四葉前二行　曲下補之百井三字

廿八葉後七行　德宗改皇太子

九行　臨下補者例皆十五舉音七字

卅四葉後一行　肅王下補謙爲資王四字　傀改遂

卅七葉前五行　丑改酉

卷二百廿六

四葉前六行　使下補尋以爲御史大夫七字

五葉前十行　埧改埧

六葉前五行　以改必

十一葉後一行　永下補以字

十六葉後二行　詔改冊

廿一葉後一行　董突改突董下竝同

廿三葉前二行　第改冊

卅一葉後一行　汴宋軍改宋亳潁軍
七行　歡下補苟未戎捷愼無飲酒八字
卅三葉後十行　共改洪
卷二百廿七
二葉前九行　和改利
六葉後八行　疎口新舊傳俱作涑口
十葉前四行　傀改遂　遂改遡
十二葉前六行　塞其下流當是塞其上流葢上流塞則下流淺而可涉耳然新舊傳皆作下流故不敢妄改

廿一葉後二行　髓下補奈何復欲暴骨中野乎九字
廿九葉前三行　董突改突董下同
六行　頡子斯迦改頡干加下同
後六行　朱上補六月二字
八行　愜山改連篋山後同
卷二百廿八
四葉後八行　江西改江南西道
十三葉後二行　料使下補軍儲少給四字
十四葉後三行　誼下補改封普王四字
十六葉前四行　司上補先是二字
後六行　姜上補京兆府參軍五字
廿一葉前十行　旻上補及字　驚下補窮究其事四字
後一行　是日改明日
七行　海賓上補時字下補在外欲於靴中取匕首而前爲閽者所覺十六字　不敢改不得
乘上補遂字　劉海賓岐靈岳何明禮既與段太尉同謀殺泚則必皆爲烈士無疑矣故通鑑於追還韓旻時載靈岳獨承其罪而死抑何烈也又云泚攻奉天時明禮復謀殺泚而死亦何烈也乃於太尉擊泚

洶洶時獨云海賓不敢進而逸抑何負心哉及考奉天記與舊唐書朱泚傳皆云海賓置七首於靴中秀實擊泚時海賓將拔刃而入爲閽者所覺不得前然則海賓之不進非不敢進也而通鑑乃以不敢進書之其考異曰海賓若於靴中取七首而爲賊所覺則登時被擒矣焉能復逃故削之不知內既洶洶左右皆猝愕則閽者雖覺或不暇擒故海賓得逃耳何必疑哉故特爲補之或曰衣服而逃得無有苟生之意乎曰始之拔劍而進者欲殺身以求仁也既而衣服以逃者欲存身以殺賊也使二日之後捕而不得妄

知海賓不與明禮共謀殺泚於奉天城下哉
廿三葉後五行　太弟下補兄子遂爲皇太子七字
卅一葉前五行　公心下補故潛去三字
後二行　平下補與字
卷二百廿九
一葉後二行　時宰春舊紀無時字姑存之以俟考
四葉前六行　利之下補乃渡河三字
後二行　敬下補忠字
七行　襲下補之字
五葉前十行　雲梯改雲橋下竝同　數下補十字

後一行　裏上補兩旁構木爲廬六字
六葉前一行　廣改鑒　隅下補爲坎廣三字　步下
補深一丈三字
二行　丁亥上補而蘊火於其下六字
後一行　筆下補一管二字
九葉後十行　石頭下補五字
十葉後四行　曹上補江南西道節度使七字
廿葉前八行　濕薪新舊傳俱作濕稍
廿一葉前七行　去故奉天以下廿字
廿四葉前八行　大悅下補雖驕將悍卒聞之無不感
激揮涕十三字
卷二百卅
一葉後一行　濮州刺史劉昌改寧陵守將高彥昭
下劉昌亦改彥昭
二行　滑州上補希烈二字
八行　曜下補柏良器三字
九行　曜下補良器二字
三葉前九行　不下下補時神策軍以舊例給賜厚於
諸軍十三字
八葉前八行　璀改琲新舊傳俱作琲

九葉前七行　以來改以東從舊傳

甲寅良月崑山
趙詒琛重校刻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中終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下　　峭帆樓

校著吳勉學本　　陽城張敦仁彙鈔

卷二百卅一

三葉前六行　但上去又曰二字

四葉前二行　又曰改故也

六葉後四行　橫海軍上補復置二字下補以華爲三字

六行　縉下補時建中三年也既而八字　誘之下補必欲使歸已五字

七葉前七行　攻改淸

十二葉後八行　璀改琲

十四葉前九行　小俊改承俊後竝同

十七葉前五行　癸未上補九月二字

十九葉後一行　舍上補洽已保子城矣澄乃八字

廿三葉前七行　需下補張薦二字

廿四葉前七行　郢下去鄣字　四之改爲之慙沮

鄣下補被責辭激氣壯三軍義之懷光亦不敢殺乃赦郢而四鄣廿二字通鑑原文云郢鄣抗言逆順無所慙隱懷光四之是謂幷郢鄣而四之矣乃詳考新舊兩書舊郢傳云懷光慙沮而止新郢傳云懷光慙而赦之並不言四郢也故改從兩傳

後一行　四月下補乙丑復封普王誼爲舒王

十字　節度下補使字

廿六葉前三行　光下補未殺孔巢父情猶可原今則十一字

卅一葉前八行　辰改子

卷二百卅二

一葉前九行　甲子下補以旱避正殿減膳七字

後六行　四改三

二葉前六行　侮下去之字補斥其祖三字

四葉前七行　出下去高郢二字

八行　皆上補與高郢三字

五葉後一行　又曰改近者

廿三葉後二行　隱下補而字

廿四葉前六行　靈下補州字

後九行　坦夷下補且近涇緩急可保也八字

廿五葉後十行　盟下補於平涼三字

卅四葉前二行　原會改原蘭

卷二百卅三

三葉後三行　此處所謂先帝指代宗則爲先帝誦黃

臺爪辭當改爲蕭宗誦黃臺爪辭

六葉後一行　哭下補一慟而絶者數百人八字

十四葉後八行　節度使下補度支營田等五字

九行　節度使下補度支營田等五字

十八葉前十行　乙改丁

廿葉前四行　志改悉

廿二葉前八行　春下補亟月甲辰朔日有食之九字

廿六葉前十行　多改爹

廿七葉後二行　奉誠上補阿啚爲三字

廿九葉後七行　多取上補益疑之三字

卷二百廿四

二葉前十行　之申下補必先報其人以六字

三葉前八行　自改尊

五葉前一行　貶上補再字

六葉後五行　行舉改行業

十三葉後六行　初改復

十五葉後五行　苞改包

十六葉後七行　無改素

八行　不改之

十八葉後二行　卒下補理兵若斯四字

十行　體下補馭將若斯四字

十九葉前五行　邊下補制用若斯四字

廿葉前二行　消下補建軍若斯四字

後二行　可上補養士若斯四字

廿一葉前二行　情下補用帥若斯四字

三行　士下補番替二字

廿二葉前八行　志改悉後同

後二行　租王下補鄧吉知三字

廿三葉前九行　縣官改常平　物上補雜字　再下補破官錢以四字

十行　糧下補召禍疆場其事非細八字

廿五葉前九行　又曰改況

後八行　去又曰二字

廿七葉前二行　許之下補至是二字

廿八葉後七行　又改人

廿九葉前四行　館改官

卅葉前八行　役下補二句不役四字

卷二百廿五

十一葉前三行　子改辰

十二葉後六行　利改吏

十四葉前七行　乙改己
廿葉後五行　德軍下補而宮市遂如故六字
七行　彰武改彰義
廿二葉後二行　庚辰改乙未　乙未一條當在己丑一條之後
七行　癸巳上補六月二字
廿三葉前六行　丙午上補九月二字
九行　克矣下補說從之三字
後四行　辰改戌
廿五葉前五行　正月下補乙巳二字

廿六葉前一行　四之下補他館二字
後九行　敬則改敬信
廿八葉後二行　丑改卯
九行　丙戌上補六月二字
卅葉前四行　戌改辰
後八行　變改度
卷二百卅六
一葉後四行　甲戌下補遣字
四葉前十行　域下補今三世矣四字
後四行　道下補與南詔合兵五字

五葉前十行　補是歲嘉王運薨六字
後四行　樂上補國字
七行　士卒改虜眾　維上補然字　引上補乃字
十行　判上補肅卒二字
六葉後三行　使上補副字
八行　義下補罷伊愼也四字
八葉前四行　詔下補杭州二字
六行　去伾杭州人也五字
九葉前七行　史下補昇時爲楊子留後七字

十葉前十行　奉下補上愛信之四字
十一葉前三行　抱改拘
十二葉前九行　永貞元改貞元二十一
後二行　德宗改上
十三葉前六行　順宗改上
十五葉前三行　林下補止字
十九葉後一行　綱改綱
廿葉前七行　質上去及字下補伺閒二字
廿二葉後四行　病甚改死匿不發喪
廿三葉後一行　日上補乃字

廿四葉後六行　八月上補永貞元年四字
八行　憲宗改太子
廿五葉前一行　憲宗改太子
後一行　則下補署字
六行　去壬午二字
七行　去辛卯二字案是月丁酉朔不應有
壬午辛卯故去之
廿七葉前六行　孝改聖
卷二百卅七
一葉後二行　號下補曰應乾聖壽太上皇八字

十三葉後十行　補召王偲薨四字
十六葉前五行　斬之下通鑑有蘇州刺史以下卅二字先挈後事而書於前不如書於錡敗之後爲妥故移置於後
十七葉後三行　藉下移前卅二字於此
廿五葉後四行　刺史下補未幾復叛四字
卷二百卅八
十葉後三行　召下補稹字
四行　侍下補劉士元三字
十三葉後六行　治改珧

十九葉前七行　茂昭下去爲字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八字
後四行　屬下補託字
廿葉前八行　范上補先是二字
後三行　郎下補同平章事四字
卷二百卅九
四葉後九行　融下補興之兄也四字
五葉後七行　而死改賜死下補正言亦坐誅五字
八行　倖下空格補徧字
六葉前五行　徵下去前字

七葉後一行　初上補丁卯以李光進爲靈武節度使十二字
八葉前七行　丁酉上補十二月三字
九葉前七行　召上補欲字
十一葉後五行　弘上補加字
十二葉前一行　吳上補初字
十三葉前十行　磁改慈
後八行　先鋒上補中軍二字　二改三從本傳補改
十四葉前十行　乙改己

後八行　然下補播極遠三字　老下補不能
往三字
十八葉前八行　淮西兵晨上補時字
廿一葉前三行　李上補初字
廿三葉後七行　涕下補嗚咽二字　座改坐
廿四葉前四行　侍郎改尚書
後五行　攻淮西下補不得獨進四字
七行　儲下補於是二字
廿五葉後七行　己巳下補以張弘靖檢校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廿四字　幽州
上補乙亥二字
廿七葉前一行　太后上補皇字
廿九葉前十行　管下補經略使韋悅五字　蠻改蠻
等改二
卷二百四十
一葉前八行　正月下補癸未貶渾鎬爲循州刺史十
字
四葉前九行　官軍下至什二三共八十八字移於三
葉後九行吳秀琳降之前
七葉後十行　大夫下補京兆二字

八葉前三行　去殺京兆人四字
八行　大水上補河北二字下補邢洺尤甚四
字
後四行　不用下補謂裴度三字
五行　與之下補度曰祭酒孔戣也七字
十三葉前六行　降下補李光顏馳入其壁悉降其眾
十一字
十四葉前三行　能改素
五行　求也下去董重以下廿字
十六葉後四行　官軍以下共七行移於廿九卷廿九
葉後二行
十八葉前四行　不死下補故赦之三字
廿葉前六行　去皆不自知四字
後七行　戌改辰
廿五葉後七行　歸下補眾遂定三字
廿六葉後二行　佛上補釋迦牟尼四字
卷二百四十一
五葉後八行　爲哉下補密表以聞四字
九行　遂行下補時字
六葉前一行　即受上補悟字

九葉後一行　五千改五十萬
十四葉前十行　奉敬作敬奉下竝同
後五行　破下補之斬獲三字
十五葉後五行　李上補邠寧節度使五字
十六葉前七行　老下補當時不以爲累六字
十七葉後九行　馬下補大通亦道古所薦也八字
廿五葉前二行　十將改牙將
廿九葉後五行　嗣君改新可汗
卷二百四十二　八行　約改增
二葉後六行　賓上補太子二字
三葉後八行　癸改己
九行　罪下補時河北之事幾定而幽薊壞於
植魏鎮壞於倭君子恨之廿二字
五葉前六行　儉改位
十葉後十行　平盧改盧龍
十四葉前七行　湊下補與朱克融共五字
廿一葉前二行　餘下補官字
廿四葉前四行　詔下補逢吉與三字　皋下去等字
補給事中鄭覃五字

後六行　侈下補不恤軍政四字
廿五葉後七行　詔下補遣使徵官私財物於八字
廿六葉前三行　分下補又字
廿七葉後一行　景改全
廿八葉前一行　宦者下補歟然二字
卷二百四十三　此下所校吳本闕三卷用陳仁錫本補校
一葉前九行　綿改錦
四葉後十行　九月下補壬子朔日有食之七字
七葉後二行　敬宗改皇太子
八葉前九行　敬宗改上
後八行　上改陛下
十葉前五行　諸道上補詔字
十一葉後一行　行幸下補乙亥又賜伶官綾絹三千
五百四十三字
八行　範下補八人皆居要劇凡有求於逢
吉者必先經此八人納賂無不如意廿五字
九行　之下補八人二字
十二葉前六行　我下補嘗字
十五葉後四行　蠻下補洞字
十六葉前一行　廷老下補存誠之子四字

九行　鈐上補及兮二字
後七行　雞下補竿字
廿二葉後二行　計議已定改受從諫賂曲爲奏請
廿七葉前一行　已改乙
廿九葉前二行　場上補毬字
卷二百四十四
一葉前九行　使上補又字　之改屯
後五行　二月上補以太常卿李絳檢校司空兼
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廿一字
三葉前九行　史下補憲誠子三字

五葉後四行　嵯上補豪字
六葉前二行　嵯上補豪字
九行　西川改西郭　釗上補郭字
七葉後四行　趙上補奉天二字
八葉後六行　府改柵
九葉前八行　加改以　爲改充
十四葉前四行　左下補散騎二字
後二行　存亮上補馬字
十八葉後十行　誠改誠
卅一葉後六行　歎下補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惡注欲
斥去之因表爲節度副使廿一字
卅二葉前二行　帶上補犀字
卷二百四十五
七葉前四行　初下去李德裕云云九字　詔德裕改
詔所在　處之下去會德裕云云十六字改至是李
德裕至鎮仍奉行前詔安排仲陽於道觀與之供給
廿三字通鑑原文據新傳書之也今案德裕自浙西
徵見上卷三年鎮蜀見四年宋申錫事見五年詔存
處之事決非德裕時德裕去鎮已久豈得復牒李蟾
事殊謬戾今從舊唐書德裕傳改正

七行　至是改於是
九葉後一行　貶下補宗閔二字
十葉前五行　鞫上補以字
八行　澣改瀚後同
十四葉前十行　餘下補官字
十六葉前一行　豈有是改豈約妄
十八葉前十行　將上補神策二字
後八行　左下補散騎二字
廿七葉前一行　至是下補仇士良等懲訓注之亂九
字

二行　朔下補日有食之四字
卅三葉前四行　餘下補官字
五行　六月上補五月以東都留守裴度爲
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餘官如故廿三字
卷二百四十六
一葉後四行　申改辰
二葉前三行　壬辰上補二月二字
十四葉前一行　武宗改太弟
廿四葉前九行　客下補主軍二字　將下補張光朝
之子五字

廿七葉前二行　三月下補戊申二字
卷二百四十七
四葉後六行　一改二
六葉前六行　門者下補生兩男三字
八葉後十行　事改軍
十四葉前三行　益改掠
十五葉後四行　仰改昂
十八葉後八行　甲戌下補賊將二字
卷二百四十八
四葉前六行　安上補時字
廿葉後二行　宣宗改太叔　宣宗改上
廿二葉後十行　彬改郴
廿四葉前三行　廷下補亦將二字
後五行　宣宗一行去元至明成睿智章仁神
聰懿道大十三字
廿八葉後三行　二改三
廿九葉後四行　并改並
卅五葉前三行　長改安後同
後二行　歲下補賜絹十五萬匹六字
卷二百四十九

一葉後五行　植變色上補以詰植三字
四葉後八行　旨改聘　盧氏下補將赴昏楚州已六
字　鄭州下補矣字
十六葉後六行　歷改特勒
十九葉後一行　事下補愼由從之子五字
廿五葉前一行　宮人上補守陵二字
廿八葉前十行　求改來
後五行　澄者下補存誠之子也其先世八字
六行　走死改竄匿從新傳
卅二葉後十行　懿宗改太子

卷二百五十

一葉前八行　咸通元改大中十四

六葉後八行　忠下補武字

八葉後九行　戊寅上補京師地震四字

十葉後八行　兵盡上補今字

十一葉後二行　位下補不聽二字

十二葉後十行　赦下補天下二字　元下補咸通是月慶王沂薨八字

廿五葉前六行　去江西湖南四字

廿四葉前五行　拓上補吐蕃二字

卷二百五十一

十五葉前二行　據上補賊字

十八葉前四行　討使下補以天雄節度使馬舉爲淮南節度使充南面招討使廿字

後三行　前天雄改魏博

廿七葉前八行　沛縣上補賊字

廿八葉後四行　厚改原

卅葉後七行　十二下補數過其家門未嘗與妻子相見十二字

卷二百五十二

六葉前三行　四上補有字

九葉前三行　公主下補詔百官祭於韋氏之庭以金銀飾寓車歐服而火之廿字

六行　餘里下補冶金爲俑怪寶千計實於墓中與乳保同葬十七字

九行　惋下補聞者流涕四字

十行　舞上補又教二字

十四葉後二行　僖宗改太子

十五葉後八行　乾符元改咸通十五

十八葉後四行　哲下補明字　元下補乾符二字

廿一葉後五行　辛巳改辛卯

廿六葉前三行　挑改排

廿七葉後三行　李上補以字

卅三葉後二行　渥改偓

十行　補是月京師地震六字

卷二百五十三

三葉後六行　甲寅下去左威衛上四字改忠武節度使崔安潛使大十字

八行　遁去下補宋威忌自勉功表乞自勉所將兵隸麾下十六字　欲下補許之二字去使張自

勉以所云云十三字

九行　忿改忌

十九葉前六行　沙陀酋長安慶胡注以安慶爲部落之名引安慶都督爲證然此處云沙陀酋長安慶以文義觀之則是人名非部落之名也或其人之名偶與部落之名相同耳

廿二葉前九行　眦字不誤不必改朏下同

廿八葉前一行　監作將

卅葉前一行　極諫下補田令孜見而惡之乃匿其元疏僞作奏章以激怒帝廿字向讀侯昌業疏疑非有

德之言近讀王應麟困學紀聞知是田令孜僞作以陷殺昌業乃釋吾疑因改從其言

卷二百五十四

四葉後十行　菁下補草字

八葉後二行　去以太常博士以下十三字案新舊唐書皆無皮日休傳惟孫光憲北夢瑣言載日休於咸通中上書請列孟子於學科又請以韓愈配爨太學又與陸龜蒙爲友則其人非但以文章名世蓋究心於道學而且不苟交當世者豈有失身於黃寇之理故刪而去之

十葉前一行　大振下補時鄭從讜亦以宰相鎮太原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卅一字

十一葉前四行　黃下補思字

十二葉前二行　中和元改廣明二

十三葉前四行　乙改己

十七葉後七行　糧下補而克用三字

十九葉前一行　而還下補建爲人隆眉廣顙狀貌偉然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鹽爲事里人謂之賊王八

卅字

八行　播改璠

廿二葉前十行　武寧改感化後九行同

廿三葉前四行　佐下補史字

後二行　李上補九月丙午四字

廿四葉前九行　昌下補與兵馬使錢鏐六字

十行　巢下去昌將錢三字

廿六葉後六行　陴上補初字

卅三葉後三行　賣改買

卷二百五十五

九葉前四行　諭上補且以朝旨四字　讜下補王處

存亦遣使十輩曉譬克用十二字
十八葉前四行　東北面上補京城二字
六行　令孜下補策賊必破四字
後七行　去以天平留後以下十一字
廿葉後五行　過辭下補都將二字
廿六葉前四行　兵下補數十萬三字
八行　怒下補將必屠之乃五字
九行　時下補仍歲大饑四字
卅葉前八行　武寧改感化
卅四葉後三行　甄改鄄

卷二百五十六
二葉前四行　武寧改感化
七行　斬巢下補并其二字
四葉前四行　遣楊復恭去年七月楊復恭稱疾歸藍田至光啟二年始復爲樞密使累遣諭指者疑非復恭也俟再考存疑
九葉前二行　去陳彥以下卅四字案陳彥非宗權將孫儒以下又在是年之後去之
九行　光啟元改中和五
後十行　渭改滑

十葉前二行　衣下補紈繡不可計五字
十一葉前一行　改元下補光啟二字
四行　武寧改感化
十三葉前六行　池下補王戌二字　宗權改孫儒
十四葉後四行　鄰上補陷字　陷改屠
十六葉前八行　蔡軍改秦宗言
十八葉前九行　王上補京兆尹三字
廿葉後九行　板改坂從五代史王建傳
廿一葉後三行　之下補不省二字
廿二葉後八行　君立改君雄下同

廿五葉前六行　用之下補固字
十行　遘下補既與朱玫議論不合乃九字
廿七葉前二行　秦上補蔡州將三字
廿八葉後四行　故改固
廿九葉後九行　全忠下去先字改聞之卽三字
卅二葉後六行　緡下補計杯而食號爲通腸八字
卅五葉前四行　饑下補斗米萬錢四字
卷二百五十七
一葉前八行　約上補徐字
後一行　帥上補雄字

三葉後七行　暗改晚
六葉前九行　及此下補時字
後六行　宣下補州字下同
十葉前五行　錢上補杭州刺史四字
十四葉前五行　授下補雄字
七行　通下補天字
十五葉後九行　瑄上補朱字
十九葉後四行　建改王八
廿四葉前四行　通鑑原文陷荆南下無殺字是張瓌留王建肇守城而去也案瓌傳城陷瓌死德諲傳進攻荆南悉收寶貨留裨將王建肇守之當是德諲殺瓌而留建肇守之耳今從兩傳補正之敦案殺字原文本有近行刋本誤脫耳
後八行　文德元改光啟四
廿五葉前二行　行密下補用之既死守一六字
後八行　元下補文德二字
廿八葉前四行　昭宗改乙巳皇太弟
廿九葉後三行　乏下補李克用表四字
卅葉後八行　州改城
卅三葉前六行　邀下補擊字

卅四葉前八行　厚改亮
卷二百五十八
二葉後六行　奉國改忠義
八葉後三行　改元上補赦天下三字
九葉前六行　還改攻
十五葉後十行　末改初
十六葉前五行　宣義下補朱全忠以父名誠請改之也十一字
卅二葉前八行　成都下去城中繁盛如五字改號花錦城

卅五葉前八行　歐史郭銖作郭紹郭詞作郭饒未知孰是存疑
卷二百五十九
一葉後九行　戴上補其客二字
二葉前一行　於我下補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廿字
三行　儒軍下補盡淮南人也五字
三葉前十行　常州下補至是二字　密下補遣字
六葉前七行　張上補又遣二字
十一葉前三行　智略下補能知人三字

十四葉後八行　救改助
十六葉前二行　裕下補之字　城下補也字
三行　出兵下補挑之二字
四行　朱瑾寄遁改朱瑾之遁歸兗州也
裕下補又字
七行　干改十
後五行　山人下補美姿容三字
八行　佛上補石字
十七葉前三行　抱眞改正抱
六行　第父改梅子園以居之　事之下補

如父二字
後一行　大夫下補清直有父風五字
十九葉前四行　將士下補因劫鎔而代之六字
九行　威下補素少鎔三字　以爲下去然
字補無能爲也遂五字
後一行　閉之下補匡威後軍不得進七字
七行　籌下補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自文
十一字
廿葉後二行　不許下補彥復等三字
廿八葉後四行　視事下補侃然守道無復訛諧八字

廿葉前二行　澧改醴
廿二葉前一行　豈下補宜字
廿三葉前六行　存孝改存信
廿四葉後五行　苻下補名存二字
七行　愔改暗
廿五葉前九行　水改江　鎮下補遏字
十行　義改威
卷二百六十
一葉前十行　未改亥
二葉前八行　欲下補爲字

三葉後二行　鏐下補曰董氏於吾有恩不可遽伐十
一字
八行　聞下補鏐去而昌僭逆如故八字
九行　晉改絳
七葉後二行　左右下補神策二字
五行　王珂上補及字
八葉後五行　河中改護國
十三葉前五行　戊戌上補八月二字
十行　貌下補有奇表三字
後七行　爲下補太師兼中書令邠寧四面十

字
十四葉後四行　伐之下補亦遣使詣吕趣之朝貢九
字
廿一葉前九行　張改周
廿四葉後七行　緯下補既貶二字
卅二葉前八行　河中改護國
卷二百六十一
一葉後二行　陳建下補不與相見四字
六葉前十行　東改中
十三葉後三行　退上補從周二字

十五葉後十行　光化元改乾寧五
十六葉後三行　又改及　韓改與　建下補皆字
四行　請上補乃字
十九葉前七行　府下補刺史爲尹四字
十行　元下補光化二字
廿葉前八行　乃改及
廿七葉前二行　宣歙觀察改寧國節度
廿八葉後三行　孝改存
卷二百六十二
三葉後十行　信武改武信
十三葉前二行　朱上補時字
十四葉後五行　清上補前字
十六葉前六行　由是下補全忠二字
十七葉前一行　來朝下補崔胤召之也五字
十八葉後三行　自改以
四行　長蛇之腰欲取河中先襲晉絳以扼河東援兵之路此之謂斷長蛇之腰補注
七行　襲之改襲晉絳
廿葉後三行　昺上補阿字　何下補時字
廿二葉後三行　訓作訶　璋作璋

卅葉後六行　十改千
卅五葉後七行　戎昭改昭信
卅六葉前八行　祝曰上補掃地祭天再拜六字　之罪上補不降非民四字下補願天息火四字
卷二百六十三
二葉前五行　斷其改斷嗣昭
四葉前四行　今下補屢敗之兵散亡無幾八字
九葉前十行　葛改曷
十四葉前六行　攻上補又字
十五葉後八行　自下補相字　殆盡下補景亦戰死

四字

十七葉後七行　玄宗改玄元

十八葉後八行　使上補中字

十九葉後四行　食盡下補斗米直錢七千人相食至父食其子人有爭其肉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卅一字

六行　鸞御上補於宮中設小磨遣宮人屑豆麥以食之又十六字

廿四葉前二行　走上補居厚二字

三行　留上補之西也三字

廿七葉前四行　末改初

卷二百六十四

四葉前九行　又進改上又賜

五葉後七行　英改貞

六葉前六行　汭上補先是二字

七行　舟改州

八行　甚眾下補至是乘之以行六字

七葉後六行　將士上補汭字

十四葉後七行　夫人下補溫以功遷右衙指揮使九字

廿葉後九行　文昌上補以字

廿一葉前一行　護之下補後額將出語左右曰今日不勝必斬錢耶是日額戰死傳瓘於是得免廿七字

廿二葉後三行　天祐元改天復四

七行　湊改溱

廿三葉前七行　數人下補胤陰險樂禍先是全忠雖據河南憚藩鎮之強未敢遽萌問鼎之志及得胤與相結遂取朝權以成強大終移唐祚自古賊臣誤國未有與盜合從覆亡宗社如胤之甚也六十五字

廿四葉後五行　驅止補卽字

廿五葉前八行　朕今漂泊改我行悠悠

廿六葉前十行　何后下補全忠出三字　后泣下補謂止二字

後一行　全忠改賊手

廿七葉前四行　附上耳語改以目送意於上

五行　而出下補建謂全忠曰天子與宮人眼語幕下有兵仗聲恐不利於公廿三字　全忠下補德之乃三字

廿九葉前二行　改元下補天祐二字

三行　唐府下補李克用以劫天子遷都者

朱全忠也天祐非唐號仍稱天復五年王建亦稱天
復卅一字
卷二百六十五
三葉前十行　楊崇本改李繼徽
後二行　西討下補岐邠二字
四葉前五行　昭宣帝改皇太子
六行　李克用復以張承業爲監軍載見後二
百六十六卷梁開平元年此似重出
後三行　察使下補時行密病四字
五葉後三行　圍下補行營二字

四行　圍之下補光州二字
六葉前五行　淮西殘兵改孫儒敗卒
六行　任之下補非殺身不足以報七字　近
下補朝夕二字　問下補足矣二字
七行　行密下去固遣之是歲實歸長沙行密
十一字改歎曰昔吾見子之貌今吾見子之心矣然
勉爲吾合二國之歡通商賈易有無亦所以報我也
乃厚禮遣歸四十一字
八行　沙殷下補大喜二字
八葉後十行　奏上補璨字
十葉前七行　濰改濮
十二葉後五行　柳上補至是二字　璨下補希全忠
旨欲陷害舊族乃十字
八行　之朝下補載省載思當徇幽棲之志
十字
十四葉後二行　行密上補及字
十六葉後一行　列下補羅袞盧鼎四字
十七葉前四行　密使下補樞密使三字
廿一葉前九行　安改定
廿三葉前十行　遺下補嗣勳亦中重創卒七字

後四行　其將改荆南守將
廿六葉後七行　呂上補淮南裨將四字
九行　今下補已字　戰下補且字
廿七葉前九行　楊崇本改李繼徽　保義改保大
廿八葉後十行　都下補指字
廿九葉前二行　英改貞
三行　楊崇本改李繼徽下同
後四行　景仁改茂章下同
卷二百六十六
一葉前六行　後梁紀一改後列國紀一以下並同

九行　去太祖云云一行以下竝同

後一行　開平元年改丁卯下雙行夾注晉李克用岐李茂貞淮南楊渥稱唐天祐四年西川王建稱唐天復七年梁太祖朱晃開平元年是歲唐亡梁晉岐淮南西川凡五國吳越錢鏐湖南馬殷荆南高季昌福建王審知嶺南劉隱凡五鎮後不盡出

九行　師周下補事忠武王四字

三葉前十行　梁王下補全忠二字

後七行　唐下去昭宣二字

四葉前四行　保平改保義

後一行　王改梁王全忠下同

六葉前五行　李上補梁字

後七行　梁王下補全忠二字下同

七葉後五行　帝改梁主晃此下凡稱朱梁爲帝者悉改梁主不盡出也凡五代之君稱帝或上者盡改

八葉前八行　罷下補全昱自是不樂居大梁常居碭山故里十五字

十行　改元下補開平二字

九葉前四行　三改二

八行　但下補俛仰步閒五字

後六行　去是字補初李克用稱天復年號及唐滅改稱天祐

七行　淮南下補與河東同四字

十葉前十行　紀律下補故武事不振五字

後九行　以上補梁字下補唐相張文蔚楊涉爲門下侍郎十二字　同上補竝字

十一葉前二行　契丹下補王耶律阿保機六字　通好下補於梁二字

十四葉後一行　乙酉下補梁主二字

六行　保平改保義

十七葉前六行　武貞節度使通鑑於天復元年書武貞節度使雷滿卒子彥威自稱留後於天復三年書武貞節度使雷彥威陷江陵是承襲武貞節度使本是彥威矣乃至是又忽易彥威爲彥恭以後皆書彥恭是謂彥威彥恭爲兩人矣然詳考舊唐書本紀陷江陵者書彥恭不書彥威通鑑之書彥威蓋據新唐書本紀而書之也然五代史雷滿傳則又云滿卒子彥恭自立則彥威彥恭本是一人史家互書之誤耳本宜通改彥威爲彥恭則前後方爲合一但新書於天復三年書彥威弟彥恭陷江陵則明爲彥恭是彥

威之弟矣故不敢妄改兩存之以俟後之君子但新唐書與五代史同出歐陽公之手不知何以相左若是卽彥威彥恭果是兩人亦當於兄終弟及之際明著其卒立年月而何竟沒沒也況通鑑於滔江陵下書彥威狡獪殘忍有父風常泛舟焚掠鄰境荆鄂之閒殆至無人至是年九月公安之戰則又云彥恭貪殘類其父專以焚掠爲事荆湖閒常被其患則本是一人之事誤於前後重複書之耳彥恭彥威之爲一人無疑也新唐書分作兄弟不亦誤乎存疑

十行　遣使下補如梁二字

後一行　曲下補承字

十八葉前十行　丙申下補梁主晃三字

廿葉前六行　請降下補於梁二字

後九行　寇滔州改攻梁滔州

廿一葉前一行　二年改戊辰

廿三葉後二行　又改且

廿四葉後三行　癸亥下補梁主晃三字

四行　帝下補唐禮部員外郎司空圖聞之不食而卒十五字

廿七葉後一行　寇改攻梁

廿葉前九行　寇改攻

廿一葉後十行　副使上補行軍二字

廿三葉前十行　市里下補及頭誅三字

廿四葉後十行　幕改漠

廿五葉前三行　七月殷下去奏字改奉表於梁請五字

卷二百六十七

一葉前八行　去開平二年四字

二葉前三行　寇改攻梁

七行　貢下補於梁二字

三葉前九行　奏下補於梁請三字

四葉前十行　三年改己巳　遷下補其字

五葉前七行　降下補於梁二字

六葉後十行　年下補甚有威惠四字

九葉後一行　捷下補於梁二字

十葉後七行　寇改攻梁

十一葉前五行　帝所改洛陽

十二葉前一行　表下補於梁以三字

九行　上改梁主晃後凡稱朱溫爲上者並同

十三葉前八行　奏改上奏於梁
十六葉後三行　食盡下補米斗直錢三萬六字
十七葉前七行　弘農王下補楊隆演三字
十八葉後六行　於帝改其罪
廿葉後九行　詔加天策上將軍收梁主晃從之
廿三葉前一行　賣已下補衒之及三字
廿葉後三行　乾化元年改辛未
廿四葉後七行　楊師上補梁將二字
八行　皆解圍去改晉王解魏州圍而去

一葉前八行　去乾化元年四字後同
十行　表下補請於梁以四字
二葉前一行　以華上補更姓名曰李彥韜七字
四行　韜上補彥字下同　寇改攻下同
八行　赦下補改元乾化四字
三葉前四行　求改約諸鎮
十行　狀下補於梁主三字
四葉後三行　帝命改梁遣
六葉後四行　入寇改南伐
十葉後一行　二年改甲申

十一葉前二行　來奔改奔梁
十二葉後七行　謀改請
十四葉後五行　降下補於梁二字
七行　來奔改奔梁
十五葉前一行　瓦上補燕字
後五行　檀改壇下同
十九葉前八行　背下補腸胃皆流四字
廿四葉前十行　朝貢路絕改入梁之路遂絕不復朝貢
後二行　去均王上上四字後同

廿五葉前二行　知之下補以字
廿七葉前十行　帝改梁主友貞
後五行　立皇弟改梁主瑱立弟
卅一葉前十行　寇改攻
卅二葉後一行　不出下補遊字

三葉前二行　以上統歸前卷
三行　四年改甲戌
五葉後三行　入寇改伐梁
四行　寇改攻

八行　來奔改奔梁
七葉前八行　貞明元年改乙亥
八葉後六行　廷改議
十一葉前七行　邠州下補梁靜難節度使八字
十三葉後三行　盡滅其家歐史云彥章斬其使者以
自絕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
甚厚與此異
十六葉前八行　昭改宣
後二行　貝州下補刺史二字
十七葉後八行　遣下補其弟二字

十八葉前五行　留徐知訓改温留長子知訓
七行　后以帝改妃以尚
十九葉前五行　改元下補貞明二字
後三行　絳改縉
廿葉前五行　來降改降梁
六行　去彥韜卽温韜也六字
後五行　二年改丙子　全昱上補朱字
廿四葉前八行　貢下補於梁二字
廿七葉後四行　載改戴
廿二葉前八行　三年改丁丑　詔改梁遣
廿六葉後三行　獻下補於梁二字

卷二百七十

一葉前八行　去貞明三年四字後同　蜀改漢後同
四葉後三行　庫下補酒酣二字
五葉前十行　七哥上補乃酌兩巵奉承業曰八字
六葉前三行　業下補號劉山人四字
四行　妬下補而王獨嬖之時六字
後六行　魏州下移前晉王元妃一段置此
八葉前五行　四年改戊寅　此後漢仍稱蜀
十一葉後三行　西改四

十二葉前十行　總角弊衣改鶉衣髽髻
十七葉後八行　以下補其子二字
十八葉前八行　入寇改伐梁
十九葉前四行　后下補周氏二字
五行　朱改宋
廿一葉前十行　貢下補於梁二字
後五行　不許下補旣而二字
廿二葉前六行　名下補深屈之三字
廿四葉前十行　王改李
廿五葉前五行　王改李

廿六葉後一行　來奔改奔梁
三行　京城改梁人
六行　五年改已卯
廿七葉後十行　詔改梁遣　討改伐
卅葉後四行　右上補遣字
卅一葉前五行　揮下補使字
卅三葉後九行　詔改梁
卷二百七十一
二葉前二行　寇改攻梁
十行　百騎下補攢矟二字

三葉後八行　以上統歸前卷
九行　六年改庚辰
四葉後九行　密下去而字補與琪多所異同因七字
五葉前三行　河中上補梁字　友謙下補以河中附
晉反梁主瑱卽位復臣於梁而亦不絕晉至是友謙
廿四字
八行　節度使下補於是始絕梁而專附於晉
十字
七葉後七行　保下補華州二字
十一葉前四行　入貢下補於梁二字
八行　龍德元年改辛巳
十五葉後七行　改元上補梁字下補龍德二字
十六葉後二行　惡之下補循尋病卒四字
四行　來告改告梁
十七葉後四行　能改敢
廿葉後十行　救之下補又恐契丹西攻晉陽八字
廿一葉前一行　拒改備
九行　二年改壬午
卷二百七十二
一葉前六行　後唐紀一改後列國紀七以下竝同

八行　去莊宗云云一行以下竝同
後三行　同光元年改癸未下雙行夾注岐稱唐
天祐十年唐莊宗李存勗同光元年是歲梁亡晉稱
唐岐吳漢蜀凡五國吳越荆南湖南福建凡四鎮後不盡出
三葉後七行　改元下補同光二字
四葉後一行　林改陵
五葉前九行　京改都
後六行　祖文下補景字
六葉前二行　來奔改奔唐

六行　密下補之言二字
七葉前二行　梁主上補唐主素聞鳳名以爲扈蹕學
士十二字
八葉前一行　大會下補時唐人以鐵鎖斷德勝口彥
章十二字
九葉後七行　六日下補而工畢三字
十一葉前七行　猶改反
後三行　公改爾
七行　京改都
十三葉前一行　來奔改奔唐

廿四葉前三行　皇子改其子　弟上去皇字
十行　京改都
廿八葉前六行　汴州上補仍名二字　梁以改詔更
宣武軍下去詔更名三字補爲字
卅葉後三行　弟上去皇字
卅一葉前九行　來奉使改奉使於唐
後五行　遣之上補厚禮而三字
卅二葉前四行　功臣下補讀手鈔春秋又六字
卷二百七十三
一葉前八行　同光二年改甲申
後四行　手書假省庫錢通鑑作手書便省庫錢
胡身之注曰借錢爲便錢言借貸以便用也今案五
代史本是假字故從而改之使人易曉而又存便錢
解以廣人聞見
十六葉前二行　來聘改聘於唐
十八葉前七行　三年改乙酉
後三行　東京上補知字
六行　帝改既而
七行　闕下補行宮闕南爲五字
十九葉後四行　衡改衝

廿九葉後七行　麟改潾
卅葉後五行　來降改降唐
卷二百七十四
一葉後六行　劍州下去蜀武信以下廿二字案五代
史王衍傳繼岌嘗以書招宗壽宗壽不降隨衍東遷
及衍死亡命熊耳山則宗壽之立節徇忠彰彰可據
故從而改正之
十一葉後八行　去明宗云云一行後同
十二葉前一行　天成元年改丙戌
十五葉後五行　貝州下補朝議二字

六行　去天下莫知四字　崇韜下補以無
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第兒京師殺其諸子遂
廿二字
七行　其家下補鄴人聞之正爾疑駭而九
字
十行　又改因
十六葉後一行　劫下補一字
卷二百七十五
一葉前七行　去天成元年四字
八行　騎兵改騎軍上補黃甲二字

後一行　步兵改步軍上補黃甲二字
四行　兩軍下補相射二字　去攻興教門四
字
三葉後一行　此改北
四葉前九行　朽矣下補相泣而去四字
八葉前三行　循水浮渡改不得渡乃循河而東
十葉前六行　改元下補天成二字
十一葉後八行　加下補威武節度使五字
十二葉前二行　前朝下補置字　近代下補置字
十三葉前七行　平章上補蜀字

十九葉前六行　告哀上去來字下補於唐二字
九行　昭改威
廿三葉後二行　二年改丁亥
廿四葉前九行　甚少下補號爲沒字碑五字
後四行　何者改乃何人
廿七葉後二行　魏王繼岌上補初字下補之滅蜀也
四字
五行　朝廷上補至是二字
卅葉前七行　嚴下補意其已反遂五字
卷二百七十六

一葉前八行　去天成二年四字
二葉後二行　修好下補於唐二字
三葉後八行　陳夫人改李夫人陸游南唐書云温妻
李氏以其同姓鞠養甚至故改從李
五葉後九行　三年改戊子
八葉前九行　三司下補戊辰以宣徽南院使范延光
爲樞密使十五字
十一葉後一行　救於下補契丹契丹遣五字
二行　餒下補舍利葥剌等將五千騎救之
十一字

十三葉前九行　急攻下補欲以持久敝之六字

後一行　三千人下補由是諸將不敢[redacted]字

七行　王宗壽初唐師之伐蜀也所在莫不望風送款魏王繼岌以書招武信節度使嘉王王宗壽宗壽獨不降聞衍銜璧大慟從衍東遷至岐陽以賄賂守者得入見衍衍泣下沾襟曰早從王言豈有今日衍死宗壽遂亡入熊耳山至是詣洛陽見唐主稟請葬故蜀主王衍秋七月乙巳贈衍順正公以諸侯禮葬之時王氏十八喪皆暴露秦川驛宗壽既得請乃聚而葬之長安南三趙村唐主嘉宗壽之忠以

爲保義行軍司馬

十四葉前一行　招討下補副字

十五葉前十行　奏下補於唐二字

後二行　惕隱改赫邏蒭剌

三行　惕隱改赫邏

六行　入貢下補於唐二字

十六葉前六行　來奔改奔唐

七行　刺史改防禦使　太后下補王氏二字

後七行　敬通改敬周

十八葉前七行　史館修撰改都官員外郎

十九葉後三行　四年改已丑

廿葉前五行　璨下補唐主從子也五字通鑑原文以璨爲皇子歐史璨傳作姪今從之

廿七葉前九行　知誥下補知爲廷望所賣乃僞八字通鑑原文以廷望爲反覆兩面之士今從馬令南唐書改正

十行　也下補知詢怒三字

廿八葉後一行　里第下補上表於唐四字

卷二百七十七

一葉前八行　長興元年庚寅

二葉前七行　改元下補長興二字

三葉前五行　表下補於唐主請虔裕六字　司馬下補既至二字

後四行　東改中

四葉前八行　中下補希安重誨指遂六字

九行　生致下補彥温二字

六葉前十行　來奔改奔唐

九葉前一行　李氏改李七郎　鬱下補殘字

後十行　李仁罕上補西川將三字

十葉後四行　闕改唐
十一葉前七行　張上補西川將三字　刺史上補唐字
　八行　遣上補武字
　後七行　獲下補其字
十四葉前七行　李肇上補西川將三字
　後一行　來奔改奔唐
十六葉前三行　二年改辛卯
　四行　夏上補唐武信節度使六字
十八葉後八行　惕隱改赫邏

廿葉後五行　昭武上補西川二字
廿一葉後二行　殺之下補重誨之被擊也雖已踣地氣猶未絕張目謂從璋曰重誨今日之死別無他恨但未與宮家誅得從珂他日必爲朝廷之患言終而絕五十一字
　八行　誅之下補從璋檢責重誨家貲不及數千緡十三字
廿二葉前七行　初吳徐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又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其弟知誨每得其陰謀輒以告知誥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誨與其謀故知誥德之以爲鎮南節度使至是卒知誥以知詢代之賜爵東海郡王知詢遇其喪於塗撫棺泣曰弟用心如此我亦無憾然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乎通鑑原文云吳鎮南節度使徐知諫卒以諸道副都統鎮海節度使徐知詢代之下又云徐知誥之召知詢入朝也知諫豫其謀故知詢遇其喪云云是謂知詢之在金陵以其陰謀告知誥者皆知諫搆之也今案馬令南唐書知誨傳云知詢守金陵所爲多不法知誨每得其陰謀以告知誥知詢之敗知誨搆之爲多知誥德之故以爲江西節度使及知誥受禪徐氏諸子封拜

與李氏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遊出入宮禁與聞機務則非知諫明矣況知諫於徐氏諸子最爲雅循人稱爲長者豈有陰搆其兄之理故從而改正之
廿四葉後七行　三年改壬辰
廿七葉後二行　隱下補赫邏二字
卅葉前七行　中下補軍字
卅三葉後十行　表朝廷改上表於唐
卷二百七十八
一葉前八行　去長興三年四字

二葉前四行　武泰下補留後二字
七葉前八行　熙改燕
八葉後一行　孫也下補唐主乃以超爲涼州節度使
十一字
十六葉後九行　化軍下補爲昭化軍四字
十七葉後一行　權臣下補然後四字
廿葉前三行　宋王上補時字
後五行　人乎下補必欲坐之以死六字　力上
補亦字
廿二葉後一行　宋王下補從厚二字

八行　閔帝改唐主從厚
廿四葉後四行　補後列國紀十四以下分入卷二百
七十九　去潞王上三字後同
五行　清泰元年改甲午
八行　彦威下補及字
廿七葉前八行　皇后下補曹氏二字
卷二百七十九
一葉前八行　清泰元年改甲午
二葉前十行　度使下補代延光三字
五葉後六行　賞矣下補何用戰耶四字

七葉後九行　帝前改御前
八葉前十行　面下補必欲殺之四字　王上補又字
後四行　癸亥改是日
十葉前一行　帝改至是
十四葉後二行　閔帝改故主從厚下閔帝竝改從厚
十五葉前十行　改元下補清泰二字
十七葉前二行　帝上補初字
三行　帝改及
廿四葉前九行　二年改乙未　永和下補蜀主孟昶
不改元仍稱明德二年十三字

後五行　己丑下補唐主從珂四字
六行　帝改其
廿八葉前四行　軍士下補又欲扶立敬瑭以希恩賞
十字
卷二百八十
一葉前六行　後晉紀一改後列國紀十五以下竝同
八行　去高祖云云一行以下竝同
後一行　天福元年改丙申下雙行夾注晉高祖
石敬瑭天福元年閩主昶通文元年是歲唐亡晉蜀
吳閩漢凡五國荆南吳越湖南凡三鎮後不盡出

十葉後十行　帝聞改及聞
十一葉前三行　城中下補亦字
廿六葉前十行　白下補司字
後八行　皇后上補劉字
十行　太后上補曹字
廿七葉前五行　帝命改乃命
廿八葉前九行　唐潞王改唐主從珂
十行　帝改及晉主　好下補既與燕雲等
十六州八字

一葉前八行　天福二年改丁酉
四葉前二行　逐不上補既而二字
八行　表上補上字下補於晉二字
七葉後六行　都軍改馬步軍下補都指揮三字
十葉前七行　汜水下補關字後同
八行　去戎服二字　嚴下補裝字
後七行　繼英上補既而二字
十五葉前七行　阮下補收王身首四字
八行　葬上補同字
十行　改元昇元補改吳天祚三年爲昇元
元年　唐改齊以下凡稱唐主者並改齊主
後四行　皇下補帝字
十八葉前五行　三年改戊戌
廿葉後八行　明宗上補唐字
廿三葉前一行　庚午改己巳
三行　己巳改庚午
廿五葉前六行　延改廷
廿七葉後三行　鐵下補使司二字

一葉前八行　天福四年改己亥
十行　彊大下補諸族向背常以彦超爲去就
十一字
後四行　唐主改齊主　許之下補乙丑復姓李
改國號曰唐十字
二葉前一行　江王下補徐字　饒王下補徐字
九行　帝改唐主
五葉前二行　副使上補樞密二字　直學上補樞密
二字
七葉前四行　義武上補乃從二字　甫遇下補爲昭
義節度使以遇八字　重榮下補爲字　家下補故

也二字　去甲辰徙遇爲昭義節度使十字
八葉前一行　都上補二字　康宗改閩主
十葉後二行　蔣改獎
三行　辰上補楚字
九行　從上補李字
十一葉後九行　來使改使晉
十二葉後八行　五年改庚子
十四葉前二行　業改鄴
廿一葉後六行　來奔改奔晉
廿二葉前五行　六年改辛丑
後八行　未改巳
廿七葉前九行　章改漳
卅葉前四行　十四改十三
卅三葉後七行　焦上補晉武德使四字
卷二百八十三
一葉前八行　天福七年改壬寅
後二行　順德改順國
三葉後五行　漢高祖改漢主劉龔
十行　高祖竝改漢主
四葉後二行　帝之庶母改晉主之生母

九行　今日改今不過
十行　可矣改遂引去
五葉前三行　旦改日
六葉前五行　大赦上補晉字
十葉前五行　去齊王上三字
六行　天福八年改癸卯
後二行　景上補李字　烈祖改唐主昇
十一葉前一行　守沖下補潘展二字
十二葉前三行　廷裕改廷紹
後三行　烈祖改唐主下同
十四葉前九行　皇后下補宋氏二字　太妃改立妃
十五葉後六行　漢殤帝改漢主劉玢
十六葉前六行　朝改潮
十七葉後一行　漢中宗改漢主劉晟
十九葉前十行　尊帝母改晉主尊其母
廿一葉前九行　既正改至是正
廿三葉後六行　歲下補晉境二字
廿五葉後七行　王改希範
廿六葉前一行　王改希範
九行　開運元年改甲辰以下分入下卷

廿七葉前八行　成德改順國
廿八葉後九行　趙上補使字
十行　以上補遂字
廿九葉後三行　延政改殷主
卷二百八十四
一葉前七行　去齊王中三字
八行　去開運元年四字
七葉後六行　官改晉
八葉前八行　汝下補濟字
九葉前四行　大赦上補晉字　改元下補開運二字
十葉後二行　朱上補閩字
三行　以上補晉字
六行　唐烈祖改唐主李璟
十三葉前五行　五百改五十
十五葉前九行　二年改乙巳
十八葉後一行　福改建
廿一葉前九行　浦城上補先是二字
廿三葉後四行　其勢下補杜威懼不敢出戰七字
廿四葉前六行　首改手
廿七葉後三行　許文上補既而閩三字

卷二百八十五
一葉前七行　去齊王下三字
八行　去開運二年四字
二葉前三行　帝意改旨意
三葉前二行　殿中上補杜威之入朝也以七字
九行　思潮下補譚令禋三字
後十行　高祖上補晉字
六葉後二行　刺下補時政二字
九行　三年改丙午　正月下補唐主二字
八葉前二行　州下補既字
三行　州下下補又與諸部族貿易期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廿七字
去故諸部以下十四字
四行　縱之下補乃以二字
五行　朔方下補暉既去鎮卽遣縱彥超而令溫十二字
九葉後七行　去市馬期年得五千匹八字
八行　及改又徙　入上補末幾二字
九行　之意改忌已
十行　擾下補王令溫告急五字

十七葉前九行　謀之下補諸將歎其少五字
十行　佐下補奮然二字
後一行　寒下補古之訓也四字　吾上補且字
二行　坐邪下補有異議者斬五字
廿七葉後五行　任用下補彥澤不許四字
廿九葉前五行　頃改昔
卷二百八十六
一葉前六行　後漢紀一改後列國紀廿一以下竝同
九行　去高祖云云一行以下竝同

後一行　天福十二年改丁未下雙行夾注二月
漢高祖劉知遠立仍稱晉天福十二年是歲晉亡漢興并蜀南漢南唐凡四國吳越湖南荊南凡三鎮後不盡出
八行　晉主改重貴下同
三葉前六行　李太后上補晉字
六葉前五行　晉主上補故字
十五葉前二行　何重上補蜀字
四行　帝改漢主　晉主改故主
十七葉前八行　以聞改歸款晉陽

十九葉前一行　唐上補故字
後一行　東方羣盜云云李仁恕等起兵以攻契丹此義舉也不宜書羣盜亦不宜呼仁恕爲賊帥當云東方兵大起攻復朱亳密三州
廿一葉前一行　戊子上補漢主知遠鎮河東雜稅九字
三行　來降改降晉陽
四行　來奔改奔晉陽
五行　來降改降晉陽
廿四葉前八行　漢改晉陽

廿五葉前三行　入朝下補於晉陽三字
廿八葉後七行　參軍下補而熙載生平實不能飲九字
卷二百八十七
一葉前八行　去天福十二年五字
二葉前三行　辛巳改辛卯
後八行　甲申改甲午　尹下補劉字
三葉前六行　永州改朗州下竝同
五葉前六行　滋上補故晉二字
後七行　甄改鄄

七葉前六行　契丹上補至是二字
九葉前八行　晉上補故字
後二行　年下補號字
五行　崇上補劉字
六行　主下補兀欲二字
九行　晉主下補石重貴三字
十葉後一行　唐上補及是二字
二行　告下補漢字
三行　安國上補契丹二字
十二葉前三行　壽下去有字補之入契丹也留六字

後五行　猶改猥
十五葉後八行　來降改降漢
廿二葉後一行　侯益上補漢鳳翔節度使六字
廿四葉前九行　乾祐元年改戊申　大赦上補漢字
改元下補乾祐二字
後四行　晉昌上補初字
九行　奉表下補於漢二字
廿七葉前四行　大赦上補漢字
後九行　隱帝改漢主承祐

一葉前八行　去乾祐元年四字　史弘肇上補漢主承祐遂起復七字　肇下去起復二字補以原官三字　侍中下補同平章事四字
三葉後五行　中書上補逢吉與三字
六行　壽下補善乃諷壽四字
五葉後六行　帝意改已意
十葉後十行　西作東
十一葉後五行　火改犬
十二葉前七行　貢下補於漢二字
十八葉後十行　去隱皇帝上四字

十九葉前一行　乾祐二年改已酉　大赦上補漢字
廿葉前七行　蒙城上補漢字
十行　晉上補故字
後一行　晉上補故字　主下補石重貴三字
八行　晉主改重貴下同
廿三葉後十行　三叛既平一節移置卷末
廿七葉前六行　威下補威字
廿九葉前九行　密上補漢字

一葉前七行　去隱皇帝下四字

八行　乾祐三年改庚戌

六葉前九行　以皇弟改漢以弟

八葉後三行　晉上補故字

四行　晉主改故晉主石重貴

七行　晉主改重貴

十葉前三行　馬軍上補乃遣二字

十一葉後四行　章上補然字

十三葉前三行　帝前改御前

十四葉前五行　殺之下補是日無雲而昏霧雨如泣十字

後六行　內侍省改內客省

廿二葉後一行　勳上補承字下同

十行　奉迎下補道將行謂威曰侍中此舉由衷乎威指天設誓道曰莫教老夫爲謬語人既行道謂人曰平生不謬語今爲謬語人矣四十五字

廿七葉後一行　長樂下補門字

廿八葉後十行　贊上補劉字

卅葉前七行　巡檢下補以防劉信四字

卷二百九十

一葉前六行　後周紀一改後列國紀廿五以下竝同

九行　去太祖云云一行以下竝同

後一行　廣順元年改辛亥下雙行夾注周太祖郭威廣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漢建國蜀南唐南漢凡五國湖南馬氏亡湖南諸將復分據湖南吳越荊南凡三鎮後不盡出　監國下補郭威二字

三行　改元下補廣順二字

二葉前十行　存上補尚字下補乃擢而用之五字

後一行　去由是二字補及弘璧敗崇矩六字弘福下補至是又薦之於周主八字

四行　上上補周主二字下補太后二字　開封尹上補故漢二字

五行　勳上補承字

六行　初下補漢字

四葉前四行　慕容上補漢泰寧節度使六字　入貢下補於周二字

五行　今兄事已至此詳味詔意若以兄自呼以弟呼彥超親之之辭也注意雖本薛史於文理未順補注

六葉後一行　寇改攻周

三行　以皇子改周以子

九行　來降改降周

七葉前十行　偕來改偕如周

後二行　思讓上去陳字補先是周主郭威既卽位卽遣陳思讓帥偏師至安郢以圖進取廿四字

八葉後五行　忌改晟

九葉前二行　劉上補初字此下五十二字移於十葉前六行詰也之下

十二葉前四行　帝前改御前

六行　武平上補楚字

後二行　仁俊上補錢字

三行　燕王下補耶律二字

七行　請兵下補伐周二字

八行　葬上補周字

十三葉前三行　入寇改伐周

十行　契丹主下補兀欲二字

後四行　契丹主改述律

十六葉前十行　入寇改伐周

十八葉前七行　希尊上補及字下補爲衡山王乃五字

八行　希隱上補時武穆王少子六字下補爲靜江節度副使知桂州事十一字

廿二葉後一行　二年改壬子

廿五葉前六行　無益下補衆議乃息四字

廿六葉前三行　事下補延已之相物議沸然八字

廿七葉前五行　劉言下去何如二字補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番在吾度內矣公等亟行之無爲後悔卅八字

卅葉前五行　帝卽位改及卽位

卷二百九十一

一葉前八行　去廣順二年四字

三葉前九行　武平改武安

後七行　禁下補周字

四葉後三行　來告改告周

四行　舊國下補蓋欲邀求封爵也七字

六葉前四行　言表改言上表於周

十行　款下補於周二字

後二行　三年改癸丑　辰下補周昇武平軍在安軍之上十字　去武平留後四字

七葉後五行　鎭寧上補先是二字

六行　榮上補皇子二字
十行　鎮寧節度使改周皇子　榮下補自澶
州三字
八葉後三行　備下補不聽二字
九葉前四行　寇改攻
後七行　鎮上補周字　榮上補皇子二字
八行　至是下補周字
十二葉前二行　榮上補皇子二字
十三葉後六行　安改平
十四葉前三行　表下補於周二字

八行　武改義
後三行　東自上補周字
十五葉後十行　楚州上補唐字
十六葉後五行　顯德元年改甲寅
六行　改元下補顯德羣臣上尊號曰聖明
文武仁德皇帝十六字
九行　見帝改進見
十九葉前二行　晉王下補郭榮二字
七行　太祖上補周字　入寇改伐周
廿葉前六行　張元上補北漢將三字
九行　世宗改周主
廿一葉後二行　大赦上補周字
廿二葉前六行　時下補周字
廿四葉前八行　諭下補止字
廿六葉後八行　部上補都字
廿七葉前九行　供備上補周字
卅一葉後六行　表下補於周二字

卷二百九十二

一葉前八行　去顯德元年四字
後五行　來降改降周　置上補周字

八行　亥下補又字
二葉後三行　初下補北漢二字
四葉後十行　初下補周字
五葉後一行　廢上補周字
七葉前九行　和帝改鈞
九葉前一行　去世宗云云一行
三行　顯德二年改乙卯
五行　興改殷後同
十葉前十行　仁上補孟字
後六行　辛未下補周字

十二葉前四行　彼下補方字
後二行　師數動改數大舉　不悉師改一不
大舉
十三葉前七行　上意改旨
十六葉後三行　黃花下補谷字下同
四行　唐倉下補鎮字下同
八行　降下補周字
十七葉後十行　之校下補至是周主榮聞其於蜀相
通計爲出師攻周乃下詔罪狀唐主廿四字　先是
下至不能得五十四字移於十九葉後一行樞密院

之下
十九葉前四行　劉仁贍上補清淮節度使五字
後一行　李穀上補至是二字
二行　濟淮下補如入無人之境六字
九行　入貢下補於周二字
廿葉前一行　三年改丙辰　午下補周字
廿一葉後六行　遇下補敵字
七行　大破之改大破唐師
廿二葉後六行　之下下補不敢救三字
廿五葉前八行　事帝改事周

廿六葉後七行　滿下補誤以爲周詔五字　詔書已
至改已克諸州遣使安撫矣
廿七葉前九行　執之下補諸將欲屠城五字　令坤
下補廷遇不從分遣使者六字　王逵上補周字
後八行　泰州上補唐字
廿八葉前四行　弃改攻
五行　潘上補王逵之攻鄂州也七字
九行　追之改追躡其後
廿九葉後五行　告於朝廷改表聞於周

一葉前八行　去顯德三年四字
二葉前八行　培改抔
後五行　光舒上補周字
九行　拔下補唐字
十行　來降改降周
三葉前七行　郭上補周將二字
八行　得歸改復歸舒州
十行　上所改周師
四葉後四行　吳程上補吳越將三字　常州上補唐
字

五葉後四行　衛改武
九行　李上補卽字　斬之下補況其使乎遂
斬以徇八字
六葉前一行　至是下補二人皆隸程墜下七字
二行　吳越下補未還二字
五行　疑下補乃縱使登岸五字　唐兵下補
既字　去羅晟二字改故字
六行　大破上補遂字
七行　業下補方字
七葉後八行　取之改取泰州
八葉前十行　李德明上補時周主專望五字下補來
德明既斬五字
後八行　令坤上補及字
十二葉前六行　歸下補府字
十三葉前七行　刺史上補周字
十四葉後一行　壽春下補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九
字
八行　丙子上補周葬宣懿皇后於懿陵九
字
十五葉後三行　消改滌

十七葉後六行　齊王上補唐字
十八葉前六行　夫人上補薛字
十行　李上補時字
廿葉前四行　降下補周字
廿一葉前五行　去庚子以下十二字
十行　甲辰上補周主知壽春且下心獨嘉
劉仁贍之忠恐城破衆或殺之乃下詔慰諭仁贍使
自擇禍福卅四字
後一行　城北下補而不攻城意欲使之走也
十字　去唐清淮節度使兼侍中劉十字　仁贍上

補而字下補已字
三行　來降改降周
廿二葉後三行　是日下去卒字補晝晦雨黃沙如霧
周主在下蔡疑有變馳騎覘之則仁贍已卒州人皆
哭偏裨及士卒自剄以殉者數十人薛夫人亦不食
五日而卒周主遣使弔祭五十七字　聞之下補哭
之慟三字
四行　太師下補中書令謚忠肅歎曰仁贍
有知其肯捨我而受周命耶夜夢仁贍拜於墀下若
受命者然壽春父老立廟祀之四十二字

廿四葉前五行　滁改濠
廿八葉後四行　入寇改寇周
卷二百九十四
一葉前八行　顯德五年改戊午
後七行　坡下補唐字
二葉前九行　降者下補周師屠其城焚廬舍殆盡十字
十行　高上補荆南節度使五字
後一行　會下補周師二字
三行　降下補周字

十行　澤改隰
五葉前五行　引之下補注既已畫江爲界則北岸爲周境矣許之引舟往來者示若一家不相侵掠也
後九行　新作上補周字
六葉後九行　齪下補無大略三字
八葉前八行　稱藩下補於周二字
九葉後五行　丁巳下補周字　給事中下補已未先遣謨還賜書諭以未可傳位之意十六字
十葉前七行　詔改周遣
九行　庚子下補又字
十一葉前八行　詔上補周字
十三葉前七行　六年改己未
十四葉後三行　定尺改校定尺度
五行　因而改以上下相生之法　十二律下補管字
十七葉前四行　廷改延後同
十八葉後八行　拾之改捨舟
廿葉後七行　入貢下補於周二字
廿八葉前十行　契丹主遣其舅云云陸游南唐書載此事於保大十二年唐保大十二年周顯德元年也

今通鑑載於六年未知何據

甲寅良月崑山
趙詒琛重校刻

嚴永思先生通鑑補正略卷下終

古史紀年

上

道光丁酉

古史紀年

竹柏山房開雕

古史紀年序

太史公曰余讀諜記黃帝以來皆有年數稽其歷譜諜終始五德之傳古文咸不同乖異孔子之弗論次其年月豈虛哉故史記自共和以上皆表世而不表年蓋其慎也案漢藝文志春秋家有太古以來年紀二篇世本十五篇歷譜家有古來帝王年譜五卷帝王諸侯世譜二十卷今皆不傳傳者惟劉歆三統歷各紀三代受命年數而每王之年無聞張衡歷議嘗譏歆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繆數百至衡所著編年通載十五卷當必有以糾其失而惜乎不傳也三國時蜀秦宓辨五帝非一族譙周嘗從諮訪今則並周之古史考亦亡之於晉則有皇甫謐之帝王世紀證諸史傳多所牽合其自黃帝迄三代各王之年

僅偶見於類書注家之所徵引而其書已逸難以詳考鄭樵有云紀元之書亡者甚多不過紀運圖歷代圖可見其略編年紀事之書亡者甚多不過通歷帝王歷數圖可見其略今則無一存者然則居今日而欲考古編年之史舍竹書紀年奚從焉夫紀年作於周末出於晉初郭景純取之以注山經穆傳酈道元取之以注水經小司馬取之以注史記唐六臣取之以注文選范蔚宗以入後漢書僧一行以推大衍歷司馬溫公以定通鑑其爲歷代名人所寶也如是而後之議者毛舉一二遂並其全書而疑之余不可以不辨據杜預左傳後序晉束晳傳隋經籍志並云紀年起自夏殷周不始黃帝然昌意產乾荒顓頊產伯鯀后稷放帝朱郭注山經引之堯元年丙子隋律歷志引之而

荀勗和嶠明云紀年起自黃帝見魏世家注非與今本合之明證歟杜又云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而今本隱公元年當莊伯之九年仍用周正束晳傳謂紀年夏年多殷而今本殷年多夏又春秋以降水經注所引皆紀晉魏之年而今本皆以周王紀年種種不合夫竹書初出多殘缺散亂當時撰次者荀勗和嶠衛恆束晳而王庭堅加以辨難束晳爲之釋難王接詳其得失其定之非一人則傳之非一本故隋志載紀年有竹書同異一卷異文疑義皆宜並存豈可舉一廢百執彼疑此耶惟其卷數晳傳稱十三篇隋志稱十二卷唐志稱十四卷宋志僅云三卷而今本祇上下二卷繁簡不倫宜多脫落考晉書續咸有汲冢古文

釋十卷意其初必附錄各家辨證之語抑或有採他書而爲之傳者而今亡矣故其軼時時見於他說今世皆竹書者動舉伊尹自立太甲殺尹爲口實不知晉嗾朝舜夏禹德衰橫議之習何所不至若使後人爲之方將依經襲古擬之惟恐不肖而敢爲是言乎余嘗反覆是書而得其不可僞者三焉夏世改元率在三年之後其多者或以四年五年少者或以二年踰年至商以後始無不踰年改元者此類非可臆造一也商之諸王各注其名皆史所不載二也書甲子於夏統中絕之年詳地理於殷邦五遷之際田獵被弒（史案隱引）梁惠改元孤立一說於史家之外而皆與經傳相表裏三也至其三代年數夏四百三十二年與三統歷世紀合周自成王元年至共和之初二百十一年與稽世家伯禽以下年數合皆左證確然無可易者惟左傳商紀六百而紀年祇五百八年似當從三統歷六百二十九年爲近其各王年數尚見通志然亦有可疑者祖甲享國三十有三年通志以太甲當之豈太甲以後皆罔克壽耶至邵子經世以太甲祖甲並三十三年又謂停兩可之顯然者則後人之揣合終不如古簡之傳疑也自宋以來編古史者率以皇極經世爲主顧經世始堯甲辰雖本世紀而其餘年數又不盡同未知何據仁山金氏乃因經世而以意增減之以求合乎經傳信近疑遠強事繫年繫定甲子與王新立則比事連書中葉無數則曠代絕筆若是者其堪傳信乎余少習舉業耽情古史參互攷證於今有年竊惟春秋經傳明備非後人所得損益惟前此自共和上

溯黃帝年紀缺如思有以萃古書之殘闕集載筆之大成遂乃推校竹書爲之綱領閒或移倒必有據依至原註多引符瑞恐非本書或存或略其他書之確有年者增之無年者類附之乖異者旁註而兩存之引事必從其原攷年無取乎整齊於多聞闕疑之意或庶幾乎茲編下接左氏非爲竹書而作故以古史名之左氏以後則輯戰國時事六卷別爲一書後有君子以覽觀焉嘉慶二十五年庚辰秋九月閤中林春溥識於京師寓齋

闔中林春溥鑑塘纂

黃帝軒轅氏三墳謂之地皇

史本紀曰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晉語曰昔少典取於有蟜氏生黃帝炎帝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即少典氏後代之子孫本姓公孫長居姬水因改姬姓名曰軒轅河圖握矩曰名軒轅北斗黃神之精王永黃帝經序及難經疏元津生而神靈世紀曰毋曰附寶見大電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附寶孕二十四月生黃帝於壽丘拾遺記曰毋曰吳楓以戊巳之日生五行書曰以戊子日生元命包曰黃帝龍顏河圖曰黃帝龍顏河渭名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索隱曰即班固所謂炎帝榆罔是也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古史考曰黃帝作弩世本曰揮作弓牟夷作矢古今注曰蚩尤作矛戟大戟長而敦敏成而聰明世紀曰長於姬水有聖德受國於有熊吊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索隱曰即班固所謂炎帝榆罔是也諸侯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而四海之內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而四海之內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而四海之內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而四海之內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而四海之內咸來賓從萬機論曰黃帝之初養性愛民不好戰伐所造本兵勢也諸侯咸來賓從而四帝各以方色稱號交共謀之邊城日警介冑不釋黃帝歎曰君危於上臣不安於下主失於國其臣再嫁厭疲之由非養寇耶今處民萌之上而四道亢衡邊鄙震擾予師於是逐師營壘以滅四帝管子曰黃帝問於伯高伯高對曰請刈其芟而樹之吾莛遺其種牙則天下可陶而為一家為之有道乎伯高對曰吾欲剪天下而為一家黃帝曰若此言可得聞乎伯高對曰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陵石者下有鉛錫赤銅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上有豬者下有鐵此之見榮者也荀山之見其榮者君謹封而祭之距封十里而為一壇是則使乘者下行者趨若犯令者罪死不赦然則與折取之遠矣修敎以

萬民廢四方教能罷貔貅貙虎釋史曰猛獸惡可馴邪書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意或軍帥武勇之號如後世之虎牙驍騎者而列子以為猛獸有人心是矣也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括地志曰阪泉今名黃帝泉在嬀州懷戎縣東五十六里三戰然後得其志新書曰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於涿鹿之野血流漂杵歸藏曰黃帝與炎帝爭闕涿鹿之野將戰筮於巫咸曰果哉而有咎周書曰昔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弇兼無親文無所立智十疾心徙居至於獨鹿諸侯畔之阪泉以仁陰經通甲曰蚩尤者炎帝之後與少昊治西方之金案管子古之封禪七十有二家神農氏封泰山禪云云炎帝氏封泰山禪云云黃帝氏封泰山禪亭亭據此則炎帝非即神農氏蓋蚩尤也嘗綠諸書考之蚩尤本炎帝之後與黃帝同族始嘗為黃帝治兵主治西方稱阪泉氏後特其強欲分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不聽乃伐空桑逐神農氏徙居涿鹿篡號炎帝興封禪因並伐黃帝故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耳史記誤分戰炎帝禽蚩尤為二而前既云諸侯相侵伐神農氏弗能征後又云炎帝欲侵諸侯亦進退無據矣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戰國策曰黃帝戰於涿鹿之野而西戎之兵不

至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晉太康地理志曰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上有黃帝祠世紀曰使力牧神皇直討蚩尤氏擒於涿鹿之野使應龍殺之於凶黎之丘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元女兵法曰黃帝攻蚩尤三年城不下得術七伍胥問之胥曰是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帝之始攻得無以秋之東方行乎今帝爲蒼色角音攻三日城果下通典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仰帝位故後常建焉又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龍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黃帝內傳曰黃帝北伐蚩尤元女爲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百八十里元女爲帝製司南車常其前記里鼓車居其右又黃帝斬蚩尤蠶神獻絲乃稀織紝之功蠶之有赤氣出如匹絳帛氏名爲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陽郡鉅野縣重聚大小與闕冢等傳言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黃帝殺之身體異處故別葬之路史記魏世家裴王肅云帝年三十七戰蚩尤於中冀未知所據而諸侯咸

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元和姓纂曰黃帝本紀曰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呂氏春秋曰黃帝之時天先見大螾大螻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黃是爲黃帝元年以下編年通從竹書紀年○案杜預左傳後序晉書束晳傳並云紀年起自夏殷周然史記魏世家裴王卒下注引荀勗曰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終於魏之今王正與今本合後漢書律歷志曰黃帝造歷元起辛卯史記曰神農以前尚矣蓋黃帝攷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餘於是有天地神祇物類之官是謂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又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世本曰大撓作甲子容成作歷隸首作數呂氏春秋曰蔡和作古日月后羿作占歲漢書兵陰陽鬼容區三卷圖一卷帝即位居有熊皇甫謐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古有鄭國黃帝之所都路史曰帝自有熊啟胙故又曰有熊氏

本紀曰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管子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世本曰蚩作服牛共鼓貨狄作舟俱黃帝臣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乘雅作駕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漢書曰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下方制萬里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本紀曰置左右大監監於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世紀曰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置十二國拾遺記曰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論語讖曰軒知地利九牧倡教登丸山及岱宗封禪書曰封禪七十二見下十九年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括地志曰涿鹿城在媯州東南五十里與地志曰涿鹿本名彭城黃帝初都遷

有熊也水經注曰姚墟以爲皇帝都陳在陳倉遷徙往來無常處鄭玄曰黃帝軒轅上封爲諸侯當居有熊滅蚩尤當居涿鹿諸侯尊爲天子當居榆罔之故都陳倉而後遷於壽丘陟於上邳葬於以師兵爲營衛風后握奇經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機神宗神武秘略云兵法處山之軍居高爲陽水上之軍所就卑下汗澤之軍必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其坦易此四舉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黃帝內傳曰帝既斬蚩尤四立臺榭無屋曰臺有屋曰榭新語曰黃帝伐木搆材築作宮室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呂氏春秋曰高元作室初制冕服家語曰黃帝始垂衣裳作黼黻拾遺記曰軒轅始造書契衛恒書勢曰黃帝之史沮誦著頡眠彼鳥迹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則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黃帝內傳曰帝伐蚩尤乃服衮冕世本曰黃帝作旃冕胡曹作冕呂氏春秋曰胡曹作衣伯余作衣裳於則作屝履俱黃帝臣世紀云黃帝始去皮服爲上衣以象天下裳以

象地大戴禮孔子云黃帝龍顏

衣大帶黼裝乘龍扈雲

（附錄）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

眞源賦曰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山宰牧從焉次鴈東行詣青丘紫府先生受三皇籙及天文大字（抱朴子曰黃帝東到青丘過風山見紫府先生受三皇內文以幼召萬神南到圓丘陰建木觀百穀之所登採若乾之華飲丹澤之水○案方士虛誕多託之黃帝而後人復揚其波本不足信今以其具載年月始附之以備異聞）史封禪書曰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西太山之上駕象車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洒道乃作清角之樂黃帝內傳曰黃帝既與王母會於王屋乃鑄大鏡十二面隨月用之）黃帝且戰且學仙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拾遺記曰帝使風后貨書常伯荷劒且遊洹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息）

（附錄）十九年訪廣成子于空同

莊子曰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昏矣而佞人之心剸剸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愼女內閉女外多知爲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抱朴子曰西見中黃子受九加之方過洞庭從廣成子受自然之經北到洪陵上見玄俊君黃蓋童子授神芝圖還陟王屋得神丹金訣到峨嵋山見天皇眞人於玉堂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謵朋前馬昆閽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泰壹雜子曰黃帝謁峨眉見天眞皇人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旣已君統矣又吝三一無乃朗抗

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景封域以判邦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衡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日星有薄蝕治亂有運會陰陽有形數賢愚之徵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於上而精氣萃於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杖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興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致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眞一定矣子以最爾之身而百夫之

所爲備故天和莫至悔吝屢興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
琁剛柔之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
身弗違而天下治
二十年景雲見
原註有景雲之瑞赤方氣與青方相連天官書曰若煙
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爲卿雲蓋出於有道之國後漢
郎顗傳曰景雲五色雲也晉書天文志曰慶雲亦曰景雲此喜氣也太平之應詩推度災曰外
現有雲內有如羊而黃者景與也春秋演孔圖曰黃帝
將興黃雲升於堂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
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拾遺記曰軒轅有
黃星之瑞考定歷紀景星蓋
以雲紀官
本紀曰官名皆以雲命爲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
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

爲青雲夏官爲縉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
爲黃雲論語撰考讖曰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天
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政者也皆去又夢人執
千鈞之弩驅羊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爲號令執政者也
垢去上后在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
異力者也驅羊萬羣能牧民爲善者也天下豈有姓力
名牧者哉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爲
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爲將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論語摘輔象曰黃
帝七輔風后受金法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
春秋內傳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
漢書兵陰陽風后十三卷圖二卷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人表云師封鉅大填大山稽天老受天
鑰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
力墨受準斥州選舉翼佐聖德世紀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
配下台謂之三公其餘知命規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
孔甲等或以爲師或以爲將白虎通曰黃帝師力牧漢
書道家力牧二十二篇兵陰陽封胡五篇力牧十五篇地典六篇雜家孔甲盤盂二十六篇
管子曰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
外紀作風后

故使爲當時三墳皇曰威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歷數爾正爾考無有差貸先時者殺不及
時者殺爾惟戒哉世紀曰黃帝命雷公鼓伯論經脈考
通閉察八十一難經教制九鍼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案管子以蚩尤明乎天道豈別一蚩尤耶據三墳則天
師爲故伯而難經之作固非明乎天道者不能至外紀
以爲風后就本春秋內傳亦爲近之大常察乎地利故使爲廩者三墳皇
曰大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謀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圖爾惟勤恭載奢龍辨乎東方故使
爲土師三墳皇曰龍東正爾分爾疇爾大賢以恢財無底惡德以私賞爾否爾祝融
辨乎南方故使爲司徒三墳皇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百制以僭上無
廢祀事以簡恭亂惟念故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爲司馬三墳皇曰大
封西正爾分于戈刑法爾掌爾平六帖曰黃帝時常先爲司馬掌建邦之九法元中記云黃帝軒之臣姑釐氏有罪刑而故
之狄伏而去路爲姦人姦人者殺三墳皇曰后土中正爾職山川草木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故
故春者土師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馬也冬者李也

尸子曰子貢問於孔子曰古者黃帝四面信乎孔子曰古者黃帝取合已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謀而親不約而成大
有威功此之謂四面也

附錄

三十年帝退居大庭之館
列子曰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嫗耳
目供鼻口焦然肌色骫黯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
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骫黯
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養一己
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
侍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
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
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
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

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撠無傷痛指撓無瘢癢乘空如履實寢虛如處牀雲霧不礙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怕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

不輟荀子曰黃帝謂其友無爲子曰我勞天下矣疲於形役請息駕於元圃子直代之無爲子曰焉能棄我之逸而爲君之勞哉乃攀龍而俱去

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鳥至

韓詩外傳曰黃帝卽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忠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鳴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卽文始來卽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於宮鳳乃銜日而至黃帝降於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圓築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

世紀曰黃帝痛於中宮有大鳥雞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狀如鵕體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仁智不踐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或鳴於庭其飲食其雄○抱朴子曰帝轅候鳳鳴而調律隋毛爽云帝聽鳳阿閣之下造十二律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伶倫作爲律

伶倫人表作泠淪

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次曰含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聽鳳凰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適合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鍾之宮律呂之本

晉志曰黃帝作律以玉爲琯長尺六寸爲十二月易是類謀曰聖人興起不知姓名當吹律聽聲以別其姓黃帝吹律以定姓是也世本曰伶倫造

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鍾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

管子曰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鍾令其五鍾一曰青鍾大音二曰赤鍾重心三曰黃鍾濁光四曰景鍾昧其明五曰黑鍾隱其常五聲旣調然後作立五行以正天時五官以正人位人與天調然後天地之美生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蟄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

可待女故懼也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爲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於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目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夫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人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

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爲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而故惑也樂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以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幽思賦註大容黃帝樂師）

帝祭于洛水

原註庚申天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帝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

違聖智故燋霧既除游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河圖挺輔佐曰黃帝修德立義天下乃治乃召天老而問焉余夢見兩龍挺白圖以授余於河之都天老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紀帝錄列聖之姓號與謀治太平然後鳳凰處之今鳳凰已下三百六十日矣天其授帝圖乎黃帝乃祓齋七日至於翠鳧之川大鱗魚折溜而至乃與天老迎之五色舉具魚汎白圖鬱葉朱文以授黃帝名曰綠圖文心雕龍曰綠圖出洛淵鳴鳴焚焚雉雉萬物盡化春秋合誠圖曰黃帝遊元扈洛水上與大司馬容光左右輔周昌等百二十人臨之鳳凰銜圖置帝前再拜受圖（宋符瑞志曰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倭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倭人不敢進）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記史記曰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口也正義曰九嵕山中西謂之谷口即古寒門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十里孝經疏曰明庭明堂也案國語焉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韋註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故謂

之神也此神亦諸侯言合諸侯於明堂也故文中子稱黃帝有合宮之聽管子稱黃帝有明臺之議外紀亦云黃帝作合宮祀上帝布政教是已）

五十九年貫胸氏來賓長股氏來賓

海外南經曰貫匈何國其爲人胸有竅在玄國東海外西經曰長股之國在雒常北被髮（淮南子三十六國有修股民）尸子曰四夷之民有貫胸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嘗致之（宋符瑞志曰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也）

七十七年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

山海經曰黃帝妻雷祖生昌意（帝繫曰黃帝居軒轅之丘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嫘祖氏產青陽及昌意史記本之而以青陽即元囂國語又謂青陽乃雷氏之甥人表以爲系祖生昌意方雷氏生元囂是爲青陽）昌意降處若水（帝繫曰青陽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史記作青陽降居江水水經若水注曰山海經曰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若水泌流間關蜀土黃帝裔

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瀕水爲諸侯焉生韓流韓流取淖子曰阿女生顓頊郭注曰竹書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卽蜀山氏蜀山氏之子謂之昌濮氏產顓頊惟山海經與紀年合國語曰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惟青陽與夷鼓皆爲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子別爲十二姓姬酉祁己滕葴任荀嬉姞儇依是也惟青陽與倉林氏同於黃帝故皆爲姬姓世紀曰元妃西陵氏女曰嫘祖生昌意次妃方雷氏女曰女節生青陽次妃彤魚氏女生夷鼓一名蒼林次妃嫘母班在三人之下漢書人表彤魚氏生夷鼓脩母生倉林皇圖要覽曰西陵氏始養蠶呂氏春秋曰嫘母執乎黃帝黃帝曰爲女德而弗忘與女正而弗衰雖惡奚傷山海經曰黃帝生禺猇禺猇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猇處東海是爲海神又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爲犬戎又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後魏書曰黃帝子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黃

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世逐女魃於弱水北狄賴其勳帝舜嘉之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漢始均之裔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焉

一百年地裂

開元占經引尚書說曰黃帝將亡則土裂

帝陟

原註帝王之崩皆曰陟書新陟王謂新崩也帝以土德王應地裂而陟葬史記曰黃帝崩葬橋山封禪書曰黃帝首山銅鑄鼎於荊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黃帝已僊上天羣臣葬其衣冠路史引五行書曰黃帝以甲戌日崩一云戊午劒經言黃帝騎龍以葬崩葬橋山後五百年山崩空室無尸惟存寶劒赤烏列仙傳曰黃帝自擇亡日至七十日七七十日遷葬於橋山漢地理志曰上郡陽周橋山在南有黃帝冢世紀曰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或傳以爲仙或言壽三百歲大戴禮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萊伊尹黃帝三百年諸侯咸在黃帝者人耶抑非人耶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人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七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羣臣有左徹者感思帝德取衣冠几杖而廟饗之郡縣中竹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創木爲黃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路史引晉周生招魂議曰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徹等斂其衣冠葬之諸侯大夫歲時朝焉○管子曰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本紀曰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莊子逸篇游鴻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譬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多疾黃帝氏立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臟黔首不知以爲魅祟也存亡之難時播百穀草木帝內傳曰黃帝升爲天子地獻草木述耕種之利因之以廣耕種古史考曰黃帝作釜甑始蒸穀爲飯烹穀爲粥世本曰雍父舂黃帝臣淳化鳥獸蟲蛾說文曰解鳥獸蟲也似山牛牡舂黃帝臣

神人以鷹擊黃帝黃帝曰何食何處曰食鷙夏處水澤冬處松柏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黃帝巾几銘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朝不及夕旒旒慄慄日懼一日人莫蹢於山而蹢於垤意林引太公金匱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愼言語也節用木火材物呂氏春秋曰黃帝言曰聲色禁重臭味禁重室禁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熟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凰翔於庭麒麟遊於郊青龍進駕飛黃服阜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抱朴子曰黃帝生而能言役使百靈可謂天授自然之體者也猶復不能端坐而得道故陟王屋而受丹經到鼎湖而飛流珠登崆峒而問廣成之真文而事大隗適東岱而奉中黃入金谷而咨滑子論導養而質元素二女精推步則訪山稽力牧講占候則詢風后苔體診則受岐雷審攻疾則納五音之策窮神姦則記白澤之詞相地理則書青烏之說救傷殘則殺金治之術故能畢該秘要窮道盡真遊乘龍以高躋與天地乎同極也

春秋命歷序曰黃帝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易稽覽圖作一千二百五十年）路史引內簡黃帝經曰黃帝後有帝鴻（山海經曰帝俊生帝鴻路史引後作律云律黃帝之字案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謂之渾敦杜註以帝鴻即黃帝渾敦即窫窳春秋運斗樞以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爲五代是亦以爲黃帝也漢書人表又敘帝鴻於炎帝之前未知號孝經鉤命決曰任已感神生帝魁鄭康成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青陽金天歷四世乃至顓頊案路史引王氷黃帝經序曰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荊三曰挚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豫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兗九曰姬都封揚以金天高陽高辛強分爲七其爻殊不足辨

帝挚少昊氏原註約案帝挚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以鳥紀官或曰名鴻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

周書曰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乃命少昊清司馬鳥師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質天用大成至於今不亂漢

律歷志曰少昊帝考德曰清清者黃帝之子清陽也是其子孫名摯立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拾遺記曰母曰皇娥遊窮桑有白帝子降于水際與皇娥謔戲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路史引休子曰少昊生於稚華之野其渚一旦爲陵公羊疏曰依八代記少昊十二而冠土生金故爲金德天下號曰金天氏世紀曰少昊帝名摯字青陽姬姓即圖讖所謂白帝朱宣者也是爲元囂降居江水有聖德邑於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謂之窮桑古史考曰宗師太皞之道故曰少皞左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拾遺記曰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田俅子曰赤燕一羽飛集少昊氏之戶遺其丹書戶子曰日五色下照窮桑鳳鳥氏歷正也元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始居齊地見左傳晏子語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鳳爲九農正愿民無淫者也又蔡墨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左傳子產曰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古史考曰少昊之樂曰九淵田俅子曰少昊都於曲阜鞮鞻毛人獻其羽裘世紀曰在位百年而崩外紀曰在位八十四年壽百歲春秋命歷序曰少昊傳八世五百歲尚書期運授曰白帝之治六十四世其亡也枉矢射參山海經曰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孺帝顓頊於此棄其琴瑟又曰少昊生倍伐倍伐處窮淵又曰少昊生般般是始爲弓矢又曰有人一日當面中生一日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左傳李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

之窮奇（服虔曰即共工）

案少昊爲西方國名其始清與黃帝同時佐命代蚩尤有國傳及帝挚適當軒轅之衰遂代爲帝周書漢志略具其概周書之質即帥挚也至謂清即黃帝之子清陽史記無明文而世紀更合挚與清陽元囂爲一人尤屬率合當缺其疑

帝顓頊高陽氏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之地名顓頊與磐皆以字爲號上古質故也以來天下之號因其名高陽高辛皆所興原註母曰女樞世本曰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搜豹山女曰樞是爲阿女所謂淖子也生顓頊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詩含神霧曰瑤光如蜺貫月正白感女樞生顓頊拾遺記曰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元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王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

有正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爲老婁首戴干戈元命包曰顓頊戴干是謂清明發爵後度蓋取搖有聖德呂氏春秋曰顓頊師伯夷父人表作柏象招搖老彭海內經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生氏二十而登帝位世紀同竊子曰顓頊年十五而佐黃帝二十而治天下呂氏春秋曰嘗得學黃帝之所以誨顓頊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徹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七年不還左徹乃立顓頊○案諸說俱以顓頊親承黃帝中無少昊一代宜與國語漢書不合見下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爲巫史無有要質民漬齊盟無有嚴威禍災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案據此是顓頊實承少昊且少昊非當其世而遽衰則其傳遂非一代史稱黃帝崩高陽立失之矣漢律歷志曰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

號曰高陽氏世紀曰姬姓古史考曰高陽氏姒姓姓黎曰顓帝風姓唐表韋氏彭氏皆云出風姓顓帝之後說異平九黎之亂以水事紀官元年帝卽位居濮世紀曰顓頊氏自窮桑徙商丘於周爲衛在禹貢冀州之東北踰常山及兗州桑土之野營室東壁之分豕韋之次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謂之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一統志曰大名府滑縣東北七十里土山村有帝丘城春秋時衛成公遷於此地理通釋曰顓頊都衛爲帝丘後徙高陽稱高陽氏郡縣志曰高陽故城在沛州雍丘縣西南二十九里高陽佐少昊有功受封此邑一統志高陽城在開封府杞縣西二十九里是也又保定府城東南七十里有高陽城周迴九里相傳顓頊所築又有顓頊城在河間府任丘縣慶鄭州東北三郡記云顓頊所造是始封時高陽在杞縣既有天下亦有高陽在保定及任丘凡三也十三年初作歷象

古史紀年卷一 八

古史考曰顓帝以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朔立春五星會於天歷營室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物鳥獸莫不應和故顓帝聖人爲歷宗也唐大衍歷曰洪範傳曰歷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陣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素顓頊歷元起乙卯漢太初歷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直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本星度故命曰閼蒙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漢藝文志顓頊歷二十一卷二十一年作承雲之樂呂氏春秋曰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乃登爲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熙熙淒淒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樂緯曰顓頊之樂曰五莖世紀作五英以祭上帝乃令鯈先爲樂倡鯈乃假寐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拾遺記曰顓頊居位有浮金之鐘沈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及

朝萬國之時乃奏合音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三十年帝產伯鯀居天穆之陽山海經曰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郭注引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后天穆之陽與今本異帝繫曰顓頊產鯀皇甫謐曰鯀產文命是爲禹漢作歷志引帝繫曰顓頊五代而生鯀鯀生禹山海經曰黃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氏族源流曰顓頊妃鄒屠氏生駱明駱明生伯鯀案以紀年計之是年伯鯀生至堯六十一年命鯀治河又九年而黜鯀年幾二百矣漢志所引帝繫之說當爲近之左傳曰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顓頊氏有不才子謂之檮杌卽鯀○帝繫曰顓頊產窮蟬史記同世本作窮係又曰顓頊娶於滕氏滕氏之子謂之女祿氏產老童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緜氏世本作騶禹人表作婧極產重黎及吳回山海經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獻上天黎卽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之行次又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

長琴是處搖山始作樂風史記曰高陽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吳回案左傳曰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並與此異○山海經曰有國名曰赤水顓頊之子有國曰中輻顓頊之子食黍使四鳥虎豹熊羆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季禺之國顓頊之子食黍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釐姓食肉有人焉三面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三面之人不死搜神記曰昔顓頊氏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魍魎鬼一居人宮室善驚人小兒於是正歲命方相氏帥肆傩以驅疫鬼

七十八年帝陟

鶡冠子曰帝之治天下也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常之史記曰靜淵以有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教化淮南子曰帝顓頊之法婦人不避男子於路者擯之於四達之衢博物志曰蒙雙民昔高陽氏有同產而爲夫婦帝放之此野相抱而死神鳥以不死草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二頭四手是蒙雙民潔誠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至於流沙東至於蟠木動靜之

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拾遺記曰顓頊居位奇祥聚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西方之靈羌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眞誥曰乘結元之帝周旋八外諸有洞虛之山陰宮之上皆移安息之石升而鐘之鑄制山之銅爲寶鼎各獻以一於洞山世紀曰在位七十八年年神峯不獨句曲一山而已

九十八歲歲在鶉火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山海經曰漢水出鮒魚之山帝顓頊葬於陽九嬪葬於陰四蛇衛之史記曰顓頊崩而元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命歷序曰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或云傳十世一云九世

術器作亂辛侯滅之

山海經曰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兌首方顏是復土穅以處江水共工生

后土左傳祭墨曰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生噐鳴噐鳴生歲十有二異在臣曰案螢蛙子祝融共工上世俱有七人此祝融爲炎帝裔黃帝之司徒也居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及勾龍術器襲共工號在顓頊時作亂帝命辛侯誅之以其駕勾龍爲后土汲冢瑣語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觀敗於顓頊自沒深淮之淵術器之臣也陳逢偽曰辛侯舊以爲帥帝嚳術器一名術器以襲其父共工之號又史記楚世家曰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左傳曰五行之官列受神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木正曰后土世紀曰高辛以人事紀官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蓐收爲金正元冥爲水正后土正是五行之官分職而治諸侯共工氏作亂帝嚳高辛氏

帝嚳曰黃帝產元囂元囂產蟜極人表作僑極蟜極產高辛是爲帝嚳世紀曰姬姓古史考曰高辛氏或曰房姓生而神靈自言其名紀曰自言其名曰夋原註生而駢齒元命苞曰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配理陰陽有聖德呂氏春秋曰帝嚳師伯招人表作伯招云師赤松子潛夫論云師祝融初封辛侯曰裒邑有高辛城一統志曰高辛城在歸德府城東門內代高陽氏王天下鬻子曰年十五而佐帝顓頊三十而治天下漢書曰春秋外傳曰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水生木故爲木德天下號曰高辛氏使瞽人拊鞞鼓擊鐘磬鳳凰鼓翼而舞工之亂作桃鼓棬顓頊崩世本曰辛丘作顓呂氏春秋曰帝嚳命咸黑作爲聲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爲擊鼓鐘磬吹苓管壎簫管鞉椎鐘帝嚳乃令人拊或鼓鞉擊鐘磬吹苓展管蕤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潛夫論曰作樂六英世紀作六莖文心雕龍曰帝嚳之世咸黑爲頌

元年帝即位居亳

閻駰曰亳本帝嚳之虛在禹貢豫州河洛之間括地志曰亳邑故城在洛州西十四里

十六年帝使重帥師滅有鄶

帝嚳曰顓頊產老童老童產重黎及吳回吳回氏產陸終陸終娶於鬼方氏（世本曰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謂之女嬇）產六子孕而不誕三年啟其左脇六人出焉（世本曰啟其左脇三人出焉啟其右脇三人出焉）其一曰樊是爲昆吾衛氏也其二曰惠連是爲參胡韓氏也其三曰篯篯（世本作鑹）是爲彭祖彭氏也其四曰萊言（世本作來言）是爲云鄶人（史記作會人表作會乙）鄭氏也其五曰安是爲曹姓邾氏也其六曰季連是爲羋姓楚氏也（案據此是重黎鄶皆顓頊之孫但高陽至重二代至鄶人五代而少昊時已有重爲勾芒占書錯亂難以詳考）周書曰昔有鄶君嗇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後（潛夫論曰會在荊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鄶君以亡鑪之間其君驕貪嗇儉滅爵損祿君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愛之故作羔裘閔其痛悼也會仲不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遂

以亡）

四十五年帝錫唐侯命

世本曰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大戴禮作姜原氏）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大戴禮作隆氏）曰慶都生帝堯次妃陳鄧氏之女（史記作陬訾氏）曰常儀（大戴禮作陬訾氏）生契次妃陳鄧氏之女曰簡逿（人表作）生契次妃陳鄧氏之女曰簡逿（大戴禮作陬訾氏）生帝摯（山海經曰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又曰羲和生日十有二又曰常羲生月十有二產日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以服事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故辰爲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伯奮仲搖叔歜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山海經曰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又曰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食黎食獻是使四鳥有司幽之國拾遺記曰凡經八八四十以上帝嚳之妃娵訾氏之女也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八之數則生八子世謂之八神亦謂八翼亦謂八英亦謂八

少廣謂別前燕錄曰高辛氏游於海濱留少子厥趾以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元中記曰高辛時犬戎爲亂帝曰有討之者妻以美女封三百戶帝之狗曰槃瓠去三月而殺犬戎以其首來帝以女妻之不可敎訓浮之東海中得地三百里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大封氏）世紀曰堯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中山唐縣是也

六十三年帝陟（唐類函引陶宏景云在位六十三年年九十二）

嚳子曰其洎天下也上絲黃帝之道而明之學顓頊之道而行之大戴禮曰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脩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歷日月而迎送之（祭法曰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動也時其服也士春夏乘龍秋冬乘馬黃黼黻衣執中而獲天下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順

世紀曰在位七十年（與紀異）年百五歲而崩葬東郡頓丘廣陽里（皇覽曰帝嚳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史記曰帝嚳崩而摯代立（世紀曰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在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放勳爲唐侯）帝摯立不善崩（紀年註帝子摯立九年而廢世紀曰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唐侯知有天命乃受帝禪封摯於高辛命歷序曰帝嚳帝摯在位十世四百歲）而弟放勳立是爲帝堯

帝堯陶唐氏

世紀曰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紀年注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赤受天祐着八彩發發尺餘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亦見宋均瑞志名曰放勳鳥庭荷勝者有八彩豐上銳下或從母姓伊氏索隱引皇甫謐曰堯初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爲姓也年十五而佐帝摯受封於唐爲諸侯之故二十而登帝位紀年注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史記曰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呂氏春秋曰堯師子州支父人表云師尹壽荀子作君疇潛夫論云師訪成

元年丙子隋書律歷志引竹書紀年堯元年景子路史後紀注引帝堯元年丙子並與今本同案世紀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皇極經世書通鑑前編並從之路史又謂堯以戊寅即位並未知所據紀年作於周末出於西晉隋志所引與今本合考古者當以近古之書爲斷今悉從之案以前編竹書堯元年丙子於前編爲夏后相二歲上推堯之甲辰前編實多竹書二百一十二年

帝即位

淮南子曰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修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澤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林海內經曰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羿是始去地下地之百艱呂氏春秋曰夷羿作弓萬民皆喜曁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

居冀

夏書曰維彼陶唐有此冀方禹貢冀州孔傳曰堯所都也世紀曰堯都平陽即古冀州詩唐風譜曰唐帝堯舊堯始居此後遷河東平陽括地志今晉州所治平陽故城是也臣瓚曰先居唐後居陶故號陶唐氏一統志曰保定府完縣西三十里有伊祁山本堯母所居

命羲和歷象

史記曰乃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衡曰堯候四時之中命羲和察四星以占時氣書大傳曰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收斂蓋藏田獵斷伐當告乎天子而天子賦之民故天子

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蟄緩則不舉力役故曰敬授民時此之謂也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敬道日出便程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其民析鳥獸孳微書大傳曰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也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故曰東方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便程南譌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鳥獸希革大傳曰南方者何也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也吁荼萬物而養之外也故曰南方夏也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大傳曰以秋命三公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決訟獄隨刑罰趨收斂以順天道以佐秋殺夜中星虛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鳥獸毛毨大傳曰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愁者物方愁而入也故曰西方者秋也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便在伏物日短星昴大傳曰辯在朔易日短星昴朔始也天子以冬命三公謹蓋藏閉門閭固封竟入山澤日獵以順天道以佐冬固藏也以正中冬其民燠鳥獸氄毛北方者

何也伏方也萬物之方伏物之方伏則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萬物方斂於中也歲三百六十六日以閏月正時信饬百官衆功皆興案史記引書以改字爲訓釋多存古義故主之楚語曰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揚子法言曰羲近重和近黎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于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筮乘之君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贈彼上天一明一晦有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爲此國

五年初巡狩四岳

周語曰堯臨民以五路史引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傳曰各令朝於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堯舜同道舜攝則然堯又可知淮南子曰堯身

服節儉之行茅茨不翦采椽不斷大路不畫越席不緣大羹不和粢食不糅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

七年有麟

拾遺記曰堯在位有鸞鳥歲歲來集麒麟遊於藪澤梟鴟逃於絕漠

十二年初治兵

呂氏春秋曰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莊子曰昔者堯攻叢枝胥敖又云堯欲伐宗脇胥敖國爲虛厲身爲刑戮鶴冠子曰堯伐有唐六韜曰堯伐有扈說苑曰當堯之時契爲司馬管子曰堯舜之王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令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夫豹飾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

十六年渠搜氏來賓

史記曰能明馴德呂氏春秋曰堯見善德北面而問焉世紀曰堯以尹壽訐由爲師呂氏春秋曰堯有敢諫之鼓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文選註曰進善之旌堯立之五達之道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以親九族九族既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安國曰百姓百官合和萬國新書曰堯敎化及雕題蜀越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搜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鳥面及焦僥好賢而隱不還而寘於行而苗於志率以仁而恕至此而

已矣

十九年命共工治河

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鄭氏曰共工水官名○案滔天之上當有缺文即國語所謂墮高堙庫以害天下也見下史記曰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

二十九年春焦僥氏來朝貢沒羽

海外南經曰周饒國其爲人短小冠帶一日焦僥國在三首東大荒南經曰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幾姓嘉穀是食世紀曰舜時焦僥氏來貢沒羽與此異述異記曰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文科斗書記開闢以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歷

四十二年景星見于翼尚書中候作景星出翼軫

晉天文志曰瑞星一曰景星或曰德星大而中空孫氏瑞應圖曰景星天曜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爲明王者不私人則見星傳曰翼二十二星二十度秒在太微垣南禮稽命徵曰出號施令叶民心制禮作樂得天意則景星見

五十年帝遊于首山乘素車元駒左傳宣子田於首山杜註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地理志蒲坂有堯山卽此史記曰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彤車乘白馬列子曰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童兒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

喜問曰誰教爾爲此言兒童曰我聞之大夫大夫大夫曰古詩也高士傳曰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壤父年八十餘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莊子曰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耶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論編此於帝堯卒舜帝曰堯等游於首山觀河渚有五老游河渚一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曰河圖將來告帝符有頃赤龍銜圖五老乃爲流星上入昴黃妙視之龍沒圖在堯等共發曰帝當極百則禪於虞

五十三年帝祭于洛

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於洛退俟至於下稷赤光起元龜負書出赤文成字止壇又沈璧於河黑龍出赤文題又曰修壇河洛仲月辛日昧明禮備樂光出河休氣四塞龍馬銜甲赤文綠字臨壇上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紀錄興亡之數呂氏春秋曰帝堯立乃命質爲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乃以麋鞈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鳳皇乃拌五弦之瑟作以爲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

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郭璞海內南經注引此文無子字史正義引作帝子丹朱

帝繫曰帝堯娶散宜氏之子謂之女皇氏世紀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博物志曰堯作圍棋以教丹朱堯與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囂訟可乎益稷篇曰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維罔水行舟漢志曰陶唐氏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括地志曰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荊州記曰丹水縣在丹州堯子朱之所封也史記曰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出野見巨人跡紀年注助祭郊禖見大人迹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年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

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元命苞曰稷岐頤自求是謂好農蓋象角亢載土食穀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吳越春秋曰棄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黃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人民泛濫逐高而居堯聘棄使教民山居隨時造區研營樹之術三年餘行人無飢乏之色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新語曰民知居室食穀而未知功力於是后稷乃列封疆畫畔界以分土地之所宜闢土殖穀以用養民種桑麻致絲枲以蔽形體賈公彥曰堯天官爲稷陳逢衡曰使后稷放者監之就國如後世傳諸王出封之類

六十年放驩兜據莊子釋文增

山海經曰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釐姓食肉大荒南經曰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有驩頭之國○案山經以鯀驩頭苗民爲一族且時世先後不一此類難以憑

信博物志曰驩兜國其民盡似仙人帝堯司徒驩兜民常捕海島中韓非子曰驩兜氏有孤男亡國之臣也路史曰驩兜以孫功輔繆亡其國○案國策荀子淮南子皆言堯伐驩兜說亦見下

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

堯典帝曰咨四岳傳曰卽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左傳許太岳之後也杜註太岳之神農之後堯四岳也陳逢衡曰當時必有一人統四岳之長如堯典舜典所謂咨四岳是也四岳爲四方諸侯之長各就本國而在朝者又爲四岳之長別猶太岳其嘗居此職者爲神農之裔也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世紀曰鯀封崇伯國在秦晉之閒連山易曰帝爲洚水之悉訪於四岳乃以命鯀鯀筮之於歸藏得其大明曰不吉有初亡後世本曰鯀作城路史注曰相之安陽有鯀隄崇梁以捍孟門今謂三仞城又歷高東三十五又滑河西三十自宗城界來面澶之臨河西十五滌隄自滌陽界入堯命鯀治水築之以障洪無功又有澶州鯀城東南五十有堯隄過飛狐界古長城卽堯遭洪水命鯀築之者

六十四年流共工據莊子釋文增

周語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竇澤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周書曰昔有共工氏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

六十六年竄三苗據莊子釋文增

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于上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正義曰此在堯初興時至堯末年則又有竄三苗之事世紀曰諸侯有苗氏處南蠻而不服堯征而克之於丹水之浦

六十九年黜崇伯鯀

洪範曰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山海經曰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周語曰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寰宇記曰蓬萊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晉語子產曰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爲黃能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舉之楚辭注曰堯長放鯀於羽山絕在不毛之地三年不

舍其罪
拾遺記曰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為元魚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元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至舜命禹疏川奠岳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案諸書或言殺或言殛皆舉舜後事也惟楚詞注言放與紀年書黜相表裏殆先黜而後殛歟

案四凶之誅舜典統敘於攝位之末左傳史克以為在賓四門時皆堯得舜後事也惟莊子釋文與紀年謂在堯七十載以前皆確有其年當有所據羅長源嘗云十六族之舉非一載也固有堯舉之者矣四凶之去亦非一載也固有堯去之者矣諒哉斯言今玩釋文紀年只曰放曰流曰竄曰黜而不言何地意在堯不過黜斥之勿使在位而已至舜攝位愈怙惡不悛乃始投之四裔觀唐虞之際所以治三苗者非一次則其他可知也

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錫虞舜命
原註帝在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歷莢○以上亦見宋符瑞志並與尚書中候述異記相出入又博物志云堯時有屈佚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屈而指之一名指佞草

史記堯曰咨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踐朕位嶽應曰鄙德忝帝位
莊子曰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巳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案左傳許為太岳之後杜註云堯四岳則許由或即四岳之名莊子亦不盡寓言也然莊子又云許由不受讓於子州支父移子又云堯以天下讓巢父高士傳川詬許由字武仲堯讓之不受遁耕於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水濱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恐汙口因牽犢上流飲之則愈多增設矣

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下曰虞舜
帝繫曰顓頊產窮蟬窮蟬產敬康敬康產句芒句芒產蟜牛蟜牛產瞽瞍瞽瞍產重華是為帝舜及產象傲史記句芒作句望蟜牛作橋牛云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呂梁碑云舜祖虞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瞽瞍生舜中無句望一世魯語曰幕能師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鄭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左傳曰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宋符瑞志曰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荀子曰堯舜參牟子孔叢子曰舜長八尺有奇

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嶽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
史記曰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

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
史記曰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年二十以孝聞越絕書曰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舜求為變心易志瞽瞍欲殺舜未嘗可得呼而使之未嘗不在側尸子曰舜事親養兄為天下法其游也得六人曰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識秦不空皆一國之賢者也○或作東不訾秦不虛又有靈甫曰七人潛夫論曰舜師紀后荀子曰學於務成昭新序作務成跗論語讖曰師尹壽呂氏春秋曰舜師許由抱朴子曰有虞至孝三足烏集於庭

堯曰吾其試哉又曰舜冀州之人也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
越絕書曰母常殺舜去耕歷山三年大熟身自外養父母書大傳曰舜耕於歷山夢眉與髮等金樓子曰舜常夢擊天鼓文心雕龍曰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呂氏春秋曰舜之遇也以其徒屬掘地財取水利編蒲葦結罪網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凍餒之患

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
[illegible]禹進子曰舜耕於歷山而畚陶河濱而[illegible]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教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

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
尸子曰舜兼愛百姓務利天下其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為耕者鑿瀆儉則為獵者表虎故於常羊什器於壽丘就時負夏未嘗暫息頓丘買貴於是販於頓丘傳虛貴賤於是債於傳虛以均救之墨子曰灰於常陽公孫居子曰舜牧牛於黃陽眞源獸日舜耀於平陽中父認之乃砥其目日以光明

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尸子曰舜一徙成邑

即徙成都三徙成國堯聞其賢徵之草茅之中墨子曰堯得之服澤之陽立以爲天子愼子曰堯舉舜於畎澤與之語禮樂而不逆與之語政事而行荀子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如天地行徵如日月忠信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天下有何足致也與之語道廣大而不窮尸子堯問於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莊子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天德而出宰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荀子曰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於是妻之以娥皇滕之以女嬃九子事之而託天下焉新論曰堯之知舜爲曾祖始恐無此理蹈史據呂梁碑謂舜祖虞幕不祖黃帝然國語稱幕能帥顓頊之族金仁山疑顓頊未必黃帝之孫未免臆斷馬驌謂前代之世次必多遺脫引命歷序黃帝傳十世少昊八世顓頊二十世帝嚳十世爲解故堯舜雖同出黃帝固已曠代疏絕猶魯之與宋秦之與趙亦何嫌於二女之嬪虞哉此說最善至潛夫論謂堯爲神農之後舜爲黃帝之後本不同祖羅仙天運紹統謂女者女人之通稱恐非堯之女擇人之女而妻之也存參

古史紀年卷二 十二

史記曰舜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九男與處以觀其外呂氏春秋曰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請北面朝之淮南子曰堯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任以百官以觀其外乃屬以九子贈以昭華之玉舜居嬀汭世紀曰堯以二女妻舜爲築宮室封之於虞舜居嬀汭陳世家曰居於嬀汭其後因姓嬀氏水經河水注曰歷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嬀汭二水出焉南曰嬀水北曰汭水尚書所謂釐降二女於嬀汭也帝繫曰帝舜娶於帝堯之子曰有虞氏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尸子曰有虞氏春秋曰堯有南敘妻有桑舊堯九男皆益篤呂氏春秋曰堯有九男皆益篤子十人莊子曰堯

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謂之女匡氏列女傳曰有虞二妃如帝堯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尸子曰有虞氏有桑舊

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傳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左傳曰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后土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預曰契爲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正義曰渾沌卽驩兜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服虔曰窮奇卽共工謝承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賈逵曰檮杌謂舜此三族世憂之至

古史紀年卷二 十三

史記曰堯乃使舜愼和五典鄭元曰慎試以司徒之職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傳左傳曰倉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后土主土則禹在八愷之中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杜預曰契爲司徒敷五教則契在八元之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正義曰渾沌卽驩兜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服虔曰窮奇卽共工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賈逵曰檮杌謂舜此三族世憂之至

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正義曰謂三苗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竄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魑魅史記曰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夷四辠而天下咸服左傳詹桓伯曰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註曰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於舜鯀曰不祥哉乃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共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博物志曰堯以天下讓於虞三苗之民非之帝殺有苗之民叛浮入於南海爲三苗國於是四門闢言毋凶人也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論衡曰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蛇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書孔傳言合舜之大錄萬機之政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女登帝位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

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又曰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案此與舜讓于德不懌索隱曰古文書三載汝陟帝位不合作不懌今文作不怡王柏曰讓德弗嗣之下無再命之辭論語堯曰咨爾舜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大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辯于羣神揖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嶽諸牧班瑞

七十四年虞舜初巡狩四岳

史記曰堯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爲摯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焉

一巡狩羣后四朝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舊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一適謂之攸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一賜以車服弓矢再賜以鬯圭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命諸侯得專征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者天子絀之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誣誣者則絀之一絀少絀以爵再絀少絀以地三絀而爵地畢也書大傳曰維元祀路史房此於受終之下謂攝位之元祀也巡狩四嶽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濬川樂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褰哉其歌聲比大謠名之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謖或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義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于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焉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宏山祀貢兩伯之樂焉宏即恆也冬伯之樂舞齊落曰縵縵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狩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獸之聲猶悉關於律樂者人性之所自有也故聖王巡十有二州觀其風俗習其性情因論十有二俗定以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詠其素族以爲八此八伯之事也分定於五此五嶽之事也五聲天音也八音天化也七始天統也

七十五年司空禹治河

帝繫曰鯀娶於有莘氏有莘氏之子謂之女志氏產文命吳越春秋曰鯀娶於有莘氏之女名曰女嬉年壯未

孕誦產高密於西羌地曰石紐也莊曰茂州石泉縣有禹廟郡人相傳禹以六月六日生世紀曰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父鯀妻修巳見流星貫昴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胷坼而生禹於石坳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鈏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巳故名文命字高密身長九尺二寸宋符瑞志作背剖而生長九尺九寸陰巢子曰產於崑石

史記曰禹爲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稱以出稟聲穆穆爲綱爲紀呂氏春秋曰禹師大成贊新序作執潛夫論云師墨如荀子云學於西王國論語讖作國先生路史作西王埋

舜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竇宇記曰羽山名懲父山山南百步水常清牛羊不敢飲曰羽淵

天下皆以舜之誅爲是於是舜舉鯀子禹而使續鯀之業易林曰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諸王庭拜治水土世紀曰禹其父既放降在匹庶有聖德勞自洗於河而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總鯀治水河圖握矩起曰帝命伯禹曰告汝九術五勝之常可以克之汝能從之汝師徒將興

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史記曰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元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娶少典氏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水經洛水注載晉永平元年九山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隤敷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也國語史伯云嬴伯翳之後韋注云少皞之後伯益秦詩譜云伯翳實皐陶之子列女傳曰皐子生伯益也

命諸侯百姓與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虞書禹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越春秋曰禹傷父功不成循江淮乃勞心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冠挂不顧屨遺不躡尸子曰十年不闚其家于不

致費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古今注曰伺風所作也泥行乘橇山行乘樺河渠書作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溝渝志引夏書作山行作楫說文引虞書作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書孔傳作泥乘輴山乘樏者疏引

孝於鬼神卑宮室世本曰禹作宮室

致費於溝洫陸行乘車水行乘船山行乘樏泥行乘橇以救行尸子作山行乘樏泥行乘蹻出集解引尸子又云行

樏文子云沙用駭泥用橇山用樏惟陸車水舟無異

左準繩右規矩載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尸子曰古者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已阜高陵盡皆滅之名曰鴻水淮南子曰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滇滇洋民皆上丘陵赴樹木

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滿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漢書音義曰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其一則漯川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勃海九川既疏九澤既瀦墨子曰禹治天下西爲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爲防原派注后之馬蹄逸之竇西爲底柱鑿爲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爲漏之陸防蓋諸之澤瀦爲九澤以捷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爲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荊楚越與南夷之民淮南子曰禹身執藁垂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撰濡不給抗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節服生焉新語曰決江疏河通之四瀆致之於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順流各歸其所然後人民得去高險處平土

令益予衆庶稻可種卑溼楚辭注曰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其所種黑黍於麓蒲之地盡爲良田

命后稷予衆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管子曰禹以愚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淮南子曰禹沐浴霆雨櫛扶風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修彭蠡之防平治水土

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定千八百國吳越春秋曰遂巡行四瀆與益奏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使大章步東西竪亥度南北暘八極之廣旋天地之數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窮赤岸北過寒谷徑崦嵫察六扈脈地理名金石寫流沙於西陽決弱水於北漢青泉赤淵分入洞穴通江東流至於碣石疏九河於潛淵開五水於東北鑿龍門闢伊闕平易相土觀地分州殊方各進有所納貢民去崎嶇歸於中國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搏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搏天之山爲谷青仁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續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

山狄人裸民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彊之所積石之山不有傑堕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眞窺橫華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又曰禹入裸國裸入衣出因也河圖括地象曰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有君長之州州有九阻中土之文德及而不洽山海經曰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

七十九年司空伐曹魏之戎克之

呂氏春秋曰禹攻曹魏屈驁有扈以行其教

婺陸終第五子曰安是爲曹姓見大戴禮又廣韻云魏州名夏禹之國蓋魏與扈其初本爲戎有及禹滅之後乃以封其支庶耳

八十六年司空入覲贊用元圭

史記夏本紀河渠書溝洫志皆云禹在外十三年與此合

史記曰九州攸同四奧既居九山栞旅九川滌原九澤

既陂四海會同六府甚修衆土交正致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國賜土姓祇台德先不距朕行令天子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甸服外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五百里蔇服三百里鎮二百里流

書大傳曰夏成五服外薄四海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甲珠璣大貝西海魚骨魚幹魚脅北海魚鮑魚石出填聲閻河氛江鱉大龜五湖元唐鄱蠡鉅定巢湖中詹諸孟諸靈龜陸谷元玉大都鯉魚魚刀咸會於中國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於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

尚書璇璣鈐曰元圭出刻圖曰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長一尺二寸

宋祥瑞志曰元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世紀曰禹治水畢天賜元圭西戎渠搜國服禹之德獻其珍裘十洲記曰禹治洪水既畢乃乘踰車度弱水而到鍾山爾上帝於北阿錄大功於九天呂氏春秋曰禹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爲萬世利

又曰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周語太子晉曰伯翳佐舜遂其工之過堯用垂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量共之從孫四岳佐之疏川道滯帥象禹之功乃能爲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

八十七年初建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孔傳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始置十二州陸氏釋文曰十二州謂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并幽營也時舜以冀青地廣始分衡水西北爲并州燕以北跨海爲營州又禹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

路史曰謀牧立岳以廣聽而燭隱東岳寓於兗牧青徐屬焉南岳寓於荆牧揚豫屬焉西岳寓於雍牧梁營屬焉北岳寓於幽牧并冀屬焉

書大傳曰古之處師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馬家不盈三口者不朋由命士以上不朋

八十九年作遊宮于陶

漢地志曰濟陰定陶詩風曹國也昔堯作遊成陽舜漁雷澤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

如淳曰成陽在定陶師古曰作遊者言爲宮室遊止之處

水經注淮水又東南左合陶水東出堯山山盤紆數百里赭巖迭起冠以青林與雲霞亂采山上有白石英山下有平陵有大堂基舊云堯行宮所

九十年帝遊居于陶（說文云南再成丘也在濟陰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

淮南子曰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荀子堯曰余坐華殿之上猶然而松生於庫余立於廡之上猶然而雲生於牖）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布衣揜形麁裘禦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釋重負然（新書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意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饑曰我饑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仁行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後行是以德音遠也）又曰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尚書刑德放曰益爲司空三公象三能矣）后稷爲大田師（越絕書曰后稷教民耕田種穀）奚仲爲工（新語曰奚仲橈曲爲輪因直爲轅駕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鑠金鑄木分茜燒薶以備器械說苑又以倕爲工師伯夷爲秩宗夔爲樂正皐陶爲大理益掌敺禽合舜契禹后稷爲九子以成九功）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管子曰倍堯之時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耕以自養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牛馬之牧不相及人民之俗不相知不出百里而來足故卿而不理閒也其獄一跨腓一跨履而當死）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皐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綦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管子曰堯之治天下猶地之在塏唯陶之所爲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鑄若風之過竅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呂氏春秋曰堯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

九十七年司空巡十有二州

吳越春秋曰堯號禹曰伯禹宜曰司空賜姓姒氏統領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國語太子晉曰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十州伯以巡十二部

一州記曰禹經諸侯五岳使工刻石識其里數高下其字

科斗書非漢人所了諸名山亦然

一百年帝陟于陶

虞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孔安國曰堯壽百一十歲按堯立七十載得舜又三年而使之攝位又二十八年堯崩通計共一百六年紀年與尚書合史記謂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凡二十八年世紀謂堯在位九十八年辛巳崩通舜攝二十八年並誤○墨子曰堯北教乎八狄道死葬鞏山之陰衣衾三領穀木之棺葛以緘之既泯而後哭滿堲無封已葬而牛馬乘之山海經曰狄山帝堯葬於陽帝譽葬於陰又曰帝堯帝譽帝舜葬於岳山呂氏春秋曰堯葬於穀林通樹之世紀曰堯葬於濟陰之城陽西北是爲穀林案城陽在定陶與紀年合）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吳越春秋曰堯崩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史記曰後漢書李固傳曰昔堯殂之後舜卻三年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正義曰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有河焉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處也○案所引竹書今紀年無此文）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訟獄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是爲帝舜（紀年原註帝子丹朱避舜於房陵舜讓不克朱遂封於房爲虞賓三年舜即天子之位地理志房陵縣屬漢中郡師古曰今謂之房州此丹朱所避也世本曰舜封丹朱於房廣韻曰房姓本自堯子丹朱舜封爲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爲氏一統志房縣在鄖陽府城西南三百一十里舜封丹朱即此路史註相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蓋夏封之在安陽永和鎮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南八里有帝子夜遊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嫂遊之地尚書逸篇曰堯子丹朱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

帝舜有虞氏

史記志疑曰自幕有虞國遞傳至舜猶然諸侯耕漁陶販乃其初不得於親之故左傳稱自幕至瞽瞍無違命

書之帥鈐號爲虞舜二女之降亦名嬪虞孟子述堯哭舜都君而史言自窮蟬至帝舜皆微爲庶人誤左傳疏謂自瞽瞍失國亦不足據

元年己未堯崩於乙卯至是四年帝卽位居冀統箋曰舜都蒲坂今平陽府蒲州也亦禹貢冀州之地

史記曰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皐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于文祖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謀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古今注曰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焉管子曰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世紀曰舜立誹謗之木尸子曰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貢善又曰務成昭之教舜曰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收也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美堯之事

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爲司空可美帝功舜曰然嗟禹汝平水土維是勉哉吳越春秋曰堯崩舜薦大禹改官司徒內輔虞位外行九伯禹拜稽首讓于稷契與皐陶舜曰然往矣舜曰棄黎民始饑汝后稷播時百穀舜曰契史記曰毋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淮南子曰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疏拾遺記曰娥十四月而生契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諧隱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觀之燕遺二卵北飛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朱符瑞志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有玄鳥銜卵而墮之簡狄得而吞之遂孕剖而生契古史攷曰契生堯世舜始舉之必非嫡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汝爲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舜曰皐陶春秋元命苞曰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虎遊馬嚳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視白虎上有雲感已生皐陶案扶始問之如堯言明於刑法罪次始終故立皐陶爲大理世紀曰皐陶生於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白虎通曰皐陶鳥喙背子曰皐陶之狀色如削瓜文子曰皐陶暗面爲大理天下無冤刑

蠻夷猾夏寇賊姦軌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舜曰誰能馴予工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爲共工世本曰垂作鐘無句作磬舜曰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淮南子曰伯益作井而龍登天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於是以益爲朕虞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案隱曰高辛氏之子伯虎仲熊也書孔傳曰垂益所讓四人皆在九凱之中舜曰往矣汝諧遂以朱虎熊羆爲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管子曰有虞斬羣害以爲民利封土爲社置木爲閭民始知禮也淮南子曰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祀中霤葬成敘皆曰伯夷可鄭語曰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舜曰嗟伯夷以汝爲秩宗夙夜維敬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爲典樂教稚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意歌長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能諧毋相奪倫神人以和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僞振驚朕衆命汝爲納言夙夜出入朕命惟信舜曰嗟汝二十有二人敬哉惟時相天事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瞍夔夔唯謹如子道封弟象爲諸侯韓詩外傳曰舜封弟帝之孫子十有九人

作大韶之樂

樂記曰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尸子曰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禮記疏曰南風孝子之詩舜以教天下之孝琴清英曰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舜呂氏春秋曰弦以合君臣之恩也夔始制樂以賞諸侯舜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樂傳教於天下乃令重黎舉夔於草莽之中以爲樂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唯聖人爲能和樂之本若夔者一而足矣非一足也虞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

瞻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庶尹允諧呂氏春秋曰舜立仰延乃拌聲暖之所爲疑益之八弦以爲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以明帝德淮南子曰有虞氏其樂咸池承雲九韶其服尚黃春秋繁露曰舜時民樂其昭堯之業故韶者昭也元命苞昭作紹樂動聲儀孔子曰簫韶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其爲音如寒暑風雨之動物加物之動人雷動獸禽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

三年命咎陶作刑

虞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韓詩外傳曰舜飯於土簋啜於土型而農不以力穫罪慶裘而蓋領而女不以巧復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爲功而民不以政穫罪故大道多容大德衆下聖人寡爲故用物常壯也左傳引夏

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世本曰陶制五刑急就篇曰皐陶造獄風俗通曰咎陶謨禹始造律書大傳曰唐虞象刑犯墨者蒙皁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以墨蒙其臏處而畫之犯大辟者布衣無領論衡曰雖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皐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故皐陶敬羊起坐禮之

五年二月東巡狩增

春秋運斗樞曰舜以太尉受號即位爲天子五年二月東巡狩至于中州與三公諸侯臨觀于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躍入水而前去黃玉爲押長三尺廣八寸有尸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封兩端章曰天皇帝符聖鳥文舜與大司空禹臨侯博望等三十人集發圖元色綠長三十二尺中有七十二帝地形之制天文位度之差藏之大麓

七年作大唐之歌增

書大傳曰維五祀奏鐘石論人聲及乃鳥獸咸變于前故更著四時推六律六呂詢十有二變而道宏廣五作注五教也十道孝力爲右秋養耆老而春食孤子乃淳然招樂興于大鹿之野報事還歸三年讌然乃作大唐之歌其樂曰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九年西王母來朝金樓子曰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胷之民來獻珠蝦

書大傳曰舜以天德嗣堯西王母來獻白玉琯尚書帝命驗曰西王母於大荒之國得谷地圖慕舜德遠來獻之世本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禮斗威儀曰獻地圖及玉玦宋符瑞志曰舜即位莫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紀年註同爾雅曰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

大明黜陟分北三苗增

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呂氏春秋曰舜卻苗民更易其俗金仁山曰堯竄三苗于三危罪其梁魁也舜分北三苗削其地分其民別其部落離其意類於以黜陟亦以銷其勢也至禹征止曰有苗曰苗民蓋所存者特其種耳

十四年卿雲見命禹代虞事

書大傳曰歌者三年承上文大唐之一歌而言舜之十年也昭然乃知乎王世明有不世之義招爲賓客而雖爲王人始奏肆夏納以敎成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樂正滕遂贊曰倘攷大室之義唐爲虞賓至今衍於四海成禹之變垂於萬世之後案招爲賓客以下疑即紀年所書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於太室之事但文必有脫誤難攷耳於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禮縵

緩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揖首而和日明明尙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於聖賢莫不咸聽夔乎鼓之軒乎侁之菁華已竭褰裘去之於時乃八風修通卿雲爛縵蟠龍貢信於其藏蛟魚踴躍於其淵龜鼈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

春秋演孔圖曰舜將興黃雲升堂宋符瑞志曰舜在位十四年秦繪石筐筐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浮鼓搖地鐘磬亂行舞人顛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瑤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鐘石筐筐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舜乃設壇於洵依堯故事至於下肜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案所載慶雲歌與大傳同紀年注全引之然舜禹異位在三十三年此云代虞事特令之代祭耳注多引符瑞證複可厭今檃從略

十五年帝命夏后有事于太室水經注曰河南陽翟縣有夏亭城夏禹始封於此爲夏國國語曰夏之興也祖融降于崇山

書大傳曰維十有三祀帝乃稱王而入唐郊猶以丹朱爲尸於時百執事咸昭然乃知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還歸二年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案統箋以太室爲中岳嵩山集證以太室爲舜之祖廟乃明堂中央之正室所以祀帝顓頊也舜以主祭之事命禹故大傳曰招爲賓客而離爲主人舜爲賓客而禹爲主人又曰尙攸太室之義唐爲虞賓明將以天下使禹主之也舜禹同祖顓頊故禹得爲主人此說近理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者蓋此時已欲薦禹於天矣○史記曰帝舜朝禹伯夷

皐陶相與語帝前皐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皐陶曰於愼其身修思長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禹拜美言曰然皐陶曰於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知人則智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皐陶曰然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乃言曰始事事寬而栗柔而立愿而共治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謂亂天事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言致可績行皐陶曰余未有知思贊

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禹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皐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栞木與益予衆庶稻鮮食以決九川致四海浚畎澮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皐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帝愼乃在位安爾止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治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始滑以出入五言女聽予即辟女匡拂予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諸衆讒嬖臣君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

帝即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帝曰毋若丹朱傲維慢游是好毋水行舟朋淫於家用絕其世予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道有功苗頑不即功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皐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明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時維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念哉率爲興事慎乃憲欽哉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庶數聲樂爲山川神主

十七年春二月入學初用萬

夏小正曰二月丁亥萬舞入學○案虞廷以教胄屬與樂干羽格有苗皆此意也夏后承之故他日垂爲令典

二十五年息慎氏來朝貢弓矢

史記曰龍主賓客遠人至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各以其職來貢南撫交趾北發（索隱曰當云北戶）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東長鳥夷（一作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海外西經曰肅慎之國在白民北大荒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之國郭注云今肅慎國去襄平三千餘里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矢長尺五寸青石爲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也

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

世紀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呂氏春秋曰舜有子九人山海經曰帝俊妻娥皇生三身之國娥姓黍食又曰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使作下民百巧又曰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又曰帝俊生中容又曰帝舜生戲戲生摇民又曰帝舜生無淫降載處是爲巫載民盼姓食穀又曰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處河大澤一日登北氏）史記曰舜子商均亦不肖金樓子曰商均一名章鳩紀年原註義鈞封于商是謂商鈞（史正義曰虞城縣在宋州北五十里古虞國商均所封一統志曰虞城縣在歸德府城東北六十里當時并商丘皆在國內故曰商也）

三十年葬后育于渭（案博物志曰堯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揮竹竹盡斑列女傳曰舜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水經注曰大舜之陟方也二妃從征溺於湘江惟紀年足證其誤）

原註后育娥皇也地理志扶風陳倉縣有黃帝孫舜妻

盲冢祠（統箋案盲蓋育之譌）寰宇記蒲州河東縣東十一里有二妃陵俗謂娥皇女英陵

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遂陟方岳（荀子曰舜禪夏禹於洞庭之野○案舜以喪畢次年即位書云三十三載者蓋以喪畢之年數之）

虞書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尸子曰舜南面而治天下天下太平調於玉燭息於丞風食於膏火飲於醴泉舜之行其猶河海乎千仞之谿水滿焉蛟螭之穴水滿焉）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

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
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
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
朕言不再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集尸子稱蒲衣子八歲舜讓以天下莊子稱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與石戶之農子州支伯吕覽讀之高士傳又謂舜以天下讓善卷展轉依託今不具錄)

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虞書曰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蔡傳曰神宗堯廟也禹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書大傳曰惟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是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

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用王極長事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蓂雞旤下體生于上之痾青告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服妖介蟲之孽大旤口舌之痾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茶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倮蟲之孽羊旤目痾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魚孽豕旤耳痾黑眚黑祥維火沴木次五事曰心維思思之不容(容當爲睿)是謂不聖厥咎雾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華孽牛旤心腹之痾黃眚黃祥維金木水火沴土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眵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馬旤下人伐上之痾口月亂行星辰逆行維五位復建辟厥沴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五月視六七月言八九月聽十十一月思心十二月與正月王極凡六沴之作歲月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月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星辰莫同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禦貌于喬忿禦言于訖衆禦視于忽似禦聽于怵攸禦思心于有尤禦王極于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其祀禮曰格祀曰某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事(註曰播布也)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無差無傾無有不

正若民有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六事之機以垂示我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王祀(王海引鄭氏曰王謂禹也禹始居斟鄩爲君之年也宋谷瑞志曰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爲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

遂復九州(漢書曰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常陽說文曰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墨子又曰夏后開使蜚廉鑄鼎於昆吾)

書序曰帝賚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傳云凡十一篇皆亡薛宣書古文訓曰伏生稱九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爲之貢賦收斂略能記其語曰予嗣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敖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耳舜典舜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九州矣)左傳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禹貢曰冀州既載壺口治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惟荆州江漢朝宗于海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傳

黃帝都不說境外世紀以終州所至則可知

世紀曰自天地設闢未有經界之制三皇尚矣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淮南子曰神農六九州桂州迎州及遠惟於神州之內分爲九州括地象曰崑崙東南萬五千里名曰神州及黃帝受命始作舟車以濟不通乃推分星次以定律度而他說稱日月所照三十五萬里考諸子所載神農之地過日月之表近爲虛誕及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其制無聞矣洎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則孔子稱其地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踰流沙東極蠻木日月所照莫不底屬是以建萬國而制九州至堯遭洪水分爲十二州今虞書是也及禹平水土還爲九州今禹貢是也是以其時九州之地凡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民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人至於塗山之會諸侯承唐虞之盛執玉帛亦有萬國是以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南極北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名山五千二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以供財用儉則有餘奢則不足以男女耕織不奪其時故公家有三十年之積私家有九年之儲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有苗氏來朝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史說曰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爲亂荀子曰堯有天下國之不服者十有二戰國策曰禹攻三苗而東夷之民不赴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有成駒士國之臣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呂刑曰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外紀引紀年云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拆及泉青龍見於朝日夜出晝日不出三苗數旬數亡今此語見墨子而文小異紀年無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韓詩外傳曰當舜之

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有洞庭之波左彭蠡之水出此險也以其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命教猶未洽也久喻教而有苗氏請服呂氏春秋作行德三年而三苗服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大神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饑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司命益年而民不夭四方歸之

四十二年元都氏來朝貢寶玉

周書曰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以亡路史國名記曰元都少昊時諸侯列傳云元都氏黎國或謂重黎非也

四十七年冬隕霜不殺草木

呂氏春秋曰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漢郊祀志曰夏得木德草木暮茂紀年原註云夏道將興草木暮茂青龍止於郊

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

尚書埤傳曰鳴條湯伐桀處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南阪口即古鳴條陌一名鳴條岡今在解州安邑縣北二十里舜都蒲阪去安邑甚近

五十年帝陟

虞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史記曰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世紀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午攝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眞百歲癸卯南征崩於鳴條禮記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山海經曰蒼梧之山帝舜葬於陽帝丹朱葬於陰又曰赤水之中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巳之市衣衾三領殺木之棺葛以緘之已葬而市人乘之呂氏春秋曰舜葬於紀市不變其肆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路史曰今帝舜之諸馮冀州之地遷於負夏鄭元曰負夏衛地卒於鳴條路史曰今安邑有鳴條陌東夷之人也紀年原註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困學紀聞曰世傳舜葬於紀蒼梧之野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在陳留之平丘今汝四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與休文附注正同則舜不當遠葬於零陵應爲得之知新錄曰今山西平陽府即古河中也解州安邑縣西北二十里有鳴條陌舜墓具在孟子舜卒於鳴條此爲不易之論山海經云蒼梧帝舜葬其陽丹朱葬其陰舜以唐封丹朱即今平陽則古蒼梧即爲鳴條可爲一證路史發揮曰虞帝之墳在有之蓋聖王恩霑傑隅澤及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爲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是以非一所也是則九疑之陵或第象之國所崇封罔不然商均空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空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爲虞帝之墳耶

帝禹夏后氏（路史發揮引紀年云黃帝至禹爲世三十世與今本不合）

史記曰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吳越春秋曰禹服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紀年原註云三年喪畢都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譙周曰以唐封堯之子以虞封舜之子括地志曰定州唐縣堯後所封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大戴禮曰禹卒受命乃遷邑姚姓於陳）

元年壬子（舜崩於戊申至是四年路史註引刀劒錄云高密在位十年以庚戌八月鑄一劒藏之秦望山腹上面刻二十八宿背記山水日月在此前二年也）

帝即位居冀

世紀曰夏鯀封崇伯故春秋傳曰謂之有崇伯鯀國在秦晉之間左氏傳曰趙穿侵崇是也禹受封爲夏伯在禹貢豫州外方南角亢氏之分壽星之次於秦漢屬潁川本韓地今河南陽翟是也受禪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於漢平陽安邑皆屬河東晉陽屬太原在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嶽之野參伐之分實沈之次於周爲晉今司隸并州之域也世本又言夏后居陽城本在大梁之南於戰國大梁魏都今陳留浚儀是也案經傳曰夏與堯舜同在河北冀州之域不在河南也故五子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言自禹至太康與唐虞不易都域也然則居陽城者自謂禹避商均時非都也（）淮南子曰夏后氏其社用松（封禪書曰自禹興而脩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祀尸葬牆置翣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呂氏春秋曰禹立勤勞天下於是命皐陶作爲夏籥九成以昭其功）其服尚青（墨子曰夏禹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敝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

頒夏時于邦國

鴻範五行傳曰（見尚書大傳）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太皞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八等青秸八棊旂旐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大戴誥志篇曰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於時冰泮發蟄百草權輿瑞雉無釋物乃歲

俱生于東以順四時卒于冬方於時雞三號卒明載於青色撫十二月節卒于丑日月成歲歷再閏以順天道此謂虞汁月）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禱用牡索祀于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閭通窮室達障塞待優其禁毋伐林木（夏小正曰正月啟蟄雁北鄉雉震呴魚陟負冰農緯厥耒初歲祭耒始用畧圃有見韭時有俊風寒日滌凍塗田鼠出農率均田獺獻魚鷹則爲鳩農及雪澤初服於公田采芸掬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柳梯梅杏桃桃則華緹縞雞桴粥）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牡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震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舉免優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小正曰二月往稺黍稗初俊羔助厥毋粥綏多女士丁亥萬用入學祭鮪榮墨采蘩昆小蘇抵蚳來降燕乃睇剝鮮有鳴倉庚榮芸時有見稊始收）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攘春

氣小正曰三月參則伏攝桑蠶捆羊毀賜鳴鳶來
繅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蠶婦宵戒有小旱田鼠化爲
鴽拂桐芭鳴鳩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
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
階七等赤稅七棄旂旐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
之以徵舞之以鼓鼙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
左个嘗麥用鍭索祀于巽隅祝必明厥休時燠朔令曰
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墮隄防小正曰四月鼃
則見初昏南門正鳴札圈有見杏鳴蜮即蠣字王萯秀取荼秀幽即秀萲越有大旱執陟玖駒仲夏之
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离正朔令曰
振貧窮惠孤寡慮囚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逐
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乃令民雩小正曰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朡鳴則鳴時
有養日乃瓜艮蜩鳴晏之與五日翕望乃伏敬灌藍蓼鳩爲鷹庚蜩鳴初昏大火中種黍菽糜蓫蓄蘭菽糜
頒馬將閒諸則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
祀于坤隅思必睿厥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封
廢國立賢輔鄙喪疾小正曰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教桃鷹始摯中央之極
自崑崙中至大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
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黃鐘之宮爲民祈福命世
婦治服章令民□其禁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
侮父兄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
收司之自夏至日數四十六日迎秋　西堂距邦九里
堂高九尺堂階九等白稅九棄旌旄　白田車載兵號
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　秋之樂也孟秋
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　閤言必從厥休
時暘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姦慝　蓐收薙貯聚其

禁毋弛戒備小正曰七月秀雚蓫秀荓秀狼秀蒹秀葦秀蘆秀雚秀
爽死荓秀狼秀戶寒蟬鳴初昏織女正東鄉時有霖雨灌荼
斗柄懸在下則旦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
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退溝瀆修囷倉決刑
獄趣收斂其禁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乃令民
畋醢庶毗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菑小正曰八月剝瓜元
校剝棗棗零丹鳥羞白鳥辰則伏鹿人從鴽爲鼠參中則旦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
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成梁以利農夫小正曰九月內火
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夫遹鴻雁主夫出火
陟元鳥蟄能罷一作熊羆貊貉鼰鼬則穴蟄
鞠樹麥王始養辰繫丁日雀入于海爲蛤北方之極
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
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
黑稅六棄旂旐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唱之以
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
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聽必聰厥休時寒朔令曰中羣
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小正曰十
月豺祭獸初昏南門見黑鳥浴時有養夜元雉入于淮爲蜃織女正北鄉則旦仲冬之月御元
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接外徒
止夜禁誅詐僞省醞釀謹閉關其禁簡宗廟不禱祠廢
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小正曰十有一月王狩陳筋革禽人不從隕麋角
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薦用魚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
牲牷修農器收秸薪築囷圃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
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小正曰十有二月鴈北鄉雀入大水爲蜃鞠則
隕麋角周語單子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
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農

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盛殖而便利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倚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二年咎陶薨

史記曰帝禹立而舉皐陶薦之且授政焉（齊子曰禹之治天下也得皐陶杜子業既子施子黯季子甯然子湛愷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戰國策顏觸曰禹有五丞荀子曰禹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爲輔）而皐陶卒（雜五行書曰皐陶王辰日死不可殮罪人成注洮水注洮水又西北逕六安縣故城西縣故咎陶國也夏禹封其少子奉其祀今縣都陂中有大冢民傳曰公琴者卽皐陶冢也楚人謂冢爲琴矣許太岳之後也說文曰咎大獄爲禹心呂之臣故封大呂）而後舉益任之政（墨子曰昔禹舉益於陰方之中將子曰禹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佐舜勞矣故舜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

五年巡狩

吳越春秋曰三載考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紀年原註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亦見呂氏春秋淮南子文大同小異抱朴子曰禹乘二龍郭支爲禦）荀子曰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說苑曰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吳越春秋以此爲前到計於蒼梧時事書大傳曰禹之君民也罰不及強而天下治一錙大兩索隱引作夏后氏不殺不刑死罪罰工千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

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偲偲乎耕而不顧

會諸侯于塗山

左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淮南子曰昔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服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郡國志曰塗山禹會萬國之所有石船長一丈云禹所乘者地理通釋曰塗山在壽春東北濠州鍾離縣西北十五里山前有禹會村一統志曰在懷遠縣東南八里新書曰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爲汰乎其間寡人之驕之汰邪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敎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敎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鬻子曰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門懸鐘鼓鐸磬而置鞀以得四海之士爲銘於簨虡曰敎寡人以道者擊鼓敎寡人以義者擊鐘敎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狱訟者揮鞀此之謂五聲是以禹嘗據一饋而七十起日中而不暇飽食曰吾恐四海之士留於道路是以四海之士皆至是以禹當朝廷閒也可以羅爵管子曰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唉呂氏春秋曰禹一沐而三捉髮一食而三起以禮有道之士）

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

越絕書曰禹始也憂民救水到大越上茅山（裴駰引作苗山）大會計爵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會稽及其王也巡狩大越見耆老納詩書審銓衡平斗斛云宋本會稽修禹胸於廟庭山土中得五等圭璧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卽禹會諸侯於會稽執以禮山神而還之其璧

殺防風氏

吳越春秋曰歸還大越登茅山以朝四方羣臣一示中國諸侯防風氏後至斬以示衆示天下悉屬禹也國語曰吳伐越墮會稽獲骨節專車吳子使問之仲尼客執骨而問曰敢問骨孰爲大仲尼曰昔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防風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爲漆姓在虞夏商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今爲大人

說文曰封嵎山在吳楚間汪芒之國歷代故以爲防風也吳與記曰吳興西有風諸山一曰風山有風公廟古防風國也河圖玉板曰禹不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域外數周而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二臣以塗山之戮見禹使怒而射之迅風雷雨二龍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是爲貫胸民亦見博物志秦策曰禹伐共工又海外北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乃以爲衆帝之臺大荒北經曰禹湮洪水殺相繇海內北經曰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崑崙東北

夏六月雨金于夏邑

述異記曰夏禹時天雨金三日古詩云安得天雨金使金賤如土是也天錢曰天雨金爲兵喪一又曰大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秋八月帝陟于會稽原註禹立四十五年案帝舜十四年命禹代虞事至舜五十載陟凡三十七年除三年之喪禹方即位八年而陟凡四十五年

史記曰十年案史記禹十年崩竹書紀年多二年刀錢錄通志亦作十年始連居喪之年計之耳又世紀曰禹年七十四舜始薦之於天薦後十二年始使禹攝行天子事五年舜崩禹除喪明年始即眞年百歲崩於會稽是亦不過八年也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言禹會諸

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焉命曰會稽會計也會稽者會計也紀書曰定狩大越因病亡死葬會稽葬綿棺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邸水湧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墨子曰禹東教乎九夷道死葬會稽之山衣衾三領桐棺三寸葛以纏之絞之不合道之不堲土地之深下毋及泉上毋通臭餘壤其上壠若參耕之畝地理志曰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爲下有羣鳥耘田也括地志曰禹陵在越州會稽縣南十三里鄭在縣東南十一里以天下授益紀年註曰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治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紀年註曰三年喪畢天下歸啟於是啟遂即天子位是謂夏后帝啟戰國策或曰禹授益而以啟爲吏及老而以啟爲不足任帝啟本繫世紀曰一名建一名余

史記曰夏后帝啟禹之子其母塗山氏女也世本曰禹娶塗山氏女名女娟帝繫作女憐氏人表作女趫

列女傳曰塗山氏長女禹娶以爲妃吳越春秋曰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曰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所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來賓爲于成家成室我造簡狄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楚詞註曰禹引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禹治水道娶者憂無繼嗣耳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啟也又大荒北經曰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役采生修鞈修鞈殺綃人帝念之將爲之國是此毛民

啟嗷嗷泣禹去而治水三過其家不入其門呂氏春秋曰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妻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

塗山獨明教訓及啟長化其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君子謂塗山彊於教誨

元年癸亥禹崩於巳未至是四年帝即位于夏邑

吳越春秋曰啟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

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統箋曰郡國志潁川陽翟禹所都蓋禹始封於此爲夏伯啟卽位居此故曰夏邑

大饗諸侯于鈞臺

左傳椒舉曰夏啟有鈞臺之饗杜註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水經潁水注東南歷大陵西連山亦曰啟筮亭啟享神於大陵之上卽鈞臺也一統志曰鈞臺在禹州城北門外魏收志曰陽翟有禹山禹叫又有鈞臺陂陂方十里

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啟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璿臺於水之陽王融曲水閣詩序曰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御覽引史記曰昔夏后啟筮乘龍以登于天古筮辭陶皐陶曰吉而必同與神交通以身爲帝以王四鄙

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

越絕書曰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

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統箋曰莊十六年傳滑伯同盟于幽杜預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伯益封費宜卽此也

王帥師伐有扈大戰于甘原註有扈在始乎鄠縣○前漢志曰扶風鄠縣有扈谷亭後志有甘亭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

史記曰有扈氏不服啟伐之世本曰有扈夏同姓史記曰禹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有扈氏淮南子曰有扈氏爲義而亡高誘注有扈啟之庶兄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楚辭注曰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啟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啟以爲君益率不得立有扈氏叛啟啟率六卿以伐之也

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女不共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僇于社予則帑僇汝遂滅有扈氏天下咸朝呂氏春秋曰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鏞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案相宜作啟御覽八十二引作夏后伯啟是今本誤也楚辭注曰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因何逢遇而得爲諸侯乎啟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尚書曰有夏之方興也扈氏弱而不恭身死國亡吳子曰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韓非子曰有扈氏有失度亡國之臣也

六年伯益薨祠之束哲傳竹書言益干啟位啟殺之今無此語漢律歷志曰壽王言化益爲天子代禹未知所本

越絕書曰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刀劒錄曰夏后啟以庚戌八年望山案紀年是年庚午非庚戌

海內南經曰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請訟於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是請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屬巴水經曰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注云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唯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峨偕嶺衡疑其翼附羣山竝槩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孟涂所處

十年帝巡狩舞九部于天穆之野山海經郭注引作夏后開歌九招楚辭招魂引作夏后開九辯九歌離騷註引作啓登后九年儀九部並與今本小異

大荒西經曰夏后開上三嬪于天案天下宜有穆字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又

海外西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儛九代楚詞天問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注云九辯九歌啟所作樂也言啟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歸藏曰昔者羿善射鯀竊帝之息壤以湔洪水帝乃命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以息壤填洪水而成九州山海經曰鯀竊帝之息壤以湔洪水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乃以息壤填洪水而成九州

古史紀年卷三　十二

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原註武觀卽五觀也觀國今頓丘衛縣國語士薦曰啟有五觀今人表啟子昆弟五人號五觀水經注曰淇水又北逕頓丘縣故城西古文尚書以爲觀地矣郡國志曰衛本觀國姚姓蓋太康弟五君之號爲五觀者也史記志疑曰武五音近或相通借其實一人非五人也禹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疏曰河在冀州之西故謂之西河

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路史

啟征西河註謂紀年在二十五年與今本異

十六年陟路史註引紀年云啟二十九年年九十八眞誥引竹書云啟卽位年三十九亡年七十八皆與今木不同

周書曰其在殷殷當作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案鄒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其一也此彭壽蓋卽彭祖之後

路史引年代歷云啟壽九十在位十六年又十五年在父朝六十年在虞朝生當舜攝之二十一年案世紀謂啟在位十年紀運圖經世書通志大紀前編節云九年惟年代歷路史與紀年合

帝太康

史記曰帝啟崩子帝太康立

古史紀年卷三　十三

元年癸未啟崩於戊寅帝卽位居斟鄩漢書薛瓚註曰斟鄩在河南汲郡古文太康居斟鄩括地志曰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史記曰禹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斟鄩氏斟氏

畋于洛表羿入居斟鄩路史註引汲冢古文云太康居斟鄩乃失邦漢志北海平壽縣臣瓚引汲郡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時斟鄩又自河南遷北海也張揖地理志曰濟南平壽縣其地卽古斟鄩國杜預曰斟亭在平壽縣東南今在青州濰縣

夏書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楚辭曰啟九辨與九歌今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今五子用失乎家巷王註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於閭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世紀曰帝羿有窮氏未聞其姓何先帝譽以上世掌射正至譽賜以彤弓素矢封之于鉏爲帝司射歷虞夏羿學射于吉甫其臂長故以善射聞及夏之衰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吳越春秋曰楚有狐父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左傳曰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美光可以鑑名曰元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

茫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將疇依夔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四年陟（世紀曰二十九年失政而崩乃竊錄外紀經世書通志前編並同路史云十九年失政又十歲而死又引時代歷云在位十二年均與紀年異）

路史註曰放逐之後世莫知其死考屈子天問有云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冬祭曰蒸此似羿于冬祭獻鴈肉而加害也他書無明文惟天問載此二語統箋曰

寰宇記拱州太康縣城太康所築故以名一統志太康縣在開封府東南二百一十里本夏太康所築城時太康爲羿所距不得返國故陟于此

帝仲康

古史紀年卷三 三

史記曰太康崩弟仲康立是爲帝仲康（孔傳曰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

元年己丑（太康崩于丙戌至是三年）帝即位居斟鄩

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和（唐大衍歷曰新歷仲康五年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蝕在房二度虞劇以爲仲康元年非也與竹書合）

夏書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孔傳允國之君受王命征之書顧命有允之舞崔仲康肇位四海允侯衣孫之聘曰允國今利之允山）

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冥厥德沈亂于酒胥官離次俶

擾天紀遏絕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鄭語史伯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惇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故命之曰祝融（融其後八姓已董彭禿曹斟羋）昆吾爲夏伯矣韋註云昆吾祝融之孫陸終第三子名樊爲己姓封于昆吾昆吾衛是也其後夏衰昆吾爲夏伯風

俗通義曰夏后太康娛于昧樂不循民事諸侯僭差于是昆吾氏乃爲盟主詠不從命以尊王室括地志曰昆吾故城在濮陽縣西三十里

七年陟

年代歷云二十八年（路史引）經世書外紀通志紹運圖前編並云十三年路史云十八年並與紀年異

世子相出居商丘依邳侯（原註一作依同姓諸侯斟灌斟尋氏商丘依同姓之諸侯於斟灌斟鄩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案相依斟灌在九年依斟鄩在二十六年此注似襲水經注而誤也）

海內經曰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左傳薛宰曰吾祖奚仲居薛爲夏車正（古史考曰黃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

商侯相奚仲加馬奚仲遷于邳杜註奚仲爲夏禹掌車服大夫太康地記曰奚仲遷于邳謂之下邳郡縣釋名曰南直邳州本夏邳國

帝相

史記曰中康崩子帝相立

元年戊戌仲康崩於乙未至是三年帝卽位居商

世紀曰相徙商丘於周爲衞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是也

征淮夷路史引作征淮夷畎夷

後漢書曰昔夏后氏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卽位乃征畎夷世本曰淮夷嬴姓

劉歆錄條谷貢桐芍藥

古琴疏曰帝相元年條谷貢桐芍藥帝命羿植桐於雲和命武羅伯植芍藥於後苑武羅伯諫曰帝方崇厥德怪草奇木懼遷厥喈宜食駕車之善馬帝不從於是作誼諫羿乃伐桐爲琴以進帝帝善之名曰條谷帝稍移於音樂不聽政事爲羿所逐居於商丘援琴作源水之歌歌曰涓涓源水不雍不塞轂既破碎庸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太息案荀子法行篇引詩與此歌同

二年征風夷黃夷後漢書東夷傳註引紀年云后相卽位征黃夷

山堂考索曰白畎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元夷風夷陽夷率皆土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飾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

七年于夷來賓韓怡曰于夷卽禹貢嶋夷也

後漢書曰后相征畎夷七年然後來賓

八年寒浞殺羿舊云使其子澆居過寒浞之生澆因羿室也安得此時卽有澆居過乎今從左傳移繫于二十七年武二斟之下

左傳魏莊子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史正義引括地志云故鉏城在滑州衞城縣東十里遷於窮石史正義引晉地記云河南有窮谷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古今人表作韓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世本云邳姓晉志濟南平壽縣古寒國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楚辭註曰浞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孟子曰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殺羿諭衡作龐門是子弢氏春秋曰遙門始習於甘飴淮南子曰羿死

於桃梧又云羿死桃部不給射注云桃部地名羿爲逢蒙所殺不及搥已而射世紀作桃梧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之死於窮門世紀云浞遂代夏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說文引作生敖及豷楚詞注曰浞娶純狐氏女貪惏愛之遂與浞謀殺羿浞娶羿妻而生澆強梁多力

九年相居于斟灌原註斟灌之墟是爲帝丘

水經巨洋水注曰堯水又東北逕東西壽光二縣間應劭曰壽光縣有灌亭杜預曰在縣東南斟灌國也括地理志北海有斟縣京相璠曰故斟尋國禹後西北去灌亭九十瀕水又北逕寒亭西郡國志曰平壽在斟灌東薛瓚漢書集註云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曰衞斟尋在河南非平壽也又云太康居斟尋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尚書序曰太康失國兄

第五人後于洛汭此即太康之居爲近洛也余考瓚所據今河南壽也衞國有觀土國語曰啟有五觀謂之姦子五觀蓋其名也所處之邑其名曰觀皇甫謐曰衞也又云夏相徙商丘依同姓之諸侯于斟灌斟尋氏即汲冢書云相居斟灌也既依斟尋明斟尋非一居矣

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馬遂遷于商丘

史記曰契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爲司徒封於商括地志曰商州東八十里商洛縣本商邑古之商國商所封也賜姓子氏契卒世本曰契居蕃子昭明立世本曰昭明居砥石昭明卒子相土立世本曰相土作乘馬何楷曰乘馬即甸賦詩長發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左傳曰昔陶唐氏火正閼伯居商丘相土因之世本曰相土居商丘括地志曰商丘宋州城古閼伯之墟即商丘也一統志曰商丘在歸德府城西南三里高百尺一名閼伯臺

二十年寒浞滅戈

史記曰禹後分封用國爲姓有戈氏左傳哀十二年鄭人城虒戈錫杜氏曰戈在宋鄭之間括地志曰泥既滅戈因遂封焉於戈按泥因羿室至是十三年而羿又澆之第則是時尙幼左傳敘處過戈於滅二斟之後爲得其實

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潍覆其舟滅之事見天問曰羿焉彃日烏焉解羽知錄以此即羿盪舟事漢時竹書未出故孔安國以爲陸地行舟而後人因之爾

統箋曰按水經注潍水出琅琊箕縣屋箕山東北逕都昌縣東又東北入海羿伐斟尋戰于是水而覆其舟淮南子潍水出覆舟山蓋因是以立名也今本作覆舟覆乃覆之譌

寒浞使其子澆居過舊在八年據左傳移此

左傳曰浞恃其讒慝詐僞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路史引括地志過猗姓有過鄉過亭有過氏國今萊之掖西北二十

二十八年是歲乙丑寒浞使其子澆弑帝

左傳伍員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歸于有仍

原註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見左傳賈逵曰有仍之姓古今人表作有扔仍后緡之國緡有僊姓有鬲氏隨後也世紀曰初夏之遺臣曰靡事羿羿死逃于有鬲

氏全謝山曰夷羿雖篡帝相仍居商丘浞篡羿又二十年始弑相靡前此仍事相至此始奔有鬲竹書此條較左氏爲覈若相在而靡已事羿尙得爲忠乎

丙寅年 夏世子少康生

原註明年后緡生少康既長爲仍牧正世本云少康作箕帝甚澆能戒之見左傳

乙酉年 少康自有仍奔虞案時年二十

原註澆使椒求之將至仍少康逃奔有虞水經注汳水又東逕虞縣故城北古虞國也爲之庖正世本云少康作秫酒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史吳世家伍員曰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不以思爲虞君之名說異而邑諸綸國名紀曰今宋之虞城西三十五有綸城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見左傳日知錄曰

夏之都本在安邑太康畋於洛表而羿距於河則冀方之地入於羿矣惟河之東與南爲夏所有至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於是使澆用師殺斟灌在今壽光縣以伐斟鄩在今鞏縣而相遂滅乃處澆于過今掖縣以制東方處豷于戈杜氏解在宋鄭之間以控南國其時靡奔有鬲在今德平縣在河之東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縣在河之南而自河以內無不安於亂賊者矣合魏絳伍員二人之言可以觀當日之形勢而少康之所以布德兆謀者亦難乎其爲力矣

甲辰年 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泥按時少康年三十九見左傳泥恃澆皆康娛日忘其惡而不爲備

世子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

原註少康使汝艾諜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其舍而宿天問曰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王逸注曰女岐澆嫂也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畋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顛隕乃斬澆以歸於少康以上事見天問左傳魏絳曰少康滅澆於過

伯子帥師滅戈繹史引在乙巳年

季杼少康子后杼也世本曰季杼作甲

左傳伍員曰使季杼誘豷魏絳曰后杼滅豷于戈杜註

乙巳年 伯靡殺寒泥少康自綸歸于夏邑按少康年四十

原註於是夏衆滅泥奉少康歸于夏邑諸侯聞之立爲天子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帝少康

史記曰帝相崩子帝少康立按史紀帝相之滅於吳世家而於本紀紀不言之疏甚

元年丙午帝卽位

十道志曰陽翟有少康城洛陽記云夏少康故邑水經潁水東歷少康城卽此又瀛有中水城圖經云夏少康所造

諸侯來朝賓虞公

二年方夷來賓路史注引

後漢書曰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王門獻其舞樂又東夷傳有方夷注曰少康卽位方夷來賓

三年復田稷

原註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史記曰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史記曰堯舉棄爲農師舜封棄於邰號后稷別姓姬氏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王世后稷是也后稷卒魯語曰稷勤百穀而山死五行書曰以癸巳日死山海經曰西南黑水之間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子不窋立傳曰姑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世紀曰后稷納姑氏生不窋山海經曰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又曰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呂梁碑曰后稷生台玺台玺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人表以不窋當太康時韋昭曰夏太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窋以失其官而辱戎狄之間亦見國語括地志曰不窋故城在慶州宏化縣南三里是失官而自竄於戎狄以居此也一統志曰慶陽府禹貢雍州之域周之先不窋所居號北豳春秋時爲義渠戎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

春秋曰公劉克仁行不履生草遵平原以避蹈藉公劉遵夏桀於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漸書劉敞傳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部積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郡縣志曰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詩世本古義曰按史記載劉敬說漢高帝謂公劉居豳當夏桀之時則其非后稷曾孫明矣然愚攷竹書載夏少康三年后稷之後不窋失官則公劉之與當在此時而詩中如行葦甫田大田諸篇宜皆爲公劉之詩其詩中皆有曾孫之語則公劉之爲后稷曾孫似無可疑自漆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紀年注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詩大雅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

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跄跄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案周自后稷至文王千有餘歲而史記只歷十五代蓋惑於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語金仁山謂十五王者以有德之宗數之猶殷言賢聖之君六七作非謂只十五世此說得之即如自堯舜至太康已歷五帝而不宿值夏之衰只傳二世此脫誤之顯然者今以山海經證之則棄台玺正當唐虞之世叔均當禹及啟之世不窋當太康仲康之世鞠當相之世公劉當少康之世年數均足相敵故皇王大紀以公劉遷豳附於少康之甲子非無見也呂梁碑謂叔均數世始至不窋劉敬傳謂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豳此皆誤以國語夏后氏之衰爲指桀之世不知周世雖多疎略不應后稷以後歷夏十數王盡逸其世也陳逢衡謂周家世代之缺在公劉後不在公劉前得之矣

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

殷本紀曰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索隱引世本作根圉漢書人表作根圉禮祭法疏引世本作遣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曹圉卒子冥立鄭元

曰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元冥季康子曰吾聞元冥爲水正宋衷曰冥爲司空勤其官事

十八年遷于原

杜預曰沁水西北有原城今河內軹

二十一年陟通志同路史云在位四十六歲年八十八經世書作二十二年前編以生年紀元作去十一年

吳越春秋曰少康恐禹祭之絕祀乃封其庶子於越號曰無余余始受封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纔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朴不設宮室之飾從民居春秋祠禹墓於會稽水經注曰大越之國秦爲山陰縣會稽郡治也夏后少康封少子季杼以奉禹祀原註杼或作帝宇一曰伯杼能帥禹者也故夏后氏報焉○案語見會稽

史記曰帝少康崩子帝予立（春秋南外傳世表皆作杼索隱引紀作宁引表作予復引世本作佇墨子作佇）元年己巳（少康崩于丙寅至是三年）帝即位居原

五年自原遷于老丘

左傳定公十五年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註老丘宋地春秋地名攷曰今開封府陳留縣四十五里有老丘城見陳留風俗傳

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路史帝杼五歲征東海伐三壽注云本作王壽紀年云夏伯杼子之東征獲狐九尾與今本小異）

國名紀曰后杼征東海伐王壽宜是平壽衛之下邑在濰州西南三十里山海經曰青丘之國有狐九尾（寰宇記濰州烏程縣有杼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山墟名云昔夏后杼巡狩之所今山上有古城曰杼城）

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魯語曰冥勤其官而水死又曰商人郊冥而宗湯韋昭曰冥契後六世孫根圉之子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殷本紀曰冥卒子振立（索隱曰系本作核）

十七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同路史作二十七歲

古史紀年卷三終

帝芬（原註芬或曰芬發）

史記曰帝子崩子槐立（左傳疏引世紀索隱引世本並作芬人表分芬槐爲二非）

元年戊子（杼崩於乙酉至是三年）帝卽位

三年九夷來御

路史帝槐立三歲而東九夷來御注云畎于方黃白赤

元風陽凡九見竹書後漢書東夷傳引竹書作二年

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闕注水經洛水注引同）

莊岳委談曰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

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

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天爲穆王乘副

車導之極于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天亦造父奔戎之

屬護從穆王者（紂笑曰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驚行至於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河宗伯天逆天子燕然之山郭注無夷馮夷也蓋馮夷爲伯天之遠祖帝芬時諸侯也水經注曰竹書紀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國蓋洛水之神其說非矣史記志疑曰莊子楚詞諸書所以號爲神怪者蓋亦有由也莊子曰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爲河伯又曰以八月庚子沒於河而溺死一云渡河溺死則是因其溺死而傳會以爲河神水仙也山海經云中極之國深三百仞冰夷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亦從此影撰不知河國居括地圖所謂乘雲車駕二龍者是也蓋馮夷以水爲都況馬八尺以上爲龍馭穆傳伯天乘于河上以水爲車道西土惟之圖是常事安得以神怪目焉）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

周旋天子之側哉（博物志曰馮夷華陰潼鄉人也得仙道化爲河伯並屬傳會）

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于有蘇

鄭語史伯曰祝融能昭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

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董（韋注五國皆昆吾之後別封諸侯以氏之）

姓彭祖（帝注曰封於大豕韋彭城是也）豕韋（韋注曰彭姓之別封於豕韋者）諸稽禿姓舟人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韋注終第五于曰安爲曹姓封於鄒）斟姓無後羋姓夔越唯荊實有令德唐

書世系表曰顓頊孫樊封於昆吾昆吾之子封於蘇其

地鄴西蘇城是（路史曰懷之武德有蘇故城）

三十六年作圜土

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

施職事焉鄭注曰圜土者獄城也水經注曰夏曰夏臺

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圜皆圜土也（左傳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周禮疏引書大傳曰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宮辟五百鄭墨各千）

四十四年陟

世紀云二十八年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二十六年

帝芒（原註芒或作帝流○初學記引紀年作荒北堂書鈔作后荒左傳疏引世紀作芒於此瓌國案芸當卽芒之異文）

史記曰帝槐崩子帝芒立（寰宇記武城縣引隋圖字圖云夏禹七代孫芸封公子武

元年壬申（帝芬崩于辛未踰年改元）帝卽位

以元珪賓于河

初學記引作元璧

十三年東狩于海獲大魚

路史芒如之元年首以元圭賓于河乃東狩海（本紀注引年云東狩于海獲大魚○案路史誤合兩年事爲一）

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

世本曰子亥遷殷（人表作冥子垓垓卽亥也）

五十八年陟

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十八年

帝泄（左傳疏引世紀作世路史作洩）

史記曰帝芒崩子帝泄立

元年辛未（帝芒崩于己巳至是二年）帝即位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原註殷侯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山海經曰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注云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見汲郡竹書）

殷本紀曰振卒（案即子亥）子微立

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原註殷侯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山海經曰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於獸方食之名曰搖民郭注曰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又引竹書殷

王子亥賓于有易以下至殺其君綿臣與今原註並同）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豐本詩經載長發第三章云寘勤于宮水國載安有易因頑僕牛是殷帝命式甄上甲桓桓孝思孔宣見詩世本古義註指此事也）世紀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爲名蓋自微始

二十一年命畎夷白夷元夷風夷赤夷黃夷（赤夷二字舊空今據後漢書路史注引補）

後漢書西羌傳曰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又東夷傳註引竹書作命畎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路史帝泄二十有一歲六夷來御於是始加爵命注云畎白赤元風陽之六夷也紀年云緜是服從

二十五年陟（路史引紀年作二十一與今本異）

世紀路史作二十六年經世書年代歷通志前編並作十六年（索隱引世本作帝降）

帝不降

史記曰帝泄崩子帝不降立

元年己亥（泄崩于乙未至是四年）帝即位

六年伐九苑

捷錄法原曰不降席崇最久九苑一役僅可稱述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按此殷滅國之始）

周書曰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陵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括地志曰絳州龍門縣西一里八十步即古皮氏城也

五十九年遜位于帛扃（是年丁酉）

原註三代之世內禪惟不降實有聖德

帝扃（世紀作帝喬）

史記曰帝不降崩弟帝扃立（按與紀年異）

元年戊戌帝即位

十年帝不降陟（是年丁未）

路史云不降五十有九歲陟下註云年代歷同通志紀年六十九紹運圖六十三

十八年陟

世紀經世書年代歷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帝扃二十一年

帝厪（世紀作帝廣）

原註一名允甲（御覽引同路史以允甲爲厪之子）

史記曰帝扃崩子帝厪立

元年己未帝扃崩于乙卯至是四年帝即位居西河

孫之縣曰西河衛地在河之西即五觀之封

四年作西音

呂氏春秋曰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統箋曰據竹書殷王河亶甲名整自相遷罰無宅西河作西音之事蓋夏后允甲而呂氏誤以爲殷整甲也梁劉勰文心雕龍曰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是又以不韋誤矣

昆吾氏遷于許原註已姓名樊封於衛夏衰爲伯遷於舊許

左傳楚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地理志潁川許縣故許國統箋云今開封府許州即昆吾所遷地也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其年陟世紀通志路史並云二十年紹運圖二十二經

論衡曰十日似日非實日也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燋枯堯上射十日九日去一日常出呂覽曰有衆日並出天下分也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大荒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注曰汲郡竹書曰允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孽十日並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路史餘論曰天有十日居於陽谷在黑齒之北一日居上枝九日居下枝次以甲乙迭運中土君有失道則兩日並鬬三日出爭以至十日並出

帝孔甲路史作允甲注云見汲紀年左傳作孔甲非也與今本異

史記曰帝扃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爲帝孔甲

元年己巳帝扃崩于丙寅至是三年帝即位居西河

原註王好事鬼神肆行淫亂諸侯化之夏政始衰扃編甲亂夏四世而殞史記曰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

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

左傳蔡墨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鄭語曰董姓鬷夷龍則夏滅之矣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路史曰堯蓋滅在孔甲之前長子監明早死封其子式於留留累其後也括地志曰劉累故城在洛州緱氏縣南五十里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

二年王畋于萯山

原註田于東陽萯山水經注曰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部國志泰山南城縣有東陽城孔甲田于東陽天大風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見呂覽見作是艮曰也之子必大吉或又曰不勝也之子必有殃孔甲聞之曰以爲余一人子夫誰殃之乃取其子以歸見呂氏春秋

五年作東音

原註子既長即東陽民之子孔甲取歸者爲斧所戕乃作破斧之歌是爲東音呂氏春秋曰子長成人慕動折楹斧斫斬其足遂爲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疾命矣乎乃作爲破斧之歌實始爲東音晏子春秋曰桀爲東音

七年劉累遷于魯陽

原註劉累所畜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陽左傳作魯縣地理志南陽魯陽縣有魯山古魯縣卽此氏所遷續博物志曰劉累遷魯立堯祠於山一統志魯山在汝州魯山縣東一百八十里其後爲范氏見左傳

九年陟經世書年代歷通志前編並作三十一年路史據刀劒錄作四十年

列仙傳曰師門者嘯父弟子也能使火爲夏孔甲龍師孔甲不能順其意殺而埋之野外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焚孔甲祠而禱之還而道死路史引刀劒錄曰孔甲四十年以九年歲次甲辰採牛首山鐵鑄一劒錄曰夾古文篆書長四尺一寸

殷侯復歸于商丘

世本曰孔甲復歸商丘統箋曰孔甲○案上甲微伐有易至此已一百四年矣殷本紀曰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

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計自微至湯七世而夏自帝泄至桀八世則此殷侯非報丙卽主壬也

帝昊原註昊一作皐○世紀年代歷作簡皐

史記曰孔甲崩子帝皐立

元年庚辰孔甲崩于丁丑至是三年帝卽位

使豕韋氏復國

原註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水經注曰濮渠又東逕韋城南卽白馬縣之韋鄉也史記曰夏伯豕韋之故國矣

三年陟經世書通志路史前編並云十二年

左傳蹇叔曰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

帝發原註一名后敬或曰發惠

史記曰帝皐崩子帝發立

元年乙酉皐崩于壬午至是三年帝卽位

諸夷賓于王門王門卽玉門呂氏春秋不忘王門之辱亦作玉讀再保墉會于池北堂書鈔引同路史曰於是思禹之功廣意于治似本此語也然不可解

後漢東夷傳曰夏后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于玉門獻其樂舞項羽紀徐廣注曰成皐北門曰玉門

諸夷入舞北堂書鈔引同

樂稽耀嘉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侏離孝經鉤命訣持羽作持弓持戟作持鉞持干作持楯

西夷禁作朱離北夷昧作禁東夷侏離作昧樂元語又云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味北夷之樂曰禁

七年陟

世紀通志十三年外紀十一年路史十二年經世前編十九年

泰山震

述異記曰桀時泰山走石泣周武謂周公曰桀爲不道走山泣石

帝癸原註一名桀

史記曰帝發崩子帝履癸立是爲桀世本曰皐生發及桀

元年壬辰帝發崩于辛卯卽年改元帝卽位居斟鄩

括地志曰故鄩城在洛州鞏縣西南五十八里

三年桀傾宮（晏子春秋曰桀作旋室紂作傾宮高誘淮南註曰傾宮宮滿一頃孫之縣曰崑崙之上有傾宮旋室桀徙焉之）

國語曰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河圖曰孔甲見逢氏抱小女妹喜說之以爲太子履癸妃）列女傳曰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聲無道女子行丈夫心佩劒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時（尸子曰桀紂欲長樂以苦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蔥北海之鹽西海之菁東海之鮪禹決江疏河以導其源鑿龍門以利其道桀爲天下酒漏而殺廚人世紀曰妹喜好聞裂繒之聲桀爲發繒裂之以順適其意）爲酒池可以運舟（世經曰肉山脯林以酒爲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博物志曰桀作瓦屋）蹄其頭而飲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古史紀年卷四　九）末喜笑之以爲樂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意尙不饜

淮南子曰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捐而不興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春秋繆其和天地除其德仁君處位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羣臣準上意而懷富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居君臣父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疎而不附植社槁而壇裂容臺振而捲覆（高誘曰容臺禮容之臺不行禮故振動而收）犬羣嗥而入淵豕銜蓂而席澳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喪不盡其哀徼不聽其樂西施折脅黃帝嫘呴

飛鳥鏤翼走獸廢腳山無峻榦澤無洼水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管子曰桀者冬不爲杜夏不東樹以觀凍溺池北虎充市以觀其驚駭）田無立禾路無莎蕨金積折廉珠璣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曰施（逸記曰夏桀宮中有女子化爲龍不可近俄而復爲婦人甚麗而食人桀命爲蛟妾告桀吉凶）畎夷入于岐以叛

後漢西羌傳曰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注邠今豳州也岐即岐州）

六年岐踵戎來賓

大荒北經曰跂踵國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山海經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曰跂踵之山）呂氏春秋曰夏桀染於羊辛（羣書古今人表並作干辛）跂踵戎

（古史紀年卷四　十）

十年五星錯行夜中星隕如雨

日月五星圖曰桀末年五星交錯（漢志曰歲星曰東方五事貌也仁虧貌失逆春令傷木氣罰見歲星熒惑曰南方夏火禮也視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傷火氣罰見熒惑太白曰西方秋金義也言也義虧言失逆秋令傷金氣罰見太白辰星曰北方冬水知也聽也知虧聽失逆冬令傷水氣罰見辰星填星曰中央季夏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以信爲主貌言視聽以心爲主故四星皆失填星乃爲之動荊州占曰五星者五行之精也王者施恩布德正直清虛則五星順度出入應時人君無德遠君子近小人則五星逆行變色出入不時）枉矢流火神見（大戴記曰夏桀商紂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而勃風是御歷失制攝提失方鄒大無紀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於是降之災水旱臻焉）關龍逢引黃圖諫不聽焚圖誅逢星隕如雨（案此以殺逢後與紀年異）

地震

尙書中候曰夏桀無道地吐黃霧隨巢子曰夏桀德衰

佾淵洲
伊洛竭
國語伯陽甫曰昔伊洛竭而夏亡
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
左傳椒舉曰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韓非子仍作有戎又左傳杜向曰桀克有緡以喪其國杜註緡宋邑高平昌邑縣南有東緡城山海經季釐之國有緡淵）逸志曰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新書曰桀自謂天父世紀曰桀淫虐有才力手能搏虎）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史記曰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叛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歸藏曰桀筮伐有唐枚於崇惑曰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恐傷其父）

十三年遷于河南
史記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魏策吳起曰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天谿之陽廬犀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湯伐之）統箋曰周書度邑篇武王曰吾將因有夏之居南望過于三塗北詹有河是在河之南也
初作韍
世紀曰桀始以人駕車（呂覽高誘注曰人引車曰韍通典曰夏后氏末代制韍）司馬法曰夏后氏謂韍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輅韍韍
一斧一斤一鑿一椎一鋤周韍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
十人而韍殷十八人而韍周十五人而韍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原註一作山民國名紀曰桀伐蒙山氏帥岷山氏今蒙州蒙山縣）

原註癸命扁伐山民山民進女于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斲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琰而棄其元妃于洛曰妹喜（路史作命扁伐岷山氏岷山莊之苕華而棄元妃于洛註曰曰琬曰琰刻名苕華之玉見紀年御覽引紀年云棄其元妃于洛曰末喜氏末喜氏以與伊尹交遂以閔夏）于傾宮飾瑤臺居之（楚詞天問曰桀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案據紀年則得妹喜在前及伐岷山乃得琬琰而妹喜得之有施氏非得之岷山也王註蓋誤）
十五年商侯履遷于亳（原註成湯元年）
世紀曰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金樓子曰成湯母感狼星之精及感黑龍而成）故名履字天乙是謂成湯豐下銳上智而有聲倨身而揚聲（尚書大傳曰湯半體枯）長九尺臂四肘史記曰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爲成湯曰契至湯八遷（史記志疑曰荀子昭明居砥石遷於商丘是三遷也竹書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商丘是五遷也路史國名紀上甲居鄴世本契居蕃是七遷也並湯爲八）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墨子曰古者湯封於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襄宁記曰穀熟縣殷謂之南亳亦嘗擲之亳城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孟子云湯居亳與葛爲鄰今寧陵縣界有葛城相去八十里故高辛城在縣西南四十五里作帝誥書序曰作帝誥沃○二篇佚亡）
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成湯三年）
史記曰伊尹名阿衡（索隱曰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呂氏春秋曰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庖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白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爲水身因化爲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晝大傳曰伊尹母孕行汲水化爲枯桑其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晏子曰伊尹黑而短蓬而脣豐上兌下倭身而下聲荀子曰伊尹之狀面無須麋）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世本曰莘國姒姓夏禹之後廣韻曰夏啟封支子於莘是爲莘氏括地志曰古莘國在冷州莘縣）

莘媵足也負鼎俎[illegible]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於是請取婦爲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墨子曰伊尹爲莘氏女師僕使爲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爲三公楚辭註曰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爲婚姻從有莘氏乞得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爲內輔也列女傳曰有㜪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宮有序咸無妒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新語曰伊尹負鼎屈於有莘之野修達德於草廬之下躬親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裏志圖八極之表故釋負鼎之志爲天子之佐韓非子曰伊尹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爲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鵠冠子曰伊尹酒保立爲世師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爵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羣之蟲水居者腥肉玃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爲之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濃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掔旄象之約

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萑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遊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餘稽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上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湧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羣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強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己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楚辭註曰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異志曰伊尹負鼎於湯湯令調味甚甘得進見湯問之答曰使臣調國亦如是矣遂以爲相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之五反然後肯往墨子曰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非

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強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楚辭註曰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爲相世紀曰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爲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爲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於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爲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案史記二說並存傳疑也世紀牽合爲一反失之誣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湯舉任以國政宋符瑞志曰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呂氏春秋曰桀爲無道暴戾頑貪干辛任威又知度篇曰桀用羊辛陵轢諸侯以及兆民殺彼龍逢以服羣凶桀愈自賢主道重塞國人大崩湯乃惕懼憂天下之不寧欲令伊尹往視曠夏恐其不信湯由親自射伊尹伊尹奔夏案書序伊尹去亳適夏孟子以爲五就湯五就桀古者諸侯歲貢士於天子此湯以人事君之義也呂覽以爲

往觀曠夏又以爲在殺關龍逢以後事均非事實祀年書湯使來朝光刑坦白勝百家雜說遠矣

二十年伊尹歸于商及汝鳩汝方會于北門

書序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女鳩女方作女鳩女方篇亡史記方作房集證曰金樓子云作女房之歌即此時也

新序曰桀作瑤臺罷民力殫民財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羣臣相持而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兮又曰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書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曰盍歸于薄盍歸于薄薄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閉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太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樂兮伊尹知天命之至舉觴而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

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趍遂適湯湯立爲相呂氏春秋曰湯師小臣論語識曰師伊尹新序曰伊尹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圭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相放民心積怨皆曰上大弗恤夏命其卒湯謂伊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湯與伊尹盟以示必滅夏管子曰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諺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

二十一年 成湯七年

史記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寰宇記曰故葛城在寧陵縣北十五里古葛伯國湯始伐之湯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子攸徂后后來其蘇○案史敘征葛在得伊尹之前然湯征已載伊尹之言則當在尹醜夏歸亳後也紀年紀湯九征

以洛爲首而不及葛伯鄭環謂古葛與洛通而以葛即有洛殊無所據今故補繫於征有洛之前以符書義

商師征有洛克之

周書曰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集證曰有洛卽洛伯用之後

遂征荊荊降案荊羋姓祝融之後見鄭語

越絕書曰湯行仁義敬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荊伯未從也湯於是乃飾犧牛以事荊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此謂湯獻牛荊之伯也案此則湯未嘗征荊說異

二十二年 商侯履來朝命囚履于夏臺 成湯八年

史記曰迺召湯而囚之夏臺索隱曰獄名竹書曰均臺是

日在河南鞏縣西南太公金匱曰桀怒湯以詵臣趙良計召而囚之均臺杜預左傳注曰河南陽翟有鈞臺陂寘之種泉天問曰湯出重泉夫何辠尤嫌於死吳越春秋曰昔湯入夏付國於文祀成湯

二十三年 釋商侯履九年

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合而得成其天子桀遂釋之而賞之贊茅諸侯遂賓于商

書大傳曰桀無道囚湯後釋之諸侯八譯來朝者六國世紀曰夏桀無道辠諫者湯使人哭之桀囚湯使於夏臺而後釋之諸侯由是咸叛桀附湯司日供賑者五百國三年而天下咸服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隊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爲此也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網罟今之人學紓新書作循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管子曰湯夾鏡而積桑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

二十六年 商滅溫 成湯十二年

案溫己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鄭語括地志曰故溫城在懷州溫縣西三十里

二十八年 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亳 成湯十四年

左傳椒舉曰商湯有景亳之命路史引書大傳曰景亳之訪費昌爲御世紀曰北亳卽景亳湯所盟處括地志曰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

遂征韋商師取韋

案韋彭姓之別封者見鄭語鄶國志曰東鄶白馬縣有韋鄉

遂征顧

案顧己姓昆吾之後別封者見鄭語史索隱曰鄶國志顧在東鄶扈匡縣北今曰顧城春秋哀二十一年公及齊侯盟于顧卽是城也古今人表有鼓師古曰卽顧國也

太史令終古出奔商

呂氏春秋曰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執而泣之夏桀逃惑暴亂愈甚太史令終古乃出奔如商湯喜而告諸侯曰夏王無道暴虐百姓窮其父兄恥其功臣輕其賢良棄義聽讒衆庶咸怨守法之臣自歸于商淮南子曰終古太史

今奔商三年而桀亡與紀年合

二十九年商師取顧成湯十五年

商頌曰韋顧既伐

三日並出

博物志曰夏桀之時費昌之河上見二日在東者爛爛將起在西者沈沈將滅若疾雷之聲昌問於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東殷於是費昌徙族歸殷亦見論衡墨子曰逮至乎夏王桀天有賚命日月不時寒暑雜至五穀焦死鬼呼國鵄鳴十鮪夕泄紀曰兩日鬬蝕鬼呼於國桀弊不寤呂氏春秋曰伊尹又復視聽於未嫁未嫁言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伊尹以告湯戰國策曰伊尹再逃湯而之桀再逃桀而之湯○案讖曰桀無道兩日照荊州占曰夏以兩日亡日月五星圖曰桀末年兩日並鬬金樓子曰夏桀時兩日並出黑光徧天合成諸書足證紀年三字乃二之譌也

費伯昌出奔商

秦本紀曰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元孫曰費昌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寰宇記引郡縣記云若木別爲費氏居南裔爲諸侯至夏末費昌歸商佐湯伐桀有功入爲卿士以其本國爲畿內之采地而湯更封費氏之庶子於淮泗之間徐地以奉伯益之嗣後命爲伯使主淮夷

冬十月鑿山穿陵以通于河

太公金匱曰夏桀之時以十月發民鑿山穿陵通於河民諫曰孟冬鑿山穿陵是泄天氣發地之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桀殺之其年岑山崩爲大澤六韜岑山作瞿山

三十年瞿山崩成湯十六年

五行記曰夏末年瞿山地一夕爲大澤深九丈九年湯

放之搜神記曰夏桀之時厲山亡

役其大夫關龍逢

韓詩外傳曰桀爲酒池可以運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古之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恐弗勝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誅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反朝桀囚而殺之荀子曰桀觀炮烙於瑤臺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天下若之而君爲樂臣觀君之冕非冕也冠危石也君之履非履也履春冰也君之未有冠危石而不壓履春冰而不陷者桀歎曰子知我之亡而不自知其亡子就炮烙之刑吾觀子亡我不亡我以生休我以炮烙乎博物志曰夏桀之時爲長夜宮於深谷之中男女雜處十旬不出聽政天乃大風揚沙一夕填此宮谷又爲石室瑤臺閬苑龍逢諫桀言曰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則我亡以爲龍逢妖言而殺之其後山復於谷下反在上者老相與誅桀又以爲妖言而殺之通志曰桀有暴臣干辛斯侯惡臣左師觸龍諫諍之臣關龍逢

桀曰予以天下有日吾有日猶天有星有民有財猶星之有衆也桀之有民有財猶水之有魚也水深而魚鱉至樹大而鳥歸之大德而民懷之桀聽讒而殺其良將誅以爲逢荀子曰桀蔽於末喜斬賢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論語陰嬉讖曰東海之旦金版刻書出地庭中曰臣殺王禽註曰謂殺關龍逢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寰宇記曰龍城在長垣縣東南二十里昔夏桀臣關龍逢所居今城東有關龍逢墓側有祠

商師征昆吾

史記曰夏桀爲虐政淫亂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

冬聆隧災路史注云汲紀年桀末年社坼裂御覽引同云其年爲湯所放今無此文

周語內史過曰昔夏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于聆隧墨子曰夏德大亂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命祝融火於夏之城閼西北隅金樓子曰夏桀時天雨血月流精火神回祿見于黔隧

三十一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于鳴條夏師敗績成湯十七年

書序曰伊尹相湯伐桀說苑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桀也試之弱密須氏以爲武教得密須氏而湯知服桀矣呂氏春秋曰商湯早湯猶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師從東方出於國西以進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路史發揮曰桀都安邑而湯居亳亳居安邑之東而鳴條在安邑之西陑又出其西南河曲之南其去亳與安邑也遠矣湯不從東遂擣安邑乃從下反上至于陑而反下乃趨鳴條蓋以示桀衆而使之知備焉爾史記曰遂伐桀湯曰格汝衆庶來女悉聽朕言胥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予維聞女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衆女曰我君不恤我衆舍我穡

而割政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夏王率止衆力率奪夏國有衆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女毋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僇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商頌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宏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史記曰桀敗於有娀之虛桀奔於鳴條夏師敗績呂氏春秋曰桀以乙卯日戰於鳴條之野桀未戰而敗績括地志曰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郡國志曰安邑有昆吾亭湯伐桀戰處寰宇記曰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於此也

書序曰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水經注曰定陶縣故三朡國也周武封弟振鐸之邑也故曹國俘厥寶玉誼仲伯仲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遂奔南巢氏

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郡國志曰濟陰成縣本郟國逐禽移大犧御覽作禽推移大犧墨子作禽推喙之邑也故曹國俘厥寶玉誼仲伯仲史記作義伯仲伯作典寶遂奔南巢氏

呂氏春秋曰殷湯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戰於郟郡國志曰濟陰成縣本郟國逐禽移大犧御覽作禽推移大犧墨子作禽推喙人表作推後荀子曰湯誅尹諧登自鳴條乃入巢門遂有夏

獲桀于焦門放之于南巢御覽引云湯遂滅夏桀逐南巢氏

淮南子曰桀之力制觥伸鉤索鐵歙金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淮南子曰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高誘曰焦或作巢括地志曰廬州巢縣有巢湖即成湯伐桀放於南巢者也一統志曰巢湖在巢縣西十五里一名焦湖周圍四百餘里周書序曰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地作殷祝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

委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謂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于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書大傳作十里止于不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邪我將爲之書大傳作吾聞海外有人與五百人俱去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居南巢史正義引淮南子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而死水經洧水又東北出巢縣南注云古巢國也桀奔南巢即巢澤也地理志居巢縣屬廬江通鑑注云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此因以放之又墨子謂湯放桀於大沙呂氏春秋亦云逐之至大沙身體離散爲天下戮大荒西經曰湯伐桀於章山郭注謂即大沙尸子又謂放之歷山並傳聞之異也案年代歷經世書前編並云桀在位五十二年通志云五十一年路史云四十三歲而放三年死於亭山均與紀年不同

原註自禹至桀十七世起壬子終壬戌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史集解引紀年同路史引作四百七十二年今據紀年計各王之年實只四百三十二年者其實自壬子以甲子核之每王改元有踰四三二年者其實自壬子至壬戌亦只四百三十二年與莊不合又晉書束晳傳謂紀年夏年多殷而今本實殷年多夏皆不可解攷三統歷世紀通志並云夏四百三十二年正與紀年合則註誤也易稽覽圖作四百三十一亦爲近之至經世書作四百四十一路史作四百八十三前編作四百三十九均未知何據

古史紀年卷五

閬中林春溥鑑塘纂

殷商成湯

原註名履湯有七名而九征案金樓子湯有七號一名姓生二云履長三云脅肘四云天成五云天乙六云地甲七云成湯九征者有洛也荊也溫也韋也顧也昆吾也夏邑也三殷也紀年只載其八知有洛之前必有征葛之文今本缺耳又伐密須見國策誡斟觀見路史故孟子云十一征或謂征只九國而顧與昆吾並煩再駕故云十一征謂用兵十一次也而世紀云湯凡二十七征而德施於諸侯未知所據

放桀于南巢而還諸侯八譯而來者千八百國國策顏觸曰古大禹之世時諸侯萬國及湯之時諸侯三千其人善爲機巧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博物志曰其國去玉關四萬里乃同尊天乙履爲天子三讓遂即天子之位湯在亳能脩其德東至于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

黃魚雙躍黑鳥隨之止于壇化爲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于邙山見周語有神皐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呂氏春秋曰湯之時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金湯將奉天命放桀薦及天而舐之並見宋符瑞志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諱補傳曰殷以瀕水得名古殷水縣今陳州之商水縣也殷商兼商山瀕水言之

十八年癸亥王即位居亳

周書曰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唯有道者理之唯有道者紀之唯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雒書大傳三

千諸侯莫敢即位然後湯即天子之位案莊子讓篇語伐桀於卞隨務光二人皆辭不知及克桀以讓卞隨隨自投稠水而死又讓務光光自沈於廬水呂覽亦同皆寓言非實不具錄

書序曰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至於泰卷陶中關作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呂氏春秋曰湯有司過之士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日德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鳴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賀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茶毒并告無辜于上帝天神

禍害神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爾尚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鳴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史記曰既絀夏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卑陶之勞於外其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爲江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堯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弗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以告諸侯告單作明

居篇亡○馬驌曰告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史記曰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會以書管子曰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爲民利而天下化之世紀曰湯令未命之爲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軫不得乘飾車駟馬衣文繡呂氏春秋曰湯立爲天子夏民大說如得慈親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親郭如夏此之謂至公鬻子曰湯之治天下也得慶鋪伊尹滐里且東門虛南門蝯西門邸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治天下而天下治國策顏斶曰湯有三輔列仙傳曰仇生當殷湯時爲木正索隱曰孫竹君殷湯三月丙寅所封始屋夏社

漢書曰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書序曰作夏社疑至毫○三篇俱亡乃遷烈山子柱而以周棄代爲稷祠禮記曰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白虎通曰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淮南子曰殷人之禱其社用石祠門葬樹松

十九年大旱

氾勝之書曰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淮南子曰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纔強肖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準僂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

氐羌來賓

山海經曰炎帝之孫名曰靈恝靈恝生互人氏同有互人之國又曰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商頌曰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漢書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

二十年大旱

漢書公孫宏曰湯之旱桀之餘烈也

夏桀卒于亭山

荀子曰桀死於亭山註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焉山與地志曰巢縣東北有巢王城巢山後有桀王城史記曰桀放而死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湯封夏之後正義曰括地志云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也括地譜曰史索隱引桀放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獫鬻妻桀之衆妾避居北海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

禁弦歌舞

尸子曰湯之救旱也乘素車白馬著布衣嬰白茅以身爲牲禱於桑林之野當是時弦歌鼓舞者禁之

二十一年大旱鑄金幣

管子曰湯七年旱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

二十二年大旱

說文曰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寰宇記曰宛丘縣陳州州城湯井在州門南故老傳云殷湯大旱人民衆穿此井

二十三年大旱

墨子曰湯五年旱呂氏春秋曰湯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

二十四年大旱王禱于桑林雨

說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雒坼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呂氏春秋曰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教之祝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崇耶女謁盛耶

耶何不雨之極也蓋言未已而大雨案諸書多言七年大旱墨子呂覽獨言五年莊子公孫龍又云湯之時八年七旱今以紀年證之自十九年至此爲六年又伐桀之年克民呂大雨而其始圍以涸旱發師見呂覽是八年七旱之說不虛也至六事自責語本荀子而呂覽乃謂翦髮斷手身爲犧牲世紀遂襲其語未免不經今不具錄

二十五年作大濩樂

世紀曰二十有四祀大旱禱於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言未已大雨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呂氏春秋曰湯立六州以討桀罪功名大成點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爲大護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春秋元命苞曰湯之時其民大樂其救之於患害故樂名大護護者救也韓詩外傳曰湯作濩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

初巡狩定獻令

周書曰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牛馬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爲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爲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烏虢之弧鮫瞂利劒爲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爲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闉耳貫胷雕題離丘漆菌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爲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騄駬良弓爲獻湯曰善

二十七年遷九鼎于商邑

左傳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於亳至大甲而有憒德

二十九年陟是年甲戌

世紀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前編在十八祀爲天子十三年三統歷同○案紀年湯十七年克夏十八年即位而世紀以踐位即在克夏之年故云爲天子十三年合計實只二十九年與紀年合經傳前編謂湯共三十祀非也年百歲而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亳縣北東郭去州三里冢四方方各十步高七尺杜預曰蒙縣西北有亳城中有湯冢史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按在蒙即北薄也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

外丙原註名勝
史記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
外丙是爲帝外丙
元年乙亥以後並倣改元王卽位居亳
命卿士伊尹
商頌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二年陟
孟子曰外丙二年
仲壬原註名庸
史記曰帝外丙卽位三年崩案三當作二立外丙之弟中壬
是爲帝中壬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左傳後序引同
四年陟
孟子曰仲壬四年
太甲原註名至
史記曰中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
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爲帝太甲
元年辛巳
唐大衍歷推太甲二年壬午歲冬至應在女六度與紀
年合
壬卽位居亳命卿士伊尹
書序曰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案傳謂湯沒而太甲立疏謂太甲以喪禮祖而不敢
[illegible]仲壬諸儒皆以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翼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是謂旦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矧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敬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

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
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
其刑罔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王徂桐宮居憂紀年云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註云伊尹自立蓋諱以攝政爲眞耳今據尚書改正
書序曰太甲旣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
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
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

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時有
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
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
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
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不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三年十有二月朔伊尹奉王歸于亳紀年云七年王潛出自桐殺伊尹天大霧三日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面中分之約束此文與前後不類蓋後世所益今重削之據尚書改正

史記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案史謂既立三年乃被放與書序不同蓋誤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說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王懋

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考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愼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路史發揮曰太甲之居桐宅諒陰躬百官聽於冢宰師保之訓故尹因其諒陰營宮于桐俾之密邇先王之室而作其憤惕之心課之放者自內而外之言非廢也

惟三祀十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起復之例非再立也考太甲三篇其上篇乃甲居憂之時中篇乃甲免喪之後而下篇則尹去位之時前有伊訓以始事後有咸有一德以終義固當有嬗立之一言哉咸有一德曰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

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蒸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呂氏春秋引作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十年大饗于太廟

祭法曰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詩序那祀成湯也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初祀方明

惠定宇曰案伊訓及紀年所稱方明（三統歷引伊訓云資有牧方明見元年）乃明堂六宗也觀禮之方明實仿殷制紀年十年當作元年太甲喪畢之元年行吉禘之禮宗祀成湯於明堂祀畢乃見諸侯與覲禮同（案三統歷引伊訓明言雖有服以冬至祀先王于方明安得云喪畢之元年下或郊冥宗湯至十年方定其禮故云初耳）

十二年陟（年代歷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三十三年）

史記曰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褒帝太甲稱太宗郡國志濟南歷城縣皇覽曰太甲有冢在歷山上

沃丁（原註名絢）

史記曰太宗崩子沃丁立

元年癸巳王卽位居亳命卿士咎單

八年祠保衡（升陑外集曰伊尹祠百有五歲見竹書紀年今本無）

世紀曰沃丁八年伊尹卒百有餘歲大霧三日（論衡引書曰伊尹死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孔氏曰以霧三日公禮葬祀以太牢親自臨喪三年以報大德呂氏春秋曰祖書序曰沃丁既葬伊尹于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巳氏平利鄉亳近偃師縣西北八里又云宋州穀丘縣西北十五里有伊尹墓恐非也）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篇亡

十九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二十九年

小庚（原註名辨約集史記作太庚）

史記曰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爲帝太庚

元年壬子王卽位居亳

統箋曰小庚小甲雍己元年卽位皆不言命卿士者並咎單爲相也

五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云二十五年

小甲（原註名高）

史記曰帝太庚崩子帝小甲立（世本同世表云小甲太庚弟）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亳

七年（王海曰至通二年呂澤天上言起商王小甲七年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自此後每七十六年得一朔旦冬至）

十七年陟

經世前編同通志云三十六年又引帝王本紀云五十

七年

雍己（原註名伾一本作伷）

史記曰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爲帝雍己

元年（戊王卽位居亳

史記曰殷道衰諸侯或不至

十二年陟

經世前編同通志云十三年

太戊（原註名密）

史記曰帝雍己崩弟太戊立是爲帝太戊（孔氏曰太戊小甲之弟太庚之子）

元年丙戌王卽位居亳命卿士伊陟臣扈（案湯初克夏欲遷夏祉作臣扈之篇至太戊而扈猶在今以前編計之共得一百三十年以紀年計之只八十四年耳是紀年爲可信也）

書君奭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史記曰帝太戊立伊陟爲相帝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書序曰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篇俱亡）

七年有桑穀生于朝

史記曰亳有祥桑穀（小雅宛有檿桑其下維穀註穀惡木也）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書大傳漢五行志家語說苑論衡並作七日大拱）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案桑穀之祥記載各異呂氏春秋韓詩外傳皆云湯時生之書大傳漢五行志劉昌新論並以爲武丁時論衡說苑則既以爲武丁時又以爲太戊時各岐其說厄林謂桑穀生商朝者三而均爲興商之祥然史記說本書序較爲可信）世紀曰太戊退而占之曰桑穀野木不合生於朝意者朝亡乎太戊懼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三年而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十一年命巫咸禱于山川

封禪書曰太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咸（書序曰伊陟相太戊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俱亡）巫咸之興自此始（辭以巫咸主神蓋太史以巫接神事太戊使禳桑穀之災所以伊陟贊巫咸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案世紀太戊以桑穀之異問於伊陟退又占之而世本謂巫咸作筮野木生朝當卽巫咸之辭與伊陟語相表裏遂使太戊修德三年而遠人慕義書序所謂伊陟贊于巫咸其卽此乎山川之禱通在三年之後或所以答神貺亦以見殷人之尙鬼也）論衡曰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郊祀志曰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以爲宗故有神民之官各司其事不相亂也民神異業敬而不黷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序災禍不至

所求不匱（志木國語）

二十六年西戎來賓

史記曰殷復興諸侯歸之

王使王孟聘西戎

山海經曰丈夫國在維鳥北其爲人衣冠帶劍郭注云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其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丈夫民

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

史記曰大費生大廉大廉元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爲諸

侯
三十五年作寅車
詩六月傳曰夏后氏曰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
周曰元戎先良也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
商人以爲大輅（續漢志曰殷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
四十六年大有年
五十八年城蒲姑
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服虔曰蒲姑商奄濱
東海者也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史記作薄姑
六十一年東九夷來賓
原註大戊遇祥桑側身修行三年之後遠方慕明德重
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興廟爲太宗（史記作中宗）

七十五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書無逸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
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仲丁（原註名莊）
史記曰中宗崩子帝仲丁立
元年辛丑王卽位自亳遷于囂于河上（御覽引無于河上三字）
書序曰仲丁遷于囂作仲丁（篇亡史記囂作隞）水經曰濟水又
東逕敖山北注云詩所謂薄狩于敖者也其山上有城
卽殷帝仲丁之所遷也世紀曰仲丁自亳徙囂於河上
者也或曰敖矣秦置倉於其中故亦曰敖倉城也（括地志曰
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
六年征藍夷

後漢書（東夷傳）曰仲丁之世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
百有餘年（案自是年至紂七三百四十四年與紀年合）
九年陟
經世前編云十三年通志云十一年
外壬（原註名發）
史記曰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爲帝外壬
元年庚戌王卽位居囂
邳人姚人叛
左傳趙孟曰商有姚邳杜註曰姚邳二國商諸侯邳下
邳縣括地志曰古邳城在陳留縣東五里
十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十五年

河亶甲（原註名整）
史記曰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爲帝河亶甲河亶甲
時殷復衰
元年庚申王卽位自囂遷于相
書序曰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篇亡括地志曰故殷城在
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殷
城也）
三年彭伯克邳
四年征藍夷
五年佚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班方佚人來賓（案湯時
亳此又其別封者耳）韋已被
漢書韋賢傳以詩諫楚王戊曰湘湘我祖國自豕韋彤

弓斯征撫寧遐荒總齊羣邦以翼大商迭彼大彭豕韋
維光

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路史國名紀曰亶甲故城在安陽西北五里亶甲冢在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

祖乙（原註名滕）

史記曰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人表以祖乙爲河亶甲之弟）

元年己巳王即位自相遷于耿

史記曰祖乙遷於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作耿括地志曰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國）（索隱曰今按鄉通鑑註曰耿故耿國在蒲州城東北今河津縣是）

命彭伯韋伯

鄭語史伯曰大彭豕韋爲商伯矣（韋註曰殷衰二國相繼爲商伯）

二年圮于耿

書序曰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篇）（鄭康成曰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

自耿遷于庇

皇極經世曰祖乙圮于耿徙居邢（方輿紀要謂耿爲今山西河津縣邢爲直隸邢臺縣本通志）統箋曰邢與庇當是一地世紀云紂自朝歌北築沙丘臺沙丘在鉅鹿東北七十里括地志云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則史記所謂祖乙遷邢者當即竹書所云遷庇者也

三年命卿士巫賢

書君奭曰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孔傳曰賢巫臣名）（臧琳曰案氏）（史記曰帝祖乙立殷復興巫咸任職（臧琳曰案咸作賢）

八年城庇

竇字記曰綿幕故城在今德州平原縣西北二十里按郡國志云殷至祖乙時置縣於此

十五年命邠侯高圉

史記曰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世本作鞠）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世本曰公非辟方人表云辟方公非）子高圉立（人表曰高圉辟方子）

○案自夏少康三年復田稷（時當公劉說見前）至是五百十六年據史記公劉至高圉七世據世本人表則多辟方爲八世當以世本爲近皇甫謐以辟方爲公非之字特臆說耳

十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原註祖乙之世商道復興廟爲中宗（史記與無遷若無之）

古史紀年卷五終

祖辛（原註名旦）

史記曰祖乙崩子帝祖辛立

元年戊子王卽位居庇

十四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十六年

開甲（原註名踰史記作沃甲）

史記曰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爲帝沃甲（世本作開甲書疏以開甲爲祖辛子）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庇

五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五年通志云二十年

祖丁（原註名新）

史記曰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是爲帝祖丁（書疏引史以祖丁爲開甲之弟）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庇

九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云三十二年

南庚（原註名更）

史記曰帝祖丁崩立帝沃甲之子南庚是爲帝南庚

元年丙辰王卽位居庇

三年遷于奄

統箋曰鄘國志魯國卽奄國昭四年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或以商嘗遷此故遂謂商奄乎○案盤庚前五遷唯紀年載之最明

六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五年通志云二十九年

陽甲（原註名和一名和甲）

史記曰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爲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

元年壬戌王卽位居奄

鄭康成曰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

三年西征丹山戎

山海經曰有始州之國有丹山郭注云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

四年陟

經世前編云七年通志同又引帝王本紀云十七年

盤庚（原註名旬）

史記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

元年丙寅王卽位居奄

七年應侯來朝（臣瓚曰汲郡古文殷時已自有應國蓋據此文）

水經注曰濊水又左合橋水水出魯陽縣北恃山東南逕應山北又南逕應城西地理志曰故父城縣之應鄉也括地志曰故應城在汝州魯山縣東三十里

十四年自奄遷于北蒙曰殷（書正義曰殷在河南三十里）書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蘇秦引來曰據孔壁中尚書作將始宅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曰小辛立百姓思盤庚遷作盤庚三篇索隱曰此由不見古文也）史記曰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王肅曰自祖乙五世宅奢後下民邑居墊隘水泉鹹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盤庚渡河南復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宁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墨子曰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邑於殷羊羔不爵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

十五年營殷邑

書盤庚曰盤庚既遷貧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爾百姓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敹民德永肩一心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

史記曰高圉卒（世本曰高圉侯牟人表高圉後有侯類皇甫謐以侯牟爲高圉字案自祖乙十五年命高圉至是六十七年矣世本侯牟恐是高圉之子亞圉之父不然豈周家先世人人壽考耶）子亞圉立（圉並高圉子人表以夷羌亞圉）

二十八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同

小辛（原註名頌）

史記曰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人表以小辛爲盤庚之子）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三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二十一年

小乙（原註名敛）

史記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爲帝小乙

元年丁酉王卽位居殷

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

書無逸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書說命王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

十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八年通志云二十一年

武丁（原註名昭）

史記曰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元年丁未王卽位居殷命卿士甘盤

書君奭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三年羣求傅說得之

史記曰帝武丁卽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

世紀曰高宗夢天賜賢人名曰傅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說民者哉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荀子曰傅說之狀身如植鬐

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

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史正義曰地理志云傅險卽傅說所隱之處俗名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卽虞國虢國之界又有傅說祠水經注曰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前俗名聖人窟是時說爲胥靡築於傅險

韓非子曰傅說轉鬻乎傅巖之上衣褐帶索庸築於傅巖之城慎紀曰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虞之間傅巖之野名說拾遺記曰說負罪胥靡衣者舂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鑒得利遯後之卦藏餘湯以玉帛聘爲阿衡也○案誤合伊尹爲一無稽之甚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

人舉以爲相殷國大治故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

六年命卿士傅說

書說命曰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墨子曰立以爲三公命之曰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難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寇攻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視學養老

書說命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逸于荒野入宅于河伯河祖亳厥終罔顯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遹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敎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時憲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衡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嗣克紹乃辟於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禮王制曰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明堂位曰殷學也

又曰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又

日凡養老殷人以食禮

十二年報祀上甲徵

魯語展禽曰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孔叢子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徵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

二十五年王子孝已卒于野

尸子曰殷高宗之子曰孝已有孝行事親一夜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秦策陳軫曰孝已愛其親天下歌以爲子）其母早死家語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

高宗崩後妻言放之而死

二十九年彤祭太廟有雉來

史記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

懼祖己曰王勿憂先脩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棄道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雉飛升鼎耳而雊祖己曰雉者野鳥升鼎者敬爲用也無則遠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曰見德有報之疾也古今注曰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

三十二年伐鬼方

世本曰黃帝娶於鬼方氏又曰陸終娶於鬼方氏之妹曰女嬇（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楊慎曰今鬼州有羅鬼蠻俗又呼貴州爲鬼州）後漢書西羌傳曰殷室中衰諸侯背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匡衡傳曰成湯化異俗而徠鬼方）

大于荊

詩序曰殷武祀高宗也撻彼殷武奮伐荊楚采入其阻哀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惟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羌來賓

易乾鑿度孔子曰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殷道中衰王道陵遲至於高宗內理其國以得民心扶救衰微伐征遠方三年而惡消滅王道成殷人高而宗之文王挫以校易勸德也

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

五十年征豕韋克之

鄭語史伯曰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韋昭曰

大彭豕韋爲商伯其後世失道殷復興而滅之

五十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同）

原註王殷之大仁也力行王道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是時輿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荊蠻北不過朔方而頌聲作體廢而復起廟號高宗書無逸曰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魯世家作漢石經作百年漢五行志劉向傳皆云高宗百年漢杜欽曰高宗享百年之壽）

祖庚原註名曜

史記曰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

元年丙午王即位居殷作高宗之訓

史記曰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祖己訓王作高宗肜日高宗）

宗乃武丁之廟號武丁未陽之前豈可云高宗之訓竹書與史固相爲表裏也

十一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七年

祖甲原註名載國語作帝甲

史記曰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

元年丁巳王卽位居殷

書無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鄒氏曰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遂於人間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

十二年征西戎冬王返自西戎

原註祖甲西征得一丹山案郭璞山海經注引作和甲事宜在陽甲三年疑此誤也

十三年西戎來賓

命邠侯組紺

史記曰亞圉卒世本曰亞圉雲都人表云雲都亞圉弟皇甫謐云雲都亞圉字杜預世族譜作靈都子公叔祖類立世本作太公組紺諸盤世表作公祖都人表作公和本或作公組索隱引世表作叔類中郎疏引作太公叔類瑞古錄作公叔祖賴○案自盤庚十九年命亞圉至此共一百六年則中宜有雲都一代也紀年原註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亦見朱符瑞志據史記只十世耳當如世本加卻方侯牟雲部乃合

二十四年重作湯刑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高誘曰商湯所制法也左傳叔向曰商有亂政而作湯刑

二十七年命王子嘉王子良

西京雜記曰霍將軍妻一產二子疑所爲兄弟霍光圖之曰昔殷王祖甲一產二子曰嘉曰良以卯日生嘉以巳日生良則以嘉爲兄以良爲弟霍氏亦以前生爲兄焉

三十三年陟經世前編同年代恩通志云十六年

書無逸曰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國語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帝甲亂之七世而隕史記曰帝甲淫亂殷復衰紀年原註王舊在野及卽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侮鰥寡治其末也繫刑以攜遠殷道復衰○案祖甲之賢自當以周公之言爲定史記之說蓋因國語而誤也紀年註出入無逸國語調停兩可亦非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馮辛原註名先史記作廩辛○世本作丙辛人表世紀俱作馮辛

史記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四年陟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六年

庚丁原註名囂

史記曰帝廩辛崩弟庚丁立是爲帝庚丁

元年甲午王卽位居殷

八年陟

經世前編云二十一年通志云六年又引帝王本紀云十一年

武乙原註名瞿

史記曰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

元年壬寅王卽位居殷

邠遷于岐周

史記曰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後漢西羌傳曰武乙暴虐大王避於岐下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爲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子不忍爲乃與私屬遂去踰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雍錄曰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餘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涇水西上可以達岐岐在今鳳翔府西五十里岐水之南今有周原南五十里又有周城邠人舉國扶老攜幼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

而營築城郭宮室而邑別居之吳越春秋曰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皇甫謐曰邑於周地始改國曰周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頌其德詩序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列女傳曰太姜者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昌順率道德有過失太王制事遷徙必與太姜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

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三年自殷遷于河北

史記曰武乙立殷復自亳徙河北相州圖經曰安陽在淇洹二水之間本殷墟也

命周公亶父賜以岐邑

書大傳曰大王遷岐國人東脩奔走而從之者三千棄一止而成三千戶之邑詩皇矣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十五年自河北遷于洙

括地志曰朝歌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朝歌故城是也本妹邑武丁始都之水經注引晉書地道記亦云武丁遷洙蓋與紀年異路史國名紀曰洙武丁遷之在朝歌故城南詩洙之鄉者近紂都朝歌武乙徙之本注云見世紀今衛之黎陽衛鎮西二十二有朝歌城

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

史記曰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晉語胥臣曰昔者太任娠文王不變少淫於家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列女傳曰太任者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惡言能以胎教慶於家率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宋符瑞志曰太任夢長人感己按于

承宋而生昌是爲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胸有四乳有聖瑞宋符瑞志曰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爲王期在甲子昌制命殷行誅旦行道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案記稱文王九十七而終據竹書紀年四十一年文王覺當生於武乙元年正太王遷岐之歲故孟子曰文王生於岐周季是年二十一矣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論衡曰太王以王季之可立故易名爲歷歷者適也太伯覺悟之吳越採藥以避王季乃二人亡如荊蠻文身斷髮以讓季歷荀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鬬我我其棄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吳越春秋曰古公病三人託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古公卒古公諱亶甲六箱曰古公壽百二十歲韓詩外傳曰太王賢昌而欲季爲後也太伯去之吳太王將死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子亶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論衡曰太王亶太伯還王季遂之太伯將讓王季不聽二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愛之喪服要記曰泰伯

出奔闔古公亶還赴喪故作泜廬以彰其尸吳越春秋曰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遂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爲句吳季歷立是爲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仁義諸侯順之

二十四年周師伐程戰于畢克之公季二年

周書曰昔有畢程氏損滌增貿羣臣貌置比而戾民畢程氏以亡關中記曰高陵北有畢原畢陌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無山川陂池井深五十丈故周程戰處

三十年周師伐義渠乃獲其君以歸公季九年

周書曰昔者義渠氏有兩子異母皆重君疾大臣分黨而爭義渠以亡九域志曰邠州古義渠城

三十一年飛龍盈于牧野增○公季十一年

宋符瑞志曰季歷之十年飛龍盈于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紀年註同

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穀馬十匹徵覽公作王十匹作八匹○公季十三年

三十五年周公季歷伐西落鬼戎公季十四年

後漢西羌傳曰季歷伐西落鬼戎註引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

王畋于河渭大雷震死經世通志前編云四年崩

史記曰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爲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獵於河渭之間暴雷武乙震死

文丁原註名托史記作太丁非○案西羌傳註御覽引俱作太丁世紀作文丁

史記曰武乙子帝太丁立

元年丁丑王卽位居殷

原註自沫歸殷邑

二年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敗績公季十六年

後漢西羌傳曰太丁之時季歷復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註引紀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統箋曰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曰燕京山在太原汾陽縣燕京之戎蓋居此山也

三年洹水一日三絕

水經注曰洹水出洹山連逕殷墟北

四年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爲牧師公季十八年

後漢西羌傳曰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太丁命季歷爲牧師註引紀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周王季命爲殷牧師文選典引注引

作武乙卽位周王季命爲殷牧師課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紫帝乙說異○統箋曰左傳成八年劉康公敗績於徐吾氏上黨記純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二十里余無之戎當卽余吾也公季十九年

五年周作程邑公季十

寰宇記引周書曰惟王季宅於程又引世紀云文王徙居於程括地志曰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七年周公季歷伐始呼之戎克之公季二十一年

西羌傳注引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翳徒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歷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來獻捷公季二十五年

西羌傳曰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注引紀年曰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王殺季歷

原註王嘉季歷之功錫之圭瓚秬鬯九命爲伯既而執諸塞庫庾信齊王憲碑云因冀子於塞庫鶡文王於玉門是塞庫亦獄名也季歷困而死呂氏春秋曰王季用而死文王若之六韜曰王季壽百歲文丁殺季歷原註執王季於塞庫鶡文王於玉門鬱尼之楮辭以作歌其傳久矣史記曰公季卒鄧縣之南山子昌立是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晉語胥臣曰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而咨十二號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諏于蔡原而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德宇百神而柔和萬民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新序曰文王學於鼓時

十二年原註周文公元年有鳳集于岐山

外史曰昔者文王爲西伯修德行仁澤被南海是時也有鳥鳴于岐名曰鳳凰百姓陳路而歌羣臣盈庭而頌文王曰奚爲鳳乎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朱符瑞志曰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鷹鷲鳴於岐山括地象曰岐山在崑崙山東南爲地乳上多白金周之興也鳳鳴於岐山時人亦謂岐山爲鳳凰堆也

十三年陟通志引作十一年異

經世通志前編並云三年

帝乙原註名羨

史記曰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

元年庚寅王卽位居殷

世紀曰帝乙復濟河北徙朝歌其子紂仍都焉

二年御覽八十三引紀年云帝乙二年周人伐商今無此文

三年文公五年王命南仲西拒昆夷城朔方

詩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王命南仲毛傳曰王殷王也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薄赫南仲獫狁于襄周書序曰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大國不失其威小國不失其卑敵國不失其權峭嶮伐夷并小奪亂□強攻弱而襲不正武之經也伐亂伐疾伐疲武之順也賢者輔之亂者取之作者勸之怠者沮之恐者懼之欲者趣之武之用也美男破老美女破吾淫圖破□淫巧破時淫樂破正淫言破義武之毀也赦其衆遂其咎撫其□助其襄武之剛也餌敵以分而照其儲以伐輔德追時之權武之尙也春違其農秋伐其穡夏取其麥冬寒其衣服春秋欲舒冬夏欲亟武之時也長勝短輕勝重直勝曲衆勝寡強勝弱飽勝饑肅勝怒先勝後疾勝遲武之勝也追戎無恪窮寇不格力倦氣竭乃易克武之道也既勝人舉旗以號令命吏禁掠無取侵暴爵位不謙田宅不虧各守其親民服如化武之撫也百姓咸服偃兵興德夷厥險阻以毀其服四方畏服奄有天下武之定也

六年（增○文公八年）夏六月周地震

呂氏春秋曰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服秩皮革以交諸侯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韓詩外傳亦云文王即位之八年地動）

九年陟（經世通志前編卷三十七）

書酒誥曰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古史紀年卷六終

帝辛（原註名受郎紂也一曰受辛）

史記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爲嗣（呂氏春秋曰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尙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帝乙崩子辛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荀子曰桀紂長巨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絕勁百人之敵也論衡曰紂力能索鐵伸鈎撓梁易柱新書曰紂自謂天王）

元年己亥王卽位居殷

史正義引紀年曰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據紀年當作二紂時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據邯鄲及沙丘皆爲離宮別館（今無此文）戰國策吳起曰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釜前帶河後被山（史記作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水經注曰西貢紂都在冀州大陸之野有新聲靡樂號邑朝歌

命九侯周侯胡侯（原註周侯爲西伯昌）

史記曰以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正義曰括地志云相州洛陽縣西南五十里有九侯城）鄂侯（徐廣曰一作刋音于野王縣有鄂侯城）城人表有那侯無鄂侯）爲三公（戰國策魯仲連曰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三公也）周書序曰昔在文王商紂竝立困于虐政將宏道以弼無道作度訓紂作淫亂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處不具錄

三年有雀生鸇

家語孔子曰昔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於城隅占之曰以小生大國家必王名必昌於是帝辛介雀之德不修國政殷國以亡（新論說苑略同國策新序以爲宋康王時事）

四年大蒐于黎

左傳椒舉曰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昭十一年叔向曰紂克東夷而隕其身韓非子曰紂爲黎丘之蒐而戎狄叛之由無禮也）服虔曰黎東夷國名子姓

作炮烙之刑

韓非子曰昔者紂爲象箸而箕子怖以爲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而食於茅屋之下則錦

衣九重廣室高臺吾畏其卒故怖其始（史記曰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桮爲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居五年紂爲肉圃設炮烙（史記曰好酒淫樂嬖於婦人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爲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於是紂乃重辟刑有炮烙之法高誘呂春秋注曰紂常與妲己飲酒以糟爲丘以酒爲池牛行炙百二十日爲一夜縱酒淫樂婦人長夜之飲忘其甲子車行酒騎韓非子曰紂爲長夜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紂遂以亡

五年夏築南單之臺

新序曰紂爲鹿臺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臨望雲

雨水經洪水注曰南單之臺蓋鹿臺之異名也朝歌城內有殷鹿臺宮宇記曰鹿臺在衛縣西四十里史記曰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括地志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二十里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大最徐廣曰一作聚樂戲於沙丘雨土于亳

墨子曰還至乎商王紂王不序其德祀用失時雨土于薄尚書中候曰殷紂時十日雨土于薄九鼎遷天雨肉棘生乎國道六韜曰殷國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雞子大者如箕嘗六月雨雪深尺餘

六年文公十七年西伯初禴于畢

易未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漢郊祀志禴作瀹師古曰東鄰謂商紂也西鄰周文王也瀹祭謂瀹煮新菜以祭言祭祀之道莫盛修德故紂之牛牲不如文王之蘋藻也禮記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焉詩序曰采蘩夫人不失職也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戰國策惠子曰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皇甫謐曰楚山一名涌山鄢縣之南山也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噫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爲之張于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

九年王師伐有蘇獲妲己以歸

晉語史蘇曰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史記曰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曰妲己嬖幸於紂妲己之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家語曰殷紂好爲北鄙之笑師涓所作靡靡之樂也後出於桑間濮上之地蓋亡國之侯所存也作瓊室立玉門

世紀曰紂造傾宮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其大十里其高千丈補龜策傳曰紂有諫臣名爲左彊誅而目巧敗爲象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著而羹多發美女以充傾宮之室婦人衣綺紈者三百人淮南子曰紂康樂沈湎宮中成市

十年夏六月王畋于西郊

金匱曰紂嘗以六月獵於西土發民逐禽民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戲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誅之後數月天暴風雨發屋折樹

十七年文公二十八年西伯伐翟

後漢西羌傳曰文王爲西伯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遂攘戎狄而戌之莫不賓服冬王遊于淇

竹譜曰淇園殷紂竹箭園也水經注曰淇水逕朝歌北城西北東南老人晨將渡水而沈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晨寒也紂乃於此斬脛而視髓

二十一年文公三十二年春正月諸侯朝周

子貢詩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於周賦稾

申培說同詩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荊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伯夷叔齊自孤竹歸于周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索隱曰其傳云孤竹君是殷湯三月丙寅日所封相傳至夷齊之父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致字公達夷齊謚也伯仲又其長少之字春秋少陽篇曰伯夷名允叔齊名智風俗通曰姓墨胎氏括地志曰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殷時諸侯竹國也姓點氏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列士傳曰叔齊不受乃讓與昆弟伯僚夷齊皆如周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呂氏春秋曰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歿矣紫史記亦云及至西伯卒以遷就下文父死不葬之說漢人遂以武王上冒文王之年再期在大祥而伐紂皆乖事理此等惟紀年為近正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時則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網之中詩說曰兔罝文王聞太顛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荀子曰閎夭之狀面無見膚鬻子曰昔文王見鬻子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

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

春秋繁露曰紂驕溢妄行侈宮室廣苑囿困野獸之足竭山澤之利食類惡之獸奪民財力六韜曰紂喜田獵走狗試馬出入不時不避大風甚雨不避寒暑六韜曰殷君喜射人喜以人食餧虎

二十三年文公三年十四年四西伯于羑里

史記曰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憙淫紂怒殺之

而醢九侯濟北晉論曰昔紂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乃大喜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妲己妲己懼進御而奪己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之年即耆矣明既衰邪何貌惡之甚此而復謂之好也紂於是渝而以為惡如已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後遂脯腊女而烹九侯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晝閉惟恐紂之聞也春秋繁露曰刑鬼侯之女取其環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新序曰冤暴施於百姓修毒加於大臣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周紀曰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淮南子曰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分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亡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紂囚之牖里之車百日而欲舍之死世紀曰紂囚文王文王長子伯邑考質於殷為紂御紂烹以為羹湯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處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古今樂錄曰文王在羑里時演易八卦為六十四作爻之辭困于石據于蒺藜乃申愼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分別兮邪亂聲色信讒言兮闇閉之虎使我愁幽閉牢窄誰其言兮讒我四人憂勤勤兮書大傳曰散宜生閎夭南宮适三子相與學於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望曰西伯賢也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牖里

二十九年文公十年四釋西伯

呂氏春秋曰昔者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楚辭注曰梅伯紂諸侯也忠直諫紂紂怒乃殺之葅醢其身然則梅伯即鄂侯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明堂解曰脯鬼侯以享諸侯文王流涕而容之紂恐其叛欲殺文王而滅周文王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紂乃赦之左傳衛北宮文子曰紂囚文王七年與竹書合諸侯皆從之囚紂懼而

歸之[illegible]之文王桎梏於羑里七年而後得免書大傳曰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史記曰西伯之臣閎夭之徒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淮南子曰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雞斯之乘以元玉百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豻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韓非子曰費仲說紂曰西伯昌賢百姓說之諸侯附焉不可不誅不誅必爲殷患紂曰子言義主何可誅仲曰冠雖穿弊必戴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於地西伯昌人臣也修義而人向之卒爲天下患其必昌乎人人欲以其賢爲主非可不誅也且主而誅臣焉有過紂曰夫仁義者上之所以勸下也今昌好仁義誅之不可三說不用故亡補龜策傳曰紂囚文王昌投之石室陰兢活之與之俱亡

諸侯逆西伯歸于程

周書程寤曰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間化爲松柏柞

棫寤驚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儆曰維文王告夢懼後祀之無保庚辰詔太子發曰汝敬之哉民物多變民何嚮非利利維生痛痛維生樂樂維生禮禮維生義義維生仁嗚呼敬之哉民之適敗上察下遂信何嚮非私私維生抗抗維生奪奪維生亂亂維生亡亡維生死嗚呼敬之哉汝慎守勿失以詔有司夙夜勿忘若民之嚮引汝何慎非遂遂時不遠非本非標非微非煇壞非壞不高水非水不流嗚呼敬之哉倍本者槁汝何葆非監不維一保監順時維周于民之適敗無有時蓋後戒後戒謀念勿擇

三十年文公四年春三月西伯率諸侯入貢

史記曰西伯歸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權重呂氏春秋曰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左傳韓獻子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周書程典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政失患作作而無備死亡不誠誠在往事備必慎備思地地思慎制思制慎人思人慎德德開開乃無患慎德必躬恕恕以明德德當天而慎下下爲上貸力競以讓讓德乃行慎下必翼上上中立而下比爭省順而和攜乃爭和乃比比事無政無政無選無選民乃頑頑乃害上故選官以明訓頑

民乃順慎守其教小大有度以備飭寇協其三族固其四援明其伍候習其武誡依其山川通其舟車利其守務士大夫不雜于工商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爲上不明爲下不順無醜輕其行多其愚不智慎地必爲之圖以舉其物物其善惡度其高下利其陂溝愛其農時修其等列務其土實差其施賦設得其宜宜協其務務應其趣慎用必愛工攻其材商通其財百物鳥獸魚鼈無不順時生穡省用不濫其度津不行火藪林不伐牛羊不盡齒不屠土勸不極美美不害用用乃思慎□備不敬不意多□用寡立親用勝懷遠遠格而邇安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

三十一年文公四年十二年西伯治兵于畢得呂尚以爲師

史記曰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列仙傳曰冀州人避紂亂遊東三十年西遊隱於南山其先祖嘗爲四嶽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爲庶人尚其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古史攷曰名牙呂尚蓋嘗窮困屠朝歌之廢屠子艮之逐夫蟆津之讐不痛文王用之而王辟詩外傳曰太公望少爲人壻老而見去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爲天子師說苑曰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又曰太公田不足以贍網治不足以贍種漁天下有餘治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呂氏春秋曰太公望東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無其主聞文王賢故釣於渭以觀之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符子曰太公涓釣隱溪五十一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曰隱崖不餌而釣卿詠幽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臼其跡觸石若路呂氏春秋曰太公釣於茲泉水經注曰蟠溪中有茲泉泉水淳積自成瀦瀆東南隅有石室蓋太公所居也水流次平石釣處太公垂釣之所也其投竿踞餌兩鄰遺跡猶存是有磻磻之稱也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羆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六韜曰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編之太祖史畸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卒見太公坐茅以漁與語大說宋符瑞志曰文王至於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下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尚書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爲師楚辭注曰或言周文王夢立令狐之津太公在後帝曰昌賜汝名師文王再拜太公夢亦如此文王出田見太公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謙所變象與俱歸以爲太師韓詩外傳曰太公年七十而遇文王與語文王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孔叢子曰太公仁文王志人十而遇文王與語文王超然乃舉太公於舟人而用之孔叢子曰太公

十面埋於齊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尉繚子曰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而卒西歸周西伯鬼谷子曰呂尚三入殷朝文王然後合於文王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爲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搜神記曰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期年鳳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吾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欲歸今爲灌壇令當道有德廢我行我行必有大風疾雨從太公邑外而過文王是日果有疾雨暴風乃令太公爲大司馬

三十二年文公四年十三年五星聚于房

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於房宋符瑞志曰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咸精符曰滅虛者房注云盧爲湯之精房星爲文王之精金樓子曰五緯聚房心周之分野有赤烏集于周社

墨子曰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尚書帝命驗曰季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集於周社魯止於昌戶民踰山穿穴老幼相扶歸者八十萬戶桓子新論曰文王操者文王之時紂無道糟金爲格溢酒爲池宮中相殘骨肉成泥瑇室瑤臺藉雲翳風纏聲雷起疾動天地文王躬被法度陰行仁義援琴作操故其聲舒以擾駭角震商其後有鳳凰銜書於郊文王曰殷商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曰翼翼翔翔彼鳳皇分銜書來遊以命昌分昭天案圖殷將亡分蒼蒼蜡天始有萌分五神連精合謀房分昭吳春秋曰文王在羑先見火赤烏銜丹書集於周

則文王日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
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之三年伐
密須史本紀亦云受命之明年
伐太玄明年伐
密須皆與此異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應劭曰密須姞姓之國郡縣釋名曰
平涼府靈臺縣在周爲密須國地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通雅曰阮國名共阮之地
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王赫斯怒爰整
其旅以按徂旅孟子作莒旅謂春秋書莒
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以篤周祜
以對于天下說苑曰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
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
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嶮不伐
易伐過不伐不及文王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也
三十三年 文公四年 密人降于周師

呂氏春秋曰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左傳曰密
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遂遷于程
詩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
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
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
也
土錫命西伯得專征伐原註約按文王受命九年大統未集蓋得專征伐受命自此年始
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朝夕必時上貢
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楚辭天問曰伯昌
號衰秉鞭作牧
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請炮烙
之刑史記曰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韓非曰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獻
請入洛西之地赤壤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紂乃許之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爲西伯而用費中爲
政費中善諛好利殷人弗親韓非子曰文王資費仲而
遊於紂之旁令之閒紂而
亂其心
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譖諸侯以此益疏尸子曰紂在臣
曰王子須務爲諂諛使其君樂與之樂而忘終身之
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謀淮南子曰紂爲無道左
強在側楚辭注曰雷開佞臣阿順於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
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括地志曰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
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也
故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也晉太
康地記曰虞西百四十里有芮城有獄不能決乃如
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
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
俱讓而去書大傳曰讓其
所爭以爲閒田
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
君史記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
訟後十年而崩訟爲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

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世紀曰文王
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
王○案文王無改元稱王之事前人論
之詳矣紀年於此書錫命爲得其實
三十四年 文公四十五年 爲受命二年 周師取耆及邘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訟二年伐邘地理志河
內壁王縣孟康曰故
邘國今邘亭是也
五年伐耆案此年異禮正義引書
大傳曰五年之初得散
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黎六年伐崇則稱
王尤異史記又謂受命之四年敗者國五年伐邘殷未
紀曰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閒紀亦云爾案飢與耆同
耆爲黎也左傳殽鮅曰分康
叔以殷民七族有飢氏是已
遂伐崇崇人降書大傳史記並
詩皇矣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
爾臨衝以伐崇墉崇宇記曰彭城北三十里垞城臨泗
水秦地志云垞城古崇國城西南有
崇侯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

禍春秋繁露曰已受命而王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文王之伐崇是也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此文王之郊也其下之辟曰謂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是故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大戴記曰紂不說諸侯之聽於周昌則燔於炮乃退伐崇詐魏以客事天子左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鬲黃巖蔽繫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君與處皆其師中皆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說苑曰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今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乃伐崇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塡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

冬十二月昆夷侵周

世紀曰文王受命四年春正月丙子昆夷侵周案世紀謂文王即位四十二年受命改紀年前二年故此云四年殷十二月周正月也一日三至周之東

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

三十五年文公四十六年受命三年周大饑

周書序曰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災作大匡盧文弨曰穆王當作文王豈穆考亦可稱穆王歟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刑罰之戾哀樂之尤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賈田宅溝渠之害怠慢之過驕頑之虐水旱之菑曰不穀不德政事不時國家罷病不能胥匡二三子尚助不穀官考厥職鄉問其人因其耆老及其總害愼問其故無隱乃情及某日以告于廟有不用命有常不赦王既發命人食不舉百官質方口不食饔及期日質明王麻衣以朝朝中無采衣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苦旁匡于衆無敢有違詰退驕頑方收不服愼惟怠慢什伍相保動勸游居事節時茂農夫任戶戶盡夫出農廩分鄉鄉命受糧程課物徵躬競比藏藏不粥糴糴不加均賦洒其幣鄉正保貸成年不償信誠匡助以輔殖財財殖足食克賦爲征數口以食食均有賦外食不贍開關通糧糧窮不轉孤寡不廢滯不轉留戍城不留口足以守出旅分均馳車送逝旦夕運糧于是告四方遊旅旁生忻通津濟道宿所至如歸幣租輕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資貴賤以均遊旅使無滯無踰熟無室市權內外以立均無蚤暮閭次均行均行衆從積而勿口以罰助均無使之窮平均無之利民不淫無播蔬無食種以數

度多少省用祈而不賓祭服澣不制車不雕飾人不食肉畜不食穀國不鄉射樂不牆合牆屋有補無作資農不敗務非公卿不賓賓不過具哭不留日登降一等庶人不獨葬伍有植送往迎來亦如之有不用命有常不違周書序曰上失其道民失其業口口年作糧匡成年年穀足賓祭祭以盛大馳鍾絕服美義淫阜畜約制餘子務藝宮宇城廓修爲備供有嘉栽于是日滿年餘穀不足賓祭以中盛樂惟鍾鼓不服美三牧五庫補備凡美不修餘子務穡于是糾秩年饑則勤而不賓舉祭以薄樂無鍾鼓凡美禁書不早舉車不雕攻兵備不制民利不在征當商旅以救窮乏閭隧鄉不窮孰分助有匡以綏無者于是救困大荒有疇無祭國不開樂企不滿室刑罰不修舍用振窮君親迺方卿參告糴餘子幹運開口同食民不藏糧曰有匡傳民畜唯牛羊于民大疾惑殺一人無赦男守疆戒禁不出五庫不膳喪禮無度察以濟資禮無樂宮不脩嫁娶不以時賓旅設位有陽

西伯自程遷于豐史記曰六年都豐

詩有聲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師古曰文王作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豐水上是文王烝哉史記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中候雒師謀曰惟王既誅崇侯虎王在豐豐人一朝扶老捴者八十萬戶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詩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分政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一公之德敎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周書序曰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大開曰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儆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詩譜曰文王作邑於豐乃分政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一公之德敎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周書序曰文啟謀乎後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大開曰維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八儆五戒小開曰維三十有五祀王念曰多口正月丙子拜望食無時汝開後嗣謀曰嗚呼予來後之人汝夜何脩非躬何愼非言何擇非德德枳維大人大人枳維公公枳維卿卿枳維大夫大夫枳維上登登皇皇君枳維國國枳維都都枳維邑邑枳維家家枳維欲無疆注云枳者言上下相維遝爲藩蔽也

三十六年文公四十七年受命四年春正月諸侯朝于周

周書序曰文王在酆命周公謀商難作酆保維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酆案年數不合今據在酆之文附此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曰嗚呼諸侯咸格來慶辛苦役商吾何保守何用行旦拜手稽首曰商爲無道棄德刑範欺侮羣臣辛苦百姓忍辱諸侯莫大之網禍其亡亡人惟庸王其祀德純禮明允無二卑位采色金聲以合之王乃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曰恭敬齊潔咸格而祀于上帝商饋始于王因饗諸侯重禮庶吏出送于郊樹昏于崇內備五祥六衝七厲十敗四爲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

遂伐昆夷

書大傳曰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詩疏引多采數爲伐昆夷而作一句史記曰受命明年伐犬戎師古漢書注曰昧爽即犬戎也又曰昆夷字或作混又作緄昆緄畎聲相近耳毛詩疏曰犬戎昆夷是也

西伯使世子發營鎬

詩有聲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決錄注曰鎬在酆水東五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三十七年文公四十八年受命五年周作辟雍

詩靈臺曰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莊子曰文王有辟雍之樂魯於論鼓鐘於樂辟廱詩辟雍文王宮名

矇瞍奏公有聲曰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棫樸曰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三十九年文公五十年受命七年大夫辛甲出奔周

劉向別錄曰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爲公卿封長子地理志曰上黨長子縣周史辛甲所封左傳魏莊子曰昔辛甲之爲周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漢藝文志有辛甲二十九篇

四十年文公五十一年受命八年周作靈臺案禮疏引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於時年九十六與此合易乾鑿度以爲昌二十九年伐崇侯作靈臺淮南子謂文王錄白黃里乃爲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晏子春秋又謂紂作靈臺重基

詩序曰靈臺民始附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括地志曰酆鄗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高二丈周回一百二十步今西安府鄠縣東五里有鄠宮又東二十五里有靈圍圍中有靈臺新序曰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呂覽同詩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濟

王使膠鬲求玉于周

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四十一年 文公五十二年受命九年 春三月西伯昌薨 紫書大傳史記並云受命七年而崩誤唐大衍歷曰國語武王伐商歲在鶉火舊說以爲己卯推其朏魄迺文王崩武王戚君之歲也其明年武王即位與紀年合

周書文傳曰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在鄗召太子發曰嗚呼我身老矣吾語汝我所保與我所守傳之子孫吾厚德而廣惠忠信而愛人君之行不爲驕侈不爲泰靡不淫于美梧柱茅茨爲民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驁土不失宜土可犯財可畜潤溼不穀樹之竹箭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財用故凡生天地之間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管子曰武王問於癸度曰賀歲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賜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爲之有道乎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觸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涂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故先王善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定矣食貨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東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是以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曰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饑荒

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橫生盡以養從生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天胎無伐不成材無檀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日神明出二日分光出三日無適異出四日無適與無適與者亡書無逸曰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案無逸但舉成數呂氏春秋曰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文王世子曰文王問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夢齡之義說見武王陟下

史記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傳曰太姒者有娀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於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媺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以治外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大戴記曰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論衡曰武王望陽白虎誕作望羊元命苞曰武王駢齒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列女傳作次周公旦次管叔鮮荀子曰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白虎通曰周公背僂魯世家曰旦爲子孝篤仁異於羣子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列女傳作次霍叔武次成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列女傳冉作冉季載最少同母昆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爲太子新書曰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傳太子發嗇於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嗇而可以養太子哉西伯崩紀年原註周文王葬畢畢西於豐三十里括地志曰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故孟子曰卒於畢郢太子發立是爲武王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新序曰武王學於郭叔郭與虢通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古史紀年卷七終